

莊子

譚上

刘 张 韩 刘
坤 国 建 乾
 昉 立 先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韓非子

譯注下

刘乾先
韩建立
张国昉
刘坤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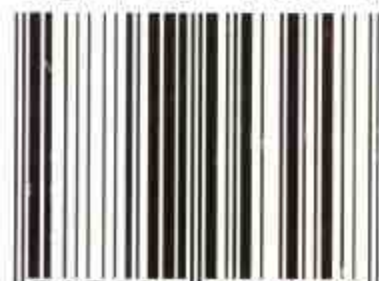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老子道德经
 庄子
 管子
 列子
 墨子
 荀子
 尸子
 孙子
 孔子集语
 晏子春秋
 吕氏春秋
 贾谊新书
 董子春秋繁露
 扬子法言
 文子
 黄帝内经
 竹书纪年
 商君书
 韩非子
 淮南子
 文中子中说
 山海经

责任编辑 李文方
 吕观仁
 柴力明
 封面设计 叶 方

ISBN 7-207-04394-5



9 787207 043948 >

ISBN 7-207-04394-5/B·134

定 价(上、下): 44.00 元
 全套定价: 509.10 元

B2
 L7
 下

韓非子

譯注上

刘 张 韩 刘
国 建 乾
坤 昉 立 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難 拒 乎

譯註
下

刘 张 韩 刘
国 建 乾
坤 昉 立 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非子译注/刘乾先等译注.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11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韩格平等主编)

ISBN 7-207-04394-5

I. 韩… II. 刘… III. ①韩非子—译文②韩非子—注释 IV. B2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0260 号

责任编辑: 李文方 吕观仁 柴力明

装帧设计: 叶 方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

主 编	韩格平	董莲池
副主编	张玉春 李守奎	高长山
	李德山 赵宗乙	孟庆祥

韩 非 子 译 注 (上、下)

Hanfeizi Yizhu (Shang, Xia)

刘乾先 韩建立 张国昉 刘坤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 240 毫米 1/32·印张 27 2/16
字 数	788 400
印 数	1~1 800 册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07-04394-5/B·134

定价(上、下): 44.00 元 (全套定价: 509.1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

主 编 韩格平 董莲池

副主编 张玉春 李守奎 高长山

李德山 赵宗乙 孟庆祥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陈春江

副主任 韩格平 董莲池

委 员 李文方 柴力明 吕观仁 毛彩云

高长山 李德山 赵宗乙 孟庆祥

金 玲 刘 柯 李之亮 高忠良

高丽芳 孟繁红



总 序

子书,泛指我国古代学者阐发个人学术观点的著作。《文心雕龙·诸子》:“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子”原本是对男子的一种尊称,可以用来称呼有名望、有地位的官员,也可以用来称呼有学问、有德行的师长,于是,许多学者的著作也以“某子”作为书名,如《老子》、《庄子》、《管子》、《墨子》等。我国古代第一个子书创作高峰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其时“生齿繁而竞争烈,交通便而知见深,腐败深而衅漏见,五帝三王之陈迹渐不足以约束当时之社会,于是聪明睿知之士,李耳、孔丘、墨翟诸人相继迭起,而学术思想之发展遂达于全盛时代”(钱玄同《中国学术思想论文集要·序》)。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大变革,是其时诸子之学繁荣兴盛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儒、墨、道、法、名、阴阳等重要学派及其相关著作。后世文人继承发扬了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注时政,潜心钻研,著书立说,撰写出大量个人学术著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这些子书,在我国浩繁的古代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理皇室秘府藏书,分别撰有书目文献《别录》、《七略》。东汉班固删取刘歆《七略》成《汉书·艺文志》,其中《诸子略》著录当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诸子类著作共“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兵书略》著录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术数略》著录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等类著作“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方技略》著录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类著作“三十六家,八百



六十八卷”。《隋书·经籍志》卷三“子部”将《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共著录当时存世子书“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此后，历代公私目录对子书均有详细著录，王应麟《玉海》、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含有宏观评述前代子书内容的著作亦历代有之。至清代编修《四库全书》，馆臣将子书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共十四类，收录子书 924 部，17 893 卷；子书存目 2 008 部，41 318 卷，从中可以反映出乾隆年间我国子书的基本规模及大致内容。

为了更好地提高研读实效，古代学者尝试在卷帙浩繁的子书中选编精华。他们或摘取诸子名言警句、精彩片段编辑成诸子语录之书，如梁庾仲容《子钞》、梁沈约《子钞》、唐马总《意林》、明陈深《诸子品节》之类；或选录数子、数十子全文编辑成一部诸子丛书，如宋汪氏《曾思二子全书》、明许宗鲁《六子书》、明周子义《子汇》、清崇文书局《子书百家》之类。在现存的古人编辑的诸子丛书中，浙江书局于清光绪初年至光绪三年分册辑刊而成的《二十二子》较有特色。

首先，该书所收子书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中国古代子书内容宏富，真可谓“博、大、精、深”。其中，以中国古代哲学为主，兼及中国历史、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天文学、军事学、医学等等。研读子书，应该从先秦子书入手，方能理清诸多学派的各自源头。《二十二子》所收先秦子书，如《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等，均为先秦诸子百家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内容与主要范畴。同时，《二十二子》还收录了《淮南子》、《春秋繁露》、《法言》、《列子》、《文中子》、《孔子集语》等后人完成的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丰富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的学术主张。这样，通过《二十二子》，可以大致了解我国子书的主要线索及其发展脉络，有助于人们从较广的学术视野观察中国古代文化。

其次，该书对于今人研读中国子书具有较高的实用性。我国古代子书数量太多，今人在汗牛充栋般的子书中择取精华实属不易。为了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总序

方便读者,《二十二子》尽量做到精中选精。如法家著作收录了《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则不收《慎子》;兵家著作收录了《孙子》,则不收《吴子》。同时,该书尽量保持了较宽的学术覆盖面,不仅收录了儒、道、法、墨、兵、杂诸家与思想史、文化史关系密切的重要著作,还收录了《黄帝内经》、《山海经》、《竹书纪年》这些其它诸子丛书一般不收的重要著作。这样,《二十二子》博而不杂,分量适中,便于今人研读与收藏。

第三,该书刻校精良,在文字内容上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古书流传至今,多有衍脱误倒之类的讹误。为此,浙江书局对于各种子书的底本选择甚严,所用底本均为精刻精校本。如《老子》选用华亭张氏本、《庄子》选用明世德堂本、《管子》选用明吴郡赵氏本等。在此基础上,浙江书局组织人力认真校勘。除《韩非子》与《春秋繁露》由董慎行一人校勘外,其余诸书均设一名主校,两名分校。其中,担任主校的有:王诒寿,字眉子,浙江山阴人,曾任武康训导,好古文,精骈文,撰有《缙雅堂文》、《笙月词》等;黄以周,字元问,浙江定海人,同治举人,曾任分水训导、南菁书院主讲、处州教授、内阁中书等,学识渊博,著述颇丰;杨文莹,字雪渔,浙江钱塘人,光绪进士,授编修之职,等等。邀请如此众多学者从事一部数百万字书籍的校勘,在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史上实属罕见。正是这些知名学者的直接参预,为《二十二子》的刊刻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然,站在今人的角度看,《二十二子》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将《论语》、《孟子》视为经书而未予收录;受《汉书·艺文志》及《四库全书》的图书分类影响,将地理类著作《山海经》以小说类子书收录该书;将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收录该书;各部子书未按其流派排序,稍显杂乱等等。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二十二子》仍然是目前较为实用的一部诸子丛书。

目前,许多青年朋友直接阅读子书古文原著比较困难,有鉴于此,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对《二十二子》进行了注释与今译。四年来,注译者们尽量吸取前人研究成果,付出了辛勤劳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吕观仁先生认真审阅书稿,多次提出修改意见。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本书近日甫告杀青。限于学识水平,本书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作为古籍所现任领导,我们忝列主编,理

二 十 二 子 详 注 全 译 · 总 序



应承担接受各方批评之责。如果本书能够对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子书风貌有所裨益,我们将感到些许欣慰。

韩格平 董莲池

二〇〇二年八月于长春



前 言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的贵族,新兴地主阶级的激进思想家,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早年就喜爱刑名法术之学,曾与李斯一起受业于荀子。他生长在空前动荡的战国时代,切望韩国的强大,曾多次上书建议韩王改革政治,富国强兵,但一直未被采纳。于是他发愤著书,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据载,秦王政读到他所著《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感叹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秦王便出兵伐韩,想把韩非弄到秦国。

公元前234年,韩非出使秦国,劝说秦王存韩伐赵,说这对秦国有利。当时秦王虽很欣赏韩非,但还谈不到信任他。李斯嫉恨韩非的才能在己之上,便联合姚贾趁机谗害韩非,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其游说之辞是为了替韩着想,并非为秦国尽力,不如给他定个罪名把他杀掉。秦王听信了他们的谗言,便将韩非下狱。韩非入秦的次年,被迫服毒自杀,年仅四十多岁。

韩非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旧称《韩子》,到宋朝以后,因学者尊称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为韩子,恐与韩非相混,遂改称为《韩非子》。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载《韩子》二十卷,均与今通行本的五十五篇、二十卷相合。但从内容上来看,五十五篇并非出于韩非一人之手。有的为韩非后学所作,也有纵横家的游说辞混入其中的,但大部分成于韩非本人,这是毫无疑问的。

《韩非子》一书,是先秦时代的一部重要思想文献,它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激烈斗争的历史经验,



回答了新兴地主阶级在战国末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系统地阐述了法家要求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法治理论,成为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著作。

韩非的历史观是进步的。他生当战国末期,此时正是封建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大都已经取得了统治权,但奴隶主贵族的残余势力还很强大,各国内部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同时,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发展到了面临统一的最后阶段,封建割据的局面行将被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所取代。面对这种急剧的社会变革,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观。一派主张法古,以儒家为代表;一派主张变法革新,以法家为代表。韩非持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从当今的社会实际出发,而一味地赞美古代先生,去师法古代,“非愚则诬”(《显学》)。既然时代变了,治国的措施也应随之改变,因而他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他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决不能“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五蠹》),只有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兴封建制并促成大统一的政策,才是顺乎历史潮流。韩非的这种具有发展进化的历史观,是他主张实行法治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它在当时用来论证实行新兴的封建制和完成大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韩非在探求社会发展原因时,把少数“圣人”的功绩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仍不免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他对某些问题的解说,也是不科学的。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韩非面对着战国末年新旧势力激烈斗争和诸侯割据的局面,总结了“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爱臣》)的历史教训,主张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他的著作中,屡屡出现像“新圣”、“严天子”、“王资”、“帝王之具”、“兼天下”之类的词句,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愿望;而他在《扬权》篇中更明确地指出,这种统一的君主集权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以统一代替分裂,以集权代替割据,这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不过韩非所主张的君主集权,是集一切权



力于君主一人,君主可以定法出令,独操生杀之柄,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实际上是绝对的君主极权统治。为了使君主的神圣权力不受侵犯,韩非主张尊君卑臣,并提出要“强公室,杜私门”。他认为“君臣之利异”,“故臣利立而主利灭”(《内储说下》),所以主张对那些私门势力和好比恶虎一样的权臣,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主道》),予以坚决铲除和镇压。韩非的这一主张,虽然在当时对于打击那些“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孤愤》)的擅权重臣有进步作用,但他把君权绝对化,并认为君臣利害必然相反,这不仅会加深君臣的矛盾,而且在认识上也是偏颇的,片面的。

韩非为了加强君主集权的统治,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

一是法、术、势三者并用。“法”是统治者颁布的法令,着重讲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赏罚的执行;“术”指的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手段,着重讲君主防范、识别、打击臣下的策略;“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着重讲君主要保持和运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在韩非以前,任法的一派以商鞅为代表,用术的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重势的一派以慎到为代表。韩非在研究前期法家各个流派学说的基础上,比较了“法”、“术”、“势”三派的得失,认为只有综合采用三派的长处才能维护和巩固君主集权的封建统治。韩非赞扬了商鞅推行“法”的功绩,指出商鞅用法治秦,使秦“国富而兵强”。但他又指出商鞅“无术以知奸”(《定法》),秦国用法所取得的富强,却成了权臣们发展个人势力的资本,以致商鞅之后秦国经过几十年还未能统一天下。韩非又指出申不害虽然强调用“术”,但由于不注意“法”,因而出现了“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定法》)的混乱局面,结果韩国虽然搞了十七年变法,还是没有得到霸主的地位。因此,韩非在肯定了商鞅行法与申不害用术的同时,也指出了“徒法而无术”和“徒术而无法”(《定法》)的弊害。韩非对慎到的“势”非常重视,认为它是君主行法用术所依仗的权力,但他又认为只凭“势”不能治国,治国必须有法可依,所以他指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以法为本,“抱法”、“处势”、“用术”三者浑然一体,不可一无,构成了韩非所认为的维护君主集权的新兴封



建制的万全之道。

二是运用赏与罚两种强有力的工具。赏罚的根据是看其是否遵守“明主”的法。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君主施行赏罚时要用术,做到“去好去恶”(《二柄》),即君主不轻易流露自己的爱憎感情,使臣下无从迎合,要循名责实,以减少赏罚的错误;“人主自用其刑德”(《二柄》),即君主主要独自掌握和运用赏罚大权,不可为臣下所篡夺,这又是韩非所提倡的“势”的主要内容。所以,如何运用赏罚,是同韩非所主张的法、术、势三者兼备的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韩非继承并发展了荀子“性恶论”的思想,把它加以扩大,用来作为君主施行赏罚的思想依据。韩非认为人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际关系都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他看到要使臣民心悦诚服地接受君主的统治是办不到的,指出“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外储说右下》);他把君臣关系比作商业买卖关系,即所谓“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难一》)。他曾以家庭情形比况国家,说有的家庭“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认为父母对于儿女尚且“用计算之心相待”,何况没有父子之情的君臣关系(《六反》)。因而他主张君主不应培养“恩爱之心”,要因人之欲而操刑赏二柄,即君主要利用人的自私本性与贪赏畏刑的心理,掌握并施行赏罚。要做到“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主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韩非认为,所有的臣民由于贪赏畏刑,就能为君主尽死效力,这样才能加强君主集权的封建统治。韩非的赏罚观根源于他的性恶论,这虽然是对儒家的仁爱说的一种批判,但实质上也是一种人性论,不仅观点是错误的,而且赤裸裸地宣扬了利己主义的人生观。但韩非主张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对当时的社会改革是有进步意义的。应该指出的是,韩非尽管讲到了赏与罚两个方面,但通观《韩非子》一书,韩非更重视的是使用刑罚,特别是重刑。韩非主张赏必须谨慎,罚必须严峻。他说:“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道也;赏繁,乱之本也”(《心度》)。他还说:“故用赏过(重)者失民,用刑过(轻)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饰邪》)。韩非虽然对



赏与罚每每相对待而言,但可以看出,在他的思想中重刑是主体,而厚赏是次要的。这说明韩非是崇尚残酷镇压和暴力的。封建暴力虽然在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和实现封建统一方面,有其进步意义,但这种暴力毕竟是压迫人民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封建暴力的反动性就会日益暴露出来。

韩非主张以法治国,这是他思想学说的核心。韩非看到了“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问田》),“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外储说左上》)的事实,得出了“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饰邪》)的结论,明确指出了新兴地主阶级必须走“法治”的道路,否则“亡国宜矣”(《饰邪》)。

韩非关于法的论述大体上是祖述商鞅,就是明法令,设刑赏以奖励耕战,奖励耕战以富国强兵。韩非认为转贫为富的条件在于重农,转弱为强的条件在于重战,因而他主张重农尚武,认为这是富国强兵之本。他在《五蠹》中抨击了当时社会“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的恶劣风气,告诫君主不要“忘兵弱地荒之祸”。他主张要“以力得富,以事致贵”(《六反》),让百姓积极发展生产,努力建立战功,保障国家的财源与兵源,以形成“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的局面,为实现“超五帝,侔三王”(《五蠹》)的帝王大业奠定基础,也就是为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和胜利完成统一战争服务。韩非在积极鼓励耕战的同时,并坚决主张排斥和打击商工之民。他把商工之民列为蛀蚀国家的五种蠹虫之一,认为商工之民所从事的活动是妨害农业生产的“末作”,主张“困末作而利本事”(《奸劫弑臣》)。这一强本抑末的政策,在当时确曾起过保护和发展封建所有制下小农经济的作用,但它也严重阻碍了各地区物产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韩非一方面大力鼓励耕战,另一方面又要求大力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统治。他主张用“法”去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提出“一民之轨,莫如法”(《有度》),“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辩》)。他特别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儒家,认为儒家通过“私学”“诵先王之书”,评论和反对政府的法令,其目的就是“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五蠹》),所以他把



儒家列为五蠹之首,主张坚决予以铲除。他为了确立“法治”和法家的权威,并进一步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韩非的这一主张是对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和氏》)的继承,也为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提供了理论。韩非重法反儒,从当时的历史看,有其进步性;但他所提出的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的主张,却走向了极端,发展到宣扬愚民政策,反对“百家争鸣”,对思想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消极的作用。

韩非在认识论方面很注重唯物主义的“参验论”。他认为认识是人的一种天然属性,必须依赖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这是一种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见解,他充分肯定人的识认能力,主张“缘道理”办事,指出“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解老》),反之,就必然失败;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因而人的言行必须讲求实际功效。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箭靶)”(《问辩》),指出“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问辩》);他还着重提出要用“参验”之说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参”,是比较研究,“验”是证实。他说:“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意思是必须考察名称和实际是否相符才能判断是非,只有通过比较验证才能判断言辞是否正确。他还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显学》),意思是不经过比较验证就作出肯定的判断,是愚蠢;不能作出肯定的判断就拿来作根据,是欺骗。

韩非把他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参验论”运用到政治生活中,一方面用来抨击儒家等学说,说他们祖述先王的言论是未经参验的虚妄之谈;另一方面又用来考核臣下,要求臣下在言、事、功三方面应做到完全一致,言论、工作、功效完全相符的就给予奖赏,否则就给予惩罚。

韩非的思想,包括的内容还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不详加介绍。综上所述,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他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目标,以“以法治国”作为他思想学说的核心,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他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它们有机联系,浑然一体,构成了韩非的比较完整



的思想体系。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韩非思想学说的出现也绝非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战国末年，正是新兴封建制最后战胜奴隶主残余势力、国家行将统一的前夕，因此如何击败奴隶主残余势力，实现中国的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一整套法治理论和措施，正是回答了时代的要求。

当然，一种学说的建立，不可能完全出于创造，它必有对前人的继承，并经过不断发展才能形成。在韩非以前，已有许多法家，他们在实践上或理论上都有许多贡献。我国前期法家，始于李悝、吴起；接着就是商鞅、申不害、慎到，他们被称为我国前期法家的三巨子，而以商鞅为最。李悝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始祖，曾相魏文侯实行变法。他的主要贡献，一是著《法经》，用法律形式把封建制度肯定和固定下来。二是建议魏文侯废除奴隶主贵族世袭禄位的制度，并主张“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为重农主义开了先河。他还主张选拔和奖励武士，加强封建军队。吴起曾任楚悼王令尹，实行变法革新，他“明法审令”，打击旧贵族，“抚养战斗之士”，推行富国强兵的新措施。商鞅曾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他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实行依军功授田宅的办法，废井田，开阡陌，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实行重农抑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励行赏罚严明的法治，反儒尊法，统一思想。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革，它深入人心，影响巨大，虽然后来商鞅遭到奴隶主贵族的反扑，被车裂而死，然而他的变法，仍旧在秦国继续推行，并未人亡政息。商鞅一生虽不曾立意著书，但他的言论却被后人辑为《商君书》二十九卷，成为研究商鞅一派法家思想的宝贵资料。比商鞅稍晚几年的申不害，曾相韩昭侯实行政治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不过他不像商鞅那样重在任法，却重在用术，代表了法家另一学派。稍后一些的慎到，著有十二论，今已不传，我们只能从辑本《慎子》和其它诸子的有关评议中，窥见其思想梗概。他的法家理论，虽然强调用法，但更强调用势，这样就使他在法家营垒中又自成一派。前期法家的实践和理论，是形成韩非法治学说的宝贵源泉。韩非总结



了前期法家的思想和历史经验,权衡了法家各个学派的利弊得失,提出了法、术、势三者兼用的理论。他认为只有行商鞅的法,才能取得国富兵强;兼采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才能加强君主集权。他认为这样对巩固新兴封建制和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更有利。韩非又生当距前期法家一百多年之后的战国末年,这时大统一的局面已经逐渐形成,他认清了这一形势,积极促成统一。所以韩非提出的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理论,是对前期法家学说的发展,它更彻底,也更符合时代的要求。韩非敢于面对现实,对一切不利于变革与统一的事物,都主张战而胜之,廓而清之。但他也把前期法家的某些思想发展到了极端,存在许多片面性

韩非在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法家思想的同时,也适当采择各家学说而加以引申或改造,为自己阐述法治理论所用。例如荀子主张“法后王”,韩非便加以引申和改造,把它发展为一种“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的历史进化论。荀子一面提倡“隆礼”一面又主张“重法”,这本是维护统治者利益的两手政策,但到了韩非那里,却扬弃了前者,只继承和发扬了后者。荀子的“性恶论”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都被他的学生韩非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挥。韩非反对墨家,尤其反对墨家末流的侠、辩二派,但他对于墨家的“尚同”却极为重视。墨家的“尚同”与“尚贤”往往相提并论。一方面要求万民在思想行动上要“壹同”于君主,让人民助君主视听、言谈、思虑、动作,这就是所谓“尚同”;另一方面又主张贤人政治,即君主及各级统治者必定是个“仁人”,这就是所谓“尚贤”。墨家的“尚同”由于有一些倾向于中央集权的意味,所以被韩非吸收过来并加以改造。而墨家的“尚贤”在韩非看来根本行不通,他认为君主不必贤治,只要做到“抱法”、“用术”、“处势”即可,所以他又彻底抛弃了“尚贤”。韩非的法治思想和道家的学术思想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他的《解老》、《喻老》就是最早解说《老子》的文献,而老子学派的“君人南面之术”,在韩非的《扬权》与《主道》两篇中更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韩非是用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和发挥道家学说的。老子是把“道”说成为超时空的凌驾一切之上的宇宙本体,而韩非却为“道”作了唯物主义



的解释,他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主道》),即“道”一指宇宙万物的本源,一指事物发展的总规律。他又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解老》),把道归结为存在于万物中的一种必然,而理则是这种必然的表现。韩非对道的认识和解说,是他提出的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运用到社会上,便形成了他的政治论。道既然是一种超时空的凌驾一切之上的宇宙本体,那么道便是独一无二的,君主自然应当独持(《扬权》:“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由此便导出了君主集权,即君主要“处势”;道是虚静寂寥的,所以君主也自然应当深藏不露(《主道》:“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由此便推导出御臣察奸的方法,即君主要“用术”。另一方面,道又是事物发展的总规律,而理是它的表现,那么怎样才算符合“道”、“理”呢?在韩非看来,只有实行法治才是“缘道理”办事,因而他又主张“任法”。韩非所主张的法、术、势,从哲学的角度看,实源于他所说的“道”。所以《史记》以老庄与申韩合传,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颇有一定道理。此外,韩非所主张的“循名责实”、“审合刑(形)名”也是受了当时名家逻辑思想的影响,不过他和惠施、公孙龙的诡辩论大不相同。

韩非的思想学说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产物,也确曾服务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为秦的统一做出了贡献。秦国统一天下,是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局面代替了群雄割据的局面,顺乎历史潮流,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得以安定。秦的统一,固然由多方面因素决定,但跟商鞅实行变法为秦国奠定了国富兵强的基础是分不开的,也与韩非所提供的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封建国家的理论指导是分不开的。韩非的思想学说,促进了秦的统一天下,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韩非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超越时代和阶级给予他的局限。所以他的整个思想学说,即使是那些属于精华的部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印记。特别是他所主张的极端皇权和严刑重罚,虽然在当时起到了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维护新兴制的历史作用,但这种政策不仅加深了统治者内部君臣的矛盾,也更具有残酷镇压劳



动人民的一面。高压只能收到一时之效,必然引起反抗。秦的崛起和统一,诚然是行商、韩之法的收获;然而秦的统治仅仅十五年就灭亡,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与韩非主张的高压政策不能无关。

《韩非子》是先秦散文的杰作之一。韩非的文章,善于以大量的事实,作精辟的分析,以严谨的逻辑,推导出论点。韩非每阐述一个观点,或论辩一个问题,都努力抓到关键和要害,笔锋犀利,咄咄逼人,富于强烈的批判和战斗精神。《韩非子》的语言通俗流畅,质朴健美,善于用简洁概括的语言,表达准确清晰的概念,并善于用各种修辞手段(排比、对偶、比喻、夸张等)增强语言的和谐美和形象性。《韩非子》一书,还保存了我国古代大量的寓言故事。寓言多来源于民间,也有的是作家创作的。它所选取的题材,多是人们所熟悉的事物;所讽刺的对象,往往是人们似曾相识的角色;所作的比喻,常使人们在会心的微笑中,得到某些启示。它用简短的故事来阐明哲理,因此常被用于政治生活中作为斗争的武器。韩非就非常善于用《内储说》、《外储说》、《说林》中的大量的寓言故事,来讽刺和批判形形色色危害法治的人和事。如《守株待兔》讽刺了“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愚蠢可笑;《狗猛酒酸》批判了奸佞蒙蔽君主,阻塞贤路;《买椟还珠》痛斥了“今世之谈士”往往“以文害用”;《和氏之璧》悲愤于法术之士不被重用……。《韩非子》中的寓言,不仅数量多,而且思想和艺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一直流传到今天,为人们所珍视。

《韩非子》一书,北魏刘昫有《韩子》注,《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尹知章注,均久已亡佚。今所传最古的注本,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仅能论定作于宋代以前。该注浅陋粗疏,错误很多,再加上《韩非子》原文误、脱、衍、窜之处颇多,以致很难读懂。清人王先慎著《韩非子集解》,他参对了多种版本,总合了诸家的校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许多长处。但《集解》校勘虽详,而训释太略,旧注舛误未加订正的也很多。王氏之后,又有许多学者为之补正。近人又有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和梁启雄《韩子浅解》问世,两书均有所发明创见。1982年又出版了南京大学等单位所撰的《韩非子校注》,该书对《韩非子》加以全面整理,注释又深入



浅出,是一部科学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校注本,有很多优点。1992年贵州出版社出版的《韩非子全译》(张觉译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进步。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力求吸收前人及当代的研究成果,做到择善而从;偶有个人的体会和心得,也一并融于书中,不另出按语和详加论证。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无论是前言、提示、注释、译文、不妥与错误之处难能避免,我们殷切盼望专业工作者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指正。

(刘乾先)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丛书编纂整理

(包括资料、版本提供)者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一民	丁广玉	于宇堂	于智荣	万 成	万 礼	万全友	万金来
马 方	马一德	马士文	马又宸	马玉笃	马国良	马新生	尤冬克
王 铮	王 静	王 中	王可文	王玉兰	王力波	王彩云	王保国
王连弟	王东忠	王松盛	王柏林	王 鹤	王璋玉	王葆霖	王海文
王海君	王鑫野	韦 英	韦 严	韦 爽	韦荣瑞	尤 军	尤 平
尤延之	毛 祥	毛一德	毛祖义	卞 玉	卞 霞	卞云程	方 鹏
方正己	孔凤芝	叶 红	田可久	田玉文	田北明	田加致	田俊英
田 薇	田稼喜	田嘉英	卢翠莲	史更志	冯 月	冯尔刚	冯晋云
冯毓云	边向东	石 磊	邢文学	曲若蒙	任 环	朱 康	朱仲儒
朱晓明	朱试元	朱明文	朱景轩	朱 倩	朱俊华	朱 亮	朱 瑾
朱 勳	朱 煜	关晓娟	关德民	庾 凯	祁明俊	华清逸	城希连
刘 坤	刘 柯	刘广锐	刘晓梅	刘吉祥	刘炳文	刘敏芝	刘国胜
刘庆林	刘祖明	刘乾先	刘孝标	刘秀晶	刘晋臣	刘淑勤	刘鸿达
刘自匪	汤 军	许仕波	许海深	孙 宏	孙 荣	孙丽华	孙林生
孙林华	孙 相	孙国文	孙国宝	孙宗英	孙 静	杨铁林	杨同策
杨金兰	辛 果	辛志凤	李乐渔	李 明	李 君	李 轶	李红学
李玉芬	李恭仆	李克和	李月华	李先耕	李守奎	李铁秀	李德山
杜桂萍	吴 智	吴国忠	吴国仁	吴体信	吴林成	吴康泉	吴旋荣
何 倩	何 颖	何槐昌	何光秀	苏 颖	余 洋	余琳妹	余和平
余清逸	余靖文	余璋力	余聆玲	余樊会	余晶晶	谷尚书	邹云清
沈 葆	沈薇薇	宋 海	张成林	张世梅	张林杰	张进平	张 铭
张连朋	张景玉	张 璇	张玉俊	张玉春	张 彪	张国昉	张倩冰
张明福	孟庆祥	孟繁翠	孟繁红	陆景义	陆臻禄	陆长青	陈 宏
陈一飞	陈晓伟	陈国庆	陈钦华	邵应培	武汉斌	武隆祥	范 嘉

林百章	林胥	罗文化	金铃	金永珍	金泽旺	范子晔	周仁成
周金梅	周任文	周厚砥	周伍杰	周信民	郑义	郑英	郑春颖
郑杰	郑彪	郑一兵	郑同文	郑用武	赵全义	赵全文	赵宗乙
赵定国	赵登云	赵晶莹	费良华	侯绍华	胡元翎	俞小云	俞金宝
俞琳琳	柴兴华	施文华	施正敏	胥鹏	洪月成	洪玉琴	贾九海
贾茂林	夏复礼	钱正文	钱正敏	徐秉章	徐送迎	徐志	徐岩
徐静	徐文礼	徐政刚	聂鑫	钱秀银	高亢	高长山	高丽芳
高晓斌	高晓文	高景轩	郭之锐	郭如林	郭敬业	唐文	唐忠
唐英俊	殷秋	黄师遵	黄美珍	黄璞杰	阎丽	梁廷峰	梅运钧
曹东来	曹始成	盛宏	盛光明	崔巍	催仲平	崔嘉凯	龚正
龚德海	彭修文	董昕	董莲池	谢忠艳	蒋玉斌	蒋春仁	靳欣
靳佳	靳继君	韩格平	韩建立	韩庶礼	程淑华	鲁	靳新
虞新民	詹维勒	兰同翔	潘玉	潘	滕	魏德海	



目 录

前言	(1)
初见秦	(1)
存韩	(17)
难言	(30)
爱臣	(36)
主道	(40)
有度	(47)
二柄	(59)
扬权	(65)
八奸	(77)
十过	(85)
孤愤	(115)
说难	(125)
和氏	(136)
奸劫弑臣	(141)
亡征	(162)
三守	(171)
备内	(175)
南面	(182)
饰邪	(189)
解老	(205)
喻老	(246)
说林上	(268)
说林下	(296)



观行	(322)
安危	(325)
守道	(331)
用人	(337)
功名	(345)
大体	(349)
内储说上七术	(352)
内储说下六微	(397)
外储说左上	(441)
外储说左下	(494)
外储说右上	(531)
外储说右下	(575)
难一	(608)
难二	(632)
难三	(653)
难四	(676)
难势	(689)
问辩	(698)
问田	(702)
定法	(705)
说疑	(712)
诡使	(728)
六反	(737)
八说	(751)
八经	(763)
五蠹	(779)
显学	(809)
忠孝	(824)



目

录

人主	(832)
饬令	(837)
心度	(841)
制分	(845)



初 见 秦

【题 解】

初见秦，即初次求见秦王。实际上这是作者求见秦王的一篇上书，其主旨是劝说秦昭襄王用战争统一天下。

本篇虽是《韩非子》的首篇，但是作者却不是韩非。原因有二：一、韩非是韩国人，他在《存韩》篇竭力劝说秦王存韩，而本篇却主张亡韩，二者显然矛盾。二、全文所说的情况不是公元前 234 年韩非出使秦国的情况，而是六国合从共同抗秦的形势。文中十次称秦王为“大王”，都指秦昭襄王，而据史书记载，韩非在秦昭襄王时没有到过秦国，不可能向他上书。有人认为是张仪所作（见《战国策·秦策一》、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有人认为是范雎所作（见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引沙随程氏之言），有人认为是蔡泽所作（见容肇祖《韩非子考证》、刘汝霖《周秦诸子考》），有人认为是吕不韦所作（见郭沫若《青铜时代·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有人认为是荀子所作（见邹旭光《〈韩非子·初见秦篇〉作者新考》）。作者问题未能确考，尚需进一步研究。

臣闻^①：“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②，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③，唯大王裁其罪^④。

【注 释】

① 臣：作者自称。凡用“臣闻”、“吾闻”等词，其下多为称引古语。

② 当(dàng)：适当，得当。

③ 悉：尽，全部。



④ 唯：表示希望的语气助词。大王：称秦昭王（前 324—前 251）。裁：裁断。

【译 文】

我听说：“不知道就乱说，是不明智；知道了却不说不忠，是不忠诚。”做臣子的不忠诚，应当处以死罪；胡乱讲话而不得当，也应当处以死罪。即使这样，我还是情愿把我的见解全部说出来，希望大王裁断我这样做的罪过。

臣闻：天下阴燕阳魏^①，连荆固齐^②，收韩而成从^③，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④。臣窃笑之^⑤。世有三亡^⑥，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⑦！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⑧，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⑨。”今天下之府库不盈^⑩，囷仓空虚^⑪，悉其士民，张军数十百万^⑫，其顿首戴羽为将军断死于前不至千人^⑬，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钺在后^⑭，而却走不能死也^⑮。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赏则不能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⑯，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⑰。出其父母怀妊之中^⑱，生未尝见寇耳^⑲。闻战，顿足徒赭^⑳，犯白刃^㉑，蹈炉炭^㉒，断死于前者皆是也。夫断死与断生者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死也。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对千，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克天天下矣。今秦地折长补短^㉓，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㉔，天下莫若也。以此与天下^㉕，天下不足兼而有也^㉖。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㉗，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顿^㉘，士民病^㉙，蓄积索^㉚，田畴荒^㉛，囷仓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

【注 释】

- ① 天下：指崤山（今河南省渑池县西）以东的楚、韩、魏、赵、齐、燕六国。阴燕阳魏：指赵国北面联结燕国，南边联结魏国。周显王 36 年，苏秦游说六



国合从御秦,赵为从长。这里是以赵国为中心而言的。阴,北。阳,南。

- ② 荆:战国时楚国的别名。固:指结合得牢固。
- ③ 收:接纳,收罗。从(zòng):通“纵”,合从。战国时,六国都在崤山以东,南北连接,所以六国联合共同抗秦叫“合从”。
- ④ 西面:西向,面向西。秦国在六国的西面。
- ⑤ 窃:私下。说话时的谦词。
- ⑥ 世有三亡:世上有三种使国家灭亡的情况。即下文所说“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
- ⑦ 其此之谓乎:大概说的就是六国合从抗秦的情形吧!其,表示推测的句首语气助词。此之谓,等于说“谓此”,宾语前置句式。
- ⑧ 治:安定,太平。
- ⑨ 以逆攻顺者亡:乾道本无此六字,此从迂评本。
- ⑩ 府库:藏财物的地方。盈,满,充足。
- ⑪ 囷(qūn)仓:藏谷粟的地方。圆形谷仓称“囷”,方形谷仓称“仓”。
- ⑫ 张:扩张。数十百万:数十万乃至百万。言其多,并非实数。
- ⑬ 顿首:头叩地而拜,表示俯首听令。戴羽:头盔上戴着羽毛。这大概是古代军中勇士的标志。断死:决死。至:通“止”。
- ⑭ 斧钺(zhì):古代腰斩时的刑具。钺,腰斩时垫在被杀者身下的砧板。
- ⑮ 却:后退。走:跑,此指逃跑。
- ⑯ 不信:不讲信用。
- ⑰ 有功无功相事也:有功无功,视事论定。相,《尔雅·释诂》:“相,视也。”
- ⑱ 怀衽(rèn):怀抱。衽,衣襟。
- ⑲ 生:指有生以来。
- ⑳ 顿足:跺脚。徒裼(xī):脱掉上衣赤膊。以上“顿足赤膊”表示兴奋,形容士气高昂。
- ㉑ 犯:冒着。
- ㉒ 蹈:踏,踩着。炉炭:在火炉中烧红的炭。古代战争有时把炉炭置于地上,以防御敌人进攻。
- ㉓ 折长补短:截长补短,指计算面积。
- ㉔ 利害:偏义复合词,只有“利”义,指地势便利险要。
- ㉕ 与:通“举”,攻取。
- ㉖ 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说天下土地虽广,但是秦国太强,天下各国还不够



供秦国兼并而占有。

- ②⑦ 当:通“挡”,阻挡,对抗。
- ②⑧ 顿:不坚利。
- ②⑨ 病:疲困。
- ③⑩ 蓄积:指财力、物力的储备。索:尽,空。
- ③⑪ 阡畴:泛指农田。谷田叫阡,麻田叫畴。

【译 文】

我听说,天下以赵国为中心,北面联结燕国,南边联结魏国,又在联合楚国、加固与齐国的团结,并纠合韩国,形成了南北串连的合从,打算向西与强大的秦国为敌。我私下里在嗤笑他们。世上有三种使国家灭亡的情况,六国都已具有,大概说的就是六国合从攻秦的形势吧!我听说过这样的话:“以动乱的国家去攻打安定的国家,就会灭亡;以邪恶的国家去攻打正义的国家,就会灭亡;以倒行逆施的国家去攻打顺乎天理的国家,就会灭亡。”现在六国府库的财物很不充足,粮库空虚,却征集他们所有的民众,扩军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其中在帐前叩头宣誓、头戴羽毛表示替将军同秦国决一死战的人不止千人,都说要去拼死。但是等到两军相交,前面有敌人闪亮的白刃,后面有督战的斧钺,他们还是退却逃跑而不能拼死。这并不是那些民众不能拼死,而是六国的君主不能使他们为国拼死的缘故。君主说怎样可以得到奖赏,到时候却不给赏赐,说怎样必须受罚,到时候却没有惩罚,赏罚不讲信用,所以民众不肯拼死。现在秦国发布号令而施行赏罚,有功无功,全以事实论定。秦国的民众离开父母的怀抱,有生以来还未曾见过敌人,但是听说要打仗,就勇敢地跺脚赤膊,冒着敌人的白刃,踏着地面的炉炭,在前线决一死战的到处都是。拼死和全生是不一样的,而民众所以与敌人情愿拼死,是以奋勇牺牲为贵。一个人奋勇牺牲,可以对抗十个敌人,十人可以对抗百人,百人可以对抗千人,千人可以对抗万人,万人就可从制胜天下了。现在,秦国的土地截长补短,有几



千里见方，声威远播的军队有数百万。秦国的法令赏罚，地形的便利，是天下各国没有谁能比得上的。以此去攻取天下，天下各国还不够秦国吞并和占有。因此秦国作战没有不取胜的，攻城没有不占取的，阻挡的敌人没有不打败的，开拓了几千里的土地，这实在是很大的成就。但是现在秦国的兵器铠甲残破，士民疲困劳顿，蓄积匮竭，农田荒芜，粮仓空虚，四邻的诸侯不肯归服，称霸的功名不能成就。这没有别的原因，是谋臣都没有竭尽忠心啊。

臣敢言之：往者齐南破荆^①，东破宋^②，西服秦^③，北破燕^④，中使韩、魏^⑤，土地广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⑥。齐之清济浊河^⑦，足以为限^⑧；长城巨防^⑨，足以为塞^⑩。齐，五战之国也^⑪，一战不克而无齐^⑫。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⑬。且臣闻之曰：“削株无遗根^⑭，无与祸邻，祸乃不存。”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⑮，取洞庭、五渚、江南^⑯，荆王君臣亡走^⑰，东服于陈^⑱。当此时也，随荆以兵^⑲，则荆可举^⑳；荆可举，则其民足贪也^㉑，地足利也，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㉒。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㉓。令荆人得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㉔，置宗庙^㉕，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㉖。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㉗。天下又比周而军华下^㉘，大王以诏破之，兵至梁郭下^㉙。围梁数旬，则梁可拔^㉚；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意绝；荆、赵之意绝，则赵危；赵危，面荆狐疑^㉛；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魏氏为和^㉜。令魏氏反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㉝。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㉞，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㉟，是故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



【注 释】

- ① 齐南破荆:指齐宣王十九年(前 301 年)齐国联合秦、韩、魏在重丘(今河南省泌阳县东北)击败楚军,割楚淮北之地,俘虜楚将唐昧之事。
- ② 东破宋:指齐湣王十五年(前 286 年)齐国灭宋干偃之事。按:宋国不在齐国之东,此言“东”,是就战国时整体形势而言。
- ③ 西服秦:指齐湣王三年(前 298 年),齐与韩、魏攻秦,兵至函谷关,秦割河东三城求和之事。
- ④ 北破燕:指齐宣王六年(前 314 年)齐国攻打燕国,燕王哙及其子皆死之事。
- ⑤ 中使韩、魏:在中部驱使韩国和魏国。史事参见注③。
- ⑥ 诏令:号令。诏,君主发布命令或文告的总称。
- ⑦ 济:济水,流经今河南、山东境内,是黄河的支流。济水本来是清的,亦称“清河”或“大清河”,所以说“清济”。河:黄河。因为自上游挟泥沙东流,水色混浊,所以说“浊河”。
- ⑧ 限:《说文》:“限,阻也。”这里为“险阻”、“防线”之意。
- ⑨ 长城:指齐国的长城。巨防:即“防门”。《水经·济水》注:“平阴城南有长城,东至海,西至济,河道所由,名防门,去平阴三里。”据此可知,巨防是长城和济水之间的一个要塞。
- ⑩ 塞:要塞。
- ⑪ 五战之国:指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的四次战争和齐宣王二年(前 318 年)齐和魏、赵、韩、楚、燕联合攻秦之事。
- ⑫ 一战不克:指秦湣王十七年(前 284 年)燕将乐毅率领秦、楚、韩、赵、魏五国之师在济西打败齐国之事。乐毅又独率燕军攻进齐国首都临淄,并陆续攻占齐国七十余城,齐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城未被攻下。齐湣王逃到莒,为楚将淖齿所杀。
- ⑬ 万乘(shèng):万辆兵车。泛指大国。
- ⑭ 株:乾道本作“迹”,《战国策·秦策一》:“削株掘根”,今据《战国策》改“迹”为“株”为确。遗:遗留。
- ⑮ 袭郢:指秦昭王二十九年(前 278 年)秦国大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之事。郢,楚国都城。位于今湖北省江陵市北。
- ⑯ 洞庭:洞庭湖。五渚(zhǔ):乾道本作“五湖”,今据《战国策》改。据《战国



策·燕策二》记载,秦国由汉中出兵,“乘夏水而下汉,四口而至五渚。”其地大约在宛(今河南省南阳市)、邓(今湖北省襄阳市北)之间,临近汉水。江南:黔中郡,今湖南沅陵县西二十里有黔中故地,因在长江以南,所以称为“江南”。

- ⑭ 亡:逃亡。
- ⑮ 东服于陈:指楚国君臣在东面的陈城防守。服,通“保”,保守,防守。《史记·楚世家》:“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陈,地名,在今河南省东南部的淮阳县。
- ⑯ 随:跟踪,追。
- ⑰ 举:攻取。
- ⑱ 贪:占有。
- ⑲ 凌:侵犯。三晋:指取代晋国而建立的韩、赵、魏三国。
- ⑳ 复与荆人为和:指秦昭王二十九年(前 278 年)秦与楚顷襄王会于襄陵(今河南睢县),秦允许退兵议和之事。
- ㉑ 立社稷主:在社稷坛上立神主,意即重建国家。社,土神。谷,土神。古代国君必先立社稷,所以社稷成为国家的象征。
- ㉒ 宗庙:安放祖宗神主和祭祀祖宗的地方。
- ㉓ 与秦为难:指楚顷襄王二十三年(前 276 年)楚国收聚东地军队十余万进攻秦国,夺回被秦占领的黔中十五城之事。
- ㉔ 以:通“已”。
- ㉕ 比周:密切勾结。军:驻军。华阳:华阳城下。华阳是战国时韩国地名(在今河南省密县东北)。
- ㉖ 兵至梁郭下:指秦昭襄王三十四年(前 273 年)秦将白起在华阳击败韩、魏军队,斩首十五万,魏将芒卯败走,秦军围困魏都大梁。梁,大梁,魏国国都。郭,外城。
- ㉗ 拔:攻取,攻占。
- ㉘ 狐疑:犹豫不决。
- ㉙ 复与魏氏为和:指华阳战役后,秦国允许魏国割让南阳议和之事。
- ㉚ 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这十个字乾道本和各旧本以及《战国策·秦策》皆无,今依俞樾《诸子平议》补。
- ㉛ 穰侯:即魏冉,原为楚国人,是秦昭襄王母宣太后异父弟,秦昭襄王即位后,他曾四次任相。因受封于穰,故称穰侯。又利用职权加封陶地,位诸



侯之列。

- ⑤ 成两国之功：指穰侯用秦国之兵，既扩大了秦国的疆土，又夺得了当时最富裕的陶地做为自己的封邑。穰侯位列诸侯，诸侯的封地称国。

【译 文】

我冒昧地说说这种情况吧：从前齐国南面击败了楚国，东面灭掉了宋国，西面征服了秦国，北面击败了燕国，在中部驱使韩国、魏国为其效力，领土广阔而兵力强大，战无不克，攻无不取，对天下发号施令。齐国北面有浑浊的黄河，西北有清澈的济水，足够用来当作他的防线；南面有长城，西南有巨防，足够用来作为他的要塞。齐国，是一个五次战胜的国家，但一次战败就几乎灭国。由此看来，战争，关系到大国的生存和灭亡。况且我听说过这样的话：“砍树不要留下树根，不要跟灾祸相邻，祸害就不会留存。”秦国与楚国打仗，大败楚国，袭取了楚国国都郢城，攻占了洞庭湖、五渚、江南，楚国的君臣都逃走了，在东面的陈地保命防守。在这时候，如果秦军以兵追歼楚军，那么楚国就可以被攻取；楚国被攻取，那么楚国的民众就可以充分被占有，楚国的土地就可以充分被利用，东面可以削弱齐国和燕国，中部可以侵取韩、赵、魏三国。这样，一举就能成就称霸天下之名，四邻的诸侯就能到秦国朝拜了，但是出谋划策的大臣却不这样做，竟然带领军队撤退，重新和楚国讲和。让楚人得以收拾残破的亡国，聚结流散的民众，树立社稷坛上的神主，设置祭祀祖先的宗庙，使他们又能率领各国向西与秦为敌。这本来已经是秦国失去了一次称王称霸的机会了。六国又紧密勾结而驻军在华阳城下，大王下令出兵把他们打败了，秦军挺进到魏国国都大梁的外城下。只要围困大梁几十天，大梁就可以被攻下；攻下了大梁，那么就可以攻占魏国；攻占了魏国，就足以阻断楚国和赵国，那么楚国、赵国联合抗秦的意图就无法实现了；他们的意图无法实现，那么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危险，那么楚国就因孤立无援而徘徊不前了，秦国在东面可以削弱齐国和燕国，在中部可以侵袭韩、赵、



魏三国。这样，一举就能成就称霸天下之名，四邻的诸侯就能到秦国朝拜了，但是出谋画策的大臣却不这样做，竟然带领军队撤退，重新和魏国讲和。让魏国回过头来收拾残破的亡国，聚结流散的民众，树立社稷坛上的神主，设置祭祀祖先的宗庙，使他们又能率领各国向西与秦为敌。这实在是秦国失去了第二次称王称霸的机会。从前穰侯魏冉治理秦国，想用秦国一国的兵力，既开拓秦国疆土，又扩大自己的封邑，因此使士兵终身在国外日晒雨淋，民众在国内劳累疲惫，霸主的功名不能成就。这实在是已经失去了第三次称王称霸的机会。

赵氏，中央之国也^①，杂民所居也^②，其民轻而难用也^③。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④，而不忧民萌^⑤，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⑥，以争韩上党^⑦。大王以诏破之，拔武安^⑧。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之，贵贱不相信也。然则邯郸不守^⑨。拔邯郸，管山东河间^⑩，引军而去，西攻修武^⑪，逾羊肠^⑫，降代、上党^⑬。代三十六县^⑭，上党十七县^⑮，不用一领甲^⑯，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党不战而毕为秦矣^⑰，东阳、河外不战而毕反为齐矣^⑱，中山、呼沱以北不战而毕为燕矣^⑲。然则是赵举，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挟荆^⑳，东以弱齐、燕^㉑，决白马之口以沃魏氏^㉒，是一举而三晋亡，从者败也。大王垂拱以须之^㉓，天下编随而服矣^㉔，霸王之名可成。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赵氏为和^㉕。夫以大王之明^㉖，秦兵之强，弃霸王之业，地曾不可得^㉗，乃取欺于亡国^㉘，是谋臣之拙也。且夫赵当亡而不亡，秦当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谋臣一矣^㉙。乃复悉士卒以攻邯郸，不能拔也，弃甲兵弩^㉚，战竦而却^㉛，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军乃引而复，并于李下^㉜，大王又并军而至，与战不能克之也，又不能反，军罢而去^㉝，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吾谋臣^㉞，外者极吾兵力^㉟。由是观之，臣以为天下之从，几不难矣^㊱。内者，吾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困仓虚；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㊲。愿大王有以虑之也^㊳。



【注 释】

- ① 中央之国:赵国的国都是邯郸,燕国在北,齐国在东,楚、魏在南,秦、韩在西,所以称“中央之国”。
- ② 杂民所居:赵国从赵襄子到赵武灵王,曾先后灭代、中山、林胡、楼烦等国,这些百姓都是北方部族,而非三晋旧属,所以说是“杂民所居”。
- ③ 轻:轻浮,轻佻。
- ④ 彼:指赵国。
- ⑤ 民萌:民众。萌,通“氓”,土著称“民”,外来称“氓”。
- ⑥ 长平:赵国地名,在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
- ⑦ 以争韩上党: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孝成王四年(前 262 年),赵国发兵攻取韩国的上党,次年派将军廉颇驻兵长平,守卫上党。上党,韩国郡名,地在今山西省东南部。
- ⑧ 拔武安: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 260 年),秦派大将白起攻上党,廉颇死守长平。秦用离间计,使赵王免去廉颇,以赵括为将。秦兵击破赵军,杀赵括,坑埋赵军 40 余万。次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 259 年)十月,秦将王龁攻赵,攻取武安、皮牢。武安,赵国地名,在今河北省武安县西南。
- ⑨ 邯郸:赵国国都,在今河北省邯郸市。
- ⑩ 管:控制。山东:指崤山以东地区。河间:战国时赵地,地处黄河与永定河之间,今属河北省。
- ⑪ 修武:越国地名,在今河南省北部的获嘉县。
- ⑫ 羊肠:乾道本“羊”作“华”,今据迁平本改。羊肠是古要塞名,《史记·魏世家》:“昔者魏伐赵,断羊肠,拔阙与。”正义:“羊肠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怀州(今河南省沁阳一带),北口潞州(今山西省长治一带)。”
- ⑬ 降:降服。乾道本“降”作“绛”,今据迁评本改。代:赵国郡名,在今山西省东北部和河北省蔚县一带。
- ⑭ 三十六:乾道本作“四十六”,今据《战国策·秦策一》改。
- ⑮ 十七:乾道本作“七十”,今据《战国策·秦策一》改。
- ⑯ 一领甲:一副铠甲。一领,衣服一件叫做一领。
- ⑰ 代:乾道本“代”上有“以”字,据迁评本、张榜本、凌瀛初本删。毕:全部。为:属,归属。



- ⑮ 东阳:赵国地名,位于太行山以东,今河北省南部。河外:滹沱河之外。反:返回。东阳和河外本来是齐国的地方,被赵国所侵占,赵国衰败,齐国便可乘机夺回,所以用一“反”字。
- ⑯ 中山:国名,在今河北省中部灵县到唐县一带。战国初期,为魏文侯所灭,后又被赵武灵王所灭。呼沱(duò):即今河北省滹沱河。以上两句是说,赵国的东阳、河外、中山、滹沱以北等地因离秦较远,很难被秦控制,只得让齐国、燕国分别取之。
- ⑰ 蠹(dù):蛀虫。此处做动词用,蛀蚀、破坏。挟:挟制。乾道本作“拔”,今据《战国策·秦策一》改。
- ⑱ 东以弱齐、燕:乾道本“燕”上有“强”,今据迂评本、凌瀛初本删。
- ⑲ 白马之口:白马津,古代黄河渡口,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北。沃:灌,淹。
- ⑳ 垂拱:垂衣拱手。形容从容安闲,不必多所做为。须:通“颀”,等待。
- ㉑ 编随:依次相从。编,以次序编排。随,跟随,跟从。
- ㉒ 复与赵氏为和:指长平战役后,秦相范雎请求允许韩、赵割地求和之事。
- ㉓ 明:明智。
- ㉔ 曾:竟然。
- ㉕ 取欺:被欺骗。亡国:指将要灭亡的赵国。
- ㉖ 固:本来,确实。以:通“已”。量秦之谋臣:估量到秦国谋臣的智能。
- ㉗ 弩(nǔ):一种用机械力发射箭的弓。
- ㉘ 战竦(sǒng)而却:畏惧而撤退。乾道本“而”下无“却”字,今据迂评本补。战,与“竦”同义,《尔雅·释诂下》:“战、慄、竦,惧也。”指前 259 年秦将王陵围赵邯郸,战况不利,被迫撤军之事。
- ㉙ 并:汇合。李下:地名,在今河南省温县。乾道本“李下”作“孚下”,今据张榜本、凌瀛初本改。
- ㉚ 军:乾道本作“运”,今据迂评本改。罢:通“疲”,疲惫。去:离开。这是指前 257 年魏、楚联军救赵,在邯郸城下大破秦军,王龁军被迫撤退,邯郸解围之事。
- ㉛ 内者:指国内。
- ㉜ 外者:指国外。极:尽,此指耗尽。
- ㉝ 几不难矣:差不多没有什么困难了。言外之意是可以取得成功。几,几乎,差不多。难,乾道本作“能”,今据迂评本、张榜本改。
- ㉞ 比意:亲密结合的意图。指合从的意愿。比,紧密勾结。固:牢固,坚定。



⑧ 有以：有用来……的办法。之：指以上所说的内外交困的形势。

【译 文】

赵国，是地处中央的国家，是各方民众杂居的地方，它的百姓轻浮而难以役使。它的法令不严整，赏罚不讲信用，地形不利于防守，又不能使下面的民众使出他们全部的力量。它本来就有了亡国的形势，却不顾念百姓，征发他所有的士民驻军在长平城下，来争夺韩国的上党郡。大王下令出兵击败了他，攻克了武安。在这个时候，赵国君主和臣下不团结，官民不能彼此信赖。这样，赵国的国都邯郸是守不住的。如果秦国攻下了邯郸，控制了崤山以东的河间地区，再带领军队离开那里，向西攻打修武，越过太行山上的羊肠要害，降服代郡、上党郡。这样，代郡的三十六个县，上党郡的十七个县，不用一副铠甲，不辛苦一个士兵，这些地方都为秦国所有了。代郡、上党郡不经过战斗都属于秦国了，东阳、滹沱河外一带地区不经过战斗全部返回归齐国所有了，中山、滹沱河以北的地方不经过战斗就全部被燕国占领了。这样，赵国就可以被夺取，赵国被夺取，韩国就会灭亡，韩国灭亡了，楚国、魏国便不能安稳地独立，楚国、魏国不能独立，这样，一次举动，便毁坏了韩国，蛀蚀了魏国，挟制了楚国，再向东削弱齐国和燕国，决开白马津的渡口灌淹魏国，一举就可以使韩、赵、魏三国灭亡，合从的联盟就全盘失败了。大王只要垂衣拱手来等待，天下各国就会依次相随来归服，霸主的功名就可以成就。但是出谋画策的大臣却不这样做，竟然带领军队撤退，重新与赵国讲和。凭着大王的圣明，秦国军队的强大，却丢掉了霸主的伟业，土地竟然未能得到，还被危亡的赵国所欺骗，这是谋臣愚拙的缘故啊。况且那赵国应当灭亡而没有灭亡，秦国应当称霸而没有称霸，天下各国实在是已经估量到了秦国这些谋臣的智能低下了，这是一。秦国竟又动用所有的兵力去攻打邯郸，不但未能攻下，反而丢弃了铠甲、兵器弓弩等，胆战心惊地撤



退了,天下各国确是已经估量了秦军的武力不强,这是二。于是秦军把军队带回来,汇集在李下,大王又派兵到李下增援,但和敌人作战还是不能取胜,又不能主动撤回,等到军队疲劳不堪时才退兵,天下各国确是估量到了秦国的实力,这是三。诸侯各国,在内部看透了我们的谋臣,在外部耗尽了我们的兵力。由此来看,我以为天下各国的联合抗秦,差不多没有什么困难了。国内,我们的铠甲兵器残破,士民疲惫劳苦,蓄积匮竭,农田荒芜;国外,天下各国联合的意向非常坚定。希望大王对这些情况有所考虑。

且臣闻之曰:“战战栗栗^①,日慎一日,苟慎其道^②,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纣为天子^③,将率天下甲兵百万^④,左饮于淇溪^⑤,右饮于洹溪^⑥,淇水竭而洹水不流^⑦,以与周武王为难^⑧。武王将素甲三千^⑨,战一日^⑩,而破纣之国,禽其身^⑪,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伤^⑫。知伯率三国之众以攻赵襄主于晋阳^⑬,决水而灌之三月^⑭,城且拔矣^⑮,襄主钻龟筮占兆^⑯,以视利害,何国可降。乃使其臣张孟谈^⑰。于是乃潜行而出^⑱,反知伯之约^⑲,得两国之众,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复襄主之初^⑳。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国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㉑,可兼而有也^㉒。臣昧死愿望见大王^㉓,言所以破天下之众,举赵,亡韩,臣荆、魏^㉔,亲齐、燕^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㉖。大王诚听其说^㉗,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㉘,以为王谋不忠者戒也^㉙。

【注 释】

① 战战栗栗:恐惧戒备的样子。栗,通“慄”,惧怕。

② 苟:如果。道:原则。

③ 纣:商朝末代的暴君,名受辛,为周武王所灭。

④ 将(jiàng):与“率”同义,率领。

⑤ 左:指东边。饮(yìn):饮马。淇溪:淇水。源出今河南省林县东南淇镇,



经汤阴到淇镇流入卫河。

- ⑥ 右:指西边。洹(huán)溪:洹水,又名安阳河,源出山西省黎城县,东流经安阳到内黄县流入卫河。
- ⑦ 竭:枯竭。此句形容纣的人马太多,把河水都饮干了。
- ⑧ 周武王:姓姬名发,商朝末年周族部落的首领,他继承父亲姬昌的遗志,联合庸、蜀、羌等部族,诛灭商纣,建立了西周王朝。
- ⑨ 素甲:白甲。这里指穿白色铠甲的军队。当时周文王姬昌死后不久,周人服丧,所以士兵都穿着白色衣甲。
- ⑩ 一日:甲子之日。这里指周武王十二年二月(农历五月)五日。
- ⑪ 禽:“擒”的古字。其:指纣王。
- ⑫ 伤:怜悯。
- ⑬ 知伯:指智伯瑤,晋国六卿之一。春秋时代,晋国范氏、中行氏、知氏、赵、韩、魏六家,世代为卿,并掌国政,知氏势力最强。知,“智”的古字。三国之众:指知伯和韩、魏三家的私属部队。这时三家虽然未列为诸侯,但实际已具备大国条件。赵襄主:即赵襄子,名无恤,晋国六卿之一。前 458 年,智伯与韩、赵、魏三家灭掉了范氏、中行氏,瓜分了他们的土地。前 455 年,智伯又联合韩、魏攻打赵襄主,前 453 年智伯失败而身亡。晋阳:赵氏的封邑,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南。
- ⑭ 水:指晋水。
- ⑮ 且:将要。
- ⑯ 钻龟:古代的一种占卜方法。钻烧龟壳,视其出现的裂纹来推测吉凶。筮(shì):用五十根蓍草按一定的方式计算,把得出的奇数偶数作为阴阳符号,排列成卦,以预测吉凶。占兆:以卜筮所表现的兆象来推测。古代用卜和筮两种方法推测吉凶,遇到大事先筮后卜。
- ⑰ 使:派遣。张孟谈:赵襄主的家臣。
- ⑱ 潜行而出:秘密出城。乾道本“行”上有“于”字,据迂评本删。
- ⑲ 反知伯之约:指赵孟谈使韩、魏背叛了与智伯订的盟约。反,违背,背叛。乾道本无“反”字,今据迂评本补。
- ⑳ 复:恢复。
- ㉑ 以:乾道本无“以”字,今据迂评本补。
- ㉒ 可:乾道本“可”作“何”,今据迂评本改。而:乾道本无“而”字,今据迂评本补。



- ② 昧死:冒死,冒犯死罪。即不顾死罪。望见:拜见。用“望”字以示尊敬,表示不敢靠近身边,只能远望尊颜。
- ④ 臣:使……臣服。
- ⑤ 亲:使……亲附。
- ⑥ 朝:使……朝拜。
- ⑦ 诚:果真。
- ⑧ 徇:巡行示众。
- ⑨ 戒:乾道本无“戒”字,今据张鼎文本补。

【译 文】

况且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小心戒惧,一天比一天谨慎,如果能够谨慎地遵循那个治国之道,天下就可以被他据有。”怎么知道会这样呢?从前纣做天子,率领天下百万大军,东边在淇溪饮马,西边在洹溪饮马,淇溪的水喝干了,洹溪的水也少得不能流动了,凭着如此庞大的军队跟周武王作战。周武王率领三千穿着白色衣甲的士兵,在甲子日战斗了一天,就攻破了商纣的国都,把纣王活捉了,占领了他的土地并拥有了他的民众,天下的人没有谁怜悯纣王。智伯率领韩氏、赵氏、魏氏三家的私属部队去攻打赵襄子,决开晋水河堤来灌淹晋阳持续三月之久,晋阳将要被攻下,赵襄子用龟甲和蓍草算卦,来衡量利害得失,看应该投降哪一家,以便联络感情。就派遣了他的臣子张孟谈去办此事。张孟谈秘密出城,使韩、魏两家背叛了与智伯缔结的盟约,争得了韩、魏两家的军队,来攻打智伯,活捉了智伯,因而恢复了赵襄子原有的地位。现在秦国的土地截长补短,数千里见方,声威远播的军队有几百万。秦国的法令赏罚,地形的便利,是天下六国没有谁能比得上的。凭这些去攻取天下,完全可以吞并而占有天下。我冒着死罪希望能拜见大王,陈说一下可以用来破坏天下合从,攻下赵国、消灭韩国,使楚、魏两国臣服,齐、燕两国来靠拢,成就霸主功名,使四邻诸侯来朝拜的策略。大王假如真的听从了我的意见,一次举动不能破除天下



六国的合从,赵国不能攻下,韩国不能消灭,楚、魏两国不来臣服,齐、燕两国不来亲附,霸主之名不能成就,四邻诸侯不来朝拜,请大王把我杀掉在国内巡行示众,以此做为替大王谋划不尽忠的人的惩戒。

(刘乾先注译)



存 韩

【题 解】

存韩,即保存韩国。本文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从篇首至“不可悔也”,是韩非上秦王书,目的是劝说秦王先攻打赵国,从而暂时保存韩国。据《史记·韩世家》记载:“王安五年(公元前234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此文大约作于本年,标题为后人所加。但是,韩非的上书并没有达到“存韩”的目的,李斯、姚贾诬陷“(韩)非终为韩不为秦”,韩非被迫于秦国狱中自杀。第二部分从“诏以韩客之所上书”至“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是李斯上秦王书,是针对韩非的“韩子之未可举”的驳议。第三部分从“秦遂遣斯使韩也”至篇末,是李斯上秦王书。显然,后两部分不是韩非的作品,它们之所以混入《存韩》篇,大概是由于编辑《韩非子》的人连类记下与韩非上书有关的文章所致。

韩事秦三十余年^①,出则为扞蔽^②,入则为席荐^③。秦特出锐师取韩地而随之^④,怨悬于天下^⑤,功归于强秦。且夫韩人贡职^⑥,与郡县无异也。今日臣窃闻贵臣之计^⑦,举兵将伐韩。夫赵氏聚士卒^⑧,养从徒^⑨,欲赅天下之兵^⑩,明秦不弱则诸侯必灭宗庙^⑪,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计也。今释赵之患^⑫,而攘内臣之韩^⑬,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修守备,戒强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今伐韩,未可一年而灭,拔一城而退^⑭,则权轻于天下^⑮,天下摧我兵矣。韩叛,则魏应之,赵据齐以为原^⑯,如此,则以韩、魏资赵假齐以固其从^⑰,而以与争强,赵之福而秦之祸也。夫进而击赵不能取,退而攻韩弗能拔,则陷锐之卒勤于野战^⑱,负任之旅罢于内攻^⑲,则合群苦弱以敌而共二万乘^⑳,非所以亡



赵之心也。均如贵人之计^①，则秦必为天下兵质矣^②。陛下虽以金石相弊^③，则兼天下之日未也。

【注 释】

- ① 韩事秦三十余年：从前 273 年起，韩国为形势所迫，一直依附于秦国。到韩非出使秦国，已有三十余年。
- ② 扞(hàn)蔽：犹言屏藩。
- ③ 席荐：草席、坐垫。
- ④ 特：只要。王先慎说：“‘韩’字当在‘而’下。”
- ⑤ 悬：结。
- ⑥ 职：尽职。
- ⑦ 贵臣之计：指秦国李斯等人准备伐韩的计谋。
- ⑧ 赵氏：指赵国。
- ⑨ 从徒：指苏秦等主张合纵抗秦的一伙人。从，通“纵”。
- ⑩ 赘：联合。
- ⑪ 宗庙：天子、诸侯祭祀祖先的处所，此代指国家。
- ⑫ 释：放下。
- ⑬ 攘：排除、除掉。
- ⑭ 拔：攻克。
- ⑮ 权：权力、力量。
- ⑯ 据：依靠。原：应作“援”，“原”与“援”声同而误。
- ⑰ 资：帮助。假：凭借。
- ⑱ 陷锐：犹冲锋。勤：疲劳、辛苦。
- ⑲ 罢：通“疲”，疲困。
- ⑳ 共：联合。乘(shèng)：兵车。
- ㉑ 均：信。
- ㉒ 质：箭靶子。
- ㉓ 以：与。弊：坏。



【译 文】

韩国侍奉秦国三十多年,出外,它就像屏障一样护卫着秦国;入内,就像草席和坐垫一样任秦国摆布。秦国只要一派出精锐部队去夺取别国土地,韩国就总是跟随其后,所以韩国和各国结下了怨仇,而获得的利益却归属于强大的秦国。而且那韩国向秦国入贡尽职,与秦国的郡、县没有什么差异。现在我私下听说尊贵的大臣们的计谋,将要发兵攻打韩国。那赵国聚集士兵,收买鼓吹合纵联盟的人士,打算联合各国的军队,扬言不削弱秦国的力量,那么各诸侯国一定会被灭亡。想要西向攻打秦国以实现它的意图,已不是一朝一夕的打算了。现在丢下赵国这个祸患不管,却要除掉如同臣属一样的韩国,那么天下各国就明白赵国合纵攻秦的计谋是正确的了。韩国,是个小国,却要来对付来自天下四面八方的攻击,君主受辱,臣下劳苦,君臣上下共同忧患很久了。构筑了防御工事,防备强大的敌人,储备了物资,修筑了城墙,开挖了护城河以便坚守。现在攻打韩国,不可能一年就灭掉它,倘若攻下一座城池就退兵,那么秦国的力量就会被天下轻视,天下各国就会反过来摧毁我们秦国的军队了。如果韩国背叛秦国,那么魏国就会响应韩国,赵国依靠齐国作为后援,像这样的话,那就是用韩国、魏国的力量去帮助赵国而赵国又凭借齐国来巩固合纵联盟,从而跟秦国决胜负,这是赵国的福气,却是秦国的祸患。向前推进攻打赵国却不能获胜,退回来攻打韩国又不能夺取,那么冲锋陷阵的士兵苦于野外战斗,运输物资的队伍疲于军中的消耗,那就是在纠合一群劳苦疲弱的人去对抗联合起来的两个万乘之国,这不符合灭掉韩国的本意。要是真的按照那些尊贵的大臣们的计谋办,那么秦国就一定成为天下攻击的目标。陛下的寿命即使与金石一样长久,那兼并天下的日子也不会到来。

今贱臣之愚计:使人使荆^①,重币用事之臣^②,明赵之所以欺秦者;



与魏质以安其心^③，从韩而伐赵^④，赵虽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⑤。是我一举，二国有亡形，则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⑥。以秦与赵敌，衡加以齐^⑦，今又背韩^⑧，而未有以坚荆、魏之心。夫一战而不胜，则祸构矣^⑨。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韩、秦强弱^⑩，在今年耳。且赵与诸侯阴谋久矣。夫一动而弱于诸侯，危事也；为计而使诸侯有意我之心^⑪，至殆也^⑫。见二疏^⑬，非所以强于诸侯也。臣窃愿陛下之幸熟图之^⑭。攻伐而使从者间焉^⑮，不可悔也。

【注 释】

- ① 荆：楚国的别称。
- ② 重币：丰厚的礼物，此指厚赂收买。用事：执政。
- ③ 质：人质。
- ④ 从：使……跟从，率领。
- ⑤ 移书：移送文书。
- ⑥ 审：慎重。
- ⑦ 衡：通“横”。
- ⑧ 背：排斥。
- ⑨ 构：构成。
- ⑩ 韩、秦：当作“赵、秦”。
- ⑪ 意：算计。
- ⑫ 殆：危险。
- ⑬ 见：通“现”，表现。疏：疏忽、漏洞。
- ⑭ 幸：希望。图：思考。
- ⑮ 间：钻空子。

【译 文】

现在我这卑贱之臣的愚蠢的计策是：派人出使楚国，用丰厚的礼物收买执政的大臣，讲清赵国欺骗秦国的伎俩；派大王的骨肉至



亲到魏国当人质,以此来稳住他们的心,率领韩国的士兵攻打赵国,赵国即使与齐国联合为一体,也不值得担心。攻打赵国、齐国的事完成后,那么韩国可以移送一封文书就把它平定了。这样我们采取一个行动,赵、齐两国就出现了亡国的形势,那么楚国、魏国也就一定会自己主动臣服了。所以说:“兵器,是凶残的工具。”不能不慎重地使用。以秦国和赵国对抗,再加上齐国援助赵国,现在又排斥韩国,也没有什么用来坚定楚国和秦国联合的决心。攻打韩国这一仗若不能取胜,那么就构成秦国的祸患了。计谋,是决定事情成败的,不能不认真考虑。赵国、秦国到底谁强谁弱,今年就可见分晓。而且赵国和各诸侯国暗中图谋秦国已经很久了。秦国要是韩国动一次武却不能取胜,那无异在别的诸侯国面前示弱,这是危险的事情;制定计策而使诸侯产生算计我们的念头,这是最大的危险了。攻打韩国的计策出现了上述这两种疏忽,那么它就不是在诸侯国面前称强的办法。我谨希望陛下仔细地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攻打韩国而让搞合纵的国家钻了空子,那就后悔不及了。

诏以韩客之所上书^①,书言韩子之未可举^②,下臣斯,臣斯甚以为不然^③。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虚处则怏然^④,若居湿地,著而不去^⑤,以极走^⑥,则发矣。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⑦,韩不可信也。秦与赵为难^⑧,荆苏使齐^⑨,未知何如。以臣观之,则齐、赵之交未必以荆苏绝也;若不绝,是悉赵而应二万乘也^⑩。夫韩不服秦之义而服于强也,今专于齐、赵^⑪,则韩必为腹心之病而发矣。韩与荆有谋,诸侯应之,则秦必复见崤塞之患^⑫。

【注 释】

- ① 韩客:指韩非。所上书:指韩非上秦王政书,即以上三段文字。
- ② 韩子:韩君,指韩国。举:攻取。
- ③ 不然:不是这样,不对。
- ④ 虚处:虚旷无事以处,指平时无事的时候。怏(hài)然:愁苦的样子。



- ⑤ 著(zhuó):同“着”,附着。
- ⑥ 极:通“亟”,急。
- ⑦ 卒:通“猝”,突然。
- ⑧ 为难(nàn):为敌、作对。
- ⑨ 荆苏:人名,曾受秦国派遣出使齐国,劝说齐国与赵国绝交。
- ⑩ 悉:尽。赵:当作“秦”。
- ⑪ 专:集中。
- ⑫ 崤(xiáo)塞:崤山的险塞,位于今河南省渑池县西,此指函谷关。崤塞为六国攻秦的必经之处。《书序》云:“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此穆公时事也。《齐策》云:“齐宣王西攻秦,秦为齐兵困于崤塞之上。”此孝公时事也。《楚世家》云:“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此惠王时事也。《赵策》云:“昔岁崤下之事,韩为中军,以与诸侯攻秦。”此昭王时事也。《六国表》:“始皇六年,五国共击秦。”此始皇时事也。由此可知,文中的“崤塞之患”非专指一役。

【译 文】

大王下诏书,命令把韩非献上的文书——文书中说韩国不可以攻取——下达给臣子李斯。臣子李斯认为韩非的观点非常错误。秦国让韩国独立存在,就像人得了心腹部的疾病一样,平时无事的时候,已经愁苦不堪,又像居住在潮湿的地方,病痛缠身不能除去,急忙快跑,病就发了。韩国虽然向秦国称臣,但不一定就不是秦国的心病,现在如果有突然上报的事变,韩国是不可以信任的。秦国和赵国为敌,荆苏出使齐国,不知结果怎样。依我看来,齐国、赵国的邦交不一定因为荆苏的劝说而断绝;如果两国不绝交,这样秦国就要竭尽全力对付两个万乘之国。韩国不会屈服于秦国的道义而是屈服于秦国强大的武力,现在秦国集中兵力对付齐国、赵国,那么韩国一定成为秦国的心腹部的疾病而发作。如果韩国和楚国合谋攻秦,其他诸侯国起来响应,那么秦国一定会又出现兵败函谷关一样的祸患。



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①。辩说属辞^②,饰非诈谋^③,以钓利于秦^④,而以韩利窥陛下^⑤。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

【注 释】

- ① 为:求。
- ② 属(zhǔ):连缀。
- ③ 饰:掩饰。
- ④ 钓:取。
- ⑤ 窥:窥视、钻营。

【译 文】

韩非来秦国,未必不是想用他的能耐来保存韩国,也是想被韩国看重。他能言善辩,好话连篇,文过饰非,欺诈算计,以便在秦国捞取好处,而为了韩国的利益钻陛下的空子。秦国、韩国的交往亲密了,那么韩非就显得重要了,这便是利于自己的计策。

臣视非之言,文其淫说^①,靡辩^②,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辩而听其盗心^③,因不详察事情^④。今以臣愚议:秦发兵而未名所伐^⑤,则韩之用事者以事秦为计矣^⑥。臣斯请往见韩王^⑦,使来入见,大王见^⑧,因内其身而勿遣^⑨,稍召其社稷之臣^⑩,以与韩人为市^⑪,则韩可深割也^⑫。因令象武发东郡之卒^⑬,窥兵于境上而未名所之,则齐人惧而从苏之计^⑭,是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强齐以义从矣^⑮。闻于诸侯也,赵氏破胆,荆人狐疑^⑯,必有忠计。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侯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与敌矣^⑰。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

【注 释】

- ① 文:修饰。淫:惑乱。



- ② 靡：华丽。
- ③ 听：顺从。盗心：饰奸钓利，故曰“盗心”。
- ④ 事情：事情的真相。情，实情、真相。
- ⑤ 名：宣称。
- ⑥ 用事者：执政的大臣。
- ⑦ 韩王：指韩王安。
- ⑧ 大王：指秦王政。
- ⑨ 内：通“纳”，扣留。
- ⑩ 稍：渐渐、随即。社稷之臣：即用事者。
- ⑪ 为市：做交易。
- ⑫ 割：割地。
- ⑬ 象武：当作“蒙武”，秦将蒙恬的父亲，时任副将军。东郡：秦国郡名，在今河南省北部滑县一带。
- ⑭ 苏：指秦国的使者荆苏。
- ⑮ 劲：强。
- ⑯ 狐疑：犹豫不决。
- ⑰ 敌：对抗、较量。

【译 文】

我仔细看了韩非的上书，他文饰那些惑乱人心的说词，他用华丽的辞藻辩说，很有才华。我担心陛下被韩非的辩说所迷惑而听从了他的盗贼之心，因而不去详细考察事情的真相。现在依我的意思：秦国出兵而不宣称征讨的对象，那么韩国的执政大臣就会把侍奉秦国作为策略了。臣下李斯请求去见韩王，让他来朝见大王，大王见到他，就扣留他而不让他返回，随即召集韩国的执政大臣，用韩王和韩国人做交易，那么韩国的土地就可以任秦国割取了。再命令蒙武率领东郡的士兵，在国境上窥视而不说明征伐哪里，那么齐国人就会害怕而听从荆苏的计策。这样，我们的军队还未出国境而强劲的韩国就被我们用威力挟制住了，强大的齐国就被我们用道义降服了。这个消息被其他诸侯国听见，赵国人就会吓破



胆,楚国人就会犹豫不决,必然有忠于我们的计策。楚国保持安静,魏国就不值得忧虑了,那么各诸侯国就可以被我们像蚕吃食物一样逐渐吃掉,对于赵国就可以跟它较量一下了。希望陛下能够仔细审察我的意见,不要忽视它。

秦遂遣斯使韩也^①。李斯往诏韩王^②,未得见,因上书曰:

【注 释】

① 遂:就。

② 诏:报告。

【译 文】

秦国便派遣李斯出使韩国。李斯前往通报韩王,韩王却没接见他,李斯因而上书给韩王说:

“昔秦、韩戮力一意^①,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数世矣。前时五诸侯尝相与共伐韩,秦发兵以救之。韩居中国^②,地不能满千里,而所以得与诸侯班位于天下,君臣相保者^③,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时五诸侯共伐秦^④,韩反与诸侯先为雁行以向秦军于关下矣^⑤。诸侯兵困力极^⑥,无奈何,诸侯兵罢^⑦。杜仓相秦^⑧,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⑨,曰:‘夫韩以秦为不义,而与秦兄弟共苦天下^⑩。已又背秦^⑪,先为雁行以攻关。韩则居中国,展转不可知^⑫。’天下共割韩上地十城以谢秦^⑬,解其兵。夫韩尝一背秦而国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听奸人之浮说^⑭,不权事实^⑮,故虽杀戮奸臣,不能使韩复强。

【注 释】

① 戮:合力。



- ② 中国：指中原地区。
- ③ 班：并列。
- ④ 五诸侯共伐秦：公元前 298 年，魏、赵、韩、宋、齐五国共击秦，不胜而还。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 ⑤ 先为雁行：走在队伍前面。雁行：像雁阵排列在一起飞行，比喻队伍。关：指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北。
- ⑥ 极：耗尽。
- ⑦ 罢：退。
- ⑧ 杜仓：人名。秦昭襄王时为相。
- ⑨ 令尹：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相。诸国称相，楚则称令尹。
- ⑩ 苦：为害。
- ⑪ 已：过后。
- ⑫ 展转：反复无常。
- ⑬ 上地：指上党地区，在今山西省东南部。
- ⑭ 浮：不实在。
- ⑮ 权：衡量。

【译 文】

“从前秦国、韩国合力同心，互不侵犯，天下没有哪个国家敢侵犯我们，像这样的情况已经维持好几代了。前些时候五国诸侯曾经联合一起讨伐韩国，秦国派兵救援韩国。韩国位于中原地区，土地方圆还不到千里，之所以能和其它诸侯国平起平坐，君臣都相安无事，是因为韩国世代都教导后代要侍奉秦国的作用。原先五个诸侯国一起征伐秦国，韩国反而和其它诸侯国联合行动，率先在函谷关下向秦国军队进攻。各诸侯国军队疲倦，力量耗尽，没有办法，他们只好退兵。杜仓做了秦国的宰相，调兵遣将，来报诸侯国攻秦之仇而首先攻打楚国。楚国的令尹对此十分忧虑，说‘韩国认为秦国不义，却又和秦国结为兄弟共同为害天下。过后又背叛了秦国，与诸侯联合带头来攻打函谷关。韩国才是一个地处中原的国家，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透。’诸侯各国共同割取了韩国上党



地区的十座城市来向秦国道歉,解除了秦国军队的进攻。韩国曾经背叛秦国才一次,而国家便受到威胁,土地便被侵占,兵力被削弱直到现在。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后果,是因为听信了奸臣没有根据的胡言,不权衡事实,因此虽然后来杀掉了奸臣,也不能使韩国再重新强盛。

“今赵欲聚兵士,卒以秦为事^①,使人来借道,言欲伐秦,其势必先韩而后秦。且臣闻之:‘唇亡则齿寒。’夫秦、韩不得无同忧,其形可见。魏欲发兵以攻韩,秦使人将使者于韩^②。今秦王使臣斯来而不得见,恐左右袭曩奸臣之计^③,使韩复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见,请归报,秦、韩之交必绝矣。斯之来使,以奉秦王之欢心,愿效便计^④,岂陛下所以逆贱臣者邪^⑤? 臣斯愿得一见,前进道愚计,退就菹戮^⑥,愿陛下有意焉。今杀臣于韩,则大王不足以强;若不听臣之计,则祸必构矣。秦发兵不留行^⑦,而韩之社稷忧矣。臣斯暴身于韩之市^⑧,则虽欲察贱臣愚忠之计,不可得已。边鄙残^⑨,国固守^⑩,鼓铎之声于耳^⑪,而乃用臣斯之计,晚矣。且夫韩之兵于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弃城而败军,则反掖之寇必袭城矣^⑫。城尽则聚散^⑬,聚散则无军矣。城固守,则秦必兴兵而围王一都^⑭,道不通,则难必谋^⑮,其势不救,左右计之者不用,愿陛下熟图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应事实者^⑯,愿大王幸使得毕辞于前^⑰,乃就吏诛不晚也。秦王饮食不甘,游观不乐,意专在图赵,使臣斯来言,愿得身见,因急于陛下有计也。今使臣不通,则韩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释赵之患而移兵于韩,愿陛下幸复察图之,而赐臣报决^⑱。”

【注 释】

- ① 卒:终。
- ② 将:送。
- ③ 袭:沿袭、重复。曩:从前。
- ④ 效:献。便计:有利的计谋。
- ⑤ 逆:迎接。邪:同“耶”,吗。



- ⑥ 菹(zū):古代把人剁成肉酱的酷刑。
- ⑦ 留行:停止前进。
- ⑧ 暴(pù)身:暴身示众。
- ⑨ 边鄙:边境。
- ⑩ 国:首都。
- ⑪ 铎:大铃,此指战铃。
- ⑫ 反掖之寇:比喻国君近侧之寇。掖,通“腋”,此指内部。
- ⑬ 聚散:指人民流亡。
- ⑭ 都:大城市。
- ⑮ 难必谋:难以有合适的计谋。
- ⑯ 应:符合。
- ⑰ 毕辞:说完话。
- ⑱ 报决:报告决定。

【译 文】

现在赵国想要聚集士兵,最终是以秦国作为目标的,派人来韩国借道,说要攻打秦国,那势头必然是先灭韩再攻秦。况且我听过这样的话:‘嘴唇都没有了,门牙就会受害。’秦国、韩国不能没有共同的忧患,这种情形已经可以看到。魏国想出兵来攻打韩国,秦国派人把魏国的使者送交给韩国处置。现在秦王派遣我李斯来韩国却不能见到陛下,我担心您身边的大臣又要沿用从前那些奸臣的计策,使韩国又有丧失国土的祸患。臣下李斯如果此次不能见到陛下,请让我回去向秦王汇报,那么秦国、韩国的邦交一定会断绝。我这次来出使,是为了讨秦王的欢心,也愿意向陛下献上有利于韩国的计谋,难道陛下就用这样的方式迎接我吗?臣下李斯希望能够与陛下见一面,向前来到您面前陈述我愚蠢的计谋,再退下来接受您的杀戮,希望陛下留意。现在在韩国杀掉我,那么大王不会因此而强大;如果不听从我的计策,那么必然造成灾祸。秦国出兵一刻也不停,韩国的政权就令人担心了。臣下李斯在韩国的街市暴尸示众,那时即使想要考虑我的愚拙却忠诚的计谋,也不可能了。



边境被攻破，首都坚守，战鼓、战铃的声音在耳边鸣响，那时再想采用我李斯的计谋，已经晚了。而且韩国的兵力是天下都知道的，现在又背叛了强大的秦国。如果抛弃城市，军队溃败，那么国君身边的盗寇一定会袭击城市。城市陷落，民众便会流亡，民众流亡，就没有军队了。如果固守城市，那么秦国一定会出兵包围大王的一座大城市，那时道路不通，就难以想出合适的计谋，那形势便无法挽救，大王身边大臣们的计谋都没有用了，希望陛下仔细考虑我说的这些话。如果臣下李斯说的话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也希望大王能允许我在您面前把话说完，然后再把我交给刑吏杀头也不晚。秦王吃喝不香，游玩不快乐，心思专门在考虑进攻赵国，他让臣下李斯来陈说，我希望能亲自见到您，因为急着要和陛下谋划计策。现在我不能和您面对面地对话，那么韩国的忠诚就不知道怎么样了。秦国必然解除赵国的祸患而把兵力转向韩国，希望陛下再次审察考虑一下，而赐给我可以回去禀报秦王的决定。”

（韩建立注译）



难言

【题解】

难言,即进言的困难。《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难言》大概是他早年向韩王的一篇上书。首先,作者概述了向君主进言时可能受到的各种曲解和诬蔑,沉痛地指出,“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接着,列举出历史上臣下向君主进言不成反遭杀身之祸的例子,用事实陈述了进言的困难,劝君主作贤圣之君,听取“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的逆耳“至言”。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①,洋洋绵绵然^②,则见以为华而不实^③;敦祗恭厚^④,鲠固慎完^⑤,则见以为拙而不伦^⑥。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总微说约^⑦,径省而不饰^⑧,则见以为刳而不辩^⑨。激急亲近^⑩,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而不让^⑪;闳大广博,妙远不测^⑫,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⑬,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⑭;言而远俗,诡躁人间^⑮,则见以为诞^⑯。捷敏辩给^⑰,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⑱;殊释文学^⑲,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⑳,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㉑。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注 释】

- ① 顺比:依顺、亲附。滑泽:流畅而有光彩。
- ② 洋洋:滔滔不绝。绵绵(sǎ sǎ):有条理。
- ③ 见以为:被认为。
- ④ 祗(zhī):恭敬。
- ⑤ 鲠固:耿直坚定。慎完:认真周到。



- ⑥ 伦:样子、体统。
- ⑦ 总:概括。
- ⑧ 径省:直率简略。
- ⑨ 别:锋锐。
- ⑩ 激急:激烈畅快。
- ⑪ 谮(zèn):诬陷。
- ⑫ 妙:通“眇”,高远。
- ⑬ 悖逆:违背。
- ⑭ 谀:奉承。上:指君主。
- ⑮ 躁:诈。
- ⑯ 诞:荒唐。
- ⑫ 给:言语便捷。
- ⑰ 史:指文采多于朴实。
- ⑱ 殊释:断然抛弃。文学:指文献典籍。
- ⑳ 时:不断地。称:称引。诗书:《诗经》和《尚书》。
- ㉑ 诵:诵说旧事。

【译 文】

臣韩非并不是不善表达,难以进言的原因是:语言顺从亲切,流畅而有文采,滔滔不绝而有条理,就会被认为话语华丽而不实在;厚道恭敬,耿直坚定,认真周到,就会被认为话语笨拙而不成体统;过多的言语,频繁地引证,联系同类事物,用相似的事物打比方,就会被认为话语空泛而不中用;概括精微而论述简要,直率简略而不加掩饰,就会被认为锋芒太露而不善于辩说;激烈畅快,涉及君王的亲信,触及到他人的隐私,就会被认为是诬陷他人而不知谦让。海阔天空,广征博引,玄妙高远,不可捉摸,就会被认为话语浮夸而不切实用;家常琐事之谈,一件件地数落陈述,就会被认为话语浅薄;言语接近世俗,言辞不违背世道人情,就会被认为贪生怕死而奉承君主;言语远离世俗,在人间显得诡诈,就会被认为荒唐;思维敏捷,善于辩说,富于文采,就会被认为华丽而不质朴;断



然抛弃文献典籍，质朴而直率地陈说，就会被认为粗俗；经常称引《诗经》、《尚书》等经典，称道效法古代，就会被认为拘泥古书。这些就是我难于进言而且深深忧虑的原因。

故度量虽正^①，未必听也；义理虽全^②，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訾诽谤^③，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谋而吴戮之^④，仲尼善说而匡围之^⑤，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⑥。故此三大夫岂不贤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汤^⑦，至圣也；伊尹^⑧，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⑨，身执鼎俎为庖宰^⑩，昵近习亲^⑪，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⑫。故曰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伊尹说汤是也；以智说愚必不听，文王说纣是也^⑬。故文王说纣而纣囚之；翼侯炙^⑭；鬼侯腊^⑮；比干剖心^⑯；梅伯醢^⑰；夷吾束縛；而曹羁奔陈^⑱；伯里子道乞^⑲；傅说转鬻^⑳，孙子臙脚于魏^㉑；吴起收泣于岸门^㉒，痛西河之为秦^㉓，卒枝解于楚^㉔；公叔痤言国器反为悖^㉕，公孙鞅奔秦^㉖，关龙逢斩^㉗；苾弘分脰^㉘；尹子阱于棘^㉙；司马子期死而浮于江^㉚；田明辜射^㉛；宓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㉜；董安于死而陈于市^㉝；宰予不免于田常^㉞；范雎折胁于魏^㉟。此十数人者，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暗惑之主而死。然则虽贤圣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则愚者难说也，故君子难言也。且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㊱，非贤圣莫能听，愿大王熟察之也。

【注 释】

- ① 度量：准则，指原则。
- ② 义理：道理。
- ③ 訾：诋毁。
- ④ 子胥：即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后为吴国大夫，帮助吴王阖闾破楚。吴王夫差时，他反对和越国求和，劝阻伐齐。夫差怒，赐剑逼其自杀。
- ⑤ 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匡：春秋时宋国地名，在今河南省



长垣县西南。孔子游说到此,曾被匡人围攻。

- ⑥ 管夷吾:即管仲,名夷吾,字仲。曾奉公子纠奔鲁以避齐乱。齐桓公立,鲁国杀公子纠,把管仲囚禁了,捆绑起来,交还齐国。后由鲍叔牙推荐,做了齐桓公的相。
- ⑦ 汤:即商汤,名履,商朝的开国君主。
- ⑧ 伊尹:商汤的相。汤娶有莘氏女,传说伊尹原为陪嫁之臣,做厨师以此接近汤。后被任用为相,帮助汤夺取了天下。
- ⑨ 七十:泛指多次。
- ⑩ 鼎:古代炊具。俎:古代切肉用的砧板。庖宰:厨师。
- ⑪ 昵:亲近。习:熟悉。
- ⑫ 乃:然后。仅:才。
- ⑬ 文王:指周文王姬昌。商纣时为西伯(西方各部落的首领),因不满纣王的作为,被囚于羑(yōu)里(今河南省汤阴县北)。纣:指商纣王,名受辛,商朝末代君主。
- ⑭ 翼侯:即鄂侯,先封冀,后封鄂,故称。炙:烤。
- ⑮ 鬼侯:又称九侯。腊(Xì):干肉。此处做动词,指做成干肉。
- ⑯ 比干:商纣王的叔父。
- ⑰ 梅伯:商纣王的臣子。醢(hǎi):肉酱。此处做动词,指剁成肉酱。
- ⑱ 曹鞅:春秋曹国大夫。
- ⑲ 伯里子:即百里奚。曾经在齐国讨饭,后成为秦国大夫,帮助秦穆公建立了霸业。
- ⑳ 傅说(yuè):原是奴隶,后做了商王武丁的相。鬻:卖。
- ㉑ 孙子:指孙臧,战国时军事家。他与庞涓曾同是魏惠王的臣子。为庞涓所谗,被魏王削去了膝盖骨。臧:削掉膝盖骨的刑罚。
- ㉒ 吴起:战国时卫国人,军事家。曾做魏国的西河守,因魏武侯听信谗言将其召回。吴起来到岸门,眺望西河,伤心落泪,预见这个地方将被秦国夺取。后为楚令尹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楚悼王死,吴起被贵族所杀,并将其五马分尸。收:当作“拭”,擦拭。岸门:魏地,在今山西省河津县南。
- ㉓ 西河:魏国郡名,在今陕西省东部黄河西岸地区。
- ㉔ 肢解:又作“肢解”,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
- ㉕ 公叔痤:战国时魏惠王相。他病重时,魏惠王前往探望。他向惠王推荐公孙鞅。惠王事后对左右的人说:“公叔痤病得太重了,居然叫我把国政



交给公孙鞅,岂不是神志不清了吗?”国器:国家的宝器,比喻具有治国才能的人。悖:混乱,指神志昏乱。

- ②⑤ 公孙鞅:即商鞅,公孙氏,名鞅,战国时卫国人,故也称卫鞅。初为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后往秦国,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因战功封於(wū)、商十五邑,号商君,因称商鞅。
- ②⑦ 关龙逢:夏桀的大臣。桀为酒池,关龙逢谏,桀杀之。
- ②⑧ 长弘:春秋时周灵王、景王、敬王时的大臣。周人听信谗言,将其杀害。脍(chī):裂腹剖肠。
- ②⑨ 尹子:指尹文公固。阱:陷坑。
- ③① 司马子期:指楚公子诘,楚惠王时任大司马。白公胜作乱,子期被杀。
- ③② 田明,事迹不详。辜射:通“辜磔”,古代分尸示众的酷刑。
- ③③ 宓子贱:春秋时鲁国人。西门豹:战国时魏人。
- ③④ 董安于:春秋时晋国人,晋卿赵鞅的家臣。晋国内乱,董安于力劝赵鞅应及早防备晋卿范氏、中行(háng)氏的进攻,但意见未被采纳。晋卿智伯(荀跖)怕安于的才能威胁到自己,便威逼赵鞅迫使安于自杀。安于死后,尸首被摆在中示众。
- ③⑤ 宰予:春秋时鲁国人,孔子门徒。齐国临淄大夫。因反对田常发动政变而被杀。田常:齐国大夫,后发动政变,控制了齐国。
- ③⑥ 范雎(jū):战国时魏国人,曾被人打断肋骨。后逃到秦国,做了秦昭襄王的相,被封为应侯。
- ③⑦ 至言:中肯的话。忤:违逆。倒:逆,不顺。

【译 文】

所以原则虽然正确,君王却未必会听从;道理虽然完备,君王却未必采用。大王如果认为这些进言不可靠,那么轻的则把进言者的话看作诋毁诽谤,重的就会使进言者遭到祸患、灾害、死亡。因此,伍子胥善于出谋划策而吴国却杀害了他,孔子善于游说而宋国匡人围攻了他,管仲本来有才能而鲁国却囚禁了他。这三个大夫难道没有才能吗?是吴、宋、鲁三国的君主不明智啊。在上古时代有汤,是极圣明的君主;伊尹,是极有才智的大臣。那极有才智



的臣子向极为圣明的君主进言,但还是多次向汤陈述治国主张而没有被接受,伊尹亲自操持炊具做汤的厨师,和汤亲近熟悉了,然后汤才知道他的贤能而任用他。所以说,以极有才智的臣子向极圣明的君主进言,不一定一说就被接受,伊尹向汤进言就是例证;以明智的人向愚蠢的人进言,一定不会被接受,文王向纣进言就是例证。因此文王进言纣而纣囚禁了他;翼侯因劝说纣王而被烤死;鬼侯因劝说纣王而被杀做成干肉;比干因劝说纣王而被剖心而死;梅伯因屡谏商纣王而被剁成肉酱;管仲在鲁国遭到捆绑;曹羁因劝说曹伯不听而出奔到陈国;百里奚在路上讨过饭;傅说做奴隶时被几次转卖;孙臆在魏国被削掉膝盖骨;吴起在岸门落泪,痛惜西河郡将被秦国占领,最后在楚国被肢解。公叔座推荐治国的人才却被认为神志昏乱,公孙鞅只好投奔秦国;关龙逢因进谏而被杀;苾弘被裂腹剖肠;尹子被抛尸在荆棘丛中;司马子期死后浮在江面上;田明被分尸;宓子贱、西门豹不与人争斗却死在别人手中;董安于死后而尸体被陈列在街上示众;宰予不免被田常杀害;范雎在魏国被打断肋骨。这几十个人,都是世上的仁厚忠贞贤良而有本领的人,不幸遭到糊涂荒唐昏庸不明的君主而死亡。那么,即使是贤能圣明的人也不能逃脱死亡避免受刑凌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昏庸的君主难以劝谏,所以君子进言实在困难。而且中肯的意见是逆耳不顺心的,不是贤能圣明的人是没有谁能听得进去的,希望大王仔细思考这个问题。

(韩建立注译)



爱 臣

【题 解】

爱臣,就是宠爱臣下。但本文的主旨却是阐述过分宠爱臣下所造成的危害。取首句头两个字作篇名,是古人的一种命题方式,非关全篇之意。作者告诫君主,必须严防大臣篡权。为此,他总结了几条:不许另立私朝,不许搞独立王国,不许拥有私人武装,不许与诸侯国私下交往,不许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等。这些对防止臣子作乱、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①;主妾无等^②,必危嫡子^③;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之君无备^④,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⑤;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⑥,以徙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⑦,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管主而隆家^⑨,此君人者所外也^⑩。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⑪。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⑫,则终于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⑬。

【注 释】

- ① 易:改变。
- ② 主:指正后。
- ③ 嫡子:正妻所生的儿子。
- ④ 千乘之君:拥有千辆兵车的君主,此泛指中等国家的君主。
- ⑤ 徙:迁移。倾:颠覆。



- ⑥ 家：私家，指大夫。
⑦ 蕃息：滋长、扩展。
⑧ 博大：强大。
⑨ 管：控制。隆：兴盛。
⑩ 外：排除。
⑪ 议：当作“义”，适宜。
⑫ 富：财富，指上文所说的“四美”。
⑬ 识(zhì)：通“志”，记住。

【译 文】

宠爱臣下过分亲近，必然危及君主本人；大臣太有权威，必然改变君主的地位；王后和妃子不分等级，必然危害王后所生的儿子；国君兄弟不服从国君，必然危害国家。我听说拥有千辆兵车的君主若没有戒备，必然有拥有百辆兵车的大臣在他旁边，来夺走他的百姓而颠覆他的国家；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若没有戒备，必然有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他旁边，来夺走他的权威而颠覆他的国家。因此奸臣繁殖滋长，君主的统治就衰亡。因此诸侯的强大，是天子的祸害；大臣们太富有，君主就会衰败。大将宰相控制了君主而使自己的家族兴盛，这是君主应该排除的。世间的各种事物没有什么像身体极端宝贵，像君位那样极端尊贵，像君主权威那样极端重要，像君主权势那样极端隆盛。这四样美好的东西，不用向外面去寻求，不用向别人去求取，君主措置适宜就能够取得。因此说君主如果不能利用自己的这些财富，那么结果就会被奸臣排斥在外。这是做君主的应该记住的。

昔者纣之亡^①，周之卑^②，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③，齐之夺也^④，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⑤，皆以类也^⑥。故上比之殷、周^⑦，中比之燕、宋，莫不从此术也^⑧。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⑨，尽之以法^⑩，质之以备^⑪。故不赦死^⑫，不宥刑^⑬；赦死宥刑，是谓



威淫^⑭,社稷将危,国家偏威^⑮。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借威城市^⑯;党与虽众^⑰,不得臣士卒^⑱。故人臣处国无私朝^⑲,居军无私交^⑳,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从^㉑,不载奇兵^㉒;非传非遽^㉓,载奇兵革^㉔,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者也^㉕。

【注 释】

- ① 纣之亡:商朝末年,商纣王的统治逐渐衰弱,封于西边的诸侯周逐渐强大,最后,周武王起兵灭商。
- ② 周:指东周王朝。卑:衰微。
- ③ 晋之分:公元前 403 年,晋卿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公元前 376 年,魏武侯、赵敬侯、韩哀侯灭晋侯而三分其地,史称“三家分晋”。
- ④ 齐之夺:公元前 481 年,齐国贵族田常杀掉简公,控制了政权。
- ⑤ 燕、宋之所以弑其君:指燕国国君哙(kuài)让位于相国子之,宋国司城子罕劫杀宋桓侯。弑:古代称臣杀君、子杀父为弑。
- ⑥ 以:当作“此”。
- ⑦ 殷:商的别名,因盘庚迁都殷,故名。
- ⑧ 术:方式、方法。
- ⑨ 蓄:养。
- ⑩ 尽:一切、一律。
- ⑪ 质:正。备:措施。
- ⑫ 赦死:赦免死罪。
- ⑬ 宥刑:减轻刑罚。
- ⑭ 淫:散。
- ⑮ 偏威:威势旁落,指君权旁落在大臣之手。君威散,臣威,故曰“偏威”。
- ⑯ 借:凭借、依靠。
- ⑰ 党与:党羽。
- ⑱ 臣士卒:使士卒成为自己的臣属,谓不得私有军队。
- ⑲ 私朝:私家的朝会,指臣子私下朝见当权的大臣。
- ⑳ 私交:私自和他国交往。



- ② 四:通“驷”,四匹马拉的车。从:指随从的车。
③ 奇(jī):单个。
④ 传:传送紧急公文的驿车。遽(jù):传送紧急文件的驿马。
⑤ 兵革:泛指武器。
⑥ 虞:预料。

【译 文】

从前纣的灭亡,东周的衰微,都是随着诸侯国的强大而来的。晋国被瓜分,齐国被篡夺,都是因为大臣们太富有。那燕国、宋国大臣杀掉他们君主的原因,都是这一类。因此上面对照殷朝、周朝,中间对照燕国、宋国,没有哪个臣子不是用这种手段来篡权的。因此明智的君主蓄养他的臣子,一律按法律办事,用各种措施使他们规矩。因此不赦免死罪,不减轻刑罚,赦免死罪,减轻刑罚,这叫做君主威势散失;国家将要面临危险,君权旁落在大臣之手。因此大臣的俸禄虽然高,也不能让他们借受封的城市制造权威;党羽虽然很多,但也不能私养军队。所以臣子在朝廷任职时不能有私家的朝会,在军队中任职不能私自和他国交往,他们仓库中的财物不能私自借给私人,这是明智的君主防止奸邪的措施。所以大臣外出不能带很多人马,车上不准装载任何一件兵器;不是传递公文的车马,装载了任何一件兵器,就要被判处死刑而不予赦免。这是明智的君主用来防备意外的措施。

(韩建立注译)



主 道

【题 解】

主道，即君主之道，指做君主的原则。

韩非继承了黄老学派的思想，批判地改造了道家的学说，并把道家虚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全文的主旨，在于以道家的道理，阐述君主以“术”治国御臣的原则和方法，其目的是要加强君主集权统治，以防范和打击臣下的篡权活动。

全文内容有三个要点：一是君主要坚守虚静，即君主不要表露个人的欲望和看法，使群臣无从探测君主的心意，以杜绝群臣顺从君主的心意竞相作伪，防范他们窃国篡权；二是君主要审合形名，即君主要根据臣下提出的主张来分派任务，要求他们办事要有相应的功效，验证臣下言、行是否相符，事、功是否相符；三是君主要正确运用赏罚，臣下有功，即使是疏远卑贱的人也必赏，臣下有罪，即使是亲近宠爱的人也必罚。

本文用韵文写成，多用对偶句，句式整齐而凝炼，在《韩非子》一书中别具一格。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①。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②。故虚静以待^③，令名自命也^④，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⑤，静则知动者正^⑥。有言者自为名^⑦，有事者自为形^⑧，形名参同^⑨，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⑩，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⑪；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⑫。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⑬；去智去旧^⑭，臣乃自备^⑮。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⑯；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



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①⑦}。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寥乎莫得其所^{①⑧}。明君无为于上^{①⑨}，群臣竦惧乎下^{②①}。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②②}，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②③}。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②④}。

【注 释】

- ① 纪：纲纪，准则。
- ② 端：开端。指事情的起因。
- ③ 虚：虚无。指排除私欲成见，不表现对客观事物的好恶。静：清静。指守法而不浮躁盲动。
- ④ 命：命名，规定名称。
- ⑤ 实：与“虚”相对，指客观事物。
- ⑥ 动：与“静”相对，指行动表现。者：通“诸”，相当于“之”。正：不偏。这里指善恶的准则。
- ⑦ 名：名称。这里指见解、主张。
- ⑧ 形：表现。
- ⑨ 参：验证。同：符合。
- ⑩ 无：通“毋”，不要。见(xiàn)：显露。这一意义后来写作“现”。
- ⑪ 雕琢：指精心粉饰。
- ⑫ 异：指与本来面目不同的假象。
- ⑬ 素：没有染色的丝，这里指真实面目。
- ⑭ 去智去旧：原作“去旧去智”。“智”古音属支部，下句“臣乃自备”的“备”古音属之部，两部不相押。而“旧”古音属幽部，与“备”通押，故改。旧，成见。
- ⑮ 备：戒备，谨慎对待。
- ⑯ 因：遵循，依据。
- ⑰ 习：因袭遵循。
- ⑱ 寥(liáo)：通“寥”，空而无形。
- ⑲ 无为：《老子》中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道家的“无为”是消极避世的无所



作为,韩非的“无为”指君主排除私欲成见,以“虚静”的态度治国。

② 竦(shǒng):惶恐。

③ 敕(chì):整治而供君主备用。原文作“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作“敕”,于义较长,今据改。

④ 正:长官。

⑤ 经:常法。

【译 文】

道,是万物的本源,是非的准则。因此英明的君主把握住这个本源,就可以知道万物的由来;研究这个准则,就可以知道成败的根源。所以君主要用虚静的态度来对待一切,让名称由它自己所表达的内容来规定,让事情由它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排除嗜欲成见,才能了解事物的真情;保持内心的清静,才能了解行动的善恶。陈述政见的自己会有一套主张,处理政事的自己有具体表现,只要他们的主张和表现经过验证相合,君主就可以无所事事,而使事物回复它们的真情。所以说:君主不要显露自己的欲望,如果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欲望,臣下就会精心粉饰自己;君主不要表现自己的意图,如果君主表现出自己的意图,臣下就会表现出假象。所以说:君主摒除自己的爱好和憎恶,臣下就会露出本来面目;君主摒除个人的智慧和成见,臣下就会自知戒备。所以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思虑,使万物各自处在本来的位置;有才能也不用施展,要观察臣下言行的依据;有勇力也不用逞威风,要使群臣尽力发挥他们的武勇。所以君主不用智慧却更加显得明智,不用才能却更会取得成效,不用勇力却更能变得强大。群臣坚守自己的职责,百官都有固定的法度,君主根据臣下的才能使用他们,这就叫做遵循常规。所以说:清静啊!君主好像没有处在君位上;空旷啊!臣民没有谁能确定他的所在。明君在上面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诚惶诚恐地尽职。英明君主所用的“道”,要使有智慧的尽量提供他们的谋虑,君主根据他们的谋虑决断政事,所以君主的智慧是无穷的;



使有才能的进献他们的才能,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任用他们,所以君主的才能是无穷的;有成就君主就获得贤名,有过错臣下就承担罪责,所以君主的名望是无穷的。因此君主不贤能却可以做贤人的老师,不聪明却可以做智者的君长。臣下付出劳苦,君主享受成就,这就是贤明君主治国的常法。

道在不可见^①,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②。见而不见^③,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④,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函掩其迹^⑤,匿其端,下不能原^⑥;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⑦。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⑧,谨执其柄而固握之。绝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谨其闭^⑨,不固其门,虎乃将存^⑩。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⑪,故谓之虎。处其主之侧^⑫,间其主之忒^⑬,故谓之贼。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⑭,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⑮,审验法式^⑯,擅为者诛,国乃无贼。是故人主有五壅^⑰: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⑱,臣得树人曰壅^⑲。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⑳;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注 释】

- ① 道:指君主掌握的道,这里实际上就是指驾驭君臣的“术”。
- ② 疵:小毛病。
- ③ 而:通“如”,好像。
- ④ 以往:以后。
- ⑤ 函:包含不露。
- ⑥ 原:推测根源。
- ⑦ 意:揣测。
- ⑧ 所以往:所向往的,指意向。稽:考核。同之:指言论与实际一致。
- ⑨ 闭:门闩所插入的孔,这里指门门。



- ⑩ 虎:比喻篡国的权臣。
- ⑪ 与:顺从。
- ⑫ 处其主之侧:在“侧”后原有“为奸臣”三字,疑为衍文,故删。
- ⑬ 间(jiàn):暗中窥伺。原作“闻”,清人王念孙认为“闻”是“间”的误写,据改。忒(tè):差错,过失。
- ⑭ 辅:辅佐,指奸臣的帮凶。
- ⑮ 刑:通“形”,行为的表现。
- ⑯ 法式:法度。
- ⑰ 壅:阻塞不通。
- ⑱ 行义:指窃行君主应施的恩泽。
- ⑲ 树人:指培植私人党羽。
- ⑳ 德:通“得”,指财利收入。

【译 文】

君主所掌握的道,不能被臣下观测,运用道的时候,也不能被臣下察觉。君主要保持虚静无事的态度,以隐蔽的方法察看群臣的过失。看到了好像没看到,听到了好像没听到,知道了装作不知道。君主知道了臣下的言论以后,不要予以变动更改,而要用验证比较的方法考察他们的言论是否与实际相符。每一个官职只有一个人任职,不要让各位官员串通消息,那样一切事情就全都露出实情。君主掩盖起自己的形迹,隐藏起事情的苗头,臣下就不能推测到他的心意;君主摒除个人的智慧,不用自己的才能,臣下就不能揣测他的真情。君主要坚守自己的意志去考查臣下的言论是否与实际相符,谨慎地抓住国家的权柄并且牢固地掌握它。杜绝臣下的窥伺,破坏臣下的欲念,不要让群臣贪求君主的权柄。如果不谨慎地留心门闾,不牢固地关好大门,恶虎就将潜入。如果不谨慎对待自己的行事,不掩盖自己的真情,奸贼就要产生。敢于杀掉他的君主,篡夺君主的权位,没有谁不畏惧顺从他,所以称他为恶虎。侍奉在君主的左右暗中窥伺君主的过失,所以称他为奸贼。君主



如果粉碎奸臣的集团,逮捕奸臣的余孽,封闭奸臣的私门,铲除奸臣的帮凶,国家就没有恶虎了。君主的道大到不可估量,深得不可探测,考核臣下的行为与言论是否一致,考察和检验群臣的活动是否合于法度,擅自妄为的就予以诛罚,国家就没有奸贼了。君主有五种受臣挟制的蔽塞:臣下遮蔽了君主的耳目,是第一种蔽塞;臣下控制了国家的财利,是第二种蔽塞;臣下擅自发布命令,是第三种蔽塞;臣下得以窃行君主的恩泽,是第四种蔽塞;臣下得以培植私党,是第五种蔽塞。臣下遮蔽了君主的耳目,君主就丧失了实际上的名位;臣下控制了国家的财利,君主就丧失了财利收入;臣下擅自发布命令,君主就丧失了控制的权力;臣下得以窃行君主应施的恩泽,君主就丧失了明智;臣下得以培植私党,君主就丧失了拥戴他的党徒。这些权柄都是君主自行掌握的,而绝非臣下可以把握的。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①。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②。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③。言已应,则执其契^④;事已增,则操其符^⑤。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⑥,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⑦,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⑧,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⑨,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堕其业^⑩;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注 释】

① 静退:即指下文“不自操事”,“不自计虑”。退,即《老子》第六十七章中所说的“我有三宝……三曰不敢为天下之先”。但韩非的思想由此而发展,这里“退”指谦退而不露锋芒。

② 咎(jiù):灾祸。



- ③ 约:约束,规定。
- ④ 契(qì):古代的契约,古代在竹简或木片上刻字为契,剖为两半,权利人与义务人各执一半,验证时将两半相合。
- ⑤ 符:古代朝廷遣使传命的一种凭证,用竹木或铜、玉制作,剖为两半,朝廷及外官各执一半,验证时将两半相合。以上“执其契”、“操其符”比喻君主对臣下的“言”与“事”要加以验证。
- ⑥ 当(dàng):符合。
- ⑦ 暖(ài):温润。
- ⑧ 畏:通“威”。
- ⑨ 偷:苟且,随便。
- ⑩ 堕:通“惰”,懈怠。

【译 文】

君主的道,以“静退”作为最宝贵的东西。不亲自操劳政务就知道臣下办事是拙还是巧,不亲自谋虑政事就知道臣下的谋虑得福还是得祸。所以君主不必发表意见,应让臣下很好地提出政见;不必规定事情应该怎样做,应让臣下做出更多的事情。臣下提出了政见以后,君主就像拿着刻契一样对臣下加以考核;臣下做出许多事情以后,君主就像拿着符节一样对臣下加以验证。如同验合符契一样,验证臣下的言行是否相符,就成为制定赏罚的根据,所以臣下陈述自己的主张,君主根据臣下陈述的主张交给他们适当的事情,根据交给他们的事情责求应有的功效。取得的功效与交给的事情相当,所做的事情与陈述的主张相符,就给予奖赏;取得的功效与交给的事情不相当,所做的事情与陈述的主张不相符,就加以惩罚。英明的君主的道,不容许臣下陈述主张而不得当。所以英明的君主施行奖赏的时候,温润得就像及时雨一样,百姓都蒙受他的恩泽;他施行惩罚的时候,威猛得就像雷霆一样,即使是“神圣”也不能获免。因此明主不随便给予奖赏,不任意免除刑罚。随便奖赏,有功之臣就会对他们的工作松弛懈怠;免除刑罚,奸佞之



臣就容易为非作歹。所以如果确实有了功劳,即使是疏远卑贱的人也一定给予奖赏;如果确实有了过错,即使是亲近宠爱的人也一定加以惩罚。对疏远卑贱的人有功必赏,对亲近宠爱的人有过必罚,那么疏远卑贱的人就不致懈怠,亲近宠爱的人就不敢骄傲了。

(刘乾先注译)

有 度

【题 解】

有度,就是有法度。本篇着重阐述了法度治国的重要性,体现了韩非的法治思想。法制能否贯彻执行,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作者首先强调了以法治国的重要作用:“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度严明了,才能“民安而国治”,“上尊而不侵”。作者认为,君主推行法治,要“使法择人”,“使法量功”,还要以法制臣。为维护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君主要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与儒家的“刑不上大夫”的观念相比,是一个进步。当然,韩非提倡法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君主统治。

国无常强^①,无常弱。奉法者强^②,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③,开地三千里^④;庄王之氓社稷也^⑤,而荆以亡^⑥。齐桓公并国三十^⑦,启地三千里^⑧;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⑨,以蓟为国^⑩,袭涿、方城^⑪,残齐^⑫,平中山^⑬,有燕者重^⑭,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赵救燕^⑮,取地河东^⑯;攻尽陶、魏之地^⑰;加兵于齐^⑱,私平陆之都^⑲;攻韩拔管^⑳,胜于淇下^㉑;睢阳之事^㉒,荆军老而走^㉓;蔡、召陵之事^㉔,荆军破^㉕;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㉖;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公,



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⑦。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⑧，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注 释】

- ① 常：永久的。
- ② 奉法者：执法的君主。
- ③ 荆庄王：即楚庄王。公元前 613 年～前 591 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
- ④ 升：扩大。
- ⑤ 氓：通“亡”。
- ⑥ 亡：衰弱。
- ⑦ 齐桓公：公元前 685 年～前 643 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
- ⑧ 启：即“开”，开拓。
- ⑨ 燕襄王：即燕昭王。公元前 311 年～前 279 年在位。
- ⑩ 蓟：燕国首都，在今北京市西南。国：国都。
- ⑪ 袭：重迭、围绕。涿：燕国地名，位于今河北省涿县。方城：燕国地名，位于今河北省固安县西南。
- ⑫ 残：攻破。残齐：公元前 284 年，燕国联合秦、赵、韩、魏等国攻齐，占领齐国七十余城。
- ⑬ 平：消灭。中山：国名，位于今河北省境内。公元前 295 年，燕国帮助赵国灭掉中山。
- ⑭ 重：指威望、地位高。
- ⑮ 魏安釐(xī)王：战国时魏国君主，公元前 276～前 243 年在位。攻赵救燕：当云“攻燕救赵”。据《史记·六国年表》载：魏国于安釐王五年攻打燕国，二十一年援救赵国。
- ⑯ 河东：指黄河以东原属于魏国的地方，即今山西省西南部。公元前 257 年～前 256 年，魏公子无忌在河东打败秦军，夺回了被秦国占领的河东地区。
- ⑰ 陶：定陶，在今山东省定陶县北。魏：指卫，位于今河南省东北部。战国后期，卫国长期依附于魏国，后又被魏所灭，故此用“魏”代“卫”。
- ⑱ 加兵：用兵。



- ① 私:占有。平陆:战国时齐国五都之一,在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北。
- ② 拔:攻取。管:韩国地名,在今河南省郑州市东北。
- ③ 淇:淇水,在今河南北部。
- ④ 睢(suī)阳:宋国地名,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南。事:战事。
- ⑤ 老:因长期作战而疲惫。走:逃跑。
- ⑥ 蔡:指上蔡,楚地名,在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召(shào)陵:楚地名,在今河南省鄆城县东。
- ⑦ 破:溃败。
- ⑧ 冠带之国:戴帽子束腰带的各国,指中原地区文化发达的各国。
- ⑨ 务:从事。
- ⑩ 释:丢掉。

【译 文】

国家没有永久强盛的,也没有永久衰弱的。执行法制的君主强劲有力,那么国家就强盛;执行法制的君主软弱无力,那么国家就衰弱。楚庄王兼并了二十六个国家,扩大疆土三千里;庄王弃国身亡,楚国便因此衰微了。齐桓公吞并了三十个国家,开拓疆土三千里;桓公弃国身亡,齐国便因此衰微了。燕襄王以黄河为国界,以薊为首都,又以涿和方城为外围屏障,攻破齐国,消灭了中山,得到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高,没有得到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低;襄王弃国身亡,燕国便因此衰微。魏安釐王攻打燕国,援救赵国,夺取了黄河以东的土地;完全攻占了定陶、卫国的领土;对齐国用兵,占领了平陆这座大城市;攻打韩国夺取了管地,在淇水边取得胜利;在睢阳进行的魏、楚战争中,楚军因长期作战而疲惫便逃跑了;在上蔡和召陵的战役中,楚军被魏国击溃;魏国的军队遍布于天下,威风传扬在中原发达的国家,安釐王一死,魏国便衰微了。所以,只要用楚庄王、齐桓公,那么楚国、齐国就可以成就霸业;只要有燕昭襄王、魏安釐王,那么燕国、魏国就可以强大。现在这些国家都趋于衰微,就是因为它们的群臣官吏都一心去干那些使国



家混乱而不使国家安定的事情。这些国家混乱衰弱了,群臣又丢弃国法私与外国结交,这就如同是背着干柴去救火,国家会更加混乱衰弱。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①,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②,则主不可欺以诈伪^③;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④,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⑤。今若以誉进能^⑥,则臣离上而下比周^⑦;若以党举官^⑧,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⑨。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⑩,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⑪,比周以相为也^⑫。忘主外交^⑬,以进其与^⑭,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⑮。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⑯。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⑰;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⑱。此亡之本也^⑲。若是^⑳,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㉑。数至能人之门^㉒,不一至主之廷^㉓;百虑私家之便^㉔,不一图主之国^㉕。属数虽多^㉖,非所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㉗。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㉘。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㉙。家务相益,不务厚国^㉚;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㉛,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㉜,而信下为之也。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㉝,不自度也^㉞。能者不可弊^㉟,败者不可饰^㊱,誉者不能进^㊲,非者弗能退^㊳,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㊴,故主讎法则可也^㊵。

【注 释】

- ① 私曲:奸邪、不正直。就:靠近、趋向。
- ② 审:审察。制:规定、规章。加:放上、凌驾。以:在。
- ③ 诈:狡诈。伪:虚伪。
- ④ 权衡:秤锤和秤杆。称:衡量。
- ⑤ 轻重:比喻事情的真假。



- ⑥ 以:凭借、根据。誉:声誉、名声。进:提拔。
- ⑦ 离:背离。上:君主。比周:勾结。
- ⑧ 党:朋党。
- ⑨ 交:结党、勾结。
- ⑩ 毁:诽谤。
- ⑪ 公行:国家的法度。私术:个人手段。
- ⑫ 相为:我为你,你为我,此指互相包庇利用。
- ⑬ 外:指朝廷以外。
- ⑭ 进:推荐。与:党羽。
- ⑮ 薄:少。
- ⑯ 蔽:蒙蔽。
- ⑰ 伏:藏匿、潜伏。
- ⑱ 进:进用、爬上去。
- ⑲ 本:根源。
- ⑳ 是:这样。
- ㉑ 私重:私下推重。
- ㉒ 数(shuò):屡次。
- ㉓ 不一:没有一次。
- ㉔ 便:利益。
- ㉕ 图:考虑、谋划。
- ㉖ 属:官属、部下。
- ㉗ 任:担任。
- ㉘ 托:寄托、依附。家:私家。
- ㉙ 衰:指人少。
- ㉚ 厚:富。
- ㉛ 奉:持、拿。
- ㉜ 断:裁决。
- ㉝ 量:衡量。
- ㉞ 度(duó):估量、推测。
- ㉟ 弊:通“蔽”,埋没。
- ㊱ 败者:指无能的人。
- ㊲ 誉者:指徒有虚名的人。



- ③ 非者:被非难的人。
 ④ 辩:通“辨”,辨别。
 ⑤ 觝(chóu):使用。

【译 文】

因此现在这个时代,能够除去奸私之行而实施国法的国家,百姓就安宁,国家就太平;能够除去谋取私利的行为而实施国法的国家,就兵马强壮敌人弱小。所以,审察得失时执行法律规章的君主凌驾在群臣之上,那么君主就不能被臣下用狡诈虚伪的手段欺骗;审察得失时善于衡量事物轻重的君主听取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会被臣下用事物的真假所欺骗。现在如果仅凭声誉来选拔人才,那么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互相勾结;如果凭朋党关系来推举官吏,那么臣民就会致力于互相勾结而不在合乎法律的规定内凭功劳求得任用。所以选用官吏不根据才能,那国家就会混乱。如果以虚假的名声作为奖赏的依据,以中伤的话语作为处罚的依据,那么喜欢奖赏而厌恶刑罚的人,就会丢掉国家的法度,玩弄个人手段,勾结在一起,互相包庇利用。不考虑君主的利益,在朝廷外拉帮结伙,以推荐自己的党羽,那么为君主出力的臣子就少了。臣下结交广,党羽多,里里外外结成死党,虽然犯了大错,为他掩饰的人却很多。所以忠臣无罪却蒙难冤死,奸臣无功却得到平安与利益。忠臣蒙难冤死,不是因为有罪,那么良臣就会潜伏;奸臣得到平安与利益,不是因为有功,那么奸臣就会爬上去。这就是国家衰亡的根源。像这样的话,群臣就会废除法度而盛行私下推重、轻视国法了。多次去拜见善于结党营私的奸臣,没有一次到朝廷谒见君主;挖空心思地想个人得到什么利益,没有一次考虑到君主的国家。朝廷中的官吏数量虽然很多,但并不尊重君主;各种机构虽然配置齐全,但都不能担任国家大事。这样,那么君主虽然有君主的名义,而实际上却依附于群臣私家。所以我说亡国的朝廷没有尊君治国的臣子。朝廷没有尊君治国的臣子,不是由于朝廷中臣



子缺少。私家致力于相互谋私利,不去做有利于国家的事;大臣致力于互相吹捧,而不去尊敬君主;小臣拿俸禄供养私交,不把职务当回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君主不在上面用法办事,一味听信臣下随意做事。所以英明的君主用法选拔人才,不凭自己的主观好恶来选拔;用法衡量功劳的大小,不靠主观推测。有才能的人不被埋没,无能的人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予提拔,被非难的人不被免职,那么君臣双方都能明确地辨别是非功过,而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君主使用法就足够了。

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①,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②,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镆铘傅体^③,不敢弗搏。无私贤哲之臣^④,无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戚^⑤。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⑥,治之至也。今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⑦,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⑧,而以诈非上,臣不谓义。外使诸侯,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隙^⑨,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国听之,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⑩,臣不谓智。此数物者^⑪,险世之说也^⑫,而先王之法所简也^⑬。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⑭;无或作恶,从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⑮,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⑯。

【注 释】

- ① 北面:向着北面。古代君主向南面而坐,臣下面向北朝见君主,表示尊敬。委质:屈膝跪地伏身于地向君主行礼,以表明敬奉之意。
- ② 修:修饰。
- ③ 镆铘(mò yé):古代宝剑名。傅:通“附”,近。
- ④ 无:通“毋”,不要。



- ⑤ 百里:泛指地域宽广。戚:忧虑。
- ⑥ 提衡:提着秤,引申为相对相等。
- ⑦ 倍:通“背”,违背。强:强行。
- ⑧ 离俗:逃避现实。
- ⑨ 危险之陂:危险的地方。陂:山坡。
- ⑩ 厚:指财富。
- ⑪ 数物:几件事,指上文提到的廉、忠、仁、义、智。
- ⑫ 险世:动乱之世。
- ⑬ 简:轻视、摒弃。
- ⑭ 指:通“旨”。
- ⑮ 世治:即治世,指治理得好的社会。
- ⑯ 具:通“俱”,完全。

【译 文】

德才兼备的人做臣子,在朝廷上向着北面屈膝跪倒在地,对君主忠心耿耿,没有二心。臣子在朝廷上不敢推辞卑贱的任务,在军队中不敢拒绝参加危险的战事;听从君主的调遣,遵从君主的法度,虚心地等待命令,而不置可否。所以臣子有嘴不用来为私事辩说,有眼不用来为私事察看,一切由君主控制。做臣子的,打比方说就好像手一样,上面用手来修饰头,下面用手来修治脚;遇到冷暖寒热的侵袭,不得不用手护卫;锋利的宝剑逼近身体,不得不格斗。君主不偏袒贤能的臣子,不偏爱为自己卖力的人。所以臣子不到他乡结私交,没有奔走远方的忧虑;尊贵的人和卑贱的人不超越名分界限,愚昧的人和聪明的人都依法受到赏罚而相互平等地生活,这是治的最高境界啊。现在那种看不起爵禄,随便流亡去选择他的主子的人,我不能认为是清廉。欺诈地进说,违反国家的法令,违背君主,强行劝谏,我不认为是忠诚。施行恩惠,给人好处,收买人心来提高自己的名声,我不认为是仁爱。逃避现实,隐居山林,用谎言非难君主,我不认为是节义。出使其他诸侯国,损耗自



己国家的利益,趁着国家危险的时候,吓唬他们的君主说,和其他诸侯国结交,没有我就不能亲近;与其他诸侯国的怨仇,没有我就不能解开。君主竟相信了他,听任他处理国家大事,他便趁机贬低君主的名声来炫耀自己,损耗国家的财富来使自己获利,我不认为是明智。上面提到的几种情况,是流行于动乱之世的说法,是先王的法令所摒弃的。先王的法令上说,臣下不要逞自己的私威,不要谋求自己的私利,要顺从君主的旨意;不要违法作恶,要顺从先王的指引。古代太平时代的民众,奉行公法,抛弃谋求私利的手段,集中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一切等待君主的任用。

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目不足,力不给^①。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②。先王以三者为不足^③,故舍己能而因法数^④,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⑤,故法省而不侵^⑥。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⑦,奸邪无所依。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⑧,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凑单微^⑨,不敢相逾越。故治不足而日有余^⑩,上之任势使然也。

【注 释】

- ① 给(jǐ):丰足。
- ② 繁辞:夸夸其谈。
- ③ 三者:指上文所说的眼、耳、虑。
- ④ 法数:法度。
- ⑤ 要:要领。
- ⑥ 省:简要。
- ⑦ 关:通、施展。
- ⑧ 郎中:君主的近侍之臣。
- ⑨ 凑:凑合。
- ⑩ 治不足:要办的事不够做。



【译 文】

做君主的如果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感到时间不够用,精力不充足。况且君主用眼睛来考察,臣子就会装饰外观;君主用耳朵来考察,臣子就会花言巧语,混淆视听;君主用思虑来考察,臣子就会夸夸其谈,弄虚作假。先王认为只依靠自己的眼睛、耳朵和思虑这三点是不够的,所以舍弃自己的才能而依靠法度,严明赏罚。先王掌握了要领,所以法令简要而君权受不到侵害。独自控制四海之内,聪明有才智的人不能玩弄欺诈术,阴险浮夸的人不能施展谄媚的口才,奸邪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了。臣子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也不敢改变君主的嘱托而随便乱说;权位处在郎中,也不敢隐瞒好事掩饰坏事;朝廷中的群臣百官,都直接聚集各自微薄的力量给君主,不敢互相推诿,擅越职守。所以君主要办的事少得不够做而时间绰绰有余,这是君主运用权势才使它这样的。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①,使人主失端^②,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③。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④,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⑤;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⑥。威不贰错^⑦,制不共门^⑧。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绳^⑨,然必先以规矩为度^⑩;上智捷举中事^⑪,必以先王之法为比^⑫。故绳直而枉木斫^⑬,准夷而高科削^⑭,权衡县而重益轻^⑮,斗石设而多益少^⑯。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⑰。法不阿贵^⑱,绳不挠曲^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⑳,诘下之邪^㉑,治乱决缪^㉒,绌羨齐非^㉓,一民之轨^㉔,莫如法。厉官威民^㉕,退淫殆^㉖,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㉗;法审^㉘,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㉙,则上下不别矣^㉚。



【注 释】

- ① 即渐;逐渐。
- ② 端:头绪。
- ③ 司南:古代测定方向的器物。端:正。
- ④ 游:游离。意:意图。
- ⑤ 外:弃。
- ⑥ 逐令:贯彻命令。
- ⑦ 错:通“措”,置,引申为树立。
- ⑧ 制:权力。
- ⑨ 意:测度。中(zhòng):合。绳:木匠用的墨线。
- ⑩ 规:画圆的器具。矩:画方的器具。
- ⑪ 捷:快。举:举动、行动。
- ⑫ 比:标准。
- ⑬ 枉:弯。
- ⑭ 准:量平的器具。夷:平。高科:凸出的部分。
- ⑮ 县:通“悬”。
- ⑯ 斗石:都是容积单位。
- ⑰ 举措:处理、安排。
- ⑱ 阿(ē):偏袒。
- ⑲ 挠:迁就。
- ⑳ 矫:纠正。
- ㉑ 诘:追究。
- ㉒ 缪:通“谬”,谬误。
- ㉓ 绌:通“黜”,削减。羨:多余。
- ㉔ 一:统一。轨:规范。
- ㉕ 厉:整治。
- ㉖ 殆:通“怠”,懈怠。
- ㉗ 易:轻视。
- ㉘ 审:严明。
- ㉙ 释:放弃。
- ㉚ 别:区别。



【译 文】

臣子侵害君主,就像地形使行路人迷惑那样,逐渐地变化,使君主迷失方向,东西方位改变了,君主还不知道。所以先王设立司南来正确地判断早晨和傍晚。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群臣不在法令规定之外随便打主意,也不在法令的规定之内私自给人恩惠,一举一动没有不合法的。峻法,是用来禁止过失、排除营私舞弊行为的;严刑,是用来贯彻命令、惩罚臣下的。君主的威势不能被臣下分掌,权力不能出自君臣两个门户。威势和权力由君臣双方共有,那么各种邪恶的东西就会明目张胆地活动;执行法令不守信用,那么君主就会有危险;执行刑罚不果断,奸邪的人就无法制服。所以说巧匠用眼睛测量也能和墨线一样平直,但是必定先用规矩来度量;智慧极高的人也能很快把事情做得合适,但一定要用先王的法度做标准。所以用墨线来量直,弯曲的木头就要砍削,用准来量平,凸出的部分就要削去,用秤来称轻重,重的就要减些给轻的,使秤杆平衡;设置斗石来量多少,减去多的增加少的,使斗石满平。所以用法来治理国家,合法的就推行,不合法的就弃置。法律不偏袒地位高贵的人,墨线不迁就弯曲的东西。受到法律的制裁,有智慧的人不能用言辞辩解,勇敢的人不敢用武力抗争。惩罚罪过,对大臣也不饶恕;奖赏善行,不遗漏普通百姓。所以纠正上面的过失,追究臣下的奸邪,治理混乱,判断谬误,削减多余,纠正错误,统一百姓的行为规范,没有什么比法律更好了。整治官吏,威慑百姓,打击荒淫懈怠的行为,禁止欺诈虚伪的歪风,没有什么比刑罚更好了。刑罚严厉,地位尊贵的人就不敢轻视地位低贱的人;法律严明,君主就会受到尊重而不会被侵害。君主受到尊重而不会被侵害,君主就会强有力地掌握着治国的关键。所以先王看重它并把它传给后代。君主如果放弃法治而随心所欲地任用臣下,君臣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韩建立注译)

二 柄

【题 解】

二柄,指刑与德,即赏与罚两种权力。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韩非曾提出了法、术、势三者并用的理论,而君主独行“刑”与“德”,便是“势”的主要内容。本文着重阐述了君主必须独自掌握和运用赏罚大权,不能为臣下所窃用,而危害了君主的权势。而要做到这一点,君主一方面要“审合刑名”,即审察臣下的言论是否与事功相符,使臣下不得陈言不当,越职行事;另一方面要“去好去恶”,即不轻易流露自己的爱憎感情,以避免臣下窥测方向,蒙骗君主。

文章善用比喻。特别是大量引用历史上的史实,来阐述所要论证的问题,是本文的一个突出特点。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①,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②。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③,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④,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畏其臣而易其君^⑤,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故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⑥,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⑦,此简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⑧,故简公见弑。子罕谓宋君曰^⑨:“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



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⑩。”于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则是世主之危甚于简公、宋君也。故劫杀拥蔽之主^⑪，兼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

【注 释】

- ① 导：通“道”，由。道本指道路，是人所经行的，所以引申为“由”。
- ② 庆赏：奖赏。“庆”与“赏”同义。
- ③ 利庆赏：以庆赏为利，即贪图奖赏的意思。
- ④ 故：通“顾”，但是。
- ⑤ 易：轻视，瞧不起。
- ⑥ 田常：春秋末期齐国的大臣。他采取各种手段笼络民心，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前481年，他杀掉齐简公，掌握了齐国的政权。行：指行赏。
- ⑦ 大斗斛(hú)而施于百姓：用加大斗斛的办法施舍粮食给百姓。斛，古代量器，十斗为一斛。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田常以大斗借给百姓粮食，用小斗收回，来收买民心。
- ⑧ 简公：齐简公，春秋末年齐国的君主。
- ⑨ 子罕：即皇喜，姓戴，战国中期人。任宋国司城（掌管土木建筑的官），兼管刑狱。他劫杀了宋桓侯，掌握了宋国政权。宋君：即宋桓侯。
- ⑩ 当：承担，掌管。
- ⑪ 拥：通“壅”，堵塞。

【译 文】

英明的君主用来控制他的臣下的，不过是两个权柄罢了。两个权柄，就是刑和德。什么叫做刑和德呢？我以为：杀戮就叫作刑，奖赏就叫作德。做臣子的畏惧刑罚而贪图奖赏，所以君主独自施行他的刑罚和奖赏，那么群臣就会畏惧君主的威势而向往君主的奖赏了。但是世上的奸臣却不是这样，对他所憎恶的人，就能从君主那里窃取惩罚的权力对他们加以惩罚；对他所喜欢的人，就能



从君主那里窃取赏赐的权力对他们加以奖赏。假如君主不使赏罚的威势和利禄由自己主宰,听任他的臣下去施行赏罚,那么全国的人就都害怕权臣而轻视君主,投靠权臣而背离君主了。这就是君主失去刑罚和奖赏两个权柄造成的祸患啊。老虎所以能制服狗,是因为有锐利的爪和牙,如果老虎舍弃它的爪牙不用而让狗来用它,那么老虎反而会被狗制服。君主,是靠刑赏二柄来制服臣下的,如果君主舍弃他的刑赏不用而让臣下用它,那么君主反而会被臣下制服了。齐国的大臣田常从君主那里请来官爵和俸禄赏给群臣,对下用加大斗斛的办法施舍粮食给百姓,这是齐简公失去了奖赏的权柄而叫田常把它窃用了,所以齐简公被杀害。子罕对宋桓侯说:“奖励、赏赐,是百姓所喜欢的,请君主自己去施行;杀戮、刑罚,是百姓所憎恶的,请允许我来掌管。”于是宋桓侯失去了惩罚的权柄而叫子罕把它窃用了,所以宋桓侯被劫杀。田常只用奖赏,简公就被杀死,子罕只用刑罚,宋君就被劫杀。当代做臣子的兼用刑罚和奖赏两种权力,那么君主的危险就比齐简公、宋桓侯还要大了。因此被劫杀被蒙蔽的君主,同时失去了奖赏和刑罚两个权柄而让臣下窃用,这样做而不身危国亡的,还从来没有过。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①;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②,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③。功当其事^④,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昔者韩昭侯醉而寝^⑤,典冠者见君之寒也^⑥,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⑦。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⑧。故明主之畜臣^⑨,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⑩,所言者贞也^⑪,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⑫。



【注 释】

- ① 刑:通“形”,这里指行为,表现。名:这里指言论,主张。
- ② 陈而言:陈述他的主张。而:其,他的。
- ③ 责:要求。
- ④ 当(dàng):相合。
- ⑤ 韩昭侯:战国时韩国君主。
- ⑥ 典冠:给君主掌管帽子的近侍官。
- ⑦ 典衣:给君主掌管衣服的近侍官。
- ⑧ 侵官:越职,超越职权范围。官,官职。
- ⑨ 畜:蓄养。这里是说君主以其禄位养臣下。这一意义后来写作“蓄”。
- ⑩ 守:坚守。业:治理,管好。
- ⑪ 贞:正,指与事实相符合。
- ⑫ 相为(wèi):互相勾结。为,助。

【译 文】

君主想要禁止奸邪,就要审察形和名是否相合;形和名,就是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做臣子的陈述他的主张,君主就根据他的言论交给他应做的事情,又专就他的事情要求相应的功效。功效和他所做的事情相当,所做的事情和他的言论相符,就奖赏;功效和他所做的事情不相当,所做的事情和他的言论不相符,就责罚。所以群臣说大话而功效小的要罚,不是罚功效小,而是罚功效与他的言论不相符;群臣说的小而功效大的也要罚,不是对功效大不喜欢,而是国君认为功效跟言论不相符的危害比有大功还厉害,所以要罚。从前韩昭侯醉酒以后睡着了,典冠官看到君主冷了,特意在君主的身上盖了衣服,韩昭侯醒来以后很高兴,问左右侍奉的人说:“给我盖衣服的是谁?”左右侍奉的人回答说:“是典冠。”韩昭侯就同时处罚了典衣和典冠。君主处罚典衣,是认为他疏忽了自己的事情;君主处罚典冠,是认为他超越了自己的职权。韩昭侯不是不怕冷,而是认为超越职权的危害比挨冻还厉害。所以英明的君



主拿禄位蓄养臣下,使臣下不得超越职权去立功,不得陈述不适当的意见。超越职权的就处死,陈述意见不当的就惩罚。臣下坚守并管好职份以内的事情,所说的话都跟所做的事相符,那么群臣就不能结党营私狼狈为奸了。

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①;妄举,则事沮不胜^②。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③,则是群臣之情不效^④;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⑤。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⑥;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⑦;齐桓公妒而好内^⑧,故竖刁自宫以治内^⑨;桓公好味^⑩,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⑪;燕子哙好贤^⑫,故子之明不受国^⑬。故君见恶^⑭,则群臣匿端^⑮;君见好,则群臣诬能^⑯。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⑰。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君者也,竖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⑱。其卒^⑲,子哙以乱死,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⑳。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㉑。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子之、田常不难矣。故曰:“去好去恶^㉒,群臣见素^㉓。”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㉔。

【注 释】

- ① 乘:凭借。劫:胁迫。
- ② 沮(jǔ):败坏。
- ③ 要(yāo):求得,引申为迎合。
- ④ 情:真实情况。效:呈现,显露。
- ⑤ 异:分别,分辨。
- ⑥ 越王:指越王勾践,春秋末期越国君主。他被吴王夫差打败后,为雪国耻,曾制定一套奖惩办法,鼓励士兵英勇作战。
- ⑦ 楚灵王:春秋时楚国的君主,名围。据载,因楚灵王喜欢细腰,国内许多人为了使腰变细,甘愿挨饿。
- ⑧ 齐桓公:春秋时齐国的君主,名小白,用管仲为相进行政治改革,成为春



秋时期五霸的第一位。但在用人方面,宠信竖刁、易牙、开方等人,结果遭到他们的暗害。好内:喜欢女色。

- ⑨ 竖刁:齐桓公的内侍。宦:把睾丸阉割掉。治内:治理宫内之事。
- ⑩ 味:指美味的食物。
- ⑪ 易牙:齐桓公宠信的近臣,善调味,被齐桓公用为厨师。
- ⑫ 子哿(kuài):指燕王哿,战国中期燕国君主。他主张选拔人才,为了让贤,前318年把王位让给燕相子之。
- ⑬ 子之:燕王哿的相,善于用“术”,执政期间曾推行一些法治措施,受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并引起齐国的武装干涉,遭杀害。明:表现。
- ⑭ 见(xiàn):表现。这一意义后写作“现”。
- ⑮ 匿端:把事情隐藏起来,不露一点苗头。端,事情的开端、苗头。
- ⑯ 诬:用假话骗人。
- ⑰ 资:凭借,依据。
- ⑱ 因:依靠,顺着。
- ⑲ 卒:结果。
- ⑳ 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前643年;齐桓公患重病,竖刁、易牙、开方等人乘机作乱,堵塞宫门,饿死桓公。桓公的尸体停在床上六十七天,没人棺敛,尸体生出蛆虫,爬出户外。流,形容蛆虫爬动。
- ㉑ 借:交给。
- ㉒ 去:除掉,这里指不表现出来。
- ㉓ 素:没有染过色的丝,这里指本来面目。
- ㉔ 大君:君主。

【译 文】

君主有两种祸患:如果任用贤人,臣下就会假借贤名来胁迫君主;如果随意乱用人才,事情就会败坏而不能办成。所以君主爱好贤才,群臣就会粉饰自己的行为去迎合君主的欲望,这样群臣的真情本意就不会表露出来;群臣的真情本意不表露,那么君主就无法来分辨臣下的好坏了。从前越王勾践喜爱勇士,就有许多人把死看得很轻;楚灵王喜欢细腰,楚国便有许多宁可挨饿的人;齐桓公



性情嫉妒而喜好女色，竖刁就自行割掉睾丸去治理宫内妇女的事情；桓公爱好美味的食品，易牙便把儿子的头蒸了献给桓公；燕王吟爱好贤才想要让贤，子之就表面上装做不接受王位。所以君主表现出厌恶什么，群臣就把要做那件事的苗头遮掩起来；国君表现出爱好什么，群臣就吹嘘有这方面的才能。君主的意愿表现出来，群臣就会借此表现他们的情态。子之是假托于贤名夺取燕王吟的君位的，竖刁、易牙是顺从国君的欲望而侵害他的国君的。结果，燕王吟因为战乱丧生，齐桓公死后尸体腐烂，蛆虫爬到门外，还没有人安葬。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君主把真意露给了群臣所造成的祸患啊。臣下的真意不一定是爱他的君主，而是看重利益的缘故。假如君主不掩盖他的真意，不隐藏他要做某件事的苗头，而让臣下有缘由来侵害他的君主，那么臣下成为子之、田常一类的人就不难了。所以说：“君主不表现自己的爱好和憎恶，群臣就会露出本来面目。”群臣露出本来面目，君主就不会受蒙蔽了。

（刘乾先注译）

扬 权

【题 解】

扬权，就是宣扬君权。本文着重讨论了君权至上的道理。在作者看来，君权是不可侵犯的，君主可以不择手段打击有害于君权的企图和行为。作者从哲学的角度，阐释了君主统治臣民的带有纲领性质的政治原则。作者认为“明君贵独道之容”，君主必须树立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威。作者用“道不同于万物”来论证“君不同于臣”，认为君臣之间有天然的等级差别。作者认为“虚静无为，道之情也”，主张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作者认为君主必须掌握“形名参同”之术，控制赏罚权柄，主张



“官置一人，不使自恣”，防止臣下篡夺君权。针对“奸邪满侧”的严重现实，作者提出要实行法治，君主应该“自执其度量”“以割其下”。本文是一篇用韵文形式写成的君主治理臣民的政纲。

天有大命^①，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②，厚酒肥肉^③，甘口而疾形^④；曼理皓齿^⑤，说情而捐精^⑥。故去甚去泰^⑦，身乃无害。权不欲见^⑧，素无为也^⑨。事在四方^⑩，要在中央^⑪。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⑫。虚而待之^⑬，彼自以之^⑭。四海既藏^⑮，道阴见阳^⑯。左右既立，开门而当^⑰。勿变勿易，与二俱行^⑱。行之不已，是谓履理也^⑲。夫物者有所宜^⑳，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使鸡司夜^㉑，令狸执鼠^㉒，皆用其能，上乃无事。上有所长，事乃不方^㉓；矜而好能^㉔，下之所欺；辩惠好生^㉕，下因其材。上下易用^㉖，国故不治^㉗。

【注 释】

- ① 天：自然界。大命：规律、法则。乾道本注：昼夜四时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节，人之大命也。
- ② 味：美味的食物。
- ③ 厚：醇。
- ④ 疾形：使身体生病。
- ⑤ 曼理：细腻的皮肤。
- ⑥ 说：通“悦”。
- ⑦ 泰：过分。
- ⑧ 见：通“现”。
- ⑨ 素：本色。无为：指顺应自然，不要故意做作。
- ⑩ 四方：指臣民。
- ⑪ 要：机要大权，指国家政权。中央：指君主。
- ⑫ 效：效劳、献力。
- ⑬ 虚：指虚静，有排除私欲成见之意。
- ⑭ 以：用。
- ⑮ 藏：包涵。



- ⑩ 道:由。阴:静。阳:动。
- ⑪ 当:受。
- ⑫ 二:指“天有大命,人有大命”。
- ⑬ 履:遵守。
- ⑭ 宜:适宜。
- ⑮ 司夜:掌管夜晚的时间,指雄鸡在天亮前啼叫。
- ⑯ 狸:猫。
- ⑰ 不方:不当。
- ⑱ 矜:自夸。
- ⑲ 辩:口才。惠:通“慧”。
- ⑳ 易:相反、颠倒。
- ㉑ 故:就。

【译 文】

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人也有自己的规律。香脆鲜美的美味食物,醇厚的酒,肥嫩的肉,虽然可口却使身体生病;细腻的皮肤,洁白的牙齿,令人心情愉悦却损耗精力。因此抛弃过分的享受,身体才不会受损害。权谋不能显现出来,应做到本色而不做作。具体事情由臣民去做,大权却应集中在君主。君主掌握了关键的大权,四方臣民就会来效力。以虚静的态度对待一切,那些臣民自然会使出自己的才能。天下既已包涵在君主胸中,君主就可以从静中观察臣下的动态。辅佐的大臣既已选定,君主就应广开门路接受天下贤才的意见。不要变更,不要改易,与自然、人类的法则一起运行,运行而永不停止,就叫遵循事理。凡事物都有适宜的位置,才能都有施展的地方,各自处在合宜的位置上,因而君臣都可以无为了。让鸡来掌管黑夜的消逝以报晓,让猫捉老鼠,像这样使用臣下的才能,君主就没有事了。君主显示某方面的特长,事情就不适当了。君主自夸并喜好逞能,就会为臣下所欺骗;君主喜欢引起辩论;显示智慧,臣下就会靠君主的才能捣鬼。君臣相互颠倒了



各自的效用,国家就得不到治理。

用一之道^①,以名为首^②。名正物定^③,名倚物徙^④。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⑤。不见其采,下故素正^⑥。因而任之^⑦,使自事之^⑧;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⑨。正与处之^⑩,使皆自定之。上以名举之^⑪,不知其名,复修其形^⑫。形名参同^⑬,用其所生。二者诚信^⑭,下乃贡情^⑮。谨修所事^⑯,待命于天。毋失其要,乃为圣人。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国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⑰,督参鞠之^⑱,终则有始^⑲。虚以静后,未尝用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⑳;信而勿同,万民一从。

【注 释】

- ① 一:即“道”。
- ② 名:名称。
- ③ 物:客观事物。
- ④ 倚:偏。徙:移动。
- ⑤ 见:通“现”。采:文采,指君主的智能。
- ⑥ 故:就。
- ⑦ 因:依据。
- ⑧ 事:从事。
- ⑨ 举:行动。
- ⑩ 与:以。
- ⑪ 举:称引。
- ⑫ 修:研究。
- ⑬ 参:检验。同:符合。
- ⑭ 二者:指赏罚。诚信:确实可靠。
- ⑮ 贡:献出。
- ⑯ 修:对待。
- ⑰ 反:推及。形之理:犹言人之道。
- ⑱ 督:考察。参:检验。鞠:通“鞠”,寻根究底。



① 则:而。有:通“又”。

② 端:指事物的一个方面。

【译 文】

用“道”的原则,是把定“名”放在首位。名称一旦确定,事物也就定下来。名称不准确,事物也就游移不定。因此君主掌握“道”以保持虚静,让“名”根据事实来给自己命名,让事物自己按其性质来定内容。君主的智能不显现出来,臣下就体现出自己的本色。根据臣下的情况任命他们,让他们自己去从事各自的事情;根据臣下的情况把事情交给他们,他们将会自己行动。正确地处理安排事物,使事物都自己按照规律发展。君主用“名”称引事物;如不清楚事物的名称,就再研究事物本身。名称与事物相互验证而确实相符,就使用那个提出它的人。赏与罚都确实可靠,臣下就会贡献出真情。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职守,等待天的命令。不要失去自己的大权,才能成为圣人。圣人的原则,就是抛弃智慧与巧妙;智慧和巧妙不抛弃,就难以建立治国的常规。普通臣民使用智慧和巧妙,自身就会多遭祸殃;君主使用智慧和巧妙,他的国家就会危险灭亡。依据自然的法则,推及到治民的常理。考察检验,寻根究底,周而复始,无穷不尽。无论什么都等待虚静以后再作出判断,而不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凡是君主遭到的祸患,都是由于过于同意事情的某一方面;信任但不轻易同意,人民才会一致服从君主。

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①,核理而普至^②。至于群生^③,斟酌用之^④,万物皆盛^⑤,而不与其宁^⑥。道者,下周于事^⑦,因稽而命^⑧,与时生死。参名异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⑨,绳不同于出入^⑩,和不同于燥湿^⑪,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⑫。君臣不同道,下以名涛^⑬。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



【注 释】

- ① 德：指事物的本质属性。
- ② 核：内含。普：遍。
- ③ 群生：泛指万物。
- ④ 斟酌：依据不同的情况。
- ⑤ 盛：通“成”。
- ⑥ 宁：息。
- ⑦ 周：普遍。
- ⑧ 稽：考察。命：给予不同的名称。
- ⑨ 衡：衡器，称量轻重的器具。
- ⑩ 出入：此指木料不直不平的部分。
- ⑪ 和：古代用于定音律的乐器。燥湿：干燥和潮湿，指影响乐器声音高低的气候。
- ⑫ 容：貌、样子，此指表现形式。
- ⑬ 祷：祈求。

【译 文】

“道”，广大而没有具体形状；“德”，内含理而无所不至。道降临于万物，万物各依自己情况汲取一些，万物都因具备了道而形成，但道并不与万物一起停息。“道”，普遍存在于万物之中，依据考察而命名，随时间的推移而生存、衰亡。检验不同事物的名称，不同的事物都与道相通而实质相同。所以说道与它生成的万物不同，德与它包含的阴阳不同，衡秤与它测出的轻重不同，绳墨与它所矫正的不直不平的部分不同，和与影响声音的干燥潮湿不同，君主与他手下的群臣不同。这六样情况，都是道所产生出来的。道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叫做一。因此圣明的君主看重道那种独一无二的形式。君主与臣下所应掌握的原则是不同的，臣下以自己的建议向君祈求。而君主则掌握君的理论，臣下贡献出自己的行动，理论与行动相互检验相符合了，君主与臣下就处于和谐状态



了。

凡听之道,以其所出^①,反以为之入^②。故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③。听言之道,溶若甚醉^④。唇乎齿乎,吾不为始乎;齿乎唇乎,愈惛惛乎^⑤。彼自离之^⑥,吾因以知之。是非辐凑^⑦,上不与构^⑧。虚静无为,道之情也;参伍比物^⑨,事之形也。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虚。根干不革^⑩,则动泄不失矣^⑪。动之溶之^⑫,无为而改之。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⑬。上不与共之,民乃宠之^⑭;上不与义之^⑮,使独为之。上固闭内扃^⑯,从室视庭,咫尺已具^⑰,皆之其处^⑱。以赏者赏,以刑者刑。因其所为,各以自成。善恶必及,孰敢不信? 规矩既设,三隅乃列^⑲。

【注 释】

- ① 出:指言论,即名。
- ② 入:指实效,即形。
- ③ 辩:通“辨”,辨别。
- ④ 溶:通“容”,容貌。
- ⑤ 惛:通“昏”,糊涂。
- ⑥ 离:分析、陈述。
- ⑦ 辐凑:车轮上的辐条凑集在一起,比喻聚集、集中。
- ⑧ 构:连结。
- ⑨ 参伍:多方面地交互加以验证。比:比较。
- ⑩ 根干:此比喻道。革:移动。
- ⑪ 泄:此为摇动的意思。
- ⑫ 溶:通“撓”,扰乱。
- ⑬ 舍:住所。
- ⑭ 宠:尊敬。
- ⑮ 义:通“议”。
- ⑯ 内:通“纳”。扃:门栓,此指关门。
- ⑰ 咫:古代长度单位,周制八寸为咫。咫尺:指近距离。



⑮ 之:到。

⑯ 三隅:泛指多方面的事物。

【译 文】

凡听的原则,是以臣下所提出的建议,反过去检验臣下所做出的实效。因此审查言论来确定职位,弄清本质来辨析事物的类别。听从言论的方法,样子就像喝得很醉。臣下摇唇鼓舌,咬文嚼字,我不先开口;臣下咬文嚼字,摇唇鼓舌,我越是糊里糊涂。群臣们自己分析陈述他们的主张,我因此而得以知晓一切。正确与错误的意见全部凑集到一起,君主却不要和他们纠缠在一起。虚心平静,无所作为,这就是道的实质;多方验证,反复比较,这就是事物的表现形式。用排比事物的方法来验证,用会合抽象概念的方法来考核。道的根本原则不移动,那么摇摆动荡都不会使它出问题。它也移动,也扰动,但都以无为的原则处理一切。喜爱臣下,臣下就会多事讨好;厌恶臣下,臣下就会心生怨恨。所以抛弃喜欢,抛弃厌恶,使内心空虚,成为道的住所。君主不与臣民共同使用权力,臣民就尊敬君主;君主不与臣下共同讨论事情,而让臣下独立去做。君主紧紧关闭门户,从内室来观察厅堂,咫尺的距离已经具备,一切都呈现在君主的视野中了。君主认为该赏赐就赏赐,该惩罚就惩罚。赏赐与惩罚都依据臣下的作为,都是自己造成。好的坏的都必然得到报偿,谁敢不相信呢?赏罚的规矩既然都已设置妥当,那么多方面的事物也都可以安排好了。

主上不神^①,下将有因^②;其事不当,下考其常^③。若天若地,是谓累解^④;若地若天,孰疏孰亲?能象天地,是谓圣人。欲治其内^⑤,置而勿亲;欲治其外^⑥,官置一人;不使自恣^⑦,安得移并^⑧?大臣之门,唯恐多人。凡治之极^⑨,下不能得。周合刑名^⑩,民乃守职。去此更求,是谓大惑。猾民愈众,奸邪满侧。故曰:毋富人而贷焉,毋贵人而逼焉,毋专信一人而失其都国焉^⑪。腓大于股^⑫,难以趣走^⑬。主失其神,虎



随其后。主上不知，虎将为狗。主不早止，狗益无已。虎成其群，以弑其母。为主而无臣，奚国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宁。法刑苟信，虎化为人，复反其真^⑭。

【注 释】

- ① 神：神妙难测。
- ② 因：凭借。
- ③ 考：考察。
- ④ 累解：平正。
- ⑤ 内：指宫廷内部。
- ⑥ 外：指宫廷以外，即朝廷官府。
- ⑦ 自恣：自己放纵。
- ⑧ 移并：改变、侵占，此指侵越职权。
- ⑨ 极：极点、顶点。
- ⑩ 周合：切合。刑：通“形”。
- ⑪ 都：都城。
- ⑫ 腓：腿肚子。
- ⑬ 趣：通“趋”，急走。
- ⑭ 反：通“返”。

【译 文】

君主不是神妙难测，臣下就将有不轨的依据；君主处理事情不恰当，臣下就会对其考察并作为常理来看待。君主处事若像天像地那样无私，就叫做公平正直；如像地像天那样无私，又会对谁疏远对谁亲近呢？能够像天地一样公正无私，就可以说是圣人了。君主打算治理好宫廷内，安置官员而不亲近他们，打算治理好宫廷以外，就应该每一职位安排一个官员，不让他们自己放纵，又怎会发生侵越职权的事呢？大臣的家门，只怕有多人聚集。治理天下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臣下无机可乘。名分与职事相吻合，臣民



就会恪守本职。抛弃这一原则而追求其它做法,就叫做天大的迷惑。奸猾的臣民就会越来越多,邪恶的人就会满布君主身边。所以说不要让人富而向他借贷,不要让人贵重而受他的逼迫,不要专门信任一人而失去了都城和国家。腿肚子比大腿大,就难于跑步。君主失去神妙,老虎就会紧随其后。君主若不觉察,老虎将伪装成走狗。君主不早将其制止,狗就会增加个不停。老虎一旦聚成群,就将弑杀君主。作为君主而没有臣下,哪里还有国呢?君主施行法制,大虎就将胆怯;君主施加刑罚,大虎就将安宁。法制刑罚如果执行,老虎就会变成人,又恢复他做臣子的本色。

欲为其国^①,必伐其聚^②;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欲为其地,必适其赐;不适其赐,乱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③;假之不可,彼将用之以伐我。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④。”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⑤。故度量之立,主之宝也;党与之具^⑥,臣之宝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故上失扶寸^⑦,下得寻常^⑧。有国之君,不大其都^⑨;有道之臣,不贵其家^⑩。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彼将代之。备危恐殆^⑪,急置太子,祸乃无从起。内索出圉^⑫,必身自执其度量。厚者亏之^⑬,薄者靡之^⑭。亏靡有量,毋使民比周^⑮,同欺其上。亏之若月,靡之若热。简令谨诛^⑯,必尽其罚。毋弛而弓^⑰,一栖两雄。一栖两雄^⑱,其斗嚙嚙^⑲。豺狼在牢^⑳,其羊不繁^㉑。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㉒,子无适从。

【注 释】

- ① 为:治理。
- ② 聚:指丛生的草木,此比喻朋党。
- ③ 假:借。
- ④ 战:此指冲突。
- ⑤ 割:制裁。
- ⑥ 党与:即党羽。



- ⑦ 扶寸:古代长度单位,四指的宽度为一扶,一指的宽度为一寸。
- ⑧ 寻常: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两寻为一常。
- ⑨ 都:封侯的城邑。
- ⑩ 家:家族。
- ⑪ 备:防备。殆:危险。
- ⑫ 内:指宫廷之内。出:指宫廷之外。圉:通“御”,抵御。
- ⑬ 亏:减损。
- ⑭ 靡:增加。
- ⑮ 比周:互相勾结。
- ⑯ 简:简明。
- ⑰ 而:通“尔”,你。弓:比喻君权。
- ⑱ 栖:鸟窝。
- ⑲ 嚙嚙:争斗时叫唤的声音。
- ⑳ 牢:羊圈。
- ㉑ 繁:增多。
- ㉒ 持政:指主持家务。

【译 文】

要打算治理国家,就必须斩伐像草丛般的朋党。不斩伐草丛般的朋党,那奸人必然聚集愈多。要管好自己的田地,赏赐必然要适宜;赏赐不适宜,叛乱之人一定要求增加赏赐。他们要求,我就给予,那是借给仇人斧子;将斧子借给了不可以借的人,他就将用这斧子来砍伐我。黄帝说过这样的话:“君臣上下一天就会发生上百次冲突。”臣下藏匿他们的私心,用来试探君主;君主则掌握法度,以抑制臣下。所以法度的建立,是君主的法宝;朋党的结成,是臣下的法宝。臣下不能够弑杀他的君主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结成朋党。所以君主有扶寸那样小的失误,臣下就会获得寻常那样大的收获。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君主,不扩大臣下的封邑;懂得治国原则的臣子,自己的家族尊贵。有统治手段的君主,不让自己的臣子显贵;使臣下高贵而富裕,他们就将取代君主。要防备危险,害怕



出乱子,那就赶快安排太子,灾祸就没有理由发生。在内廷搜索奸人,出外则防御奸臣,君主必须亲自掌握法度。对于势力重的臣下就减损他的力量,对于势力弱的臣下就增加他的分量。减损和增加都适度,不要使臣民相互勾结,共同欺骗君主。减损臣下势力要如月亮一样渐渐亏缩;增加臣下势力时要如煮东西一样渐渐加热。政令简明而诛杀谨慎,该惩罚的都给予惩罚。不要放松你的弓,不要让一个窝里栖息两只雄鸟。一个窝里栖息着两只雄鸟,争斗的声音吵闹不休。豺狼在羊圈里,羊群就不会增多。一个家族里有两位尊贵的人,仆役们将做不成事。夫妻都主持家务,儿子就无所适从。

为人君者,数披其木^①,毋使木枝扶疏^②;木枝扶疏,将塞公闾^③,私门将实,公庭将虚,主将壅阏^④。数披其木,无使木枝外拒^⑤;木枝外拒,将逼主处。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⑥;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不胜春风^⑦,枝将害心^⑧。公子既众^⑨,宗室忧吟^⑩。止之之道,数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数披,党与乃离。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泓渊,毋使水清^⑪。探其怀^⑫,夺之威。主上用之^⑬,若电若雷。

【注 释】

- ① 披:砍削。木:此比喻大臣。
- ② 扶疏:枝叶茂盛的样子。
- ③ 公闾:公门,指官府。
- ④ 阏:包围。
- ⑤ 外拒:向外伸出。
- ⑥ 本:指树干,此比喻君主。
- ⑦ 春风:此比喻政治形势的变动。
- ⑧ 心:指树干。
- ⑨ 公子:指君主所立太子以外的其他儿子。
- ⑩ 宗室:指将继承君位的嫡长子。



- ⑪ 清:激、奔腾。
⑫ 怀:内心。
⑬ 之:权势。

【译 文】

作为人君,应当经常砍削大树,不要使大树的枝叶茂盛。大树枝叶茂盛,将会充塞官府,私人家族就会充实,而君主的朝廷就会虚弱,君主将被壅蔽围困。君主经常砍削大树,不要使大树枝干横生。枝干横生,将会逼迫君主的住处。经常砍削大树,不要让树的枝桠大而树干小,枝桠大树干小,将再也承受不起春风;不能承受春风,枝桠将会危害树干。旁室的儿子多了,嫡长子就会忧虑叹息。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办法,就是经常砍削大树,不要让它枝叶茂盛。大树屡次遭到砍削,党羽就会解散。挖掉树根,大树就没有神气了。填塞汹涌的深渊,不要让水泛滥奔腾。探测臣下的内心,剥夺臣下的权威。君主使用权势,果断得像电闪雷鸣。

(韩建立注译)

八 奸

【题 解】

八奸,就是八种奸术,指奸臣篡夺君主权力的八种阴谋手段。本文总结了历史教训,论述了奸臣篡权的政治伎俩。文章第一段从现实中归纳出“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告诫君主“不可不察”。第二段针对这八种奸术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第三段作者指出,要防止奸臣,则必须“进贤材”和“劝有功”。



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①：一曰在同床。何谓同床？曰贵夫人^②，爱孺子^③，便僻好色^④，此人主之所惑也。托于燕处之虞^⑤，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⑥，使惑其主，此之谓“同床”。二曰在旁。何谓在旁？曰优笑侏儒^⑦，左右近习^⑧。此人主未命而唯唯^⑨，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⑩。此皆俱进俱退，皆应皆对，一辞同轨以移主心者也^⑪。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玩好^⑫，外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⑬，此之谓“在旁”。三曰父兄。何谓父兄？曰侧室公子^⑭，人主之所亲爱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与度计也^⑮。此皆尽力毕议^⑯，人主之所必听也。为人臣者事公子侧室以音声子女^⑰，收大臣廷吏以辞言，处约言事^⑱，事成则进爵益禄，以劝其心^⑲，使犯其主^⑳，此之谓“父兄”。四曰养殃^㉑。何谓养殃？曰人主乐美宫室台池^㉒，好饰子女狗马以娱其心^㉓，此人主之殃也。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以娱其主而乱其心，从其所欲^㉔，而树私利其间^㉕，此谓“养殃”。五曰民萌^㉖。何谓民萌？曰为人臣者散公财以说民人^㉗，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誉己^㉘，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㉙，此之谓“民萌”。六曰流行。何谓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谈^㉚，希于听论议^㉛，易移以辩说^㉜。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㉝，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㉞，此之谓“流行”。七曰威强^㉟。何谓威强？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为威强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善之；非君臣百姓之所善，则君不善之。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㊱，养必死之士^㊲，以彰其威^㊳，明为己者必利^㊴，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㊵，此之谓“威强”。八曰四方。何谓四方？曰君人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㊶，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㊷，弱兵必服。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㊸，而用其威求诱其君^㊹；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㊺，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㊻，使之恐惧，此之谓“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奸，世主所以壅劫^㊼，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



【注 释】

- ① 道:由、通过。术:方法、手段。
- ② 夫人:君主的妻子。
- ③ 孺子:指年轻美貌的姬妾。
- ④ 便僻(pián bì):指善于逢迎谄媚。好色:美色。
- ⑤ 托:依托、乘着。燕处:安居,指退朝后的生活。燕,通“宴”,安。虞:通“娱”,快乐。
- ⑥ 事:侍奉,此为“贿赂”之意。
- ⑦ 优笑:以歌舞、诙谐供人娱乐的人。侏儒:身材矮小的人,这种人也是供人取乐的。
- ⑧ 左右:君主身边的亲信。近习:亲近宠幸的人,指侍从。
- ⑨ 唯唯:应承的声音,与“诺诺”同义。
- ⑩ 先主心:事先摸透君主的心意。
- ⑪ 移:改变。
- ⑫ 玩好(hào):赏玩嗜好的物品。
- ⑬ 化:改变、影响。
- ⑭ 侧室公子:君主嫡长子以外的儿子。
- ⑮ 度计:考虑、策划。
- ⑯ 尽力毕议:竭尽全力出谋划策。
- ⑰ 音声:音乐。子女:美丽的少女。
- ⑱ 约:紧要、关键。
- ⑲ 劝:鼓励。
- ⑳ 犯:干扰。
- ㉑ 殃:祸患。
- ㉒ 美:修饰。
- ㉓ 好饰:喜欢装饰打扮。
- ㉔ 从:顺从。
- ㉕ 树:立。
- ㉖ 萌:通“氓”,百姓。
- ㉗ 说:通“悦”,取悦。
- ㉘ 市井:指民间。劝:奖励。



- ② 塞:蒙蔽。
- ③ 固壅:闭塞。
- ④ 希:通“稀”。
- ⑤ 辩说:巧辩邪说。
- ⑥ 流行:流利圆滑。
- ⑦ 施属:编造。属,连缀。虚辞:假话。
- ⑧ 威:威势。强:强力。
- ⑨ 带剑之客:指刺客。
- ⑩ 必死之士:亡命之徒。
- ⑪ 彰:显扬。
- ⑫ 明:公开宣扬。
- ⑬ 恐:恫吓。
- ⑭ 索:索取、勒索。
- ⑮ 加:指加兵,即入侵。
- ⑯ 虚:空虚,指耗尽国力。
- ⑰ 求:要挟。诱:诱骗。
- ⑱ 制敛:控制威慑。
- ⑲ 薄:轻。数(shuò):屡次。内:通“纳”,引进。人使:指敌国的使臣。震:恐吓。
- ⑳ 世主:当代的君主。壅劫:指受蒙蔽被挟制。

【译 文】

大凡人臣引诱君主走向奸邪,有八种手段:一条途径叫同床。什么叫做同床?是指高贵的君主的妻子、得宠的姬妾、善于阿谀奉迎的美女。这些都是使君主迷惑的。趁着退朝后闲处无事快乐的时候,借着君主酒醉饭饱的机会,向君主提出自己的要求,这是使君主必然能听从的手段。做人臣的对宫廷内部的人奉上金银珠玉,让他们去迷惑君主,这就叫做“同床”。第二叫做在旁。什么叫做在旁?是指供君主取乐的滑稽演员和侏儒、君主身边的亲信和侍从。这些人都在君主还未下命令就迷连应承,君主还未派遣就



连连答应,在君主的意图还未表达出来之前就奉承君主的意思,观察着君主的态度和表情,预先揣测君主心思的人。这些都是与君主一起进一起退,与君主同应同时,一个腔调,与君主一张嘴说话,一个步调行事,改变着君主心意的人。做人臣的对宫廷内部的人奉上金银玉器、珍贵的玩物,又在宫廷之外为他们干犯法的事,让他们去影响君主,这就叫做“在旁”。第三叫做父兄。什么叫做父兄?是指嫔妃们的儿子,是君主所亲近宠爱的人;权贵大臣与朝廷上的官吏,是和君主一起考虑、策划国家事务的人。这些都是倾尽全力出谋划策而君主一定能听从的人。做人臣的用音乐美女侍奉讨好嫔妃的儿子们,用花言巧语收买朝廷中的大臣,处在事情的关键时刻让他们向君主进言,许诺事情办成就为他们进爵位加俸禄,这样来鼓动大臣们的心,使他们去干扰他们的君主,这就叫做“父兄”。第四叫做养殃。什么叫做养殃?是指君主喜欢装饰宫殿居室高台池苑,喜欢打扮美丽的女子和狗、马来让自己开心,这些就是君主的祸殃。做人臣的竭尽老百姓的力量来装饰宫殿居室、高台池苑,加重田地的税收来打扮美丽的女子和狗、马,以便让君主感到娱乐而扰乱他的心思,顺从君主的欲望,而在这中间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这就叫做“养殃”。第五叫做民萌。什么叫做民萌?是指做人臣的散发公家的财产来取悦人民,推行小恩小惠来收买老百姓,使得朝廷和百姓都奖励歌颂自己,以蒙蔽君主而使他们的欲望得逞,这就叫做“民萌”。第六叫流行。什么叫做流行?是指君主闭塞了言路,很少听到各种言论,容易被各种巧辩邪说动摇。做人臣的搜罗诸侯国的辩说之士,豢养都城中能说会道的人,让他们为自己的私利向君主游说,让他们用巧妙华丽的语言、流利圆滑的辞令,向君主表示出他的利益和所处的形势,用灾害祸患来恐吓他,编造虚假的言辞损害君主。这就叫做流行。第七叫做威强。什么叫做威强?是指作为人君的人,以群臣百姓为强大威势。群臣百姓认为好的,人君就同样认为好,若群臣百姓不认为好的,人君也就不认为好。做人臣的搜罗携带武器的刺客,豢养亡命之徒,



以显扬自己的威势,表明拥护自己的人必有好处,不拥护自己的必然灭亡,以恐吓群臣百姓,而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这就叫威强。第八叫做四方。什么叫做四方?是指作为人君,国家小就得侍奉大国,军力弱小就畏惧强大的军队。大国的索取,小国必然听从;强大的军队侵入,弱小的军队必然降服。做人臣的加重田地赋税,倾尽国家仓库,使自己的国家空虚来侍奉大国,借用大国的威势来要挟诱骗自己的君主;严重一些的,招来大国的军队聚集边境,借以对内控制威慑;轻一些的屡次引来大国的使者,恐吓自己的君主,使他感到畏惧,这就叫做“四方”。大凡这八种方法,是人臣所以成其奸邪,当代的君主之所以受蒙蔽被挟制的原因,不可以不明察。

明君之于内也,娱其色而不行其谒^①,不使私请^②。其于左右也,使其身必责其言^③,不使益辞^④。其于父兄大臣也,听其言也必使以罚任于后^⑤,不令妄举。其于观乐玩好也^⑥,必令之有所出^⑦,不使擅进,不使擅退^⑧,群臣虞其意^⑨。其于德施也,纵禁财^⑩,发坟墓^⑪,利于民者,必出于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其于说议也,称誉者所善,毁疵者所恶^⑫,必实其能^⑬,察其过,不使群臣相为语。其于勇力之士也,军旅之功无逾赏^⑭,邑斗之勇无赦罪^⑮,不使群臣行私财。其于诸侯之求索也,法则听之,不法则距之^⑯。所谓亡君者,非莫有其国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令臣以外为制于内,则是君人者亡也。听大国为救亡也,而亡亟于不听^⑰,故不听。群臣知不听,则不外诸侯;诸侯之不听,则不受之臣诬其君矣^⑱。

【注 释】

- ① 娱:娱乐,引申为享受。谒:请托。
- ② 私请:私人的请求。
- ③ 责:考察。
- ④ 益:夸大。



- ⑤ 任:指承担责任。
- ⑥ 观乐:观赏娱乐的东西。
- ⑦ 令:法令。出:出处、根据。
- ⑧ 不使:陈启天说:“不使”二字当在“擅退”下。
- ⑨ 虞:猜度。
- ⑩ 纵:发放。禁财:国库中封禁的财物。
- ⑪ 发:打开。圉仓:大仓库,指国家粮仓。
- ⑫ 毁疵者:诽谤别人的人。
- ⑬ 实:考核。
- ⑭ 逾:超越,指破格。
- ⑮ 邑斗:乡间的私斗。
- ⑯ 距:通“拒”。
- ⑰ 亟:快。
- ⑱ 诬:欺骗。

【译 文】

贤明的君主对于宫内的人,享受他的美色而不按他们的请托办事,不让他们提出私人的要求;对于左右的人,使用他们,必定考察他们的言论,不让他们夸大其辞。对于父兄大臣,听取他们的言论,必定用惩罚承担责任,不让他们轻举妄动。对于观赏娱乐喜欢的东西,必定按法令规定,不让群臣擅自进贡或擅自减少,不让群臣料到君主的意图。对于恩惠的施行,凡是发放君主的财物,打开国家仓库等有利于老百姓的事,一定要由君主来做,不让人臣将恩惠归功于自己。对于辩说议论,赞美歌颂者所称颂的,诽谤批评者厌恶的,必然要考核他们的才能,考察他们的过失,不让群臣相互褒贬议论。对于勇武有力的人,在军队中建立的功业不破格奖赏,在乡间的私斗也不赦免罪行,不让群臣用个人的财富收买勇士以谋私利。对于诸侯的要求与索取,合法的就听取他们,不合法的就拒绝他们。

被称为亡国之君的人,并不是说没有自己的国家,而是本属于



他的国家,都已不属于他控制。让臣下从外面来控制国内,就是君主已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听从大国的命令,是为了挽救自己国家的灭亡,但这样做导致国家的灭亡却快于不听大国的命令,因此就不去听从。群臣知道君主不听从大国的命令,就不会在外与诸侯结交;诸侯国知道某国君主不听从大国的命令,就不会接受那一国的大臣对自己国君欺骗的说法了。

明主之为官职爵禄也,所以进贤材、劝有功也。故曰:贤材者处厚禄,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赏。官贤者量其能^①,赋禄者称其功^②。是以贤者不诬能以事其主^③,有功者乐进其业,故事成功立。今则不然,不课贤不肖^④,不论有功劳^⑤,用诸侯之重^⑥,听左右之谒,父兄大臣上请爵禄于上,而下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功劳之臣不论,官职之迁失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⑦,弃事而财亲。是以贤者懈怠而不劝,有功者隳而简其业^⑧,此亡国之风也。

【注 释】

- ① 官:任命。
- ② 赋:给予。称:相当。
- ③ 诬:隐瞒。
- ④ 课:考核。不肖:品德才能都差的人。
- ⑤ 论:评定。
- ⑥ 重:看重。
- ⑦ 偷官:疏于职守。偷:惰慢。
- ⑧ 隳:堕落。简:怠慢、不认真。

【译 文】

贤明的君主设立官职爵位俸禄,是用来提拔有才能的人,奖励有功的人。所以说,有才能的人得到丰厚的俸禄,做大官;功劳大



的人拥有尊贵的爵位,受到重重的赏赐。任命贤能的人要依据他的才能,给予俸禄要与他的功劳相称。因此,有才能的人不会隐瞒自己的才能来侍奉君主,有功劳的人乐于进献自己的功业,所以事情能成就,功业可建立。现在却不是这样,不考核有德才还是没有德才,不评定是否有功劳,使用诸侯国所看重的人,听信左右近侍之臣的请托,父兄大臣向君主请求爵禄,而又向下出卖来获得钱财,并树立私入党羽。因此钱多的人,就买官而成为尊贵的人;同君主的左右有交往的人,靠托人请求而成为有权势的人。有功劳的臣子得不到论定,官职的变动错乱荒谬。因此官吏们疏于职守而对外结党,抛弃自己的工作而追求财利,因此有才能的人懈怠而不努力,有功劳的人堕落而不认真从事自己的事业,这是亡国的风气啊。

(韩建立注译)

十 过

【题 解】

十过,就是十种过错。作者用“过”字统率全篇。先提纲挈领,在第一段列举了“行小忠”、“顾小利”等君主应该避免的十种过错;然后逐段条分缕析地加以引例论证,层次十分明晰。作者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出十种过错,而这些过错带来的都是亡国亡身的惨祸,作者告诫统治者要以此作为借鉴。

十过:一曰,行小忠^①,则大忠之贼也^②。二曰,顾小利^③,则大利之残也^④。三曰,行僻自用^⑤,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⑥。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⑦,则穷身之事也^⑧。五曰,贪愎喜利^⑨,则灭国杀身之



本也^⑩。六曰，耽于女乐^⑪，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七曰，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⑫，则危身之道也。八曰，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⑬，则削国之患也。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⑭。

【注 释】

- ① 小忠：指个人之间的忠。
- ② 大忠：指臣下对君主的忠。
- ③ 顾：贪图。
- ④ 残：危害。
- ⑤ 僻：怪僻。自用：自以为是。
- ⑥ 至：成因。
- ⑦ 务：从事。听治：处理政事。五音：古代音乐分宫、商、角(jué)、徵(zhǐ)、羽等五种音调，此泛指音乐。
- ⑧ 穷：困窘。
- ⑨ 愎：任性、固执。
- ⑩ 本：根源。
- ⑪ 耽：沉溺。女乐：女子歌舞。
- ⑫ 内：此指朝廷。谏士：规劝君主的人臣。
- ⑬ 恃：依靠。
- ⑭ 绝世：断绝后代。

【译 文】

有十种过错：第一是奉行个人之间的小忠，是对大忠的祸害。第二是贪图小利，是对大利的危害。第三是行为怪僻，自以为是，对诸侯国没有礼貌，是使自己身灭的成因。第四是不致力于治理国家而喜欢音乐，是使自身陷于困境的事情。第五是贪心任性追求私利，是使国家灭亡、自身消灭的祸根。第六是沉溺于女子歌舞，不管国家政事，是亡国的灾祸。第七是离开朝廷到远方游玩，



而忽视了大臣的规劝,是危及自身的做法。第八是犯有过错而又不听忠臣的意见,独自按自己的主意去做,是丧失崇高的名声、被人讥笑的开端。第九是在国内不按自己的力量做事,对外则依靠诸侯国,是国家被削弱的灾难。第十是国家小又不讲礼貌,不任用愿意提意见的臣子,是断绝后代的趋势。

奚谓小忠^①? 昔者楚共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②,楚师败,而共王伤其目。酣战之时^③,司马子反渴而求饮^④,竖谷阳操觞酒而进之^⑤。子反曰:“嘻! 退! 酒也。”谷阳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绝于口,而醉。战既罢,共王欲复战,令人召司马子反,司马子反辞以心疾^⑥。共王驾而自往^⑦,入其幄中^⑧,闻酒臭而还^⑨,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⑩。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醉如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⑪。不谷无复战矣!”于是还师而去,斩司马子反以为大戮^⑫。故竖谷阳之进酒,不以仇子反也,其心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故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

【注 释】

- ① 奚:什么。
- ② 楚共(gōng)王:春秋时楚国君主,公元前590~前560年在位。晋厉公:春秋时晋国君主,公元前580~前573年在位。鄢陵:郑国地名,在今河南省鄢陵县西北。公元前575年,楚国帮助郑国在此地与晋国大战,楚国败。
- ③ 酣战:战斗激烈。
- ④ 司马:掌管军政的官。子反:楚公子侧的字。
- ⑤ 竖:侍从。谷阳:人名。觞:古代的酒杯。
- ⑥ 辞:推说。心疾:心病。
- ⑦ 驾:乘马车。
- ⑧ 幄:帐幕。
- ⑨ 臭(xiù):气味。
- ⑩ 不谷:古代君主的自称。



⑪ 亡:通“忘”。恤:关心。

⑫ 大戮:陈尸示众。

【译 文】

什么叫做小忠呢？从前楚共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作战，楚国军队战败，共王的眼睛受了伤。战斗最激烈时，司马子反口渴了想找水喝，侍从谷阳拿了杯酒送给他。子反说：“哼！走开！这是酒。”谷阳说：“这不是酒。”子反接过来喝下了它。子反这个人生性喜欢酒，觉得这酒挺甜美，不能管住自己的嘴巴，结果喝醉了。战斗已经结束，共王想重新开战，派人去叫司马子反，司马子反推说自己患了心病。共王乘马车自己前去找司马子反，走进子反的帐篷，闻到酒气就回去了，说：“今天这场战斗，我自身也受了伤，依靠的人就是司马。现在司马又醉得像这样，这是忘记了我们楚国的大业而不关心我的部众啊！我不能再和晋国战斗了。”于是带领军队回到楚国，杀了司马子反把他陈尸示众。因此侍从谷阳的进酒，并不是仇恨子反，他内心是忠心敬爱子反的，却恰恰是杀了司马子反。所以说实行小忠，是对大忠的祸害。

奚谓顾小利？昔者晋献公欲假道于虞以伐虢^①。荀息曰^②：“君其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③，赂虞公^④，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宝也^⑤；屈产之乘，寡人之骏马也。若受吾币不假之道^⑥，将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币。若受我币而假我道，则是宝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⑦，马犹取之内厩而著之外厩也^⑧。君勿忧！”君曰：“诺。”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贪利其璧与马而欲许之^⑨。宫之奇谏曰^⑩：“不可许。夫虞之有虢也，如车之有辅^⑪。辅依车，车亦依辅，虞、虢之势正是也^⑫。若假之道，则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不可，愿勿许。”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⑬，还反处三年^⑭，兴兵伐虞，又克之。荀息牵马操璧而报献公，献公说曰^⑮：“璧则犹是也。虽然，马齿亦益长



矣^⑩。”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⑪，何也？爱小利而不虑其害。故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

【注 释】

- ① 晋献公：春秋时晋国君主，公元前 676～前 651 年在位。假：借。虞：春秋时国名，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虢(guó)：春秋时国名，在今河南省陕县东南。
- ② 荀息：晋国的大夫。
- ③ 垂棘：晋国地名，出美玉。璧：宝玉。屈产：晋国地名，出名马，在今山西省石楼县东南。乘：古代四马一车为一乘，此指马。
- ④ 虞公：虞国的君主。
- ⑤ 先君：已经死去的君主。
- ⑥ 币：古代指用作礼物的玉、马、皮、帛等物。之：我们。
- ⑦ 内府：宫廷中的仓库。外府：宫廷外的仓库。
- ⑧ 厩：马棚。著：贮藏。
- ⑨ 利：贪。
- ⑩ 宫之奇：虞国的大夫。
- ⑪ 辅：车子两边起保护作用的木棍。
- ⑫ 势：关系。
- ⑬ 克：战胜。
- ⑭ 反：通“返”。
- ⑮ 说：通“悦”。
- ⑯ 齿：牙齿，此喻指年龄。
- ⑰ 殆：失败。

【译 文】

什么叫做只贪图小利？从前晋献公想从虞国借条路去征伐虢国。荀息说：“大王您就以垂棘的宝玉和屈产的良马，去贿赂虞公，请求在那里借路，他一定借路给我们。”晋献公说：“垂棘的宝玉，是我去世的君主的宝贝；屈产的马匹，是我使用的骏马。如果他接受



了我们的礼物却不借路给我们,该怎么办呢?”荀息说:“他不借路给我们,必然不敢接受我们的礼物。如果接受了我们的礼物而借路给我们,这就好比把宝玉从内府中取出来放进外府,马就像是从内厩中牵出来拴在外厩中。大王您不用担心。”晋献公说:“好吧!”于是派荀息把垂棘的璧玉和屈产的良马赠给虞公,请求在虞国借路。虞公贪得宝玉与良马,想答应晋国的请求。宫之奇劝谏说:“不能答应。虞国边上有虢国,就好像车子两旁有夹木一样。夹木依靠车子,车子也依靠夹木,这正像是虞虢两国的关系。如果把路借给晋国,那么虢国早晨被灭亡,虞国紧跟着晚上也就灭亡了。这是不可以的。希望不要答应。”虞公不听宫之奇的意见,于是把路借给了晋国。荀息征伐虢国,攻克了它。回到晋国过了三年,举兵讨伐虞国,又攻克了它。荀息牵着马拿着璧玉向晋献公报告。晋献公高兴地说:“璧玉还是原来这样。虽然如此,马的年龄却长了几岁。”因此虞公的军队失败而国家被侵占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贪图便宜而不考虑它的危害。所以说只贪图小的利益,是对大的利益的危害。

奚谓行僻?昔者楚灵王为申之会^①,宋太子后至^②,执而囚之^③;狎徐君^④;拘齐庆封^⑤。中射士谏曰^⑥:“合诸侯^⑦,不可无礼,此存亡之机也^⑧。昔者桀为有戎之会而有缙叛之^⑨;纣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⑩,由无礼也。君其图之^⑪。”君不听,遂行其意。居未期年^⑫,灵王南游,群臣从而劫之^⑬。灵王饿而死乾溪之上^⑭。故曰行僻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

【注 释】

- ① 楚灵王:春秋时楚国君主,公元前540~前529年在位。申:春秋时国名,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北。
- ② 宋太子:名佐,宋平公的儿子。
- ③ 执:捉住。



- ④ 狎:侮辱。徐:春秋时国名,在今安徽省泗县一带。
- ⑤ 庆封:齐国的大臣。
- ⑥ 中射上:宫中的侍卫官。
- ⑦ 合:聚合。
- ⑧ 机:关键。
- ⑨ 桀:夏朝末代君主,暴君。有戎:上古国名,在今山东省济宁市附近。有缙(mín):上古部落名,在今山东省金乡县南。
- ⑩ 纣:商朝末代君主,暴君。黎丘:地名,在今河南省虞城县北。蒐(sōu):春天围猎。古时君主常以此检阅军队,向邻国炫耀武力。戎、狄:指古代西部、北部地方的少数民族。
- ⑪ 图:考虑。
- ⑫ 居:过。期(jī)年:一周年。
- ⑬ 劫:劫持。
- ⑭ 乾溪:楚国地名,在今安徽省亳县东南。

【译 文】

什么叫做行为怪僻呢?从前楚灵王赴申地的诸侯集会。宋国太子迟到了,楚灵王就把他捉住,囚禁起来;又侮辱徐国君主;扣押了齐国的庆封。楚国有个中射士劝谏说:“与诸侯聚会,不可以不讲礼貌。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啊!过去夏桀在有戎举行诸侯集会,而有缙就叛离了他;商纣王在黎丘举行围猎检阅军队,而戎、狄都背叛了他。这些都是由于无礼造成的。请大王您认真考虑吧!”楚灵王不听,于是仍然按自己的意思去做。过了不到一年,楚灵王巡游南方,君臣相随而劫持了他。楚灵王饿死在乾溪岸边。所以说,行为怪僻,自以为是,对诸侯国没有礼貌,是使自己身亡的成因。

奚谓好音?昔者卫灵公将之晋^①,至濮水之上^②,税车而放马^③,设舍以宿^④。夜分^⑤,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⑥。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乃召师涓而告之^⑦,曰:“有鼓新声者,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其



状似鬼神。子为我听而写之^⑧。”师涓曰：“诺。”因静坐抚琴而写之^⑨。师涓明日报曰：“臣得之矣，而未习也^⑩，请复一宿习之。”灵公曰：“诺。”因复留宿。明日，已习之，遂去之晋。晋平公觴之于施夷之台^⑪。酒酣，灵公起。公曰：“有新声，愿请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⑫，援琴鼓之^⑬。未终，师旷抚止之^⑭，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⑮。”平公曰：“此道奚出^⑯？”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⑰，与紂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紂^⑱，师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音，其国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师涓鼓究之^⑲。平公问师旷曰：“此所谓何声也？”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⑳。”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徵^㉑。”公曰：“清徵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听。”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愿试听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鹤二八^㉒，道南方来^㉓，集于郎门之垓^㉔。再奏之^㉕，而列^㉖。三奏之，延颈而鸣^㉗，舒翼而舞^㉘。音中宫商之声^㉙，声闻于天。平公大说^㉚，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为师旷寿^㉛，反坐而问曰^㉜：“音莫悲于清徵乎？”师旷曰：“不如清角^㉝。”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㉞，驾象车而六蛟龙^㉟，毕方并辖^㊱，蚩尤居前^㊲，风伯进扫^㊳，雨师洒道^㊴，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㊵，凤皇覆上^㊶，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吾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有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㊸，破俎豆^㊹，隳廊瓦^㊺。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㊻。平公之身遂癘病^㊼。故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

【注 释】

- ① 卫灵公：春秋时卫国君主。公元前534～前493年在位。之：到。
- ② 濮水：河名，在今河南省东北部。今不存。
- ③ 税：通“脱”，卸下。



- ④ 设:布置。
- ⑤ 夜分:夜半。
- ⑥ 鼓:弹奏。新声:新的乐调。说:通“悦”。
- ⑦ 师涓:卫国的乐官。
- ⑧ 子:你。写:录谱。
- ⑨ 抚:弹奏。
- ⑩ 习:熟悉。
- ⑪ 晋平公:春秋时晋国君主,公元前 557 ~ 前 532 年在位。觴之:用酒款待他。施夷:晋国地名,在今山西省曲沃县西。
- ⑫ 师旷:晋国的乐官。
- ⑬ 援:拿过来。
- ⑭ 抚:轻轻地按。
- ⑮ 遂:尽、完。
- ⑯ 此道奚出:即“此奚道出”。道:由、从。
- ⑰ 师延:商纣王的乐官。
- ⑱ 及:到。武王:指周武王姬发。
- ⑲ 究:完、终结。
- ⑳ 清商:古代乐调名。
- ㉑ 清徵:古代乐调名。
- ㉒ 玄鹤:黑色的鹤。二八:十六。
- ㉓ 道:从。
- ㉔ 郎:通“廊”。垝:通“危”,屋脊。
- ㉕ 再:第二。
- ㉖ 列:排成行列。
- ㉗ 延:伸长。
- ㉘ 舒:张开。
- ㉙ 中:符合。宫商:宫调和商调,此泛指高雅的音乐。
- ㉚ 说:通“悦”。
- ㉛ 寿:用酒祝贺。
- ㉜ 反:通“返”。
- ㉝ 清角:古代乐调名。
- ㉞ 黄帝:即轩辕氏,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合:会合。



- ③⑤ 象车:象牙装饰的车。蛟龙:古代传说中指兴风作浪、能发洪水的龙。
- ③⑥ 毕方:传说中的木神。辖:通“辖”,车轴两端的插销。
- ③⑦ 蚩尤:传说中古代九黎族部落首领。
- ③⑧ 风伯:传说中的风神。
- ③⑨ 雨师:传说中的雨神。
- ④① 腾蛇:传说中会飞的蛇。
- ④② 凤皇:即“凤凰”,传说中的鸟名。雄为凤,雌为凰。
- ④③ 玄云:黑色的云。
- ④④ 帷幕:帐幕。在旁曰帷,在上曰幕,作分隔内外和遮尘用。
- ④⑤ 俎豆:古代两种盛食品的食具。
- ④⑥ 隳:毁坏。
- ④⑦ 赤地:寸草不生的土地。
- ④⑧ 癯(lóng)病:衰弱疲病。

【译 文】

什么叫做沉溺音乐?从前卫灵公将要到晋国去,来到濮水上,卸了车,放开马,布置了住处来过夜。半夜,卫灵公听到弹奏新的乐曲,十分喜欢。派人去打听,左右的侍从都报告说没听到什么声音。于是召来师涓告诉他说:“有人在弹奏新的曲调,派人去打听,左右都报告说没听到声音。这情形好像是神鬼弹出来的。您给我听听,并把曲调记录下来。”师涓说:“好吧。”因此安静地坐在那儿,手弹着琴来记录乐音。师涓第二天回报说:“我已经把这乐曲记录下来,但还没有熟练。请允许我再有一夜的时间练习它。”卫灵公说:“好吧。”因此又在这地方住了一晚,第二天,师涓便已经练熟了这支乐曲。于是卫灵公离开这里来到了晋国。晋平公在施夷之台设酒宴款待卫灵公。酒喝得正畅快时,卫灵公站起来说:“我有一支新的曲子,希望奉献给大家。”晋平公说:“好。”卫灵公于是叫来师涓,叫他坐在师旷旁,拿过琴弹奏起来。乐曲还没弹完,师旷就按住琴弦,阻止了师涓的弹奏,说:“这是亡国的音乐,不可以把它弹完。”晋平公说:“这曲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师旷说:“这是师延



创作的,是为商纣王写作的荒淫颓废的音乐。到了周武王伐纣时,师延向东逃跑,到濮水这地方便投水自尽了。因此听这支曲子,一定在濮水边上。先听到这曲调的人,他的国家一定会被削弱,所以不能让他弹完。”晋平公说:“我所喜欢的,就是音乐。您就让他演奏完吧。”师涓就把曲子弹完了。晋平公问师旷说:“这叫做什么乐调呢?”师旷说:“这就是所说的清商乐调。”晋平公说:“清商的乐调确实是最悲伤的吗?”师旷说:“不如清徵。”晋平公说:“清徵的乐调可以弹出来让我欣赏吗?”师旷说:“不行。古代能听清徵乐调的,都是有德行道义的君主。现在君主您的德行还比较浅薄,不具备听这乐调的条件。”晋平公说:“我所喜欢的就是音乐,希望能试着听一下。”师旷不得已,拿过琴来开始弹奏。一遍演奏完,有十六只黑色的鹤,从南方飞来,停息在宫廷门廊的屋脊上。第二遍演奏完,鹤排成了队列。第三遍演奏完,玄鹤们伸长脖颈鸣叫,张开翅膀跳舞。鸣叫的声音合乎高雅的音乐声,叫声直达天上。晋平公十分高兴,在座的人也都很愉快。晋平公拿着酒杯站起来,向师旷祝贺,然后返回坐下问道:“音乐中没有比清徵更悲伤的吗?”师旷说:“清徵不如清角悲伤。”晋平公说:“清角的乐调可以弹出来让我欣赏吗?”师旷说:“不行。从前黄帝在泰山上与鬼神会合,驾着象牙装饰的车,而由六条蛟龙拉车,木神毕方站在车辂的两边。蚩尤作前导,风神向前清扫灰尘,雨神清洗道路;虎狼冲在前面,鬼神跟在后面,腾蛇匍伏在地,凤凰在天上飞翔,这样与鬼神盛大的聚会,才演奏清角的乐调。现在君主您的德行还比较浅薄,不具备听它的条件。如果听了这乐调,恐怕会有不幸。”晋平公说:“我已经老了,所喜欢的就是音乐,希望能听到它。”师旷不得已,便弹奏起来。一遍弹奏完,有黑色的云从西北方涌起。第二遍弹奏完,大风吹过来,大雨也随着而来,宫中的帐幕被吹裂,食具被摔碎,门廊上的瓦被毁坏。坐席上的人都奔跑逃散,晋平公很惊恐害怕,趴在廊屋之间。晋国出现了大旱灾,一连三年土地都不长庄稼。平公的身体于是也衰弱多病。所以说不致力于治理国家,而喜欢音乐没有个



限度,是使自身陷于困境的事。

奚谓贪愎?昔者智伯瑤率赵、韩、魏而伐范、中行^①,灭之。反归^②,休兵数年,因令人请地于韩^③。韩康子欲勿与^④,段规谏曰^⑤:“不可不与也。夫知伯之为人也^⑥,好利而鸷愎^⑦。彼来请地而弗与,则移兵于韩必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狃^⑧,又将请地他国^⑨。他国且有不听^⑩,不听,则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韩可以免于患而待其事之变。”康子曰:“诺。”因令使者致万家之县一于知伯。知伯说,又令人请地于魏。宣子欲勿与^⑪,赵葭谏曰^⑫:“彼请地于韩,韩与之。今请地于魏,魏弗与,则是魏内自强^⑬,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于魏必矣^⑭。不如予之。”宣子曰:“诺。”因令人致万家之县一于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赵请蔡、皋狼之地^⑮,赵襄子弗与^⑯。知伯因阴约韩、魏将以伐赵^⑰。襄子召张孟谈而告之曰^⑱:“夫知伯之为人也,阳亲而阴疏^⑲。三使韩、魏而寡人不与焉,其措兵于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⑳?”张孟谈曰:“夫董阏于^㉑,简主之才臣也^㉒,其治晋阳^㉓,而尹铎循之^㉔,其余教犹存,君其定居晋阳而已矣。”君曰:“诺。”乃召延陵生^㉕,令将车骑先至晋阳^㉖,君因从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㉗。城郭不治,仓无积粟^㉘,府无储钱,库无甲兵,邑无守具。襄子惧,乃召张孟谈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备具,吾将何以应敌?”张孟谈曰:“臣闻圣人之治,藏于民,不藏于府库,务修其教^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遗三年之食^㉚,有馀粟者人之仓;遗三年之用,有余钱者入之府;遗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缮^㉛。”君夕出令,明日,仓不容粟,府无积钱,库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备已具。君召张孟谈而问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备已具,钱粟已足,甲兵有余。吾奈无箭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垣皆以获蒿桮楚墙之^㉜,有桮高至于丈。君发而用之^㉝。”于是发而试之,其坚则虽菌簠之劲弗能过也^㉞。君曰:“吾箭已足矣,奈无金何^㉟?”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令舍之堂^㊱,皆以炼铜为柱、质^㊲。君发而用之。”于是发而用之,有余金矣。号令已定,守备已具,三国之兵果至。至则乘晋阳之城^㊳,遂战,三月弗



能拔。因舒军而围之^{③⑨}，决晋阳之水以灌之，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④①}，悬釜而炊^{④②}，财食将尽，士大夫羸病^{④③}。襄子谓张孟谈曰：“粮食匱^{④④}，财力尽，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④⑤}，何国之可下？”张孟谈曰：“臣闻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则无为贵智矣。君释此计者^{④⑥}。臣请试潜行而出^{④⑦}，见韩、魏之君。”张孟谈见韩、魏之君曰：“臣闻唇亡齿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赵亡，则二君为之次^{④⑧}。”二君曰：“我知其然也。虽然，知伯之为人也，粗中而少亲^{④⑨}。我谋而觉，则其祸必至矣。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谋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与张孟谈约三军之反，与之期日。夜遣孟谈入晋阳，以报二君之反。襄子迎孟谈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约遣张孟谈^{⑤①}，因朝知伯而出^{⑤②}，遇智过于辕门之外^{⑤③}。智过怪其色^{⑤④}，因人见知伯曰：“二君貌将有变。”君曰：“何如？”曰“其行矜而意高^{⑤⑤}，非他时之节也^{⑤⑥}。君不如先之。”君曰：“吾与二主约谨矣^{⑤⑦}，破赵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亲之^{⑤⑧}，必不侵欺。兵之著于晋阳三年^{⑤⑨}，今旦暮将拔之而向其利^{⑥①}，何乃将有他心？必不然。子释勿忧，勿出于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复见智过于辕门。智过入见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见臣而其色动，而视属臣^{⑥②}。此必有变，君不如杀之。”君曰：“子置勿复言。”智过曰：“不可，必杀之。若不能杀，遂亲之。”君曰：“亲之奈何？”智过曰：“魏宣子之谋臣曰赵葭，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此皆能移其君之计^{⑥③}。君其与二君约，破赵国，因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⑥④}。如是，则二主之心可以无变矣。”知伯曰：“破赵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则吾所得者少。不可。”智过见其言之不听也，出，因更其族为辅氏^{⑥⑤}。至于期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而决其水灌知伯军。知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⑥⑥}，襄子将卒犯其前^{⑥⑦}，大败知伯之军而擒知伯。知伯身死军破，国分为三，为天下笑。故曰贪愎好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



【注 释】

- ① 智伯瑤：春秋时晋国六家贵族之一。公元前 458 年，他率赵、韩、魏三家灭掉了范、中行(háng)二家。
- ② 反：通“返”。
- ③ 请地：请求割地。
- ④ 韩康子：春秋时晋国六家贵族之一。
- ⑤ 段规：韩康子的家臣。
- ⑥ 知伯：即“智伯瑤”。知，通“智”。
- ⑦ 骜：通“傲”。
- ⑧ 狃(niǔ)：习惯成性。
- ⑨ 国：古代贵族的封地。
- ⑩ 且：将。
- ⑪ 宣子：即魏宣子，春秋时晋国六家贵族之一。
- ⑫ 赵葭：魏宣子的家臣。
- ⑬ 自强：自恃强大。
- ⑭ 措：置、加。
- ⑮ 之：去、到。蔡：晋国地名，当时属赵氏。皋狼：晋国地名，在今山西省离石县西北。
- ⑯ 赵襄子：春秋时晋国六家贵族之一。
- ⑰ 阴：暗地里。
- ⑱ 张孟谈：赵襄子的家臣。
- ⑲ 阳亲：表面上友好。
- ⑳ 安：怎么。居：处置。
- ㉑ 董阏于：赵襄子父赵简子家臣。他很有才能，智伯怕他发挥作用，对己不利，便威逼赵简子迫使董阏于自杀。
- ㉒ 简主：指赵简子，赵襄子的父亲。
- ㉓ 晋阳：赵氏封邑，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
- ㉔ 尹铎：赵襄子的家臣。循：承袭。
- ㉕ 延陵生：赵襄子的家臣。
- ㉖ 将：率领。
- ㉗ 行：巡视。城郭：内城叫城，外城叫郭。五官：泛指百官。



- ②⑧ 粟：小米，此泛指各种粮食。
- ②⑨ 务：务必。修：从事。
- ③⑩ 遗：留。
- ③⑪ 奇(jī)：多余。缮：修理。
- ③⑫ 公宫：卿大夫居住的地方。垣：墙。获蒿桔(hù)楚：四种植物，它们都可用来制箭杆。墙之：筑墙。
- ③⑬ 发：取。
- ③⑭ 菌簠：一种非常坚硬的竹子。
- ③⑮ 金：指铜，古时用来制作兵器。
- ③⑯ 令舍：地方官吏的住处。
- ③⑰ 质：柱子的基石。
- ③⑱ 乘：登，指进犯。
- ③⑲ 舒：疏散开。
- ④⑩ 巢：鸟窝。
- ④⑪ 釜：锅。
- ④⑫ 羸：瘦弱。
- ④⑬ 匱：缺乏。
- ④⑭ 下：此指投降。
- ④⑮ 释：放弃。
- ④⑯ 潜行：秘密行动。
- ④⑰ 次：第二。
- ④⑱ 粗中：内心粗暴。
- ④⑲ 以：通“已”。
- ⑤⑩ 朝：朝见、拜见。
- ⑤⑪ 智过：晋国大夫，智伯的族人。辕门：军营的门。
- ⑤⑫ 色：脸色。
- ⑤⑬ 矜：自大。
- ⑤⑭ 节：气概。
- ⑤⑮ 约谨：商量得很周密。
- ⑤⑯ 亲之：和他们友好。
- ⑤⑰ 著：驻扎。
- ⑤⑱ 向：通“享”。



- ⑤ 属:通“瞩”,专注地看着。
- ⑥ 移:改变。
- ⑦ 二子:指赵葭、段规。
- ⑧ 更:改变。
- ⑨ 翼:从旁边。
- ⑩ 犯:进攻。

【译 文】

什么叫做贪心任性?从前智伯瑤率领赵、韩、魏三家讨伐范、中行两家,消灭了他们。率兵返回后,好几年没有打仗。因此派人向韩氏请求割地,韩康子不想给,段规劝谏说:“不能不给他。智伯的为人,好贪便宜而又傲慢任性。他来请求割地而不给他,他就会调动军队来攻打韩氏。您把他要的土地给他,他就会习惯成性,又将向其他几家贵族索要土地。其他几家将会有不听从的,不听从,智伯必然会带兵讨伐。这样,韩氏就可以免去灾难而等待事变的发生。”韩康子说:“好!”于是派使者送一个拥有万户人口的县给智伯。智伯很高兴,又派人向魏氏要地。魏宣子不想给土地,赵葭劝谏说:“智伯向韩氏要土地,韩氏给了他。现在他向魏氏要土地,魏氏如果不给,那就是关起门来自认为强大,而对外则激怒智伯。如果不给他土地,他必然对魏氏动武。不如把土地给他。”魏宣子说:“好!”于是派使者送一个拥有万户人口的县给智伯。智伯又派人去赵氏,要求得到赵氏的蔡、皋狼两处地方,赵襄子不给。智伯因此暗中邀约韩、魏,将要讨伐赵氏。赵襄子找来张孟谈对他说:“智伯为人,表面上友好而暗地里疏远。三次派人去韩、魏,都没有约我参加,他必然会对我用兵。我怎样处置这事才好呢?”张孟谈说:“董阏于,是简主有才能的大臣,他对晋阳的治理,尹铎也承袭着,他的政绩还存在着,您就定居到晋阳吧。”赵襄子说:“好!”于是召来延陵生,命令他率领骑兵先到晋阳,赵襄子跟随而至。到了晋阳,赵襄子巡视城墙和百官的仓库。城墙没有修理,仓库中没有存



粮,钱库里没有存钱,兵库里没有武器,乡镇里没有守备的器械。赵襄子感到害怕,于是找来张孟谈说:“我巡视城墙和百官的仓库,都没有准备。我用什么来对付敌人?”张孟谈说:“我听说圣人治理国家,东西都藏在百姓中间,不藏在官府仓库中,一定要搞好教化,而不一定修理好城墙。请君主发出命令,命令老百姓自己留下三年的口粮,有多余的粮食就缴入府库中;留下三年的开支,有多余的钱就缴给官府;留下多余的闲人,让他们来进行城墙的修理。”赵襄子当晚发出命令,第二天,仓库里再装不下粮食,府库中再存不下钱,兵库中再装不下武器。过了五天,城墙已经修好了,守御的器械也准备好了。赵襄子找来张孟谈问:“我城墙已经修好了,守御的器械已准备好了,钱和粮食已充足了,盔甲兵器已经有余了。没有箭我却怎么办呢?”张孟谈说:“我听说董先生治理晋阳,大夫们住所的墙都是用荻蒿桔楚等植物筑的,这些植物都有丈把高,君主您把它们取来做箭吧。”于是取来这些植物试试,那些坚韧的就是菌簠的有力也超不过。赵襄子说:“我的箭已经够了,但是没有箭头怎么办呢?”张孟谈说:“我听说董先生治理晋阳,大夫与地方官吏的住处,都是用冶炼过的铜做柱子和柱子的基石,君主您取来使用吧。”于是取来使用,便有了富余的箭头。号令已经制定了,守御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三家的军队果然来到。来了就进攻晋阳城,于是开始战斗,三个月也不能夺取晋阳。智伯因此把军队疏散开围住晋阳城,挖开晋阳的河水来淹城,围困了晋阳三年。城中住的是像鸟窝那样的房子,吊着锅煮饭,财物和粮食快用完了,士大夫们又瘦又病。赵襄子对张孟谈说:“粮食缺乏,财力耗尽,士大夫们又瘦又病,我担心守不住了!想要开城投降,但是向哪家投降呢?”张孟谈说:“我听说,对将灭亡的不能使其生存,对处于危险的不能使其平安,就不用看重有才智的人了。请君主放弃投降的主意吧。我请求悄悄溜出去,会见韩、魏两家的君主。”张孟谈见到韩、魏两家之主,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伯率领你们两家来讨伐赵家,赵将被灭亡了。赵如果灭亡,那你们两家就会成为赵氏



第二。”两位君主说：“我们知道是这样。虽然是这样，但是智伯为人内心粗暴而很少仁爱。我们策划的事情如果被他发觉，那大祸必然降临。怎么办呢？”张孟谈说：“策划的言语从两位君主口中说出来，又进入我的耳朵，没有谁能知道。”两家主人因此与张孟谈商议韩、魏两家军队反对智伯的计划，与张孟谈约定了时间。晚上又遣返张孟谈进入晋阳，以报告两家的反约。赵襄子迎接张孟谈，并两次向他下拜感谢，心中既害怕又高兴。韩、魏两家君主既已经按约定遣回了张孟谈，便去朝见智伯，出来后在军营门外碰到智过。智过对他们的脸色感到奇怪，因此进入军帐对智伯说：“韩魏两家君主的样子像是有变化。”智伯说：“为什么呢？”智过说：“他们走路的样子很骄傲而意气很盛，不是平时的气概。君主您不如先动手。”智伯说：“我与韩魏两位君主定的约是很慎重的，攻破赵氏后，把他的土地分为三份，我又和他们很友好，他们一定不会侵犯欺骗我。我们的军队围困晋阳已经三年了，现在马上就要攻克这座城市而享受到好处，为什么会有其它的想法呢？肯定不会的！你放宽心不要忧虑吧，也不要把这话说出去。”第二天早晨，韩、魏两家君主朝见了智伯出来，在军营门口又碰到了智过。智过进去拜见智伯说：“君主您把我的话告诉了韩、魏两位君主了吧！”智伯说：“你凭什么知道呢？”智过说：“今天两位君主朝见您出来后，见到我而脸色有变化，而且眼睛盯着我。这说明事情肯定有变化，君主您不如将他们杀了。”智伯说：“你放下这话不要提了吧。”智过说：“不可以，一定要杀了他们。如果您不杀他们，那就更要亲近他们。”智伯说：“怎样亲近呢？”智过说：“魏宣子的谋臣叫赵葭，韩康子的谋臣叫段规，他们都能改变他们君主的主意。请君主您与韩、魏二君约定，消灭了赵氏，就封赵葭、段规二人各一个拥有万户人口的县。像这样，两位君主的心就不会改变了。”智伯说：“消灭赵氏，把他的土地分成三份，又封赵葭、段规二人各一个万户县，那我得到的就小了。不行！”智过看到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便离开智伯，并且把自己的家族更姓为辅氏。到了约定那一日夜间，赵氏杀了守护河



堤的官吏,挖开河堤用水灌智伯的军营。智伯的军队忙于救水而大乱,韩、魏两家从两旁发起攻击,赵襄子带领兵卒从正面发起进攻,大败智伯的军队,活捉了智伯。智伯被杀,军队失败,土地被分为三份,被天下笑话。所以说贪心任性追求私利,是使国家灭亡自身消灭的根源。

奚谓耽于女乐?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①,穆公问之曰^②:“寡人尝闻道而未得目见之也^③,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常何以?”由余对曰:“臣尝得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问道于子^④,子以俭对寡人,何也?”由余对曰:“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⑤,饮于土铏^⑥,其地南至交趾^⑦,北至幽都^⑧,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⑨。尧禅天下^⑩,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⑪,削锯修其迹^⑫,流漆墨其上^⑬,输之于宫以为食器^⑭。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纁帛为茵^⑮,蒋席颇缘^⑯,觴酌有采^⑰,而樽俎有饰^⑱。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⑲,殷人受之^⑳,作为大路^㉑,而建九旒^㉒,食器雕琢,觴酌刻镂^㉓,白壁垺墀^㉔,茵席雕文^㉕。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㉖,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内史廖而告之^㉗,曰:“寡人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㉘。今由余,圣人也,寡人患之,吾将奈何?”内史廖曰:“臣闻戎王之居,僻陋而道远,未闻中国之声^㉙。君其遗之女乐^㉚,以乱其政,而后为由余请期^㉛,以疏其谏^㉜。彼君臣有间^㉝,而后可图也^㉞。”君曰:“诺。”乃使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因为由余请期。戎王许诺,见其女乐而说之,设酒张饮^㉟,日以听乐,终岁不迁,牛马半死。由余归,因谏戎王,戎王弗听,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㊱,问其兵势与其地形。既以得之^㊲,举兵而伐之,兼国十二^㊳,开地千里。故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亡国之祸也。



【注 释】

- ① 由余：春秋时晋国人，流亡到戎为臣，后被派到秦国，受到秦穆公重用。
聘：国事访问。
- ② 穆公：指秦穆公。春秋时秦国君主，公元前 659 年～前 621 年在位。
- ③ 道：指治理国家的道理、原则。
- ④ 不辱：不感到耻辱。
- ⑤ 土簋(guǐ)：用上烧制的盛食物的容器。
- ⑥ 土铏(xíng)：用上烧制的盛汤的容器。
- ⑦ 交趾：地名，在今广东、广西一带。
- ⑧ 幽都：地名，在今河北、辽宁一带。
- ⑨ 宾服：臣服。
- ⑩ 禅(shàn)：禅让。
- ⑪ 财：通“裁”，制作。
- ⑫ 修：打磨。
- ⑬ 流：分布，引申为涂抹。
- ⑭ 输：送。
- ⑮ 缦帛：没有花纹的丝织品。茵：车上的席垫。
- ⑯ 蔺席：蔺草做的席。颇：斜纹。
- ⑰ 觴酌：均为酒具。采：花纹。
- ⑱ 樽：酒具。
- ⑲ 夏后氏：此为夏王朝的代称。
- ⑳ 殷：商的别名。
- ㉑ 大路：即大辂，天子乘坐的车。
- ㉒ 旒(liú)：旗上的飘带。
- ㉓ 刻镂：雕刻。
- ㉔ 垚(è)：白土。墀(chí)：台阶。
- ㉕ 雕文：凹凸不平的花纹。
- ㉖ 文章：华丽的花纹。
- ㉗ 内史：主管租税收人和财政开支的官。廖：人名。
- ㉘ 敌国：势力相等的国家。
- ㉙ 中国：中原地区的诸侯国。



- ⑩ 遗(wèi):赠送。
⑪ 请期:请求延长回国的期限。
⑫ 疏:阻隔。
⑬ 间:隔阂。
⑭ 图:谋取。
⑮ 张:通“帐”。
⑯ 上卿:地位最高的卿。
⑰ 以:通“已”。
⑱ 兼:兼并。

【译 文】

什么叫沉溺于女人歌舞?从前戎王派由余到秦国访问,秦穆公问由余说:“我曾经听说过治国的原则而没能亲眼见到,希望了解一下古代圣明的君主使国家兴旺和衰亡的道理。”由余回答说:“我曾经听说过,往往因俭朴而兴国,因奢侈而亡国。”穆公说:“我不耻下问向你询问治国的原则,你却用俭朴来回答我,为什么呢?”由余回答说:“我听说从前尧统治天下时,吃饭是用土制的簋,喝水是用土制的鬲,他拥有的土地南边抵达交趾,北边抵达幽都,东边西边到达日月出没的地方,天下没有哪里不向他臣服。尧让天下,虞舜接受了它,他制作食器,从山上砍木料来制作,对砍削的地方加以打磨,在上面涂抹漆墨,送入宫中作为食器。诸侯们认为舜过分奢侈,不服从舜的国家有十三个。舜把天下让出来给了禹,禹制作祭器,用墨色的漆涂外面,而用红漆来画里面,用不绘花纹的丝织品做席垫,蔣草席上装饰着斜纹,觴、酌都画有彩纹,樽、俎都有装饰。这就更奢侈了,而不服从的国家达到了三十三个。夏王朝完结了,殷人接管了天下,制作大车,树起了有飘带的大旗,食具上雕刻着花纹,酒具上刻镂着图案,居室的墙壁和台阶都涂着白色,坐垫卧席上都雕着凹凸不平的花纹。这就更奢侈了,但不服从的国家达到了五十三个。君子都知道用华丽的花纹来装饰了,而打



算服从他的国家就更少了。所以我说俭朴是治国的原则。”由余走出宫廷。秦穆公召来内史廖，把跟由余的谈话告诉了他，说：“我听说邻国有圣贤的人，是势力相等的国家的忧患。现在由余是圣人，我很害怕他，我怎么办呢？”内史廖说：“我听说戎王居位的地方，偏僻简陋，路途遥远，没有听到过中原国家的音乐。君主您就送给他能歌善舞的女子，以搅乱他的统治，然后为由余请求延长回国的期限，以阻隔由余对戎王的规劝。他们君臣有了隔阂，然后就可以谋取它了。”君主说：“好。”于是派遣内史廖把能歌善舞的女子十六人送给戎王，并为由余请求延长回国的期限。戎王答应了，看见歌舞女子很喜欢，摆设酒席设帐篷痛饮，天天听音乐，一年到头都不迁居，牛马死亡过半。由余回到戎地，因而规劝戎王，戎王不听，由余于是离开了戎地，到了秦国。秦穆公欢迎他并任命他为上卿，向他询问兵力情况和地理形势。已经了解了情况，就带领军队去讨伐，兼并了十二个国家，扩大领土上千里。所以说沉溺于女人歌舞，不管国家大事，是亡国的灾祸。

奚谓离内远游？昔者齐景公游于海而乐之^①，号令诸大夫曰：“言归者死！”颜涿聚曰^②：“君游海而乐之，奈臣有图国者何？君虽乐之，将安得？”齐景公曰：“寡人布令曰言归者死^③，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将击之^④。颜涿聚曰：“昔桀杀关龙逢^⑤，而纣杀王子比干^⑥。今君虽杀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为国，非为身也。”延颈而前曰：“君击之矣。”君乃释戈，趣驾而归^⑦。至三日，而闻国人有谋不内齐景公者矣^⑧。齐景公所以遂有齐国者，颜涿聚之力也。故曰离内远游，则危身之道也。

【注 释】

- ① 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君主，公元前 547 年～前 490 年在位。海：指渤海。
- ② 颜涿聚：春秋时齐国的大臣。
- ③ 布：宣布。
- ④ 援：拿起。



- ⑤ 关龙逢(páng):夏桀王的臣子。
⑥ 比干:商纣王的叔父。
⑦ 趣:通“促”,催促。
⑧ 内:通“纳”,接纳。

【译 文】

什么叫离开朝廷到远方旅行?从前齐景公到海上旅游,乐而不返,命令诸位大夫说:“谁说回家就处死。”颜涿聚说:“君主您在海上旅游并十分快乐,如果国内有大臣打国家的主意怎么办呢?君主您虽然喜欢旅游,到那时又怎么能得到这快乐呢?”齐景公说:“我下了命令说:提到回家的人死,现在你违犯了我的命令!”他拿起戈,就要向颜涿聚刺去。颜涿聚说:“从前桀杀了关龙逢,纣杀了王子比干。今天君主您虽然杀了我,我与关龙逢、比干一起成了三个同样的人,这也是可以的。我说的话是为了国家,不是为我自己。”他伸着脖子上前说:“君主您就杀吧!”齐景公于是放下戈,催促车驾回国。回国后三日,听说国内有人谋划不接纳齐景公回国。齐景公之所以控制了齐国,是靠颜涿聚的力量。所以说离开朝廷到远方旅行是危及自身的做法。

奚谓过而不听于忠臣?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①,一匡天下^②,为五伯长^③,管仲佐之^④。管仲老,不能用事^⑤,休居士家。桓公从而问之曰:“仲父家居有病^⑥,即不幸而不起此病^⑦,政安迁之^⑧?”管仲曰:“臣老矣,不可问也。虽然,臣闻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试以心决之。”君曰:“鲍叔牙何如^⑨?”管仲曰:“不可。鲍叔牙为人,刚愎而上悍^⑩。刚则犯民以暴,愎则不得民心,悍则下不为用。其心不惧,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则,竖刁何如^⑪?”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爱其身。公妒而好内^⑫,竖刁自豷以为治内^⑬。其身不爱,又安能爱君?”公曰:“然则,公子开方何如^⑭?”管仲曰:“不可。齐、卫之间不过十日之行,开方为事君,欲适君之故^⑮,十五年不归见其父母,此非人情



也。其父母之不亲也，又能亲君乎？”公曰：“然则，易牙何如^①？”管仲曰：“不可。夫易牙为君主味^②，君之所未尝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爱其子，今蒸其子以为膳于君^③，其子弗爱，又安能爱君乎？”公曰：“然则孰可^④？”管仲曰：“隰朋可^⑤。其为人也，坚中而廉外^⑥，少欲而多信。夫坚中，则足以为表^⑦；廉外，则可以大任；少欲，则能临其众^⑧；多信，则能亲邻国。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诺。”居一年余，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与竖刁^⑨。刁莅事三年^⑩，桓公南游堂阜^⑪，竖刁率易牙、卫公子开方及大臣为乱。桓公渴馁而死南门之寝公守之室^⑫，身死三月不收，虫出于户^⑬。故桓公之兵横行天下，为五伯长，卒见弑于其臣^⑭，而灭高名，为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过也。故曰过而不听于忠臣，独行其意，则灭其高名为人笑之始也。

【注 释】

- ① 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君主，公元前 685 年～前 643 年在位。九：多次。
- ② 匡：扶正。
- ③ 伯：通“霸”。
- ④ 管仲：齐桓公的相。佐：辅助。
- ⑤ 用事：执政。
- ⑥ 仲父：齐桓公对管仲的尊称。
- ⑦ 即：如果。
- ⑧ 迁：移交。
- ⑨ 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臣，曾荐举管仲为相。
- ⑩ 上：通“尚”，崇尚。悍：凶悍。
- ⑪ 竖刁：齐桓公的年轻侍仆，名刁。
- ⑫ 好内：爱好女色。内，指后宫。
- ⑬ 獫：阉割。治内：管理宫内事务。
- ⑭ 开方：本是卫国的公子，在齐国得到桓公信任，于是留在齐国做官。
- ⑮ 适：迎合。
- ⑯ 易牙：齐桓公的近臣。



- ⑰ 主味:主管伙食。
⑱ 膳:饭食、菜肴。
⑲ 孰:哪一个。
⑳ 隰(xi)朋:齐桓公的大臣。
㉑ 坚:坚贞。中:指内心。外:指行为。
㉒ 表:表率。
㉓ 临:统率。
㉔ 与:给予,指任用。
㉕ 莅事:管理政事。
㉖ 堂阜:齐国地名,在今山东省蒙阴县西北。
㉗ 馁:饿。寝:睡觉的地方。公守之室:临时守卫的地方。
㉘ 虫:指尸体上的蛆虫。户:门。
㉙ 卒:最终。弑:古代称子杀父、臣杀君为弑。

【译 文】

什么叫做犯有过错而又不听忠臣的意见?从前齐桓公多次聚合诸侯,一举扶正天下,成为王霸的首领,管仲辅佐他。管仲老了,不能做事,退休闲居在家。桓公前去询问他说:“仲父在家中生了病,如果不幸病好不了,政事移交给谁呢?”管仲说:“我老了,不值得问了。虽然这样,但我听说,没有谁比君主更了解臣子,没有谁比父亲更了解儿子。君主您就试着按自己的心意来决定吧!”桓公说:“鲍叔牙这人怎么样?”管仲说:“不行。鲍叔牙为人刚烈任性又崇尚凶悍。刚烈就会以粗暴侵犯百姓,任性就得不到老百姓的心,凶悍就不能使部下做事。他对这些不感到畏惧,不是霸主的帮手。”齐桓公说:“那竖刁这人怎样?”管仲说:“不行。就人的常情说,没有谁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君主您生性嫉妒而喜欢后官女色,竖刁自己阉割了自己以便为您管理内官。他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又怎么能爱他的君主呢?”桓公说:“那么卫公子开方这人怎么样?”管仲说:“不行。齐国和卫国之间相距不过十天路程,开方为了侍奉君主您,想迎合您的缘故,十五年都不回去看望他的父母,



这不合人情。他对自己的父母都不亲爱，又怎么能亲爱自己的君主呢？”桓公说：“那么易牙这人怎么样？”管仲说：“不行。易牙为君主掌管伙食，君主所没有尝过的东西，只有人肉，易牙便把自己儿子的头蒸了进献给您，这是君主您知道的。人的感情没有什么比得过爱护子女的感情，现在他蒸自己的儿子作为食物给君主，对自己的儿子都不爱，又怎么能爱君主呢？”桓公说：“那么谁行呢？”管仲说：“隰朋这人可以。他为人内心坚贞而行为廉洁，欲望很少而讲究信用。内心坚贞，就足以做表率；行为廉洁，就可以担当重任；欲望少，就能统治民众；讲究信用，就能和邻国保持好关系。这就是霸主的辅佐。您还是任用他吧。”君主说：“好！”过了一年多，管仲死了，桓公不用隰朋而是任用竖刁。竖刁管理政事三年，齐桓公到南边堂阜巡游，竖刁带着易牙、卫公子开方和大臣们作乱。桓公又渴又饿，死于南门的寝宫旁守卫住的屋子里。死了三个月尸体都没人收，尸体上的蛆虫从门口爬出来。因此桓公的军队横行天下，为五霸的首领，最终却被臣子所杀，磨灭了良好的名声，被天下人嘲笑，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不采纳管仲意见的过失。所以说犯有过失而不听忠臣的意见，独自按自己的主意行事，是丧失好的名声、被人讥笑的开端。

奚谓内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阳^①，韩氏急。公仲朋谓韩君曰^②：“与国不可恃也^③，岂如因张仪为和于秦哉^④！因赂以名都而南与伐楚，是患解于秦而害交于楚也。”公曰：“善。”乃警公仲之行^⑤，将西和秦。楚王闻之，惧，召陈轸而告之曰^⑥：“韩朋将西和秦^⑦，今将奈何？”陈轸曰：“秦得韩之都一，驱其练甲^⑧，秦、韩为一以南向楚，此秦王之所以庙祠而求也^⑨，其为楚害必矣。王其趣发信臣^⑩，多其车，重其币^⑪，以奉韩，曰：‘不穀之国虽小，卒已悉起^⑫，愿大国之信意于秦也^⑬。因愿大国令使者入境，视楚之起卒也。’”韩使人之楚，楚王因发车骑陈之下路^⑭，谓韩使者曰：“报韩君，言弊邑之兵今将入境矣^⑮。”使者还报韩君，韩君大悦，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实害我者，秦也；以名救我



者，楚也。听楚之虚言而轻强秦之实祸，则危国之本也。”韩君弗听。公仲怒而归，十日不朝。宜阳益急，韩君令使者趣卒于楚^⑩，冠盖相望而卒无至者^⑪。宜阳果拔，为诸侯笑。故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者，则国削之患也。

【注 释】

- ① 宜阳：韩国地名，在今河南省宜阳县西。
- ② 公仲朋：韩宣惠王的相。韩君：指韩宣惠王。
- ③ 与国：盟国，此指楚国。恃：依靠。
- ④ 因：依靠、通过。张仪：秦惠文王相。
- ⑤ 警：告诫。
- ⑥ 陈轸：楚怀王的大臣。
- ⑦ 韩朋：指韩国的公仲朋。
- ⑧ 练甲：精锐的军队。
- ⑨ 庙：宗庙，安放祖宗神主和进行祭祀的地方。
- ⑩ 趣：通“促”，赶快、立即。信臣：可靠的使臣。
- ⑪ 币：礼物。
- ⑫ 悉：尽。
- ⑬ 大国：此指韩国。信：通“申”，表达。
- ⑭ 陈：排列。下路：即夏路，楚国通向北方的大路，是韩国使臣经过的地方。
- ⑮ 弊邑：对自己国家的谦称。弊：通“敝”。
- ⑯ 趣卒于楚：到楚国催兵求救。趣：通“促”，催促。
- ⑰ 冠盖相望：帽子和车盖彼此可以望见，形容人来人往。

【译 文】

什么叫做在国内不按自己的力量做事？从前秦国进攻宜阳，韩氏焦急，公仲朋对韩国君主说：“我们的盟国靠不住，倒不如通过张仪与秦国讲和。用一座有名的城市作礼物送给秦国，而和秦国一起向南讨伐楚国，这样解除了秦国的祸患，而又把灾难转移给了



楚国。”韩君说：“好！”于是就公仲的出发发布指示，打算与西边的秦国讲和。楚王听说了，很害怕，召来陈轸对他说：“韩国的公仲朋将要与西边的秦国讲和，现在怎么办？”陈轸说：“秦国得到韩国的一座都城，驱使着他们精锐的军队，和韩国合而为一，向南边针对楚国，这是秦王祭祀上天祖宗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肯定会给楚国造成危害。请大王赶快派出可靠的使臣，多给他一些车，重重地准备礼物，以送给韩国，告诉他们：‘我们的国家虽然小，士兵们都已经征召起来了，希望贵国向秦国表明你们抵抗的决心。为此也希望贵国派使者来楚国，视察我们楚国已动员起来的军队。’”韩国派人去楚国，楚国因此派出车队、骑兵，排列在去韩国的大路上，对韩国使者说：“回去报告韩国君主吧。就说我们的救援军队马上就要进入韩国境内了。”使者回去向韩国君主报告，韩国君主非常高兴，就不让公仲去跟秦国讲和了。公仲说：“不可以这样做。以其实际行动给我们造成危害的，是秦国；以虚假言论救援我们的，是楚国。听信楚国的不实之辞，而轻视强大的秦国的实在的祸患，这是危害国家的根源啊！”韩国君主不听，公仲愤慨地回去了，十天都不上朝。宜阳越发紧急，韩国君主派使者到楚催促救兵，使者来往不断，而救兵却一个也没有。宜阳果然失守了，被诸侯笑话。所以说在国内不按自己的力量做事，对外则依赖侯国，是使国家遭到削弱的灾难。

奚谓國小无礼？昔者晋公子重耳出亡^①，过于曹^②。曹君袒裼而观之^③。蜎负羁与叔瞻侍于前^④。叔瞻谓曹君曰：“臣观晋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无礼^⑤，彼若有时反国而起兵^⑥，即恐为曹伤^⑦。君不如杀之。”曹君弗听。蜎负羁归而不乐，其妻问之曰：“公从外来而有不乐之色，何也？”负羁曰：“吾闻之，有福不及，祸来连我。今日吾君召晋公子，其遇之无礼。我与在前^⑧，吾是以不乐。”其妻曰：“吾观晋公子，万乘之主也^⑨；其左右从者，万乘之相也^⑩。今穷而出亡，过于曹，曹遇之无礼。此若反国，必诛无礼，则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⑪？”负羁



曰：“诺。”盛黄金于壶，充之以餐^⑫，加璧其上，夜令人遗公子^⑬。公子见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辞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谋曰：“昔者晋献公与寡人交^⑭，诸侯莫弗闻。献公不幸离群臣^⑮，出入十年矣^⑯。嗣子不善^⑰，吾恐此将令其宗庙不被除^⑱，而社稷不血食也^⑲。如是弗定^⑳，则非与人交之道。吾欲辅重耳而入之晋，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㉑，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重耳即位三年，举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悬督瞻而出之，我且杀而以为大戮^㉒。”又令人告螽负羁曰：“军旅薄城^㉓，吾知子不违也^㉔。其表子之间^㉕，寡人将以为令，令军勿敢犯。”曹人闻之，率其亲戚而保螽负羁之间者七百余家^㉖。此礼之所用也。故曹，小国也，而迫于晋、楚之间^㉗，其君之危犹累卵也^㉘，而以无礼莅之^㉙，此所以绝世也。故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

【注 释】

- ① 晋公子重耳：晋献公的庶子，继位后称晋文公。
- ② 曹：春秋时诸侯国名。
- ③ 曹君：指曹共(gōng)公。袒裼：裸露上身。
- ④ 螽负羁、叔瞻：均为曹国的大臣。
- ⑤ 遇：对待。
- ⑥ 时：机会。
- ⑦ 伤：害。
- ⑧ 与：参加。
- ⑨ 万乘：万辆兵车，泛指大国。
- ⑩ 相：官名，即相国。
- ⑪ 貳：与……区别。
- ⑫ 充：装满。
- ⑬ 遗：送。
- ⑭ 晋献公：春秋时晋国君主，晋公子重耳之父。交：结交。
- ⑮ 离群臣：离开群臣。对君主死去的委婉说法。



- ⑩ 出入:上下。
- ⑪ 嗣子:继位的儿子,指晋惠公。
- ⑫ 袞(fú)除:洒扫。
- ⑬ 社:土地神。稷:谷神。血食:祭祀。
- ⑭ 定:安定。
- ⑮ 畴骑:同样大小的马。
- ⑯ 且:将。
- ⑰ 薄:通“迫”,迫近。
- ⑱ 违:反对。
- ⑲ 表:做标记。闾:居住区的门。
- ⑳ 保:依附,求得保护。
- ㉑ 迫:狭窄。
- ㉒ 累卵:叠起来的蛋,形容危险万分。
- ㉓ 莅:对待。

【译 文】

什么叫国家小又不讲礼貌?从前晋公子重耳出逃,从曹国经过。曹国君主趁着他洗澡时偷窥他裸露的上身。釐负羁与叔瞻在曹国君主跟前侍候。叔瞻对曹国君主说:“我看晋公子不是平常人。您对待他无礼,他如果有机会回国聚起军队,就恐怕会成为曹国的伤害。您不如把他杀了。”曹国君主不听。釐负羁回到家中郁郁不乐,他的妻子问他说:“您从外面回来脸上不高兴,为什么呢?”负羁说:“我听说过,君主有福我赶不上,有祸就会连累我。今天我们君主接见晋公子,对待他没有礼貌。我也参加了接见,我因此感到不高兴。”他的妻子说:“我观察晋公子,是一个大国君主的样儿。他左右的随从,也是大国相国的样儿。现在困窘出逃,从曹国过,曹国对待他没有礼貌。他若回国,必然诛杀对他无礼的人,那么曹国就会首当其冲。您为什么不先向晋公子表明您和君主的不同呢?”负羁说:“对!”于是把黄金装在食器中,上面盛上饭,再用璧玉盖上,晚上派人送给晋公子。晋公子见到使者,两次行礼,收下了



饭食却不收璧玉。晋公子从曹国进入楚国,从楚国进入秦国。在秦国住了三年,秦穆公召集群臣商量说:“过去晋献公与我交好,诸侯没有谁不知道的。献公不幸抛下了群臣去逝了,前后已经十年。他的继承人不好,我担心这位继承人会让晋国的宗庙得不到打扫,社稷之神得不到祭祀。如果不去安定晋国,那就不是与人结交的道理了。我想帮助重耳再进入晋国,怎么样?”群臣都说:“好!”秦穆公于是召集军队,皮甲车五百辆,骑兵两千,步卒五万,帮助重耳进入晋国,立重耳为晋国君主。重耳登上君位三年,带领军队去征伐曹国。于是派人告诉曹国君主说:“把叔瞻从城墙上吊出来,我将要杀死他并陈尸示众!”又派人告诉釐负羁说:“军队逼近都城,我知道您是没有和我作对的。请把您家族居住区的门做好标记,我将下一道命令,让军队不侵犯您的家族。”曹国人听说了这事,率领自己的亲戚在釐负羁家得到保全的,有七百多家。这就是礼的用处啊!曹国,是个小国,又地处晋、楚等大国之间的狭小地带,它国君的危险就像重叠累加起来的鸡蛋一样,而又以不礼貌来对待大国,这就是它断绝后代的原因。所以说国家小又不讲礼貌,不任用提意见的臣子,这就是绝灭后代的趋势。

(韩建立注译)

孤 愤

【题 解】

孤,指法家在同当权贵族斗争中孤立无援的处境;愤,指法家面对大臣专权,惑主败法,致使国家危亡的现实而产生的愤慨心情。

全文围绕当权重臣与法术之士的利害关系,以及君主对待当权重臣与法术之士的态度,抒发了作者的孤独之感,愤懑之情,表现了法术



之士勇于变法图强的精神。

韩非清醒看到法术之士与当权重臣是势不两立的仇敌,指出了任用法术之士的重要性,无情地揭露了当权重臣独断专行,破坏法令,结党营私,曲意逢迎,欺君惑主,杀害无辜,鱼肉百姓,致使国家危亡的种种罪恶,深刻地分析了君主不能明察,法术之士不得进言的主要原因,是大臣专权,左右侍从过于受宠。

文章言词犀利,逻辑严密,析理清晰、透彻,说服力强,排比句式的运用更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感染力。

智术之士^①,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②;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③。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④,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⑤。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⑥。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⑦,不可两存之仇也。

【注 释】

- ① 智:通“知”,知晓。
- ② 烛:照,这里是察见,识破的意思。
- ③ 矫:纠正。
- ④ 案:通“按”,依照。治官:尽职。
- ⑤ 为:同“谓”,说。
- ⑥ 贵重之臣:同“重人”。在绳之外:在法律容许之外,即受法律制裁。绳,木工用以取直的墨线,这里指法则。
- ⑦ 当涂之人:占据重要地位的人,即“重人”。涂,通“途”,道路。

【译 文】

通晓法治策略的人,一定要有远大的见识,并且有敏锐的洞察力,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就不能识破阴谋诡计;能够执行法令的人,



一定要坚决果断,并且刚强正直,不刚强正直,就不能矫正邪恶的行为。一般的官吏要遵循君主的命令办理政事,依照法律尽职尽责,这不是我所说的重人。所说的重人,是无视君主的命令而独断专行,破坏法律而使自己得利,损害国家而使私家受益,他们的势力足以操纵君主,这才是所说的重人。通晓法治策略的人,有敏锐的洞察力,如果听信并任用他们,就将识破重人的阴谋诡计;能够执行法令的人,刚强正直,如果听信并任用他们,就将矫正重人的邪恶行为。所以,通晓法治策略的人和能够执行法令的人一旦被君主任用,那么地位显耀的重人就必定会受到法律的惩治。因此,通晓法治策略和执行法令的人同重人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①。是以诸侯不因^②,则事不应^③,故敌国为之讼^④;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⑤,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⑥,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⑦。

【注 释】

① 外内:指国外国内的势力。

② 因:依靠。

③ 应:答应。

④ 讼,通“颂”,颂扬。

⑤ 郎中:官名,战国时开始设置,在宫廷内担任君主侍卫,战时跟随君主征伐。

⑥ 学士:即“文学之士”,指儒生。

⑦ 弊:通“蔽”,蒙骗。

【译 文】

重人控制着国家关键部门的权力,国内国外就都听凭他们使



用了。因此其他诸侯不借助他们,事情就办不成,所以即使是敌对国家也得颂扬他们;各级官吏要不依附他们,官职就得不到提升,所以群臣都得听从他们支使;郎中要不依靠他们,就不能上朝见君,所以君主身边的侍从都替他们隐瞒罪行;儒生们要不仰承他们,供给的薪水就微薄,地位就低下,所以那些儒生都替他们吹捧。以上这四种辅助势力,是邪恶的官吏用以掩饰自己罪行的工具。重人不能出于对君主负责去推荐他们的仇人,君主也不可能超越那四种势力的包围圈来洞察臣下的违法行为,所以,君主受蒙蔽越来越深,而重人的势力越来越大。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①,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②,同乎好恶,固其所自进也^③。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④,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⑤,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⑥,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⑦;以新旅与习故争^⑧,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⑨;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且暮独说于前^⑩。做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⑪。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僂于吏诛^⑫,必死于私剑矣。朋党比周以弊主^⑬,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⑭,不待见功而爵禄^⑮,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



【注 释】

- ① 希:少。这个意义后代写作“稀”。
- ② 即:靠近。这里有迎合,投合的意思。
- ③ 自:由。
- ④ 干:求。
- ⑤ 泽:恩德。
- ⑥ 阿辟:迎合邪恶。
- ⑦ 数:常理。
- ⑧ 新旅:新来的客人,指法术之士。
- ⑨ 以岁数:用年来计算。表示时间长。
- ⑩ 说(shuì)说服,劝说。
- ⑪ 私剑:私人豢养的刺客。这里借指暗杀。穷:尽头。这里指结束生命。
- ⑫ 僇(lù):通“戮”,杀。
- ⑬ 弊:通“蔽”,蒙蔽。
- ⑭ 合参验:考核,验证是否符合实际。
- ⑮ 见(xiàn):出现,露出。

【译 文】

对于君主来说,大凡重人,很少不受信任和宠爱的,又况且是亲信和老友。至于逢迎君主的心意,投合君主的好恶,这本来是他们得以进身的途径。重人爵位高,权力大,私党多,因而一国之内依附他们的官吏无不为他们歌功颂德。可是法术之士想要求得君主的任用,那就很难了。君主跟法术之士既没有像对重人那种信任和宠爱的亲近关系,又没有像对亲信和老友那种深恩重惠,相反却又要用法治的主张纠正君主迎合邪恶行为的心理,这与君主的心意是相违背的。法术之士所处的社会地位低贱,势单力薄。凭着与君主疏远的关系跟君主所亲近、宠爱、信任的人相争,按常理说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凭着新客的身份跟君主的亲信和老友相争,按常理说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凭违背君主心意的行动跟投合君



主好恶的人相争,按常理说也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凭低贱的地位跟地位高贵的人相争,按常理说也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凭一个人的力量跟全国的官吏相争,按常理说同样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法术之士被五不胜的情势所限制,又常年不能面见君主;而重人仗恃着五胜的条件,又能从早到晚单独到君主面前进谗言。法术之士通过什么门径能得到君主的任用,君主到何时才能醒悟过来呢?凭借的条件必然不能取胜,而又与重人势不两立,法术之士怎么能没有危险呢?其中能够捏造罪名陷害的,就借国家的法令来公开杀害他们,其中不能强加罪名的,就指使刺客暗杀他们。这样,阐扬法治主张而违背君主心意的法术之士,不是被官吏公开杀害,就必定死在刺客的手里。那些互相勾结来蒙蔽君主、用颠倒是非的言论谋取私利的人,必定被重人信任。所以其中能用有功为借口的,就封官加爵,使他们地位更高;其中没有什么好名义能用来作为借口的,就依靠其他诸侯的势力,使他们在国内的地位重要起来。因此那些蒙骗君主而投靠重人的人,不是在官职爵位上显赫,就必定靠国外势力取得重要地位。如今君主不等将情况弄清就处人死刑,没等做出功绩就授给爵位、俸禄,所以法术之士怎么能冒着生命危险去进献他们的治国学说?重人怎么肯正当得利的时候而自动辞去官职呢?因此,必然使君主的地位越来越下降,豪门贵族的地位逐渐上升。

夫越虽国富兵强^①,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②,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③,而不智不类其国,不察其类者也。人之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④;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⑤。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



【注 释】

- ① 越：指越国。
- ② 壅(yōng)：隔绝，阻塞。
- ③ 智：通“知”。下文“智”同此。
- ④ 吕氏：周天子把齐国封给吕尚，以后为吕尚后代世袭，所以齐国是吕氏之国。田氏用之：前 481 年，田常杀死齐简公，控制了齐国政权。
- ⑤ 姬氏：这里指晋国。晋本是周武王之子叔虞的封地，所以晋与周王室同姓。六卿：指晋国六家执政大臣范氏、中行氏、知氏、赵氏、魏氏、韩氏。

【译 文】

越国虽然国富兵强，但是中原地带各诸侯国的君主都知道它的强盛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说：“越国不是我能控制的国家。”现在，一国的统治者虽然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但是由于君主受蒙蔽，重人独揽大权，这就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同样不能控制的越国了。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家跟越国不相同，却不了解他们的国家已经跟以前能够控制时的国家不同了，这是不懂得不能控制的越国，与不能控制自己的国家是同类情况的道理啊！人们评论齐国灭亡的根据，不是说土地和城镇不存在了，而是指吕氏失去了统治国家的权力而被田氏取代了。评论晋国灭亡的根据，也不是说土地和城镇不存在了，而是指姬氏失去统治国家的权力而被六卿独揽。现在，重人执掌大权，独断专行，可是君主却不知道把权力收回，集中在自己手里，这说明君主太不英明了。跟病死的人患同样的疾病，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活下去的；跟灭亡了的国家有同样情况，这样的国家是不能存在下去的。假如沿着齐国、晋国的老路走下去，想要使国家安然存在，那是不可能的。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①，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



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②。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③，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④。其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⑤，恃其精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⑥，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⑦，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治辩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注 释】

- ① 万乘(shèng):万辆兵车,指强盛的大国。下文“千乘”指弱小国家。
- ② 悖(bèi):荒谬。
- ③ 修士:修身之士。指品德高尚又能严于律己的人。与下文的“智士”(有智谋有才能的人)都指主张法治的人。
- ④ 治辩:指政事处理得好。辩,通“辨”。
- ⑤ 其修士,此三字疑是衍文。货赂:财物。
- ⑥ 精洁:据文意疑是“精辩”之误,即应是“精洁治辩”的简说。
- ⑦ 伯夷:商朝所封孤竹国君主的大儿子,他与弟弟叔齐互相推让君位,自己逃到周地,反对周武王伐纣。商灭亡后,不吃周的粮食而饿死在首阳山。古代把他奉为德行高尚的典型。

【译 文】

大凡法术的难以推行,不只是大国,就是小国也一样。君主身边的侍从不一定有什么智慧,君主听了被人们认为有智慧人的意见,继而便跟身边的侍从评论他们的意见,这是跟愚蠢的人评论有智慧的人;君主身边的侍从不一定品德高尚,君主尊重被人们认为品德高尚的人,继而便与品德不好的人评论他们的行为,这是跟不贤者评论贤者。有智慧的人提出的策略要由愚蠢的人来决定取舍,品德高尚的人的行为要由品德不好的人来评定高低,那么有智



慧的人和品德高尚的人就会因此感到耻辱,君主做出的结论也就必然荒谬绝伦了。想要得到官职的人中,那些修身之士将要用纯正廉洁坚守自身的品节,那些智谋之士将要靠尽职尽责来推进政业。他们不能拿财物奉承人,他们坚持纯正廉洁的品德和尽职尽责的精神,更不可能用歪曲法律的手段治理国家,修身之士和智谋之士不会去为君主身边的侍从效力,不会接受别人私下的请求。君主身边的侍从,品行不像伯夷那样高尚,一旦寻找不到替他们效力的人,财物又弄不到手,那么,不但修身之士和智谋之士靠纯正廉洁和尽职尽责建立起来的功业会被他们扼杀,而且还会兴起诽谤和诬陷的言论来。法术之士尽职尽责取得功绩被君主的亲信抹杀,纯正廉洁的品行要由亲信的诋毁或赞誉来决定,这样,纯正廉洁和尽职尽责的官吏就会失去作用,君主的圣明就会被阻塞了。不按照功绩评定人的智谋和品德,不经过验证核实就定人的罪行,只听身边的侍从和亲信的谗言,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就会在朝中任职,是非不分、欺诈贪贿的官吏就占满职位了。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相与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①,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②,而相室剖符^③。此人臣之所以谄主便私也。故当世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④,十无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是当涂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注 释】

- ① 豪杰：智谋、见识超群的人。
- ② 更：变更，改变。蕃(fān)臣：附属大臣。
- ③ 剖符：符是古代君臣间的信物，有的是用铜、金、玉制作的，有的是用竹、木制作的，君主把它剖分为二，一半保存在朝廷，一半在大臣手中，朝廷传达命令，调兵遣将时，合符检验真假。相室剖符，是说君主的权力落到大臣手中。
- ④ 变势：改变形势。指重新获得失去的权力。

【译 文】

大国的祸患，是执政大臣过于受重用；小国的祸患，是身边侍从过于受宠信；这是诸侯国君主共同招致祸患的原因。况且臣下犯有大罪过，是因为君主有大的过失，臣下和君主之间的利害是相互对立的。根据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君主的利益在于让有真实才能的人担任官职，而臣下的利益在于本来没有才能还想要得到职位；君主的利益在于把爵禄授给有功劳的人，而臣下的利益在于本来没有功劳还想要得到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让豪杰之士发挥出才能，而臣下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因此国家土地被削减而权臣贵族却富裕起来了，君主的地位下降而执政大臣的地位却高起来了。所以说，君主如果丧失了权力和地位，臣下就会窃夺国家政权，如果君主变到属臣的地位，丞相就会取代君主。这就是权臣靠欺诈君主图谋私利的原因。所以当代的执政大臣，一旦君主的权力和地位改变了，他们能够仍然受宠信的，十个当中连两三个都不会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权臣的罪过太大啊。权臣中犯有重罪的，他们的行为是欺骗君主，依据他们的罪恶应当处以死刑。聪明的人见识远大，恐怕受牵连被判死罪，一定不能跟随重人去于欺骗君主的勾当；有道德的人品行高尚廉洁，认为跟邪恶官吏欺骗君主是耻辱，也一定不会追随重人去于欺骗君主的勾当。由



此可知，重人的党羽不是愚蠢到不知道欺骗君主会招致祸患的人，就是卑污到冒死作恶的亡命徒。重人控制着这些人，同他们一道，对上欺蒙君主，对下搜掠民财，相互勾结，串通一气，迷惑君主破坏法令，扰乱百姓，致使国家危难，国土被削减，君主遭受劳苦和屈辱，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啊！臣下犯大罪的时候，君主不加禁止，这是做君主的最大的过失啊！假使在上的君主有重大的过失，在下的臣子有重大的罪过，要想求得国家不亡是不可能的。

（刘乾先注译）

说 难

【题 解】

说(shuì)难，就是游说的困难。战国时期，游说之风盛行，各种社会力量，都想凭借游说活动取得君主的支持，以推行自己的主张。本文便是作者根据谋臣策士的游说活动和自己的亲身实践写成的。全文围绕“说”字层层推进，渐次深入。首先指出游说的困难“在知所说之心”。其次举出各种不当的游说方法，从反面分析了游说失败导致“身危”的原因。再次从正面阐述了游说的具体方法。接着举例说明进说中的实际教训。最后再次强调：“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作者同时指出，游说者尽可卑躬屈节，使用种种诡诈手段以迎合君主的心理。这是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反映。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①，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②。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③，可以吾说当之^④。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⑤，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⑥，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



情^⑦，必不收矣^⑧。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注 释】

- ① 知之：了解事理。说之：说服君主。
- ② 横失：纵横如意，无所顾忌。失，通“佚”，放肆。
- ③ 所说：进说的对象，指君主。
- ④ 以：用。当：适应、迎合。
- ⑤ 为：追求。
- ⑥ 见：被看成。下节：节操卑下。遇：对待、待遇。
- ⑦ 心：心计、谋略。远事情：远离事实，脱离实际。
- ⑧ 收：接受。

【译 文】

大凡游说的困难，不是难在我是否了解事理从而拥有理由说服君主，也不是难在我的口才能否阐明我的主张，也不是难在我是否敢毫无顾忌地把我的看法完全表达出来。大凡游说的困难，在于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能够用我的话去迎合他。游说的对象属于追求高尚名声的人，如果用重利去说服他，那么游说者就会被看成是节操卑下的人而得到卑微下贱的待遇，必定被抛弃和疏远。游说的对象是属于追求重利的人，如果用名望高尚去说服他，那么就会被看作是没有心计而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了。游说的对象是心底里追求重利而表面上装作追求名望高尚的人，如果用名望高尚去说服他，那么他就会表面上接受你而实际上却疏远你；如果用重利去说服他，那么他就会暗地里采用你的意见而表面上抛弃你。这些情况不能不明察啊。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①。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②，



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③，而乃以成他故^④，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⑤，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⑥，知者揣之外而得之^⑦，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⑧，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⑨；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⑩，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⑪，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⑫，说者与知焉^⑬，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⑭，止以其所不能已^⑮，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⑯，则以为间己矣^⑰；与之论细人^⑱，则以为卖重^⑲。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⑳；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㉑。径省其说^㉒，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㉓，则以为多而交之^㉔。略事陈意^㉕，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㉖，则曰草野而倨侮^㉗。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注 释】

- ① 泄：泄露。
- ② 及：涉及、触及。匿：隐藏。
- ③ 彼：他，指君主。出事：做某件事。
- ④ 他故：其他的事。
- ⑤ 徒：只。而已矣：罢了。
- ⑥ 规：规划、筹划。异事：不平常的事。当：中肯、合意。
- ⑦ 知：通“智”。揣：猜测。
- ⑧ 周：亲密。泽：恩宠、情谊。渥：深厚。
- ⑨ 德：功能。
- ⑩ 贵人：地位尊贵的人，指君主。过端：过错。
- ⑪ 挑：挑出、揭露。
- ⑫ 或：有时。得计：计谋得当。
- ⑬ 与：参与。
- ⑭ 强(qiǎng)：勉强。
- ⑮ 已：停止。
- ⑯ 大人：指大臣。
- ⑰ 间：离间。



- ⑬ 细人：小人，指君主身边的侍从。
- ⑭ 卖重：卖弄权势，此指炫耀自己的身价。
- ⑮ 借：凭借。资：资助。
- ⑯ 尝：试探。己：自己，指君主。
- ⑰ 径：直接。省：简略。
- ⑱ 米盐：指日常琐碎的小事，此形容说话详尽繁琐。博：广博。
- ⑲ 多：啰嗦。交：交杂、驳杂。
- ⑳ 陈：陈述。
- ㉑ 虑：谋划。肆：不受拘束。
- ㉒ 草野：粗野。倨侮：傲慢。

【译 文】

事情因为保密而成功，言论因为泄密而失败。不一定是进言者本身泄露了秘密，而是由于言论无意中涉及到了听话者心中隐藏的秘密，像这样的人自身就危险了。君主表面上在做某件事，却想着借此成就另外的事，游说的人不仅仅知道君主表面上所做的是罢了，还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像这样的人自身就危险了。策划一件不平常的事，而且与君主的心意相合，有才智的人从事情表面上揣测并把它猜中，事情泄露出来，君主必然会认为是游说者泄露的，像这样的人自身就危险了。交情还不深厚，游说者却说尽了心中的话，如果按照他所说的去做而有功，就会忘掉他的功德；如果按照他所说的行不通而失败，就会被怀疑，像这样的人自身就危险了。贵人有错，而游说者明白地说明礼义以挑他的毛病，像这样的人就危险了。贵人有时计谋得当想把功劳归于自己，游说者参与并了解了这一计谋，像这样的人自身就危险了。强求君主做他没有能力做的事，阻止君主不肯停止的事，像这样的人自身就危险了。因此与君主议论他的大臣，君主就认为是离间他与大臣的关系；与君主谈论左右侍从，君主就认为是想借近臣来卖弄权势，炫耀自己。谈论君主喜爱的人，君主就认为是凭借此来拉关系，以作



为自己的资助；谈论君主憎恶的人，君主就会认为是在试探他。说话开门见山，简单扼要，君主就会认为他不聪明，而把他看作是笨人；说话连米盐一类的小事也广博地加以议论，君主就会认为他太啰嗦，太驳杂。只简略地陈述事情的大意，君主就会说他胆小怕事而没把话说完；把谋划的事情广泛而不受拘束地表达出来，君主就会认为他粗野而傲慢。这些都是游说的困难，不可以不知道。

凡说之务^①，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②。彼有私急也^③，必以公义示而强之^④。其意有下也^⑤，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⑥。其心有高也^⑦，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⑧，而多其不行也^⑨。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⑩，使之资说于我^⑪，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⑫。欲内相存之言^⑬，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⑭。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⑮，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⑯，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⑰；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⑱；自勇其断^⑲，则无以其谄怒之^⑳；自智其计^㉑，则毋以其败穷之^㉒。大意无所拂悟^㉓，辞言无所系縻^㉔，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

【注 释】

- ① 务：要务、要领。
- ② 饰：粉饰、美化。矜：自夸，自鸣得意。灭：掩盖。
- ③ 彼：指君主。私急：私人的急事，指君主私人的欲望。
- ④ 公义：指国家的利益。示：给人看，指明。强：劝勉、鼓励。
- ⑤ 下：卑下。
- ⑥ 少：抱怨。
- ⑦ 高：指崇高远大的愿望。
- ⑧ 见：通“现”。恶：坏处。
- ⑨ 多：称赞。



- ⑩ 地:事理的根据。
- ⑪ 资:借取。
- ⑫ 佯:假装。资:资助、帮助。
- ⑬ 内:通“纳”,进献。存:保全。
- ⑭ 微:暗暗地。见:通“现”,显示。
- ⑮ 毁:诋毁、败坏。诽:非议。
- ⑯ 异:其他。行:品行。
- ⑰ 伤:害。
- ⑱ 难:指君主难以办到的事。概:古代量米粟时刮平斗斛用的木板,引申为刮平,此为纠正、挫伤之意。
- ⑲ 勇:认为……是勇敢的。断:决断。
- ⑳ 滴:过失。
- ㉑ 智:认为……是高明的。
- ㉒ 穷:使……难堪。
- ㉓ 大意:主旨,指进说的主要内容。拂悟:违反、抵触。悟:通“忤”。
- ㉔ 系縻:抵触、摩擦。

【译 文】

大凡游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粉饰君主自鸣得意的地方而掩盖他认为耻辱的地方。君主有私人的急事,游说者必须指明这是合乎国家利益的而劝勉他去做。君主心里有卑鄙的念头,但又无法抑制,游说者就应替他把这种卑鄙的念头加以美化而抱怨他不去做。君主的心里有着高远大的愿望,但事实上却做不到,游说者就应该替他举出这件事的缺点,揭示它的坏处,称赞他没有去做。有的君主想拿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自夸,游说者就为他举出同样类型的其他事情,多给他提供根据,使他从我这里取得说话的材料,而我却假装不知道,来帮助他表现智慧。要想进献保全君主私利的话,就必须用美好的名义阐明它,而又暗示它符合君主的个人利益。想要陈述造成危害的事情,就要表白它可能遭到的毁谤,同时又暗示它对君主也有害。称赞其他人中与君主有同样品行的人,



谋划与君主所做的事有同样思路的其它事情。有与君主同样缺点的人,游说者就必须大力加以粉饰,说那没有什么害处;有与君主同样遭到失败的人,游说者就必须用明白的话来掩饰,说那没有什么过失。君主自己夸耀他的力量,游说者就不要用他难以办到的事去挫伤他;君主认为自己的决断很勇敢,游说者就不要用他的过失去激怒他;君主认为自己的计谋很高明,游说者就不要用他的失败去使他难堪。游说的主要内容不要对君主有所冒犯,言词不要与君主有抵触,然后就可以尽情施展自己的智慧和口才了。由这条途径所得到的,是君主亲近而不怀疑,从而可以把话讲完。

伊尹为宰^①,百里奚为虏^②,皆所以干其上也^③。此二人者,皆圣人也^④;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加^⑤,如此其污也^⑥!今以吾言为宰虏^⑦,而可以听用而振世^⑧,此非能仕之所耻也^⑨。夫旷日离久^⑩,而周泽既渥^⑪,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⑫,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⑬,直指是非以饰其身^⑭,以此相持^⑮,此说之成也。

【注 释】

- ① 伊尹:一名伊挚,商汤的相。伊尹为得到商汤的任用,便当厨师以接近汤。汤发现他有才能,就让他做了相。宰:厨师。
- ② 百里奚:春秋时虞国大夫。晋灭虞,他被俘成为奴隶。后来晋献公把女儿嫁给秦国,把他作为陪嫁小臣。他在途中外逃,被楚国人抓获。秦穆公听说他有才能,就用五张羊皮把他赎去,并授之以国政,称他为五羖大夫。虏:奴隶。
- ③ 干:求。
- ④ 圣人:才智道德杰出的人。
- ⑤ 役身:使自己成为仆役。进:进用。
- ⑥ 污:卑鄙、卑下。
- ⑦ 今:假如。
- ⑧ 振:救。



- ⑨ 能仕:智能之上,有才能的人。仕:通“士”。
- ⑩ 旷日:历时久远。离:经历。
- ⑪ 周泽:恩宠。既:已。渥:深厚。
- ⑫ 引争:引发争论,发生争执。
- ⑬ 割:剖析、截断。致:取得。
- ⑭ 饰:通“饬”,整治、端正。
- ⑮ 相持:相处、相待。

【译 文】

伊尹做厨师,百里奚做奴隶,都是借此来求得君主的重用。这两人都是才智道德杰出的圣人;但是也还不能靠使自己成为仆役的低贱方式获得提拔,他们竟像这样的卑下。如果按照我的话去做厨师和奴隶,而可以被君主采纳来拯救天下,这是不会让有才智的人感到耻辱的。经历很长的时间,君主的恩惠已经很深厚了,这样就可以很深入地策划而不被君主怀疑,引发争论而不被君主怪罪,那就可以明白地剖析事情的利害得失,以取得功业。直截了当地指明是非,使君主能够端正自身的言行,君臣能够这样相互对待,这就是游说的成功。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①,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②。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③:“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④,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⑤,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⑥。暮而果大亡其财^⑦。其家甚智其子^⑧,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⑨,厚者为戮^⑩,薄者见疑^⑪,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⑫。故绕朝之言当矣^⑬,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注 释】

- ① 郑武公：名掘突，春秋初期郑国君主。胡：诸侯国名，在今河南省郾城县东南与安徽省阜阳县西北一带。
- ② 故：故意。
- ③ 关其思：郑国大夫，生平不详。
- ④ 郑：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省中部。
- ⑤ 宋：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之间的地区。
- ⑥ 父(fù)：老人。
- ⑦ 亡：失，指被窃。
- ⑧ 智：认为……聪明。
- ⑨ 此二人：指关其思和邻人之父。当：合适、恰当。
- ⑩ 厚：重。
- ⑪ 薄：轻。
- ⑫ 处：处理。
- ⑬ 绕朝：春秋时秦国大夫。据《左传·文公十三年》和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记载，晋国大夫士会逃亡到秦国，晋国怕秦国重用士会，便用计诱骗士会回国。绕朝识破晋国的阴谋，劝秦康公不要让士会回去，秦康公不听。士会回到晋国后，觉得绕朝的才智对自己威胁很大，于是便派人到秦国进谗言。秦康公听信了谗言，杀了绕朝。

【译 文】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以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使他心里快乐。然后问群臣说：“我想打仗，哪个国家是可以讨伐的对象呢？”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愤怒地杀了他，并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建议讨伐它，是什么意思？”胡国君主听说了这件事，认为郑国和自己很友好，于是对郑国不加防备。郑国人袭击了胡国，夺取了它的土地。宋国有一个富人，天下雨淋坏了墙。他儿子说：“不把墙修筑起来，必将会来窃贼。”他邻居家的一位老人也这样说。夜里，他家果然丢失了许多财物。这家人非常赞赏自己的孩子聪明有远见，却怀疑邻居家那位老人。



关其思和邻居家的老人所说的都很符合实际情况,但是重者被杀,轻者遭怀疑,那并不是了解事情有什么困难,而是处理了解到的事情很困难。所以绕朝劝戒秦康公的话是很恰当的,他在晋国被认为是明智的,而在秦国却被杀戮,对这种情形不能不明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①。卫国之法^②:窃驾君车者罪刖^③。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④,弥子矫驾君车以出^⑤。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⑥,不尽,以其半啖君^⑦。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⑧。”及弥子色衰爱弛^⑨,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⑩,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⑪,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⑫;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注 释】

- ① 弥子瑕:春秋时卫灵公的宠臣。卫君:指卫灵公,名元,春秋时卫国君主。
- ② 卫国: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东北部和河北、山东省部分地区。
- ③ 窃驾:偷着驾御。罪:惩处、施刑。刖:砍掉脚的刑罚。
- ④ 间(jiàn)往:抄近路去。
- ⑤ 矫:假托(君命)。
- ⑥ 甘:甜。
- ⑦ 啖:吃。
- ⑧ 口味:口中的美味食物。
- ⑨ 弛:松弛、减退。
- ⑩ 是:这,指弥子瑕。固:本来。
- ⑪ 初:当初、过去。
- ⑫ 加:更加。



【译 文】

从前弥子瑕受到卫国君主的宠爱。卫国的法律规定：偷着驾驭君主车子的人处以砍脚的刑罚。弥子瑕的母亲生了病，有人晚上抄近路去告诉弥子瑕，弥子瑕假借君主的命令，驾着君主的车出去了。卫灵公听说了，认为弥子瑕很有德行，说：“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要被处以砍脚的刑罚。”一天，弥子瑕与卫灵公去果园游玩，吃到一枚桃子很甜，没吃完，就把另一半给卫灵公吃。卫灵公说：“爱我啊！忘掉了他自己喜欢这东西，而把它拿给我吃。”等到弥子瑕容颜衰退了，卫灵公对他的宠爱也减退了，得罪了卫灵公时，卫灵公说：“这人本来就曾假托我的命令驾我的车；又曾拿他吃剩的桃给我吃。”弥子瑕的行为与当初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从前被认为是贤，后来却成了罪，是因为君主对他的爱憎改变了。因此臣子被君主宠爱，智谋就会被认为很适当，而与君主越加亲密；被君主憎恶，智谋就会被认为不适当，并被怪罪而与君主越加疏远。所以规劝、进言、谈论的人，不能够不详察君主的爱憎，然后再说话。

夫龙之为虫也^①，柔可狎而骑也^②；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③，若人有婴之者^④，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⑤。

【注 释】

- ① 虫：古代对动物的泛称。
- ② 柔：和顺、驯服。狎：戏弄。
- ③ 逆鳞：倒长的鳞片。径尺：长一尺。
- ④ 婴：通“撝”，触犯、碰。
- ⑤ 见：接近、差不多。



【译 文】

龙作为一种动物，温驯时可以和它戏耍骑着玩，但它喉下有一尺左右倒长的鳞片。如果有人触动它，龙就必然杀人。君主也有倒长的鳞片，游说者能够不触动君主的逆鳞，那就差不多算是善于游说了。

（韩建立注译）

和 氏

【题 解】

和氏，即楚人卞和。因为文章借用和氏献璞的故事，申论法术之士处境的艰难，因而用“和氏”作篇名。

本文谴责了旧贵族对法术之士的残酷迫害，高度评价了吴起、商鞅的历史作用，反映了新旧势力斗争的激烈性，抒发了韩非对法术之士不被重用反遭迫害的悲愤之情。

文章开端即叙述和氏献璞被刖的故事，做为议论的根据，下文即以法术之士与和氏献璞作比较，申论法术之士不被重用，最后以吴起、商鞅惨遭杀害的事实，进一步证明法术之士处境的艰难。结构谨严，层次清楚。夹叙夹议中，感情深沉悲重，很有感染力。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①，奉而献之厉王^②。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③，而刖其左足^④。及厉王薨^⑤，武王即位^⑥。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⑦。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⑧，



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⑨，遂命曰“和氏之璧”。

【注 释】

- ① 和氏：卞和，春秋时期楚国人。玉璞(pú)：含玉的石头，即未经加工修治的玉石。
- ② 奉(pěng)：两手捧着。这一意义后写作“捧”。厉王：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武王之前的君主是蚘(fén)冒，不是厉王。或疑蚘冒死后被追谥为厉王。据东方朔《七谏》、刘向《新序·杂事》、王充《论衡·变动》记载，卞和在厉王、武王时献过玉，与本文说法一致。但《后汉书·孔融传》李贤注引此文作“武王、文王、成王”。各家说法不同，姑妄存之，不必拘泥。
- ③ 诳(kuáng)：欺骗。这里指骗子。
- ④ 刖(yuè)：古代一种砍脚的酷刑。
- ⑤ 薨(hōng)：古代称诸侯死叫薨。
- ⑥ 武王：即楚武王熊通。
- ⑦ 文王：即楚文王熊赧(zī)。
- ⑧ 题：评定。
- ⑨ 理：治玉。指顺着玉石的纹理从中剖出玉来。

【译 文】

楚国人卞和在楚山中得到一块玉璞，就双手捧着把它献给楚厉王。厉王让玉匠鉴别这块玉璞。玉匠说：“这是块石头。”厉王认为卞和是个骗子，就叫人砍掉他的左脚。楚厉王去世之后，楚武王即位。卞和又双手捧着他的玉璞把它献给武王。武王让玉匠鉴别它。玉匠又说：“是块石头。”武王也认为卞和是个骗子，就叫人砍掉他的右脚。楚武王去世之后，楚文王即位。卞和便抱着他的玉璞在楚山下痛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尽了，接着流出血来。文王听到这个消息，就派人询问他痛哭的缘由，说：“天下被砍掉脚的人够多了，你为什么哭得这样悲伤呢？”卞和说：“我不是为砍断了



脚而悲伤啊，我痛心的是那块宝玉却被认定为石头，真诚的人却说成是骗子，这才是我悲伤的原因啊。”文王就派玉匠修治那块玉璞，从而得到一块宝玉，就命名为“和氏璧”。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主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①，论宝若此其难也。今人主之于法术也^②，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③。然则有道者之不僇也^④，特帝王之璞未献耳^⑤。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⑥；官行法，则浮萌趋于耕农^⑦，而游士危于战陈^⑧；则法术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⑨，越民萌之诽^⑩，独周乎道言也^⑪，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矣。

【注 释】

- ① 论：论定，认可。
- ② 法：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政策法令。术：君主驾驭臣下的策略和手段。
- ③ 群臣士民：指下文所说的大臣、近习、浮萌和游士。按：这句话文意不足，怀疑这句话之后可能有脱文。
- ④ 有道者：指实行法治的人物。僇：通“戮”，杀。
- ⑤ 特：只是。帝王之璞：比喻能完成帝王大业的法术。这句意思是说，如果献上真正的法术，也会像卞和之璞一样，不被人赏识，法术之士可能被杀掉。
- ⑥ 近习：君主左右受宠幸的近臣。卖重：弄权。即凭借权势谋取私利。
- ⑦ 浮萌：游民。萌，通“氓”，百姓。
- ⑧ 陈(zhèn)：军队的行列。这一意义后写作“阵”。
- ⑨ 倍：违背。
- ⑩ 越：超越，这里指不加以理睬。
- ⑪ 周：相合。乎：跟，介词。道言：指法术之言。



【译 文】

珍珠宝玉,是君主所迫切需要的。卞和献的玉璞即使不好,也不会成为君主的祸害,然而还要到两脚被砍断以后宝玉才被认定,识别珍宝是如此的困难啊。现在君主对于法术,不一定像需求和氏璧那样急迫;而法术又是用来禁止群臣士民自私邪恶的,它的学说就更不容易被人赏识。由此看来,法术之士之所以没被杀掉,只不过是能完成帝业的法律还没有献出罢了。君主运用术,大臣就不能专权独断,左右近侍就不敢卖弄权势;官府执行法,游民就都从事于农耕,游说之士也要在阵前冒着危险打仗。这样看来,那法术就成为群臣士民的祸害了。君主如果不能摒弃大臣的议论,不理睬游民的诽谤,而使自己的主张跟法治学说相契合,那么法术之士即使到死,他们的学说也一定不会被认可。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①：“大臣太重,封君太众^②。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③,损不急之枝官^④,以奉选练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⑤,吴起枝解于楚^⑥。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⑦,设告坐之过^⑧,燔诗书而明法令^⑨,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⑩,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⑪。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⑫,商君车裂于秦^⑬。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⑭。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哉?此世所以乱无霸王也。

【注 释】

- ① 吴起:战国时期卫国人,著名的法家人物和军事家。他先在鲁国为将,立有战功。后到魏国,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太守,作出贡献。魏文侯死后,因



受谗害离魏去楚,被楚悼王任为掌管军政大权的令尹,实行变法。楚悼王死后,旧贵族乘机作乱,于公元前 381 年杀害吴起。楚悼王:名熊疑,战国时楚国国君,公元前 401 年至前 381 年在位。

- ② 封君:有封邑的贵族,如信陵君、平原君等。
- ③ 禄秩:“禄”与“秩”同义。
- ④ 枝官:多余的行政机构。枝,旁枝,这里指多余的,非必要的。
- ⑤ 期(jī)年:一年。
- ⑥ 枝解:古代分解肢体的一种酷刑。枝,通“肢”。
- ⑦ 商君:姓公孙名鞅,战国时期卫国人,所以又叫卫鞅。是著名法家人物,曾辅佐秦孝公变法,秦国因而富强。被封于於(wū)商,所以又称商君。孝公死后,受到车裂的酷刑。连什伍:组织居民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什。连,连结,组织。什伍,古代户籍的编制,五家为伍,二伍为什。
- ⑧ 告坐:指告密和连坐的制度。据《商君书》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规定什伍中的民户要互相监督,一家有奸,九家告发,如不告发,十家连坐(牵连受罚)。过:责罚。
- ⑨ 燔(fán):烧。诗书:《诗经》和《尚书》,这里泛指儒家尊奉的典籍。
- ⑩ 遂:通达顺畅,与“塞”相对,引申为“提倡”。劳:功劳。
- ⑪ 宦(huàn):作官。
- ⑫ 八年而薨:这句记叙可能有错。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孝公三年(前 359 年),任商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至孝公二十四年(前 338 年)孝公死,当为二十一年。
- ⑬ 车裂:将头和四肢分别拴于五辆车上予以分裂身体的酷刑。
- ⑭ 细民:小民。这里指浮萌和游士。

【译 文】

从前吴起根据楚国的社会情况劝导楚悼王说:“现在大臣的权势太大,有封邑的贵族太多。这样,就会对上威胁君主,对下凌虐百姓,这是导致国家贫穷军队疲弱的做法啊。不如规定有封邑的贵族子孙,承袭到第三代就收回他们的爵禄,取消或减少官吏的俸禄,裁减多余的行政机构,把节约下来的开支用来供养经过选拔和



训练的兵士。”楚悼王施行吴起的建议一年就死了，结果吴起在楚国被肢解而死。商鞅建议秦孝公组织民户结成什伍，设立有罪必须告发，否则与犯罪者同罚的制度，焚烧儒家的典籍而彰明法令，堵塞私门的请托而提倡为国建立功劳，禁绝游说求官的人而表彰从事耕战的人。秦孝公实行了商鞅的新法，君主因此位尊身安，国家因此富足强盛，但过了八年秦孝公就死了，结果商鞅在秦国被车裂而死。楚国不用吴起因而削弱混乱，秦国实行了商鞅的法治因而富足强盛。他们二位的主张已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大臣苦于法治而小民憎恶法治的缘故啊。当今这个时代，大臣贪图权势，小民安于动乱，比秦、楚那时的社会情况更为严重，而君主又没有楚悼王、秦孝公那样的明察，那么法术之士，怎么能冒着吴起、商鞅那样的危险去阐明自己的法术主张呢？这就是当今社会所以混乱而没有出现统一天下的君主的原因。

（刘乾先注译）

奸劫弑臣

【题 解】

奸劫弑臣，就是奸邪之臣、劫主之臣、弑君之臣。其中的“奸”“劫”“弑”三个字是动词用作形容词。文章详细分析了奸臣的奸行及其危害，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玩弄的各种阴谋诡计，提出了君主应该采取的各种防奸措施。文章前半部分论防奸。首先，韩非揭露了奸臣得宠的手段。接着，指出了奸臣横行天下的严重后果。对于奸臣横行的局面，韩非认为，君主必须“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运用“聪明之势”，“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防止“擅主之臣”的欺



骗,所以,“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文章后半部分批判世之愚学。他指责儒家“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强调严刑重罚,反对儒家宣扬的“仁义惠爱”,因为那会使“无功者得赏”。作者特别强调重刑,即“正明法,陈严刑”,主张势、法、术并用来禁奸治国。本篇最后一段,又见于《战国策·楚策四》和《韩诗外传》卷四,均作荀卿与春申君书,但这段文字与全篇文意相连,应是韩非之作。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①。是以主有所善^②,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③,取舍同者则相是也^④;取舍异者则相非也^⑤。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⑥,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⑦,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⑧,非参验以审之也^⑨,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⑩,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⑪。

【注 释】

- ① 顺:依顺、迎合。亲:亲近。幸:宠爱。势:权势、地位。
- ② 所善:喜爱的东西。
- ③ 大体:大致情形、一般情况。
- ④ 取:选取、赞成。舍:舍弃、反对。是:肯定。
- ⑤ 非:否定。
- ⑥ 合:符合、一致。逆:抵触、不顺。
- ⑦ 乘(chéng):凭借、依靠。进:提拔。退:罢免。
- ⑧ 术数:权术。
- ⑨ 参验:检验,用事实加以比较验证。
- ⑩ 以:因为。曩:过去、从前。
- ⑪ 擅:控制。



【译 文】

凡是奸臣,都要顺从君主的意愿,以取得君主的亲近宠爱,进而取得权势。所以对君主喜欢的东西,臣子就跟着附合吹捧;对君主憎恶的东西,臣子便贬斥诋毁。人性的一般特点是,取舍相同的就互相肯定,取舍不同的就互相反对。现在臣子们吹捧的东西,正是君主肯定的,这就是所说的同取;臣子们诋毁的东西,正是君主否定的,这就是所说的同舍。取舍一致却互相对立的,还没有听说过。这是臣子用来骗得信任和宠爱的途径。奸臣能够凭借君主的信任和宠幸而形成的权势来夸奖和诽谤、提升或罢免群臣,是君主没有用权术驾驭他,没有用检验的方法来审察他,必然因为过去与自己意见相同而相信他现在说的话,这是得到宠幸的臣子所以能够欺骗君主、成就私利的原因。所以君主必定在上面受欺骗,而臣子必定在下面掌握大权,这就叫做控制君主的臣子。

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②。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③,危害者去之^④,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⑤,父子罹其害^⑥;为奸利以弊人主^⑦,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⑧,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⑨;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⑩?治国若此其过也^⑪,而上欲下之无奸,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⑫,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⑬,必不几矣^⑭;若以道化行正理^⑮,不趋富贵^⑯,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⑰,愈不几矣^⑱。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⑲?”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⑳。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㉑,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㉒,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㉓,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㉔,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㉕?”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



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简公者也^{②6}。

【注 释】

- ① 陈：表明。
- ② 致：达到。
- ③ 就：靠拢。
- ④ 去：离开。
- ⑤ 困：穷困，处境困难。
- ⑥ 罹：遭受。
- ⑦ 弊：通“蔽”，蒙蔽。
- ⑧ 行：使用。事：侍奉。
- ⑨ 被：蒙受。泽：恩泽、好处。
- ⑩ 焉：怎么、哪里。
- ⑪ 过：过失、错误。
- ⑫ 贞：忠贞，有操守。信：诚实。
- ⑬ 情：真实的情况。
- ⑭ 几：通“冀”，希望。
- ⑮ 道：术，即君主的统治术。化：变化。行正理：推行正确的原则，指实行法制。
- ⑯ 趋：倾向、投靠。
- ⑰ 清浊：中国古代音乐术语。清，声音高扬清亮；浊，声音低沉粗重。
- ⑱ 愈：更加。
- ⑲ 比周：紧密勾结。适：迎合。重人：掌握权势的人。
- ⑳ 义：此指臣下对君主应当遵循的尽忠的原则。
- ㉑ 方正：正直无邪。
- ㉒ 清：清白无私。廉：廉洁奉公。
- ㉓ 规矩：圆规和角尺。
- ㉔ 朋党：结成私党。治官：履行职责。
- ㉕ 废：不顾。
- ㉖ 田成：春秋时齐国大臣。公元前 481 年发动政变，杀掉齐简公，篡夺了政权。



【译 文】

国家有了控制君主的臣，那么众多的下属就不能尽到他们的才智能力以表现他们的忠心；众多的官吏不能够执行法律以达到成功。怎么可以知道这点呢？安定有利的就靠拢它，危险害人的就离开它，这是人的常情。现在做臣下的竭尽自己的力量去达到成功，用完成自己的才智来表达忠心，那结果就是自身处境困难而家庭贫穷，父子都遭受祸害；做犯法自私的事情来蒙蔽君主，使用财货去侍奉贵重之臣的人，自身便尊贵，家庭便富有，父子都得到恩惠；人怎么能够离开安定有利的道路而靠近危险害人的地方呢？治国发生这样的过失，而君主希望臣下没有奸臣，官吏们都执法，这是办不到的，也就明显了。因此左右的人知道忠贞诚实不能够得到安定好处，一定会说：“我以忠贞诚实来侍奉君主，累积功劳而求得安定，这就好像瞎子而想要知道黑白的真实情况，必然没有希望；如果用统治术变化来推行正确的原则，不倾向于富贵，侍奉君主求得安定，这就好像聋子而想弄清楚音乐的清、浊，更是没有希望了。这两种做法都不能够得到安定，我又怎么能不和其他人勾结、蒙蔽君主、犯罪行私来迎合权势之人呢！”这就必然不管臣下对君主应有的义务了。那些百官众吏，也知道正直无邪不能使他们得到安定，必然会说：“我用无私廉洁来侍奉君主而求得安定，就像没有圆规和角尺而想画出方形圆形，必然没有希望；如果以遵守法纪不结成朋党来履行职责而求得安定，这就像是用脚来搔头顶一样，更是没有希望了。这两种做法都不能得到安定，我怎么能不置法纪于不顾而行私来迎合权势之人呢？”这就必然不顾君主的法纪了。所以说以行私来维护权势之人的人就多，而以守法来侍奉君主的人就少了。因此君主孤立于上而臣下结成党羽于下，这就是田成所以弑杀简公的原因。



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①，得效度数之言^②，上明主法^③，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是以度数之言得效于前，则赏罚必用于后矣。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④，而不苟于世俗之言^⑤，循名实而定是非^⑥，因参验而审言辞^⑦。是以左右近习之臣^⑧，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⑨，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⑩，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⑪，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⑫，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溪之下而求生^⑬，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⑭？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⑮，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⑯。

【注 释】

- ① 有术者：掌握了统治术的人。
- ② 效：献出。度数：法度、权术。
- ③ 明：彰明。
- ④ 诚：真正。明：明白、明察。圣人：此指被认为是治理国家楷模的前代君主。
- ⑤ 苟：迁就。
- ⑥ 循：遵照、按照。
- ⑦ 因：靠。
- ⑧ 近习：亲近熟悉。
- ⑨ 去：抛弃。
- ⑩ 乃：竟。妄：胡乱。
- ⑪ 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不测：深得不可计算。渊：深水潭。
- ⑫ 枉法：违反法令。
- ⑬ 陵：大上山。颠：通“巅”，山顶。堕：坠落。峻：险峻。溪：山涧。
- ⑭ 渔：侵夺。
- ⑮ 管仲：春秋时齐国大臣，曾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
- ⑯ 商君：战国时政治家，曾帮助秦孝公变法，使秦国强大。



【译 文】

那懂得权术的人作为人臣，能够献出法度权术的意见，对上宣明君主的法纪，对下制服奸臣，以尊敬君主安顿国家。因此法度权术的意见能献于前，奖赏惩罚就必能使用于后。君主如真正懂得圣人的权术，而不迁就世俗的意见，按照理论与实际是否一致来判定是非，靠比较检验来审察言辞。因此君主左右亲近熟悉的大臣，知道靠伪善欺诈不能得到安定，必然说：“我不抛弃犯法谋私的行为，尽自己的力量和才智来侍奉君主，反而竟与人相互勾结，胡乱毁谤称赞来求得安定，就像是背着千钧的重量，陷进了无底的深渊还想求生，必然没有希望。”百官众吏也知道犯法谋私不能使他们得到安定，必然会说：“我不用清白廉洁正直无邪来奉守法纪，竟以贪污的念头违反法令来取得私利，这就像上到高山的顶峰，然后坠入深深的溪涧却要求生，必然没有希望了。”安定和危险的道路像这样明白，君主左右的人怎么能以虚假的言辞迷惑君主，而百官怎么敢以贪心侵夺百姓呢？因此臣下能够奉献他的忠心而君主不受蒙蔽，臣下能遵守他的职责而无怨言。这就是管仲能够治理好齐国、商君能够使秦国富强的原因。

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①。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②。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③。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④，不目索奸邪^⑤，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⑥，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⑦。目必不任其数^⑧，而待目以为明^⑨，所见者少矣，非不弊之术也^⑩；耳必不因其势^⑪，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⑫。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⑬，



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⑭。故善任势者国安^⑮，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⑯，君臣废法而服私^⑰，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⑱，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⑲。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⑳，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㉑。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㉒，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㉓，民疾怨而众过日闻^㉔。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㉕，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之法术已明矣^㉖，而世学者弗知也。

【注 释】

- ① 恃：依靠。
- ② 干：侵犯。
- ③ 利害之道：指赏罚制度。
- ④ 口教：亲口教育。
- ⑤ 目索：亲眼搜索。
- ⑥ 离娄：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人，眼力特别好，能看清百步以外极细小的东西。明：视力好。
- ⑦ 师旷：春秋时晋国乐师，善于辨别乐音。聪：听力好。
- ⑧ 任：用。数：术。
- ⑨ 待：等待，引申为依靠。
- ⑩ 弊：通“蔽”，蒙蔽。术：方法。
- ⑪ 因：依赖。
- ⑫ 道：此指法家倡导的法术。
- ⑬ 明照：明察。
- ⑭ 暗乱之道：愚昧混乱的办法。
- ⑮ 任势：运用权势。
- ⑯ 古秦：古时候的秦国，指变法以前的秦国。
- ⑰ 服：实行。



- ⑮ 说(shuì):进说、劝说。易:改变。
⑯ 困:抑制。末作:不重要的劳作,指工商业。本事:根本的大事,指农业。
⑰ 习:习惯。
⑱ 轻:轻易。
⑳ 诛:处罚、惩罚。必:一定实行、坚决执行。
㉑ 被:遭受。
㉒ 疾:痛恨。过:指责、责难。
㉓ 治:治理得好,安定,太平。
㉔ 至治:治理得极好。

【译 文】

从这里看来,那么圣人治理国家,本就有使人不得不为我效力的办法,而不用靠着人爱我而为我效力。靠着人爱我而为我效力的人危险,靠着不得不为我效力的办法的人安全。君臣之间没有骨肉亲情,通过正直的途径可以得到利益,那么臣下就会尽力侍奉君主;依靠正直的途径不可以得到安全,那么臣下就会行私以侵犯君主。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才设置奖赏和惩罚的措施用来昭示给天下。因此,君主虽然并不亲口教化百官,不亲眼搜索奸邪,但国家已经得到治理。作为君主,并不是要眼睛像离娄那样,才能叫做眼睛明亮,并不是要耳朵像师旷那样,才能叫做耳朵好使。观察事物不采用权术,而依靠眼睛来作为自己的视力,那看得见的就少了,这不是不受蒙蔽的办法;询问情况不依赖权势,而依靠耳朵来作为自己的听力,那能够听到的就少了,这不是不受欺诈的办法。英明的君主,使天下不得不为自己去看,使天下不得不为自己去听。所以身体虽然处于深宫当中,却明察四海之内,从而天下不能够蒙蔽,不能够欺诈,为什么呢?愚昧混乱的方法废除而聪明的权势运用了。因此善于使用权势,国家就安定,不懂得依靠权势,国家就危险。古代秦国的风俗,君臣都废弃法律而实行私利,因此国家混乱、军队衰弱而君主地位卑下。商君说服秦孝公采



取变法改变风俗,来申明为公家的原则,赏赐告发奸邪的人,抑制从事商业的人而使从事农耕的人得利。在那个时候,秦国老百姓习惯了过去的风俗中那种犯了罪可以受到赦免,没有功劳也可以得到尊敬显荣的情形,所以很轻易就违反新法。在这个时候,对犯了法的人,惩罚就重而且必然实行,告发他们的人得到的赏赐就一定丰厚而且一定兑现,所以犯法的人没有逃脱的,而被惩罚的人很多,老百姓痛恨埋怨而大家的责怪之声天天都可以听到。秦孝公不听这些埋怨,终于实行商君的法律。老百姓后来知道有罪必然会被惩罚,而告发犯罪的人多,所以老百姓不敢犯法,刑罚也没有地方可以使用。因此国家得到治理而军队强大,土地宽广而君主尊贵。造成这样的原因,就是窝藏罪犯的惩罚重,而告发犯罪的赏赐丰厚。这也是让天下必然为自己看,为自己听的办法。使国家治理得极好的法治权术已经很明了,而当世的学者还不知道啊!

且夫世之愚学^①,皆不知治乱之情^②,谗谀多诵先古之书^③,以乱当世之治^④;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⑤,又妄非有术之士^⑥。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⑦,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⑧,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⑨,其相去远矣。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⑩,察于治乱之情也^⑪。故其治国也,正明法^⑫,陈严刑^⑬,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⑭,众不暴寡^⑮,耆老得遂^⑯,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⑰,而无死亡系虏之患^⑱,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⑲。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⑳,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㉑。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㉒;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㉓。



【注 释】

- ① 世:当代的、现今社会上的。
- ② 情:实际情况。
- ③ 诤谏(zhèng jiàn):喋喋不休的样子。
- ④ 治:政治。
- ⑤ 阱:为捕捉野兽而挖的陷坑。
- ⑥ 非:非难、责怪。
- ⑦ 俱:一同、都。
- ⑧ 相去:相差。
- ⑨ 蚁垤:蚂蚁窝上的小土堆。
- ⑩ 审:明白、清楚。
- ⑪ 察:了解。
- ⑫ 止明法:公正地阐明法令。
- ⑬ 陈:设置。严刑:严厉的刑法。
- ⑭ 陵:欺侮。
- ⑮ 暴:伤害。
- ⑯ 耆:老人。遂:称心如意,指顺利地生活,享尽天年。
- ⑰ 保:照顾。
- ⑱ 系:捆绑。患:祸患。
- ⑲ 顾:反而。
- ⑳ 为法国:即“为法于国”,在国内推行法制。
- ㉑ 逆:违反。世:世俗。道德:指韩非所主张的治国法术。
- ㉒ 同:赞同。义: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此指韩非提倡的法术。
- ㉓ 非:不合理的。

【译 文】

而且当代那些愚蠢的学者,都不知道国家治理和混乱的实际情形,只是喋喋不休地多背些古代的典籍,以搅乱当代的政治;他们的智慧和思虑尚不足以躲开陷阱,还妄自否认懂得权术的人。听他们的话国家将危险,用他们的计谋国家将混乱,这也可以说是



愚蠢到了极点,而对国家的祸患也大到了极点。他们都和懂得权术的人一样,有会谈会说的名声,而实际上却相差千万倍,这是名声相同而实质却完全不同的人。当世愚蠢的学者比起懂得权术的人,就好像蚂蚁窝和大土山相比,差得太远了。而圣人呢,对是非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对治理和混乱的实情十分了解,所以他们治理国家,公正地阐明法律,设置严厉的刑法,用这些来拯救百姓的混乱,去除天下的灾难,使强大的不敢欺侮弱小的,人多的不伤害人少的,老年人有安定的晚年,幼儿孤儿能够成长,边境不受到侵犯,君臣相互亲近,父子相互照顾,而没有死亡和被俘虏的忧虑,这也就是最大的功绩啊!愚蠢的人不了解这些,反而认为是残暴。愚蠢的人固然希望国家得到治理,却厌恶使国家得到治理的办法,都不喜欢危险,却又喜欢造成危险的做法。从什么地方可以知道这些呢?严刑重法是民众所厌恶的,但国家却靠它得到治理;可怜老百姓减轻刑罪,是民众所喜欢的,但国家却因此危险。圣人要在国内推行法制,必然与世俗相违背,而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赞同这个道理而不同于世俗;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同于这个道理而赞同世俗。天下懂得这道理的人少,那这道理就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

处非道之位^①,被众口之谮^②,溺于当世之言^③,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④,几不亦难哉^⑤!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曰余^⑥,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曰^⑦:“得为君之妾,甚幸。虽然^⑧,适夫人非所以事君也^⑨,适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⑩,力不足以适二主,其势不俱适^⑪,与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赐死君前。妾以赐死^⑫,若复幸于左右^⑬,愿君必察之,无为人笑^⑭。”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余又欲杀甲而以其子为后^⑮,因自裂其亲身衣之里^⑯,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戏余。余与争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杀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诈弃,而子



以之死。从是观之，父之爱子也，犹可以毁而害也^⑰。君臣之相与也^⑱，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⑲，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而吴起之所以肢解于楚者也^⑳。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诛，无功者皆欲尊显。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听也。

【注 释】

- ① 非道：受到非难的法术。
- ② 被：受到。谮(zèn)：诬陷。
- ③ 溺：淹没。
- ④ 当：面对。严：严厉。
- ⑤ 几：通“冀”，希望。
- ⑥ 楚庄王：此当指楚顷襄王，战国时楚国君主。公元前 298 年～前 263 年在位。春申君：即黄歇，战国时楚国贵族，号春申君。
- ⑦ 视：通“示”，给人看。
- ⑧ 虽然：虽然这样。
- ⑨ 适：将就。夫人：指春申君的正妻。
- ⑩ 故：通“固”，本来。
- ⑪ 势：情势。
- ⑫ 以：通“已”，已经。
- ⑬ 幸：宠爱。
- ⑭ 无：通“毋”，不要。
- ⑮ 后：继承人。
- ⑯ 亲身衣：贴近身体的衣服，即衬衣。里：衣服里层。古代的衬衣有做成夹层的，所以有里子。
- ⑰ 犹：尚且。毁：谗毁。
- ⑱ 相与：相处，互相交往。
- ⑲ 特：仅仅。
- ⑳ 肢解：即肢解。古代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



【译 文】

处于受到非难的法术的地位,受到众人的诬陷,淹没在世俗的言论中,而要想在严厉的君主面前求得安全,岂不也是困难的吗?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到死也不愿意在世上抛头露面的原因。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一位受宠爱的小老婆叫余,春申君的正妻的儿子叫甲。余希望春申君抛弃他的正妻,因此自己把自己身体弄伤了给春申君看,并哭着说:“能够成为君主您的小老婆,是十分幸运的。虽说这样,但将就了夫人就不能侍奉君主您,将就了君主您就不能侍奉夫人。我自身本来就才德不够,能力不能将就两位主人,这情形不能两位主人都将就到,与其死在夫人那里,不如被君主您赐我死在您面前。我死之后,如果又有人被宠爱在您左右,希望君主您一定要了解我所说的这种情况,不要被人笑话。”春申君因此相信了小老婆余的欺诈,为她抛弃了正妻。余又想杀甲而让她的儿子成为春申君的继承人,因而自己撕裂了衬衣的里子,拿给春申君看,并哭着说:“我受到君主您的宠爱日子已很长了,甲不是不知道,今天他还想强迫着调戏我。我向他抗争,他竟至于撕破了我的衣服,这儿子这样不孝,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了。”春申君愤怒地杀了甲。所以说正妻因小老婆余的欺诈而被抛弃,儿子也因此而死。从这里看来,以父亲对儿子的爱,尚且可以加以谗毁而杀害,君臣的互相交往,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而群臣毁谤的话语,并不仅仅是小老婆一张嘴所造成的,又怎么能奇怪圣贤的被杀死呢?这就是商君在秦国被车裂,吴起在楚国被肢解的原因。凡是人臣,犯了罪确实不想被诛杀,没有功的人都想得到尊贵显荣。圣人治理国家,赏赐不给予没有功劳的人,而诛杀必然对有罪的人。那么提倡法术的人,确实会受到君主左右奸臣的陷害,不是英明的君主不会听从法术之人的意见。

世之学者说人主^①,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②”,而皆曰



“仁义惠爱而已矣^③”。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④，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务当敌斩首^⑤，内不急力田疾作^⑥，皆欲行货财事富贵^⑦，为私善立名誉^⑧，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⑨，不亡何待？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无捶策之威^⑩，衔橛之备^⑪，虽造父不能以服马^⑫；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⑬，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⑭；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⑮。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⑯，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⑰。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⑱，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⑲，而有罪者不幸矣^⑳。托于犀车良马之上^㉑，则可以陆犯阪阻之患^㉒；乘舟之安，持楫之利^㉓，则可以水绝江河之难^㉔；操法术之数^㉕，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㉖。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㉗，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㉘，汤以王^㉙；管仲得之^㉚，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㉛；适当世明主之意，则有直任布衣之士^㉜，立为卿相之处^㉝；处位治国^㉞，则有尊主广地之实。此之谓足贵之臣^㉟。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㊱，九合诸侯^㊲，一匡天下^㊳；孝公得商君，地以广，兵以强。故有忠臣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世^㊴，所谓忠臣也。若夫豫让为智伯臣也^㊵，上不能说人主使之明法术度数之理，以避祸难之患，下不能领御其众以安其国^㊶。及襄子之杀智伯也^㊷，豫让乃自黔劓^㊸，败其形容^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是虽有残形杀身以为人主之名，而实无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㊺。此吾之所下也^㊻，而世主以为忠而高之^㊼。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㊽，二人饿死首阳之陵^㊾。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㊿，不可以



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⑪,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⑫。

【注 释】

- ① 世:当代。说(shuì):劝说、进说。
- ② 势:权势。困:抑制。
- ③ 而已矣:罢了。
- ④ 美:赞赏。
- ⑤ 务:追求。当:抵挡。
- ⑥ 力:用力、尽力。疾:急切。
- ⑦ 行货财:进行贿赂。事:侍奉、奉承。
- ⑧ 为私善:做私下的好事。
- ⑨ 胜:占优势、占上风。
- ⑩ 捶策:马鞭。威:威势。
- ⑪ 衔橛:马嚼子。备:装备。
- ⑫ 造父:春秋时晋国人,善于驾车。服:制服。
- ⑬ 绳墨:墨线墨斗,木匠用来画直线的工具。端:正、校正。
- ⑭ 正尔:古代的巧匠。
- ⑮ 尧舜:古代传说中的两位有名的君主。
- ⑯ 轻:轻率。释:放弃。
- ⑰ 几:通“冀”,希望。
- ⑱ 明赏:明确奖赏。设利:设置利禄。
- ⑲ 不望:不指望。
- ⑳ 不幸:没有侥幸心理。
- ㉑ 托:依靠。犀车:蒙着犀牛皮的车。
- ㉒ 犯:克服。阪:山坡。阻:要塞,险要的地方。患:困难。
- ㉓ 楫:船桨。利:功用。
- ㉔ 绝:横渡。
- ㉕ 操:掌握。数:方法。
- ㉖ 致:达到。
- ㉗ 便:方便。



- ⑳ 伊尹:商朝的开国功臣。
- ㉑ 汤:商朝的开国君主。王(wàng):称王。
- ㉒ 管仲:春秋时齐桓公相,帮助齐桓公成为五霸之一。
- ㉓ 牵:牵制、拘泥。
- ㉔ 直任:直接任用。布衣之上:指没有做官的普通知识分子。
- ㉕ 卿:古代高级官名、爵位名,在公之下,大夫之上。相:掌管国事的最高官吏,后来称作相国、宰相、丞相。
- ㉖ 处位:指处在卿相的高位。
- ㉗ 足贵:值得尊重。
- ㉘ 五霸:春秋时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一说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 ㉙ 九合:多次聚集。
- ㉚ 匡:扶正。
- ㉛ 垂:流传。
- ㉜ 若夫:至于。豫让:春秋时晋国贵族智伯的家臣。公元前453年,赵襄子杀智伯。豫让便改姓换名,自毁面容,伺机为智伯报仇,事败被杀。
- ㉝ 领:领导。御:驾驭、控制。
- ㉞ 襄子:即赵襄子,名无恤,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之一。
- ㉟ 黔:黑色,指涂黑自己的皮肤。劓(yì):古代割去鼻子的刑罚。
- ㊱ 败:毁坏。形容:容貌。
- ㊲ 秋毫:兽类在秋天新长出来的毫毛。末:末端。
- ㊳ 下:鄙视、看不起。
- ㊴ 高:尊崇。
- ㊵ 武王:指周武王姬发。
- ㊶ 首阳:山名,在今山西省运城县西南。
- ㊷ 利:贪图。
- ㊸ 少:轻视。
- ㊹ 多:称赞。

【译 文】

当世的学者劝说君主时,不说“应该乘着威严的权势来抑制奸



邪的臣下”，而都是说“仁慈、仁义、恩惠、爱护这一类罢了”。当世的君主赞赏仁义的名声而不去考察其实质，因此，严重的导致国家灭亡自身死亡，轻的国土遭到削弱君主地位降低。从什么地方可以知道这道理呢？施舍东西给贫困者，这就是世俗所说的仁义；哀怜老百姓不忍心诛杀惩罚，这就是世俗所说的恩惠、爱护。存在着施与贫困，就会有无功劳的人得到赏赐；存在着不忍心诛杀惩罚，就会不断发生暴乱。国内存在着没有功劳就可以得到赏赐的人，那民众就不会追求抵挡杀敌，就不会在内急切地尽力于农耕，都想进行贿赂来奉承富贵之人，实行私人的善举来建立个人的名誉，以取得尊贵的官爵、优厚的俸禄。所以犯罪谋私利的臣下愈多，而暴乱的人们愈猖狂，国家不灭亡还能等待什么呢？严厉的刑罚，是老百姓所畏惧的；重重的惩罚，是民众所厌恶的。所以圣人设置他们所害怕的来禁止奸邪；设置他们所厌恶的来防止犯罪，因此国家安定而暴乱不发生。我因此明白了仁义、爱护、恩惠的无济于事，而严刑重罚确可以治理国家。没有马鞭的威胁，马嚼子的装备，即使是造父也不能降服马；没有圆规角尺的法度，绳墨的校正，即使是王尔也不能画成方圆；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法律，即使尧、舜也不能进行治理。现在的君主都轻易放弃重罚严诛，施行爱惠，却想获得霸王的功业，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善于做君主的人，明确赏赐设置利禄来鼓励民众，使民众凭功劳得到奖赏，而不是因为仁义而受到赐予；采用严刑重罚来禁止犯罪，使民众由于罪行受诛罚，而不因为受惠而受到赦免。因此没有功劳的人不指望，而有罪的人也不抱侥幸的心理。依靠着皮革车和好马，就可以在陆地上克服山隘险阻的困难；乘着船的安稳，操持桨的功用，就可以横渡江河的险阻；掌握法治权术的手法，执行重罚严诛，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业。治理国家有了法治权术和赏罚，就像在陆地行走有皮革车良马，在水里航行有轻巧的船方便的桨，利用它们的人于是得到成功。伊尹这样做了，汤因此称了王；管仲这样做了，齐国因此称了霸；商君这样做了，秦国因此而强大。这三个人，都懂得称王称



霸的手段,清楚治理强国的方法,而不受世俗言论的影响;他们的意见正合于当代英明君主的心意,就直接从布衣之士被任用,提拔到卿相的位置上;处于这样的位置上治理国家,就有使君主得到尊敬、国土扩大的结果。这真可以称得上是值得尊重的臣子。汤得到伊尹,凭着方圆百里的土地成为天子;齐桓公得到管仲,成为五位霸主之首,多次聚集诸侯,一举扶正天下;秦孝公得到商君,国土因此扩大,军队因此强大。所以有忠臣的国家,在外没有敌国进犯的忧虑,在内没有对乱臣的担心,使天下长久安定,而自己的名声流传到后世,这就叫做忠臣。至于像豫让那样做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君主使他明白法治权术、法度策略,以躲避灾祸困难的忧患,对下不能带领民众以安定国家。等到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乃自己涂黑皮肤,割掉鼻子,毁坏面容,来为智伯报襄子杀他的仇。这样虽然有自己摧残自己并牺牲自己来报效君主的名誉,却实在对智伯没有什么好处,就像秋天兽毛的末梢那样微不足道。这就是我轻视他的原因,而当世的君主却认为是忠诚而尊崇他。古时候有叫伯夷、叔齐的人,武王把天下让给他们,他们不接受,二人都饿死在首阳山下。像这样的臣下不害怕残酷的诛杀,不贪图重赏,不能用惩罚禁止他,也不能用赏赐支使他,这叫做没有用处的臣。这是我轻视而厌弃的,却是当世君主称赞而追求的。

谚曰:“厉怜王^①。”此不恭之言也^②。虽然,古无虚谚,不可不察也。此谓劫杀死亡之主言也^③。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虽长年而美材^④,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⑤,而各为其私急^⑥。而恐父兄豪杰之士^⑦,借人主之力,以禁诛于己也,故弑贤长而立幼弱,废正的而立不义^⑧。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⑨,未出境,闻王病而反^⑩。因人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⑪,遂自立也。齐崔杼^⑫,其妻美,而庄公通之^⑬,数如崔氏之室^⑭。及公往^⑮,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⑯。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⑰,崔子又不听;公乃走^⑱,逾于北墙^⑲。贾举射公,中其股^⑳,公坠,崔子之徒



以戈斫公而死之^①，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见：李兑之用赵也^②，饿主父百日而死^③；卓齿之用齐也^④，擢湣王之筋^⑤，悬之庙梁，宿昔而死^⑥。故厉虽痛肿疮疡^⑦，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未至饥死擢筋也。故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⑧，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也^⑨。

【注 释】

- ① 厉：通“痼”（lì），麻疯病，此指生麻疯病的人。
- ② 恭：恭敬。
- ③ 谓：通“为”，给、对。
- ④ 长年：年龄大。美材：资质好，有才能。
- ⑤ 擅事主断：擅自处理和决断事情。
- ⑥ 私急：私人紧要的事。
- ⑦ 父兄：指君主的叔伯和兄弟。
- ⑧ 正的：正统的嫡子，指合法的继承人。的，通“嫡”。不义：不适宜，指不符合宗法继承原则的人。
- ⑨ 王子围：春秋时楚共王审的儿子，名围，当时任楚国令尹，后自立为楚灵王。聘：访问。
- ⑩ 反：通“返”。
- ⑪ 冠缨：系在脖子上的帽带。
- ⑫ 崔杼：春秋时齐国大夫。
- ⑬ 庄公：指齐庄公，春秋时齐国君主，公元前 553 年～前 548 年在位。通：通奸。
- ⑭ 数（shuò）：屡次、多次。如：去、到。
- ⑮ 及：趁着。
- ⑯ 徒：随从。贾举：崔杼的家臣。
- ⑰ 庙：宗庙，安放祖宗神主和进行祭祀的地方。
- ⑱ 走：跑。
- ⑲ 逾：翻越。
- ⑳ 股：大腿。



- ②① 戈:古代的一种兵器,长柄横刃。斫:砍。
- ②② 李兑:战国时赵国的大臣。
- ②③ 主父:即赵武灵王,战国时赵国君主,名雍。因传位于子,故自号主父。
- ②④ 卓齿:战国时楚将,曾率兵救齐,做了齐湣王的相。后又与燕国里应外合杀了齐湣王。
- ②⑤ 擢(zhuó):抽。
- ②⑥ 宿昔:隔了一夜。
- ②⑦ 疔(bǐ):头疮。疡(yáng):溃烂。
- ②⑧ 形:身体。
- ②⑨ 可:合适,应该。

【译 文】

谚语说:“麻疯病人可怜王。”这是不恭敬的话。虽然这样,古代没有虚假的谚语,不能不加审察。这话就是为被劫杀死亡的君主说的。君主没有法术来统治他的臣下,虽然年龄大而资质好,大臣还将得到权势擅自处理决断事情,来各顾自己的私利。他们害怕君主的父兄和提倡法治的豪杰,依仗君主的力量,来禁止诛死他们,所以就弑杀有德行而成年的君主,而树立幼小懦弱的君主,废除正统的继承人,而树立不是嫡子的人。所以《春秋》记载这样的事说:“楚国的王子叫围,将去郑国访问,还没有出国境,听说楚王生病而返回来。趁着进屋去探病,用他的帽子带子绞杀了楚王,于是自己登上了王位。齐国有个叫崔杼的,他的妻子很美,齐庄公与她通奸,屡次去崔家。等到庄公去时,崔杼手下的贾举率领崔杼的随从向庄公攻击,庄公进入宅内,请求把国家分一部分给崔杼,崔杼不允许;庄公请求在宗庙里去自杀,崔杼又不准;庄公于是逃跑,从北墙翻过,贾举用箭射庄公,射中庄公的大腿,庄公从墙上摔下,崔杼的手下人用戈砍庄公而杀死他,树立他的弟弟齐景公。”最近所看到的:李兑在赵国被重用,把主父饿了百天,直到死去;卓齿在齐国受到重用,抽了齐湣王的筋,把他吊在庙梁上,隔了一夜就死



了。所以麻疯病人虽然身上长疮,发肿,皮肤溃烂,但是向上和《春秋》所记载的事件相比,还不至于被绞脖子射大腿;向下和近代发生的事件相比,还不至于被饿死抽筋。所以被劫杀死亡的君主,他们内心的忧虑害怕,身体的苦痛,必然超过麻疯病人。从这种情况来看,虽然麻疯病人可怜的是君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韩建立注译)

亡 征

【题 解】

亡征,指国家可能灭亡的征兆。

本文开篇列举了可能导至亡国的四十七种征兆,对春秋战国时统治者的荒淫奢侈、昏昧无能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都作了概括而具体的反映,这是一段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参考文字。篇末分析了亡国的内因和外因,意在说明只有用术行法,才可以消除本国的“亡征”,并能去摧毁那些已经出现了“亡征”的国家。

文章前部,极意铺陈,一气呵成,为后面议论做铺垫。篇末议论,言简意赅,比喻贴切,颇具画龙点睛之妙。全文精心剪裁,详略得当。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①,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简法禁而务谋虑^②,荒封内而恃交援者^③,可亡也。群臣为学^④,门子好辩^⑤,商贾外积^⑥,小民右仗者^⑦,可亡也。好宫室台榭陂池^⑧,事车服器玩^⑨,好罢露百姓^⑩,煎靡货财者^⑪,可亡也。用时日^⑫,事鬼神,信卜筮^⑬,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听以爵不待参验^⑭,用一人门户者^⑮,可亡也。官职可以重求^⑯,爵禄可以货得者,可亡也。缓心而无成^⑰,柔茹而寡断^⑱,好恶无决而无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贪而无餍^⑲,近利而好得者,可亡



也。喜淫辞而不周于法^①，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浅薄而易见^②，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③，可亡也。很刚而不和^④，愎谏而好胜^⑤，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⑥，可亡也。恃交援而简近邻，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国者^⑦，可亡也。羁旅侨士^⑧，重帑在外^⑨，上间谍计^⑩，下与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⑪，下不能其上^⑫，主爱信之而弗能废者，可亡也。境内之杰不事^⑬，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课试^⑭，而好以名问举错^⑮，羁旅起贵以陵故常者^⑯，可亡也。轻其适正^⑰，庶子称衡^⑱，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⑲，可亡也。大心而无悔^⑳，国乱而自多^㉑，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于强敌以为后妻^㉒，则太子危，如是则群臣易虑^㉓；群臣易虑者，可亡也。怯懦而弱守^㉔，蚤见而心柔懦^㉕，知有谓可^㉖，断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国更置^㉗，质太子未反而君易于^㉘，如是则国携^㉙；国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㉚，刑戮小民而逆其使^㉛，怀怒思耻而专习则贼生^㉜；贼生者，可亡也。大臣两重^㉝，父兄众强^㉞，内党外援以争事势者^㉟，可亡也。婢妾之言听，爱玩之智用^㊱，外内悲惋而数行不法者，可亡也。简侮大臣，无礼父兄，劳苦百姓，杀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矫法^㊲，时以行杂公^㊳，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无地固，城郭恶^㊴，无畜积^㊵，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种类不寿^㊶，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显，徒属众强，多大国之交，而威势蚤具者，可亡也。变徧而心急^㊷，轻疾而易动发^㊸，心悁忿而不訾前后者^㊹，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㊺，可亡也。贵臣相妒，大臣隆盛，外借敌国，内困百姓，以攻怨仇，而人主弗诛者，可亡也。君不肖而侧室贤^㊻，太子轻而庶子仇^㊼，官吏弱而人民桀^㊽，如此则国躁^㊾；国躁者，可亡也。藏怨而弗发，悬罪而弗诛^㊿，使群臣阴憎而愈忧惧，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①，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可亡也。后妻淫乱，主母畜秽^②，外内混通，男女无别，是为两主^③；两主者，可亡也。后妻贱而婢



妾贵,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轻而典谒重^⑬,如此则内外乖^⑭;内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贵,偏党众强,壅塞主断而重擅国者^⑮,可亡也。私门之官用,马府之世续^⑯,乡曲之善举^⑰,官职之劳废,贵私行而贼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⑱,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⑲,可亡也。见大利而不趋^⑳,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不为人主之孝^㉑,而慕匹夫之孝,不顾社稷之利,而听主母之令,女子用国^㉒,刑余用事者^㉓,可亡也。辞辩而不法,心智而无术,主多能而不以法度从事者,可亡也。亲臣进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贤良伏,无功贵而劳苦贱,如是则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禄秩过功^㉔,章服侵等^㉕,宫室供养太侈,而人主弗禁,则臣心无穷;臣心无穷者,可亡也。公婿公孙与民同门^㉖,暴傲其邻者^㉗,可亡也。

【注 释】

- ① 国:诸侯的封国。家:卿大夫的封地。
- ② 简:忽视。务:专心从事。
- ③ 封内:境内。封,疆界。
- ④ 为学:研治私学。韩非主张政教合一,除政治以外无教育,除官学以外无学术,所以他说群臣研治私学可亡。
- ⑤ 门子:指门生、门客。
- ⑥ 商贾(gǔ):商人。外积:把财物储存在国外。
- ⑦ 右仗:指注重仰仗仁义的赏赐。右,崇尚,注重。仗,仰仗,依赖。
- ⑧ 台:一种高而平的建筑物,可供望远和游观用。榭(xiè):建在台上的敞屋。陂(bēi)池:池塘。陂是池岸,池是水池。
- ⑨ 玩:供玩赏的东西。
- ⑩ 罢:通“疲”。露:疲劳困顿。这一意义又常写作“路”、“潞”。
- ⑪ 煎靡:消耗挥霍。煎,使汁熬干,有消耗渐尽的意思。
- ⑫ 用时日:指办事选择吉日良辰。
- ⑬ 卜筮(shì):用龟甲兽骨预测吉凶叫“卜”,用蓍(shì)草预测吉凶叫“筮”。
- ⑭ 参验:用事实比较检验。



- ⑮ 用一人为门户:指用一人作为上传下达的通道。门,比喻进言出言都由此经过。
- ⑯ 以:凭借,依靠。重:权势。
- ⑰ 缓心:虑事迟缓。
- ⑱ 柔茹:软弱。也可写作“柔弱”、“柔懦”。
- ⑲ 饕(tāo)贪:贪婪。餍(yàn):满足。
- ⑳ 周:符合。
- ㉑ 见(xiàn):显露。这一意义后写作“现”。
- ㉒ 通:串通。
- ㉓ 很刚:乘戾而倔强。很,违逆,不听从。刚,强劲,坚硬。
- ㉔ 愎(bì):任性而拒绝劝谏。
- ㉕ 社稷:社为土地神,稷为谷神。古代国家必立社稷以祭祀,所以社稷成为国家的代称。
- ㉖ 怙(hù):依仗,凭恃。
- ㉗ 羁(jī):旅侨士:指寄居在国内的外籍旅客与游士。
- ㉘ 帑(tǎng):钱财。
- ㉙ 间:刺探。
- ㉚ 相:官名,辅助君主执掌国政官位最高的大臣。
- ㉛ 能:亲善。
- ㉜ 不事:不被任用。
- ㉝ 功伐:功绩。课试:考核。
- ㉞ 名问:声誉。问,通“闻”,闻名。举错:安置。指任免官吏。错,通“措”。
- ㉟ 起贵:起用到尊贵的位置上。陵:超过。故常:常例,指论功定爵的常规。
- ㊱ 适正:嫡长子,君主正妻的长子。适,通“嫡”。
- ㊲ 庶子:除嫡长子以外的国君的其他儿子。
- ㊳ 即世:去世。
- ㊴ 大心:疏忽大意。与“小心”相反。
- ㊵ 多:赞美。
- ㊶ 后妻:君主的正妻。
- ㊷ 易虑:改变想法。指不再拥戴太子。
- ㊸ 慑(shè):害怕。弱守:不能坚守己见。



- ④④ 蚤:通“早”。
- ④⑤ 知:智慧。有:通“又”。谓:认为。
- ④⑥ 出君:出国在外的君主。更置:改立。指另立新君。
- ④⑦ 质太子:抵押在别国的太子。当时各诸侯国为了表示信任与友善,常把国君的儿子送到别的国家抵押去做人质。易子:改立太子。
- ④⑧ 携:离心。指怀有二心。
- ④⑨ 狎(xiá):亲近而不庄重。
- ⑤① 逆其使:指违逆他们的心情去役使。
- ⑤② 习:亲近。贼:劫杀。
- ⑤③ 两重:两位大臣双方权势都很大。
- ⑤④ 父兄:对君主的同姓重臣的敬称,指君主的叔伯、兄弟。
- ⑤⑤ 事:职务。
- ⑤⑥ 爱玩:指讨君主的喜欢、供玩乐的近臣。
- ⑤⑦ 矫:改变。
- ⑤⑧ 行:私行。杂:扰乱。
- ⑤⑨ 城郭:内城叫“城”,外城叫“郭”。
- ⑥① 畜:蓄积。
- ⑥② 种类:族类,此指君主的家族。
- ⑥③ 变褊(biǎn):度量狭小。变,通“褊”,不容事而性急。褊,原为衣服狭小,引申为狭隘。
- ⑥④ 轻疾:轻率浮躁。
- ⑥⑤ 愬(yuàn):积怒。譬(zī):考虑。
- ⑥⑥ 本教:指农业和练兵。
- ⑥⑦ 侧室:指君主的叔伯,兄弟。古代嫡长子继位,其它庶出者叫“侧室”。
- ⑥⑧ 伉(kàng):强。
- ⑥⑨ 桀:不驯服,指不服从管教。
- ⑦① 躁:动荡不安。
- ⑦② 悬罪:搁置犯罪的案件不作处理。
- ⑦③ 守:郡守,郡的最高长官。
- ⑦④ 主母:君主的母亲,即太后。畜秽:指私养姘夫。
- ⑦⑤ 两主:两个主子。指后妻与太后的权势同君主的权势相抗衡,形成两个权力中心。



- ⑦③ 相室:执政大臣。典谒:主管通报传达的内廷小官。
- ⑦④ 乖:背离,违反。
- ⑦⑤ 重:甚,极。擅国:独揽国家大权。私门:指权臣之家。
- ⑦⑥ 马府:掌管军功册的官府。这里指军功册上有记录的人,即立过军功的人。世:子孙后代。绌(chù):通“黜”,废弃,不用。
- ⑦⑦ 乡曲:指穷乡僻壤的地方。
- ⑦⑧ 正户:有固定户籍的人。寄寓:没有户籍而客居的人。
- ⑦⑨ 末作之民:指从事工商的人。
- ⑧① 趋:快步走,这里指追求。
- ⑧① 人主之孝:君主的孝。《孝经》认为,君主的孝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而庶人之孝只能“谨身节用而养父母”。
- ⑧② 用国:执掌国政。与下文“用事”同。
- ⑧③ 刑余:指受过宫刑的宦官。
- ⑧④ 禄秩:俸禄的等级。
- ⑧⑤ 章服:古代以日月、星辰、龙、蟒、鸟、兽等图文作为标明等级的礼服。
- ⑧⑥ 公婿公孙:古代称诸侯的女婿叫公婿,子孙叫公子、公孙。这里泛指王亲国戚。同门:在同一里门出人。
- ⑧⑦ 暴傲(ào):横行霸道。

【译 文】

凡是君主的封国弱小而卿大夫的封地强大,君主的权势小而臣下的权势大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忽视法制、禁令而专用计谋,荒废境内的治理而依赖外国救援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官吏们研治私学,门客喜欢空言善辩,商人把财物储存在国外,百姓注重依赖仁义施舍的,国家就可能灭亡。爱好官室、台榭、池塘,追求车马、服饰、器皿、珍玩,喜欢过度疲弊百姓,消耗挥霍财物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办事选择吉日良辰,事奉鬼神,迷信卜筮,喜欢祭祀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听取意见只根据爵位的高低而定,不去用事实检验,只用一个人作为上传下达的通道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官职可以靠权势求得,爵禄可以靠钱财买到的,国家就可能灭亡。



虑事迟缓而没有成效,性情懦弱而不果断,好坏不分没有定见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贪婪而不知满足,追求财利而喜欢占便宜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喜欢浮夸的言辞而不合于法制,爱好巧辩的说词而不讲求实用,滥用华丽的词藻而不考虑它的功效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不持重而轻易表现好恶,泄漏秘密而没有隐藏,不够周到细密而将臣下的进言互相串通透露的,国家就可能灭亡。乖戾倔强而不随和,拒绝劝谏而好胜,不顾国家的利益而轻易表现出自信的,国家就可能灭亡。依仗友好国家的援助而怠慢近处的邻国,凭恃强大国家的救助而轻侮邻近国家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寄居在国内的外籍旅客与游士,把大量的钱财存放国外,在上面刺探国家的机密,在下面干预百姓事务的,国家就可能灭亡。百姓信任他们的相国,不亲近他们的君主,君主又宠爱信任相国而不肯废弃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国内的杰出人才不被任用,却寻求国外的游士,不按功绩进行考核,却喜欢根据虚名任免官吏,把寄居在国内的外籍游士起用到尊贵的位置上,而超过论功定爵的常规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轻视嫡长子,庶子跟嫡长子抗衡,太子没有确定而君主就去世的,国家就可能灭亡。粗心误事而不悔悟,国家混乱还自以为不错,不估量国内的实力而轻视邻近敌国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国家很小而不甘心处于卑下地位,力量很弱而不畏惧强国,不讲礼仪而侮慢强大的邻国,贪得无厌一意孤行而不善于办理外交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已经立了太子,又娶强敌的女子做为正室夫人,太子的地位就危险了,这样,群臣就会改变想法不再拥戴太子;群臣改变想法的,国家就可能灭亡。性情怯懦而不能坚守己见,早已发现祸端,但是内心软弱犹豫不决,虽然认识上又认为可以去解决,但是决定了又不敢去实行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出国的君主还在外边而国内另立了君主,抵押在别国的太子还没回来而国君改立了太子,这样百姓就会产生二心;百姓产生二心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侮辱了大臣而又亲近戏弄他,惩罚了小民而又违逆他们的意愿役使他,这些人心怀怨忿不忘耻辱,而国君还亲近他们,



那么就会发生劫杀的事情；发生劫杀事情的，国家就可能灭亡。两位大臣双方权势都很大，君主的同姓重臣既多又强，他们内结党羽、外借交援而争权夺势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听信婢妾的言语，采用供玩乐的近臣的奸谋，朝廷内外都在悲痛叹息，而婢妾和近臣仍然屡屡做出违法事情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轻视侮辱大臣，对于百姓重臣无礼，使百姓劳苦，杀害无辜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喜欢用个人的智谋改变法制，经常用自己的私行扰乱国家，法律和禁令随意改变，命令频频发布的，国家就可能灭亡。没有险要的地势，城墙修筑得不好，国家没有积蓄，财物很少，没有防守和进攻的准备而轻易打仗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的族人寿命不长，君主接连死去，婴儿做了君主，大臣专断行事，扶植外来的游士结为党羽，常常割地以求跟大国结交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太子的地位过于尊贵显赫，党徒既多又强，跟许多大国结交，声威和权势过早就已形成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度量狭小而急躁，处事轻率而容易激动发作，心怀积忿而不思前虑后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常常动怒而爱好使用武力，忽视农业和练兵而轻易打仗的，国家就可能灭亡。权贵互相嫉妒，大臣权势很大，他们在外借助敌国的势力，在内困扰百姓，攻击和自己有私怨私仇的人，君主却不加以诛除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缺德少才，他的叔伯、兄弟有才干，太子的权势小而庶子的势力大，官吏软弱而百姓难以驯服，这样，国家就会动荡不安；动荡不安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怀恨而不发作，搁置犯罪的案件对犯人不加惩罚，使群臣暗中憎恨君主而更加担忧害怕，长期不能知道自己命运的，国家就可能灭亡。派遣出的军队任命的大将权力很大，边境任命的郡守地位太高，他们独断专行，直接行事而不请示国君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的正室夫人淫乱，君主的母亲私养姘夫，宫里宫外混乱私通，男女分别疏于限制，这就容易形成妻后与太后两个权力中心。妻后和太后两个权力中心与君主相对抗，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的正妻遭到贱视而婢妾受到尊宠，太子遭到贬抑而庶子受到尊重，相国的权势小而内



廷小官的权势大,这样就会造成朝廷内外违反尊卑的情况;朝廷内外违反尊卑,国家就可能灭亡。大臣非常显贵,私党既多又强,封锁君主的决断而极力独揽大权的,国家就可能灭亡。权臣豪门的属吏被任用,立过军功的子孙后代却被贬黜,穷乡僻壤有善名的人被选拔,服官任职有功绩的人却被废弃,看重谋私利的行为而贱视为国立功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国家的库存空虚而大臣的家财充实,有固定户籍的人贫穷而客居的人富裕,农民和士兵困苦,而从事工商的人捞到好处的,国家就可能灭亡。看到国家的大利不去努力追求,听到祸乱的苗头不加戒备,对于攻战和守备的事情浅薄无知,却致力于用仁义来自我粉饰的,国家就可能灭亡。不致力于君主保国安民的大孝,却羡慕平民奉养父母的小孝,不顾国家的利益,却听太后的命令,太后执政,宦官掌权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能说会道而不守法度,头脑机智而不善于用术,君主多才多艺却不能按照法度行事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宠信的臣子被任用而故臣旧僚被黜退,庸才当权而贤良埋没,没有功绩的人显贵,劳苦功高的人却很卑贱,这样,臣民就会怨恨;臣民怨恨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的同姓大臣俸禄的等级超过了他们的功劳,他们的服饰侵越了规定的等级,官室的供养太奢侈,而君主不加制止,臣下的贪欲就会没有止境;臣下的贪欲没有止境,国家就可能灭亡。王亲国戚与百姓在同一里门进进出出,对于邻里暴虐而骄横的,国家就可能灭亡。

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①。木之折也必通蠹^②,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③,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④,其兼天下不难矣!



【注 释】

- ① 踦(qi):偏重。
- ② 通:经由。蠹(dù):蛀虫。
- ③ 万乘之主: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指大国的君主。
- ④ 服:用。风雨:即前文所说的“疾风”、“大雨”,这里比喻摧毁那些已有灭亡征兆国家的条件。

【译 文】

出现了灭亡的征兆,不是说国家一定要灭亡,是说它可能灭亡。两个唐尧那样的好君主,谁也不能统治谁;两个夏桀那样的坏君主,谁也不能灭亡谁。灭亡或称王的关键,必定取决于两国的安定与混乱、强盛与衰弱的不相平衡的状况。树木折断一定由于生了蛀虫,土墙倒塌一定由于有了裂缝。但是树木虽然生了蛀虫,没有强风也不会折断;土墙虽然有了裂缝,没有大雨也不会倒塌。大国的君主,如能用术行法,并以法术作为已有灭亡征兆的国家的风雨去摧枯拉朽,那么他兼并天下就不难了。

(刘乾先注译)

三 守

【题 解】

三守,指君主必须遵循的三项准则。也就是深藏不露、自主决策、大权独揽。这样就能使大臣敢于直言尽忠,也就能避免“三劫”。“三劫”就是公开的威胁、通过政事的威胁、专擅刑罚的威胁。“三劫”也是奸臣篡权的三种途径。君主应坚持“三守”,超越左右亲信的蔽蒙而听取端直之臣的忠言;超越众臣的诽谤自主决定对人的奖惩,并要把持住



生杀予夺的刑罚大权,不让大臣独揽,这样才能称王天下。可以看出,韩非的“三守”其主旨在于强调君主应该总揽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其实质在于建立中央集权政权,实行君主专制独裁。可以说,韩非是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法治”思想体现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是有许多科学性的。

人主有三守^①。三守完^②,则国安身荣^③;三守不完,则国危身殆^④。何谓三守?人臣有议当途之失、用事之过、举臣之请^⑤,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习能人^⑥,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适近习能人之心^⑦,而乃上以闻人主。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爱人^⑧,不独利也^⑨,待誉而后利之;憎人,不独害也^⑩,待非而后害之,然则人主无威而重在左右矣^⑪。恶自治之劳憊^⑫,使群臣辐凑用事^⑬,因传柄移藉^⑭,使杀生之机、夺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⑮。此谓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则劫杀之征也^⑯。

【注 释】

- ① 三守:指君主必须遵循的三项准则。
- ② 完:完善、成功。
- ③ 身:指君主个人、自身。
- ④ 殆:危险。
- ⑤ 当途,即当道者;用事,指执政者,即受君主托付掌握一些管理权的重臣。“当途”、“用事”,都是韩非子的常用语;举臣,指众臣。
- ⑥ 能人:指善于逢迎、钻营的人。
- ⑦ 下适:屈从、迎合。
- ⑧ 爱人:君主欣赏某人的时候。
- ⑨ 不独利:不能自己决定奖励。
- ⑩ 害:处罚。
- ⑪ 重:指权力。
- ⑫ 恶:讨厌、厌恶,憊,通“瘁”,劳,因劳累致病。劳憊,即指劳累。
- ⑬ 辐凑用事:指君主怕办事辛苦,就让群臣凑合着来施行政事。用事:行



事。

- ⑭ 藉,通“籍”,指势位。
⑮ 侵:君主受到损害。
⑯ 劫:威胁;征:征兆、迹象。

【译 文】

作君主的必须遵循三项准则。如果能成功地遵循了这三项准则,国家就能安定,君主自身也就尊荣;三项准则遵循得不好,国家就不安定,君主自身也危险。什么是三项准则呢?大臣中有议论掌权者的过失、执政重臣的错误以及群臣的隐情的,君主不把这些深藏在内心却把它透漏给身边的亲信,使得那些有话要说的大臣不敢不首先去屈从迎合那些亲信的心意,然后才能向君主进言。这样,讲真话的正直的人就不能见到君主了,那些忠诚正直的人就逐渐被疏远。君主赏识某个人的时候,不是自己当即决定给予奖赏,而是要等别人称赞他以后才去奖赏他;君主讨厌某个人的时候,不是自己当即决定给予处罚,而要等别人批评他以后才去处罚他。这样,君主逐渐就没有了权威,大权已旁落到左右的亲信手里了。君主嫌亲自处理政务太辛苦劳累,就让群臣凑合着替自己施行政事,从而使权力和势位都发生了转移,生杀赏罚大权便落在大臣手里,像这些情况,就是使君主受到了损害。这就是三项准则遵循得不好。三项准则遵循得不好,就是君主受到威胁甚至要招来杀身之祸的征兆啊。

凡劫有三:有明劫^①,有事劫^②,有刑劫^③。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国要以资群臣^④,使外内之事非己不得行。虽有贤良,逆者必有祸,而顺者必有福。然则群臣直莫敢忠主忧国以争社稷之利害^⑤。人主虽贤不能独计,而人臣有不敢忠主^⑥,则国为亡国矣。此谓国无臣。国无臣者,岂郎中虚而朝臣少哉^⑦?群臣持禄养交^⑧,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谓明劫。鬻宠擅权^⑨,矫外以胜内^⑩,险言祸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



恶^①。人主听之，卑身轻国以资之^②，事败与主分其祸，而功成则臣独专之。诸用事之人，壹心同辞以语其美，则主言恶者必不信矣。此谓事劫。至于守司圜圜^③，禁制刑罚，人臣擅之^④，此谓刑劫。三守不完，则三劫者起；三守完，则三劫者止^⑤。三劫止塞，则王矣^⑥。

【注 释】

- ① 明劫：公开的威胁。
- ② 事劫：通过政事威胁。
- ③ 刑劫：专擅刑罚的威胁。
- ④ 外：朝廷外；资：凭借，这里有控制、左右的意思。
- ⑤ 直：简直、几乎；社稷：指国家。
- ⑥ 有：通“又”。
- ⑦ 郎中：官名，这里泛指君主的众臣。
- ⑧ 持禄养交：用俸禄去结党营私。
- ⑨ 鬻：卖，这里指骗取，即从君主那里骗取宠信。擅：擅自、独自，即“独揽”的意思。
- ⑩ 矫：假托；外：外国；胜：压服、挟制；内：本国。
- ⑪ 阿(ē)：阿附、迎合。
- ⑫ 卑身：屈尊、降低身份；资：资助。
- ⑬ 守司：掌管；圜圜(líng yǔ)：监狱。
- ⑭ 禁制：指法律、法令。
- ⑮ 止：防止、杜绝。
- ⑯ 王：称王，即统治天下。

【译 文】

一般说来君主受到的威胁有三种：有公开的威胁，有通过政事的威胁，有专擅刑罚的威胁。大臣中有的由于自己取得了臣子的尊显地位，在朝廷外操纵国家大权来挟制群臣，致使国内国外的大事没有他就无法解决。即使有一些贤明善良的大臣，但是违逆他



的必定有祸，而顺从他的必定有福。这样，群臣中就几乎没有谁敢于忠君忧国而为国家的利益抗争了。君主即使再贤明，如果不能独自作出决策，而大臣又不敢效忠于君主，那么国家就成为灭亡的国家了。这就是所说的国内没有大臣。国内没有大臣的意思，哪里真是缺少侍从缺少官员呢？是因为群臣都拿着俸禄去结党营私，谋求个人的利益而不为君主、国家尽忠，这种情况就是公开的威胁。骗取君主的宠信独揽大权，假托外国的势力来挟制国内，别有用心地分析福祸得失的形势来迎合君主的好恶。君主如果听信了他们，竟然降低身份不顾国家利益地去支持他们，（那么结果就会是）事情失败了，就把祸患的责任分给君主，事情成功了，他们作大臣的却独享功劳。那些掌权的重臣，心思一致众口一词地说事情办得好，那么主张说事情办得不好的人肯定不会被君主信任了，这种情况，就叫通过政事的威胁。至于掌管监狱，法律法令和刑罚，如果由大臣独揽大权，这种情况就叫作专擅刑罚的威胁。三项准则遵循得不好，就有可能出现这三种威胁；三项准则遵循得好，就能杜绝这三种威胁。三种威胁都得到了彻底地杜绝，就能统治天下了。

（张国防注译）

备 内

【题 解】

内，指宫内后妃和嫡子等。《备内》是谈封建君主如何防备宫内的后妃和嫡子等弑君篡位的行为的。韩非认为人与人之间都有利害关系，夫妻、父子之间往往也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因此，“人主之患在



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作为一国之尊的国君就不该相信别人。不能相信自己的妻子、儿子，更不能相信臣下。实际上，这仍然是韩非提倡君主专制独裁的思想的又一阐发。君主要做到专制独裁，大权独揽，不能相信别人，包括后妃及嫡子等亲人，以防阴谋篡权的大臣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君对亲人的信任，而达到其“劫君弑主”的目的。韩非的“备内”主张，是关于防止奸臣篡夺君权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第三部分谈“人臣之不可借权势”，与“备内”文意不相合，可能是其他篇中的错简误附于此。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①。故为人臣者，窥觐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②，而人主怠傲处其上^③，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④。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⑤，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⑥。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⑦。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注 释】

- ① 缚：通“薄”（pò），逼迫。缚于势，即被权势所逼迫。事：侍奉。
- ② 窥觐：窥：看；觐（chān）：猜测。窥觐，即窥探、猜测的意思。须臾（yú）：一会儿，形容时间短。休：停止、停顿。
- ③ 怠傲：傲，通“傲”，怠傲（ào），懈怠倨傲地样子。
- ④ 弑：古时称臣杀君、子杀父为弑。
- ⑤ 乘：凭借、利用。
- ⑥ 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李兑：战国时赵国人，曾任赵国司寇。傅：扶佐、帮助。赵王：指赵惠文王，名何，战国时赵国国君，是赵武灵王的小儿子。主父：即指赵武灵王。公元前 299 年，赵武灵王传位给小儿子何，自称主父。公元前 295 年，赵武灵王的长子章起兵争夺君位，被李兑等击败，章投奔住在沙丘宫的主父。李兑等进攻沙丘宫，围困主父达三个多月，把主父赵武灵王饿死。



- ⑦ 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优：古时以歌舞戏谑为业的艺人。优施：春秋时期晋国的名优，名施。丽姬：即骊姬，晋献公的宠妾。申生：晋献公的太子。奚齐：骊姬所生儿子。公元前 655 年，骊姬在优施的怂恿下，进谗言害死申生，逼走献公的另外几个儿子，改立奚齐为太子，引起国内大乱。

【译 文】

国君的祸患在于相信别人。相信别人，就会受制于人。大臣对他的国君，并没有骨肉亲情，只是迫于权势不得不侍奉而已。所以，作大臣的，窥探猜测国君的心思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可是国君却懈怠倨傲地处在上位，这是世上之所以出现威胁国君甚至杀害国君事件的原因。作国君的非常相信他的儿子，那么奸臣就会利用他的儿子而达到个人的目的。所以李兑帮助赵惠文王而把主父饿死。作国君的非常相信他的妻子，那么奸臣就会利用他的妻子而达到个人的目的，所以优施帮助骊姬杀死申生而立奚齐为太子。妻子和儿子那么亲近还不可信，其余的人就更不应该相信了。

且万乘之主^①，千乘之君^②，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③，或有欲其君之早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④。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⑤。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⑥，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死）见疏贱^⑦，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⑧。唯母为后而子为主^⑨，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而擅万乘不疑，此鸩毒扼昧之所以用也^⑩。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⑪。”人主弗知，则乱多资。故曰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⑫。故王良爱马^⑬，越王勾践爱人^⑭，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与人成舆^⑮，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⑯。非与人仁，而匠人贼也^⑰。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⑱，利在人之死也。



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①；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故日月晕围于外，其贼在内，备其所憎，祸在所爱。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②，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③，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④，执后以应前^⑤，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⑥，士无幸赏^⑦，无逾行^⑧，杀必当，罪不赦，则奸邪无所容其私矣。

【注 释】

- ① 万乘(shèng)之主：乘(shèng)，兵车，包括一车四马。万乘之主，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君，泛指大国国君。
- ② 千乘之君：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泛指中等国家的国君。
- ③ 后妃：指“万乘之主”的正妻；夫人：指“千乘之主”的正妻。适，通“嫡”，适子：正妻生的儿子。
- ④ 好：指容貌美丽。抱：怀抱着，指喜爱。
- ⑤ 恶：指容貌丑陋。释：放开，指不喜欢。
- ⑥ 解：通“懈”，松懈、减弱。
- ⑦ 按乾道本“身”后有“死”字，而道藏本、正德本、迂评本等诸本无“死”字，今据删。
- ⑧ 冀：希望。
- ⑨ 后：太后。
- ⑩ 鸩毒：毒酒。鸩(zhèn)：传说中的一种毒鸟，用它的羽毛泡的酒能毒死人。扼：缢死，昧，通“戮”，刀杀。
- ⑪ 《桃左春秋》：古代的一部史书，现已失传。一说，“左”疑为“兀”字误写，《桃左春秋》即《栳兀春秋》，是楚国的史书，详见俞樾《诸子平议》；一说“桃”与“赵”通，《桃左春秋》即《赵左春秋》，是赵人所传的《左氏春秋》，详见章炳麟《春秋左传读续录》。
- ⑫ 利君死：君主的死亡对其有利。
- ⑬ 王良：春秋末期晋国人，善于驾驭车马。
- ⑭ 勾践：春秋末期战国初期越国国君。他被吴国击败后，曾采用很多策略争取民心，以积极准备战争，故曰“爱人”。



- ⑮ 舆(yú)人:制造车子的人。
⑯ 夭死:早死、快死。
⑰ 贼:狠毒、残忍。
⑱ 情:真情、本意。
⑲ 党:私党。
⑳ 举:办。参:验证。
㉑ 省(xǐng):考察、研究。
㉒ 偶:并列、对照。
㉓ 应:对应、对照。
㉔ 端:头绪、方面。众端:多方面。参观:检验观察。
㉕ 幸:通“倖”,侥幸。
㉖ 逾行:违法的行为。逾:超越、违反。

【译 文】

况且大国国君、小国国君,他们的后妃、夫人和作太子的嫡子,也有希望国君早死的。怎么知道会这样呢?那作妻子的,(与丈夫)并没有骨肉亲情,喜欢了就亲密,不喜欢了就疏远。俗话说:“母亲漂亮孩子就受宠。”那么与此相反,母亲丑陋的,她的孩子也会被疏远。男子五十岁时其对女色的喜好都不减弱,而女子三十岁时美貌就开始衰减了。以美貌已衰减的女子去侍奉好色的男子,就会被疏远被轻视,她生的孩子也恐怕作不成继位者,这就是后妃、夫人之所以希望国君早死的原因。只要母亲当上太后,而儿子作了国君,就会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欢也不亚于以往国君在位时,而又肯定能掌握国家权力,这就是毒酒暗杀之所以被使用的原因。所以《桃左春秋》中说:“国君因病致死的不到半数。”国君不了解这一点,那么乱臣就有了更多的条件。所以说:认为国君的死亡对其有利的人多了,国君就有危险。所以王良喜欢马,越王勾践喜欢人,是为了战争与驱驰。医生善于吸别人的脓,含别人的血,不是有骨肉亲情,而是有利可得。所以做车子的人制成了车



子,就希望别人富贵;匠人做成了棺材,就希望别人快死。不是造车的人仁慈而做棺材的匠人狠毒,人如果不富贵,车子就卖不出去;人如果不死,棺材就没人买。本意不是憎恨人,是因为利益就在人的死亡上。所以后妃、夫人、太子的私党一形成就希望国君死,国君不死,权势就不大。本意不是憎恨国君,而是利益就在国君的死亡上。所以国君不能不提防那些能从自己的死亡上取得利益的人。所以当日月有晕围绕在外面时,它们的问题在里面,防备着自己所憎恨的人,祸患(实际上却往往)来自所亲爱的人。因此明智的国君不做未经验证的事,不吃不正常的食物;远听近看来审察朝廷内外的过失,研究言语的同异来了解朋党的区别,对照事实的检验来责求言论的真实;用事后的结果去对照事前的言行,按照法规治理民众,从各个方面进行检验观察;士中没有侥幸的赏赐,没有违法行为;杀的一定是应当杀的,犯罪的不加赦免;那么,奸邪行为就无处存身了。

徭役多则民苦^①,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②,复除重则贵人富^③。苦民以富贵人,起势以藉人臣^④,非天下长利也。故曰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⑤。今夫水之胜火亦明矣^⑥,然而釜鬲间之^⑦,水煎沸竭尽其上,而火得炽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胜者矣。今夫治之禁奸又明于此,然守法之臣为釜鬲之行^⑧,则法独明于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奸者矣。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⑨,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⑩。然而法令之所以备^⑪,刑罚之所以诛^⑫,常于卑贱,是以其民绝望,无所告愬^⑬。大臣比周^⑭,蔽上为一^⑮,阴相善而阳相恶^⑯,以示无私,相为耳目,以候主隙^⑰,人主掩蔽,无道得闻^⑱,有主名而无实,臣专法而行之^⑲;周天子是也^⑳。偏借其权势^㉑,则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权势也。



【注 释】

- ① 徭役：古时统治者强加于民众的劳役。
- ② 复除重：复，免除徭役；除，免除赋税。重：多的意思。
- ③ 贵人：有权势的人。
- ④ 藉：通“籍”，帮助。
- ⑤ 德：恩德。
- ⑥ 今夫：现在，“夫”读“fú”。
- ⑦ 釜(fǔ)：大锅。鬲(xín)釜类的烹器。釜鬲，泛指锅。
- ⑧ 守法之臣：执法的大臣。
- ⑨ 《春秋》：春秋时鲁国史书，这里泛指史书。
- ⑩ 从：出自。
- ⑪ 备：防备。
- ⑫ 诛：处罚，惩处。
- ⑬ 𡙇(sù)：通“诉”，告愬；申诉。
- ⑭ 比周：互相勾结。
- ⑮ 蔽：蒙蔽。上，君主，国君。一，结为一体。
- ⑯ 阴：暗地里。阳：表面上。
- ⑰ 隙：空子，机会。
- ⑱ 道：办法、途径。
- ⑲ 专：专擅、独断。
- ⑳ 周天子：此指东周王朝的天子。战国时自周显王开始，周天子就寄居在西周公和东周公的封邑内，已名存实亡。
- ㉑ 偏：旁。

【译 文】

徭役多民众就困苦，民众困苦大臣的权势就会扩张起来，(他们的)权势一扩张，免除徭役和赋税的人就会增多(因为民众不堪徭役赋税的沉重负担，纷纷投向有权势的大臣的私门，以便隐匿户口，逃避徭役和赋税。大臣则乘此发展私人势力。)免除徭役与赋税的人多了，贵人们反而富有了。使民众困苦而让贵人们富有，用



扩张他们的权势来帮助大臣,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所以说,徭役少民众就安定,民众安定臣下就没有大权,没有大权就没有权势,没有权势恩德就是属于国君了。现在水能灭火的道理也是清楚的,但是锅把它们隔开了,水在上面烧开了烧干了,而火在下面还是烧得非常旺盛,这是因为水失去了能够灭火的条件。现在治理国家必须抑制奸邪的道理比这更清楚,但是执法的大臣却像锅那样行事,就使法令只有国君心里清楚,已经失去了禁奸的作用了。从上古的传说,《春秋》之类史书的记载中看,违法造反而成为大罪人的,未尝不是出自尊贵的大臣;而法令所防备的,刑罚所惩治的,通常都是地位低下的。所以民众感到绝望,又没有地方去申诉。大臣们互相勾结结为一体来蒙蔽国君;暗地里相友好而在表面上装敌对来表示没有私人感情,互相作为耳目来等待钻国君的空子;国君被蒙蔽住了,没有办法了解情况;有国君的名份却没有国君的实权,大臣专擅法令而独断专行;周天子就是这样。旁落了自己的权势,国君与大臣间的地位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说,不能让大臣借用自己的权势。

(张国防注译)

南 面

【题 解】

封建社会的君主临朝议政时,都是坐北面南,因此“南面”就成了君主统治的代称。本文以“南面”为题,旨在论述君主制国的几项原则。一是名法,即彰明法度。不能以未被任用的大臣去防备已被任用的大臣,“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才能使群臣不能相互吹捧、违法擅权以及借忠信之名而“僭主坏法”。二是责实。君主要避免被臣下的言论所蒙



蔽,避免被臣下办理的事情所诱惑。而要循名责实,要让臣下所发表的言论与实际功效相符,并且明确表明对政事的赞成与反对态度,既不能乱说,也不能不说,此所谓“言默皆有责也”。三是变古。韩非列举历史上许多重要史实,以论证变法的重要意义,驳斥“无变古,毋易常”的守旧观念。这些都体现了韩非讲求实效、主张变革的重要政治思想。

人主之过,在已任(在)臣矣^①,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此其说必与其所任者为讎^②,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③。今所与备人者,且曩之所备也^④。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⑤,无道得小人之信矣^⑥。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⑦,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⑧,相憎者朋党而相非^⑨。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⑩,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⑪,三者,昏主坏法之资也^⑫。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⑬;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⑭。

【注 释】

- ① 乾道本“任”下有“在”,今据顾广圻说删。
- ② 讎,即“仇”,作对、对立的意思。
- ③ 制:控制。
- ④ 曩(nǎng):以前、过去。
- ⑤ 据顾广圻说删去“而”字。
- ⑥ 小人:这是韩非对普通民众的歧视性称呼。
- ⑦ 释:放弃。
- ⑧ 比周:互相勾结。誉:称赞、吹捧。
- ⑨ 非:通“诽”,诽谤、指责。
- ⑩ 谒(yè):求见。请谒,指暗中托人求情。进取:指得到高官厚禄。
- ⑪ 假:假借。
- ⑫ 昏(hūn):糊涂、蠢笨。昏主,使国君惑乱。资:手段、行径。
- ⑬ 劳:慰劳,赏赐。
- ⑭ 明法:彰明法度。



【译 文】

国君的失误,在于已经任用大臣了,又总是反而与未被任用的人去防备他,这样,未被任用的人的意见必然与被任用者相对立,而国君也就反而被没有受到任用的人控制了。现在与国君一起防备别人的人,又正是国君以前所防备的人。国君如果不能彰明法度去抑制大臣的威势,就无法得到民众的信任。国君如果放弃法纪而用大臣防备大臣,那么,关系好的就勾结起来相互吹捧,而有仇隙的就结成私党去诽谤。诽谤与吹捧交错争执,国君就困惑昏乱了。作大臣的,不相互吹捧私下请托就不能得到高官厚禄,不违法专权就不能建立威势,不假借忠信的名义就不能不受约束,这三种现象,都是惑乱国君、破坏法制的行径。国君使用大臣时,即使(他们)有才智有能力,也不准违法专权;即使(他们)有贤明的行为,也不能在立功之前就得到赏赐;即使(他们)具有忠信的品德,也不能放弃法纪不去约束,这就叫彰明法度。

人主有诱于事者^①,有壅于言者^②,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③,少索资,以事诬主^④,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⑤,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于事者困于患。其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⑥。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不赏^⑦,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悖主^⑧。主道者^⑨,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⑩,后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⑪,谓之任下^⑫。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⑬,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⑭,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⑮,不更听群臣^⑯。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者用^⑰,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⑱、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心知其端以责其实^⑲,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⑳,则人臣莫敢妄言矣^㉑,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



【注 释】

- ① 诱：诱惑、迷惑。
- ② 壅(yōng)：壅塞，此指蒙蔽。
- ③ 易：容易。
- ④ 诬：欺骗。
- ⑤ 多：称赞。
- ⑥ 信：诚实。
- ⑦ 乾道本“不”作“必”，此据顾广圻说改。
- ⑧ 饰言：花言巧语。
- ⑨ 主道：作国君的原则。
- ⑩ 复：一致。
- ⑪ 伏其罪：受到应得的惩罚。
- ⑫ 任下：使用臣下(的方法)。此处韩非指出国君应该循名责实，要求臣下言行一致，这是他“术”的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 ⑬ 是：这。
- ⑭ 藏：通“臧”，同意，听信。
- ⑮ 更：再。
- ⑯ 势：形势、局面。
- ⑰ 端末：开头与结尾。
- ⑱ 端：头绪。
- ⑲ 取舍：赞成和反对。
- ⑳ 妄言：乱说。

【译 文】

国君有被事情所迷惑的，有被言辞所蒙蔽的，对这两种情况不能不研究。大臣把事情说得很容易的，少要求条件，用事情欺骗国君，国君受到迷惑而不明察，于是就称赞他们，这样，大臣就反而用事情控制了国君。像这种情况就叫做迷惑，被事情所迷惑的人就会被祸患所困窘。他们进言时要求的代价小，退下去办事时付出的代价多，即使事情办成了，他们的进言也是不诚实的。不诚实的



人就有罪,事情即使办成了也不赏赐,那么群臣就不敢用花言巧语迷惑国君了。作君主的原则是,如果大臣先前说的话与后来办的事不一致,事后说的话与先前办的事不一致,事情即使办成了,也必须受到应得的惩罚,这才是使用臣下的方法。大臣为国君筹划事情却怕受到批评,就先说出假设的话说:“议论这件事的,就是嫉妒这件事的。”国君听信了这种话,不再听群臣的;群臣害怕这种说法,不敢议论事情。这两种情势一出现,忠臣就不被听信而让那些徒有虚名的大臣独揽大权。像这样的情况就叫做被言辞所蒙蔽,被言辞蒙蔽的国君就被臣下控制了。作国君的原则是,让大臣们必须既有说的责任,又有不说的责任。说话没有头绪辩词无法验证的,这是说的责任;用不说话来逃避责任而居于重要职位的,这是不说的责任。国君对说话的大臣,一定要他了解自己说话的头绪,从而责求他的实效。不说的必须问清他的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从而明确他的责任,这样,臣下就不敢乱说,也不敢不说了,说与不说都要负责。

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①,计其人多^②、其出少者^③,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人,不计其出;出虽倍其人,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人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注 释】

- ① 道:原则。
- ② 人:指所得的利益。
- ③ 出:指付出的代价。



【译 文】

国君想要做一件事，不通晓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表明自己的想法，有这样做的，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好处，必定是以祸害而返。了解这个道理的，就会顺应客观事理，摒弃主观愿望。做事是有原则的，经过考虑办某件事得到的利益多，付出的代价少，就应该做。糊涂的国君不这样，只考虑能得到的利益，而不考虑付出的代价。付出的代价即使成倍地超出所得的利益，也还不明白事情的危害，那就是表面上有所得而实际上是在受损失。像这样就是功绩小面危害大了。凡是功绩，都是收获多，代价少，才能称为功绩。现在耗费大的没有罪，收效少的却有功，大臣们就会以大的耗费去取得小的事功，小的事功即使取得了，对国君也是有损害的。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①，毋易常^②。”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③。伊尹毋变殷^④，太公毋变周^⑤，则汤、武不王矣^⑥。管仲毋易齐^⑦，郭偃毋更晋^⑧，则桓、文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⑨。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⑩；适民心者^⑪，恣奸之行也^⑫。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⑬，必立其治^⑭。说在商君之内而铁钺^⑮、重盾而豫戒也^⑯。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是以愚赣窳堕之民^⑰，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⑱。而辄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押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⑲。

【注 释】

① 无：通“毋”(wù)，不要。古：主要指古代的法律制度。

② 易：更改。常：常规。

③ 可：可行，适宜。

④ 伊尹：商汤的相，曾帮助汤灭夏朝，建立商朝。殷：商朝从盘庚起迁都到



殷(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所以商又称“殷”。毋:通“无”,不,下同。

- ⑤ 太公:指姜太公,名尚,字子牙,也叫吕尚,曾辅佐周武王伐商纣,建立周朝。
- ⑥ 王(wàng):称王,即统治天下。
- ⑦ 管仲:字夷吾,春秋时齐国人,齐桓公时任相。他严明赏罚,实行改革,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 ⑧ 郭偃(yǎn):春秋时晋国大夫,曾帮助晋文公改革法制,建立霸业。更:改变,改革。
- ⑨ 惮(dàn):害怕。
- ⑩ 袭:沿袭。迹:走过的脚印,引申为途径。袭乱之迹:重走乱国的老路、重蹈乱国的覆辙。
- ⑪ 适:迎合。
- ⑫ 恣:放纵。
- ⑬ 拂:违背。
- ⑭ 乾道本“必”作“心”,据辻评本等诸本改。
- ⑮ 说在:这种说法表现在——。商君:即商鞅,曾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内外:内处和外出。殳(shū):古代一种类似长矛的武器。
- ⑯ 重(chóng):层层。盾:用来防护的盾牌。豫:同“预”,预先。
- ⑰ 贲:即“贲(gàn)”,鲁莽。墮:通“惰”,麻(yǔ)墮:怠惰、懒惰。
- ⑱ 夤虎:当为人名,具体不详。
- ⑲ 以上四句原文错乱,义不可通,疑有脱文,恕不勉为注释。

【译 文】

不了解治国之道的人,总会说:“不要改变古法,不要更改常规。”(古法常规)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圣人是不会理会的,他们只是正确地治理就是了。这样看来,古法不变,常规不改的要旨,还在于古法常规是否可行。伊尹不改变殷法,姜太公不改变周法,那么成汤与周武王就不会统治天下了。管仲不改变齐法,郭偃不改变晋法,那么齐桓公和晋文公就不会是霸主了。一般人认为难以改变古法的,是怕改变民众的安定性。不改变古法,是重蹈乱国的覆



轍；迎合民众心理的，是放纵奸邪的行为。民众愚钝而不了解祸乱，国君怯懦而不知变更，这就是治国的失误。作国君的，英明而知治国之道，严厉而坚决地实行，所以即使是违背了民众的意愿，也一定要确立治国之法。这种说法表现在商君内处和外出时，都用铁钺和层层盾牌作戒备。所以郭偃推行法治时，晋文公身边安排了卫兵；管仲推行法治的时候，齐桓公身边布置了有武装的战车。这些都是防范民众的措施。所以说愚钝鲁莽而又懒惰的民众，总是只顾个人的小损失而忽视国家的长远利益，因此賁虎受到了吹捧和诽谤。（而轍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张国防注译）

饰 邪

【题 解】

饰，通“飭”（chì）。饰邪，就是整饬邪恶的意思。

韩非认为，迷信鬼神，依恃大国和玩弄智巧，都是法治的大敌。他列举一系列的历史事实，说明迷信龟卜与星象的荒谬，指出强国的关键在于彰明法度。法律要严明，刑罚执行要坚决。他也反对小国依恃大国，主张明法亲民，发奋自强。他的提倡“大忠”，反对“小忠”；提倡“公义”，反对“私义”的实质，是要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显然，韩非是将“法”作为处理国家与国家间，君与臣之间、君与民之间的行事准则来看待的。他认为。“智能小道，不可传于人”，“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强调“法”的重要作用的这些观点，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



凿龟数策^①，兆曰大吉^②，而以攻燕者^③，赵也^④。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剧辛之事燕^⑤，无功而社稷危^⑥；邹衍之事燕^⑦，无功而国道绝^⑧。赵代先得意于燕^⑨，后得意于齐^⑩，国乱节高^⑪，自以为与秦提衡^⑫，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⑬。赵又尝凿龟数策而北伐燕^⑭，将劫燕以逆秦^⑮，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党矣^⑯，兵至螳而六城拔矣^⑰，至阳城^⑱，秦拔邺矣^⑲，庞援榆兵而南^⑳，则郭尽矣^㉑。臣故曰^㉒赵龟虽无远见于燕，且宜近见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实^㉓，救燕有有名^㉔。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㉕。又非秦龟神而赵龟欺也。初时者，魏数年东乡攻尽陶、卫^㉖，数年西乡以失其国^㉗。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非)数年在西也^㉘，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非)数年在东也^㉙。故曰龟策鬼神不足举胜^㉚，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㉛。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注 释】

- ① 凿龟数策：《礼记·曲礼上》：“龟为卜，策为筮。”卜筮都是古代用以预测吉凶的迷信方法。
- ② 兆：征兆，指卜筮的结论。
- ③ 燕：诸侯国名，包括今河北省北部、中部和山西、辽宁省等部分地区。
- ④ 赵：诸侯国名，包括今山西省大部 and 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部分地区。
- ⑤ 剧辛：战国时期赵国人，后到燕国，燕昭王时任将。事：侍奉，效力。
- ⑥ 社：土神；稷：谷神。社稷：指代国家。无功而社稷危：公元前 242 年，燕王喜命剧辛带兵攻赵，剧辛轻敌，被赵将庞援所擒，损失士卒二万，使国家处于险境。见《史记·燕召公世家》。
- ⑦ 邹衍：战国时期齐国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五德终始说”的创始者。后到燕国，为燕昭王师。
- ⑧ 国道绝：国家命脉断绝，即国事危险，几乎要亡国。
- ⑨ 赵代：代本为地名，位于今河北省蔚县一带和山西省东北部。后来赵置代郡，成为北方重镇，赵代连用即赵国的别名。得意于燕：指庞援擒获剧



辛一事。

- ⑩ 乾道本“后”下无“得”，据迂评诸本补。齐：堵侯国名，包括今山东省大部、河北省东南部。得意于齐：指公元前 241 年，赵悼襄王发兵攻齐，取齐饶安一事。
- ⑪ 节：气节，这里引申为气势，节高：趾高气扬的样子。
- ⑫ 秦：诸侯国名，包括今陕西省大部分、甘肃省东部和四川、河南省部分地区。衡：秤，提衡：把秤提平，指势均力敌。
- ⑬ 神：灵验。
- ⑭ 尝：曾经。
- ⑮ 劫：威胁，这里指挟持。逆：抗拒。
- ⑯ 大梁：燕国地名，位于今河北省晋县。上党：原韩国郡名，当时属秦，位于今山西省东南部。
- ⑰ 薳(II)：一作“狸”，燕国地名，位于今河北省任邱县东北。拔：攻克。
- ⑱ 阳城：燕国地名，位于今河北省完县。
- ⑲ 邺(yè)：原魏国县名，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当时属赵。秦拔邺：公元前 226 年，赵攻燕，夺取狸、阳城，兵未止，秦攻克了邺地。见《史记·赵世家》。
- ⑳ 庞援：即庞煖(xuān)，赵将。掄(yú)：引，这里指从燕国退兵而向南救援。
- ㉑ 鄆：赵国地名，位于今山东省东平县。
- ㉒ 臣：韩非自称。
- ㉓ 辟地：开辟疆土。实：实惠。
- ㉔ 有：通“又”。有有名：又有名。
- ㉕ 主：指赵悼襄王。不得意而死：赵悼襄王攻燕不得志，当年死去。
- ㉖ 魏：诸侯国名，包括今河南省北部和东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陕西省部分地区。乡：通“向”。陶：陶邑，原宋国地名，当时属秦，位于今山东省定陶县。卫：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东北部和山东省部分地区，当时附属魏国。到魏安厘(xī)王时，卫国只剩濮阳(位于今河南省濮阳县)一小块地方。攻尽陶卫，指公元前 252 年魏安厘王囚杀卫怀君，驻兵陶、卫一带的事。
- ㉗ 西乡：西向，秦在魏的西面，西乡即向西进攻秦国。数年西乡以失其国：魏安厘王三十年(公元前 247 年)，公子无忌(信陵君)率五国兵攻秦，败秦军于河外。魏景湣(mǐn)王元年(公元前 242 年)起，秦出兵反击，在不到



六年时间,拔魏二十五城。见《史记·魏世家》。

- ②⑧ 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古代星名,当时这些星都被认为是吉星,处在某个方位,与之相应的国就“大吉”。据王先慎说,“岁星”后无“非”字,今据删,下文中“奎台”后“非”字亦据删。
- ②⑨ 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古代星名,当时都被认为是凶星。
- ③⑩ 举:提出,这里指推断。
- ③⑪ 背:相反。左右背乡:就是天星的各种方位,或左,或右,或背,或向。专:决定。

【译 文】

用龟甲与蓍草卜筮,兆象说“大吉”,根据这个兆象去进攻燕国的是赵国。用龟甲与蓍草卜筮,兆象说“大吉”,根据这个兆象去进攻赵国的是燕国。剧辛为燕国效力,没有功绩,国家处于危险的境地;邹衍为燕国效力,没有功绩,国家几乎要灭亡。赵国先是战胜了燕国,后来又战胜了齐国,国内混乱却趾高气扬,自己认为能与秦国抗衡,不是赵国的卜筮灵验而燕国的卜筮失实。赵国也曾经用龟甲与蓍草卜筮而向北攻伐燕国,想要挟持燕国去抗拒秦国,兆象说“大吉”。刚开始攻打燕国大梁,秦国就在上党出兵进攻自己的国家了,军队进入燕国厘地时,又有六座城已被秦军攻占;军队进入到燕国阳城时,秦军又已攻占了邺地;庞援率部队向南援救时,鄆地又全被秦军占领了。我坚持认为:赵国的龟卜即使对攻打燕国缺乏远见,也应当对邻近的秦国的进攻有所预兆。秦国根据那个“大吉”,开辟疆土得到了实惠,援救燕国又有了好名声。赵国根据那个“大吉”,国土被侵削,军队遭败仗,君主没有达到目的,也在当年死去了。这也不是秦国的卜筮灵验而赵国的卜筮失实。当初,魏国几年里向东进攻,全部攻占了陶地和卫国,几年后向西进攻秦国,却失掉了自己的国家,这并不是因为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等吉星有几年在西方,也不是因为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等凶星有几年在东方。所以



说，卜筮鬼神之术不足以推断战争胜负，天星的方位也不足以决定战争结果。可是却要依仗它们，没有比那更愚蠢的了。

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①，加事于明法^②。彼法明，则忠臣劝^③，罚必^④，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⑤，山东是也^⑥。乱弱者亡^⑦，人之性也；治强者王^⑧，古之道也。越王勾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⑨，身臣人宦于吴^⑩；反国弃龟^⑪，明法亲民以报吴^⑫，则夫差为擒^⑬。故恃鬼神者慢于法^⑭，恃诸侯者危其国。曹恃齐而不听宋^⑮，齐攻荆而宋灭曹^⑯。邢恃吴而不听齐^⑰，越伐吴而齐灭邢^⑱。许恃荆而不听魏^⑲，荆攻宋而魏灭许^⑳。郑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郑^㉑。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主慢而听秦、魏，恃齐、荆为用，而小国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广壤^㉒，而韩不见也。荆为攻魏而加兵许、鄢^㉓，齐攻任、扈而削魏^㉔，不足以存郑^㉕，而韩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国，恃外以灭其社稷者也。

【注 释】

- ① 先王：指古代实行法治的君主。亲民：亲近民众。
- ② 加事：从事，致力。
- ③ 劝：受到鼓励。
- ④ 必：坚决。
- ⑤ 隐：掩盖。正道：正确的法治原则。私曲：私利。
- ⑥ 山东：指崤(xiáo)山(位于今河南省渑池县)以东地区，实指齐、楚、燕、韩、赵、魏六国。
- ⑦ 亡：衰亡。
- ⑧ 王(wàng)：称王，即统治天下。
- ⑨ 越：诸侯国名，包括今浙江省大部 and 江苏、江西省部分地区。勾践：越国国君，公元前 496 年至公元前 465 年在位。大朋之龟：指大龟甲占卜得出的吉兆。吴：诸侯国名，包括今江苏省大部和安徽、浙江省部分地区。
- ⑩ 身：自身。臣：作了俘虏。宦：服贱役。入宦于吴：公元前 494 年，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被迫求和，到吴国服贱役，做吴王夫差的马前卒。见



《国语·越语上》。

- ⑪ 反:通“返”。弃龟:指抛弃龟卜迷信。
- ⑫ 报:指报复、报仇。
- ⑬ 夫差为擒:公元前 473 年,越王勾践攻克吴国,吴王夫差求和不成,被俘后自杀。见《国语·吴语》。
- ⑭ 慢:忽视。
- ⑮ 曹:诸侯国名,位于今山东省定陶县一带。宋:诸侯国名,包括今河南省东南部和山东、江苏省部分地区。
- ⑯ 荆:楚国别名,范围包括今湖北省全部和湖南、江西、河南、安徽省等部分地区。齐攻荆而宋灭曹:《左传》记载,鲁哀公八年(公元前 487 年)宋灭曹。齐攻荆事,不详。
- ⑰ 邢: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县一带。公元前 661 年,邢迁至夷仪(位于今山东省聊城市东南)。
- ⑱ 齐灭邢:《左传》记载,鲁僖公 25 年(公元前 635 年)卫灭邢。齐灭邢事,史实不详。
- ⑲ 许: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省叶县西。
- ⑳ 荆攻宋而魏灭许:《左传》记载,鲁定公六年(公元前 504 年)郑灭许,哀公元年(公元前 494 年)许从楚围蔡;《战国策·魏策一》苏秦、张仪都说许是魏国之地。疑许初灭于郑,后附于楚,再灭于魏。荆攻宋事,史实不详。
- ㉑ 魏攻荆而韩灭郑:韩哀侯二年(公元前 375 年)韩灭郑,并迁都新郑。见《史记·韩世家》。魏攻荆事,史实不详。
- ㉒ 广壤:开拓疆土。
- ㉓ 鄢(yān):魏国地名,位于今河南省鄢陵县西北。荆为攻魏而加兵许鄢:史实不详。
- ㉔ 任:魏国地名,位于今山东省济宁市北。扈:原郑国地名,位于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当时属魏。齐攻任、扈:史实不详。
- ㉕ 郑:指新郑,位于今河南省新郑县。公元前 376 年韩灭郑后,迁都于此。这里用作韩国的代称。

【译 文】

古代的先王竭力亲近民众,致力于明确法制。法制明确,忠臣



就受到鼓励；刑罚坚决，奸臣就受到约束。忠臣受到鼓励，奸臣受到约束而扩张了领土，君主也更受尊敬的，是秦国；群臣相互勾结，掩盖正确的法治原则，谋取私利，因而土地被侵削，君主地位降低的，是山东六国。社会混乱国力弱小必然导致灭亡，这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必然称王天下，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越王勾践依仗大龟甲占卜的吉兆与吴国作战并没取得胜利，自己当了俘虏，在吴国服贱役；后来回国抛弃龟卜迷信，明确法制，亲近民众以报吴国之仇，结果吴王夫差被他擒获了。所以依仗鬼神护佑的就会忽视法制，依仗他国援助的就会危害自己的国家。曹国依仗齐国而不听从宋国，当齐国攻打楚国的时候，宋国把曹国灭掉了。邢国依仗吴国而不听从齐国，当越国攻打吴国的时候，齐国就把邢国灭掉了。许国依仗楚国而不听从魏国，当楚国攻打宋国的时候，魏国便把许国灭掉了。郑国依仗魏国而不听从韩国，当魏国攻打楚国的时候，韩国便把郑国灭掉了。现在韩国弱小而依仗大国，君主不重视治国而听从秦、魏两国，依仗齐国、楚国以为会有重要作用，而使原本就弱小的国家越来越衰亡。所以依仗别人不可能开拓疆土，这点韩国却没有发现。楚国为了攻打魏国而向许、鄢用兵，齐国进攻任、廙两地而侵削魏国，这都不足以保存韩国，而韩国还不清楚。这都是不明确法制治理国家，却依仗国外力量而使自己灭亡的例证。

臣故曰：明于治之数^①，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③，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④，三代不能以强^⑤。人主又以过予^⑥，人臣又以徒取^⑦。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国，臣故曰是愿古之功^⑧，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主以是过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过予，则臣偷幸^⑨；臣徒取，则功不尊。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⑩；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



【注 释】

- ① 数:术,方法。
- ② 敬:谨慎,信:守信。
- ③ 度:原则。
- ④ 尧、舜: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传说中的贤君。舜是尧的继承人。
- ⑤ 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
- ⑥ 过予:错误地给予。
- ⑦ 徒取:白白地获取。
- ⑧ 愿:向往。
- ⑨ 偷幸:苟且,侥幸。
- ⑩ 匮(kuì):匮乏;望:埋怨。

【译 文】

所以我认为,如果懂得治理的方法,那么国家即使小,也会富裕;赏罚谨慎守信,民众即使少,也会强盛。赏罚没有准则,国家即使大,而兵力弱小的,是因为土地不是自己的土地,民众不是自己的民众。没有土地没有民众,尧、舜都不可能称王天下,夏、商、周三个朝代也不能强盛。君主又错误地给予,臣子又白白地取得赏赐。那些置国法于不顾而谈论先王明君功绩的人,君主却把国事委托给他。我所以说:“这是指望有古代君主那样的功绩,却拿古代君主给有功者的赏赐去奖赏现在那些空谈“先王明君之功”的人。君主由于这样,错误地给予奖励,臣下由于这样,白白地取得了赏赐。君主错误地给予,臣子就会苟且侥幸;臣子白白地获取赏赐了,那功劳就不尊贵。没有功劳的人受到奖赏,国家财力就会匮乏而民众就会埋怨;财力匮乏、民众埋怨,民众就不为君主尽力了。所以错误地进行赏赐就会失去民众,错误地使用刑罚,民众就无所畏惧。设有奖赏不能达到鼓励的目的,设有刑罚不能起到约束的



作用,那么国家即使大,也一定是危险的。

故曰小知不可使谋事^①,小忠不可使主法^②。荆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③,荆师败,恭王伤^④。酣战^⑤,而司马子反渴而求饮^⑥,其友竖谷阳奉卮酒而进之^⑦。子反曰:“去之,此酒也。”竖谷阳曰:“非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为人嗜酒,甘之^⑧,不能绝之于口,醉而卧。恭王欲复战而谋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恭王驾而往视之^⑨,人幄中^⑩,闻酒臭而还^⑪,曰:“今日之战,寡人目亲伤^⑫,所恃者司马,司马又如此,是亡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⑬。寡人无与复战矣!”罢师而去之^⑭,斩子反以为大戮。故曰竖谷阳之进酒也,非以端恶子反也^⑮,实心以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贼大忠者也^⑯。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

【注 释】

- ① 知:通“智”。小知:小聪明。
- ② 小忠:只对私人尽忠的人。
- ③ 荆恭王:即楚共王,名审,春秋时楚国国君。晋厉公:晋国国君,名州蒲,又名寿曼。鄢陵:郑国地名,位于今河南省鄢陵县。战于鄢陵:公元前575年,晋攻郑,楚军援郑,晋楚在鄢陵大战,楚军败退。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 ④ 恭王伤:指楚共王在这次战争中被射伤左眼。
- ⑤ 酣战:战争激烈进行。
- ⑥ 司马:官名,掌管国家军政。子反:楚公子侧的字。
- ⑦ 友:指亲信的侍仆。竖:年轻的侍仆。谷阳:人名。奉:捧。卮(zhī):古代盛酒的器皿。
- ⑧ 甘之:觉得酒味甜美。
- ⑨ 驾:驾车。
- ⑩ 幄(wò):篷帐。
- ⑪ 臭(xiù):气味。



- ⑫ 寡人:君主自称。
 ⑬ 亡:通“忘”。恤(xù):关心。
 ⑭ 罢师:退兵。
 ⑮ 以:因为。端:缘由。
 ⑯ 贼:祸害。

【译 文】

所以说:玩弄小聪明的人不可让他谋划事情,只对私人效忠的人不可使他掌管法制。楚恭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作战,楚军战败,楚恭王受了伤。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司马子反口渴要喝水,他的亲信,年轻的侍仆谷阳捧了酒送上去。子反说:“拿开,这是酒啊。”侍仆谷阳说:“不是啊。”子反接过来喝了。子反这个人本来就爱喝酒,觉得酒味甜美,不能停口,喝醉了酒躺下了。楚共王想再打一仗来进行谋划,派人叫子反来,子反借口心病发作而推辞。楚共王驾车去探视他,进入帐中,闻到酒气就回去了,说:“今天的战斗,我自己的眼睛都受了伤。依靠的就是司马,司马竟然这个样子,这是忘记了楚国的社稷而不关心我的部队啊。我没有条件再战一次了。”于是退兵回去,杀了子反并且以之为奇耻大辱。所以说:侍仆谷阳的进酒,不是因为什么缘由要谋害子反,而是实心实意地忠爱他,但恰好以此害死他罢了。这就是尽小忠而害大忠的例子。所以说:小忠是大忠的祸害。如果让尽小忠的人掌管法制,那必将赦免与他亲近的人的罪过来表示相爱,这样对他下面的人是相安无事了,但却妨害了治理民众。

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之时^①,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②,威行四邻^③;及法慢^④,妄予^⑤,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⑥,人众兵强,辟地齐、燕^⑦;及国律慢、用者弱^⑧,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⑨,东县齐国^⑩,南尽中山之地^⑪;及奉法已亡^⑫,官断不用,左右交争^⑬,论从其下^⑭,则兵弱而地



削，国制于邻敌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①；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②，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国之道废也。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③。昔者舜使吏决鸿水^④，先令有功而舜杀之^⑤；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⑥，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⑦。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⑧。故镜执清而无事^⑨，美恶从而比焉^⑩；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⑪。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故先王以道为常^⑫，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⑬，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⑭，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⑮，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⑯，佚而有功^⑰。释规而任巧^⑱，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乱主使民饰于智^⑲，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释法禁而听请谒^⑳，群臣卖官于上，取赏于下^㉑，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故民无尽力事主之心，而务为交于上^㉒。民好上交，则货财上流，而巧说者用。若是^㉓，则有功者愈少。奸臣愈进而材臣退^㉔，则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废法禁、后功劳、举名誉、听请谒之失也^㉕。凡败法之人，必设诈托物以来亲^㉖，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㉗。此暴君乱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贤佐之所以侵也^㉘。故人臣称伊尹、管仲之功^㉙，则背法饰智有资^㉚；称比干、子胥之忠而见杀^㉛，则疾强谏有辞^㉜。夫上称贤明^㉝，下称暴乱^㉞，不可以取类。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为非者^㉟，是邪以智^㊱，过法立智^㊲。如是者禁，主之道也。

【注 释】

- ① 方：正在；明：彰明；《立辟(pi)》：当时魏国的刑书。从：从事；宪令：法令。
- ② 匡：正。
- ③ 行：到达。
- ④ 慢：松弛。



- ⑤ 妄予:胡乱给予,即赏赐失去原则。
- ⑥ 《国律》:赵国刑书,见《艺文类聚·刑罚部》所载晋张斐《律序》文。从大军:从事军队建设。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当赵国正在彰明《国律》、从事军队建设的时候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变法强兵的时期。
- ⑦ 辟地齐、燕:指赵武灵王和惠文王的武功。武灵王曾攻灭中山,击败匈奴,拓地北至燕、代;惠文王又多次攻齐,夺取昔阳等地。
- ⑧ 用者:执政掌权的人。
- ⑨ 《奉法》:当为燕国刑书。审:审慎,重视。官断:官府决断。
- ⑩ 东县齐国:向东把齐国的土地作为自己的郡县,即向东吞并齐国土地。公元前 284 年,燕将乐毅攻破齐都,连夺七十二城,并为燕国的郡县。见《战国策·燕策二》。
- ⑪ 中山:春秋时期白狄族鲜虞人建立的国家,位于今河北省灵寿县至唐县一带。南尽中山之地:公元前 296 年,燕国出兵协同赵国、齐国灭掉了中山。见《史记·六国年表》。
- ⑫ 亡:作用消失。
- ⑬ 左右:君主的亲信。交争:相互争斗不休。
- ⑭ 论:论断,此指决策。
- ⑮ 饥:荒年。
- ⑯ 私意:个人的意志。
- ⑰ 矫:欺骗。
- ⑱ 决:排泄、疏通。鸿,通“洪”。
- ⑲ 先令:命令下达之前就擅自行动。
- ⑳ 禹:指夏禹,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立者。朝:接受朝见。会稽:山名,位于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南。
- ㉑ 防风之君:传说为夏朝统治下东南滨海地区的一个部落首领。后至而禹斩之:防风氏后到会,夏禹杀了他。见《国语·鲁语下》。
- ㉒ 先贵如令:首先要重视的是遵守命令。
- ㉓ 执:保持。无事:不受污损。
- ㉔ 比:比较。
- ㉕ 载:称,衡量。
- ㉖ 常:常规。
- ㉗ 以:依据,这里指按道与法办事。



- ⑳ 单道:不完善的小道。
㉑ 规:圆规,画圆的工具。
㉒ 饰于道:接受道的整治。
㉓ 佚:通“逸”,不费力。
㉔ 释:放弃。
㉕ 饰于智:用智巧粉饰自己。
㉖ 请谒(yè):请托。
㉗ 赏:通“偿”,报酬。
㉘ 务:致力于。交:结交。
㉙ 若是:像这样。
㉚ 材:通“才”,有才能。
㉛ 后功劳:轻视功劳。举名誉:举拔虚名,即根据虚名任用人。
㉜ 设诈:设下骗局。托物:假托事故。
㉝ 希有:罕见的事。
㉞ 佐:辅佐,这里指臣子。侵:受侵害。
㉟ 伊尹:商汤的相。汤死后,传位太甲。相传伊尹曾代理国政,把太甲软禁了三年。管仲:齐桓公的相,在执政期间,有时奢侈过度,上比国君。
㊱ 资:根据,条件。
㊲ 比干:商纣王的叔父,因强谏纣王被杀。子胥:指伍子胥,是吴王夫差的相,因屡谏夫差而被迫自杀。
㊳ 疾:激烈。
㊴ 上称贤明:上称说任用伊尹、管仲的贤明。
㊵ 下称暴乱:下又称说杀害比干、子胥的残暴。
㊶ 私智:个人的智巧。
㊷ 邪:恶的东西。
㊸ 过:责怪、诋毁。

【译 文】

当魏国正在彰明《立辟》、从事法令建设的时候,有功劳的一定给予赏赐,有罪行的一定予以惩罚,强盛得可使天下归正,威势达到四方的邻国;等到法制松弛,赏赐失去原则以后,国家就日渐削



弱了。当赵国正在彰明《国律》。从事军队建设的时候,人民众多兵力强大,开拓疆土达到了齐国和燕国;等到《国律》执行松弛,执政掌权的人懦弱无能以后,国家就日渐削弱了。当燕国正在彰明《奉法》、重视官府决断的时候,向东吞并齐国土地,向南灭掉了中山国。等到《奉法》的作用消失,官府决断无法执行,君主的亲信们相互争斗不休,决策被臣下所左右以后,兵力就变得弱小,土地也被侵削,国家被邻国控制了。所以说:法制严明国家就强,法制松弛国家就弱。强与弱的对比是如此明显,然而当代君主却不推行法治,国家的衰亡是应得的后果。俗话说:“家庭有固定的产业,即使遇到荒年也不会挨饿;国家有固定的法制,即使遇到危难也不会衰亡。”舍弃固定的法制而凭个人的意志办事,臣下就会用智巧来粉饰自己;臣下用智巧粉饰自己,法律禁令就起不了作用。这样,随心所欲的做法就通行起来,以法治国的原则就废弃了。治国的原则,是要排除危害法制的东西,才不会被智巧的言行所迷惑,不会被虚假的名誉所欺骗。过去舜帝派人排泄洪水,命令下达之前就擅自行动并取得成功的,舜帝把他杀了;夏禹在会稽山上接受各诸侯国君主朝见的时候,防风氏首领后到会,夏禹把他杀了。据此看来,命令下达之前提前行动的杀了,命令之后迟到的也杀了,可知古代首先重视的是遵守命令。镜子保持清亮而不受污损,美的和丑的就会比较出来;衡器保持平正而不受干扰,轻重就得以衡量出来。晃动了镜子就不能照物,晃动了衡器,就无法衡量东西。法制就是这样。所以先王把道作为治事的常规,把法作为立国的根本。法制严明,君主的名位就尊贵;法制混乱,君主的名位就丧失。凡是智能高强明智通达的人,如按道与法办事就行得通,否则就行不通。所以智能是不完善的小道,不能传给人。而道与法才是万全的,凭借智能往往容易失败。设置了衡器就可知道平不平,设置了圆规就可知道圆不圆,这是最完善的办法。英明的君主让臣民接受道的整治,是了解道的作用的缘故,所以不费力而有成效。放弃规矩而单凭技巧,放弃法治而单凭智慧,是使人迷惑混乱的办



法。昏乱的君主使民众用智巧粉饰自己,这是不懂得道的缘故,所以劳而无功。放弃法制而听信私人请托,君臣在上面出卖官爵,从下面取得酬报,所以利益归于私门而威权落到群臣手中。所以民众没有尽力侍奉君主的心思,而是致力于结交上面的大臣。民众喜欢结交上面的大臣,财货就向上流到大臣手里,善于花言巧语的人就被录用。像这样,建立功业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奸臣越来越多地得到进用而有才能的臣子被斥退,君主就会迷惑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民众也会聚在一起而不知向什么地方去。这就是废弃法制、轻视功劳、举拔虚名和偏听请托所带来的失误。凡是败坏法制的人,总是要设下骗局、假托某种事故来亲近君主,又喜欢谈论天下罕有的事物,这就是暴君乱主所以受迷惑,贤能的臣子所以受侵害的原因。所以臣子称颂伊尹、管仲的功劳,他们违背法制、玩弄智巧就有了根据;称颂比干、伍子胥的忠直而被杀,他们激烈地向君主进谏就有了借口。他们上称说任用伊尹、管仲的贤明,下又称说杀害比干、子胥的残暴,(这两种极端情况其实)是不能拿来类比的,像这样的诡辩一定要禁止。君主立法,认为它是绝对正确的,现在臣子中有很多人标榜个人的智巧而否定国法,他们用智巧来肯定邪恶的东西,诋毁法制、标榜智巧。这样的作法一定要禁止,这是作君主的原则。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①。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②;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③,人臣之私义也^④。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⑤,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⑥,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⑦,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⑧,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⑨,尽智竭力,为法为之。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



赏刑明，则民尽死^⑩；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刑赏不察^⑪，则民无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⑫，则兵弱主卑。故先王贤佐尽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

【注 释】

- ① 私恩：指不合法制的私人恩惠。
- ② 公义：指符合国家利益的原则。
- ③ 沮(jù)：阻止。
- ④ 私义：指违背国家利益而追求个人私利的原则。
- ⑤ 行公行正：做符合公义的正直的事情。
- ⑥ 从：通“纵”，放纵的意思。
- ⑦ 计：算计。畜：畜养。
- ⑧ 情：本心、实情。
- ⑨ 至：至丁。
- ⑩ 尽死：拼命。
- ⑪ 察：明确。
- ⑫ 幸：通“倖”，侥幸。

【译 文】

英明君主的原则，必须明察公与私的界限，彰明法制，杜绝私人恩惠。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君主的公义；只想实现个人的打算，讲朋友之间的信用，赏赐鼓励不了，刑罚阻止不成，是臣子的私义。私义风行，国家就混乱；公义风行，国家就太平，所以公与私是有分别的。臣下有私心，也有公义。修身清廉只做符合公义的正直事情，居官位没有私心，是臣子的公义；玷污自己的操行，放纵自己的欲望，只图自身安乐与私人的利益，是臣子的私义。有英明的君主在上，臣下就会抛弃私心而行公义；昏乱的君主在上，臣下就会放弃公义而去满足自己的私心。所以君与臣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君主算计着畜养臣下，臣下也算计着侍奉君主，君主与臣子之



间的关系,是相互算计的关系。有害于自身而有利于国家,臣子是不做的;有害于国家而有利于臣子,君主是不作的。臣子的本心,有害于自身就谈不上利益;君主的本心,有害于国家就谈不上亲近。君主与臣子的关系是用算计之心结合起来的。至于臣下遇到危难一定拼死效忠,竭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是法度使他们这样做的。所以先王明确奖赏来鼓励臣下,又严明刑罚来慑服臣下。奖赏与刑罚明确,臣民就能为国家而拼命;臣民能为国家拼命,就会兵力强大君主尊荣。刑罚与奖赏不明确,那么臣民就会不立功却贪求报偿,犯了罪却希求幸免,兵力削弱君主卑微。所以先王贤臣们为此用尽了力量用尽了智慧。所以说,公与私的界限不能不明确,法制不能不清楚,先王是了解这个道理的。

(张国昉注译)

解 老

【题 解】

解老,就是解释老子,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老子》中的十二篇(《德经》九章、《道经》三章)的全文或部分做了解释,并以此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本文是我国训释《老子》的开山之作,它的体例开创了后代注疏章句的先河。《老子》一书的通行本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帛书《老子》,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解老》的次序相同。这说明韩非所见到的《老子》是一种较早的定本,因此,本文也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作者首次提出了“道”与“理”这一对哲学范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并指出了两者的关系,认为“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这就触及到了一般法则与特殊法则的关系问题,是对哲学史的贡献。作



者批判了神秘主义的认识论,阐明了人的感觉和思维活动必须依赖于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作者认为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就不应该有什么常规惯例。本文所体现的作者的'观点还有一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解释《老子》时,多有主观发挥,与原意不尽相符。

德者^①,内也。得者^②,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③。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④,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⑤;德无舍,则不全。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于德。德则无德,不德则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注 释】

- ① 德:指事物的本质属性。
- ② 得:得到。
- ③ 淫:泛滥、游移。
- ④ 无为:不做,这里是顺应自然、不勉强追求的意思。下文的“无欲”“不思”“不用”皆为此意。
- ⑤ 舍:归宿。

【译 文】

德,是内部存在的东西。得,是从外部得到的东西。“最高境界的德就是不执着于德”,是说人的精神不游移于外部事物。精神不游移于外部事物,身体就能够保全,身体保全就叫做德。德,是从自身取得的。大凡德,就是通过不做来聚积,通过没有欲望来达到成功,通过不思虑来达到安定,通过不使用来达到稳固。做了,追求了,德就没有归宿;德没有归宿,身体就不能保全。使用了,思虑了,德就不稳固;德不巩固,就没有功业;没有功业,就会产生对德的追求。人为地去追求德就没有德,不去人为地追求德就有了德。所以《老子》说“最高境界的德就是不执着于德,这样才保有了



德”。

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①，谓其意无所制也^②。夫无术者^③，故以无为无思为虚也^④。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虚者之无为也，不以无为为有常^⑤。不以无为为有常，则虚；虚则德盛^⑥，德盛之谓上德。故曰“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

【注 释】

- ① 贵：推崇。
- ② 意：心意。制：牵制。
- ③ 术：方法、修养。
- ④ 故：故意。
- ⑤ 常：常规。
- ⑥ 盛：充实。

【译 文】

所以推崇那些不做作、不思虑而达到虚无境界的人，是说他们的心意不受任何牵制。那些没有修养的人，故意通过不做作、不思虑来追求虚无的境界。那些故意通过不做作、不思虑来追求虚无境界的人，他们的内心常常忘不了虚无，这样就被虚无所牵制了。虚无，是说人的心意不受任何牵制。现在受到虚无的牵制，这就不是虚无了。达到了虚无境界的人不做作，不把不做作看成是常规。不把不做作看成是常规，就做到了虚无的境界；达到了虚无的境界，德就充实；德充实就叫做上德。所以《老子》说“上德什么也不做而又什么都没有不做”。

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①。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



也^②；生心之所不能已也^③，非求其报也^④。故曰“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⑤”。

【注 释】

- ① 欣然：高兴的样子。
- ② 恶(wù)：厌恶、不高兴。
- ③ 生：出自于。已：抑制。
- ④ 报：报答、酬谢。
- ⑤ 上仁：最高的仁。

【译 文】

仁，是内心真诚喜悦地去爱人。有仁的人喜欢别人有幸福，不高兴别人有灾祸；这出于内心无法抑制的情感，并不是为了追求别人的报答。所以《老子》说“最高境界的仁是去做它而并不为了什么目的去做”。

义者，君臣上下之事^①，父子贵贱之差也^②，知交朋友之接也^③，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④，下怀上宜^⑤，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⑥。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故曰“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⑦”。

【注 释】

- ① 事：此指关系。
- ② 差：等级差别。
- ③ 接：接触、交往。
- ④ 事：侍奉。宜：适宜、恰当。
- ⑤ 怀：归向、依恋。
- ⑥ 内：通“纳”。外：指保持距离。
- ⑦ 上义：最高的义。



【译 文】

义,指的是君臣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父子和贵贱之间的等级差别,知己和朋友之间的交往,亲疏内外的分别。臣下侍奉君主很恰当;下级依恋上级很恰当;儿子侍奉父亲很恰当;卑贱的尊敬高贵的很恰当;知心者和朋友们的互相帮助很恰当;对亲近的接纳对疏远的保持距离很恰当。义,就是说的适宜,适宜的事情就去做它。所以《老子》说“最高境界的义就是去做并且有目的的去做”。

礼者,所以貌情也^①,群义之文章也^②,君臣父子之交也^③,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④。中心怀而不谕^⑤,故疾趋卑拜而明之^⑥;实心爱而不知,故好言繁辞以信之^⑦。礼者,外饰之所以谕内也。故曰礼以貌情也。凡人之为外物动也,不知其为身之礼也。众人之为礼也,以尊他人也,故时劝时衰^⑧。君子之为礼,以为其身;以为其身,故神之为上礼^⑨;上礼神而众人貳^⑩,故不能相应;不能相应,故曰“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众人虽貳,圣人之复恭敬尽手足之礼也不衰^⑪。故曰“攘臂而仍之^⑫”。

【注 释】

- ① 貌:描绘、表现。
- ② 群义:各方面的义,指君臣、父子、贵贱、亲疏之间各种适宜的关系。文章:即“纹章”,本指器物上的花纹,此指各种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
- ③ 交:界限。
- ④ 不肖:没有品德才能。别:区别。
- ⑤ 谕:表白。
- ⑥ 疾趋:用快而小的步子走,表示敬意。
- ⑦ 繁辞:漂亮的言辞。信:通“申”,申明。
- ⑧ 劝:努力、自勉。衰:懈怠、马虎。
- ⑨ 神:专心一意。上礼:最高的礼。



⑩ 贰：三心二意。

⑪ 复：仍然。

⑫ 攘：高举。

【译 文】

礼，就是表现感情的，是各种关系的外在表现，是君臣、父子之间的界限，是贵和贱、有才德与没有才德的区别标准。内心怀着归附的情感而不好表白，因此用表示恭敬的快步走和深深的跪拜来表明这种想法；内心怀着忠爱而对方不知道，所以用美好的言辞来申述这种感情。礼，是通过外表的修饰来表达内心的形式。所以说礼是表这感情的。凡是人受外界的事物的影响而有感动时，就不知道他应该讲求自身的礼节了。众人实行礼，是为了尊重别人，所以有时努力，有时懈怠。君子实行礼，是为了自身需要；为了自身的需要，因此专心一意地对待礼，才叫做最高境界的礼；最高境界的礼专心一意而众人三心二意，所以两者之间不能相应；不能相应，所以《老子》说“最高境界的礼就是实行了而没有人能与之相应”。众人虽然三心二意，圣人却仍然恭恭敬敬，一举一动都遵循礼而不懈怠；所以《老子》说“即使高举手臂也仍然讲求礼”。

道有积而积有功^①；德者，道之功。功有实而实有光^②；仁者，德之光。光有泽而泽有事^③；义者，仁之事也。事有礼而礼有文^④；礼者，义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

【注 释】

① 积：积聚。

② 实：指实际表现。光：光辉。

③ 泽：色泽。

④ 文：文采。



【译 文】

道会积聚而成，而有所积聚就有功业；德，就是道的功业。功业有实际的表现，而实际的表现有光辉；仁，就是德的光辉。光辉有色泽，色泽有表现它的事情；义，就是表现仁的事情。事情有礼节的规定而礼节有文采的表现；礼，就是义的文采。所以《老子》说“失去了道然后就失去了德，失去了德然后就失去了仁，失去了仁然后就失去了义，失去了义然后就失去了礼”。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①，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②，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③，不饰以五采^④；隋侯之珠^⑤，不饰以银黄^⑥。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⑦，其质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间，其礼朴而不明^⑧，故曰礼薄也。凡物不并盛，阴阳是也^⑨；理相夺予^⑩，威德是也^⑪；实厚者貌薄，父子之礼是也。由是观之，礼繁者，实心衰也。然则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者也。众人之为礼也，人应则轻欢^⑫，不应则责怨。今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而资之以相责之分^⑬，能毋争乎^⑭？有争则乱，故曰“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

【注 释】

- ① 恃：凭。
- ② 须：等待。
- ③ 和氏之璧：相传是楚人卞和献给楚王的美玉。
- ④ 五采：指蓝、黄、赤、白、黑五色。
- ⑤ 隋侯之珠：隋国君主的宝珠。相传隋侯救了一条大蛇，大蛇报恩，衔一粒大珠送给他。人们叫它隋侯之珠。
- ⑥ 银黄：白银黄金。
- ⑦ 行：流行、风行。
- ⑧ 不明：不明显，指不讲形式。



⑨ 阴阳：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指事物的对立统一两个方面。

⑩ 夺予：夺取和给予，指事物正反两面。

⑪ 威德：威严和恩惠。

⑫ 应：回礼、报答。轻欢：轻易欢乐。

⑬ 资：提供。分：尺度、依据。

⑭ 毋：通“无”。

【译 文】

礼是感情的表现，文采是本质的装饰。君子注重的是感情而抛弃感情的表现，喜欢本质而厌恶装饰。那些凭借表现形式才能讨论的感情，那感情是恶劣的；那些等待着装饰才能讨论的本质，那本质是衰败的。凭什么下这样的结论呢？和氏的宝玉，并不用五采来装饰；隋侯的宝珠，不用白银黄金装饰。那是因为它们本身已经美到了极点，其他东西都不足以装饰他们。那些必须等装饰以后才流行的东西，本质肯定不美好。因此，父子之间的礼节很简单而不拘形式，所以说礼是淡薄的。大凡事物都不能同时旺盛，这就是阴阳的道理；事物的道理就是正反排斥，威严与恩惠就是如此；内在丰厚的外表就淡薄，父子间的礼节就是这样。从这来看，礼节繁琐，实在是内心情感衰竭的表现。那么讲求礼的目的，在于沟通人们淳朴的内心。一般人实行礼节，别人有回报就很容易欢乐，别人没有回报就责备埋怨。现在讲求礼的目的，在于沟通人们淳朴的内心，又提供了互相责备的依据，这样能不互相争斗吗？有争斗就会产生混乱，所以《老子》说“礼，是忠诚和信任淡薄的表现，是混乱的开端”。

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①。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②。何以论之？詹何坐^③，弟子侍，牛鸣于门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题^④。”詹何曰：“然^⑤，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术，婴众人之心^⑥，华焉殆矣^⑦。故曰“道之华也”。尝试释詹



子之察^⑧，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视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伤神，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

【注 释】

- ① 前识：指先于经验的认识。
- ② 缘：根据。意：通“臆”。度：猜测。
- ③ 詹何：古代传说中的道家人物，楚国人。
- ④ 题：额头。
- ⑤ 然：对、是。
- ⑥ 婴：纠缠、迷惑。
- ⑦ 华：浮华。殆：疲劳伤神。
- ⑧ 释：放弃。察：明察。

【译 文】

在事物之前就能判断，在道理之先就能感到，就是所说的超前意识。这种先于经验的认识，是没有根据的胡乱猜测。凭什么下这样的结论呢？詹何在打坐，弟子在旁边侍候，牛在门外鸣叫。弟子说：“这是一头黑色的牛，额头上是白色的。”詹何说：“对的，这是一条黑色的牛，不过白色的地方在角上。”派人去看，果然是一条黑色的牛而用布裹着角。凭着詹先生的道术，迷惑了众人的心，真是浮华花巧却实在疲劳伤神啊！所以《老子》说“前识是道的虚华表现”。如果试着放弃詹先生事先的明察，而让一个五尺高的愚笨小孩去看一下，也知道是一条黑色的牛而用布裹着角。因此，以詹先生的明察，费尽心思，绞尽脑汁，然后不过与五尺高的愚笨的儿童得出同样的结论，所以《老子》说“前识是愚蠢的开始”。所以《老子》说“前识，是道的浮华，是愚蠢的开始”。

所谓“大丈夫”者，谓其智之大也。所谓“处其厚不处其薄”者^①，行



情实而去礼貌也。所谓“处其实不处其华”者，必缘理不径绝也^②。所谓“去彼取此”者，去貌、径绝而取缘理、好情实也。故曰“去彼取此”。

【注 释】

- ① 处：居住，引申为立身于。
- ② 缘理：根据事理。径绝：径直超越。

【译 文】

《老子》中所说的“大丈夫”，是说他的智慧广大。《老子》所说的“立身于淳厚，而不立身于轻薄”，是重视事情的实质而抛弃表面的礼仪。《老子》所说的“立身于朴实，而不立身于浮华”，是指必须根据事物的规律，而不径直超越限制行事。《老子》所说“抛弃那些，采取这些”，就是抛弃外表、径直超越限制行事，而采取根据事物规律办事、重视事情的实质。所以《老子》说“抛弃那些，采取这些”。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①；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②。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③。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④”。以成其功也。

【注 释】

- ① 端直：正直。
- ② 天年：指自然的寿数。
- ③ 全而寿：全生而长寿。
- ④ 倚：依存。



【译 文】

人有了灾祸，内心就害怕恐惧；心中害怕恐惧，行为就端正；行为端正，思虑就成熟；思虑成熟，就能掌握事物的规律。行为端正，就没有祸患灾害；没有祸患灾害，就能够享尽老天赐给的年岁。掌握了事物的规律，就必然成功。享尽老天赐给的年岁，就身体健康而长寿。必然得到成功，就意味着富贵。身体健康长寿富贵就叫做福。而福来源于灾祸，所以老子说“灾祸啊，福分的依存”。就是由于灾祸成就了功业。

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①。行邪僻，则身死夭^②；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

【注 释】

① 行：行为。邪僻：邪恶不正。

② 夭：未成年而死。

【译 文】

人有了福分，富贵就来了；富贵来了，衣食就美好；衣食美好，骄傲的心理就产生；骄傲的心理产生了，就会行为邪恶不正，动作背离道理。行为邪恶不正，自身就会早死；动作背离道理，就不会成功。那么内有早死的灾难，外没有成功的名声，这是严重的灾祸。而灾祸来源于福分，所以《老子》说“福分啊，灾害所隐藏的地方”。

夫缘道理以从事者^①，无不能成；无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势尊，而小易得卿相将军之赏禄。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



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②，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③。众人之轻弃道理而易妄举动者，不知其祸福之深大而道阔远若是也，故谕人曰“孰知其极^④”。

【注 释】

- ① 道理：事物的法则。
- ② 猗顿：春秋时鲁国人，是当时有名的豪富。陶朱：即范蠡。春秋时越国大臣，曾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改名换姓到齐国经商，成为当时有名的豪富。因其居住在陶（今山东省定陶县），故自称陶朱公。卜祝：从事求神问卜职业的人。
- ③ 民人：民众。
- ④ 极：究竟。

【译 文】

根据事物的规律来办事的人，没有不能成功的；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人，往大的方面说能够成就天子的权势尊严；往小的方面说轻易地就能得到卿相将军的赏赐和爵禄。抛弃事物规律而轻举妄动的人，即使上有天子、诸侯的权势、尊贵，而下有猗顿、陶朱公、卜祝的财富，还是会失去民众而耗尽财产的。众多的人轻易地就抛弃了事物的规律而轻举妄动，而不了解祸福的深远重大，以及自然规律的阔大深远会像这样，所以《老子》告诉人们说“谁知道其中的究竟”。

人莫不欲富贵全寿，而未有能免于贫贱死夭之祸也。心欲富贵全寿，而今贫贱死夭，是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谓迷，迷则不能至于其所欲至矣。今众人之不能至于其所欲至，故曰“迷”。众人之所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①。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②”。



【注 释】

- ① 天地之剖判:开天辟地,指天地的形成。剖判:都是分开的意思。
② 故:通“固”,确实。以:通“已”。

【译 文】

人没有谁不想富贵健康长寿的,却不能免于贫贱早死的灾祸。心里想要富贵健康长寿,而现在却贫贱早死,是不能够达到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凡是失掉了所要走的路而胡乱行走的叫做迷,迷就不能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现在众多的人都不能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叫“迷”。众多的人都不能达到他们所想达到的目的,从开天辟地一直到现在都存在。所以《老子》说“人的迷惑,这日子确实已经很久了”。

所谓方者^①,内外相应也,言行相称也^②。所谓廉者^③,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④。所谓直者^⑤,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⑥。所谓光者^⑦,官爵尊贵,衣裘壮丽也。今有道之士,虽中外信顺^⑧,不以诽谤穷堕^⑨;虽死节轻财,不以侮罢羞贫^⑩;虽义端不党,不以去邪罪私^⑪;虽势尊衣美,不以夸贱欺贫。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听习问知^⑫,即不成迷也。今众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为败者,生于不知道理^⑬,而不肯问知而听能。众人不肯问知听能,而圣人强以其祸败适之^⑭,则怨。众人多而圣人寡,寡之不胜众,数也^⑮。今举动而与天下之为仇,非全身长生之道也,是以行轨节而举之也^⑯。故曰“方而不割^⑰,廉而不秽^⑱,直而不肆^⑲,光而不耀^⑳”。

【注 释】

- ① 方:方正,指品行端正。
② 称:符合。
③ 廉:有节操。



- ④ 恬:淡泊。
- ⑤ 直:行为正直。
- ⑥ 偏党:偏私。
- ⑦ 光:光彩和荣耀。
- ⑧ 中外:指内心和外表。信顺:真诚和顺。
- ⑨ 诽谤:议论、指责。穷堕:困苦堕落。
- ⑩ 罢:通“疲”,软弱无能。
- ⑪ 罪:责罚。
- ⑫ 习:熟悉。问知:向懂得的人请教。
- ⑬ 生:产生。
- ⑭ 强:硬要。适:通“谪”,责备。
- ⑮ 数:定理,必然的道理。
- ⑯ 轨节:比喻道理法度。举:引导。
- ⑰ 割:割破。
- ⑱ 矜:刺伤。
- ⑲ 肆:放纵。
- ⑳ 耀:炫耀。

【译 文】

所说的方正,是指人的内心和外表相应,言语与行动相称。所说的有节操,是指必然不顾生死性命,对资财看得很轻淡。所说的行为正直,是指举止必须公正,出于公心而不偏袒。所说的光彩和荣耀,是指官爵尊贵,衣服华丽。现在有修养的人,虽然内心和外表真诚和顺,却不凭着这去指责那些穷困堕落的人;虽然为气节去死,轻视财产,却不凭着这去侮辱软弱无能的人,耻笑贪小便宜的人;虽然举止端正不结交党羽,却不凭着这去嫌弃邪恶的人,怪罪自私的人;虽然权势尊贵,衣着华美,却不凭着这去在卑贱的人面前夸耀和欺辱贫困的人。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假如迷路的人肯向熟悉情况的人打听,向懂得的人请教,就不会成为迷路的人了。现在许多人之所以想成功却反而失败的原因,就是由于不



懂得事物的规律,又不肯询问懂行的人和听从有才能的人。众人不肯询问懂行的人听从有才能的人,而圣人硬要以他们的灾祸与失败来责备他们,就会引起怨恨。众人多而圣人少,少的不能胜过众多的,这是必然的道理。现在一举一动都与天下人作对,这不是保全身体长寿的办法,因此圣人用遵循法度来引导人们。所以《老子》说“方正却不割破,廉洁却不刺伤,正直却不放肆,光彩却不炫耀”。

聪明睿智^①,天也^②;动静思虑,人也^③。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④,寄于天聪以听^⑤,托于天智以思虑^⑥。故视强^⑦,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⑧。目不明,则不能决黑白之分;耳不聪,则不能别清浊之声;智识乱,则不能审得失之地。目不能决黑白之色^⑨,则谓之盲;耳不能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⑩。盲则不能避昼日之险,聋则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则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书之所谓“治人”者^⑪,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⑫。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智识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啬”。

【注 释】

- ① 聪:听觉好。明:视觉好。睿:聪明。
- ② 天:自然。
- ③ 人:指人为。
- ④ 乘:凭借。
- ⑤ 寄:依靠。
- ⑥ 托:依托。
- ⑦ 视强:视力用得过度。
- ⑧ 智识:智慧和认识能力,即智力。
- ⑨ 决:辨别、判断。



- ⑩ 狂：迷乱。
⑪ 书：指《老子》。
⑫ 嗇：吝啬、节省。

【译 文】

听力、视力、聪明智慧，是自然形成的；行动安静思考，是人为的。人，凭借先天的视力而去看，依靠先天的听力去听，仗着先天的智力去思考。因此看得过分了，眼睛就会不明亮；听得过分了，耳朵就会不敏锐；思考过分，智慧见识就会混乱。眼睛不明亮，就无法判定黑白的界限；耳朵不敏锐，就不能辨别清浊的声音；智慧见识混乱，就不能审察成功与失败的根源。眼睛不能判定黑白的颜色，就叫盲；耳朵不能辨别清浊的声音，就叫聋；心不能审察成功与失败的根源，就叫迷乱。盲就不能在白天躲开危险；聋就不能知道雷霆的危害；迷乱就不能避免人间法令的灾祸。《老子》中所说的“治人”，就是要调适行动和安静的节奏，简省思考的耗费。所说的“事天”，就是不要用尽听力和视力，不竭尽智慧见识的承受能力。假如用尽了这些，就会耗费过多的精神；耗费了过多的精神，盲聋狂乱的灾祸就降临了，因此要吝啬它们。吝啬它们，就是爱护精神，吝啬智慧见识。所以《老子》说“治人事天没有什么比吝啬更紧要的了”。

众人之用神也躁，^①躁则多费，多费之谓侈^②。圣人之用神也静，静则少费，少费之谓嗇。嗇之谓术也^③，生于道理。夫能嗇也，是从于道而服于理者也。众人离于患^④，陷于祸，犹未知退，而不服从道理。圣人虽未见祸患之形^⑤，虚无服从于道理^⑥，以称早服。故曰“夫谓嗇^⑦，是以早服”。



【注 释】

- ① 躁:浮躁。
- ② 侈:浪费。
- ③ 谓:通“为”,作为。术:方法。
- ④ 离:通“罹”,遭遇。
- ⑤ 形:征兆。
- ⑥ 虚无:虚静无为。
- ⑦ 谓:通“为”,实行。

【译 文】

一般人使用自己的心神是浮躁的,浮躁就会耗费很多,耗费多就叫做浪费。圣人使用心神是安静的,安静就很少耗费,很少耗费就叫做吝啬。吝啬作为一种方法,产生于事物的内在规律。能够吝啬,就是遵循了普遍规律又服从于事物的具体规律。一般的人遭受灾难,陷入祸患,还不知道退怯,而不服从事物的规律。圣人却虽然没有见到祸患的征兆,就虚静无为地服从事物的规律,这就叫做早服。所以说“实行吝啬,因此而早服”。

知治人者,其思虑静;知事天者,其孔窍虚^①。思虑静,故德不去^②;孔窍虚,则和气日入^③。故曰“重积德^④”。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气日至者,早服者也。故曰“早服,是谓重积德”。积德而后神静,神静而后和多^⑤,和多而后计得,计得而后能御万物,能御万物则战易胜敌,战易胜敌而论必盖世^⑥,论必盖世,故曰“无不克”。无不克本于重积德,故曰“重积德,则无不克”。战易胜敌,则兼有天下。论必盖世,则民人从。进兼天下而退从民人,其术远,则众人莫见其端末^⑦。莫见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极^⑧。故曰“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注 释】

- ① 孔窍:指眼、耳、鼻、口等器官。
- ② 故:原有的。
- ③ 和气:精气。古代哲学家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一种精微之气。
- ④ 重(chóng):不断地。
- ⑤ 和:指和气。
- ⑥ 而:则。
- ⑦ 端末:开始和结束。
- ⑧ 极:究竟。

【译 文】

懂得料理人为的动静思虑,他的思虑是安静的;懂得使用天生的听力、视力、智力的,他的孔窍是空虚的。思虑安静,原来的德不离开他;孔窍空虚,和气就一天天地进入。所以《老子》说“不断地积累德”。那些能让旧有的德不去,新的和气一天天进入的人,就是早服的人。所以《老子》说“早服,就是说的不断积德”。积德然后心神安静,心神安静然后和气多,和气多然后有计谋,有计谋然后能驾驭万物,能够驾驭万物就战而容易胜敌,战容易胜敌而理论策略必压倒世界,理论策略压倒世界,所以《老子》说“没有不能攻克”。没有不能攻克的力量来源于不断的积德,所以《老子》说“不断积德就没有不能攻克的”。战容易胜敌,就兼并占有天下。理论策略压倒世界,民众就会服从。进可以兼并天下,退可以使民众服从,这种技巧深远莫测,一般的人就无法看到它的开始和结束。看不见它的开始和结束,因此就不知道它的究竟。所以《老子》说“攻无不克,就没有人知道它的究竟”。

凡有国而后亡之,有身而后殃之^①,不可谓能有其国、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国,必能安其社稷^②;能保其身,必能终其天年;而后可谓能有其国、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国、保其身者,必且体道^③。体道,则其智



深；其智深，则其会远^④；其会远，众人莫能见其所极。唯夫能令人不见其事极，不见其事极者为保其身、有其国。故曰“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则可以有国”。

【注 释】

- ① 殃：危害。
- ② 社稷：土地神和谷神，此代指国家。
- ③ 且：将。体：实践。
- ④ 会：计谋、谋算。

【译 文】

凡是据有国家而后让它灭亡，拥有身体而后让它遭到危害，都不可说是有能力保有国家，有能力保全身体。有能力保有国家的人，必然能使象征国家的土地神话和谷神得到安定；有能力保全身体的，必然能享受完自然的寿数。做到这些之后，才可以说有能力保有自己的国家，有能力保全自己的身体。那些能够保有国家、保全身体的人，必然要实践道。实践了道，他的智谋就深；智谋深，他的策划就深远；策划深远，一般的人就没有谁看到他的究竟。只有让人看不到事情的究竟，让人看不到事情的究竟的人才算得上能保全身体、保有国家。所以《老子》说“没有人知道它的究竟”，“没有人知道它的究竟，就可以保有国家”。

所谓“有国之母”，母者，道也^①。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所以有国之术，故谓之“有国之母”。夫道以与世周旋者^②，其建生也长，持禄也久。故曰“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树木有蔓根^③，有直根^④。直根者，书之所谓“柢”也^⑤。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蔓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禄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于理者，其持禄也久，故曰“深其根”；体其道者，其生日长，故曰“固其柢”。



柢固，则生长；根深，则视久^⑥。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

【注 释】

- ① 母：母亲，比喻根本。
- ② 周旋：运转，引申为应接。
- ③ 蔓根：蔓延的根，即细根。蔓，通“蔓”。
- ④ 直根：主根。
- ⑤ 书：指《老子》。柢：树根。
- ⑥ 视：活。

【译 文】

《老子》所说的“保有国家的母亲”。母，就是道。道，产生于保有国家的方法；保有国家的方法，因此称它为“保有国家的母亲”。那道是用来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依靠她，时间会久长，保持禄位也久长。所以《老子》说“保有国家的母亲，可以令一切长久”。树木有蔓延的根，也有主根。根，就是《老子》书中所说的“柢”。柢，是树木赖以建树生命的；蔓根，是树木赖以延续生命的。德，是人用来立身的东西；禄位，是人赖以维持生命的東西。现在建树于事物规律的，他保持自己的禄位就长久，所以《老子》说“加深它的根”。实践道的，他的生命就长，所以《老子》说“巩固它的柢”。柢巩固，生命就长；根深，就活得长。所以《老子》说“加深它的根，巩固它的柢，这是长生久活的方法”。

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①，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②。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人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然则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大矣^③。凡法令更则利害易^④，利害易则民务变^⑤，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⑥，



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⑦，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⑧，则贼其泽^⑨；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注 释】

- ① 工人：有技艺的人。变业：变换作业。
- ② 作者：劳动者。摇徙：变动。
- ③ 亏：损失。
- ④ 更：改变。
- ⑤ 民务：民众从事的事。
- ⑥ 事：通“使”，役使。
- ⑦ 大器：贵重的器物。
- ⑧ 鲜：活鱼。挠：翻动。
- ⑨ 贼：伤害。

【译 文】

有技艺的人屡次改变职业就会失掉功效；劳动的人屡次变动迁移就会没有功效。一个人工作，每天少掉半天，十天就少了五个人的功效。一万人工作，每天少掉半天，十天就少了五万人的功效。那就是说屡次改变职业的，这种人越多，造成的损失就越大。凡是法令改变，涉及到的利害也就改变；利害改变，民众所从事的事情就会改变；民众从事的事情改变就叫做改变职业。因此从事物的变化规律来考察，役使民众而屡次改变他们的工作，就减少劳动成果；收藏贵重的器物而屡次搬动它，就多会造成损伤；煎小鱼而屡次翻动它，就会伤害了它的光泽；治理大国而屡次改变法令，民众就会受它的苦。因此有治国方法的君主推崇虚无安静，不崇尚经常改变法令。所以《老子》说“治理大国的道理就如同烹煎小鱼”。



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血气治而举动理^①；举动理，则少祸害。夫内无痠疽瘰疬之害^②，而外无刑罚法诛之祸者，其轻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③，其鬼不神^④”。治世之民^⑤，不与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谓鬼伤人^⑥，人逐除之之谓人伤鬼也。民犯法令之谓民伤上^⑦，上刑戮民之谓上伤民。民不犯法，则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谓上不伤人。故曰“圣人亦不伤民”。上不与民相害，而人不与鬼相伤，故曰“两不相伤”。民不敢犯法，则上内不用刑罚，而外不事利其产业。上内不用刑罚，而外不事利其产业，则民蕃息^⑧。民蕃息而蓄积盛。民蕃息而蓄积盛之谓有德。凡所谓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乱，精神乱则无德。鬼不祟人则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乱，精神不乱之谓有德。上盛蓄积而鬼不乱其精神^⑨，则德尽在于民矣。故曰“两不相伤，则德交归焉^⑩”。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归于民也。

【注 释】

- ① 治：调和。理：合理。
- ② 痠：痈。疽：肿毒。瘰（dàn）：黄疽病。
- ③ 莅：临。
- ④ 神：灵。
- ⑤ 治世：太平盛世。
- ⑥ 祟：作怪。
- ⑦ 上：指君主。
- ⑧ 蕃息：生息兴旺。
- ⑨ 盛：使……丰盛。
- ⑩ 交：俱、都。

【译 文】

人处在疾病之中就看重医生，碰到灾祸就害怕鬼。圣人统治在上，民众就少欲望；民众少欲望，血气就调合而举动就合理；举动



合理,祸害就少。身体之内没有疮、肿毒、黄疸、痔疮一类的病害,身体之外没有刑法惩罚法律诛杀的灾祸,对鬼也就看得非常轻淡了。所以《老子》说“用道统治天下,那些鬼就不神灵了”。太平盛世的民众,不与鬼神相互妨害。所以《老子》说“并不是那些鬼不神灵,而是这种神灵作用不伤害人”。鬼作怪使人得病就叫做鬼伤害人,人驱逐鬼叫做人伤害鬼。民众违犯法令就叫做民众伤害君主,君主用刑惩罚民众就叫做君主伤害民众。民众不触犯法律,君主也不用刑;君主不用刑就叫做君主不伤害人。所以《老子》说“圣人也不伤害民众”。君主不与民众相妨害,人不与鬼相伤害,所以《老子》说“两不相伤”。民众不敢犯法,君主对内不用刑罚,对外不从事有利自己产业的事。君主对内不用刑罚,对外不从事有利自己产业的事,民众就生息兴旺。民众生息兴旺蓄积就丰盛。民众生息兴旺而蓄积丰盛叫做有德。凡是所说的作怪的人,就是魂魄离开了身体而精神错乱,精神错乱就叫做无德。鬼不作怪,人的魂魄就不会离去;魂魄不离去,精神就不会错乱;精神不错乱就叫做有德。君主使民众的蓄积丰盛,而鬼又不使民众精神混乱,德就都归聚到民众那里了。所以《老子》说“两不相妨,德就都归于民众”。就是说的那德在上下两方面都丰盛而归于民众了。

有道之君,外无怨仇于邻敌,而内有德泽于人民。夫外无怨仇于邻敌者,其遇诸侯也外有礼义^①;内有德泽于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务本^②。遇诸侯有礼义,则役希起^③;治民事务本,则淫奢止^④。凡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内给淫奢也^⑤。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内禁淫奢。上不事马于战斗逐北^⑥,而民不以马远淫通物,所积力唯田畴;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⑦。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也^⑧”。

【注 释】

① 遇:对待。

② 本:指农业。



- ③ 希:通“稀”,少。
- ④ 淫奢:过度的奢侈。
- ⑤ 给:供应。
- ⑥ 逐北:追赶败逃的敌人。
- ⑦ 粪:施肥。灌:灌溉。
- ⑧ 却:止、歇。走马:奔跑的马。

【译 文】

有道的君主,对外在邻国没有怨仇,对内对人民有恩惠好处。对外在邻国没有怨仇,在对待诸侯的时候,在外交场合就有礼节和道义;对内对人民有恩惠好处,那治理民事就致力于农业。对待诸侯有礼节有道义,战争就少发生;治理民事致力于农业,过分的奢侈就会停止。凡是马用得最厉害的原因,是对外供应军队,对内供给过分奢侈。现在有道的君主,对外很少用兵,对内禁止过分的奢侈。君主不驱使马去战斗追逐败逃的敌人,而民众不用马到远处运输奢侈的物品,马所积累的力量仅仅用于农耕。积累的力量用于农耕,那么马必然将会用来施肥灌溉。所以《老子》说“天下太平,让奔跑的马歇下施肥”。

人君无道,则内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邻国。内暴虐,则民产绝^①;外侵欺,则兵数起。民产绝,则畜生少;兵数起,则士卒尽。畜生少,则戎马乏^②;士卒尽,则军危殆^③。戎马乏,则牴马出^④;军危殆,则近臣役。马者,军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给军之具于牴马近臣^⑤。故曰“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矣”。

【注 释】

- ① 产绝:产业搞光。
- ② 戎马:战马。乏:缺少。
- ③ 危殆:危险。



④ 牝(zì)马:快生小驹的母马。

⑤ 给:供给。

【译 文】

君主无道,对内粗暴地虐待民众,对外侵犯欺侮邻国。对内粗暴虐待,民众的产业就耗尽;对外侵犯欺侮,战争就屡次爆发。民众的产业耗尽,畜养的家畜就减少;战争屡次爆发,士卒就会死光。畜养的家畜减少,战马就缺乏;士卒死光,军队就危险。战马缺乏,怀孕的母马就得出征;军队危险,君主的近臣就必须出战。马,是军队中有重要作用的;郊,是说离城市很近的地方。现在由于怀孕的母马和近臣都提供给军队了,所以《老子》说“天下无道,战马在郊外生马驹”。

人有欲,则计会乱^①;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②;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可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奸起,则上侵弱君^③;祸至,则民人多伤。然则可欲之类,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祸莫大于可欲”。是以圣人不引五色^④,不淫于声乐^⑤,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⑥。

【注 释】

① 计会(kuài):计算。

② 事经:办事的准则。

③ 弱:消弱。

④ 引:引诱。五色:即五彩,此指好看的东西。

⑤ 淫:沉溺。

⑥ 玩好:珍贵的玩物。



【译 文】

人有欲望时，计算就会错乱；计算错乱，欲望就会更强烈；欲望更强烈，邪恶的念头就会占上风；邪恶的念头占了上风，办事的准则就会失掉；办事的准则失掉了，祸害灾难就会产生。从这种情况来看，祸害灾难产生于邪恶的念头；邪恶的念头受可引起欲望的东西引诱。可以引起欲望的一类东西，提倡它就可以教好人变成坏人，禁止它就可以让善良的人遭到横祸。坏人产生，就会向上侵犯消弱君主；灾祸来到，民众就会有很多受到伤害。那么可以引起欲望的这类东西，向上侵犯消弱君主而向下伤害人民。向上侵犯消弱君主，向下伤害人民，是极大的罪过。所以《老子》说“灾祸没有比可引起欲望的东西更大的了”。因此圣人不为五色引诱；不沉溺于声色娱乐；英明的君主鄙视珍贵的玩物而抛弃过分的华丽。

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①，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②，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忧也。故圣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虚^③，则不忧矣。众人则不然，大为诸侯，小余千金之资^④，其欲得之忧不除也。胥靡有免^⑤，死罪时活，今知足者之忧终身不解。故曰“祸莫大于不知足”。

【注 释】

- ① 犯寒：战胜寒冷。
- ② 属(zhǔ)：连。著：附着。
- ③ 充虚：充饥。
- ④ 余：储蓄。
- ⑤ 胥靡：犯罪被判做苦役的人。

【译 文】

人的身上没长兽毛鸟羽，不穿衣服就不能抵御寒冷，人上不连



着天，下不粘着地，拿肠胃做根本，不吃东西就不能活，因此免不了有贪图得利的心思。贪图得利的心思不去掉，是人自身的忧患。因此圣人穿衣足以抵御寒冷，吃东西足以充饥，就没有忧患了。一般人却不是这样，大到做诸侯，小到储有千金的钱财，但他们想得利的忧虑始终不除。做苦役有免刑的时候，犯死罪也有活命的可能，而现在不知足的人的忧患终生都不能解脱。所以《老子》说“灾祸没有什么比不知足更大的了”。

故欲利甚于忧，忧则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则失度量^①；失度量，则妄举动；妄举动，则祸害至；祸害至而疾婴内^②；疾婴内，则痛祸薄外^③；痛祸薄外，则苦痛杂于肠胃之间^④；苦痛杂于肠胃之间，则伤人也憎^⑤；憎则退而自咎^⑥，退而自咎也生于欲利。故曰“咎莫憎于欲利”。

【注 释】

- ① 度量：准则。
- ② 婴：缠绕。
- ③ 薄：迫近、侵扰。
- ④ 杂：集聚。
- ⑤ 憎(cǎn)：惨痛。
- ⑥ 自咎：自责。

【译 文】

因此想得利的念头更胜过忧患，忧患就产生疾病；产生疾病就智慧衰退；智慧衰退，就会失去准则；失去准则就会胡乱行动；胡乱行动，就会招来祸害；招来祸害，疾病就会缠绕于内心；疾病缠绕于内心，疼痛的灾祸就从外迫近；疼痛的灾祸从外迫近，苦痛二者集聚在肠胃之间；苦痛集聚在肠胃之间，对人的伤害会十分惨痛；惨痛就退而自己责备自己；退而自己责备自己是从贪图得利中产生



出来的。所以《老子》说“自责没有什么比贪图得利更惨痛的了”。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①，万理之所稽也^②。理者，成物之文也^③；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④。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⑤；不得不化，故无常操^⑥。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稟焉^⑦，万智斟酌焉^⑧，万事废兴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⑨，维斗得之以成其威^⑩，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⑪，列星得之以端其行^⑫，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⑬，轩辕得之以擅四方^⑭，赤松得之与天地统^⑮，圣人得之以成文章^⑯。道与尧、舜俱智^⑰，与接舆俱狂^⑱，与桀、纣俱灭^⑲，与汤、武俱昌^⑳。以为近乎，游于四极^㉑；以为远乎，常在吾侧；以为暗乎，其光昭昭^㉒；以为明乎，其物冥冥^㉓。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内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事得之以败，得之以成。道譬诸若水，溺者多饮之即死，渴者适饮之即生；譬之若剑戟^㉔，愚人以行忿则祸生，圣人以诛暴则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败，得之以成。

【注 释】

- ① 所然：形成那个样子的原因。
- ② 稽：汇合。
- ③ 文：纹理、条理。
- ④ 薄：逼迫、侵扰。
- ⑤ 化：演变、变化。
- ⑥ 常操：指永恒不变的规则。
- ⑦ 稟：承受。
- ⑧ 斟酌：或多或少地吸取。
- ⑨ 藏：包孕。
- ⑩ 维斗：维系众星的北斗。
- ⑪ 五常：五行，即金、木、水、火、土。



- ⑫ 端:正。
- ⑬ 御:驾馭、控制。变气:变化的节气。
- ⑭ 轩辕:即黄帝,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杰出君主。擅:专断、控制。
- ⑮ 赤松: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仙人。统:终。
- ⑯ 文章:文彩,此指礼乐制度等。
- ⑰ 尧、舜:均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杰出君主。
- ⑱ 接舆:春秋末期楚国人,著名狂士。
- ⑲ 桀、纣:夏桀、商纣,均为中国古代有名的暴君、亡国之君。
- ⑳ 汤、武:商汤、周武王,均为中国古代有名的开国之君。昌:兴盛。
- ㉑ 四极:东南西北四方的最远处。
- ㉒ 昭昭:光明的样子。
- ㉓ 冥冥:昏暗的样子。
- ㉔ 戟(jǐ):古代一种长柄的兵器。

【译 文】

道,是万物形成那样子的原因,是万理的归宿。理,是已形成的事物的表面;道,是万物形成的原因。所以《老子》说“道,是理所表现的东西”。事物有各自的理,不会相互干扰。事物各自有理不会相互干扰,所以理成为万物的支配者。万物各自的理不一样,道却要汇合万物的理,因此不能不发生变化;不能不发生变化,因此没有永恒不变的规则。没有永恒不变的规则,因此死生的气都从它那里领受,一切智慧都多少从它那里吸取,万事的废兴都由它产生。天得到了道就高,地得到了道就蕴藏万物,联结众星的北斗得了道就有了威风,日月得了道就永恒地有光辉,五常得了道就固定了它们的位置,各个星宿得到了道就可以端正它们运行的轨道,春夏秋冬四时得了道就可以驾馭它们变换的节气,轩辕得了道可以控制四方,赤松得到了道可以与天地寿命一样,圣人得了道可以用来制定礼乐制度。道和尧、舜一样有智慧,与接舆一样疯狂,与桀、纣一起灭亡,与商汤、武王一起兴盛。认为它离你近吗?它却游于东南西北的尽头;认为它离你远吗?它却常在我们身边;认为它是



昏暗的吗？它却光芒四射；认为它明亮吗？它却昏暗不清。它的功效成就了天地，调和变化为雷霆，宇宙以内的事物，依仗着它而形成。凡道的实质，没有一定的格式一定的形状，柔弱地随着时间变化，与理相呼应。万物得到它可以死，得到它也可以生；万事得到它可以失败，得到它的也可以成功。道把它来作比方就好像水，淹没在其中的人多喝了它就死，口渴的人适当地喝它就生；把它来作比方又好像剑戟，愚蠢的人拿着它去发泄仇恨灾祸就会发生，圣人拿着它去诛杀暴虐福分就会降临。所以得到它就死，得到它就生，得到它就失败，得到它就成功。

人希见生象也^①，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②，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注 释】

- ① 生：活着的。
- ② 案：通“按”，依据。图：图像、模样。
- ③ 执：拿，此是“根据”的意思。见：通“现”，显露。处：揣测。

【译 文】

人很少看见活象，而得到死象的骨头，依照死象骨头的样子去想像它活着的样子，所以人们想像所依据的东西都叫做“象”。现在道虽然听不到看不到，但圣人根据它显现出来的功效来揣测见出它的形状，所以《老子》说“道是没有形状的形状，没有实体的象”。

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①，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②，初盛而



后衰者，不可谓常^③。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而常者，无攸易^④，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所^⑤，是以不可道也。圣人观其玄虚^⑥，用其周行^⑦，强字之曰“道”^⑧，然而可论。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注 释】

- ① 靡：细。
- ② 乍：忽然。
- ③ 常：永恒。
- ④ 无攸易：无所变化。
- ⑤ 常所：固定的地方。
- ⑥ 玄虚：玄妙悠远。
- ⑦ 周：普遍。
- ⑧ 字：称呼。

【译 文】

凡是理，有方圆、短长、粗细、坚脆的分别，所以理定形而后物体可以得到道。因此理的定形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物的一存一亡，忽然死忽然生，开始兴盛后来又衰败这些情况，都不能称为永恒。唯有那与天地初分时一起生，直到天地消亡也不死不衰的东西才叫做永恒。而永恒的东西，没有变化，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固定的形式，又不在固定的地方，因此不能够说明。圣人观察道的玄妙悠远，依据它普遍运行的情况，勉强给它取个名字叫做“道”，这样才可以加以讨论。所以《老子》说“道如果说得出来，那就不是永恒的道了”。

人始于生而卒于死。始之谓出，卒之谓入。故曰“出生人死”。人之身三百六十节^①，四肢、九窍^②，其大具也^③。四肢与九窍十有三者^④，十有三者之动静尽属于生焉。属之谓徒也^⑤，故曰“生之徒也，十



有三者”。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还而属之于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⑥，而生者固动^⑦，动尽则损也；而动不止，是损而不止也。损而不止，则生尽；生尽之谓死，则十有三具者皆为死死地也^⑧。故曰“民之生，生而动，动皆之死地^⑨，之十有三^⑩”。

【注 释】

- ① 节：关节、部件。
- ② 九窍：指口、眼、耳、鼻七窍及下身二窍。
- ③ 大具：重要部件。
- ④ 有：通“又”。
- ⑤ 徒：类。
- ⑥ 生生：生息不止，指生命延续。
- ⑦ 固：本来。
- ⑧ 死死：此指走向死亡。地：条件。
- ⑨ 之：去、到。
- ⑩ 之：此。

【译 文】

人开始于生，终结于死。开始叫做出，终结叫做入。所以《老子》说“出生入死”。人的身体有三百六十个关节，四肢、九窍，是重要的部件。四肢与九窍一共十三件，这十三件的动静都附属于生存。附属就叫做类，所以《老子》说“生存的部类有十三件”。等到人死时，这十三件器官都反过来附属于死，死的部类也有十三件。所以《老子》说“生的部类有十三，死的部类有十三”。大凡百姓要延续生命，器官就一定要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损害；这样活动不止，就是损害不止。损害不止，生命就到了尽头；生命到了尽头就叫做死，那么十三件器官都成为走向死亡的条件了。所以《老子》说“百姓为延续生命而活动，活动都要走向死亡，都是这十三件器



官”。

是以圣人爱精神而贵处静^①，不爱精神不贵处静，此甚大于兕虎之害^②。夫兕虎有域^③，动静有时。避其域，省其时^④，则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独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万物之尽有爪角也，不免于万物之害。何以论之？时雨降集^⑤，旷野闲静，而以昏晨犯山川^⑥，则风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轻犯禁令，则刑法之爪角害之。处乡不节^⑦，憎爱无度^⑧，则争斗之爪角害之。嗜欲无限，动静不节，则疮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⑨，则网罗之爪角害之^⑩。兕虎有域，而万害有原^⑪，避其域，塞其原，则免于诸害矣。凡兵革者^⑫，所以备害也。重生者，虽入军无忿争之心^⑬；无忿争之心，则无所用救害之备。此非独谓野处之军也。圣人之游世也^⑭，无害人之心，则必无人害；无人害，则不备人，故曰“陆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备以救害，故曰“入军不备甲兵”。远诸害，故曰“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错其爪^⑮，兵无所容其刃^⑯”。不设备而必无害，天地之道理也。体天地之道^⑰，故曰“无死地焉”。动无死地，而谓之“善摄生”矣^⑱。

【注 释】

- ① 处：置身。
- ② 甚：特别、格外。兕(sì)：青色的野牛。
- ③ 域：地区。
- ④ 省：观察、检察。
- ⑤ 时雨：合适的雨。
- ⑥ 犯：此有“进入”的意思。
- ⑦ 处乡：即“处向”，指人平时的为人处世的倾向。节：检点、节制。
- ⑧ 度：限度。
- ⑨ 私智：指个人的小聪明。
- ⑩ 网罗：此指法网。
- ⑪ 原：通“源”。



⑫ 兵革:武器和盔甲。

⑬ 忿争:忿怒争斗。

⑭ 游世:在世上活动。

⑮ 错:通“措”,施行。

⑯ 容:用。

⑰ 体:体验。

⑱ 摄:保养。

【译 文】

因此圣人爱惜精神而看重置身于安静,不爱惜精神,不看重置身于安静,它的害处远远超过野牛老虎的危害。那野牛老虎活动有一定的地域,出没有一定的时间。避开它们活动的地域,观察它们活动的时间,就可以免去野牛老虎的危害了。人们仅仅知道野牛老虎有爪牙与角,而不知道万物都有爪牙和角,因此免不了受万物的伤害。凭什么论证这点呢?该下的雨降集地面,空旷的原野一片安静,这时人们若在黄昏清晨闯入山川,那么风、露这爪牙、锐角就会危害人们。侍奉君主不忠,轻率地违反法令,那么刑法这爪牙、锐角就会危害人们。为人处事倾向不检点,恨和爱没有限度,那么争斗这爪牙、锐角就会危害人们。嗜好和欲望没有限度,行动举止没有节制,那么疮痍肿痛这爪牙、锐角就会危害人们。喜欢搬弄个人的小聪明而抛弃事物的规律,那么网罗这爪牙、锐角就会危害人们。野牛和老虎有活动的地域,而千万种危害也有它的根源,避开这些地域,堵塞这些源头,就可以免去众多的危害。凡是武器和盔甲,是用来防备危害的。重视生命的人,虽然参加了军队也并没有忿怒争斗的心理;没有忿怒争斗的心理,就没有使用拯救危害的装备了。这并不仅仅指处于野外的军队而言。圣人在世上活动,没有害人的心理;没有害人的心理,就必然没有人害他;没有人来危害,就不用防备人,所以《老子》说“在陆上行走遇不到野牛、老虎”。进入山中不依仗防备以拯救危害,所以《老子》说“进入军队



不用准备盔甲兵器”。远远离开众多的危害，所以《老子》说“野牛没有地方用它的角，老虎没有地方用它的爪，武器没有地方施展它的刀刃”。不设置防备就必然没有危害，是天地间的普遍规律。体验天地的道，所以《老子》说“没有死的条件”。活动而不造成死的条件，就叫做“善于保养生命”了。

爱子者慈于子^①，重生者慈于身，贵功者慈于事。慈母之于弱子也^②，务致其福^③；务致其福，则事除其祸^④；事除其祸，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必成功，则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谓勇。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行之道，则明，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

【注 释】

- ① 慈：有“溺爱、偏爱”等意思。
- ② 弱子：幼小的孩子。
- ③ 务：致力于。致：给。
- ④ 事：从事于。

【译 文】

喜欢子女的人对子女溺爱，重视生命的人对身体偏爱，看重功业的人对事业敬慎。慈母对子幼小的孩子，致力于给他幸福；致力于给他幸福，就从事于为他除去祸害；从事于为他除去祸害，就会思虑成熟；思虑成熟，就能得事理；得了事理，就必然成功；必然成功，行动起来就没有疑惑；没有疑惑就叫做勇。圣人对于世间万事，都像是慈母为幼小的孩子考虑，所以看见了一定要实行道理。看见了一定要实行的道理就明智，做事情就没有疑惑；没有疑惑就叫做勇。没有疑惑来自于慈爱，所以《老子》说“慈爱，所以能勇”。



敢”。

周公曰^①：“冬日之闭冻也不固^②，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费^③，而况于人乎？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④。是以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⑤，圣人爱宝其神则精盛^⑥，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民众则国广。是以举之曰“俭故能广”^⑦。

【注 释】

- ① 周公：指姬旦，周武王弟，受封于周（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故称周公。
- ② 闭冻：冰封地冻。
- ③ 侈：浪费。
- ④ 官治：官府办事。
- ⑤ 智士：聪明的人。
- ⑥ 宝：珍视。神：精神。精：精力。
- ⑦ 举：称。

【译 文】

周公说：“冬天冰封地冻得不坚固，那春夏的草木就不会长得茂盛。”天地都不能经常浪费经常消耗，何况对于人来说呢？因此万物必然有盛衰，万事必然有松弛紧张，国家必然有文武，政府办事必然有赏罚。因此聪明人节俭地使用他的财富，家庭就会富有，圣人爱护珍视他的精神，精神就会旺盛，君主慎重地使用士兵参加战争，人民就众多，人民众多国土就广大。所以《老子》称道“节俭，所以能广大”。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论之？有形，则有短长；有短长，则有小大；有小大，则有方圆；有方圆，则有坚脆；有坚脆，则有轻重；有轻重，则有白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定而



物易割也。故议于大庭而后言则立^①，权议之士知之矣^②。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③，则万事之功形矣^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⑤，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⑥。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故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则事无不事，功无不功，而议必盖世，欲无处大官，其可得乎？处大官之谓为成事长^⑦。是以故曰“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

【注 释】

- ① 大庭：指朝廷。
- ② 权议：权衡议论。
- ③ 规：画圆的工具。矩：画方的工具。
- ④ 形：表现出来。
- ⑤ 规矩：比喻事物的法则。
- ⑥ 计会：计算。
- ⑦ 成事长：办事的首领。

【译 文】

凡是有形状的物体就容易剪裁，容易分割。凭什么来论证这个道理呢？有形状，就有短长；有短长，就有大小；有大小，就有方圆；有方圆，就有坚脆；有坚脆，就有轻重；有轻重，就有白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这些就叫做理，理定了形，物体就容易分割了。所以在朝廷中议事，后发表的言论就能站得住脚，权衡议论的人就知道这点。因此想成方圆就依照规矩，万事的功效就都表现出来了。万物没有不具备一定法则的，提建议说话的人，就要算计这个法则了。圣人完全服从万物的法则，所以《老子》说“不敢走在天下的前面”。不敢走在天下的前面，那事情就没有不能做好的，功业没有不能建立的，而议论必然压倒当世，想要没有地方做大官，难道是不可能的吗？位处大官就叫做办事的首领。所以《老子》说“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就能成为办事的首领”。



慈于子者不敢绝衣食，慈于身者不敢离法度^①，慈于方圆者不敢舍规矩^②。故临兵而慈于士吏则战胜敌，慈于器械则城坚固，故曰“慈于战则胜，以守则固”。夫能自全也而尽随于万物之理者^③，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④，故天下之道尽之生也。若以慈卫之也，事必万全，而举无不当，则谓之宝矣。故曰“吾有三宝^⑤，持而宝之”。

【注 释】

- ① 法度：法令制度。
- ② 舍：通“捨”，丢掉。
- ③ 自全：自己保全自己。
- ④ 心：思想。
- ⑤ 三宝：指慈、俭、不敢为天下先。

【译 文】

对子女慈爱就不敢断绝衣食，对身体爱护的人不敢离开法令制度，对方圆热衷的人就不敢放弃规矩。因此在战争面前能爱护兵士军官的人就能战胜敌人，爱护器械的人城墙就能坚固，所以《老子》说“慈爱，用于战争就能胜利，用于守卫就巩固”。那些能自我保全而完全遵从万物道理的人，必然将有自然产生的东西。自然产生的东西，就是那思想，因此天下的道都归结于自然的产生。如果用仁爱来护卫这自然，事情必然会万全，行动也不会不当，那就可以说是宝了。所以《老子》说“我们有三件宝贝，持有并珍视它们”。

书之所谓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谓貌施也者^①，邪道也。所谓径大也者^②，佳丽也。佳丽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③，狱讼繁也。狱讼繁则田荒，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国贫而民俗淫侈^④，民俗



淫侈则衣食之业绝,衣食之业绝则民不得无饰巧诈^⑤,饰巧诈则知采文^⑥,知采文之谓服文采^⑦。狱讼繁,仓廩虚,而有以淫侈为俗^⑧,则国之伤也若以利剑刺之。故曰“带利剑”。诸夫饰智故以至于伤国者^⑨,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资货有余^⑩”。国有若是者,则愚民不得无术而效之^⑪;效之则小盗生。由是观之,大奸作则小盗随^⑫;大奸唱则小盗和。竽也者^⑬,五声之长者也^⑭,故竽先则钟瑟皆随^⑮,竽唱则诸乐皆和。今大奸作则俗之民唱^⑯,俗之民唱则小盗必和。故“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⑰,而货资有余者,是之谓盗竽矣^⑱”。

【注 释】

- ① 施(yí):斜。
- ② 径:小路。
- ③ 朝:指官府。除:通“涂”,脏。
- ④ 而:则。
- ⑤ 饰:装饰。
- ⑥ 采文:指漂亮的打扮。
- ⑦ 服:从事。
- ⑧ 有:通“又”。为俗:成为风俗。
- ⑨ 诸夫:以上那些。智故:巧诈。
- ⑩ 资货:财物。
- ⑪ 不能无术:不能没有办法。
- ⑫ 作:起。
- ⑬ 竽:古代的一种吹奏乐器。
- ⑭ 五声:五种音律,此引申为各种乐器。
- ⑮ 钟:古代的打击乐器。瑟:一种弹奏乐器。
- ⑯ 俗之民:世俗的庸人。
- ⑰ 厌:满足。
- ⑱ 盗竽:强盗中的竽,比喻强盗头子。



【译 文】

《老子》中所说的“大道”，是指的正路。所说的外形上的“歪斜”，是指的邪道。所说的“小路”被看成大路，是因为它的美丽。美丽，就是邪道的一部分。所说的官府很脏就是指诉讼案件繁多。诉讼案件繁多，田地就会荒芜；田地荒芜，官府的仓库就会空虚；官府的仓库空虚，国家就会贫困；国家贫困，民间的风俗就过分浪费；民间的风俗过分浪费，衣食的行业就会绝灭；衣食的行业绝灭，民众就不得不伪装巧诈；伪装巧诈，就知道漂亮的打扮；知道漂亮的打扮就叫做从事于漂亮的打扮。诉讼案件的繁多，仓库空虚，又以过度的浪费为风俗，那国家受到的伤害就像用利剑来刺它，所以《老子》说“佩戴利剑”。以上那些伪装着自己的巧诈以至于伤害国家的人，他们私人的家产必然丰富；私人的家产必然丰富，所以《老子》说“资产财物有富余”。国家中有像这样的人，那愚蠢的民众就有法向他们仿效；仿效他们，就会有小盗贼产生。从这些来看，大奸兴起，小盗就会随着产生；大奸唱，小盗就会附合。竽，是各种乐器中最主要的，所以竽领先，钟、瑟等都跟随后面，竽先演奏，诸多的乐器都来附合。现在大奸兴起，世俗的民众就跟着倡导起来，世俗的民众倡导起来，小盗贼就必然来附和。所以“从事于漂亮的打扮，佩戴着利剑，饱食终日，而资产财物有余的人，这叫做强盗中的盗竽”。

人无愚智，莫不有趋舍^①。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来。得于好恶，怵于淫物^②，而后变乱。所以然者，引于外物，乱于玩好也。恬淡有趋舍之义^③，平安知祸福之计。而今也玩好变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圣人不然：一建其趋舍^④，虽见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谓“不拔”；一于其情，虽有可欲之类，神不为动，神不为动之谓“不脱”。为人子孙者，体此道以守宗庙^⑤，宗庙不灭之谓“祭祀不绝”。身以积精为德，家以资财为德，乡国天下皆以民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



乱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⑥。治家，无用之物不能动其计，则资有余，故曰“修之家，其德有余”。治乡者行此节^⑦，则家之有余者益众，故曰“修之乡，其德乃长”。治邦者行此节^⑧，则乡之有德者益众，故曰“修之邦，其德乃丰”。莅天下者行此节，则民之生莫不受其泽^⑨，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别君子小人；治乡、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适观息耗^⑩，则万不失一。故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注 释】

- ① 趋舍：取舍，追求和抛弃。
- ② 休：通“诱”，引诱。
- ③ 义：准则。
- ④ 一：专一、牢固。
- ⑤ 体：体会、观察。宗庙：安置祖宗神主以供祭祀的建筑物。
- ⑥ 慎：小心，引申为守护。
- ⑦ 节：原则。
- ⑧ 邦：国家。
- ⑨ 泽：恩惠。
- ⑩ 科：条目。适(dí)观：对比着观察。息：生长。耗：损耗。

【译 文】

人不管愚蠢还是聪明，没有谁不有追求和抛弃。恬淡平安的时候，没有谁不知道灾祸与幸福是怎样来的。受好恶支配，受玩赏的东西引诱，而后思想就变得混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受外物的牵引，受玩赏的东西的扰乱。恬淡就有取舍的准则，平安就知道对祸福估量。现在却由玩赏的东西变乱他，外物牵引他；牵引他跟着走，所以叫“拔”。对于圣人来说却不是这样：牢固地树立取舍的标准，虽然看见喜欢的东西却不受牵引，不受牵引就叫做“不



拔”；坚持他的情感，虽然有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心神却不为它所摇动，心神不为它所摇动叫做“不脱”。作为人的子孙，观察这个道来守护宗庙，宗庙的香火不灭叫做“祭祀不绝”。身体的积累精神为德，家庭以资产财物为德，乡下都城天下都以民众为德。现在修养自己的身体而外界的事物不能扰乱自己的精神，所以《老子》说“用道的原则来修养自身，那德就是真的了”。真，就是守护得很牢固。治理家庭的人，没有用处的东西不能够动摇他的计划，他的资产就有富余，所以《老子》说“用道的原则来治理家庭，那德就有富余”。治理一乡的人按这个原则办事，那么德有富余的家庭就愈多，所以《老子》说“用道的原则来治理乡，那德就大大增长”。治理国家的人按这个原则办事，那么德有富余的乡就愈多，所以《老子》说“用道的原则来治理国家，那德就丰厚”。君临天下的人按这个原则办事，那民众的生存没有不受到他的恩惠的，所以《老子》说“用道的原则来治理天下，那德就普及四方”。修养自身的人，用是否实行这一原则来区别君子、小人；治理乡、国和君临天下的人，都各以这个原则来对比着观察事物的生长和损耗，那就万无一失了。所以《老子》说“用自身来观察自身，用家来观察家，用乡来观察乡，用国来观察国，用天下来观察天下。我凭什么知道天下是这样呢？就是通过这个原则”。

（韩建立注译）

喻老

【题解】

喻老，就是譬说《老子》。作者用历史故事和寓言传说来阐发《老子》的思想，同时宣扬了韩非自己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全文共分二



十二段,分别解释了《老子》十三章(包括《德经》九章、《道经》四章)中的若干论点。篇中所引《老子》原文,与通行本《老子》不尽相同;韩非的解释,也时有独到之处。

天下有道,无急患,则曰静,遽传不用^①。故曰“却走马以粪^②”。天下无道,攻击不休,相守数年不已^③,甲冑生虱虱^④,燕雀处帷幄^⑤,而兵不归。故曰“戎马生于郊^⑥”。

【注 释】

- ① 遽传(jù zhuàn):古代传递紧急公文的方式。用马叫遽,用车叫传。
- ② 却:止。走马:奔跑的马。粪:施肥,泛指耕田。
- ③ 已:止。
- ④ 甲:战衣。冑:头盔。虱:虱子的卵。
- ⑤ 燕雀:燕子和麻雀。帷幄:此指军帐。
- ⑥ 郊:野外,此指战地。

【译 文】

天下太平,没有战争,就叫做“静”,传送紧急公文的车马也用不上。所以《老子》上说“歇下奔跑的马,用来施肥”。天下不太平,争战不停,持续数年不停止,将士的甲冑中生出虱子,燕子和麻雀住进军帐,可是军队仍然不能返回。所以《老子》上说“战马在郊外产马驹子”。

翟人有献丰狐、玄豹之皮于晋文公^①,文公受客皮而叹曰:“此以皮之美自为罪。”夫治国者以名号为罪,徐偃王是也^②;以城与地为罪,虞、虢是也^③。故曰“罪莫大于可欲^④”。



【注 释】

- ① 翟：通“狄”，指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卡：大。玄：黑红色。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君主，名重耳。公元前 636 年～前 628 年在位。即位前，因受后母迫害，出奔到狄，留住十二年。
- ② 徐偃王：徐国君主。具体活动年代，或以为是周穆王时人，或以为是春秋时人。他曾自我标榜行仁义，被楚国所灭。
- ③ 虞、虢：春秋时的两个小国，先后为晋国所灭掉。
- ④ 可欲：可以引起欲望。

【译 文】

翟人进献大狐皮和黑豹皮，晋文公接受下来，感叹说：“它们是因为皮美丽才给自己造成灾害。”治国者因为美名获罪的，徐偃王就是一例；因拥有城池和土地获罪的，虞国和虢国也是一例。所以《老子》上说“罪过没有什么比引起欲望更大的了”。

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赵不己^①，韩、魏反之^②，军败晋阳^③，身死高粱之东^④，遂卒被分^⑤，漆其首以为溲器^⑥。故曰“祸莫大于不知足”。

【注 释】

- ① 智伯：春秋时晋国六卿之一。他先瓜分了六卿中的范氏、中行(háng)氏的土地，又联合韩、魏两家攻打赵氏，围晋阳三年不下。赵氏用离间计，打败智氏，瓜分了智氏封地。
- ② 反：反对、反击。
- ③ 晋阳：晋国贵族赵氏的封地，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
- ④ 高粱：晋国地名，在今山西省临汾市东北。
- ⑤ 卒：终于。
- ⑥ 溲器：饮酒的器具。



【译 文】

智伯兼并了范氏和中行氏，又不断进攻赵国，韩国和魏国反击，智伯兵败晋阳，死在高梁东边，封地被瓜分，他的头盖骨被漆漆过当了饮酒器。所以《老子》上说“灾祸没有什么大于不知足的了”。

虞君欲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①，不听宫之奇^②，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于欲得^③”。

【注 释】

- ① 虞君：虞国君主。屈产：晋国地名，产良马，在今山西省石楼县东南。乘：马。垂棘：晋国地名，出玉石。璧：宝玉。
- ② 宫之奇：虞国大夫。晋国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以良马和宝玉作为诱饵，宫之奇劝阻，虞君不听。
- ③ 咎：过失、灾祸。憯：通“惨”。

【译 文】

虞君想要得到屈地产的良马、垂棘产的美玉，不听宫之奇的劝告，结果国破身亡。所以说“没有什么灾祸比欲利贪得所招来的灾祸更惨痛了”。

邦以存为常^①，霸王其可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可也。不以欲自害，则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为足矣”。

【注 释】

- ① 常：根本。



【译 文】

国家的根本是求得生存,只有生存才有称王称霸的可能;自身的根本是活着,只有活着才有富贵的可能。不让贪欲来控制自己,就不会亡国丧身。所以《老子》上说“懂得满足才会感到满足”。

楚庄王既胜^①,狩于河雍^②,归而赏孙叔敖^③。孙叔敖请汉间之地^④,沙石之处。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⑤,唯孙叔敖独在。此不以其邦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绝。故曰“善建不拔^⑥,善抱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世世不辍^⑦”。孙叔敖之谓也。

【注 释】

- ① 楚庄王:春秋时楚国君主。公元前 613 年~前 590 年在位,曾于前 597 年出兵救郑,在邲击败晋军。
- ② 狩:打猎。河雍:郑国地名,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
- ③ 孙叔敖:春秋时楚国人,楚庄王时任令尹。
- ④ 汉间:汉水附近。
- ⑤ 再世:第二代。
- ⑥ 建:树立、植根。
- ⑦ 辍:停止、中断。

【译 文】

楚庄王已经得胜,在河雍打猎,回来后赏赐孙叔敖。孙叔敖请求封汉水附近的沙石土地。根据楚国法令的规定,封地在受封者的第二代收回,可是唯独没有收回孙叔敖的封地。这不把他的封地作为收回对象的原因,是那土地太贫瘠了,所以他的子孙后代能够享有这块封地。所以说“善于建立的不能被拔掉,善于紧抱的挣不脱,子孙因此世代祭祀不断”。孙叔敖就是这样啊。



制在己曰重^①，不离位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②。故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③”。故曰“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也^④。邦者，人君之辎重也。主父生传其邦^⑤，此离其辎重者也，故虽有代、云中之乐^⑥，超然已无赵矣。主父，万乘之主，而以身轻于天下。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是以生幽而死^⑦。故曰“轻则失臣，躁则失君”。主父之谓也。

【注 释】

- ① 制：控制。
- ② 躁：浮躁、轻率。
- ③ 君：此指主宰。
- ④ 辎重：外出时运行李的车。
- ⑤ 主父：即赵武灵王，战国时赵国君主，后传位给小儿子何，自称主父。生：活着时。
- ⑥ 代、云中：均为赵国郡名。前 296 年，主父从代地回赵都，行赏大赦，置酒聚饮五日。
- ⑦ 幽：囚禁。

【译 文】

大权控制在君主手中叫做重，不离开君位叫做静。君权重就能役使轻，君静就能驾驭浮躁。所以《老子》上说“重是轻的根本，静是躁的主宰”。所以《老子》又说“君子终日行走，离不开装载辎重的车辆”。国家，就是君主的辎重。主父活着时就把国家传给了儿子，这是离开了他的装载物质给养的车啊，所以即使有代郡、云中郡的快乐，却飘飘然已经没有赵国了。主父，是大国的君主，即使自己被天下人轻视。没有权势就叫做轻，离开了权位就是浮躁，所以被囚禁饿死。所以《老子》上说“位轻会失去臣子，浮躁会丢掉君位”。主父就是这样啊。



势重者^①，人君之渊也^②。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也。简公失之于田成^③，晋公失之于六卿^④，而邦亡身死。故曰“鱼不可脱于深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⑤，在臣则胜君。君见赏^⑥，臣则损之以为德^⑦；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⑧。人君见赏，而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注 释】

- ① 势重：权势。
- ② 渊：深潭。
- ③ 简公：指齐简公，春秋时齐国的君主。田成：又称田常，齐国大臣。公元前481年，他杀掉齐简公，控制了政权。
- ④ 晋公：指晋国君主。六卿：指在晋国当权的韩、赵、魏、范、中行、智六家。
- ⑤ 制：控制、制服。
- ⑥ 见：通“现”，显露、表示。
- ⑦ 损：减少。
- ⑧ 益：增加。

【译 文】

君主权势重，就像鱼到了深潭。君主的权柄一旦落入臣子的手中，就无法再得到了。齐简公被田成夺去权力，晋国君主被六卿控制了权柄，致使国破身亡。所以《老子》上说“鱼是不可以离开深潭的”。赏罚是国家的锐利武器，君主掌握了可以控制臣子，臣子掌握了就可制约君主。君主要行赏，臣子就会施舍一部分赏赐来显示自己的恩德；君主要处罚，臣子就会加重刑罚来显示自己的威势。君主显露出奖赏的意图，臣子就会利用他的权势；君主显露出用刑的意图，臣子就会凭借他的威势。所以《老子》上说“国家的锐利武器，是不能出示给别人看的”。

越王人宦于吴^①，而观之伐齐以弊吴^②。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③，



张之于江、济^④，强之于黄池^⑤，故可制于五湖^⑥。故曰“将欲翕之^⑦，必固张之^⑧；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晋献公将欲袭虞^⑨，遗之以璧马^⑩；知伯将袭仇由^⑪，遗之以广车^⑫。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⑬，是谓微明。处小弱而重自卑损，谓弱胜强也。

【注 释】

- ① 越王：指越王勾践，春秋时越国君主。前 494 年，越国被吴国打败，勾践亲自到吴国服贱役，后复仇灭吴国。宦：做君主的奴仆。
- ② 观：示意。弊：使……被削弱。
- ③ 艾陵：齐国地名，在今山东省莱芜县东北。
- ④ 张：扩张。江：长江。济：济水，黄河的支流，流经今河南、山东境内。
- ⑤ 强：逞强。黄池：宋国地名，在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
- ⑥ 五湖：此指太湖，当时是吴国的心腹地区。
- ⑦ 翕：缩小。
- ⑧ 固：通“姑”，暂且。
- ⑨ 晋献公：春秋时晋国君主，公元前 676 年～前 650 年在位。
- ⑩ 遗(wèi)：赠送。璧：指垂棘之璧。马：指屈产之乘。
- ⑪ 知伯：即“智伯”。仇由：春秋时狄族建立的国家，在今山西省孟县东北。
- ⑫ 广车：大车。
- ⑬ 要：设法求得。

【译 文】

越王到吴国做了吴王的奴仆，示意夫差攻打齐国以便削弱吴国。吴兵在艾陵打败了齐国，势力扩张到长江、济水一带，又靠着军队在黄池逞强，因此可以控制了五湖。所以《老子》说“将要缩小他，必然要先让他向外扩张；将要削弱他，必定先要使他强大”。晋献公打算偷袭虞国，先赠送虞君玉璧良马；智伯打算偷袭仇由国，先赠送对方一辆大车。所以《老子》上说“要想得到，必定暂时给



予”。办事不露行迹，以求得在天下建立功业，这叫微妙的明智。有意处在弱小的地位，谦卑地克制自己，这叫以弱胜强。

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①，族必起于少^②。故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③，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欲制物者于其细也，故曰“图难于其易也^④，为大于其细也”。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⑤，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⑥。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⑦，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⑧，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⑨。扁鹊见蔡桓公^⑩，立有间^⑪。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⑫，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⑬，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⑭，桓侯故使人问之^⑮。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⑯；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⑰；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⑱；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⑲。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⑳。”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㉑，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㉒。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早从事焉。

【注 释】

- ① 行久：经历长久。
- ② 族：众多。
- ③ 作：起、开始。
- ④ 图：策划、考虑、设法对付。
- ⑤ 蝼：蝼蛄。蚁：蚂蚁。
- ⑥ 突：烟囱。
- ⑦ 白圭：战国时水利家，曾做魏惠王的相。行：巡视。
- ⑧ 丈人：老年人。涂：涂塞。
- ⑨ 敬：慎重。远：离开。



- ⑩ 扁鹊：古代名医，姓秦名越人。蔡桓公：即蔡桓侯，春秋时蔡国君主。公元前 714 年～前 695 年在位。
- ⑪ 有间：有一会儿。
- ⑫ 腠(còu)理：皮肤、表皮。
- ⑬ 居：过了。
- ⑭ 还走：转身跑。
- ⑮ 故：特意。
- ⑯ 汤：通“烫”，用药汤熏洗。熨：用药物热敷。
- ⑰ 针石：针灸的工具。远古有石针，后来有金属针，故称。
- ⑱ 火齐：清火去热的汤药。齐：通“剂”。
- ⑲ 司命：传说中主宰人类生命的神。属：管辖。
- ⑳ 请：求见。
- ㉑ 索：寻求。
- ㉒ 攻：治。

【译 文】

凡是有形的东西，大的全部由小的发展而来；经历长久的事物，众多全都由稀少积聚而成。所以《老子》上说“天下的难事都起于简易，天下的大事都从细微处开始”。所以要想控制事物就得从它还细小的时候着手，所以《老子》上说“办难事要从易入手的地方做起，办大事要从小处做起”。千丈长堤会因蝼蛄和蚂蚁的洞穴而毁于一旦，百尺高楼会被烟囱缝中冒出的火星焚毁。所以说白圭巡视大堤注意堵塞蝼蛄和蚂蚁的洞穴，老年人为了防火用泥堵塞烟囱的缝隙，因此白圭没遇到水灾，老年人不会遭受火难。这都是小心地对待容易的事，进而避开了难事；认真地填塞微小的漏洞，进而避免了大祸。扁鹊拜见蔡桓侯，站了一会儿，说：“君主的病在表皮里，不治就会加深。”蔡桓侯说：“寡人没有病。”扁鹊走了出去。蔡桓侯说：“行医的人专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此来炫耀自己医术高明。”过了十天，扁鹊又来拜见，说：“君主的病已经到了肌肤，不治还会加深。”蔡桓侯还是不理。扁鹊只好走了。蔡桓侯更不高



兴了。过了十天，扁鹊再次来拜见，说：“君主的病在肠胃，不治会越来越重。”蔡桓侯仍然不答理。扁鹊只好告辞。蔡桓侯十分不高兴。又过了十天，扁鹊看见了蔡桓侯，转身就跑。蔡桓侯特意派人追上他，问发生了什么事。扁鹊说：“病在表皮，用药物熏洗热敷就可以治好；在肌肤，用针灸就可以治好；在肠胃，用清火去热的汤药可医治；病到了骨髓，就由司命神管辖了，已经没有办法治了。现在君主的病已经到了骨髓，我已经无能为力，所以不想见到他了。”过了五天，蔡桓侯身体疼痛难忍，派人去找扁鹊，他已经逃到秦国去了。蔡桓侯很快就病死了。所以良医治病，病在表皮时就及时医治。这是为了在刚显露苗头时及时处理。事情的祸福也有刚露苗头的阶段，所以圣人总是尽可能早地予以处理。

昔晋公子重耳出亡^①，过郑，郑君不礼^②。叔瞻谏曰^③：“此贤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积德。”郑君不听。叔瞻又谏曰：“不厚待之，不若杀之，无令有后患。”郑君又不听。及公子返晋邦，举兵伐郑，大破之，取八城焉。晋献公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而伐虢^④，大夫宫之奇谏曰：“不可。唇亡而齿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晋灭虢，明日虞必随之亡。”虞君不听，受其璧而假之道。晋已取虢，还，反灭虞。此二臣者皆争于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则叔瞻、宫之奇亦虞、郑之扁鹊也，而二君不听，故郑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⑤，其未兆易谋也^⑥”。

【注 释】

① 重耳：即春秋时晋国国君晋文公。亡：逃跑。

② 郑君：春秋时郑国国君郑文公。

③ 叔瞻：郑国大夫。

④ 假：借。

⑤ 持：维持。

⑥ 兆：征兆。



【译 文】

从前晋公子重耳流亡，途经郑国，郑君对他很不礼貌。郑国大夫叔瞻劝谏说：“这是位德才兼备的公子，君主厚待他，可以积下恩德。”郑君不听从。叔瞻又劝谏说：“如不厚待，不如杀掉他，免得留下后患。”郑君还是不听从。等到晋公子返回晋国当了君主，发兵攻打郑国。郑国大败，被夺去八座城。晋献公用垂棘的玉璧向虞国借道讨伐虢国，大夫官之奇劝谏说：“不可以。嘴唇没有了，门牙就会受寒，虞国、虢国相互救援是为了各自的生存，并不是互施恩惠。今天晋国灭了虢国，明天虞国就随之灭亡了。”虞君不听从，接受了玉璧，借道给晋军。晋军灭了虢国，回军途中顺便灭了虞国。这两个臣子都想把祸端消灭在萌芽之中，可惜两位君主不予采纳。这样看来，那么叔瞻、官之奇也就是虞国、郑国的扁鹊，但两位君主不接受，所以郑国被攻破，虞国被灭亡。所以《老子》上说“事情安定时还容易维持，事情的征兆没有显露时还容易想办法”。

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①，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②，必将犀玉之杯^③。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④，必旄、象、豹胎^⑤；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⑥，则锦衣九重^⑦，广室高台。吾畏其卒^⑧，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⑨，设炮烙^⑩，登糟丘^⑪，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

【注 释】

- ① 为：制作。象箸(zhù)：象牙筷子。箕子：纣王的叔父，官为太师。
- ② 土铏：盛汤的陶制器皿。
- ③ 将：要用。犀：指犀牛角。
- ④ 羹：汤。菽藿：豆类植物的叶子。
- ⑤ 旄：牦牛。胎：此指幼兽。
- ⑥ 衣(yì)：穿。短褐：粗布短衣。
- ⑦ 九重：九层，形容多。



- ⑧ 卒：终、结果。
 ⑨ 肉圃：肉林，陈列着大量肉类的地方。
 ⑩ 炮(páo)烙：烤肉用的铜格，又用作杀人的刑具。
 ⑪ 糟丘：酒糟堆积而成的小山。

【译 文】

从前商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感到害怕，他认为使用象牙筷子必然不会再用陶钵子装羹汤，必定要用犀牛角和美玉制作的杯子。使用象牙筷子和犀玉杯子，必定不会再吃豆类叶子熬煮的浓汤，必定要吃牦牛、大象、豹子等的幼兽；吃牦牛、大象、豹子等的幼兽，必定不会再穿粗布短衣，住在茅草屋里，必定要穿层层华美的锦缎衣服，住高大宽敞的房子。我害怕将来出现危险，所以害怕事情的开始。过了五年，商纣王设置肉林，设炮烙刑具，登上酒糟堆积成的小山，身临盛酒的池子，商纣便因此灭亡。所以箕子见到做象牙筷子就知道天下要发生灾祸，所以《老子》上说“能看到事物的微小发端就叫做明”。

勾践入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①，故能杀夫差于姑苏^②。文王见罍于王门^③，颜色不变，而武王擒纣于牧野^④。故曰“守柔曰强”。越王之霸也不病宦^⑤，武王之王也不病罍。故曰“圣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无病也”。

【注 释】

- ① 干戈：泛指兵器。干，盾。戈，古代长柄横刃的兵器。洗马：即“先马”，走在马前。
 ② 姑苏：吴国国都，在今江苏省苏州市。
 ③ 文王：指周文王姬昌，武王姬发的父亲。见：被。罍：骂。王门：即“玉门”，用玉装饰的门，商纣王所立。
 ④ 牧野：古代地名，在今河南省淇县南。



⑤ 不病宦：不因为做仆役而痛苦。

【译 文】

勾践到吴国去做奴仆，亲自拿着兵器做吴王的马前卒，所以能把吴王夫差杀死在姑苏。周文王在镶玉的王宫门前被商纣王辱骂，脸色不变，所以他的儿子武王能在牧野擒获纣王。所以《老子》上说“能保持柔弱叫做刚强”。越王称霸是不为当苦差而感到恼火，周武王称王是不因辱骂而感到苦恼。所以《老子》上说“圣人之所以不苦恼，是因为不把平常人感到苦恼的事看成是苦恼的，所以不苦恼”。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献之子罕^①，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宝也，宜为君子器^②，不宜为细人用^③。”子罕曰：“尔以玉为宝，我以不受子玉为宝^④。”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

【注 释】

- ① 鄙人：乡下人。璞玉：没有加工过的玉石。子罕：春秋时宋国著名的贤人。
- ② 器：器物。
- ③ 细人：地位低下的人。
- ④ 子：您，对人的尊称。

【译 文】

宋国有个乡下人得到一块没有加工过的玉石，把它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乡下人说：“这是宝物，应该成为君子的器物，不应该被小人使用。”子罕说：“你把玉石当作宝物，我把不接受你的玉石当作宝物。”所以《老子》上说“把没有欲望当作欲望，不看重难得的财物”。



王寿负书而行^①，见徐冯于周途^②。冯曰：“事者，为也^③；为生于时，知者无常事^④。书者，言也；言生于知，知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之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箠。此世之所过也^⑤，而王寿复之^⑥，是学不学也^⑦。故曰“学不学，复归众人之所过也”。

【注 释】

- ① 王寿：人名，生平不详。负：背。
- ② 徐冯：人名，生平不详。周途：四通八达的大路。
- ③ 为：做。
- ④ 知：通“智”，智慧。
- ⑤ 所过：认为错误。
- ⑥ 复：重复。
- ⑦ 学不学：把不学习作为学习。

【译 文】

王寿背着书走路，在大路上遇见了徐冯。徐冯说：“事情，是人们的行爲造成的；做事的行动产生于当时的需要，聪明的人做事没有固定不变的办法。书籍，是记载言论的；言论产生于对事物的认识，所以有智慧的人不收藏书籍。现在你为什么偏要背着书走路呢？”于是王寿烧毁了自己的书并把灰烬也扬掉。所以聪明的人不用书上的言论来说教，而有智慧的人不用藏书的箱子。这是世人公认的错误，而王寿又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是把不学习作为学习。所以《老子》上说“把不学习作为学习，又重新回到众人非议的做法上了”。

夫物有常容^①，因乘以导之^②。因随物之容^③，故静则建乎德^④，动则顺乎道^⑤。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⑥，三年而成。丰杀茎



柯^⑦，毫芒繁泽^⑧，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⑨。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⑩。列子闻之曰^⑪：“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资而载一人之身^⑫，不随道理之数而学一人之智^⑬，此皆一叶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⑭；丰年大禾，臧获不能恶也^⑮。以一人力，则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故曰“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

【注 释】

- ① 常容：常态，固有形态。
- ② 因：按照、依据。乘(chéng)：凭借、根据。
- ③ 随：顺着。
- ④ 建：建树、植根于。德：指具体事物的本质属性。
- ⑤ 道：支配事物变化发展的最高法则。
- ⑥ 象：指象牙。楮：树名，落叶乔木，叶子像桑叶而更粗糙。
- ⑦ 丰杀：宽狭。茎柯：叶上的筋脉。
- ⑧ 毫芒：微毛和细芒。繁泽：丰富的色泽。
- ⑨ 乱：混杂。
- ⑩ 食禄：吃俸禄，指做官。
- ⑪ 列子：指列御寇，战国中期宋国人，道家代表人物之一。
- ⑫ 资：资助，指提供的条件。载：任、凭。
- ⑬ 道理：指自然法则。数：常理。学：效仿、表现。
- ⑭ 后稷：传说中周部族的始祖，善于种植农作物，相传在尧舜时代做过农官。羨：富余。
- ⑮ 臧获：奴婢。恶：枯败。

【译 文】

万物都有常态，可以凭借它的这种形态来引导它。由于顺着万物的常态，所以静止时就能立足事物的本质属性，行动时就能顺应事物的法则。有个宋国人替君主用象牙制作楮叶，三年才完成。



宽窄与真正的叶子相同，筋脉清晰可见，就是微毛和细芒也十分清楚，闪耀着光泽，混杂在楮叶之中难以分辨真假。于是这个人因为有功在宋国当了官。列子听说了这件事，说：“假使天地间三年才能长出一片叶子，那么天下有叶子的植物就太少了。”所以不依靠自然界提供的条件而只凭一个人的技能，不顺应自然界的法则而只表现一个人的智巧，这都是三年制作一片楮叶的做法。所以冬季耕种庄稼，后稷也不能使它长得茂盛；丰年五谷茁壮，奴婢也不能使它枯败。靠一个人的力量，那么后稷也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顺应自然，那么奴婢也会生产出绰绰有余的粮食。所以《老子》上说“依靠万物的自然发展，而不敢勉强行事”。

空窍者^①，神明之户牖也^②。耳目竭于声色^③，精神竭于外貌，故中无主。中无主^④，则祸福虽如丘山，无从识之。故曰“不出于户，可以知天下；不窥于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离其实也^⑤。

【注 释】

- ① 空窍：孔洞，指人的耳、目、鼻、口等器官。
- ② 户牖：门、窗户。
- ③ 竭：用尽、耗尽。
- ④ 中：指心。
- ⑤ 实：实体，指自身形体。

【译 文】

人的耳朵、眼睛、鼻子、嘴巴等孔穴，是精神的门窗。听力、视力被音乐、美色所耗尽，精神被外貌仪表所耗尽，所以内心就没有主宰。内心没有主宰，那么祸福即使像山陵那样摆在面前，也没有办法认识它们。所以《老子》上说“不从门口出去，可以知道天下发生的事情；不从窗户向外察看，可以知道自然界的规律”。这是说



人的精神不能离开自身的形体啊。

赵襄主学御于王子于期^①，俄而与于期逐^②，三易马而三后^③。襄主曰：“子之教我御，术未尽也^④？”对曰：“术已尽，用之则过也^⑤。凡御之所贵^⑥：马体安于车^⑦，人心调于马^⑧，而后可以进速致远。今君后则欲逮臣^⑨，先则恐逮于臣。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⑩？此君之所以后也。”白公胜虑乱^⑪，罢朝，倒杖而策锐贯颐^⑫，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郑人闻之曰：“颐之忘，将何不忘哉！”故曰“其出弥远者^⑬，其智弥少”。此言智周乎远^⑭，则所遗在近也^⑮。是以圣人无常行也。能并智^⑯，故曰“不行而知”。能并视^⑰，故曰“不见而明”。随时以举事^⑱，因资而立功^⑲，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⑳，故曰“不为而成^㉑”。

【注 释】

- ① 赵襄主：即赵襄子，晋国六卿之一。御：驾驭车马。王子于期：即王良，晋国人，赵襄子的家臣，善于驾驭车马。
- ② 逐：追逐，此指赛马。
- ③ 易马：换马。
- ④ 术：技巧、方法。
- ⑤ 过：错。
- ⑥ 贵：重视、看重。
- ⑦ 安：稳定、协调。
- ⑧ 调：协调。
- ⑨ 逮：及、赶上。
- ⑩ 上：通“尚”，还。
- ⑪ 白公胜：春秋时楚平王太子建的儿子。公元前 479 年，他发动政变，后兵败自杀。虑乱：考虑作乱。
- ⑫ 策：马鞭。贯：穿通、刺穿。颐：面颊。
- ⑬ 弥：愈。
- ⑭ 周：周遍、围绕。



- ⑮ 遗:丢掉。
- ⑯ 并智:指同时考虑远事和近事,考虑问题不陷于片面。
- ⑰ 并视:指同时看到远处和近处,观察问题不陷于片面。
- ⑱ 时:时机。
- ⑲ 资:条件。
- ⑳ 能:特性。
- ㉑ 为:做。

【译 文】

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驭马车,不久就跟子期比赛骑马,赵襄子三次与子期换马,结果三次都落后了。赵襄子说:“你教我驾车,技巧还没有全部教给我吗?”子期说:“技巧全都教给你了,但你在运用方面有错误。凡是驾驭车马最重要的是:让马的身体和车子尽量安稳,人的注意力和马的动作尽量协调,而后才能够跑得快,跑得远。现在你落在后面就想赶上我,跑在前面又担心被我追上。引导马在路上做远途竞赛,不是跑在前面,就是跑在后面,而无论在前面还是在后面,你的心思都放在了我身上,还怎么能和马保持协调呢?这就是你落后的原因。”白公胜想做乱,一次下朝,他倒拿着马鞭,马鞭顶端的尖扎破了面颊,血流到了地上,他也不知道。郑国听说了这件事,说:“连自己的面颊都忘了,还有什么忘不了的呢?”所以《老子》上说“那出去的越远的人,他知道的东西就越少”。这是说总想着远处的事,就会忘掉眼前的事。所以圣人没有固定的行动。能够同时考虑远近的事,才不会陷于片面,所以《老子》上说“不行走反而能知道许多事”。能同时看到远处和近处,观察问题不陷于片面,所以《老子》上说“不察看就能够明白”。顺应时机来办事,凭借外界条件来建立功业,利用万物的特性而在这上面获得利益,所以《老子》上说“不做就能成功”。

楚庄王莅政三年^①,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



曰^②：“有鸟止南方之阜^③，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④，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⑤；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⑥。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⑦，不穀知之矣^⑧。”处半年^⑨，乃自听政。所废有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⑩，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⑪，胜晋于河雍^⑫，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早见示^⑬，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⑭”。

【注 释】

- ① 楚庄王：春秋时楚国君主，公元前 613 年～前 590 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莅政：临政，即执政。
- ② 右司马：楚国官名，主管军政。御座：侍候陪座。隐：隐语，用谜语的方式暗示。
- ③ 止：栖息。阜：土丘。
- ④ 嘿：通“默”，沉默。
- ⑤ 长：生长。
- ⑥ 民则：民众的态度。
- ⑦ 释：放。
- ⑧ 不穀：不善，古代君主的自称。
- ⑨ 处：停留。
- ⑩ 处士：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 ⑪ 徐州：齐国地名，在今山东省滕县东南。
- ⑫ 河雍：郑国地名，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
- ⑬ 见：通“现”。
- ⑭ 希：通“稀”。

【译 文】

楚庄王执政三年，没有发布任何政令，没有什么政策推行。右司马侍候陪座，向庄王用隐语劝谏说：“有一只大鸟栖息在南方的



土丘，三年不展翅，不飞翔也不鸣叫，默默无声，这是什么名堂？”楚庄王说：“三年不展翅，将因此使羽翼得到生长；不飞翔也不鸣叫，将因此观察民众的态度。虽然不飞翔，一飞就会冲上天空；虽然不鸣叫，一鸣叫就会惊动天下。你放下这桩心事吧，我已经知道你的用意了。”过了半年，楚庄王便亲自处理政务。废除了十件不合理的事情，办理九件急需办理的事情，杀了五个大臣，提拔了六个没有做官的读书人，而国家治理得非常好。兴兵讨伐齐国，在徐州打败了齐国的军队，在河雍战胜了晋国，在宋国会合诸侯，于是称霸天下。庄王不让小事妨碍自己的长处，所以能有大名；不预先表露出来，所以能够建立大功。所以《老子》上说“贵重的器物都是在最后才制成，惊世的乐章不轻易发出声音”。

楚庄王欲伐越^①，杜子谏曰^②：“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乱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③。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蹊蹊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④，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

【注 释】

- ① 越：春秋末期的国名，在今浙江、江苏和江西一带。
- ② 杜子：人名，生平不详。
- ③ 睫：眼睫毛。
- ④ 庄蹊蹊：即庄蹊。战国时楚国农民起义领袖。

【译 文】

楚庄王想要讨伐越国，杜子劝谏说：“大王要讨伐越国，为什么呢？”楚庄王说：“因为越国政事混乱，军队软弱。”杜子说：“我愚昧地为大王攻打越国的事担忧。智慧如同眼睛，能看到百步之外，却



不能看到自己的眼睫毛。大王的军队自己被秦国、晋国打败了，丧失了几百里的土地，这说明楚国军队软弱；庄蹊跖在国内作乱，而官吏不能禁止他，这说明楚国政事混乱。大王的军队软弱、政事混乱，不在越国之下，却要讨伐越国，这样的智慧如同眼睛看不见眼睫毛一样。”楚庄王便放弃了伐越的想法。所以了解事物的困难，不在于认识别人，而在于认识自己。所以《老子》上说“自己认识到自己才叫做明察”。

子夏见曾子^①。曾子曰：“何肥也^②？”对曰：“战胜，故肥也。”曾子曰：“何谓也？”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之。两者战于胸中，未知胜负，故臞^③。今先王之义胜，故肥。”是以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强”。

【注 释】

- ① 子夏、曾子：都是孔子的弟子。
- ② 肥：肥胖。
- ③ 臞：消瘦。

【译 文】

子夏去见曾子。曾子说：“你怎么这样胖了？”子夏回答说：“打了胜仗，所以胖了。”曾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子夏说：“我在家里看到先王宣扬的道理，很敬仰；出门看到富贵的乐趣，又很羡慕。两种想法在心里斗争，不分胜负，所以消瘦了。现在先王的道理取得胜利，所以我胖了。”所以一个人立志的困难，不在于战胜别人，而在于战胜自己。所以《老子》上说“能够战胜自己就叫做坚强”。

周有玉版^①，纣令胶鬲索之^②，文王不予^③；费仲来求^④，因予之。是胶鬲贤而费仲无道也。周恶贤者之得志也^⑤，故予费仲。文王举太



公于渭滨者^⑥，贵之也；而资费仲玉版者，是爱之也。故曰“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⑦，是谓要妙^⑧”。

【注 释】

- ① 玉版：用玉雕刻的书版。
- ② 胶鬲：商纣王的忠臣。
- ③ 文王：指周文王姬昌。
- ④ 费仲：商纣王的宠臣。
- ⑤ 恶：讨厌、憎恨。
- ⑥ 太公：指姜太公。在渭水边被周文王发现，后帮助周武王灭商。
- ⑦ 知：通“智”。
- ⑧ 要妙：奥妙。

【译 文】

周国有玉版，商纣王派胶鬲去索取，周文王不给；商纣王又派费仲去索取，便给了他。这是因为胶鬲有德有才而费仲是个奸佞的人。周文王怕商朝有德有才的人得志，所以把玉版给了费仲。周文王在渭水边把太公提拔起来，是看重了他；而把玉版交给费仲，是爱护他。所以《老子》上说“不尊重自己的老师，不珍惜可以利用的条件，即使有了聪明，也是最大的糊涂，这就叫做奥妙”。

（韩建立注译）

说 林 上

【题 解】

说，指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林，与后世“士林”、“艺林”、“词林”含



义相同,有会合聚集的意思。说林,就是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的汇集。

《说林》所记录的故事,有的摘自古代的史书,有的是民间传说,有的是韩非自己创作或加工的寓言,其中有的还在后面加上了他自己的评语。韩非汇集这些故事,目的是为他写作论文时提供说明资料。

由于《说林》汇集的故事较多,所以分为两篇,题为“上”、“下”,上篇三十四则,下篇三十七则,总共七十一则。这些故事和传说内容异常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哲学等许多方面。其中绝大部分都写得短小精炼,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发人深省,因此为历代人们传诵和引用,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宝。但其中也有宣扬诡诈、迷信等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这反映了韩非思想的局限性。

汤以伐桀^①,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因乃让天下于务光^②。而恐务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说务光曰^③:“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④,故让天下于子。”务光因自投于河。

【注 释】

- ① 汤:指商汤,商朝的开国君主。以:通“已”。桀:指夏桀,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传说中的暴君。
- ② 务光:传说中夏、商间的一名隐士。
- ③ 说(shuì):劝说。
- ④ 恶声:坏名声,这里指弑君(指桀)的坏名声。子:对对方的尊称,这里指务光。

【译 文】

商汤已经诛灭夏桀,恐怕天下人说自己伐桀是贪利,于是就把天下让给务光。但是又怕务光真的接受,就派人劝说务光:“商汤杀了君主夏桀是想把这不好的名声转嫁给你,所以才把天下让给你。”务光便投河自杀了。



秦武王令甘茂择所欲为于仆与行事^①。孟卯曰^②：“公不如为仆^③。公所长者，使也^④。公虽为仆，王犹使之于公也。公佩仆玺而为行事^⑤，是兼官也^⑥。”

【注 释】

- ① 秦武王：战国时秦国的君主，惠文王的儿子，名荡，前310——前307年在位。甘茂：楚国下蔡（今安徽省凤台县）人，秦惠王时入秦，秦武王时曾任左相。仆：太仆，管君主车马的官。行事：官名，下文称“使”，是君主的使者，掌管传达君命。
- ② 孟卯：一作“芒卯”、“昭卯”，战国时齐人，能言善辩，后为魏安厘王的将。
- ③ 公：古代对贵族的尊称。
- ④ 使：使者。
- ⑤ 玺(xǐ)：官印。古代诸侯、卿、大夫的印信都可以称“玺”，秦以后专指皇帝的印信。
- ⑥ 兼官：兼有两个官职。

【译 文】

秦武王让甘茂在太仆和行事两个官职中选择自己所想做的一个官。孟卯说：“您不如做太仆。您所擅长的，是做使者。您虽然做了太仆，秦武王还会把使臣的职事交给您。您佩带太仆的官印还做行事的事情，这是兼有两个官职呀。”

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①。孔子出，子圉人，请问客^②。太宰曰：“吾已见孔子，则视子犹蚤虱之细者也^③。吾今见之于君^④。”子圉恐孔子贵于君也，因谓太宰曰：“君已见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也。”太宰因弗复见也。

【注 释】

- ① 子圉(yǔ)：人名，生平不详，待考。见(xiàn)：使……见，引见。商：宋国的



别名。宋国君主是商纣王庶兄微子的后代,因而有时称宋为商。太宰:宋国的官名,职位与“相”相当。

② 客:客人。这里指孔子。

③ 子:您,指子圉。细:微小。

④ 之:代词,指孔子。

【译 文】

子圉把孔子引见给宋国的太宰。孔子从太宰的宅中出来,子圉送走孔子后又走进去,问刚才接见的客人怎么样。太宰说:“我已见过孔子,再看您就像跳蚤虱子一样的微小了。我现在就要引他去拜见宋国君主。”子圉恐怕孔子被宋君看重,于是就对太宰说:“国君见到孔子以后,也将把您看做跳蚤虱子了。”太宰因而就不再引见孔子了。

魏惠王为白里之盟^①,将复立于天子^②。彭喜谓郑君曰^③:“君勿听。大国恶有天子^④,小国利之。若君与大不听,魏焉能与小立之?”

【注 释】

① 魏惠王:也称梁惠王,名罃,战国时魏国君主。白里:《战国策·韩策三》作“九里”,成周之地,故王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盟:古代诸侯举行盟会,杀牲歃血,向神明宣誓。

② 立:通“位”。

③ 彭喜:人名,生平不详,待考。郑君:韩王。韩哀侯二年(前375年)灭郑后,迁都到郑(今河南省新郑县),所以韩王也称“郑君”。

④ 恶(wù):讨厌。

【译 文】

魏惠王在白里会集诸侯举行盟会,打算恢复名存实亡的周天子的地位。彭喜对韩王说:“君主您不要听他的。大国憎恶有天



子,只有小国才觉得天子对自己有利。如果君主您和大国都不听从他的,魏国怎能同小国一起拥立天子呢?”

晋人伐邢^①,齐桓公将救之^②。鲍叔曰^③:“太蚤^④。邢不亡,晋不敝^⑤;晋不敝,齐不重^⑥。且夫持危之功^⑦,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晋,齐实利。待邢亡而复存之,其名实美。”桓公乃弗救。

【注 释】

- ① 邢:国名,周公之子所封,原都在今河北邢台县西南,后迁都夷仪(今山东省聊城市西南)。春秋时为魏国所灭。
- ② 齐桓公:名小白,齐国君主,春秋五霸之一。
- ③ 鲍叔: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曾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
- ④ 蚤:通“早”。
- ⑤ 敝:疲惫。
- ⑥ 重:指地位重要。
- ⑦ 且夫:况且。表示进一层的议论。

【译 文】

晋国攻打邢国,齐桓公将要救援邢国。鲍叔说:“太早了。邢国不灭亡,晋国就不会疲惫;晋国不疲惫,齐国的地位就不会显得重要。况且扶持危险国家的功德,不如恢复灭亡国家的功德大。国君您不如晚一点去救援邢国,以便使晋国疲惫,这对齐国实际更有利;等到邢国灭亡之后再帮助它复国,那名声才真正美好。”桓公便不去救援邢国。

子胥出走^①,边候得之^②。子胥曰:“上索我者^③,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释之。



【注 释】

- ① 子胥：伍子胥，名员，春秋时楚国人。出走：伍子胥因父亲伍奢、兄长伍尚遭到楚平王杀害，被迫出逃，投奔吴国。
- ② 边候：防守边界官卡的官吏。
- ③ 索：搜求，搜捕。
- ④ 亡：丢失。

【译 文】

伍子胥从楚国出逃，防守边界关卡的官吏把他捉住。伍子胥说：“君主搜捕我，是因为我有一颗美丽的宝珠。现在我已经把它丢失了。你如果把我抓去，我将对国君说：是您把它拿去吞食了。”这守边的官吏于是就把他放了。

庆封为乱于齐而欲走越^①。其族人曰：“晋近，奚不之晋^②？”庆封曰：“越远，利以避难。”族人曰：“变是心也^③，居晋而可；不变是心也，虽远越，其可以安乎^④？”

【注 释】

- ① 庆封：春秋时齐国大夫，字子家。崔杼杀齐庄公而拥立景公，和他分任右相、左相。以后他又攻灭崔氏执政，后因荒淫乱政被逐，先逃往鲁国，后逃往吴国。走：逃亡。越：春秋时国名，范围包括今浙江省大部 and 江西、江苏省部分地区。
- ② 之：到……去。动词。
- ③ 是：这，指作乱。
- ④ 其：难道。

【译 文】

庆封在齐国作乱而想出逃到越国去。他同族的人说：“晋国



近,为什么不到晋国去呢?”庆封说:“越国遥远,利于避难。”同族的人说:“改变作乱的念头,居住在晋国就可以了;不改变作乱的念头,即使远居越国,难道就可以安定了吗?”

智伯索地于魏宣子^①,魏宣子弗予。任章曰^②:“何故不予?”宣子曰:“无故请地,故弗予。”任章曰:“无故索地,邻国必恐。彼重欲无厌^③,天下必惧。君予之地,智伯必骄而轻敌,邻邦必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则智伯之命不长矣。《周书》曰^④:‘将欲败之,必姑辅之^⑤;将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骄智伯。且君何释以天下图智氏^⑥,而独以吾国为智氏质乎^⑦?”君曰:“善。”乃与之万户之邑^⑧。智伯大悦,因索地于赵,弗与,因围晋阳^⑨。韩、魏反之外,赵氏应之内,智氏自亡。

【注 释】

- ① 智伯:指智伯瑤,晋国六卿之一。在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中,智伯势力最强。他先联合韩、赵、魏三家灭掉范氏、中行氏,后又向三家分别索地。
- ② 魏宣子:《战国策·魏策一》和《史记·魏世家》作“魏桓子”。魏宣子,名驹。
- ③ 任章:人名,或作“任增”,“任登”,当是魏宣子的家臣。
- ④ 重(zhòng)欲:欲望很重。厌:满足。
- ⑤ 周书:即《逸周书》,记载周朝的诰誓号令,西汉时有七十一篇,今本已有残缺。
- ⑥ 姑:姑且。
- ⑦ 释:舍弃,放弃。图:图谋,设法对付。
- ⑧ 质:的,箭靶子。这里指攻击的目标。
- ⑨ 邑:城邑。
- ⑩ 晋阳:赵氏封邑,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



【译 文】

智伯向魏宣子索取土地，魏宣子不给。任章说：“为什么不给呢？”魏宣子说：“他无故要求土地，所以才不给。”任章说：“他无故索要土地，邻国必然恐惧。他的欲望太多贪得无厌，天下各国必定害怕。您给他土地，智伯必定会骄傲轻敌，邻国必定会因为惧怕而亲近团结。以互相亲近团结的国家，来对付轻敌的国家，那么智伯的寿命就不会长久了。《周书》上说：‘将要打败它，必须暂且辅助他；将要夺取它，必须暂且给予它。’您不如给给他土地来使他骄傲。况且您为什么放弃用天下的力量去对付智伯，而偏偏把我们魏氏作为智伯侵夺的目标呢？”魏宣子说：“好。”就给智伯一个住有万户的城邑。智伯十分高兴，于是又向赵氏索要土地。赵氏不给，智伯就围攻赵氏的晋阳。韩、魏在外面反戈，赵氏在里面接应，智伯因此灭亡了。

秦康公筑台三年^①。荆人起兵^②，将欲以兵攻齐。任妄曰^③：“饥召兵^④，疾召兵，劳召兵，乱召兵。君筑台三年，今荆人起兵将攻齐，臣恐其攻齐为声^⑤，而以袭秦为实也，不如备之。”戍东边，荆人辍行。

【注 释】

- ① 秦康公：春秋时秦国的君主，秦穆公的儿子，名罃，在位十二年。台：土筑高大建筑物，供观赏游乐用。
- ② 荆：楚国的别称。
- ③ 任妄：人名，生平不详。
- ④ 饥：饥荒。
- ⑤ 声：名义。

【译 文】

秦康公修筑供观赏游乐的高台已经历时三年。楚国出动军



队,将要用兵攻打齐国。任妄说:“饥荒可以召致兵祸,疾疫可以召致兵祸,百姓劳苦可以召致兵祸,政局混乱可以召致兵祸。君主建筑高台已经三年,现在楚国出兵攻打齐国,我怕他们以攻打齐国为名,而实际上是来偷袭秦国,不如加以防备。”秦康公派兵防守东面的边界,楚国便停止了攻齐的行动。

齐攻宋,宋使臧孙子南求救于荆^①。荆大说^②,许救之,甚劝^③。臧孙子忧而反^④。其御曰^⑤:“索救而得,今子有忧色,何也?”臧孙子曰:“宋小而齐大。夫救小宋而恶于大齐^⑥,此人之所以忧也,而荆王说,必以坚我也^⑦。我坚而齐敝^⑧,荆之所利也。”臧孙子乃归。齐人拔五城于宋而荆救不至。

【注 释】

- ① 臧孙子:《战国策·宋策》作“臧子”,人名,生平不详。
- ② 说:“悦”的古字。高兴,喜悦。
- ③ 劝:起劲,卖力。乾道本作“欢”,顾广圻说:“欢当从《策》作劝。高诱注:‘劝,力也。’”今据改。
- ④ 反:“返”的古字。
- ⑤ 御:御者,驾车的人。
- ⑥ 恶(wù):憎恶。
- ⑦ 坚我:指坚定我们抗齐的决心。
- ⑧ 敝:疲惫。

【译 文】

齐国攻打宋国,宋国派臧孙子到南面向楚国求救。楚王非常高兴,答应援救宋国,十分起劲。臧孙子忧虑地回国。他的车夫说:“前来求救而获得成功,现在您面有忧色,是什么缘故呢?”臧孙子说:“宋国小而齐国大。援救小的宋国而被大的齐国憎恶,这是使人感到忧虑的事情,而楚王却高兴,一定是用来坚定我们抗齐的



决心的。我们坚定抗齐，齐国就会疲惫，这对楚国有利的。臧孙子就回国了。齐国接连攻下宋国五座城池，而宋国的救兵也不到。

魏文侯借道于赵而攻中山^①，赵肃侯将不许^②。赵刻曰^③：“君过矣^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则魏必罢^⑤。罢则魏轻，魏轻则赵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赵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赵也。君必许之。许之而大欢^⑥，彼将知君利之也，必将辍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注 释】

- ① 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君主，名斯，前446——前397年在位。中山：国名，春秋时为鲜虞，后改为中山，在今河北定县一带。
- ② 赵肃侯：战国时赵国君主，名语，前349——前326年在位。
- ③ 赵刻：《战国策·赵策》作“赵利”，人名，生平不详。
- ④ 过：错。
- ⑤ 罢：通“疲”，疲惫。
- ⑥ 许之而大欢：乾道本不承前重复“许之”二字，今据道藏本及《战国策》补。

【译 文】

魏文侯向赵国借道要攻打中山国，赵肃侯打算不答应。赵刻说：“国君不答应是错误的。魏国攻打中山国假如不能攻下，那么魏国必定会疲惫不堪。魏国疲惫不堪，它的地位就轻微了，魏国的地位轻微，那么赵国的地位就显得重要了。魏国假如攻下中山国，必定不能越过赵国去统治中山国。这样，用兵的是魏国，得到土地的却是赵国。君主您一定要答应他。但是答应时如果表示很高兴，他将会知道您是想得到好处，必将停止攻打中山国的行动。君主您不如借路让他们通过，而表示出于不得已。”

鸱夷子皮事田成子^①。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鸱夷子皮负传而



众^②。至望邑^③，子皮曰：“子独不闻涸泽之蛇乎^④？泽涸，蛇将徙。有小蛇谓大蛇曰：‘子行而我随之，人以为蛇之行耳，必有杀子。不如相衔负我以行^⑤，人以我为神君也。’乃相衔负以越公道。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恶，以子为我上客^⑥，千乘之君也^⑦；以子为我使者，万乘之卿也。子不如为我舍人^⑧。”田成子因负传而随之。至逆旅^⑨，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献酒肉。

【注 释】

- ① 鸱(chī)夷子皮：人名，田成子的谋士。
- ② 传(chuán)：古时出入关口时所用的符信，凭证，用木头或缙帛制成。
- ③ 望邑：地名。
- ④ 涸(hé)：水干。
- ⑤ 衔(xián)：用嘴叼着。
- ⑥ 上客：尊贵的客人。
- ⑦ 千乘：指弱小国家。下文的“万乘”指强盛的大国。
- ⑧ 舍人：官名，掌宫中事务。
- ⑨ 逆旅：旅店。

【译 文】

鸱夷子皮在田成子门下做事。田成子离开齐国，逃往燕国，鸱夷子皮身背过关的符信跟随在后面。走到望邑这个地方时，子皮对田成子说：“您难道没有听说过‘涸泽之蛇’的故事吗？池塘的水干了，蛇要搬家。有一条小蛇对大蛇说：‘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你，人们会认为我们只不过是一般的蛇爬行罢了，一定会有人把你杀死，不如您我嘴叼着嘴，把我背在您的背上走，这样人们就会认为我是神灵。’于是它们两口相衔，大蛇背着小蛇越过大道。人们见了都躲避它们，说：‘这是神灵。’现在你的仪表华美而我的样子丑陋，把您当作我的上等门客，人家可能把我当作小国的君主，把您当作我的侍从，人家可能把我当作大国的卿相。您不如当



我的舍人。”田成子于是背着符信，跟随在子皮的后面。到了旅店，店主人很恭敬地接待他们，吃饭时给他们献上了酒肉。

温人之周^①，周不纳客^②。问之曰：“客耶？”对曰：“主人。”问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也诵《诗》曰^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④，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则我天子之臣也。岂有为人之臣而又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注 释】

- ① 温：古代城邑名，在今河南省温县三十里。
- ② 周：据《战国策·东周策》，这里指东周都城雒邑，在今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以东。纳：接纳。
- ③ 诗：指《诗经》。以下诗句见《诗经·小雅·北山》。
- ④ 率土之滨：沿着滨海的土地向内延伸，等于说“四海之内”，与上文“普天之下”义同。率，循，沿着。

【译 文】

有个温邑的人到东周国的都城雒邑去，东周国不接纳这位客人。问他说：“你是外来的客人吗？”他回答说：“是主人。”问他住在同一巷里的人，他却不知道，守城的官吏就囚禁了他。东周国的君主派人去问他说：“你不是东周人，却说自己不是外客，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回答说：“我年少时读过《诗经》，那上面说：‘普天之下，没有哪片土地不是君主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哪个人不是君主的臣民。现在周王是天子，那么我就是天子的臣民。哪有做了天子的臣民而又成为他的客人的道理呢？所以说我是主人。”君主便派人把他释放了。



韩宣王谓繆留曰^①：“吾欲两用公仲、公叔^②，其可乎？”对曰：“不可。晋用六卿而国分^③，简公两用田成、阚止而简公杀^④，魏两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之外亡^⑤。今王两用之，其多力者树其党，寡力者借外权。群臣有内树党以骄主，有外为交以削地，则王之国危矣。”

【注 释】

- ① 韩宣王：即韩宣惠王，昭侯之子，公元前 332——前 312 年在位。繆（miù）留：人名，生平不详。
- ② 两用：同时重用。公仲：名侈，韩国国相。公叔：名伯婴，在公仲之前担任韩国国相。
- ③ 六卿：指春秋时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世代为卿，并掌国政。国分：指韩、赵、魏三家分晋。
- ④ 简公：指齐简公，名任，春秋末期齐国君主。田成：即田成子，春秋时齐国的卿，死后谥成子。阚（kàn）止：《史记·齐世家》作“监止”，字子我，齐简公的宠臣，与田成子分任左右相。据《左传》记载，齐大夫诸御鞅曾劝齐简公，田、阚不能并立，只能选用一个。简公不听。后来田成子杀了阚止，又弑简公。
- ⑤ 犀首：魏国官名，武职。这里指公孙衍，魏国人，他曾做过犀首的官，是合从派人物，魏惠王后元十六年（前 319 年）为魏相。张仪：魏国人，连衡派代表人物，秦惠文时曾任秦相，后又在魏惠王后元十三年任魏相。西河：战国时魏国郡名，在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

【译 文】

韩宣王对繆留说：“我打算同时重用公仲与公叔二人，这可以吗？”繆留回答说：“不可以。晋国任用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而国家被瓜分，齐简公同时重用田成子、阚止而简公被杀死，魏国同时重用公孙衍、张仪而失掉了西河以外的土地。现在大王要同时重用公仲、公叔，他们势立大的会树立私党，势力小的就会借用国外势力。群臣中有的在内部树立私党对君主傲慢，有



的在外交结诸侯来分割土地,那么大王的国家就危险了。”

绍绩昧醉寐而亡其裘^①。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对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诰》曰^②:‘毋彝酒’者^③;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注 释】

- ① 绍绩昧:姓绍绩,名昧,生平不详。
② 康诰:《尚书》篇名。梁启雄《韩子浅解》说,今本《尚书》此句不在《康诰》而在《酒诰》。孙诒让在《尚书骈枝》中说,古本《尚书》中,《酒诰》是《康诰》的中篇。
③ 毋彝(yí)酒:不要常喝酒。彝,常。

【译 文】

绍绩昧喝醉酒睡觉丢了他的皮裘。宋国的君主问他说:“酒醉就能够丢失皮裘吗?”他回答说:“夏桀因为酒醉而丧失天下,因而《康诰》说出了‘不要常喝酒’这样的话;所谓‘彝酒’,就是常常喝酒。常常喝酒的人,如果是天子就会丧失天下,如果是普通百姓就会丧失身家性命。”

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①,春往冬反^②,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③,夏居山之阴^④,蚁壤一寸而仞有水^⑤。”乃拙地,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⑥,至其所不知,不难师于老马与蚁^⑦。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

【注 释】

- ① 隰(xī)朋:齐桓公时的大臣。孤竹:古国名,在今河北省卢龙一带。



- ② 反:返回。这一意义后来写作“返”。
- ③ 阳:指山的南面。
- ④ 阴:指山的北面。
- ⑤ 仞(rèn):古代长度单位,一仞为七尺或八尺。
- ⑥ 而:与。
- ⑦ 不难:不惜。

【译 文】

管仲、隰朋跟随齐桓公攻打孤竹国,春天往那去,冬天往回返,在返回的途中迷失了道路。管仲说:“老马的智慧可以利用啊!”于是便放开老马在前头带路,大家跟在后头走,终于找到了路。在山里通过时,人马都喝不到水,隰朋说:“蚂蚁冬天时住在山的南面,夏天时住到山的北面。蚂蚁穴口上的浮土高一寸,下面七尺深的地方就有水。”于是找到蚁穴,挖地七尺,终于得到了水。凭着管仲和隰朋这样的圣明智慧,碰到他们不懂得的问题时,还不惜向老马和蚂蚁请教。当今世上的人不知道用他们愚笨的心去学习圣人的智慧,不也是过错吗?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之以入^①。中射之士问曰^②:“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③:“臣问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是客欺王也。夫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释臣。”王乃不杀。

【注 释】

- ① 谒者:官名,负责宫中传达通报。
- ② 中射之士:官名,负责宫中保卫。
- ③ 说(shuì):劝说。这里有申辩的意思。



【译 文】

有一个人向楚王进献长生不老之药，传报官拿着药进入宫中。有个中射之士问道：“可以吃吗？”传报官说：“可以。”于是中射之士夺过传报官手中的药就吃了下去。楚王知道后大发雷霆，派人去杀这个中射之士。中射之士打发人替他向楚王申辩道：“我问过传报官，他说‘可以吃’，因而我就吃了它，这说明我没有罪而罪过在传报官身上。况且客人献的是长生不死之药，我吃了它以后大王要把我杀死，这说明是致死的药，这也证明献药的人是欺骗大王。现在您杀死我这个无罪的人恰恰表明欺骗大王，倒不如放了我。”楚王听了这番申辩，才没有杀他。

田骈欺邹君^①，邹君将使人杀之。田骈恐，告惠子^②。惠子见邹君曰：“今有人见君，则眅其一目^③，奚如？”君曰：“我必杀之。”惠子曰：“瞽^④，两目眅，君奚为不杀？”君曰：“不能勿眅。惠子曰：“田骈东慢齐侯^⑤，南欺荆王。骈之于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邹君乃不杀。

【注 释】

- ① 田骈：人名，生平不详。邹：诸侯国名。邾类的合音，春秋时为邾国，战国时改为邹。
- ② 惠子：指惠施，战国时宋国人，曾任魏惠王的相。
- ③ 眅(jiǎo)其一目：闭着他的一只眼睛。表示轻蔑，不屑一顾。眅，闭目。
- ④ 瞽(gǔ)：瞎子。
- ⑤ 慢：通“谩”，欺骗。

【译 文】

田骈欺骗邹国的君主，邹君将要派人杀掉他。田骈很害怕，便去告诉惠施。惠施拜见邹君说：“假如有人谒见君主时，闭着他的一只眼睛而显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您会怎么样？”邹君说：“我一定



杀掉他。”惠施说：“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什么不杀呢？”邹君说：“瞎子不能不闭双目。”惠施说：“田骈在东面欺骗齐君，在南面欺骗楚王。田骈欺骗人，就像瞎子闭着双眼一样已成本性，君主何必怨恨他呢？”邹君便不杀田骈了。

鲁穆公使众公子或宦于晋^①，或宦于荆。犁鉏曰^②：“假人于越而救溺子^③，越人虽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虽多，火必不灭矣，远水不救近火也。今晋与荆虽强，而齐近，鲁患其不救乎！”

【注 释】

- ① 鲁穆公：战国时鲁国君主，鲁元公之子，名显。公子：国君的儿子，除太子外，都是公子。宦：做官。鲁穆公让自己的儿子到晋、楚去做官，这是为了交结强国而采取的措施。
- ② 犁鉏(jū)：《史记·齐世家》作“犁阬”，本书《内储说下》作“犁且”，人名。曾在齐国做官。
- ③ 假：借。

【译 文】

鲁穆公让自己的儿子们或到晋国做官，或到楚国做官。犁鉏说：“到遥远的越国借用会游泳的人去救溺水的孩子，越国人虽然擅长游泳，但孩子一定不能救活了。失火到海里取水，海水虽然很多，火必定不能扑灭，远水不能救近火。现在晋国和楚国虽然强大，但齐国和鲁国靠近，如果齐国攻打鲁国，鲁国的外患恐怕晋、楚两国救不了吧！”

严遂不善周君^①，患之。冯沮曰^②：“严遂相，而韩傀贵于君^③。不如行贼于韩傀^④，则君必以为严氏也。”



【注 释】

- ① 严遂：《战国策·韩策》作“严仲子”，战国时韩哀侯的大臣。周君：指西周君。西周是位于韩国西边的一个小诸侯国。
- ② 冯沮(jǔ)：西周君的臣子。
- ③ 韩傀：一作“韩廑”，是韩国的相。根据《战国策·韩策二》和《史记·韩世家》记载，当时任韩国相的是韩傀，不是严遂。本书《内储说下·六微》记载：“韩傀相哀侯，严遂重于君”，与本篇记载也不同，可能是本篇记载颠倒了。
- ④ 行贼：行刺，暗杀。

【译 文】

严遂和西周君的关系不好，西周君很忧虑这件事。冯沮对西周君说：“严遂任韩哀侯的相，而韩傀受到韩国国君的器重。您不如派人行刺韩傀，那么韩哀侯一定会认为是严遂主使干的。”

张譴相韩^①，病将死。公乘无正怀三十金而问其疾^②。居一月，君问张譴曰^③：“若子死，将谁使代子？”答曰：“无正重法而畏上，虽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④。”张譴死，因相公乘无正。

【注 释】

- ① 张譴：人名，生平不详。
- ② 公乘无正：人名，生平不详。“公乘”本为官名，主管战车，古代有时以官为氏，成为复姓。金：先秦以二十或二十四两黄金为一镒，一镒称一金。
- ③ 君：乾道本“君”作“自”，据卢文弨说改。
- ④ 公子食我：韩国的宗室贵族。这句是委婉暗示公子食我得民心，就会对君主构成威胁。



【译 文】

张譴任韩国的相，病得快要死了。公乘无正带着三十金黄金去探病。过了一个月，韩国的国君去慰向张譴说：“如果你病死，将让谁代替您？”张譴回答说：“公乘无正重视法治而敬畏君主，虽然如此，但不如公子食我得民心。”张譴死了以后，韩国国君就让公乘无正做了相。

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①，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②，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③，尽一杯。文侯谓堵师赞曰^④：“乐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谁不食？”乐羊罢中山^⑤，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孟孙猎得麕^⑥，使秦西巴载之持归^⑦，其母随之而啼^⑧。秦西巴弗忍而与之^⑨。孟孙归，至而求麕。答曰：“余弗忍而与其母。”孟孙大怒，逐之。居三月，复召以为其子傅^⑩。其御曰^⑪：“曩将罪之^⑫，今召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不忍麕，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诈不如拙诚。”乐羊以有功见疑^⑬，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注 释】

- ① 乐(yù)羊：一作“乐阳”，乐毅的先祖。战国时，被魏文侯任用为将。
- ② 遗(wèi)：送给。羹：带浓汁的肉。
- ③ 啜(chuò)：吃。
- ④ 文侯：指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国君。堵师赞：姓堵师，名赞，生平不详。《战国策·魏策》作“睹师赞”。
- ⑤ 罢中山：从中山国归来。罢，归。
- ⑥ 孟孙：指鲁国的卿孟孙氏。麕(ní)：小鹿。
- ⑦ 秦西巴：姓秦，名西巴，似为孟孙氏家臣，生平不详。
- ⑧ 其母：指小鹿的母亲。
- ⑨ 忍：狠心。
- ⑩ 傅：师傅。
- ⑪ 御：御者，驾车的人。



⑫ 曩(nǎng):往昔,从前。

⑬ 见:表示被动的助词,被。

【译 文】

乐羊任魏将去攻打中山国,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中山国的国君烹煮了他的儿子并把肉羹送给乐羊,乐羊坐在军帐里吃了肉羹,吃光了一杯。魏文侯对堵师赞说:“乐羊因为我的缘故而吃了他儿子的肉。”堵师赞回答说:“他儿子的肉尚且肯吃,还有谁不能吃呢?”乐羊从中山归来,魏文侯奖赏了他的功劳,却怀疑他的忠心。鲁国的孟孙打猎时抓到一只小鹿,派秦西巴把它载到车上带回去,小鹿的母亲跟在后面悲啼,秦西巴不忍心就把小鹿还给了母鹿。孟孙回家,一到家就向秦西巴要小鹿。秦西巴回答说:“我不忍心就把它还给了母鹿。”孟孙非常愤怒,就把秦西巴赶走了。过了三个月,又把秦西巴召回来让他做自己儿子的师傅。孟孙的车夫说:“从前您要惩罚他,现在又召他回来让他做您儿子的师傅,这是什么道理呢?”孟孙说:“他对小鹿都不狠心,又怎么会狠心对待我的儿子呢?”所以常言说:“智巧和诡诈不如笨拙和诚实。”乐羊因为有功而被怀疑,秦西巴因为获罪而更受信任。

曾从子^①,善相剑者也^②。卫君怨吴王^③。曾从子曰:“吴王好剑,臣相剑者也。臣请为吴王相剑,拔而示之,因为君刺之。”卫君曰:“子之为是也^④,非缘义也^⑤,为利也。吴强而富,卫弱而贫。子必往,吾恐子为吴王用之于我也。”乃逐之。

【注 释】

① 曾从子:人名,生平不详。

② 相(xiàng)剑:鉴别宝剑的真伪优劣。相,仔细察看,识别。

③ 卫君:卫国的国君,此指魏出公。吴王。指吴王夫差。卫君与吴王积怨



的事,见《左传·哀公十二年》:“吴征会于卫。初,卫人杀吴行人且姚而惧,谋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吴方无道,无乃辱吾君,不如止也。’”

- ④ 子之为是也:乾道本“之为”作“为之”,陶鸿庆认为这是倒误,今据改。之,助词,取消句子独立性,无义。是,代词,指这件事。
- ⑤ 缘:遵循。

【译 文】

曾从子,是个擅长鉴别宝剑的人。卫出公怨恨吴王夫差。曾从子对卫出公说:“吴王喜欢剑,我是鉴别宝剑的。我请求去为吴王鉴别宝剑,拔剑给他看时,就趁机为您刺杀他。”卫出公说:“你做这件事,不是遵循义,是为了利。吴国强大而富足,卫国弱小而贫困。你如果一定要前往,我怕你会被吴王利用来对付我。”于是就把他赶走。

纣为象箸而箕子怖^①,以为象箸必不盛羹于土铏^②,则必犀玉之杯^③;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④,则必旄象豹胎^⑤;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次之下,则必锦衣九重,高台广室也。称此以求,则天下不足矣。圣人见微以知萌^⑥,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注 释】

- ① 箕子:纣王的叔父,做过太师。
- ② 铏(xíng):古代盛菜汤的器具。土铏,指陶制的器皿。
- ③ 犀(xī),犀牛。这里指犀牛角。
- ④ 菽藿(shū huò):这里指一般的蔬菜。菽,豆。藿,豆叶。
- ⑤ 旄(máo):牦牛。旄象豹胎,指极其珍贵难得的食品。
- ⑥ 萌:发生。

【译 文】

殷纣王使用象牙筷子,箕子见了感到惶恐不安。他认为使用



象牙筷子必然不会再用陶钵子装羹汤,就必然要用犀角美玉制作的杯盘;既然使用象牙筷子和犀玉杯盘,必然不会再吃粗劣的食品,就必然要吃牦牛、大象、豹子的胎儿;既然吃牦牛、大象、豹子的胎儿,必然不会再穿粗布短衣和住在茅草屋里,就必然要穿上层层华美的锦缎衣服,住上高大宽敞的房子。如果照这样追求下去,那么天下所有的出产也不会满足他的欲望。圣人看到事物的一点苗头就能知道它的发展趋向,能从事物的开头预知它的结局,所以箕子看到纣王使用象牙筷子而感到惶恐不安,预料到普天下的出产都将不会满足他的穷奢极欲。

周公旦已胜殷^①,将攻商盖^②。辛公甲曰^③:“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④。”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⑤。

【注 释】

- ① 周公旦:姓姬,名旦,周武王姬发的弟弟,他辅佐周武王灭商。因其采邑在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故称“周公”。
- ② 商盖:即“商奄”,是商族在东方重要的根据地,在今山东省曲阜城东二里。
- ③ 辛公甲:即“辛甲”,原为商的大臣,后因屡次规劝纣王不被采纳,投奔周,做了文王的公卿,武王的太史。
- ④ 劫:以力逼迫,威慑,胁迫。
- ⑤ 九夷:九夷与吴、楚相近,这里似指淮夷,原在鲁国境内,后来迁居淮水、泗水流域。

【译 文】

周公旦已经战胜了商朝,将要去攻打商盖。辛公甲说:“大难以攻打,小国容易征服。不如用先征服小国的办法来威慑胁迫大国。”于是就攻打淮河、泗水间的各个小部落,而商盖也就降服了。



纣为长夜之饮，欢以失日^①，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乃使人问箕子^②。箕子谓其徒曰^③：“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

【注 释】

- ① 欢：乾道本“欢”作“惧”，顾广圻说：“惧”当作“懽”，今据改。懽，“欢”的异体字。失日：忘记了日子。
- ② 箕子：纣王的叔父，做过太师。
- ③ 徒：随从的人。

【译 文】

商纣王日以继夜地饮酒，欢乐得意竟忘记了时日，询问身边的人，全都不知道。于是就派人问箕子。箕子对他的随从说：“做天下的主人而使天下的人都忘记了时日，天下就危险了。天下的人都不知道时日而惟独我知道，我就危险了。”于是就推辞说喝醉了酒而不知道时日。

鲁人身善织屨^①，妻善织缟^②，而欲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矣。”鲁人曰：“何也？”曰：“屨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③；缟为冠之也，而越人被发^④。以子之所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

【注 释】

- ① 屨(jù)：用麻、葛等编织的鞋。
- ② 缟(gǎo)：白色生绢，可作帽子。
- ③ 跣(xiǎn)：赤脚。
- ④ 被(pī)发：指越国人头发披散在头上而不戴帽子。被，披散。这个意义后来写作“披”。



【译 文】

有个鲁国人善于编织麻鞋，他的妻子善于纺织白绢，他打算搬到越国去住。有人对他说：“你一定要穷困的。”这个鲁国人问：“为什么？”那人说：“麻鞋是脚上穿用的，而越国人喜欢光脚走路；白绢是用来做帽子戴在头上的，而越国人喜欢披散头发。拿你的长处，跑到用不着你长处的国家去，想使你不穷困，那怎么能办得到呢？”

陈轸贵于魏王^①。惠子曰^②：“必善事左右。夫杨，横树之即生，倒树之即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之而一人拔之，则毋生杨。至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子虽工自树于王，而欲去子者众，子必危矣。”

【注 释】

① 陈轸(zhěn)：战国时人，善于游说，常活动于秦国、楚国之间。

② 惠子：惠施，战国时宋国人，曾任魏惠王的相。

【译 文】

陈轸被魏王器重。惠子对陈轸说：“你一定要谨慎周到地侍奉君主身边的亲信。杨树，横着栽上它能活，倒着栽上它能活，折断了栽上它也能活，可见这种树的生命力是够强的了。但是如果用十个人去栽杨树，只要一个人拔它，那就不会有活着的杨树了。至于用十个人的力量，栽种那样容易成活的树木，却抵不上拔树的一个人，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栽树困难而拔树容易。你虽然在君主面前善于自己树立名望，可是想要除掉你的人多，你一定危险了。”

鲁季孙新弑其君^①，吴起仕焉^②。或谓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③，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无可为者矣^④。今季孙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⑤。”吴起因去之晋。



【注 释】

- ① 季孙：季孙氏。鲁国的三大豪族孟孙、叔孙、季孙合称三桓，而季孙尤为强大。君：疑指鲁悼公，名宁，前 468——前 431 年在位。
- ② 吴起：战国初期卫国人，早期曾在鲁国为将。
- ③ 已：停止。𩚑(nù)：枯缩，这里指血流尽后皮肉萎缩。
- ④ 为：作为，此指作怪。
- ⑤ 毋乃：恐怕，大概。

【译 文】

鲁国的季孙刚刚杀死他的国君，吴起便在他那里做官。有人对吴起说：“死去的人，刚死的时候流血，血流尽了皮肉就会萎缩，皮肉萎缩就会腐烂成灰，腐烂成灰就会化为泥土。等到化为泥土以后，就不能作祟了。现在季孙刚刚使鲁君流血，往后的发展大概还不可知吧。”吴起因此离开鲁国到魏国去了。

隰斯弥见田成子^①，田成子与登台四望。三面皆畅，南望，隰子家之树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归，使人伐之。斧离数创^②，隰子止之。其相室曰^③：“何变之数^④也？”隰子曰：“古者有谚曰：‘知渊中之鱼者不详。’夫田子将有大事^⑤，而我示之知微^⑥，我必危矣。不伐树，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注 释】

- ① 隰(xí)斯弥：春秋时齐国大夫。田成子：即田常，春秋末期齐国执政的卿。
- ② 斧离数创：斧头砍出几个口子。离，割，砍。创，创伤，伤口。
- ③ 相室：家臣。
- ④ 数(shuò)：速，快。
- ⑤ 大事：指准备夺取齐简公政权的事。
- ⑥ 微：隐微，秘密。



【译 文】

隰斯弥去拜见田成子，田成子和他登上高台向四面眺望，三面都很畅通而不碍目，只是向南望去，隰斯弥家的树却把远方遮蔽了。田成子也没说什么。隰斯弥回到家里，叫人砍伐树木。斧头刚砍出几道口子，就又阻止砍树。他的家臣说：“怎么变得这样快呢？”隰斯弥说：“古代有句谚语说：‘视力能够看到深渊里有鱼的人不吉利。’田成子将要干一番大事业，而我却向他显示出我知道他心中的隐微，我必定危险了。不砍掉树，没有什么罪过；知道人所不肯说出的心事，那罪过就大了。于是就不砍树了。”

杨子过于宋东之逆旅^①。有妾二人，其恶者贵^②，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之父答曰^③：“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谓弟子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

【注 释】

- ① 杨子：指杨朱，战国时魏国人，道家人物。逆旅：旅馆。
- ② 恶：丑。
- ③ 父(fù)：古代对老年男子的尊称。这里指店主人。

【译 文】

杨朱路过宋国东部的一个旅店。店中主人有两个小老婆，那个相貌丑陋的被器重，那个容颜俊美的被轻贱。杨朱询问其中的缘故，店主人回答说：“那个容颜俊美的自己认为俊美而傲慢，我并没有感到她美；那个相貌丑陋的自己认为丑陋，我并没有感到她丑。”杨朱对弟子说：“品德高尚而又抛弃自以为贤德的思想，到哪里不受人称颂呢？”



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①：“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②，常也；其成居^③，幸也。”其子因私积聚，其姑^④以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于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⑤，今人臣之处官者，皆是类也。

【注 释】

- ① 子：女子，女儿。
- ② 出：被夫家休弃。
- ③ 成居：终身住在一起。成，终。
- ④ 姑：婆婆。
- ⑤ 知：“智”的古字，聪明。

【译 文】

有个魏国人嫁女儿而教导她说：“一定要私下积聚财物。做人家的妻子而被休弃回娘家，是常有的事；终生住在一起，是很侥幸的。”他的女儿于是就私下积聚财物，她的婆婆因为她私蓄太多而把她休弃。她女儿带回来的财物，比她当时的嫁妆多了一倍。她的父亲不责备自己教导女儿的错误，反而自以为增加财富是聪明的。现在处在官位上的臣子，都是这一类人。

鲁丹三说中山之君而不受也^①，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复见，未语，而君与之食。鲁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②。其御曰：“反见^③，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鲁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恶之曰^④：“为赵来间中山^⑤。”君因索而罪之。

【注 释】

- ① 鲁丹：人名，生平不详。说(shuì)：游说，劝说。
- ② 去：离开。



- ③ 反:复。
④ 恶(wù):毁谤,中伤。
⑤ 间:刺探敌情。

【译 文】

鲁丹三次游说中山国的国君都没有被接受,于是他就分发五十金黄金去奉承中山君左右亲近的人。然后再去谒见中山君,还没开口说话,中山君就赐给他酒食。鲁丹出来,没回馆舍,就离开了中山国。他的车夫说:“这又一次拜见,中山君才开始善待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呢?”鲁丹说:“因为别人的话善待我,也一定会因为别人的话诛罚我。”鲁丹还未走出中山国的边境,中山君的公子就中伤他说:“鲁丹是为赵国来中山国刺探情况的。”中山君于是下令搜捕并惩处了他。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①,白公好士而乱荆^②。其好士则同,其所以为则异。公孙友自刖而尊百里^③,竖刁自宫而谄桓公^④。其自刑则同,其所以自刑之为则异。慧子曰^⑤:“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其东走则同,其所以东走之为则异。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审察也’。”

【注 释】

- ① 田伯鼎:人名,生平不详。存:使……生存,保全。
② 白公:指白公胜,春秋时楚平王太子建的儿子。前479年,他发动政变,杀死令尹子西,废掉楚惠王自立,后失败被杀。
③ 公孙友:人名。卢文弨《群书拾补》以为“友,当作‘支。’”《左传》作“枝”,“枝”、“支”同字。公孙枝,字子桑,春秋时秦国大夫,把百里(孟明)推荐给秦穆公,穆公便称霸西戎。刖:古代砍掉脚的刑罚。百里:指孟明。姓百里,名视,百里奚的儿子。
④ 竖刁:春秋时齐国人。因齐桓公好女色,他便自行割掉睾丸到宫里服务,以便接近齐桓公。以后他与易牙、开方乱齐。宫:古代割掉睾丸的刑罚。



⑤ 慧子：卢文弨《群书拾补》以为就是“惠子”，指惠施。

【译 文】

田伯鼎好养士而保全了他的君主，白公好养士而扰乱了楚国。他们喜欢养士是相同的，但是他们养士的用意就不同了。公孙枝砍掉自己的脚而推荐百里视，竖刁割去了自己的睾丸而谄媚齐桓公。他们残毁自己的身体是相同的，但是残毁自己的用意就不同了。惠施说：“狂人向东跑，追赶的人也向东跑。他们向东跑是相同的，但是他们向东跑的目的就不同了。所以说，对做同样事情的人，不得不周密考察他们各自的动机。”

（刘乾先注译）

说 林 下

【题 解】

见《说林上》。

伯乐教二人相踦马^①，相与之简子廐观马^②。一人举踦马^③。其一人从后而循之^④，三抚其尻而马不踦^⑤。此自以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为马也。踣肩而肿膝^⑥。夫踦马也者，举后而任前，肿膝不可任也，故后不举。子巧于相踦马而拙于任肿膝。”夫事有所必归^⑦，而以有所肿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独知也。惠子曰：“置猿于柙中^⑧，则与豚同。”故势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注 释】

① 踦(dī)马：踢人的烈马。踦，踢。



- ② 厩(jiù):马房。
- ③ 举:选拔。
- ④ 循:抚摩。
- ⑤ 三抚:反复地抚摩。三,表示次数多,并非实指。尻(kāo):屁股。
- ⑥ 踣(wō):筋骨受伤。
- ⑦ 归:依赖。
- ⑧ 桎(xiá):关猛兽的木笼。

【译 文】

伯乐教两个人识别一种常用后蹄踢人的烈马,他们一同到赵简子的马房里去看马。有一人选出了一匹踢人的马,另一个人从后面抚摩这匹马,反复抚摩它的屁股,可是这马却不踢人。选出这匹马的人自己以为是识别错了。另一个人说:“你并没有识别错。这也许是一匹好马,只是因为它的肩骨受了损伤,膝部肿了起来。凡是踢人的烈马,踢人时不能支撑全身重量,所以后腿不能上举。你在识别踢人的烈马方面技术高,可在了解这匹马用肿大的膝部担负体重方面就笨拙了。”事物都有一定的依赖条件,因为存在前腿肿膝的不利条件而不能担负全身重量,所以后腿抬不起来,唯有聪明人才懂得这个道理。惠施说:“把大猩猩关到木笼中,就跟小猪崽一样驯服。”所以形势不利,就没有办法施展才能。

卫将军文子见曾子^①,曾子不起而延于坐席^②,正身于奥^③。文子谓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僂^④,命也。”

【注 释】

- ① 卫将军文子:即公孙弥牟,字子之,卫灵公的孙子。曾子:即曾参,字子與,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的门徒。
- ② 延:请,引导。



③ 奥：正室的西南角，古时为坐席中的尊位。

④ 僇：(lù)：通“戮”，杀。

【译 文】

卫国的将军文子去见曾子，曾子不起身而请文子入座，自己却端坐在尊位上。过后文子对他的车夫说：“曾子，是一个愚蠢的人。他如果认为我是个君子，对君子怎么可以不尊敬呢？如果认为我是个暴戾的人，对暴戾的人怎么可以侮辱呢？曾子不被杀掉，那是命运。”

鸟有翩翩者^①，重首而屈尾^②，将欲饮于河，则必颠^③，乃衔其羽而饮之。人之所有饮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④。

【注 释】

① 翩翩(zhōu zhōu)：也写作“周周”，古代一种鸟名。

② 屈：短小。

③ 颠：跌倒，栽跟头。

④ 索：寻求。羽：羽毛。此比喻党羽、同伙。

【译 文】

有一种鸟叫翩翩，头部重而尾巴短，如果要到河边饮水，就会栽进河里，于是它就得靠另一只翩翩衔着它的羽毛使身体保持平衡来饮水。人们当中有想“喝水”而能力又不够的，不能不从“羽毛”上寻求办法啊。

鱸似蛇^①，蚕似蝎^②。人见蛇则惊骇，见蝎则毛起。渔者持鱸，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为賁、诸^③。



【注 释】

- ① 鱖(shàn):“鱖”的异体字,鱖鱼。
- ② 蠋(zhú):毛虫,有绿、黑、褐等色。
- ③ 贲、储:指孟贲和专诸。两人都是春秋时代著名的勇士,孟贲是卫国人,专诸是楚国人。

【译 文】

鱖鱼像蛇,蚕像毛虫,人们看见蛇就害怕,看见毛虫就汗毛竖起。可是渔夫手握鱖鱼,蚕妇用手拾蚕,对于有利可图的事情,人们都像孟贲、专诸那样勇敢。

伯乐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马,教其所爱者相驽马^①。千里马时一^②,其利缓;驽马日售,其利急。此《周书》^③所谓“下言而上用”者^④,惑也。

【注 释】

- ① 驽(nú)马:劣马。这里指普通的马。
- ② 时一:偶然遇到一个。指很少见。时,间或,偶然。
- ③ 《周书》:即《逸周书》,记载周朝训诰誓命的一部书。西汉时有七十一篇,今本已残缺。
- ④ 下言:权宜之言,指适用于一时一事之言。《淮南子·泛论训》:“昔者《周书》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权也。’”《文子·道德篇》:“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权用也。”

【译 文】

伯乐教他所憎恶的人去鉴别千里马,教自己所喜欢的人去鉴别普通的马。千里马间或才能见到一匹,相这种马不容易获利;普通的马每天都有人买卖,相这种马获利快。这就是《周书》上所说



的“把适用于一时一事的话当作普遍采用的话加以采用”，实在是一种迷惑啊。

桓赫曰^①：“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举事亦然。为其后可复者也^②，则事寡败矣。

【注 释】

① 桓赫：人名，生平不详。

② 复：重复。这里指重复加工、补救。

【译 文】

桓赫说：“雕刻的学问，刻鼻子时不如先刻得大一点，刻眼睛时不如先刻得小一点。鼻子刻得大可以加工变小，刻小了就不能加大了；眼睛刻得小可以加工变大，刻大了就不能缩小了。”做事情也是这个道理。做那种事后还可以补救的事情，事情就很少失败了。

崇侯、恶来知不适纣之诛也^①，而不见武王之灭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②，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恶来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圣人其备矣。

【注 释】

① 崇侯：崇侯虎，商纣王的大臣。恶(è)来：人名，商纣王的大臣。适：迎合，顺从。

② 比干：商纣的叔父，比干曾多次劝谏纣王，被杀剖心。子胥：即伍子胥，名员，因多次劝谏吴王夫差，被逼自杀。



【译 文】

崇侯、恶来知道不顺从商纣王便会被诛灭,但是却不能预见周武王会把商纣灭掉。比干、子胥知道自己的君主必然败亡,但是却不知道自己会被杀害。所以说:“崇侯、恶来知道君主的心理却不知道国事的兴亡,比干、子胥知道国事的兴亡却不知道君主的心理。”圣人大概是两样兼备的。

宋太宰贵而主断^①。季子将见宋君^②,梁子闻之曰^③:“语必可与太宰三坐乎^④?不然,将不免^⑤。”季子因说以贵生而轻国^⑥。

【注 释】

- ① 宋太宰:疑指宋太宰戴欢。《内储说上》上有“戴欢,宋太宰。”
- ② 季子:人名,生平不详。宋君:疑指宋桓侯。
- ③ 梁子:人名,生平不详。
- ④ 三坐:指君主、太宰、季子三人坐在一起。
- ⑤ 不免:指不能免于灾祸。这是警告季子,即使太宰不在场也不能说触犯太宰的话。
- ⑥ 生:乾道本“生”作“主”,顾广圻《韩非子识误》以为当作“生”,《吕氏春秋》有《贵生》篇,今据改。

【译 文】

宋太宰地位尊贵而且擅权专断。季子将要去拜见宋国国君,梁子听到后说:“你见宋君要说的话,在太宰及你和君主三人同坐时也一定可以说吗?如果不是这样,你将免不了要遭殃了。”季子于是就劝说了一些注重养生而看轻国事的话。

杨宋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①。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②,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宋曰:“子毋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



女狗白而往^③，黑而来，子岂能毋怪哉？”

【注 释】

- ① 杨朱：战国初期魏国人，字子居，道家人物。
- ② 缁(zī)：黑衣。
- ③ 曩(nāng)：从前。女(rǔ)：你。后来多写作“汝”。

【译 文】

杨朱的弟弟杨布穿着白色的衣服出门。天下雨了，他就脱掉了白色衣服，穿着黑色的衣服回来，他的狗不认识他了，就对他乱叫。杨布很愤怒，想要打它。杨朱说：“你不要打，你自己也是这样。假使你的狗前些时候出去时是白色的，回来时变成黑色，你难道能不奇怪吗？”

惠子曰^①：“羿执决持扞^②，操弓关机^③，越人争为持的^④。弱子扞弓^⑤，慈母入室闭户。”故曰：“可必，则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则慈母逃弱子。”

【注 释】

- ① 惠子：即惠施，战国时宋人，曾任魏惠王的相。
- ② 羿(yì)：夏代东夷族有穷氏的部落首领，善于射箭。决：古代射箭时套在右手拇指上拉弦的皮套。乾道本“决”作“鞅”，王念孙《读书杂志》引王引之说，认为当作“决”，今据改。扞(hàn)：古代射箭时套在左臂上防弦的皮套。
- ③ 关：牵引。机：控制射箭发射的扳机。
- ④ 的：箭靶。
- ⑤ 扞(yū)：引，拉。乾道本误作“扞”，据王念孙《读书杂志》引王引之说改。



【译 文】

惠施说：“羿右手拿着钩拉弓弦用的决、左臂带着护臂用的皮套，拿起弓来牵引扳机射箭时，就连关系疏远的越人也会争着为他举箭靶。小孩拉弓射箭时，慈母都要躲进屋里关起门来。所以说：“可以肯定射中目标，那么疏远的越人也不会怀疑羿会射到自己；如果不一定射中目标，那么慈母也会躲避拉弓的小孩子。”

桓公问管仲^①：“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②，其无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乎^③！”

【注 释】

- ① 桓公：齐国君主，名小白。春秋时五霸之一。管仲：名夷吾，齐桓公的相。
- ② 以：至，到。
- ③ 亡：无，没有。

【译 文】

齐桓公问管仲：“富裕有边际吗？”管仲说：“水到边际，就是没水的地方；富到边际，就是富到已经满足的地步了。人不能在知足方面止步，那就没有富的边际了吧！”

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①，与人争买百金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②，而理其毁瑕，得千溢焉^③。事有举之而有败^④，而贤其毋举之者，负之时也。

【注 释】

- ① 贾(gǔ)：商人。监止子：人名，生平不详。
- ② 负：赔。
- ③ 溢：通“镒”，一镒为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一镒为一金。



④ 举：做。

【译 文】

宋国有个富商叫监止子的，同别人争着买一块价值百金的璞玉，假装失手把璞玉跌坏，赔给卖主百金，而他修治好璞玉的瑕疵，出卖后得了千金。事情有时候做了而有失败，而世人就认为不做才好，那是只看到赔钱的时候。

有欲以御见荆王者，众驺妒之^①。因曰：“臣能擻鹿^②。”见王。王为御，不及鹿^③；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众驺妒之。

【注 释】

① 驺(zōu)：养马的人。

② 擻(qiào)：击，打。

③ 及：赶上。

【译 文】

有个想凭自己的驾车技术求见楚王的人，许多马夫都嫉妒他。车夫说：“我驾车能追击跑得非常快的鹿。”因而才见到了楚王。楚王驾车，追不上鹿；车夫自己驾车，就追上鹿了。楚王称赞车夫驾车的技巧，他才说那众多马夫嫉妒他。

荆令公子将伐陈^①。丈人送之曰^②：“晋强，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忧？吾为丈人破晋。”丈人曰：“可。吾方庐陈南门之外^③。”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践也^④。为人之如其易也，己独何为密密十年难乎^⑤？”



【注 释】

- ① 公子：当指公孙朝。《左传·哀公十七年》：“楚公孙朝帅师灭陈。”将：(jiàng)：统率军队。
- ② 丈人：对老年人的尊称。
- ③ 方：将要。庐：此作动词用，寄居。
- ④ 勾践：春秋时越国国君，前 494 年越国被吴王夫差战败，退于会稽山上。他用大夫范蠡、文种的政策，忍辱求和，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终于灭吴雪耻。
- ⑤ 密密：勤恳谨慎的样子。此句丈人所言，表面上是笑勾践，实则是笑公孙朝把伐陈看得太容易。

【译 文】

楚国派公孙朝去攻打陈国。有个老人送公孙朝说：“晋国强大，必定会援救陈国，不能不小心。”公孙朝说：“您老人家有什么可忧虑的？我一定打败晋国给您看看。”老人说：“可以。我将迁居到陈国都城的南门之外。”公孙朝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老人说：“我是笑勾践呀。为人处事既然像你说的这样容易，勾践自己为什么要奋勉努力经历了十年的艰难呢？”

尧以天下让许由^①，许由逃之，舍于家人^②，家人藏其皮冠。夫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许由者也。

【注 释】

- ① 许由：古代隐士，相传尧把君位让给他，他逃到箕山下，农耕而食。
- ② 家人：庶人之家，普通百姓家。

【译 文】

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为此而逃跑，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



这户人家便把自己的皮帽藏起来。许由放弃天下不要，而这户人家却把皮帽藏起来以防范许由偷走，这是不了解许由啊！

三虱相与讼^①，一虱过之，曰：“讼者奚说？”三虱曰：“争肥饶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腊之至而茅之燥耳^②，若又奚患于是？”乃相与聚嘬其母而食之^③。彘臞^④，人乃弗杀。

【注 释】

- ① 讼：争辩。
- ② 若：人称代词，你们。腊：祭祀的名称，周历十二月（夏历十月）举行腊祭，需要杀牲祭神。燥：燃烧。
- ③ 嘬(zuō)：吸血。母：母体。这里指虱子所寄生的母体——猪。
- ④ 彘(zhì)：猪。臞(qú)：消瘦。

【译 文】

三只虱子互相争辩，另一只虱子从旁边经过，说：“你们这些争辩者争吵些什么？”三只虱子说：“争占猪身上肥腴的地方。”那只路过的虱子说：“你们不忧惧腊祭到来用毛草烧时连猪带你们都死啊，你们又何必在这头猪身上患得患失呢？”于是这三只虱子便相聚在一起吮吸猪身上的血。猪逐渐消瘦了，人们就不杀它了。

虫有虺者^①，一身两口，争食相齧也^②。遂相杀，因自杀。人臣之争事而亡其国者，皆虺类也。

【注 释】

- ① 虺(huǐ)：古代传说中一种生有多头的毒蛇。乾道本“虺”作“就”，赵用贤本作“虺”，注：“或作虺。”今依赵用贤所注的或本改。
- ② 食：乾道本无“食”字，据道藏本补。齧(hé)：咬。



【译 文】

虫当中有一种叫虺的毒蛇，一个身子两张嘴，为了争食而互相咬。于是就互相残杀，因而杀死了自己。臣子之间互相争权夺利而使国家灭亡的，都像争食自杀的虺一样。

宫有堊^①，器有涤，则洁矣。行身亦然，无涤堊之地则寡非矣^②。

【注 释】

- ① 宫：房屋。秦汉以后才指宫殿。堊(è)：白土。此作动词用，指以白粉涂饰。
- ② 非：过错。

【译 文】

房屋涂上白色，器具用水洗涤，就洁净了。修身也是这样，如果到了不需要涂白和洗涤的境地，那就很少有过错了。

公子纠将为乱^①，桓公使使者视之。使者报曰：“笑不乐，视不见，必为乱。”乃使鲁人杀之。

【注 释】

- ① 公子纠：春秋时齐襄公的弟弟，齐桓公的哥哥。为乱：作乱。指公子纠与桓公争位失败，在鲁国活动伺机报复。

【译 文】

公子纠将要作乱的时候，齐桓公派使者观察他的动静。使者回来禀报说：“公子纠神态反常，笑时并不真正快乐，看东西好像没有看见，一定会作乱。”于是桓公就让鲁国人把他杀了。



公孙弘断发而为越王骑^①，公孙喜使人绝之^②，曰：“吾不与子为昆弟矣。”公孙弘曰：“我断发，子断颈而为人用兵^③，我将谓子何？”周南之战^④，公孙喜死焉。

【注 释】

- ① 公孙弘：战国时魏国人。断发：剪断头发。当时中原人的习俗是留长发，而越国人剪短发并文身，被认为是野蛮的风俗。
- ② 公孙喜：魏国的将。
- ③ 断颈：比喻卖命。
- ④ 周南之战：韩僖王三年（前 293 年），韩王派公孙喜率韩、魏、西周之师在周王城南伊阙城下与秦将白起交战，结果大败，公孙喜被俘获后杀死。周南，指伊阙，在今河南洛阳市城南三十里。

【译 文】

公孙弘剪断头发去做越王的骑士，公孙喜派人去声明跟他断绝关系，说：“我不与你做兄弟了。”公孙弘说：“我只不过是剪断了头发，而你冒着割断脖子的危险去卖命替别人带兵打仗，我将说你什么呢？”在周南那次战役中，公孙喜被杀死。

有与悍者邻，欲卖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贯将满矣^①，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满贯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几者^②，非所靡也^③。”

【注 释】

- ① 贯将满：绳子上穿的钱将满，比喻作恶多端，将要受到惩罚。贯，穿钱的绳子。此句乾道本“满”下有“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等字，据《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引文删。
- ② 几：《尔雅·释诂》：“几，危也。”
- ③ 靡：迟缓，拖拉。



【译 文】

有个人同一个凶悍的人做邻居，想要把房子卖掉而避开他。有人说：“这个凶暴的人恶贯满盈将会自食其果，您姑且等着他吧。”要卖掉房子的人回答说：“我恐怕他因为害了我才恶贯满盈啊。”于是就离开了那个凶悍的人。所以说：“事情到了危险的地步，是不能拖拉的。”

孔子谓弟子曰：“孰能导子西之钓名也^①？”子贡曰^②：“赐也能。”乃导之，不复疑^③也。孔子曰：“宽哉，不被于利^④！洁哉，民性有恒！曲为曲，直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难^⑤，子西死焉。故曰：“直于行者曲于欲^⑥。”

【注 释】

- ① 子西：春秋时楚平王庶弟，曾做过楚国的令尹。
- ② 子贡：孔丘的门徒，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善于言辞。
- ③ 疑：惑。
- ④ 被：蒙蔽。
- ⑤ 白公之难：指前 479 年，白公胜发动政变，杀死令尹子西，废除楚惠王之事。白公，名胜，春秋时楚平王的孙子，太子建的儿子。太子建遇害后，他随伍子胥逃往吴国，不久被令尹子西召回，安置在白邑（今河南省息县东北），号为“白公”。
- ⑥ 直于行：似指子西召回白公胜而言。屈于欲：似指子西被白公胜杀死而言。

【译 文】

孔子对他的学生说：“谁能劝阻子西的沽名钓誉呢？”子贡说：“我端木赐能够。”于是就去开导子西，子西就不再为沽名钓誉疑惑



了。孔子说：“这胸怀有多宽广啊，不被名利所蒙蔽！这品德有多纯洁啊，人的性情中有持久不变的原则。邪辟不正的总是邪辟不正，正直无私的总是正直无私。”孔子又说：“不过子西不免要遭殃。”白公胜发难作乱的时候，子西果然死在白公胜手里。所以说：“行为正直的人会被贪欲的人折损。”

晋中行文子出亡^①，过于县邑。从者曰：“此啬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后车？”文子曰：“吾尝好音，此人遗我鸣琴^②；吾好珮^③，此人遗我玉环：是振我过者也^④。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后车二乘而献之其君矣。

【注 释】

- ① 中行文子：即荀寅，晋国执政大臣。据《左传·襄公五年》记载，晋定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90年）中行文子与范吉射攻赵鞅失败，一起逃往齐国。
- ② 遗(wèi)：赠送。
- ③ 珮(pèi)：古人衣带上系的佩玉。
- ④ 振：振作。这里有助长的意思。

【译 文】

晋国的中行文子出逃，经过一个县镇。跟随他的人说：“本地的长官是您的老相识。您何不到他的家里休息一下呢？姑且也等一等后面的车马。”中行文子说：“我曾经喜好音乐，这个人就赠给我一把音色很好的琴；我喜欢佩玉，这个人就赠给我一个玉环：这是助长我犯错误的人。以前，用投我所好来讨好我，现在，我怕他拿我去讨好别人。”于是离开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长官果然扣留了中行文子后面的两辆车，并将其进献给他的主子了。

周赧谓宫他曰^①：“为我谓齐王曰：‘以齐资我于魏^②，请以魏事



王。”官他曰：“不可，是示之无魏也。齐王必不资于无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请以魏听王。’齐王必以公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齐也，因以有齐、魏矣。”

【注 释】

- ① 周赧(zào):人名,生平不详。官他:人名,生平不详。
② 资:帮助。

【译 文】

周赧对官他说：“你替我对齐王说：‘如果用齐国的力量帮助我在魏国谋取权位，那就请允许我拿魏国来侍奉大王。’”官他说：“不可以这样讲，这是显示你在魏国没有权势。齐王必定不会帮助在魏国没有权势的而去结怨在魏国有权势的人。您不如说：‘依照大王的要求，我请求让魏国听命于大王。’齐王必定认为您在魏国是有权势的，肯定会依赖你。这样，您有了齐国的帮助。因而在齐国、魏国都有了权位。”

白圭谓宋大尹曰^①：“君长自知政^②，公无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务名^③，不如令荆贺君之孝也，则君不夺公位，而大敬重公，则公常用宋矣。”

【注 释】

- ① 白圭：战国时魏国人，名丹，曾任魏惠王的相。大尹：宋国的卿。乾道本作“令尹”，据《战国策·宋策》改。令尹是楚国的官名，宋国无令尹。
② 知政：主管政事。
③ 少主：年幼的君主。据《战国策·宋策》及高诱注，当时宋君年幼，太后执政，大尹为太后宠臣。务：追求。



【译 文】

白圭对宋国的大尹说：“国君长大后将自己掌管政事，您就没有事干了。现在宋君年幼而追求名声，不如叫楚国来祝贺宋君孝顺太后，宋君就不会夺去你的权位，并且会特别地敬重您，那么您就可以长期在宋国掌权了。”

管仲、鲍叔相谓曰^①：“君乱甚矣^②，必失国。齐国之诸公子其可辅者，非公子纠，则小白也^③。与子人事一人焉，先达者相收^④。”管仲乃从公子纠，鲍叔从小白。国人果弑君。小白先人为君，鲁人拘管仲而效之^⑤，鲍叔言而相之。故谚曰：“巫咸虽善祝^⑥，不能自祓也^⑦；秦医虽善除^⑧，不能自弹也^⑨。”以管仲之圣而待鲍叔之助，此鄙谚所谓“虏自卖裘而不售^⑩，士自誉辩而不信”者也。

【注 释】

- ① 鲍叔：鲍叔牙，管仲的好友。
- ② 君：指齐襄公，僖公的儿子，名诸儿。乱甚：指襄公私通他的妹妹鲁桓公夫人文姜，使彭生刺杀鲁桓公，又欺骗大臣。
- ③ 小白：齐桓公的名。
- ④ 先：乾道本作“相”，据四部丛刊本改。收：收揽，录用。这里有“提携”的意思。
- ⑤ 效：献。
- ⑥ 巫咸：商朝一个巫者的名字。祝：祷告。
- ⑦ 祓(fú)：除凶去灾的祭祀名。
- ⑧ 秦医：指扁鹊。乾道本“秦”上有“养”字，据四部丛刊本删。
- ⑨ 弹：古代以玉石磨制成的石针刺穴治病。
- ⑩ 虏：奴隶。

【译 文】

管仲和鲍叔互相商议说：“国君昏乱极了，一定会失掉江山。



齐国的各位公子其中可以辅佐为君的，不是公子纠，就是小白。我和你每人事奉一个公子，谁先得志的就提携另一个人。”管仲就追随公子纠，鲍叔追随小白。后来齐国人果然杀死了齐襄公。公子小白从莒国先回到齐国当了国君，鲁国人囚禁了管仲而把他献给齐桓公，鲍叔牙说了推荐的话以后，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所以谚语说：“巫咸虽然善于祈祷，但是不能被除自己的灾祸；秦医虽然善于除病，但是不能用石针来为自己治病。”凭着管仲这样的圣明还要依靠鲍叔的帮助，这就是谚语所说的“奴隶自己卖皮衣而卖不掉，士人自我称赞善辩而无人相信”之类的事情吧。

荆王伐吴^①，吴使沮卫、蹇融犒于荆师^②，而将军曰：“缚之，杀以衅鼓^③。”问之曰：“女来，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④。”荆人曰：“今荆将欲女衅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⑤。吴使臣来也，固视将军怒。将军怒，将深沟高垒；将军不怒，将懈怠。今也将军杀臣，则吴必警守矣。且国之卜，非为一臣卜。夫杀一臣而存一国，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无知，则以臣衅鼓无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将当战之时，臣使鼓不鸣。”荆人因不杀也。

【注 释】

- ① 荆王伐吴：指楚灵王四年（前 537 年）楚灵王以诸侯和东夷兵伐吴之事。
- ② 沮卫：人名，生平不详。蹇（jué）融：又作“蹇由”，吴王余祭之弟。
- ③ 衅鼓：古代制成新鼓时，杀人或牲畜把血涂在鼓上祭鼓。
- ④ 吉：乾道本“卜吉”下无“乎曰吉”三字，据四部丛刊本补。
- ⑤ 故：通“固”。

【译 文】

楚王率兵攻打吴国，吴国派沮卫、蹇融二人携带酒肉去慰劳楚军。楚国的将军命令说：“捆起他们，杀了用来祭鼓。”楚人问他们：



“你们来的时候，占卜了吗？”回答说：“占卜了。”楚人又问：“占卜的结果吉利不吉利呢？”回答说：“吉利。”楚人说：“今天楚国要用你们俩来祭鼓，那怎么算吉利呢？”回答说：“你们这样做，正是我说吉利的原因。吴国派遣我们在这里，本来就是为了察看将军的态度，如果将军发怒了，吴国将要深挖城池高筑城墙；如果将军不发怒，吴国将要放松守备。今天，将军要杀我们，吴国就必定会加强戒备和防守。况且这次占卜是为国家占卜吉凶，不是为我们个人占卜吉凶。如果杀了吴国的一两个臣子而能保住一个国家，那怎么不叫吉利呢？而且死了的人是无知的，如果拿我们去祭鼓不会有什么益处；倘若死了的人还有灵，我们将要在两军交战之时，让楚国的战鼓敲不响。”楚国人因而没有杀他们俩。

知伯将伐仇由而道难不通^①，乃铸大钟遗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说^②，除道将内之^③。赤章曼枝曰^④：“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来，卒必随之^⑤，不可内也。”仇由之君不听，遂内之。赤章曼枝因断毂而驱^⑥，至于齐，七月而仇由亡矣。

【注 释】

- ① 知伯：晋国六卿之一。仇由：春秋时国名，与晋国接近，在今山西省孟县。
- ② 说：“悦”的古字。
- ③ 内：“纳”的古字，接受。
- ④ 赤章曼枝：人名，仇由国的官吏。
- ⑤ 必：乾道本作“以”，据四部丛刊本改。
- ⑥ 毂(gǔ)：车轮中心的圆木，中间有孔，可以穿轴。山中道狭，所以把车毂截短，以求车行迅速。

【译 文】

知伯打算攻打仇由国，可是道路艰险不便通行，就铸造了一只大钟赠送给仇由国的君主。仇由国的君主非常高兴，便修整道路



准备接受大钟。大臣赤章曼枝说：“不行！赠送大钟是小国侍奉大国的事情，而现在大国拿来赠送我们，它的军队一定会尾随而来，大钟是不能接受的。”仇由国的君主不听他的话，就接受了大钟。赤章曼枝就把车轂截短赶路，逃到了齐国，七个月以后仇由国就灭亡了。

越已胜吴，又索卒于荆而攻晋^①。左史倚相谓荆王曰^②：“夫越破吴，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③。今又索卒以攻晋，示我不病也^④。不如起师与分吴。”荆王曰：“善。”因起师而从越^⑤。越王怒，将击之。大夫种曰^⑥：“不可。吾豪士尽，大甲伤。我与战，必不克，不如赂之。”乃割露山之阴五百里以赂之^⑦。

【注 释】

- ① 索卒：借兵。
- ② 左史：楚国的史官。倚相：人名。荆王：指楚惠王。
- ③ 大甲：遮蔽全身的铠甲，即遮蔽肩、胸及两旁的铠甲。
- ④ 病：疲弱。
- ⑤ 从：跟踪。此指跟踪越军对它加以威胁。
- ⑥ 大夫种：大夫文种，和范蠡一起帮助越王勾践复仇灭吴。
- ⑦ 阴：山的北面。

【译 文】

越国已经战胜了吴国，又向楚国借兵去攻打晋国。左史倚相对楚惠王说：“越国打败吴国以后，豪杰之士都死了，精锐部队都用光了，遮蔽全身的铠甲都已经破损了。现在又来借兵去攻打晋国，这是向我们显示他们还没有疲惫。不如趁机起兵和越国共同瓜分吴国。”楚惠王说：“好。”于是就起兵跟踪越军。越王愤怒了，打算攻击楚国的军队。大夫文种说：“不行。我们的豪杰之士都死光了，遮蔽全身的铠甲都破损了。我们同楚国作战，必定不能取胜，



不如贿赂他们为好。”于是就割让了露山以北五百里的土地给了楚国。

荆伐陈，吴救之，军间三十里^①。雨十日，夜星^②。左史倚相谓子期曰^③：“雨十日，甲辑而兵聚。吴人必至，不如备之。”乃为陈^④。陈未成也而吴人至，见荆陈而反。左史曰：“吴反复六十里，其君子必休^⑤，小人必食^⑥。我行三十里击之，必可败也。”乃从之，遂破吴军。

【注 释】

- ① 间(jiàn):间隔,相距。
- ② 星:通“晴”。
- ③ 子期:令尹子西的弟弟,时任楚国的司马,掌管军政。
- ④ 陈:“阵”的古字,阵势。
- ⑤ 君子:指军官。
- ⑥ 小人:指士卒。

【译 文】

楚国攻打陈国，吴国去救援，楚、吴两军相距三十里。接连下了十天雨，这天晚上放晴了。左史倚相对子期说：“接连下了十天雨，盔甲和兵器都聚集堆放着。吴国人一定会来偷袭，不如防备他们。”于是就摆开阵势。阵势还没排好而吴军就来了，他们看见楚军的阵势就回去了。左史说：“吴军来回要走六十里，他们当官的一定在休息，当兵的一定在吃饭。我们行军三十里去袭击它，一定能打败它。”于是追赶吴军，便把吴军打败了。

韩、赵相与为难^①。韩子索兵于魏曰^②：“愿借师以伐赵。”魏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不可以从。”赵又索兵攻韩，文侯曰：“寡人与韩兄弟，不敢从。”二国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构于己^③，乃皆朝魏。



【注 释】

- ① 为难(nàn):为敌。
- ② 韩子:韩氏,指韩国君主。
- ③ 已:过后,事后。构:构和,和解。

【译 文】

韩国和赵国互相为敌。韩国的君主向魏国借兵,说:“希望借用贵国之兵来攻打赵国。”魏文侯说:“我和赵国的君主像兄弟一样,不能从命。”赵国也来向魏军借兵去攻打韩国,魏文侯说:“我和韩国的君主像兄弟一样,不能从命。”韩、赵两国都没有借到兵,忿恨而回。事后才知道魏文侯是在替他们和解,于是就都去朝见魏文侯。

齐伐鲁,索谗鼎^①,鲁以其雁往^②。齐人曰:“雁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③,吾将听子。”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④。”答曰:“臣亦爱臣之信。”

【注 释】

- ① 谗鼎:或作“岑鼎”、“崇鼎”,鼎名。
- ② 雁:通“贗”,假的。
- ③ 乐正子春:春秋时鲁国人,曾子弟子,以孝闻名。
- ④ 之:乾道本“之”下有“信”字,据道藏本删。

【译 文】

齐国攻打鲁国,向鲁国索要谗鼎。鲁国拿了假的送去。齐国人说:“这是假的。”鲁国人说:“是真的。”齐国人说:“你们派乐正子春来说,我们就听信你。”鲁君请乐正子春去说,乐正子春说:“为什么不拿真的送去呢?”鲁君说:“我爱谗鼎。”乐正子春说:“我也爱惜



我的诚信。”

韩咎立为君^①，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韩咎不立也。綦毋恢曰^②：“不若以车百乘送之。得立，因曰为戒；不立，则曰来效贼也^③。”

【注 释】

- ① 韩咎：韩襄王的儿子，韩襄王去世后，被立为韩厘王。
- ② 綦毋恢：复姓綦毋，名恢，生平不详。
- ③ 贼：指韩咎的弟弟。

【译 文】

韩咎被立为君主的事情还没有定。韩咎的弟弟在周国，周国想要使他居于重位以讨好韩国，但又怕韩咎不能立为国君而得罪了韩国的反对派。綦毋恢对周君说：“不如用百辆兵车送韩咎的弟弟回国。如果韩咎能立为君主，就说派兵车是给他弟弟做警卫的；如果韩咎不能立为君主，就说是来向韩国献叛贼的。”

靖郭君将城薛^①，客多以谏者。靖郭君谓谒者曰^②：“毋为客通。”齐人有请见者曰：“臣请三言而已^③。过三言，臣请烹。”靖郭君因见之。客趋进曰^④：“海大鱼。”因反走^⑤。靖郭君曰：“请闻其说。”客曰：“臣不敢以死为戏。”靖郭君曰：“愿为寡人言之。”答曰：“君闻大鱼乎？网不能止，缴不能絓也^⑥，荡而失水，蝼蚁得意焉^⑦。今夫齐，亦君之海也。君长有齐，奚以薛为？君失齐，虽隆薛城至十天，犹无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辍，不城薛。

【注 释】

- ① 靖郭君：姓田名婴，齐威王的少子，齐宣王的庶弟，孟尝君的父亲。曾为



齐相，封于薛地（今山东省滕县东南），称薛公，死后谥靖郭君。此句乾道本“将”后有“曰”字，据赵用贤本删。

- ② 谒者：掌管传达的官。
- ③ 三言：三个字。
- ④ 趋：小步快走，表示恭敬。
- ⑤ 反走：小步向后倒退着快走，表示恭敬。
- ⑥ 缴（zhuó）：生丝绳，这里指带着生丝绳的箭。古人用生丝绳系箭射鸟，射中后收绳把猎物带回。也可用来射鱼。绾：止，牵住。
- ⑦ 蝼蚁：蝼蛄和蚂蚁。

【译 文】

靖郭君想要在他的封地薛这个地方修筑城墙，门客中有许多人因此劝谏他。靖郭君对掌管传达的官吏说：“不要替门客通报。”齐国人有个请求谒见的人说：“我只要求说三个字罢了，超过三个字，就请把我煮死。”靖郭君便接见了。这个门客恭敬地快步走上前说：“海大鱼。”说完就恭敬地小步快速向后退。靖郭君说：“请允许我听听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门客说：“我不敢拿死做儿戏。”靖郭君说：“希望你替我解说解说。”门客回答说：“您听说过关于大鱼的事吗？渔网捕不住它，连系在箭上的生丝绳也不能牵住它，但是如果它放荡乱游而离开了水，蝼蛄和蚂蚁就可以在它身上退志得意了。现在齐国也就是您的大海。您能长久地掌握齐国政权，还要薛干什么呢？假如您在齐国丧失权势，即使把薛的城墙筑得像天那样高，还是没有益处啊。”靖郭君说：“好。”于是就停止了原先的打算，不在薛地筑城了。

荆王弟在秦^①，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②：“资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载百金之晋^③，见叔向^④，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请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见之晋平公曰^⑤：“可以城壶丘矣^⑥。”平公曰：“何也？”对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恶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壶



丘。若禁之，我曰：‘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⑦；彼不出，是卒恶也^⑧，必不敢禁我城壶丘矣。”公曰：“善。”乃城壶丘。谓秦公曰：“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说，以炼金百镒遗晋^⑨。

【注 释】

- ① 荆王弟：楚王的弟弟，疑是楚恭王的弟弟，即楚公子午。《说苑·权谋篇》：“楚公子午使于秦，秦囚之，其弟献三百金于晋叔向。”
- ② 中射之士：宫内的武职侍从。
- ③ 之：到……去。
- ④ 叔向：即羊舌肸，字叔向，春秋时晋公的卿，任晋平公太傅，能以礼让治国。
- ⑤ 晋平公：名彪，春秋时晋国君主，前 557——前 532 年在位。
- ⑥ 城壶丘：指在壶丘筑城墙，以便攻守。壶丘，或作“瓠丘”、“瓠邱”，晋国地名，在今山西省垣曲县东南，南临黄河。
- ⑦ 德荆：使楚国感恩。德，感激。乾道本“德”作“得”，今据道藏本改。
- ⑧ 卒：终。
- ⑨ 炼金：纯金。

【译 文】

楚王的弟弟在秦国，秦国不放他回国。楚国有个宫廷武职侍从说：“给我百金黄金，我能让秦国把他放出来。”于是就载了百金黄金前往晋国，拜见了叔向，说：“楚王的弟弟在秦国，秦国不放他出来。请允许我拿百金黄金委托您叔向办这件事。”叔向接受了黄金，就引荐他谒见晋平公说：“可以在壶丘筑城了。”晋平公说：“为什么呢？”叔向回答说：“楚王的弟弟在秦国，秦国不放他出来，这是秦国憎恶楚国，由于秦、楚结仇，秦国一定不敢禁止我们在壶丘筑城。如果秦国禁止我们筑城，我们就说：‘给我把楚王的弟弟放出来，我们就不筑城。’秦国如果把楚王的弟弟放出来，可以使楚国对



我们感恩戴德；如果他不放，这就表明他们始终憎恶楚国，就一定不敢阻止我们在壶丘筑城了。”晋平公说：“好。”于是就在壶丘筑城，并且对秦国君主说：“给我把楚王的弟弟放出来，我就不筑城了。”秦国便把楚王的弟弟放回。楚王非常高兴，拿出纯金一百镒赠送给晋国。

阖庐攻郢^①，战三胜，问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对曰：“溺人者一饮而止，则无遂者^②，以其休也^③。不如乘之以沈之^④。”

【注 释】

- ① 阖(hé)庐：一作“阖闾”，吴国君主，春秋五霸之一。
- ② 遂：顺利，成功。乾道本作“逆”，顾广圻说：“逆当作遂，形近之误。”今据改。
- ③ 休：乾道本“休”上有“无”字，孙楷第认为是衍文，今据删。
- ④ 沈：同“沉”。

【译 文】

吴王阖庐攻打楚国的国都郢城，多次取胜，便问伍子胥说：“可以撤退了吗？”伍子胥回答说：“要淹死别人的人让被淹的人喝一口水就住手，那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他中途停止了，不如趁着那个人快淹死的时候把他沉入水底。”

郑人有一子，将宦^①，谓其家曰：“必筑坏墙，是不善，人将窃。”其巷人亦云。不时筑^②，而人果窃之。以其子为智，以巷人告者为盗。

【注 释】

- ① 宦：做官。
- ② 时：及时。



【译 文】

郑国有个人的儿子，将去做官，告诉家里的人说：“一定要把坏了的墙修筑起来，这墙不修好，别人将会来偷窃。”他同巷的人也这样说。由于没有及时修筑，而别人果然偷了他家的东西。这个郑国人认为他的儿子聪明，却把告诉他要修墙的同巷邻居看作是盗贼。

(刘乾先注译)

观 行

【题 解】

观行，指考察人的行为。

韩非认为人的智慧、才能、勇力都有其局限性，但是君主努力提高知人观行的本领，就不致举措失当。本文先说君主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应“以道正己”，“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才算得上英明；后说对于臣下也不能超越客观而过分苛求，须因可能之势，走易成之路，也就是说凭借法术，才能做到“用力寡而功名立。”

文章短小精悍，层次清晰，说理透彻，比喻恰当，富于哲理性。

古之人目短于自见^①，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②。故镜无见疵之罪^③，道无明过之怨。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西门豹之性急^④，故佩韦以缓己^⑤；董安于之心缓^⑥，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



【注 释】

- ① 短:短少,不足。
- ② 道:自然或社会的法则。
- ③ 疵:小毛病。
- ④ 西门豹:战国初期魏国人,魏文侯时任邺县令时,曾引河水灌田,革除河伯娶妇的陋习。
- ⑤ 韦:熟皮子。这里指熟皮带子。
- ⑥ 董安于:又作“董闾于”,春秋时晋国赵简子的家臣,以计谋出名。

【译 文】

古代的人因为眼睛缺少自见的能力,所以用镜子来观察面容;因为智慧缺少自知的能力,所以用道来端正自己。所以镜子没有显现瑕疵的罪责,道没有招来显露过失的怨恨。眼睛失去镜子,就没有办法用来整饰胡须和眉毛;人离开道,就没有办法用来辨别是非。西门豹的性情急,所以他佩带柔韧的熟皮带子,以便提醒自己应该从容沉着;董安于的性情慢,所以他佩带绷紧的弓弦,以便提醒自己应该明快敏捷。所以能够以有余来补不足、以长来补短,这才能称作明主。

天下有信数三^①: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故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②,不能自举;有贲、育之强而无法术^③,不得长胜。故势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乌获轻千钧而重其身^④,非其身重于千钧也,势不便也。离朱易百步而难眉睫^⑤,非百步近而眉睫远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穷乌获以其不能自举^⑥,不困离朱以其不能自见。因可势,求易道^⑦,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时有满虚^⑧,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为三者发喜怒之色,则金石之士离心焉^⑨。圣贤之朴深矣^⑩。故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明于尧不能独成,乌获不能自举,贲、育之不能自胜^⑪,以法术则观行之道毕矣^⑫。



【注 释】

- ① 信数：必然的道理。
- ② 乌获：战国秦武王时的大力士。
- ③ 贲、育：指孟贲和夏育，两人都是卫国人，战国时著名勇士。
- ④ 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
- ⑤ 离朱：又作“离娄”，传说他是黄帝时人，视力极好，能看清百步以外毫毛的尖端。
- ⑥ 穷：困迫，处境艰难。
- ⑦ 易道：指容易成功的法则。这里的“道”虽为“法则”，但实指韩非提倡的“法术”，韩非以法术作为富国强兵之道。
- ⑧ 时：时机，时运。满虚：等于说“盛衰”。
- ⑨ 金石：比喻忠贞。
- ⑩ 圣贤：指理想中实行法制的君主。朴：道术，此指法术。
- ⑪ 自胜：联系前文“有贲、育之强而无法术，不得长胜”，“自胜”当指离开法术而自己取胜。
- ⑫ 毕：完备，包罗无遗。

【译 文】

天下有三种必然的道理：一是智慧虽高，也有办不成的事情；二是力气虽大，也有举不起的东西；三是实力虽强，也有打不赢的对手。所以即使有尧那样的智慧，如果没有众人的辅助，也不能建立大功；有乌获那样大的力气，如果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也不能自己举起自己；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猛，如果没有法术作指导，也不能永远取胜。所以客观条件总有不能得到的时候，各种事情总有不能办成的时候。乌获以千钧的东西为轻，而以自身的重量为重，并不是他的身体比千钧还重，而是客观条件不够方便。离朱以看清百步之远的毫毛末端为易，以看清自己的眉睫为难，并不是百步近了而眉睫反倒远了，而是客观法则不能允许。所以英明的君主



不因为不能举起自己而使乌获一类的人受窘，不因为不能看清自己的眉睫而使离朱一类的人难堪。只要凭借可能成功的条件，寻求容易成功的法术，就会用力很少而成就功名。时运有盛有衰，事情有利有害，万物有生有死，如果君主因为这三种客观情况流露出主观上喜怒的脸色苛求臣下，那么坚如金石的忠贞之士就会离心离德了。圣贤的法术是很深邃的。所以英明的君主“观行”的原则是考察臣下，而不是让人观察自己。如果懂得了尧不能独建大功，乌获不能举起自身，孟贲、夏育不能离开法术而自己取胜的道理，用法术考察臣下，那么观行之道就尽在其中了。

(刘乾先注译)

安 危

【题 解】

本文从正反两方面提出影响国家政权安定的主要方法。正面，文章提出七种安定国家的方法，即君主要明是非，辨善恶，讲法度，有爱憎，善于使用批评和奖赏，要依法行政，言必信。反面，文章提出六种危害国家安定的六种情况，即君主不按原则纠正过失，不依据法制匡正行政偏差，极力推行老百姓反对、厌恶的措施、政令，以祸害百姓为乐，不引导百姓重视生命，对人、事不分亲疏。这些，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大小并不一样，但确实关系着国家的稳固，文章定名为“安危”也就是这个意思。

从文章分析国家安定的原因、条件看，作者强调统治者要注重客观实际，治国要有章法，要奖善惩恶，要关心百姓生死等，都是十分重要的。



安术^①有七，危道有六。

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②，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③，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④，七曰有信而无诈。危道：一曰斲削于绳之内^⑤，二曰斲割于法之外^⑥，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于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⑦。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

【注 释】

- ① 安术：安定国家的方法。术：方术，方法。下文“道”与此义同。
- ② 随：随从，根据。
- ③ 非誉：同“诽誉”，诋毁和赞誉。非：同“诽”。
- ④ 尺寸：指法制，法律。意度：法制观念，即知法、守法的思想。
- ⑤ 斲(zhuó)削：砍削，这里指砍削固有法制，即枉法，亏法。
- ⑥ 斲割：有本又作“断割”，砍断，割断，这里指废弃法制。
- ⑦ 重死：看重死亡，即看重生命。作者认为，人如看重生命就便于实行惩罚禁令，从而听上从令。

【译 文】

使国家安定的方法有七条，使国家危险的方法有六条。

使国家安定的方法：一是奖赏和惩罚根据正确和错误，二是灾祸和幸福要根据行为的善恶，三是死亡与活命要根据法律制度，四是任用人要依照有才能与没有才能，而不是依据个人的喜爱和厌恶，五是官员有愚笨与聪明，而不据此诋毁和赞誉。六是评论是非优劣要有原则，而不要主观随意，七是要有诚信，而不要有欺诈。

使国家危险的方法：一是在法律制度规定之内删削枉法，二是废弃法制，将法度置于身外，三是以别人的损害当做自己的利益，四是以别人的灾祸当做自己的快乐，五是以别人的安定当做自己的危险，六是对亲爱的不亲近，对厌恶的不疏远。像这样，人们就



失去了自己愿意生活的依据,而忘记了自己看重生命的原因,人们不以生活为乐,国君就不能被尊重,不看重生命,就政令不能运行。

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①。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长立,国家久安。奔车之上无仲尼^②,覆舟之下无伯夷^③。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于竹帛^④,其道顺,故后世服。令使人去饥寒^⑤,虽贲、育不能行^⑥;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⑦。强勇之所不能行,则上不能安。上以无厌贲,已尽,则下对“无有”^⑧;无有则轻法。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

【注 释】

- ① 爱身于为非:意为在做事时可以做不符合社会道德的事却不要做违法的事。这就是所谓“在为非做歹中要爱身守法”。
- ② 奔车:倾覆的车子。 奔:同“贲”,倾覆。
- ③ 伯夷:人名,是商代末年孤竹君之长子,为和其弟谦让君位而出奔到周。武王灭商后逃进首阳山,宁肯饿死也不吃周朝的粮食。在封建社会,文人们认为他是一个礼让守节的模范。
- ④ 理:指法制。 竹帛:典籍,文献著述。
- ⑤ 令使人去饥寒:应作“今使人犯饥寒”,“令”为“今”的误字,“去”为“犯”的误字。
- ⑥ 贲(bēn)、育:即孟贲、夏育。 孟贲:战国时卫国人,有名的勇力之士。 夏育;周时卫国人,据说此人能力举千钧,生拔牛尾,是出名的力士。
- ⑦ 虽顺道而不立:应作“虽顺道不能立”。
- ⑧ 上以无厌贲,已尽,则下对无有:这几句的行文应作“上以无厌贲下,下已尽,则对无有”。 厌:满足。 贲:责求,要求。



【译 文】

如果人们把全部智慧都用在法制原则上,用尽心力进行评估,将其结果用在行动上就会取得胜利,用在静止之中就会安定。统治社会让人们愿意以遵守法律为快乐,在为非做歹当中也爱身守法。结果社会上小人就会少,君子就会多,所以国家的社稷长久被确立,国家政权长久安定。倾覆的车子上不会有孔仲尼,翻覆的船中不会有伯夷。因此号令法制,是国家的船只和车子。安定,智慧廉洁就会产生,危险,争执浅陋就会出现。所以安定国家的办法,如同饥饿了就吃食物,寒冷了就穿衣服,不必下特殊的命令,会自然去做。古代先王将治国的法制写在文献典籍中,它的道理顺畅,所以后代人都服从。现今让人们去甘心冒犯饥饿和寒冷,即使是孟贲、夏育这样的巨人也不能去做;废弃自然去做的需要,即使符合道理也不能做到。强悍勇敢的巨人不能执行法制,君上就不能安定。君上用不知满足的欲望责求百姓,百姓已经一无所有,就要用一无所有相回应,一无所有就会轻视法制,法制用以治理国家的力量也就减轻,结果功业不能建立,名声不能成就。

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①,以刀刺骨;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②。忍痛,故扁鹊尽巧;拂耳,则子胥不失^③。寿安之术也。病而忍痛,则失扁鹊之巧;危而不拂耳,则失圣人之意。如此,长利不远垂,功名不久立。

【注 释】

① 治其病:应作“治甚病”。“其”为“甚”字之误。

② 以:意同“为”,为了。

③ 子胥:即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曾辅佐吴王阖庐振兴吴国。



【译 文】

听说古代扁鹊治疗重病时,用刀刺病骨;圣人拯救危难的国
家,用忠言吹过国君耳边。用刀刺病骨,所以在身上虽有小的疼
痛,却有长久的好处在身上;用忠言吹过国君耳边,所以在心中虽
有小的不顺畅,却在国中有长久的幸福。因此患有重病的人其好
处在忍住疼痛,坚定的国君以拂耳之忠言当做幸福,忍住疼痛,所
以扁鹊用尽了医病的技术;听进拂耳忠言,伍子胥这样的忠臣也不
会走失;这是国君长寿安心的办法。有了病不能忍耐疼痛,就会失
去扁鹊的医术;危险而不能听拂耳忠言,就会失去聪明人的好主
意。像这样,长久的利益不会悬挂在远方,功业名声不会长久确
立。

人主不自刻以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①;尽如
比干,则上不失,下不亡。不权其力而有田成^②,而幸其身尽如比干,故
国不得一安。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
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以无功御不乐生,不可行于齐民^③。
如此,则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

【注 释】

- ① 比干:商代纣的叔父,多次进谏纠正纣的过失,为纣所嫉恨,被纣王杀死。
- ② 田成:即田常,曾任齐简公相,在任期间用大斗出货,以小斗收的办法收
买人心,为自己树立威信,制造舆论,最后夺取齐国政权。
- ③ 齐民:即平民,普通百姓。 齐:等齐,普遍。

【译 文】

国君不用尧的为人标准约束自己,却用伍子胥的标准去要求
臣下,这是希望殷商的人全都如同比干一样贤能,全都像比干一样
就会上不失去政权,下不会亡失社稷。不权衡自己的权力是否在



手中又有了田常这样篡权人,却希望他全如比干一样忠心,所以国家不能得到一点安定。废弃尧、舜的主张而确立桀、纣这样的主张,人们就不能以所擅长的为快乐,而又以不擅长的而忧虑。失掉了自己所擅长的,国家就没有功业,守护自己不擅长的,百姓就不会以生活为乐,用没有功业的国家去驾御不以生活为乐的百姓,法制不可能实行在普通百姓间。如果这样,在上位的国君没有用来驱使在下位百姓的手段,在下位的百姓也没有服侍国君的依据。

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故齐,万乘也,而名实不称,上空虚于国,内不充满于名实,故臣得夺主。杀天子也,而无是非:赏于无功,使谗谀以诈伪为贵;诛于无罪,使伛以天性剖背^①。以诈伪为是,天性为非,小得胜大。

【注 释】

① 伛(yǔ):弯腰,驼背,这里指驼背的人。

【译 文】

安定与危险在于政令的正确与错误,不在于权势的强弱。国家保存和灭亡在于空虚和殷实,不在于多少。过去的齐国是个万乘大国,但是名声和实际不相称,对上国家空虚,对内名声和实际都不充实,因此臣下能够夺得君主之位。杀戮天子,而没有正误,对无功者行赏,让阿谀、专讲别人坏话的人,将欺诈骗伪当做可贵;对无罪者诛杀,让驼背顺其天性,却要剖开后背看视。将欺诈骗伪当做正确,把天然本性当做错误,小臣得以胜过权大的国君。

明主坚内,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于远者无有。故周之夺殷也,拾遗于庭。使殷不遗于朝,则周不敢望秋毫于境,而况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①,故临之而法^②,去之而思。尧无胶漆



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能立道于往古，而垂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

【注 释】

- ① 忠心：同“衷心”，适当的内容，适当。
② 临之而法：应作“临之而治”，“法”为“治”字，因形近而误。

【译 文】

圣明的君主在朝廷之内坚定，所以在朝廷之外也不会失去权力。在近处失去权力，而在远处却不失去的现象根本不存在。所以周王朝夺取殷的政权，是在殷的庭院中拾到的，假使殷王朝不在朝廷遗失权力，周人不敢向殷境内稍微看上一眼，更何况竟敢夺得王位呢？

圣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忠于法制，这一法制适当，所以走近它可以进行治理，离开它可以思考，尧和当时的社会并没有紧密的约定，可是他的主张能够实行，舜对后代没有留下一点点领土，可是他的德行却有结果。在远古能确立自己的主张，并能将恩德影响到后代的叫做圣明的君主。

（闫玉山注译）

守 道

【题 解】

守道即守国之道，就是守护国家的方法、原则。

文章认为守国的基本原则是制定法制和执行法制。作者认为要让每个人都如同伯夷、伍子胥一样谦让敬人，恪尽职守是不现实的，要调



动、保护社会成员爱国护国的积极性,消除其破坏性,就要有一个“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还要严格执行,使“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使“贞士不失分,奸人不徼幸”,这样才可能“劝善”、“胜暴”和“完治”。

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①,其备足以必完法^②。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名立^③。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故民劝极力而乐尽情,此之谓上下相得^④。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极于权衡^⑤,而务至于任鄙^⑥;战士出死,而愿为贲、育;守道者皆怀金石之心^⑦,以死子胥之节。用力者为任鄙,战如贲、育^⑧,中为金石,则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注 释】

- ① 胜暴:战胜残暴。暴:凶恶残暴。
- ② 其备:指法律条文。必完法:应作“完法”,“必”字为衍文。
- ③ 情尽:意为诚心用尽。情:意同“诚”。
- ④ 相得:互相满意。得:得意,满意。
- ⑤ 权衡:指法律制度。
- ⑥ 任鄙:秦国的勇力之士。
- ⑦ 金石:古人以金石为可贵,金石坚硬而不易变形,用以比喻人的性格、精神坚定忠贞。
- ⑧ 战如贲、育:应作“战士如贲、育”,“战”后夺“士”字。

【译 文】

圣明的君主建立法制,使它的奖赏足可以鼓励人们向善,使它的威严足可以制止残暴,使它的法律条文足可以完备。能治理好社会的臣下,功绩众多的地位就尊贵,能用尽力量做事的就有丰厚的奖赏,用尽忠诚的名声就得确立。美好的事物如同春天一样欣欣向荣,丑恶的事物如同秋天一样萧杀衰亡,所以百姓之间互相劝



勉用尽能力,并为国家乐于用尽忠诚。这种情况就使君主和百姓互相满意和谐。君主和百姓互相满意和谐,所以使用力工作的在法律的的保护下用尽自己的力量,而力求做到像任鄙那样;战士能出力效死,希望自己成为孟贲、夏育那样的力士;守护法制的全都怀有金玉一般的坚贞之心,来像伍子胥那样为节操而死去。用力工作的都效仿任鄙,战士们都效仿孟贲、夏育,守护法律的都金石般坚贞,那样统治国家的君主就可以把枕头垫得高高的不必忧虑,而守护国家政权的办法也就完备了。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故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①。何以知之?夫贪盗不赴溪而掇金^②,赴溪而掇金,则身不全。贲、育不量敌,则无勇名;盗跖不计可,则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贲、育见侵于其所不能胜^③,盗跖见害于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贲、育之所不能犯,守盗跖之所不能取,则暴者守愿^④,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盗贞^⑤,则天下公平,而齐民之情正矣。

【注 释】

- ① 盗跖(zhí):春秋时有名的大盗,名跖。 曾、史:曾参和史鱼。 曾参:字子舆,孔子弟子,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据说《孝经》即出于曾子之手。
史鱼:卫大夫,孔子以为正直。
- ② 掇(duō):拾取。
- ③ 侵:侵害。
- ④ 愿:老实,谨慎。按古“愿”与“颀”有别。
- ⑤ 贞:意同“正”,指正路。

【译 文】

古代善于保守国家政权的君主,用人们所重视的法律去禁止人们所轻视的罪行,用人们难以忍受的惩罚去制止人们所容易有的过错,所以君子和小人都能端正,盗跖和曾参、史鱼都能廉洁方



正。凭什么知道这一点呢？那些贪婪的盗贼不到深溪中去拾取金子，因为到深溪中去拾取金子，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保全。孟贲、夏育不估量敌手，就没有勇武的名声；盗跖不考虑可行与否，利益就不能实现。圣明的君主掌握禁令，孟贲、夏育在不能取胜的地方取胜就受到侵害，盗跖在不能获取的地方获取就受到惩罚。所以君主能禁止孟贲、夏育等人能触犯的行为，防守住盗跖的不能获取的行为，这样，强暴的人就能保持谨慎，邪恶的人能返回正路上来。非常勇猛的人谨慎了，大盗正派了，天下就公正太平，普通百姓的思想也就端正了。

人主离法失人，则危于伯夷不妄取，而不免于田成、盗跖之耳可也^①。今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则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得非。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徼幸^②。寄千金于羿之矢^③，则伯夷不得亡，而盗跖不敢取。尧明于不失奸，故天下无邪；羿巧于失发，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寿而盗跖止。如此，故图不载宰予^④，不举六卿；书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孙、吴之略废^⑤，盗跖之心伏。人主甘服于玉堂之中^⑥，而无瞋目切齿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内，而无扼腕聚唇嗟咷之祸^⑦。服虎而不以柙，禁奸而不以法，塞伪而不以符，此贲、育之所患，尧、舜之所难也。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庸主能止盗跖也；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⑧，所以使众人不相谩也^⑨。不独恃比干之死节，不幸乱臣之无诈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当今之世，为人主忠计、为天下结德者，利莫长于如此。故君人者无亡国之图，而忠臣无失身之画。明于尊位必赏，故能使人尽力于权衡，死节于官职。通贲、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于盗跖之贪，不以财易身，则守国之道毕备矣。



【注 释】

- ① 耳:应作“取”字。
- ② 徼幸:追求意外的好处。
- ③ 羿(yì):人名,尧时主射之官,射技超人。
- ④ 图:指图书,书。宰予:春秋时鲁国人,字宰我,孔子的弟子,以善言称于世。
- ⑤ 孙、吴:指孙子(孙武、孙臆)、吴起,古代有名的军事家,有兵法传世。
 略:方略,计谋。
- ⑥ 玉堂:或谓“金玉之堂”,指君主居住的宫殿。
- ⑦ 扼腕:手握手腕。古人用这种动作表示心情振奋。挽:同“腕”。 聚唇:当作“撮唇”,即“撮唇”,撮拢嘴唇。 嗟咎(jiē jiē):悲叹。
- ⑧ 尾生:即微生高,战国人,诚实守信名世。
- ⑨ 谩:欺诈,不诚实。

【译 文】

君主背离法制并失去人们的拥护,在如伯夷那样不随意夺取权位的人面前也会有危险,而不能避免被田成子、盗跖一类人夺取君位,是可以理解的了。如今天下没有一个伯夷一样的人,而奸邪的人在社会上却从没有断绝过,所以要建立法律制度。法律制度落实后,伯夷一类人不会失去人们的肯定,盗跖一类人不会得到人们的否定。法律界限分明,有才能的人不能夺取没有能力的人,强悍的人不能侵犯软弱的人,人多的不能侵害人少的。把天下寄托在尧的法制之下,正直的人不会失去他的本分,奸邪的人不能获得非分的好处。把千金寄放在羿的箭矢上射发出去给伯夷,伯夷也不能逃避,给盗跖,盗跖也不敢获取。尧的圣明表现在不放过奸邪之人,所以天下就没有了邪恶;羿的射箭技艺表现在箭不虚发,所以千金不会丢失。邪恶的人不会长寿,而盗跖就停止偷盗。像这样,图书典籍上不会记载宰予,不会举荐六卿;文献上不会记载伍子胥,不会写明夫差。孙子、吴起的谋略会被废置,盗跖的贪心也



会被制伏。君主在宫廷中穿着华贵的衣服吃着甜美的食物,却没有被怒视、切齿地痛恨、倾覆夺权的忧患;臣下在坚固的城市中垂衣拱手不必忧心,也没有扼腕的兴奋、撮拢双唇的怨恨和悲叹的祸患。降服老虎却不用笼子,禁止奸邪却不用法制,堵塞伪诈却不使用符契,这是孟贲、夏育所忧虑的事,尧和舜所感到为难的事。因此设置笼匣,不是用来防备老鼠,是为了让胆小怕事的人能降服老虎;建立法制,不是为了防备曾参、史鱼这样的孝廉人士,是为了让平庸的君主能制止盗跖这类贪婪的人;制造符契,不是用来防备尾生一类的诚信之人,是用来使普通百姓不互相欺诈。统治者不能单单依靠比干这类人的为气节而效命,不希图扰乱国家的人没有欺诈;要依靠胆小的人能制服老虎的牢笼,掌握好平庸的君主也轻易守护政权的法制。处在当今这个时代,为国君忠心谋划,为天下人积德造福,其好处没有比制定并执行法制更长远的了。因此国君没有灭亡自己国家的图谋,忠臣也没有丢掉性命的想法。国君要明示以本职职位为尊贵的一定给予奖赏,所以使人们在法制的范围内尽心尽力,在职守之内以身殉职,要使人们都通晓孟贲、夏育的正直,不因不怕死而轻视生命;人们即使被盗跖的贪婪所迷惑,也不因为财富而轻视自己的生命,这样,守护国家的方法就完备了。

(闫玉山注译)



用 人

【题 解】

本文是作者讨论用人原则的著述。文章提出了使用官吏应遵守的条件,包括:一、要“循天顺人”。即提拔、任用官吏要遵循客观规律,对所用的官吏不要随意限制,也不能脱离实际苛求;二、只能以法治官,不能以心治国;三、要根据实绩用人;四、用其特长,不使官吏兼职;五、关心和加强管理并重,使官吏既感受到鼓励又感受到督促。

这些用人的原则既体现了作者重视法治的思想,也体现了作者的用人技巧。

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则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如此,则白黑分矣。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①,尽力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故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②。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③。争讼止,技长立,则强弱不殒力^④,冰炭不合形^⑤,天下莫得相伤,治之至也。

【注 释】

① 见能:发现办事能力。 见:同“现”,发现。

② 马服:战国时期的赵国地名,地在今河北邯郸西北。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战功卓著,被封为马服君。死后由其子赵括继承将位,仍被称马服君。赵括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将领。公元前 260 年,秦攻赵,秦将白起和赵括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县)交战,赵军四十余万兵将全部被歼,赵括也



战死沙场。文中“马服之患”即指此类被歼的灾难。

③ 莫争：有本作“莫争讼”。

④ 𧪘(jué)力：用武力争胜负。 𧪘：同“角”，较量。

⑤ 形：同“型”，模型，这里指模型容器。

【译 文】

听说古代善于任用官吏的君主，一定依循客观规律，顺应世道人情，并且严格、明确地实行赏罚。依循客观规律，用的力量少，可是功业却可以建立；顺应世道人情，刑罚虽然用得少，法令却可以推行；严明地实行赏罚，伯夷一样的廉洁之士和盗跖之类的贪婪之徒不会错乱混淆。像这样，是非黑白就会分明。太平盛世的臣下，因给国家做出了成绩而获得了官职，在官位上表现出办事能力才接受职位，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用尽自己的才力才出任职务。臣下都能适当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胜任自己的官职，轻松地处理自己的负担，而没有谁在内心保留一点能力，没有谁对国君有兼任官职的职责。所以国家在内没有隐伏的怨恨所造成的祸乱，在外没有因臣下不称职所造成的赵括一类的祸患。圣明的君主要让臣下的工作互不干扰，所以没有人再提出诉讼；让有一技之长的人不兼任官职，所以臣下的本事就不断长进；让臣下不去建立同样的功绩，所以没有人再争夺。争斗诉讼止息了，本事长进得以确立，强者和弱者就不再较量，如同水和火炭不同时放在一个模具里彼此不容。天下人没有谁能彼此伤害，这是治国的最好的办法。

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①。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②。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



【注 释】

- ① 奚仲：人名，夏禹时的主车官。据说古人造车，由他开始。
② 王尔：古代的能工巧匠。中(zhòng)：符合。

【译 文】

放弃法律和管理官吏的正当方法而凭主观想像治理国家，像尧一样的贤君也不能治理好一个诸侯国。放弃圆规而任意凭主观去测量，奚仲这类能工巧匠也不能造成一个合格的车轮。废弃尺度去区分长短，王尔这样的巧匠不能制成一半合格的产品。让中等才能的君主守护住法制，让笨拙的工匠遵照圆规尺度做工，就可以万无一失。统治百姓的君主能够抛弃贤能的人和能工巧匠也不能成功的无法术、无规矩尺度的主观行事方法，实行中等才能的国君、笨拙的工匠所用的万无一失的法术、规矩尺度，百姓就会用尽自己的能力，而君王自己也会功成名就。

明主立可为之赏，高可避之罚。故贤者劝赏而不见子胥之祸^①，不肖者少罪而不见伍剖背，盲者处平而不遇深溪，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古之人曰：“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故以表示目^②，以鼓语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释三易之数而行之一难知之心^③，如此，则怒积于上而怨积于下。以积怒而御积怨，则两危矣。

【注 释】

- ① 劝赏：为赏劝，为奖赏而受鼓舞。
② 表：标志，标准。
③ 数：同“术”，方法。

【译 文】

圣明的君主要设置百姓官吏可以争取到的奖赏，设置可以避



免的刑罚。所以有才能的人能受到奖赏的鼓励而不会遇见伍子胥一样的祸害,无能的人会少犯罪过而不会遇到像驼背的人被剖开脊背那样遭遇,盲人如呆在平地上就不会遇到深深的溪谷,愚笨的人保持平静就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做到这样,君主和众官吏的恩情就会结成。古人说:“人的心思是难以知晓的,人的喜怒情感是难以猜中的。”因此用标志提示眼睛,用鼓声告诉耳朵,用法令教导人心。统治百姓的君主放弃上面三种易行的方法而实行一种让人难以了解的心思,如果这样,君主会积聚起愤怒,臣下会积聚怨恨,用积聚了愤怒的君主去管理积聚了怨恨的臣下,君臣双方就都会有危险。

明主之表易见,故约立^①;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无私心,则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动,随绳而斲^②,因撙而缝^③。如此,则上无私威之毒,而下无愚拙之诛。故上君明而少怒,下尽忠而少罪。

【注 释】

- ① 约:约定的原则。
- ② 随绳而斲:随顺着墨线而砍削,即按照法律要求、培养官吏。
- ③ 撙:同“劓”,“劓”同“剪”,剪裁。

【译 文】

圣明的君主其标志很容易被发现,所以他的约定能在人们心中确立;他的教导容易被理解,所以他的言论能够被运用;他的法制容易执行,所以他的命令能够做到。这三种情况确立了,君主没有私下的想法,臣下就可能遵循法律来治理政事,如同看着标志来行动,随顺着墨线标准来砍削,按照剪裁的样式来缝制。像这样,君主就不会有个人威势的毒害,臣下也不会有因处事笨拙而受到



的责备。所以君主处在明智的处境,并很少发怒,臣下效尽忠诚而很少有罪过。

闻之曰:“举事无患者,尧不得也。”而世未尝无事也。君人者不轻爵禄,不易富贵,不可与救危国。故明主厉廉耻^①,招仁义^②。昔者介子推无爵禄而义随文公^③,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结其德,书图著其名^④。人主乐乎使人以公尽力,而苦乎以私夺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职,而苦乎以一负二。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乐。上下之利,莫长于此。不察私门之内,轻虑重事,厚诛薄罪,久怨细过,长侮偷快^⑤,数以德追祸,是断手而续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注 释】

- ① 厉:提倡,推崇。
- ② 招:使…到来,提倡。
- ③ 介子推:又作“介之推”,晋臣,曾随晋文公重耳出亡,在重耳最困难时,曾自割大腿上的肉给重耳充饥。重耳回国后竟不予封赐,遂与其母隐于绵山山中,至死不出任文公的官职。
- ④ 书图:即图书,指历史文献。
- ⑤ 侮:轻慢。 偷:苟且,不严肃。

【译 文】

我听说过这样议论:“做事没有过失,就是圣明的尧也不能做到。”可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太平无事的时候。统治百姓的君主不轻视爵位和俸禄,也不把财富、地位看得很简易,否则就不能和百姓一起拯救危难的国家。所以圣明的君主推崇廉耻,提倡仁义。从前介子推没有爵位和俸禄而只凭藉正义跟随晋文公出奔,不忍心让文公饿肚子而凭借着爱心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晋公充饥,所以君主铭记他的恩情,在典籍上记载他的姓名。君主乐于使百姓为了国家而用尽能力,为百姓因私利夺去国家的权威而苦恼;臣下



安于凭着才能接受任职,而苦于用一个人的能力接受两种职务。所以圣明的君主要去除人臣所苦恼的事,而建立君主所乐意的事。君臣上下的利益,没有比这些更长远的了。不明察臣下在私家的活动,不经深思熟虑决定大事,过重地诛罚有轻罪的人,长期轻慢臣下,苟且取得一时的快乐,多次用恩惠来弥补自己给臣下造成的灾祸,这如同砍断别人的手臂又用美玉给他接上一样,所以世间存有君位被臣下取代的忧患。

人主立难为而罪不及,则私怨生;人臣失所长而奉难给^①,则伏怨结。劳苦不抚循,忧悲不哀怜。喜则誉小人,贤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伯夷与盗跖俱辱。故臣有叛主^②。

【注 释】

① 奉:指所奉之职责。 给:指能力足够。

② 有叛主:意为有背叛君主的思想。

【译 文】

君主设立难以做到的法令标准并处罚那些做不到的人,人臣在私下的怨恨就会产生,人臣失去了他们所擅长的工作而去从事难以胜任的工作,臣下内心的怨恨就要积聚。对臣下的辛劳甘苦不加安抚慰问,对臣下的忧患悲伤不表示同情,高兴时对无能的小人也给予赞誉,有才能和没有才能的同样给予奖赏,发怒时,又要诋毁有德行的君子,让伯夷一类的君子和盗跖一类的小人都受到屈辱。所以臣下有背叛君主的。

使燕王内憎其民而外爱鲁人,则燕不用而鲁不附。见憎^①,不能尽力而务功;鲁见说^②,而不能离死命而亲他主。如此,则人臣为隙穴,而人主独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独立之主,此之谓危殆。



【注 释】

- ① 见憎：据赵用贤本应作“民见憎”为是，指燕民被憎恨。
② 说：同“悦”，喜悦，喜欢。

【译 文】

假如燕王对内憎恶自己的百姓，而对外喜爱鲁国百姓，燕国百姓就不会听命，而鲁国百姓也不会归附。燕国百姓被憎恶，就不会用尽能力来效力于工作；鲁国百姓被喜爱，但不能不顾生死去亲近别国君主。像这样，臣下就会成为建筑物上的缝隙空洞一类的隐患，君主就会孤立。使用做为隐患的臣下来侍奉孤立的君主，这就叫做危险。

释仪的而妄发^①，虽中小不巧；^②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罪生甲，祸归乙，伏怨乃结。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故圣人极^③；有刑法而死，无螫毒^④，故奸人服。发矢中的，赏罚当符，故尧复生，羿复立。如此，则上无殷、夏之患，下无比干之祸，君高枕而臣乐业，道蔽天地^⑤，德极万世矣。

【注 释】

- ① 仪的：箭靶子。
② 巧：指技艺高超。
③ 极：尽，指用尽智慧。
④ 螫(shì)：怒，忿怒。
⑤ 蔽：意同“被”，覆盖。

【译 文】

放弃箭靶子而随意乱射箭，即使射中小的目标也不能算做技



能高超,抛开法律制度而随意发怒,即使进行杀戮,邪恶坏人也不恐惧;罪恶产生在张三身上,处罚却落到李四头上,人们内心的怨恨就结成了。所以治理得很有秩序的国家,有赏罚的法规而不依从君主的喜怒,所以聪明人用尽自己的智慧遵从法制,有的因为刑法而被处死,没有因君主忿怒而受到毒害,所以奸邪的人也就服从法律,发射箭矢能射中箭靶子,奖赏和惩罚与法制符合,所以如同尧复活,后羿重生。像这样,往上没有商纣、夏桀的灾难,往下没有比干那样受迫害的祸患,国君可以高枕无忧而人臣可以安居乐业,治国之道能遍施天下,恩德可以流布千秋万代。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劳力于赭垩,^①暴雨疾风必坏。不去眉睫之祸而慕贵、育之死^②,不谨萧墙之患而固金城于远境,^③不用近贤之谋而外结万乘之交于千里,飘风一日起,^④则贵、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祸莫大于此。当今之世,为人主忠计者,必无使燕王说鲁人,无使近世慕贤于古,无思越人以救中国溺者^⑤。如此,则上下亲,内功立,外名成。

【注 释】

- ① 赭(zhě)垩(è):意为粉饰、装饰。赭:红土。垩:白土。红土、白土都可用来粉刷房屋的墙壁,所以有粉饰义。
- ② 眉睫:本指眉毛和睫毛,这里指眼前。
- ③ 萧墙:宫门内的屏风墙。
- ④ 飘风:本指旋风。此指政治风暴。
- ⑤ 无思越人以救中国溺者:典见本书《说林上》。鲁穆公为了求得晋国、楚国等大国的支持,分别将众公子派往晋、楚为质。谋士犁鉏对他说:向越人求救溺水的孩子,溺水的孩子必不得救,因为越人虽善游水,但离鲁太远;用海水救火,火必不灭,因为海水虽多,但离失火处太远。远水不救近火,即本此典。



【译 文】

君主不去堵塞缝隙孔洞而是用力在粉刷装饰上面,遇到暴雨疾风,建筑物就会崩坏。不去掉眼前的祸患而思念孟贲、夏育一类的力士为自己卖命,不谨慎对待宫廷内部的祸患而只知在远方边疆加固坚固的城池,不任用身边贤才的计谋,而在千里之外与万乘大国结交,风暴一旦出现,孟贲、夏育来不及救助,而国外的同盟者也不能及时赶来支援,灾祸没有比这种情况更严重了。现在这种时代,替君主忠心谋划的,一定不要让自己的君主如同燕王偏爱鲁国人那样去爱远离自己的外人,不要让近代的君主去仰慕古代的贤能之士,不要考虑用越国的善游者去救助中原的溺水人。如果这样,就可以君上臣下互相团结,在内建立功业,在外成就名声。

(闫玉山注译)

功 名

【题 解】

本文论述了君主成就功名的主要条件,并着重分析了“势”在诸条件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认为君主要想立功成名,就要一靠天时,二靠人心,三靠技能,四靠势位。这四者是互相支持,互相依存的关系。文章认为“势位”在各种条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只有有了势位,才能驾驭臣民,统治天下。文章在肯定“势位”在统治国家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分析了君主和臣民的相互依赖关系,认为国君只有在“众人助之以力,近者结之以成,远者誉之以应”的情况下,才可能“立功成名”。否则,“一手独拍,虽疾无声”。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非天时^①，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②。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③，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④，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

【注 释】

- ① 非：违背。
- ② 尽：全部用出。
- ③ 务：努力去做。
- ④ 趣(cù)：同“促”，督促。

【译 文】

圣明的君主用来立功成名的条件有四：一是天时，二是人心，三是技能，四是势位。如果违背天时，即使有十个尧的英明也不能在冬天生出一棵谷穗；如果违背人心，即使是孟贲、夏育一类的力士也不能使人将力量全部用出。所以得到天时，即使不努力去做，谷穗也会自然长出；获得人心，即使不进行督促也会自我勉励；依靠技能，即使不急于去做，也会疾速完成；有了威势和地位，即使不去追求，名声也会形成。如同水的流动，如同船在水上漂浮，遵循着自然规律，实行不会行不通的法令，所以称做圣明的君主。

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溪^①，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镕铢失船则沉^②，非千钧轻镕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故短之临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贤也以势。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载之^③，故安；众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长，尽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则长乐生而功名



成。名实相持而成，形影相应而立，故臣主同欲而使^④。人主之患在莫之应，故曰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人臣之忧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成。故曰至治之国，君若桴^⑤，臣若鼓，技若车，事若马。故人有余力易于应，而技有余巧便于事。立功者不足于力，亲近者不足于信，成名者不足于势，近者已亲^⑥，而远者不结，则名不称实者也。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载于世，则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众人助之以力，近者结之以成^⑦，远者誉之以名，尊者载之以势。如此，故太山之功长立于国家，而日月之名久著于天地。此尧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注 释】

- ① 临：从高处往下看。 仞：表示高度的量词，指一人高。
- ② 锱铢(zīzhū)：本为两个古代重量单位，因其所指重量甚微，故锱铢连用表示轻微之物。
- ③ 载：同：“戴”，拥戴，爱戴。
- ④ 使：同“事”，政事。
- ⑤ 桴(fú)：击鼓用的鼓槌。
- ⑥ 近者已亲：从下文看，应作“近者不亲”。
- ⑦ 成：同“诚”，诚信。

【译 文】

只有才能而没有威势，即使是贤才也不能制服无才的人。所以将一尺高的木料立在高山上，就可以俯视千仞深的深渊，这不是因为木料长高了，是因为它的位置高。桀做了夏朝的天子，能够控制天下，不是因为他有才能，而是他的威势重大；尧如果是普通百姓，不能管理好三个家庭，不是因为他无能，是他的地位太低。千钧重物放到船上就可以浮在水面上，很轻的东西不放在船上，在水中就会沉底，不是因为千钧重物轻，轻微的东西重，是有有利形势和没有有利形势的不同。所以短小的东西可以俯视高处的东



西,是因为它的位置高,无能的管制有才能的,靠的是威势。人君,普天之下的人齐心合力,共同拥戴他,所以地位安稳;众人同心,共同拥护他,所以地位尊贵。臣下坚持发挥自己的特长,用尽自己的才智,所以用尽忠诚而使主上尊贵。君主控制住这种忠心的臣下,长期安乐的局面就会产生,功业名声都会成就。名称和实际互相扶持才可形成,形体和影子相互对应才能确立,所以臣下和君主有共同的治国欲望却有不同的职责。君主的忧患在于没有人回应,所以说一双手独自拍击,即使疾速也不会有声响。臣下的忧虑在于不能专事单一职务,所以说右手画圆形,左手画方形,不能同时将两种形状都完成。所以说治理得很好的国家,国君如同击鼓的鼓槌,臣就如同鼓,技能如同车子,政事如同马匹。所以人们有多余的力量,就容易响应君主的招呼,而技能有了不同寻常的技巧,就便于办理政事。如果立功的人在气力方面不充足,身边左右的人在诚信方面不充分,成就名声的人在威势方面不充足,左右的人不亲近,而疏远的人不和国君团结,就是名声和实际不相符的君主。圣人的德行如同尧、舜一样高尚,行为如同伯夷一样公正廉洁,可是他的地位不为世人拥戴,他的功业就不能建立,名声不能成就。所以古代能够获得功业名声的,众人都是用能力帮助他,左右的人用真诚与他结交,远处的人用名声赞誉他,地位尊贵的人用威势拥戴他。如果这样,泰山一样的功业就会长久地树立在国家之中,而如同日月一样光辉的声名也会长久的昭著于天地之间。这就是尧称君称王并能保住名声,舜称臣称子而做出功绩的原因。

(闫玉山注译)



大 体

【题 解】

大体指事物的整体和关键,也就是大局。作者所总结出的统治国家、治理社会的关键就是“因道全法”。所谓“道”,即宇宙发展规律,即“天地”、“江海”、“山谷”、“日月”、“四时”的发展变化规律,对此,人们只能“守成理,因自然”,“以道为舍”,而“不逆天理”。所谓“全法”,就是“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文章认为,“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于人”,所以要“使人无离法之罪”。

文章认为按客观自然规律统治国家就可使国家达到“至安之世”,国家会“万物备”、“国家富”、人们“心无结怨,口无烦言”。这种社会理想,正反映了作者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定,物质匮乏,人人提心吊胆的现实。

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①,不以私累己^②;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③,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④,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⑤。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⑥,旌旗不乱于大泽^⑦,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⑧;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⑨,记年之牒空虚^⑩。故曰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使匠石以千岁之寿^⑪,操钩、视规矩、举绳墨而正太山^⑫;使贲、育带干将而齐万民^⑬,虽尽力于巧,极盛于寿^⑭,太山



不正，民不能齐。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极巧以败太山之体，不使赅、育尽威以伤万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澹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故使人无离法之罪，鱼无失水之祸。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上不天，则下不遍覆；心不地，则物不必载。^⑮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上无忿怒之毒，下无伏怨之患，上下交扑，^⑯以道为舍。故长利积，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治之至也。

【注 释】

- ① 智：此指智巧，乖巧，即小聪明。 心：指思想。作者认为，“智”只是“心”的一部分，“心”为大体，“智”为小体，即小聪明是思想的一部分，不要用小聪明去干扰整个思想。
- ② 私：指私心。 己：指自身，偏指自己的身体。作者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私利是小体，即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身体才是大体，即生活的关键，没有了身体就不能有私利，所以不要用私利拖累自己的身体。
- ③ 疵：病，毛病，缺点。
- ④ 急：紧，严。
- ⑤ 烦言：忿争，即忿怒争吵。
- ⑥ 远路：指征讨他国的军事行动。
- ⑦ 大泽：指躲在沼泽中的作乱者。
- ⑧ 雄骏：同“雄俊”，英雄豪杰。 创寿：夭折，短寿。 旗幢(zhuàng)：旌旗，军队的战旗。
- ⑨ 盘盂：这里指用青铜铸造的容器，盂形似盘，比盘略深。上古时期没有纸张，国家发生大事，功臣有了劳绩，为了永志纪念，常将事绩作为铭文铸录在青铜容器上，这样青铜容器，如杯盘之类就成了记录君、臣功绩的文献。
- ⑩ 牒(dié)：公文，这里指记录公文的典册。
- ⑪ 匠石：名字叫石的木匠。此人是古代有名的巧匠。
- ⑫ 钩：这里指木匠用来画圆的工具。 绳墨：即木匠取直的墨线。



- ⑬ 干将：这里指吴人干将所铸的，投入其全部心血的锋利宝剑。
- ⑭ 极盛于寿：在寿命上极其强盛，意为十分长寿。
- ⑮ 必载：从上句“遍覆”考虑，应作“毕载”为是，《群书治要》作“毕载”。
- ⑯ 交朴：赵用贤本作“交朴”。 交：俱，都。

【译 文】

古代能顾全大体的人：能瞭望天地，观察江河湖海，顺应山川谷地和日月的照耀、四季的运行、浮云的分布、风力的吹向；不让小的聪明来拖累整个思想，不让私利拖累自己的身体；把国家的安定和混乱寄托在法术上；把事物的正误寄托在赏罚上，把物体的轻重寄托在衡器的称量上；不违逆自然规律，不伤害人的本性；不专事挑剔寻找缺点毛病，不洗去污垢考察内部难以发现的问题；做事不引到法律之外，也不超过法律规定之内；对法律之外的事不严格，对法律之内的事不宽缓；遵循已有的成规，随从着客观规律；灾祸与幸福的产生于合乎自然规律和国家的法律原则，而不是产生于君主的喜爱或厌恶；荣耀和屈辱的责任在于自己，不在于别人。所以太平无事的社会，法律就如同早晨的露水一样，纯洁朴质而又不杂乱，人们内心没有郁结的怨恨，口中没有愤怒的争吵。车马不会在征战他国的遥远路途上疲于奔命，战旗不在辽阔的沼泽中乱舞，百姓不因外敌入侵而丧失性命，英雄俊杰不夭折在战旗之下；豪杰不在典籍中著录姓名，不在盘盂上铸录功绩的铭文，记录每年大事的历史典籍都空白着。所以说没有比政治简朴更能取得长久的利益的，没有比社会的安定更能使幸福长久的。让技能精巧的匠石凭着千年的长寿，手持取圆的器具，按照圆规和方矩的标准，拿着取直的墨线，来校正泰山；让孟贲、夏育带着著名的宝剑去整顿百姓；即使他们在技巧上用尽气力，在寿命方面又极其兴盛，泰山仍不能被校正，百姓仍不能被整顿好。所以说古代统治天下的人，不让匠石一类的能工巧匠破坏泰山的形体，不让孟贲、夏育一类的力士用尽威力去伤害百姓的本性。要遵循自然规律，顾全法律制度，



君子便可以安乐而大坏蛋也会停止恶行；淡泊恬静，依顺自然的安排，把握住事物的关键，所以让人们都没有违法的罪过，让鱼类没有离开水的灾祸。都做到这样，所以天下很少有不可行的事。

君上如果不像上天那样，对下就不能普遍覆盖，内心如果不像大地那样，万物就不能全部被负载。泰山不存有喜爱和厌恶，所以才能成就它的高大；长江大海不挑剔细小水流的帮助，所以才能形成它的浩瀚。所以伟大的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就使万物齐备，和泰山大海一样经过锻炼的宏大心胸，就可使国家富有。君主没有愤怒造成的毒害，臣民没有积郁的忧患，君臣上下都纯真朴实，把客观规律做为行动的归宿。所以长远的利益积聚，伟大的功业会建立，名声成就在生前，德泽流传到后世，这是治国的最好办法。

（闫玉山注译）

内储说上七术

【题 解】

储，是储存、汇聚；说，是指那些用来说明韩非学说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寓言。储说，就是积聚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

由于篇幅很大，储说分为内储说和外储说两大部分。内储说分上、下，外储说分左、右，左、右又分上、下，这样总计共六篇。分内外、上下、左右，非有他义，只是用来区别篇名的。内储说上、下篇都附有特定内容的标题，上篇是“七术”，下篇是“六微”。

储说的每篇都先提出论点，后举例说明。论点称为“经”，“经”的文辞简单扼要，便于记诵；“说”中包括若干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文字详尽具体，它是“经”的实证和具体说明。内、外储说的原文体例都是“经”集中在前，“说”集中在后，为阅读方便，现把“经”文与其相应的“说”文



放在一起。我们应该把“经”和“说”联系起来阅读，才能收到相得益彰之效。“经”“说”互相配合，前后互相呼应，在文体上是一种创造，汉以后的“连珠体”，就是在此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

“七术”论说的是君主驾驭和使用臣下的七种手段。其内容概括有三：“众端参观”、“一听责下”的主旨是要求君主全面地观察和考核臣下的言行，以免为臣下所蒙蔽；“必罚明威”、“信赏尽能”的主旨是讲重赏严罚的，是利用臣民的贪赏畏刑之心诱导和迫使臣民为君主效命；“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和“倒言反事”，其主旨是讲防奸、察奸的策略措施，它是韩非的治奸术的重要内容。

主之所用也七术^①，所察也六微^②。七术：一曰众端参观^③，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④，五曰疑诏诡使^⑤，六曰挟知而问^⑥，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注 释】

- ① 术：君主驾驭和使用臣下的手段。
- ② 微：隐微。
- ③ 端：头绪，方面。参：参验，验证。
- ④ 一：逐一地。
- ⑤ 疑诏：指传达可疑的命令。
- ⑥ 挟：怀藏。

【译 文】

君主所使用的有七种驾驭臣下的手段，所要明察的是六种隐微的情况。七种手段：第一是从多方面验证观察臣下的言行；第二是对罪犯必须惩罚以显示君主的威严；第三是有功必赏一定要兑现使臣下竭尽才能；第四是一一听取臣下的言论并督责臣下的行动；第五是传出使臣下疑惑的命令，使用诡诈的手段，来考察臣下是否忠诚尽职；第六是拿已经了解的事情去询问臣下，来考察臣下



言行的真伪；第七是说与本意相反的话和做与实情相反的事，来刺探臣下的阴谋。这七种手段，是君主驾驭臣下所使用的。

经一参观^①

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②。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③，哀公之称“莫众而迷”^④。故齐人见河伯^⑤，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⑥。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⑦，而江乙之说荆俗也^⑧。嗣公欲治不知^⑨，故使有敌，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

【注 释】

- ① 参观：“众端参观”的省略。原文作“参观一”，放在段末。今为便于阅读，移在经文前面，并改拟标题格式。以下五篇与此相同。
- ② 听有门户：只听信一个人的话，如同出入必经过一个门户一样。壅（yōng）塞：蒙蔽。
- ③ 其说在：上述论点的说明在……（下文是故事的标题或提要）。其，指上面一句经文。侏儒：身材矮小的人。
- ④ 哀公：鲁哀公。
- ⑤ 河伯：传说中的黄河之神。
- ⑥ 惠子：即惠施，宋国人，与子仪当时都是魏国的臣。
- ⑦ 竖牛：年轻的奴仆。牛，是其名。叔孙：指叔孙豹，春秋后期鲁国三大执政贵族之一。
- ⑧ 江乙：战国时魏国人，有智谋，曾在楚国做官。
- ⑨ 嗣公：即卫嗣公，卫国君主。

【译 文】

君主考察和听取臣下的言行，如果不从多方面加以验证，那么真实的情况就不能了解；听取意见只有一条门路，那么臣下就会蒙蔽君主。这种论点的说明在侏儒说自己梦见了灶、鲁哀公称引“莫



众而迷”两则故事中。因为君主被蒙蔽了，所以才有齐人见河伯和惠施说“亡其半”的故事。它的严重后果在竖牛饿死叔孙、江乙说荆俗两则故事中。“嗣君之壅”这则故事说明君主不懂得治国方法，扶植另外的臣妾与得宠的臣妾相抗衡，结果却更受蒙蔽。因此英明的君主应从积铁筑屋防箭事例中推论防奸之道，要明察一市之人都说有虎这种虚假情况所带来的祸患。

说 一

卫灵公之时，弥子瑕有宠^①，专于卫国。侏儒有见公者曰：“臣之梦践矣^②。”公曰：“何梦？”对曰：“梦见灶，为见公也。”公怒曰：“吾闻见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对曰：“夫日兼烛天下^③，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烛一国，一人不能拥也^④。故将见人主者梦见日。夫灶，一人炆焉^⑤，则后人无从见矣。今或者一人有炆君者乎？则臣虽梦见灶，不变可乎！”

【注 释】

- ① 弥(mí)子瑕：春秋时卫灵公的近臣。
- ② 践：证实。
- ③ 烛：照。
- ④ 拥：遮蔽。
- ⑤ 炆(yáng)：烘干，这里指烤火取暖。

【译 文】

卫灵公当政的时候，弥子瑕很受宠幸，在卫国独揽大权。有个侏儒拜见卫灵公说：“我昨夜之梦应验了啊！”卫灵公问道：“你梦见了什么？”侏儒回答说：“我梦见一口灶，预兆我将要见到君主了。”卫灵公勃然大怒，说：“我听说见君主的人会梦见太阳，为什么见我



却梦见灶呢？”侏儒回答说：“太阳普照整个天下，任何东西都遮挡不住它；君主光照全国，任何人不能遮蔽它。所以说将要见到君主的人能梦见太阳。而灶，只要一个人站在门口烤火，后面的人就无法看到火光。现在您的身边大概有一个人挡住了您的光亮吧？那么，我即使梦见灶，不是也可以吗！”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鄙谚曰^①：‘莫众而迷，今寡人举事，与群臣虑之，而国愈乱其故何也？’孔子对曰：“明主之问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议于下。今群臣无不一辞同轨乎季孙者^②，举鲁国尽化为一，君虽问境内之人^③，犹不免于乱也。”

【注 释】

- ① 鄙谚：民间谚语。
- ② 季孙：指季康子，鲁哀公时执政大臣。
- ③ 境内：这里指全国。

【译 文】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说：“民间谚语说：‘做事如果不同众人研究，就要迷惑。’现在我办事跟群臣一同研究，可是国家却更加混乱，那是什么原因呢？”孔子回答说：“英明的君主向臣下询问政事，或许有的人了解，或许有的人不了解；像这样，英明的君主在上位，群臣就可以在下边直率地议论得失。现在，群臣没有一个不按照季孙的口径说话的，全国都变成了像一个人一样，君主即使把全国的人都询问到，仍然不会避免混乱。”

一曰^①：晏子聘鲁^②，哀公问曰：“语曰：‘莫三人则迷。’今寡人与一国虑之，鲁不免于乱，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谓‘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为众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鲁国之群臣



以千百数，一言于季氏之私^③，人数非不众，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注 释】

- ① 一曰：故事的又一种说法。“一曰”以后的文字，是韩非所记录的异闻。
② 晏子：名婴，字平仲，春秋末期齐国的相。聘：访问。
③ 一言：说一样的话，异口同声。

【译 文】

另一种说法是：晏子到鲁国访问，鲁哀公问他说：“俗语说：‘做事如果没有三个人商议就会迷惑。’现在我和全国的人来谋划事情，鲁国仍然不免于混乱，这是什么缘故呢？”晏子说：“古代所谓没有三个人商议就会迷惑，是说一个人失策，两个人意见正确，三个人就足以成为众人，所以说没有三个人就会迷惑。现在鲁国的群臣要以千、百来计算，却异口同声地统一于季氏私利的口径，人数并非不多，所说的话像出于一人之口，如何能得到三人成众的意见呢？”

齐人有谓齐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试与之遇乎？臣请使王遇之。”乃为坛场大水之上^①，而与王立之焉^②。有间，大鱼动，因曰：“此河伯。”

【注 释】

- ① 坛场：祭神的地方。
② 立：通“莅”，临。

【译 文】

齐国有个人对齐王说：“河伯是个大神。君王为什么不试着跟它会见呢？我请求使大王跟它会一面。”于是就在黄河边上筑了祭



神的坛场，与齐王亲临坛场。过了一会儿，有大鱼游动，齐人就说：“这就是河伯。”

张仪欲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荆，而惠施欲以齐、荆偃兵^①。二人争之。群臣左右皆为张子言，而以攻齐、荆为利，而莫为惠子言。王果听张子，而以惠子言为不可。攻齐、荆事已定，惠子入见。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齐、荆之事果利矣，一国尽以为然。”惠子因说^②：“不可不察也。夫齐、荆之事也诚利，一国尽以为利，是何智者之众也？攻齐、荆之事诚不可利，一国尽以为利，何愚者之众也？凡谋者，疑也。疑也者，诚疑：以为可者半，以为不可者半。今一国尽以为可，是王亡半也^③。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④。”

【注 释】

- ① 偃(yǎn)兵：停止干戈。
- ② 说(shuì)：劝说。
- ③ 亡半：指失去了认为不可行的那一半。亡，丢失，失去。
- ④ 劫：挟持，控制。

【译 文】

张仪打算利用秦国、韩国同魏国结好的有利形势攻打齐国和楚国，而惠施想要和齐、楚两国结交来罢兵修好。两个人在这个事上争论不休。魏王的大臣和身边的侍从都帮张仪说话，认为攻打齐国、楚国对魏国有利，没有人帮惠施说话。魏王到底还是听信了张仪的建议，而认为惠施的意见是行不通的。攻打齐国、楚国的事情决定以后，惠施去进见魏王。魏王对惠施说：“先生不要说了。攻打齐、楚两国果真对魏国有利，全国人都认为这是对的。”接着惠施向魏王进言说：“对于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认真加以考察。如果攻打齐国、楚国确实对魏国有利，全国人都认为有利，为什么聪明的



人这样多呢？如果攻打齐国、楚国对魏国确实不利，而全国人都认为有利，为什么愚蠢的人这样多呢？凡是需要商量的事情，都是难以断定的事情。难以断定的事情，确实使人犹豫不定：有一半人认为是可行的，有一半人认为是不可行的。现在，全国人都认为攻打齐国、楚国是可行的，这说明君王失去了认为攻打齐、楚两国是不可行的那一半人。那些控制君王的人就是使您失去那一半持有不同意见者的人。”

叔孙相鲁，贵而主断。其所爱者曰竖牛，亦擅用叔孙之令。叔孙有子曰壬^①，竖牛妒而欲杀之，因与壬游于鲁君所。鲁君赐之玉环，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竖牛请之叔孙。竖牛欺之曰：“吾已为尔请之矣，使尔佩之。”壬因佩之。竖牛因谓叔孙：“何不见壬于君乎？”叔孙曰：“孺子何足见也^②。”竖牛曰：“壬固已数见于君矣。君赐之玉环，壬已佩之矣。”叔孙召壬见之，而果佩之，叔孙怒而杀壬。壬兄曰丙^③，竖牛又妒而欲杀之。叔孙为丙铸钟，钟成，丙不敢击，使竖牛请之叔孙。竖牛不为请，又欺之曰：“吾已为尔请之矣，使尔击之。”丙因击之。叔孙闻之曰：“丙不请而擅击钟。”怒而逐之。丙出走齐。居一年，竖牛为谢叔孙^④，叔孙使竖牛召之，又不召而报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来。”叔孙大怒，使人杀之。二子已死，叔孙有病，竖牛因独养之而去左右，不内人^⑤，曰：“叔孙不欲闻人声。”不食而饿杀^⑥。叔孙已死，竖牛因不发丧也，徙其府库重宝空之而奔齐。夫听所信之言而子父为人僂^⑦，此不参之患也。

【注 释】

- ① 壬：叔孙仲壬，叔孙豹的次子。
- ② 孺子：孩子。
- ③ 丙：叔孙孟丙，叔孙豹的长子。
- ④ 为谢叔孙：“为之谢于叔孙”的省略，即替孟丙向叔孙豹谢罪。
- ⑤ 内：让……进去。这个意义后代写作“纳”。



⑥ 食:给东西吃。

⑦ 僇:通“戮”杀。

【译 文】

叔孙豹在鲁国作宰相,禄位高而又专权独断。他最爱的一个侍仆叫竖牛,这个人也常常擅自盗用叔孙的名义发号施令。叔孙有个儿子叫仲壬,竖牛嫉妒他,并且想要杀害他,于是故意同仲壬到国君那里去游玩。国君送给仲壬一个玉环,仲壬拜谢国君接受了玉环,但不敢佩带,便让竖牛向叔孙豹请求允许他佩带玉环。竖牛欺骗仲壬说:“我已经替你请求老人家,他允许你佩带玉环。”仲壬便把玉环佩带在身上。接着竖牛就对叔孙豹说:“您为什么不让仲壬去拜见君主呢?”叔孙豹说:“小孩子有什么值得引见呢?”竖牛说:“仲壬原来已经多次拜见过君主了。君主送给他一个玉环,仲壬已经佩带在身上了。”叔孙豹派人把仲壬唤来,看见仲壬果然佩着玉环。叔孙豹勃然大怒,立即杀了仲壬。仲壬的哥哥叫孟丙,竖牛也嫉妒他,并且想要杀害他。叔孙豹为孟丙铸了一口大钟,大钟铸成后,孟丙不敢敲击,让竖牛向叔孙豹请允许他敲击,竖牛没有替他请求,又欺骗他说:“我已经替你请求老人家,他允许你敲击大钟。”孟丙便敲击起大钟。叔孙豹听到钟声,说:“孟丙不经请求就擅自敲钟。”叔孙豹又勃然大怒,把孟丙从家里驱逐出去。孟丙离家逃奔齐国,过了一年,竖牛假装替孟丙向叔孙豹谢罪,叔孙豹派竖牛召孟丙回国。竖牛又没有去召孟丙,却报告叔孙说:“我已经去召他了,孟丙很生气,不愿意回来。”叔孙豹一听大发雷霆,就派人杀了孟丙。两个儿子死了以后,叔孙豹生了病,竖牛就独自一人侍奉他,使叔孙豹身边的其他侍从都离开叔孙豹,不让任何人进去见叔孙豹,并说:“叔孙豹不想听到人声。”竖牛不给叔孙豹东西吃,活活饿死了他。叔孙豹死后,竖牛则不发讣告,偷偷地转移叔孙府库里的珍宝,直把府库劫掠一空,便逃亡到齐国去了。听信自己信任的人的话,致使父子被人杀害,这就是对事实不加以验证造成的



祸患。

江乙为魏王使荆，谓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闻王之国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诚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则若白公之乱，^②，得无危乎？诚得如此，臣免死罪矣。”

【注 释】

- ① 江乙：战国时魏国人，后仕于楚。
② 白公之乱：指前 479 年白公胜发动政变，杀子西、子期等，惠王逃匿，后叶公子高攻白公胜，白公胜自杀。

【译 文】

江乙为魏王出使楚国，对楚王说：“我进入大王的境内，听说贵国的习俗是：‘君子不掩盖别人的美德，不谈论别人的恶行。’真有这样的习俗吗？”楚王说：“有这种习俗。”江乙说：“既然这样，那么像白公之乱也无官吏举报，不是很危险吗？果真如此，臣子就可以免除死罪了。”

卫嗣君重如耳^①，爱世姬^②，而恐其皆因其爱重以壅己也，乃贵薄疑以敌如耳^③，尊魏姬以耦世姬^④，曰：“以是相参也^⑤。”嗣君知欲无壅，而未得其术也。夫不使贱议贵，下必坐上^⑥，而必待势重之钧也^⑦，而后敢相议，则是益树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始。

【注 释】

- ① 卫嗣君：即卫嗣公，战国时魏国君主。前 320 年，秦贬魏“公”为“君”。如耳：魏国人，曾在卫国作官。
② 世姬：魏嗣公的宠姬。
③ 薄疑：人名，初居赵国，后在魏国作官。敌，匹敌。



- ④ 魏姬：卫嗣公的妃子。耦：并列。
- ⑤ 参：参验，考察。
- ⑥ 下必坐上：指上司有罪，下级不告发，那就一定给下级判处与上司相同的罪。坐，定罪，这里指“连坐”。
- ⑦ 势重：权势。钧：通“均”，相等。

【译 文】

卫嗣君器重如耳，宠爱世姬，但又恐怕他们都因为受到他的爱重而蒙蔽自己，于是就提高薄疑的身份来与如耳匹敌，尊宠魏姬使与世姬并列，说：“我用这种方法来对他们参较考察呀。”卫嗣公懂得自己要不受蒙蔽，然而没有掌握不受蒙蔽的方法。假如不使卑贱的人议论尊贵的人，不使隐瞒上司罪行的部下一定与上司同罪连坐，却一定要等到双方权势相等才敢互相议论，这便是更多地培植了蒙蔽自己的臣子了。卫嗣君的被蒙蔽从此便开始了。

夫矢来有乡^①，则积铁以备一乡；矢来无乡，则为铁室以尽备之。备之则体不伤。故彼以尽备之不伤^②，此以尽敌之无奸也^③。

【注 释】

- ① 乡：通“向”，方向。
- ② 彼：那个人，指防箭的人。
- ③ 此：这个人，指君主。

【译 文】

假如箭射来有一定的方向，就积铁为屏来防备那一个方向；假如箭射来没有一定的方向，那就要建造铁屋来全面地防备它。防备它，那么身体就不被伤害了。所以那防箭的人要凭着全面地防备而不受伤害，这做君主的主要靠全面地对付臣下才会没有奸邪的



事情发生。

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①，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庞恭曰：“夫市之无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之去魏也远于市，议臣者过于三人，愿王察之。”庞恭从邯郸反，竟不得见^②。

【注 释】

① 庞恭：人名，生平不详。

② 竟不得见：终于不能进见魏王。其原因是魏王听信了谗言。

【译 文】

庞恭与魏太子一起到赵国的邯郸充当人质，庞恭对魏王说：“假如现在有一个人说集市人有老虎，大王相信它吗？”魏王说：“不信。”庞恭说：“两个人说集市人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说：“不信。”庞恭又说：“三个人说集市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说：“我相信。”庞恭说：“集市上没有老虎是很明显的，然而三个人一说就变成了有老虎。现在邯郸离魏国比集市远得多，非议我的又会超过三个人，希望大王明察他们的话。”庞恭从邯郸返回以后，终于未能进见魏王。

经二 必罚^①

爱多者则法不立^②，威寡者则下侵上。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③。其说在董子之行石邑^④，与子产之教游吉也^⑤。故仲尼说陨霜，而殷法刑弃灰；将行去乐池^⑥，而公孙鞅重轻罪^⑦。是以丽水之金不守^⑧，而积泽之火不救^⑨。成欢以太仁弱齐国^⑩，卜皮以慈惠亡魏



王^⑩。管仲知之，故断死人^⑫；嗣公知之，故买胥靡^⑬。

【注 释】

- ① 必罚：“必罚明威”的省略。
- ② 爱：仁爱，仁慈。
- ③ 必：坚定。
- ④ 董子：董闾子，一作“董安子”，春秋末期晋国人，赵简子的家臣。行石邑：巡视石邑。石邑，晋国地名，为陕西榆林道县属。
- ⑤ 子产：即公孙侨，春秋时郑国的政治家。游吉：即子大叔，继子产执政的大臣。
- ⑥ 将行：领队。乐池：人名，生平不详。
- ⑦ 公孙鞅：即商鞅，曾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
- ⑧ 丽水：水名，有人认为即“漓水”，源出今广西安县海阳山。
- ⑨ 积泽：日久形成的沼泽。
- ⑩ 成欢：人名，生平不详。
- ⑪ 卜皮：人名，生平不详。魏王：指魏惠王。
- ⑫ 断死人：分斩尸体。
- ⑬ 胥靡：服劳役的囚犯。

【译 文】

君主仁爱太多，法制就难以建立；威严不足，就要被臣下侵害。因此执行刑罚不坚定，禁令就不能推行。这种论点的说明在董闾子巡视石邑，与郑子产教导游吉的故事中。所以孔子要解说落霜，殷法规定对倒灰在大路上的人要处以重刑；领队因为自己没有赏罚的权力而辞别了中山之相乐池，公孙鞅主张对轻罪处以重罚。由于执行刑罚不坚定，所以丽水的砂金常被盗窃而不能守住，积泽的大火没人营救而不能扑灭。成欢以为齐王太仁爱会使齐国衰弱，卜皮认为魏惠王太慈惠魏国终将灭亡。管仲懂得刑罚的重要，所以用分斩尸体的办法来禁止奢华的葬礼；卫嗣公懂得必罚的重



要，所以买回逃到魏国的罪犯。

说 二

董闾于为赵上地守^①。行石邑山中，涧深，峭如墙，深百仞^②，因问其旁乡左右曰：“人尝有人此者乎^③？”对曰：“无有。”曰：“婴儿、痴聋、狂悖之人尝有人此者乎？”对曰：“无有。”“牛马太彘尝有人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闾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之？”

【注 释】

① 上地：即上郡，在今陕西榆林至延安一带。守：郡守，郡的长官。

② 仞：高度计算单位，古以八尺为一仞。

③ 彘(zhì)：猪。

【译 文】

董闾于做赵国上郡的郡守。有一次他巡视到石邑的山中，山涧很深，谷壁陡峭得像墙壁一样，深度有百仞左右，于是他就询问居住在深涧附近的人说：“人曾有跌进这深涧的吗？”回答说：“没有。”他又问：“小孩、呆子、聋子、精神错乱的人曾有跌进这深涧的吗？”回答说：“没有。”他又问：“牛马狗猪曾有跌进这山涧的吗？”回答说：“没有。”董闾于感慨地长叹说：“我能治理好上郡了。假如我对犯法的人严惩不赦，如同跌进深涧里必死一样，那么就没有人敢触犯法令，怎么会治理不好呢？”

子产相郑，病将死，谓游吉曰：“我死后，子必用郑^①，必以严莅人。^②夫火形严，故人鲜灼^③；水形懦，人多溺。子必严子之形^④，无令溺子之懦。”子产死。游吉不肯严形，郑少年相率为盗，处于蕞泽^⑤，将遂



以为郑祸。游吉率车骑与战，一日一夜，仅能克之。游吉喟然叹曰：“吾蚤行夫子之教^⑥，必不悔至于此矣。”

【注 释】

- ① 用郑：用事于郑，即在郑国执政。
- ② 莅人：治理百姓。莅，临（自上而下俯视），有“治理”、“统治”之义。
- ③ 鲜：少。
- ④ 形：通“刑”。
- ⑤ 藿(huán)泽：即藿苻之泽，位于今河南省中牟县。
- ⑥ 蚤：通“早”。

【译 文】

子产担任郑国的相国，病得要死的时候，对游吉说：“我死了以后，您一定会在郑国执政，您一定要用严厉的办法来治理百姓。火的样子是严酷的，所以很少有人被烧伤；水的样子是柔和的，所以很多人被淹死。您必须严厉地执行刑罚，不要使人们因您的懦弱像淹死一样触犯法令。”子产死了以后，游吉不肯严厉地执行刑罚，郑国的年轻人群起做盗匪，盘踞在藿泽中，将成为郑国的祸患。游吉率领军队与他们作战，打了一天一夜，才勉强把他们打败。游吉感慨地长叹说：“我如果早一点遵从子产的教诲，一定不会后悔到这般地步了。”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①‘冬十二月霰霜不杀菽^②。’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③，而况于人君乎！”

【注 释】

- ① 春秋：此指未经孔子修订过的鲁国史书。



- ② 霰:通“陨”,降落。菽:豆类的总称。
③ 干:犯。

【译 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春秋》记载说:‘冬天十二月降霜,没有摧残豆类作物。’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孔子回答说:“这是说可以摧残它而没有摧残它。应该加以摧残的而不加摧残,那么桃树和李树在冬天就会结果实了。天失去常道,草木的生长尚且要背叛它,何况是君主不以法律明威而失去常道呢?”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①,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②,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③,而无离所恶^④,此治之道。”

【注 释】

- ① 子贡:姓端木,名赐,春秋时卫国人,孔子的门徒。
② 掩人:指扑面盖人。
③ 之:其。
④ 离:通“罹”,遭受。

【译 文】

商朝的法律规定,对倒灰在大路上的人要处以刑罚。子贡认为这种刑律太重,便向孔子请教。孔子说:“这是懂得治理百姓的办法呀。把灰烬倒在大路上一定会四处飞扬而扑面盖人,灰烬扑面盖人,人们一定会发怒,发怒就要争斗,争斗必定演变到三族的人互相残杀,这是残害三族的做法,即使惩治它也是可以的。况且重刑,是人们所厌恶的;而不倒灰,是人所容易做到的。让人们做



容易做到的事,而不去遭受他们所厌恶的刑罚,这就是治理百姓的办法呀。”

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①?”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②,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注 释】

- ① 毅:严酷。
② 关:入,犯。

【译 文】

另一种说法是:商朝的法律规定,把灰倒在大路上的人,要砍断他的手。子贡说:“倒灰的罪行轻,断手的刑罚重,古人的刑罚为何这样严酷呢?”孔子说:“不倒灰,是人们所容易做到的;断手,是人们所厌恶的。让人们做容易做到的事,不触犯他们所厌恶的刑罚,古人认为这是容易的,所以才推行这种刑罚。”

中山之相乐池以车百乘使赵^①,选其客之有智能者以为将行,中道而乱^②。乐池曰:“吾以公为有智,而使公为将行,今中道而乱,何也?”客因辞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劝之^③,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④。夫从少正长^⑤,从贱治贵,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乱也。尝试使臣^⑥;彼之善者我能以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斩其首,何故而不治!”

【注 释】

- ① 百乘(shèng):百辆。一车四马为一乘。
② 中道:中途。乱:指行列散乱。



- ③ 劝:鼓励。
- ④ 少客:年少位低的门客。
- ⑤ 从:由。正:管理。
- ⑥ 尝试:假如。

【译 文】

中山国的相国乐池带领一百辆车马出使赵国,选择自己门客中一位有智能的人作为领队,走到半路车队的行列就混乱了。乐池说:“我认为您是有才智的人,所以让您做领队,现在走到半路就乱阵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位门客便告辞要离去,说:“您不懂得治人的道理。有用刑的权威足以制服别人,而爵禄的奖赏足以鼓励人,所以才能治理好别人。现在我只是您的一名年少而位卑的门客。由年少的管理年长的,由地位低贱的管理地位尊贵的,而又不能掌握赏罚的权柄来制约他们,这就是队伍行列所以混乱的原因。假若使我有这样的权柄:行列中表现好的我能封他为卿相,表现不好的我能杀他的头,哪有治理不好的道理!”

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①。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注 释】

- ① 重轻罪:对轻罪加以重罚。

【译 文】

公孙鞅对轻罪加以重罚。重罪,是人们不容易犯的;而小过失,是人们容易去掉的。使人们去掉容易犯的小过失,而不触犯不容易犯的重罪,这是治理好国家的原则。假如小过失不发生,那么



重大的罪行就不会出现,这样人们没有犯罪的,而祸乱也就不会产生了。

一曰: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也①。”

【注 释】

① 公孙鞅曰以下的文字,出自《商君书·靳令》

【译 文】

另一种说法是:公孙鞅说:“行刑,用重刑处罚轻罪,轻罪被禁止,重罪更没人敢犯了,这叫做用重刑达到不用刑罚的地步。”

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①。甚众,壅离其水也②,而人窃金不止。大罪莫重辜磔于市,犹不止者,不必得也。故今有于此,曰:“予汝天下而杀汝身。”庸人不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犹不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则虽辜磔,窃金不止;知必死,则有天下不为也。

【注 释】

① 辄:立即。辜磔(zhé):古代一种分尸示众的酷刑。

② 壅:堵塞。离:通“迳”,阻断。

【译 文】

楚国南部地方,丽水中出产砂金,很多人偷偷地去采金子。官方关于偷采金子的禁令:抓住立即在闹市中分尸示众。杀死的人很多,尸体堵塞都阻断了丽水的水流,但是偷金的人还是不停止。大刑中没有比分尸示众更重的了,偷金的人还是不肯罢手,是因为



窃金的人不一定被抓到。现在假使有人说：“把天下给你而把你杀掉。”即便是庸人也是不愿意干的。拥有天下，是最大的利益，但是仍然还不肯干，这是因为他知道必然会死。所以不一定被抓获，即使有分尸示众的酷刑，偷采砂金仍然继续不止；知道必定要死，即使拥有天下也不干。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①，恐烧国^②。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③。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④；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⑤；逐兽者，比人禁之罪^⑥。”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注 释】

- ① 倚：靠。
- ② 国：都城。
- ③ 将：带领。趣：通“促”，督促。
- ④ 以：用。
- ⑤ 比：比照，等同。降北：投降败逃。
- ⑥ 人禁：擅自闯入人禁地。

【译 文】

鲁国人焚烧积泽的草木。天正刮着北风，火势向南偏斜延伸，恐怕要烧到国都了。鲁哀公很害怕，亲自带领众人督促大家救火。可是身边没有人，都去追逐野兽而不去救火，因而大火不能扑灭，于是就把孔子召来询问。孔子说：“追逐野兽的人享乐却没有惩罚，救火的人辛苦却没有奖赏，这就是大火不能扑灭的原因。”鲁哀公说：“说得好。”孔子说：“事情紧急，现在来不及论功行赏，救火的人都给予赏赐，那么国家的财富也不够赏赐救火的人。请只用刑



罚。”鲁哀公说：“好。”于是孔子就下令说：“不救火的，比照投降败逃的治罪；追逐野兽的，比照擅入禁地的治罪。”命令下达后还没有传遍，大火就已经扑灭了。

成欢谓齐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①。”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对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后可与谋，不忍人而后可近也；不仁则不可与谋，忍人则不可近也。”王曰：“然则寡人安所太仁^②？安不忍人？”对曰：“王太仁于薛公^③，而太不忍于诸田^④。太仁薛公，则大臣无重^⑤；太不忍诸田，则父兄犯法。大臣无重，则兵弱于外；父兄犯法，则政乱于内。兵弱于外，政乱于内，此亡国之本也。”

【注 释】

- ① 忍人：对人狠心。
- ② 安所：什么地方。
- ③ 薛公：指靖郭君田婴，齐威王少子，孟尝君田文的父亲，齐国的相，封于薛，称为薛公。
- ④ 诸田：田氏宗族，即当时齐国国君的宗族。
- ⑤ 重：权势。

【译 文】

成欢对齐王说：“大王太仁慈，对人太不狠心。”齐王说：“太仁慈，对人太不狠心，这不是好名声吗？”成欢回答说：“这是臣下的美德，而不是君主所宜实行的。臣下一定要仁慈才可以与他商讨事情，对人不狠心才可以与他接近；不仁慈就不能与他商量事情，对人狠心就不可与他接近。”齐王说：“那么，我什么地方太仁慈？哪里对人不狠心？”成欢回答说：“大王对薛公田婴太仁慈，对田氏宗族太不狠心。对薛公太仁慈，大权被薛公垄断大臣们就没有了权势；对田氏宗族太不狠心，那么您那些同族的父兄就会肆意违犯法



令。大臣们没有权势,对外兵力必然削弱;父兄犯法,在国内必然造成政治紊乱,这是亡国的根由啊。”

魏惠王谓卜皮曰:“子闻寡人之声闻亦何如焉^①?”对曰:“臣闻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则功且安至^②?”对曰:“王之功至于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对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与也。不忍则不诛有过,好予则不待有功而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

【注 释】

① 声闻:名声,声望。

② 且:将。

【译 文】

魏惠王对卜皮说:“您听说我的名声究竟怎么样呢?”卜皮回答说:“我听说大王很慈惠。”魏惠王高兴地说:“这样的话,那么我的功业将达到怎样地步?”卜皮回答说:“大王的功业会走向灭亡。”魏惠王说:“慈惠,这是行善。行善而走向灭亡,这是什么缘故呢?”卜皮回答说:“仁慈的人不狠心,惠爱的人好施舍。不狠心,那就会不惩处有过错的人,好施舍,那就不等人们有功就奖赏。有过错不加罪,没有功劳受赏赐,即使灭亡,不也是应当的吗?”

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①,材木尽于棺槨^②。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无以为蔽,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对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槨过度者戮其尸,罪夫当丧者。”夫戮死,无名;罪当丧者,无利:人何故为之也



【注 释】

- ① 衾:被子。
② 槨(guǒ):外棺。古代棺材有内外几层,内称棺,外称槨。

【译 文】

齐国人喜欢厚葬,布帛全做了死人的衣服和被子,木料都做了棺材。齐桓公对此很忧虑,把这件事告诉给管仲说:“布帛用尽,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做遮体的衣裳;木材用尽,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构筑防御工事,可是国人厚葬的风气还是不停息,怎样加以禁止呢?”管仲回答说:“大凡人的作为,不是用以求名,就是用以求利。”于是就下令说:“衣衾棺材超过限度的,就斩断死者的尸体,惩处那个主持丧事的人。”斩断死尸,是不名誉的事;惩处主持丧事的人,主持丧事的人无利可图。人为什么还会厚葬呢?

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①,因为襄王之后治病^②。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③。群臣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诛不必^④,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魏王闻之曰:“主欲治而不听之,不祥。”因载而往,徒献之。

【注 释】

- ① 胥靡:服劳役的囚犯。
② 襄王:魏襄王,名嗣,前318—296年在位。后:王后。
③ 左氏:卫国的城邑,在今山东省曹县西北。
④ 必:坚定,果断。



【译 文】

卫嗣君的时候,有个囚犯逃到了魏国,因而给魏襄王的王后治病。卫嗣君听到这件事,派人请求用五十金买回这个囚犯,往返了五次魏襄王还是不给,于是魏嗣君就以左氏这个城邑去换这个囚犯。朝廷群臣和左右亲信劝谏说:“用一个都邑去买回一个囚犯,这事可以吗?”卫嗣君说:“这不是你们所能懂得的事。治乱之事没有什么大小之分。法令不能确立,诛罚不坚定果断,即使有十个左氏也没有益处;法令确立了,诛罚坚定果断,即使失去十个左氏也没有害处。”魏襄王听到后说:“卫嗣君想治理好国家,我如果不听从他,就不吉利了。”于是派车子把囚犯送回,不收钱财和城邑而白白地交给卫嗣君。

经三 赏誉^①

赏誉薄而谩者^②,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③。其说在文子称“若兽鹿。”故越王焚宫室,而吴起倚车辕,李悝断讼以射,宋崇门以毁死。勾践知之,故式怒蛙;昭侯知之,故藏弊裤。厚赏之使人为贲、诸也^④,妇人之拾蚕,渔者之握鱖,是以效之^⑤。

【注 释】

- ① 赏誉:“信赏尽能”的省略。
- ② 谩:欺诈,此指“赏誉”不兑现。
- ③ 轻死:轻视死,指乐于为国君拼死效力。
- ④ 贲(bēn):孟贲,卫国人,战国早期时勇士。诸:专诸,春秋时为吴国公子光刺杀吴王僚的勇士。
- ⑤ 效:验证,证明。



【译 文】

奖赏表扬轻微而又不能兑现的,臣民就不能为君主所用;奖赏表扬优厚而又讲诚信的,臣民就拼死为君主效力。这种论点的说明在文子说“臣子喜欢奖赏就像野兽中的鹿喜欢肥美的草”。所以越王焚烧宫室,而吴起将车辕靠在门外,李悝用射箭的准与不准来判断诉讼的是非,宋国君主奖励崇门地方一个服丧哀痛过度的人,引起许多人仿效而致死。勾践懂得奖赏表扬的作用,所以凭伏在车前横木上对怒蛙表示敬意,韩昭侯懂得赏誉的原则,所以藏起旧裤不随便给人。厚赏能使人成为孟贲、专诸那样的勇士,妇人拾蚕,渔人捉鳊,就是证明。

说 三

齐王问于文子曰^①：“治国何如？”对曰：“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②，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③。”

【注 释】

① 文子：人名，战国初期道家人物。

② 若：至于。

③ 荐草：肥美的草。就：靠近。

【译 文】

齐王问文子说：“治国应当怎样？”文子回答说：“赏罚作为治国的原则，是一种锐利的兵器。君主要牢固地把握它，不可以显示给别人。至于像臣子这类人，他们贪图奖赏，就像野兽中的鹿一样，只要是肥美的草，就会跑过去。”

越王问于大夫文种曰^①：“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



而信，罚严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试焚宫室？”于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乱之赏^②；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③，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也。

【注 释】

- ① 越王：指勾践，春秋末期越国君主。文种：字少禽，楚国人，他曾帮助勾践用计打败吴国。
- ② 死敌：与敌人战斗而死。
- ③ 被：通“披”。濡(rú)：湿衣。走火：奔赴火场。

【译 文】

越王勾践问大夫文种说：“我想讨伐吴国，可以吗？”文种回答说：“可以了。因为我们奖赏优厚并讲诚信，刑罚严厉而且果断实行。君主如果想要了解我们实行赏罚的作用，何不焚烧宫室试试看呢？”于是就放火焚烧宫室，没有一个人去救它。于是下达命令说：“人去救火的如果死了，就和拼死在敌人面前的奖赏相同；救火如果没有死的，就和战胜敌人的奖赏相同。不救火的，和投降败退的罪行相同。”命令下达后，人们用防火的东西涂在身上，披着湿衣服而奔赴火场，左边有几千人，右边有几千人。从这件事中就可以知道伐吴必胜的形势。

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①。秦有小亭临境^②，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还赐之如令^③。俄又置一石赤菽东门之外而令之曰^④：“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⑤，赐之上田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注 释】

- ① 西河：魏国郡名，位于今陕西省洛水以东，黄河西岸地区。
- ② 亭：边境上的一种军事建筑，供侦察敌情用。
- ③ 还：通“旋”，立即。
- ④ 一石：一百二十斤为一石。赤菽：赤豆。
- ⑤ 国大夫：官名。

【译 文】

吴起担任魏武侯西河郡的郡守。秦国有一个边防岗亭紧靠西河边境，吴起想要攻占它。不去掉小亭，对魏国种田人危害很大；去掉它，那么又不值得为此去征集军队。于是就把一根车辕靠在北门外边而向人们发布命令说：“有能把这车辕移置到南门以外的，就赐给他上等的农田和上等的住宅。”起初人们没有出来移置的。等到后来有人把它移到南门之外，就立即按照原来的命令赏赐田宅。一会儿吴起又把一石赤豆放在东门之外而发布命令说：“有能将此移到西门之外的，就像上次一样给他赏赐。”人们便争先去移置。于是吴起又下令说：“明天将要攻取那座岗亭，有能率先登上亭子的，任命他为国大夫，赐给他上等的田宅。”人们争先前往。于是吴起下令攻亭，一个早晨就把它攻占了。

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①，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②，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③，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战射也^④。

【注 释】

- ① 李悝：战国初期魏国人，法家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
- ② 的：箭靶。
- ③ 疾：急忙。



④ 以:因为。

【译 文】

李悝担任魏文侯上党地区的郡守,想使人民都善于射箭,于是就下令说:“人们有疑虑而不易决断的诉讼,就让他射箭靶,射中箭靶的就胜诉,射不中箭靶的就败诉。”命令下达后人们都急忙地练习射箭,日夜不止。等到与秦国人打仗时,把秦军打得大败,因为人们都精于作战射箭啊。

宋崇门之巷人服丧而毁甚瘠^①,上以为慈爱于亲,举以为官师^②。明年,人之所以毁死者岁十余人。子之服亲丧者,为爱之也,而尚可以赏劝也,况君上之于民乎!

【注 释】

① 崇门:宋国都城商丘的东门。服丧:为亲人守丧。毁:哀伤过度,损容变形。瘠(jì):瘦弱。

② 官师:指“士”这一阶层。

【译 文】

宋国崇门里弄中的一个百姓为亲人守丧由于过度哀伤以致身体非常消瘦,君主认为他对亲人非常仁爱,提拔他做士。第二年,人们效仿他因此而过度哀伤而死的一年中就有十多个人。儿子为父母服丧,是因为爱父母,尚且用奖赏来劝勉,何况是君主对于民众呢!

越王虑伐吴,欲人之轻死也,出见怒蛙^①,乃为之式^②。从者曰:“奚敬于此?”王曰:“为其有气故也。”明年之请以头献王者岁十余人。由此观之,誉之足以杀人矣。



【注 释】

- ① 怒蛙：肚子膨胀起来的蛙，似发怒，故称怒蛙。
② 式：通“轼”，车前横木。古时男子站着乘车，表示敬意时，要俯身凭轼。

【译 文】

越王勾践图谋讨伐吴国，想要人们对他拼死效忠，出门看见鼓着肚子似含怒气的青蛙，于是就低头靠在车前横木上对它表示敬意。随从说：“为什么向怒蛙表示敬意？”越王说：“因为它有气概的缘故。”第二年，人民请求用头颅献给越王的一年中就有十多个人。由此看来，赞誉足以使人不怕死而等同杀人了。

一曰：越王勾践见怒蛙而式之。御者曰：“何为式？”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乎？”士人闻之曰：“蛙有气，王犹为式，况士人有勇者乎！”是岁，人有自刭死以其头献者。故越王将复吴而试其教①：燔台而鼓之②，使民赴火者，赏在火也；临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赏在水也；临战而使人绝头剖腹而无顾心者③，赏在兵也。又况据法而进贤，其劝甚此矣。

【注 释】

- ① 复吴：向吴国复仇。试其教：试验越国十五年教导训练的功效。
② 燔(fán)：烧。台：用土建成的一种高大建筑物，可供游赏观望。
③ 刳(kū)：剖。

【译 文】

另一种说法是：越王勾践看见鼓着肚子似含怒气的青蛙而低头靠在车前横木上向他表示敬意。驾车的人说：“为什么要凭轼向他表示敬意？”越王说：“青蛙有如此的气概，能不为它凭轼表示敬



意吗？”士人听到这件事说：“青蛙有气概，越王尚且为他凭轼表示敬意，何况士人中有勇气的呢！”这一年，越人中便有自刎致死把自己的头颅献给越王的。越王将要向吴国复仇时试验过这种教导训练的效果：在土台上放火焚烧而击鼓令人前进，使人们敢于扑进火里，是因为救火有赏；面对大江而击鼓令人前进，使人们敢于扑进水里，是因为赴水有赏；临战而使人断头剖腹而没有反顾之心，是因为作战有赏。又何况依据法律，进用贤能，它的鼓励作用就更大了。

韩昭侯使人藏弊裤，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裤不以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闻明主之爱一颦一笑^①，颦有为颦，而笑有为笑。今夫裤，岂特颦笑哉！裤之与颦笑远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②。”

【注 释】

① 爱：吝惜。颦(pín)：通“蹙”，皱眉，表示担忧。

② 予：给与，赐与。

【译 文】

韩昭侯叫近侍把自己不穿的旧裤子收藏起来，近侍说：“君主也太不仁慈了，连旧裤子也不赐给左右近侍而把它收藏起来。”韩昭侯说：“这不是你所能懂得的道理。我听说英明的君主不轻易表现自己的一颦一笑，颦有颦的目的，笑有笑的意图。现在那条旧裤，难道只是皱皱眉头和笑一笑的事么？裤子与颦笑的作用相差太远了。我一定要等待有功的人才奖赏它，所以把它收藏起来而没有给人啊。”

鱣似蛇^①，蚕似蠋^②。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然而妇人拾



蚕，渔者握鱖，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孟贲。

【注 释】

- ① 鱖：通“鳊”，黄鳊。
- ② 蠋(zhú)：毛虫。

【译 文】

黄鳊像蛇，蚕像毛虫。人们见到蛇就惊慌害怕，见到毛虫就汗毛竖起。但是妇人用手拾蚕，渔人手握黄鳊，有利可图的地方，人们就忘记了他们所厌恶的形状，都成了孟贲那样的勇士。

经四 一听^①

一听则愚智不纷^②，责下则人臣不参^③。其说在“索郑”与“吹竽”。其患在申子之以赵绍、韩沆为尝试^④。故公子汜议割河东^⑤，而应侯谋弛上党^⑥。

【注 释】

- ① 一听：“一听责下”的省略。
- ② 纷：杂乱。
- ③ 参：参与。这里是混杂的意思。
- ④ 申子：即申不害。赵绍、韩沆：二人生平不详。
- ⑤ 公子汜(sì)：秦国公子，生平不详。河东：指秦国在黄河以东占领的土地。
- ⑥ 弛：舍弃。上党：郡名。原属韩国土地，后被秦占领。

【译 文】

君主逐一地听取臣下的意见，是愚蠢还是聪明就会分得清楚，善于使用臣下，群臣中有能还是无能就无法混杂在一起。这个论



点的说明在“魏王谋取郑国”和“齐宣王使人吹竽”的故事中。说明这种弊害的故事是申不害利用赵绍和韩奋试探韩昭侯的态度。所以公子汜主张割让河东,应侯打算暂时舍弃上党。

说 四

魏王谓郑王曰^①：“始郑、梁一国也^②，已而别，今愿复得郑而合之梁。”郑君患之，召群臣而与之谋所以对魏。公子谓郑君曰^③：“此甚易应也。君对魏曰：‘以郑为故魏而可合也，则弊邑亦愿得梁而合之郑^④。’”魏王乃止。

【注 释】

- ① 郑王：指韩王。
- ② 郑：这里指韩国，郑原是春秋时诸侯国，于公元前 375 年被韩国攻灭，韩灭郑后迁都到郑（今河南新郑县），所以韩又称郑。梁：即魏国。魏国都城原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所以又称魏为梁。
- ③ 公子：古代对诸侯之子的称呼。
- ④ 弊邑：对自己国家的谦称。

【译 文】

魏王对韩王说：“起先韩、魏本是一个国家，后来才分开，现在我希望重新得到韩国的土地，把韩国合并到魏国来。”韩王对这件事很忧虑，于是召集群臣共同商量对付魏国的办法。韩国公子对君主说：“这件事很容易答复。您对魏王说：‘如果把韩看作原来的魏国的一部分而可以合并，那么弊国也希望得到魏国的土地，把魏国合并到韩国来。’”从此，魏王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齐宣王使人吹竽^①，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②，宣王说



之^③，廩食以数百人^④。宣王死，湣王立^⑤，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注 释】

- ① 竽：古代乐器，形状像笙。
- ② 南郭处士：南郭，复姓；处士，古代指有才能但隐居不作官的人。
- ③ 说(yuè)：喜欢。这个意义后代写作“悦”。
- ④ 廩(lǐn)食：由官府供给的粮食，这里指薪俸。
- ⑤ 湣(mǐn)王：齐湣王，齐宣王之子，姓田，名地。

【译 文】

齐宣王让人给他吹竽听，每次必得三百人合吹。有个姓南郭的先生请求给齐王吹竽，齐宣王很喜欢他，便答应他的请求，发给他的薪水跟那几百人的一样。齐宣王死了，湣王即位，他喜欢吹竽者一个一个地为他吹奏，本来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便逃掉了。

一曰：韩昭侯曰：“吹竽者众，吾无以知其善者。”田严对曰^①：“一一而听之。”

【注 释】

- ① 田严：人名，生平不详。

【译 文】

另一种说法是：韩昭侯说：“吹竽的人很多，我没有办法知道谁吹得好。”田严回答说：“一个一个地听他们吹竽。”

赵令人因申子于韩请兵^①，将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疑己外市也^②，不则恐恶于赵^③，乃令赵绍、韩沆尝试君之动貌而后言之^④。内则知昭侯之意，外则有得赵之功^⑤。



【注 释】

- ① 因:依靠,通过。
- ② 外市:与外国勾结。
- ③ 恶(wù):遭到厌恶,招来怨恨。
- ④ 赵绍、韩沓:皆为人名,生平不详。
- ⑤ 有得赵之功:指使赵国满意的功效。

【译 文】

赵国派人通过申不害向韩国借兵,打算以此攻打魏国。申不害想要把这件事说给君主听,但是又恐怕君主怀疑自己与外国勾结,否则又怕在赵国那儿招来怨恨,于是就让赵绍、韩沓先去试探君主的态度然后再向君主去说。这样,在国内知道了韩昭侯的心意,在国外有获得满意的功效。

三国兵至韩^①,秦王谓楼缓曰^②:“三国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东而讲^③,何如?”对曰:“夫割河东,大费也;免国于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④,王何不召公子汜而问焉^⑤?”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对曰:“讲亦悔,不讲亦悔。王今割河东而讲,三国归,王必曰:‘三国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⑥。’不讲,三国也入韩,则国必大举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献三城也。’臣故曰:‘王讲亦悔,不讲亦悔。’”王曰:“为我悔也,宁亡三城而悔,无危乃悔。寡人断讲矣^⑦。”

【注 释】

- ① 三国:指齐、魏、韩。
- ② 秦王:指秦昭襄王。楼缓:战国时赵国人,纵横家,曾任秦昭襄王的相。
- ③ 河东:指秦国在黄河以东占领的土地。
- ④ 父兄:指君主宗族的老臣。
- ⑤ 公子汜(sì):秦国公子,《战国策·秦策四》作“公子池”,生平不详。



⑥ 三城：指河北、封陵、武遂。

⑦ 断：决定。

【译 文】

齐国、魏国、韩国军队在韩国集结攻打秦国，秦昭襄王对楼缓说：“三国的军队已经深入了！我想割让河东的土地跟他们讲和，怎么样？”楼缓回答说：“割让河东的土地，是很大的损失；但是使国家免除祸难，是很大的功绩。权衡这种利害是宗室老臣的责任，大王为什么不召见公子汜来向他咨询呢？”秦昭襄王召来公子汜把这件事告诉他。公子汜说：“讲和也要后悔，不讲和也要后悔。大王现在如果割让河东讲和，三国的军队撤回，大王必定说：‘三国的军队本来将要撤离了，我只是白白地把三座城邑送给了他们。’不讲和，三国的军队也进入韩国，那么秦国处于险境一定要大规模发兵，大王必定非常懊悔。大王会说：‘这是不献三城的后果。’所以我说：‘大王讲和也后悔，不讲和也后悔。’”秦昭襄王说：“假如都要后悔，我宁可丢了三座城邑后悔，绝不等国家危亡才后悔。我决定讲和了。”

应侯谓秦王曰①：“王得宛、叶、兰田、阳夏②，断河内③，困梁、郑④，所以未王者，赵未服也。弛上党在一而已⑤，以临东阳⑥，则邯郸口中虱也。王拱而朝天下⑦，后者以兵中之⑧。然上党之安乐，其处甚剧⑨，臣恐弛之而不听，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⑩。”

【注 释】

① 应侯：范雎的封号，战国时魏国人，后改名张禄入秦，以远交近攻的政策，游说秦昭襄王而为相，受封于应（今河东区鲁山县东北），称为应侯。

② 宛、叶、兰田、阳夏：都是楚国地名，后被秦国先后占领。

③ 河内：古称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叫河内，属魏地。

④ 梁、郑：指魏国、韩国。



- ⑤ 弛:放弃。上党:地名,原属韩国,当时已为秦攻取。
⑥ 东阳:赵国地名,在今河北省南部,太行山东。
⑦ 拱:拱手。表示毫不费力。
⑧ 中(zhòng):击。
⑨ 剧:形势险要。
⑩ 弛:指放弃上党。易:移,转移。指把兵力调到东阳。

【译 文】

应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大王已经夺取了宛、叶、蓝田、阳夏,封锁了魏国的河内地区,围困了魏国、韩国,但是还没有称王天下,其原因是赵国还没有降服啊。如果放弃上党,损失的不过是一个郡罢了,把上党的兵力移师逼近东阳,那么邯郸就好像口中的虱子必灭无疑。大王可以拱拱手使天下诸侯来朝拜,来得晚的就派兵去攻打他。但是上党现在安定和乐,它的地势又十分险要,我怕放弃上党君主会不听从,怎么办呢?”秦昭襄王说:“我决定放弃上党移师东阳了。”

经五 诡使^①

数见久待而不任,奸则鹿散^②。使人问他则不鬻私^③。是以庞敬还公大夫^④,而戴欢诏视轺车^⑤,周主亡玉簪^⑥,商太宰论牛矢^⑦。

【注 释】

- ① 诡使:“疑诏诡使”的省略。
② 鹿散:像鹿受惊一样四散奔走。
③ 他:另外的事。鬻私:兜售私利。指谋私利而弄虚作假。鬻,卖。
④ 庞敬:人名,生平不详。还:使……回来,召回。公大夫:管理市场的官吏。
⑤ 戴欢:人名。⑥ 诏视:使视,派人侦察。轺车:卧车。



⑥ 周主：指东周君。

⑦ 商：即宋国。周灭商后封商朝贵族微子的后代于宋，故宋又称商。太宰：宋国官名，地位相当于别国的相。矢：通“屎”。

【译 文】

君主屡次召见一些人，让他们长时间立于身旁而不任用他们做事，其他人认为他们得到了君主的什么旨意，奸邪之人就会感到惊慌像鹿受惊一般而四散逃奔。派人做事时又通过另外的事情去考问，那么被派去做事的人就不敢弄虚作假而兜售私利了。因此庞敬召回了管理市场的公大夫，戴欢命令使者侦察轺车的情况，东周君故意丢失玉簪而派人寻找，宋太宰问市门外为什么有许多牛屎。

说 五

庞敬，县令也。遣市者行^①，而召公大夫而还之。立有间，无以诏之，卒遣行^②。市者以为令与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无奸。

【注 释】

① 行：巡视。

② 卒：最后。

【译 文】

庞敬，是县令。他派遣市场管理人员去巡视，而招呼管理市场的公大夫让他回来。站了一会儿，并没有命令给他，最后叫他走了。市场管理人员以为县令对公大夫有指示，对他们不信任，因此不敢为非作歹。



戴欢，宋太宰，夜使人曰：“吾闻数夜有乘轺车至李史门^①者，谨为我伺之^②。”使人报曰：“不见轺车，见有奉笥而与李史语者^③，有间，李史受笥^④。”

【注 释】

- ① 李史：掌刑狱的官吏。李，通“理”。
- ② 伺：侦察，窥探。
- ③ 奉：捧着。笥(sì)：盛物的方形有盖竹器。
- ④ 受笥：接受了竹器所盛之物。指受贿。

【译 文】

戴欢，是宋国的太宰，夜里他派遣一个人，对他说：“我听说这几天夜里有乘坐卧车的人到法官的家门口，你要谨慎地为我观察他的动静。”派去的人回报说：“没有看到卧车，只看见有个捧着竹器的人和法官谈话，过一会儿，法官接受了竹器。”

周主亡玉簪^①，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间^②。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③。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④。”于是吏皆耸惧，以为君神明也。

【注 释】

- ① 簪：古人用来固定发髻或把冠与发联结起来的长针。
- ② 家人：庶人，普通百姓。
- ③ 事事：做事。前一“事”字是动词。
- ④ 不移日：日影没有移动。此极言时间之短。

【译 文】

东周君丢失玉簪，命令官吏去找，找了三天没有找到。东周君



另派别人去找,在一个普通百姓家里找到。东周君说:“我的官吏不认真办事。找玉簪,三天都没有找到,我派别人去找,不大一会儿就找到了。”于是官吏们都很恐惧,以为国君像神明一样。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①,顾反而问之曰^②:“何见于市?”对曰:“无见也。”太宰曰:“虽然,何见也?”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诫使者^③:“无敢告人吾所问于女^④。”因召市吏而诮之曰^⑤:“市门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惧其所也^⑥。

【注 释】

- ① 少庶子:年轻的侍从。
- ② 顾反:回返。顾,还,回来。反,返回。
- ③ 使者:指前文“少庶子”。
- ④ 女:汝,你。
- ⑤ 诮(qiào):谴责。
- ⑥ 所:处。此指工作岗位。

【译 文】

宋国的太宰派一名年轻的侍从到街市去,回来后便问他说:“在街市上看见了什么?”侍从回答说:“没有看见什么。”太宰说:“即使这样,究竟看到了什么呢?”侍从回答说:“街市南门外面有很多牛车,挤得仅可通行。”太宰就告诫侍从:“不要大胆地告诉别人我问你什么话。”于是召来管理市场的官吏而责备他说:“市场门外为什么有许多牛粪?”管理市场的官吏对太宰了解情况的迅速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就诚惶诚恐地谨守自己的职责了。



经六 挟智^①

挟智而问，则不智者智；深智一物，众隐皆变^②。其说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故必南门而三乡得^③。周主索曲杖而群臣惧，卜皮使庶子，西门豹详遗辖^④。

【注 释】

- ① 挟智：“挟智而问”的省略。
- ② 变：通“辨”，分辨。
- ③ 必：一定。这里指一定知道。三乡：三方，指其它三个门外。乡，通“向”。
- ④ 详：通“佯”，假装。辖：车辖，插在车轴两端的防止车轮滑落的小金属棍。

【译 文】

拿自己已经知道的事去询问臣下，那么自己不知道的事也就知道了；深入了解一件事，许多隐微的事都可以分辨清楚。这种论点的说明在韩昭侯握着一只指甲的故事中。所以韩昭侯肯定了解到南门外的情况，而其它三个门外的情况也就获知了。周国君主下令搜寻弯曲的拐杖，群臣因为找不到而恐惧，卜皮派庶子暗中刺探御史的秘密，西门豹假装丢失车辖而命令官吏寻找。

说 六

韩昭侯握爪^①，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②。昭侯以察左右之诚不^③。

【注 释】

- ① 爪：指甲。
- ② 效：进献。



③ 不:通“否”。

【译 文】

韩昭侯握着手指甲,而假装说自己掉了一只手指甲,找它找得很急。他身边的侍从便割掉了自己的手指甲奉献给他。韩昭侯用这种办法来考察左右侍从是否忠诚。

韩昭侯使骑于县^①。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昭侯曰:“虽然,何见?”曰:“南门之外,有黄犍食苗道左者。”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乃下令曰:“当苗时,禁牛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为事,牛马甚多入人田中。亟举其数上之^②;不得,将重其罪。”于是三乡举而上之。昭侯曰:“未尽也。”复往审之,乃得南门之外黄犍。吏以昭侯为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

【注 释】

① 使骑于县:派骑士到县城巡视。

② 亟(jī):立即,急速。上:上报。

【译 文】

韩昭侯派骑士到县城巡视。被派去的人回来报告,韩昭侯问他说:“看见了什么?”他回答说:“没有看见什么。”韩昭侯说:“即使这样,究竟看见了什么。”他回答说:“南门的外面,有小黄牛在大路左边吃禾苗。”韩昭侯对他说:“不准你把我问你的话泄露出去。”于是发布命令说:“当禾苗生长的时候,禁止牛马闯入农田本来早有命令,而官吏却不把这命令当作一回事,很多牛马闯入农田。应当立即把牛马闯入农田的数目上报,如果调查不出来,将加重处罚。”于是东门、西门、北门三个方向都把这种事件上报了。韩昭侯说:“还没调查齐全。”官吏们又仔细查究了一下,才查出南门外小黄牛



的事。官吏们认为韩昭侯明察秋毫，都恐惧地谨守自己的职责而不敢为非作歹。

周主下令索曲杖^①，吏求之数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②，不移日而得之。乃谓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岂可谓忠哉！”吏乃皆悚惧其所，以君为神明。

【注 释】

① 索：搜寻。

② 私：私下。

【译 文】

周国的君主下令搜寻一根头部弯曲的拐杖，官吏们搜寻了几天没有找到。周国君主私下派人去找，不一会儿就找到了。于是他对官吏们说：“我知道你们这些官吏都不认真办事。一根曲杖很容易找到，而你们却不能找到，我派别人寻找，不一会儿就找到了，你们难道可以算得上对国君忠诚吗？”官吏们都恐惧地谨守自己的职责，认为周君像神明一样。

卜皮为县令，其御史污秽而有爱妾^①，卜皮乃使少庶子佯爱之，以知御史阴情^②。

【注 释】

① 御史：监察官，这里指监督县令的官。

② 阴情：隐秘的事情。

【译 文】

卜皮担任县令时，他的御史人格卑污而有一个宠爱的小妾，卜



皮就派了一个年轻的家臣假意去爱这个小妾，以此来了解御史的秘密私情。

西门豹为邺令^①，佯亡其车辖，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间。

【注 释】

- ① 西门豹：战国初期魏国人，魏文侯时做邺县县令，很有治绩。邺：魏国县名，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

【译 文】

西门豹担任邺县县令时，假装丢失了车轴两头的铁销，命令官吏们去找而没能找到，另派别人去找，在一户普通人家的屋里找到了。

经七 倒言^①

倒言反事以尝所疑则奸情得^②。故阳山谩穆竖^③，淖齿为秦使^④，齐人欲为乱，子之以白马^⑤，子产离讼者，嗣公过关市^⑥。

【注 释】

- ① 倒言：“倒言反事”的省略。
 ② 尝：尝试，试探。
 ③ 阳山：阳山君，一个封君的名字，生平不详。谩：欺诈。此指假意诽谤。穆竖：卫君的近臣。
 ④ 淖(zhuō)齿：战国时楚国的将。曾任齐湣王的相。
 ⑤ 子之：战国时燕国的相。
 ⑥ 嗣公：指卫嗣公。



【译 文】

故意说相反的话、做相反的事来试探所怀疑的人,那么就可以了解到奸邪的情况。所以阳山君假意诽谤缪竖,淖齿派人假装成秦国的使者,齐国有个想作乱的人假装驱逐他亲近的人,子之诈称看见白马来试验左右亲信的诚伪,子产把诉讼双方隔离开来以了解真情,卫嗣公派人扮作客商通过关市以了解官吏情况。

说 七

阳山君相卫,闻王之疑己也,乃伪谤缪竖以知之^①。

【注 释】

① 伪:假装。

【译 文】

阳山君做卫国的相,听说君主猜疑自己,就假装诽谤卫君的近臣缪竖以探知卫君的态度。

淖齿闻齐王之恶己也^①,乃矫为秦使以知之^②。

【注 释】

① 齐王:指齐湣王。

② 矫:假托。

【译 文】

淖齿听说齐湣王厌恶自己,就使人假装秦国的使者来探测情况。



齐人有欲为乱者，恐王知之，因诈逐所爱者，令走王知之^①。

【注 释】

① 走王：跑到齐王那里。走，逃往。

【译 文】

齐国有个想要作乱的人，恐怕齐王发觉这件事，于是就假意驱逐自己所亲爱的人，让他逃往齐王那里以探知齐王的反应。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①，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不诚信。

【注 释】

① 走：跑。

【译 文】

子之做燕国的相国时，坐在那里故意假意说：“跑出门的是什么，是匹白马吗？”左右侍从都说没看见。有个人跑着追上去看，回报说：“是有一匹白马。”子之用这种方法来了解侍从中不诚信的人。

有相与讼者^①，子产离之而无使得通辞，倒其言以告而知之。

【注 释】

① 诉讼，到官府打官司。



【译 文】

郑国有互相争讼的人，子产把他们隔离开来使他们不能互相通话，然后把双方的话倒过来去告诉另一方，从中了解实情。

卫嗣公使人为客过关市^①，关市苛难之^②。因事关市以金^③，关吏乃舍之^④。嗣公为关吏曰：“某时有客过而所^⑤，与汝金，而汝因遣之。”关市乃大恐，而以嗣公为明察。

【注 释】

- ① 为：假扮。
- ② 关市：这里的“关市”指管理关市的小吏。
- ③ 事：奉承。这里指贿赂。
- ④ 舍：放过。
- ⑤ 处：处所，地方。

【译 文】

卫嗣公派人假扮做客商经过关市，关市的小吏刁难客商。客商就用金子贿赂小吏，关市的小吏便放他通行。卫嗣公对守关的小吏说：“某时有一位客商经过你们这个地方，给了你们金子，你才放他通行。”小吏于是十分恐惧，以为卫嗣公能明察秋毫。

（刘乾先注译）

内储说下六微

【题 解】

六微，指危害君主利益六种隐蔽的情况。韩非用大量的故事说明



危害君权、破坏法治的六种隐蔽情况,要求君主对这些情况仔细审察,严加防范。君主必须伺察的六种事项是:权借在下、利异外借、托于似类、利害相反、参疑内争、敌国废置。“六微”是“主之所察”的隐患,“七术”是“主之所用”的防患措施。在明察“六微”的基础上运用“七术”,就可以防患于未然。

六微:一曰权借在下^①,二曰利异外借^②,三曰托于似类^③,四曰利害相反^④,五曰参疑内争^⑤,六曰敌国废置^⑥。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注 释】

- ① 权借在下:君主的大权借与臣下使用。即大权旁落。
- ② 利异外借:君臣利益不同,臣下就会借助外来势力谋取私利。
- ③ 托于事类:臣下假托类似的事情欺骗君主以求个人目的。托,假托。
- ④ 利害相反:人们利害相反,臣下为谋私利来危害君主。
- ⑤ 参疑内争:臣下势力互相匹敌就会争权夺利。参,并列。疑:通“拟”,比拟,类似。
- ⑥ 敌国废置:按照敌对国家的意图废黜和任用大臣。

【译 文】

六种隐微的情况:一是君主的权力转借臣下,二是由于君臣利益不同臣下就会借助外来势力谋取私利,三是臣下依靠类似的事物欺骗君主,四是人们利害相反臣下为谋私利而危害君主,五是臣下势力互相匹敌就会争权夺利,六是按照敌国的意图废除和任用大臣。这六种情况,是君主应当明察的。

经一 权借^①

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



则内外用用^②；内外为用，则人主壅。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③。是以人主久语，而左右鬻怀刷^④。其患在胥僮之谏厉公^⑤，与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⑥。

【注 释】

- ① 权借：“权借在下”的省略。
- ② 内外：指朝廷内外。
- ③ 老聃(dān)：老子。道家学派创始人。
- ④ 鬻(yù)：卖。此指卖弄。怀：通“馈”，赐。刷：布巾之类的小物品。
- ⑤ 胥僮：晋厉公的老臣。
- ⑥ 矢：通“屎”。

【译 文】

君主的权势不可以转借给臣下使用。君主失去一分权势，臣下就会当作百分权势加以利用。所以臣下得以借助君主的权势，力量就强大；力量强大，朝廷内外就为他所利用；朝廷内外为他所利用，君主就要受蒙蔽。这种论点的说明在老子所说鱼失于深渊的比喻当中。所以靖郭君和故人谈话的时间长，故人便因而富有；赏赐左右侍从毛巾之类的小物品，侍从便向人炫耀。权势借人的祸害表现在胥僮劝谏晋厉公，众口一词维护州侯，以及燕人人用狗屎洗身的故事中。

说 一

势重者^①，人主之渊也；臣者，势重之鱼也。鱼失于渊而不可复得也，人主失其势重于臣而不可复收也。古之人难正言^②，故托之于鱼^③。



【注 释】

- ① 势重:权势。
- ② 古之人:指老子。正言:直言,明白地说出。
- ③ 托之于鱼:把道理寄寓在鱼上。《老子》第三十六章:“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译 文】

权势,好比是君主的深渊,臣下好比是君主用权势控制在深渊里的鱼。鱼离开深渊就不可能再把它抓到了,君主把权势失落给臣子,就不可能再收回它了。古代的人难以明言,所以把这道理寄托在鱼上。

赏罚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拥主^①。故君先见所赏,则臣鬻之以为德^②;君先见所罚,则臣鬻之以威。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注 释】

- ① 拥:通“壅”,蒙蔽。
- ② 见(xiàn):显现。

【译 文】

赏罚,好比是君主驾驭臣下的锐利的兵器,君主掌握它就可以制服臣下,臣下得到它就能够蒙蔽君主。所以君主事先表露出行赏的意图,臣下就会卖弄它,作为自己的恩德;君主事先表露出行罚的意图,臣子就会卖弄它,作为自己的权威。所以《老子》说:“国家的治国利器,不可以显露给人家看。”

靖郭君相齐^①,与故人久语^②,则故人富;怀左右刷,则左右重。久



语怀刷，小资也，犹以成富，况于吏势乎？

【注 释】

- ① 靖郭君：战国时齐国田婴的封号，曾任齐相十一年。
② 故人：旧相识。

【译 文】

靖郭君担任齐国的相，与老相识进行了一次长谈，这老相识便富裕起来了；赐给侍从一些毛巾之类的东西，侍从就尊贵起来了。长时间谈话、赠送一些毛巾，都是很小的赐与，尚且使他人富裕，何况让给官吏权势呢？

晋厉公之时^①，六卿贵^②。胥僮、长鱼矫谏曰^③：“大臣贵重，敌主争事^④，外市树党^⑤，下乱国法，上以劫主，而国不危者，未尝有也。”公曰：“善。”乃诛三卿^⑥。胥僮、长鱼矫又谏曰：“夫同罪之人偏诛而不尽^⑦，是怀怨而借之间也^⑧。”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⑨，予不忍尽也。”长鱼矫对曰：“公不忍之，彼将忍公。”公不听。居三月，诸卿作难，遂杀厉公而分其地。

【注 释】

- ① 晋厉公：春秋时晋国君主，齐景公之子，名寿曼。
② 六卿：指晋国统帅六军的六个军事首领，晋厉公时，担任六卿的是栾书、荀偃、韩厥、士燮、郤锜、郤至。
③ 长鱼矫：晋厉公的宠臣。
④ 敌主：与君主相抗衡。敌，匹敌。事：政事。
⑤ 外市：指同其他诸侯国勾结。市，交易。
⑥ 三卿：指郤锜、郤犇、郤至。
⑦ 偏诛：杀一部分。偏，局部。
⑧ 借之间：给予他们可利用的空子。间，空隙。



⑨ 夷：灭掉。

【译 文】

晋厉公的时候，六卿位高权重。胥僮、长鱼矫劝谏说：“大臣位高权重，与君主抗衡而争夺处理政事的权势，在外同敌国交易而树立私党，对下扰乱国法，对上挟持君主，像这样国家不危乱的，从来没有啊。”晋厉公说：“好。”于是就诛杀了三卿。胥僮、长鱼矫又劝谏说：“共同犯罪的人只杀了一部分而没有全部杀掉，这样他们就会心怀怨恨而给他们提供作乱的机会。”晋厉公说：“我一天就灭了三个卿，我下不了狠心全部杀掉。”长鱼矫回答说：“君主对他们不狠心，他们将会狠心杀掉君主。”晋厉公不听。过了三个月，其它几个卿作乱，便杀掉了晋厉公并瓜分了他的土地。

州侯相荆^①，贵而主断。荆王疑之，因问左右，左右对曰“无有”，如出一口也。

【注 释】

① 州侯：楚顷襄王的宠臣。

【译 文】

州侯做楚国的令尹，地位显贵而擅权独断。楚王怀疑他有野心，就问身边的侍从，侍从们都说：“没有这种事。”就像一张嘴说出来似的。

燕人无惑^①，故浴狗矢^②。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其夫早自外而来，士适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无客。”问左右，左右言“无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③。”因浴之以狗矢。



【注 释】

- ① 惑:指惑疾,精神失常的病。
- ② 故:通“顾”,反,反而。矢:通“屎”。古人认为惑疾为鬼听迷,浴以狗屎,即可除病。
- ③ 易:通“殤”(yì),狂,神志迷乱。

【译 文】

燕国有个人并没有精神失常,反而被用狗屎洗身。这个燕人,他的妻子和一个士人私通,丈夫早晨从外面回来,这个士恰巧走出他的家门。丈夫问:“这是哪位客人呀?”他的妻子说:“没有什么客人啊。”又问身边的仆役,身边的仆役都说“没有”,就像一张嘴说出来似的。他的妻子说:“老公神志迷乱了。”于是就用狗屎给他洗身。

一曰:燕人李季好远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内中,妻患之。其室妇曰^①:“令公子裸而解发^②,直出门,吾属佯不见也^③。”于是公子从其计,疾走出门。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④:“无有。”季曰:“吾见鬼乎?”妇人曰:“然。”“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⑤。”季曰:“诺。”乃浴以矢。一曰浴以兰汤^⑥。

【注 释】

- ① 室妇:指家中的女仆。
- ② 解发:解开发结披头散发,装出鬼魅的样子。古代男子留长发,平素结在一起。
- ③ 吾属:我辈,我们这些人。
- ④ 家室:指家里的人。
- ⑤ 五牲:指牛、羊、猪、狗、鸡。
- ⑥ 汤:热水。



【译 文】

另一种说法是：燕国人李季喜欢出远门，他的妻子和一个士人私通，一次李季突然到家，这个士人正在内室，他的妻子为这件事忧虑。他的女仆说：“让公子赤身裸体披头散发装作鬼，直接冲出家门，我们这些人都假装没看见。”于是这位公子听从了他的主张，飞快地跑出门去。李季说：“这是什么人？”家里的人都说：“没有什么人。”李季说：“我看见鬼了吗？”妻子说：“对。”李季说：“对此该怎么办呢？”妻子说：“拿五牲的屎搅到水里洗身。”李季说：“行。”于是就用五牲之屎洗身。另一种传闻是用兰草煮的热水洗身。

经二 利异^①

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是以奸臣者，召敌兵以内除，举外事以眩主^②，苟成其私利^③，不顾国患。其说在卫人之妻夫祷祝也。故戴歇议子弟^④，而三桓攻昭公^⑤；公叔内齐军^⑥，而翟黄召韩兵^⑦；太宰嚭说大夫种^⑧，大成牛教申不害^⑨，司马喜告赵王^⑩，吕仓规秦、楚^⑪；宋石遗卫君书^⑫，白圭教暴贻^⑬。

【注 释】

- ① 利异：“利异外借”的省略。
- ② 眩：迷惑。
- ③ 苟：如果。
- ④ 戴歇：人名，生平不详。
- ⑤ 三桓：春秋后期掌握鲁国的三家贵族，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昭公：鲁昭公。
- ⑥ 公叔：韩宣惠王宠信的臣子。内：放进，引进。这一意义后来多写作“纳”。
- ⑦ 翟黄：一作“翟璜”，魏文侯的大臣。
- ⑧ 太宰嚭(pi)：吴国的太宰伯嚭。太宰，吴国官名。种：即文种，越国大夫。



- ⑨ 大成牛：战国时赵国的相。申不害：韩昭侯的相。
⑩ 司马喜：中山国的大臣。
⑪ 吕仓：魏国的大臣。规：规劝。
⑫ 宋石：魏国的将领。
⑬ 白圭：魏惠王的相。暴贲：韩国的相。

【译 文】

君臣的利益不同，所以臣下没有忠于君主的。臣下得到了利益，君主就会失去利益。因此那些奸臣们，招引敌国的军队来除掉国内的政敌，从事外交事务来迷惑君主，如果能够成就自己的私利，就不顾国家的祸患。这种论点的说明在卫国一对夫妻祈祷时各自为自己打算的故事中。所以戴歇议论楚国诸公子，而鲁国的三桓联合攻打昭公；韩国的相国公叔引进齐国的军队，而魏国的翟黄召来了韩国的军队；吴国的太宰嚭劝说越国大夫文种，赵国的大成牛指教韩国的申不害；中山国的司马喜把中山的情况密报给赵王，而魏国的吕仓规劝秦、楚两国攻魏；魏将宋石写信给楚将、卫君，而魏相白圭指教韩相暴贲。

说 二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①：“使我无故^②，得百束布^③。”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④，子将以买妾。”

【注 释】

- ① 祝：求神赐福。
② 无故：没有事故。指平安无事。
③ 束：捆。布帛以五匹为一束，或说十匹。
④ 益：增加，引申为超过。



【译 文】

卫国有一对夫妻向神明祈祷，妻子祷告说：“让我平安无事，得到一百捆布。”他的丈夫说：“为什么祈求的这样少呢？”妻子回答说：“超过这些，你将会用它买妾。”

荆王欲宦诸公子于四邻^①，戴歇曰：“不可。”“宦公子于四邻，四邻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则必为所重之国党^②，则是教子于外市也^③，不便^④。”

【注 释】

- ① 宦：做官。
- ② 党：袒护。
- ③ 于：以。
- ④ 不便：不适宜。

【译 文】

楚王想要自己的几个公子到四周邻国去做官，戴歇说：“不行。”楚王说：“让公子到四周邻国去做官，四周邻国必定器重他们。”戴歇说：“您儿子出国做官受到器重，受到器重后就一定会为器重他的国家袒护，这是用对外勾结来教导儿子，是很不适宜的。”

鲁孟孙、叔孙、季孙相戮力劫昭公^①，遂夺其国而擅其制^②。鲁三桓逼公，昭公攻季孙氏，而孟孙氏、叔孙氏相与曰：“救之乎？”叔孙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孙与无季孙于我孰利^③？”皆曰：“无季孙必无叔孙。”“然则救之。”于是撞西北隅而入^④。孟孙见叔孙之旗入，亦救之。三桓为一，昭公不胜。逐之，死于乾侯^⑤。



【注 释】

- ① 戮力:合力。
- ② 制:君命。此指权势。
- ③ 凡:总的说来。
- ④ 撞:冲。隅:角,角落。
- ⑤ 乾(gān)侯:春秋时晋国地名,在今河北省安县东南。

【译 文】

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相互联合起来齐心协力胁迫鲁昭公,于是夺取了他的国家而控制了鲁国政权。鲁国孟孙、叔孙、季孙三家逼迫鲁昭公的时候,昭公攻打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互相商量说:“救不救季孙氏呢?”叔孙氏的驾车人说:“我,不过是个家臣,怎么知道公家的事呢?但是总的来说,有季孙氏和没有季孙氏哪一样对我们更有利呢?”大家都说:“没有季孙氏就必然没有我们叔孙氏。”驾车的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就去救季孙氏。”于是就从西北角冲了进去。孟孙氏看见叔孙氏的战旗冲了进去,也救援季孙氏。三家的军队聚而为一,昭公不能抵御。三家把鲁昭公逐出国境,昭公最后死在晋国的乾侯。

公叔相韩而有攻齐^①,公仲甚重于王^②,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齐、韩约而攻魏。公叔因内齐军于郑^③。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两国之约^④。

【注 释】

- ① 有:通“又”。攻:《尔雅·释诂》:“攻,善也。”此指友好,交好。
- ② 公仲:韩宣惠王宠信的臣子,与公叔争权,继公叔为韩国的相。《战国策·韩策》作“公仲明”。
- ③ 内(nà):引进,放进来。这一意义后来多写作“纳”。郑:韩国国都,在今河南省新郑县。韩哀侯灭郑后,迁都于郑。



④ 信：诚信。这里指忠实履行。

【译 文】

公叔担任韩国的相而又和齐国交好，公仲在韩宣惠王那里很受器重，公叔恐怕韩王任用公仲为相国，于是使齐国、韩国约定一起攻打魏国。公叔趁机把齐军引入国都，用来胁迫韩国君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在表面上忠实地履行两国的约定。

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于韩。乃召韩兵令之攻魏，因请为魏王构之以自重也^①。

【注 释】

① 构：讲和。

【译 文】

翟璜，是魏文侯的臣子，却和韩国亲善。于是他就叫韩国的军队来攻打魏国，然后要求为魏王去讲和，借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越王攻吴王，吴王谢而告服^①，越王欲许之。范蠡、大夫种曰：“不可。昔天以越与吴，吴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祸也。以吴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许也。”太宰嚭遗大夫种书曰^②：“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大夫何不释吴而患越乎？”大夫种受书读之，太息而叹曰：“杀之^③，越与吴同命。”

【注 释】

① 谢：谢罪。服：降服。

② 遗(wèi)：送给。

③ 杀之：杀掉谋臣。指杀掉文种自己。



【译 文】

越王勾践攻打吴王夫差，吴王夫差认罪请降，越王打算答应他。范蠡、大夫文种说：“不可以。过去上天把越国给了吴国，吴国不接受，现在上天报复夫差，这也是上天降给他的灾祸啊！上天把吴国给了越国，应当行再拜礼接受，不能允许吴国的谢罪请降。”吴国的太宰嚭写信送给越国大夫文种说：“狡猾的兔子捕光，好的猎狗就要被煮着吃了；敌国灭亡，出谋划策的臣子就将被杀了。大夫为什么不放掉吴国来使它成为越国的祸患呢？”大夫文种接到信后读它，长声叹息说：“把我这谋臣杀死，越国和吴国将会有同样的命运。”

大成牛从赵谓申不害于韩曰^①：“以韩重我于赵，请以赵重于韩，是子有两韩，我有两赵。”

【注 释】

① 大成牛：战国时赵国的相。《战国策·韩策一》作“大成午”。

【译 文】

赵国的大成牛从赵国到韩国对申不害说：“您用韩国的力量帮助我得到赵国的器重，请允许我再以赵国的力量帮助您得到韩国的器重，这样就像您有了两个韩国，我有两个赵国。”

司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于赵，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①。

【注 释】

① 尝：通“常”。微：秘密，暗中。



【译 文】

司马喜,是中山国国君的臣子,却和赵国友善,常常把中山国的计划秘密告诉赵王。

吕仓,魏王之臣也,而善于秦、荆。微讽秦、荆令之攻魏^①,因请行和以自重也^②。

【注 释】

① 微讽:暗中婉言规劝。

② 行和:讲和。

【译 文】

吕仓,是魏王的臣子,却和秦国、楚国友善。他暗中婉言劝说秦楚两国攻打魏国,接着趁机请求帮魏国讲和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宋石,魏将也;卫君^①,荆将也。两国构难,二子皆将。宋石遗卫君书曰:“二军相当,两旗相望,唯毋一战^②,战必不两存。此乃两主之事也,与子无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注 释】

① 卫君:人名,生平不详。

② 唯:表示希望的语气助词。

【译 文】

宋石,是魏国的将领;卫君,是楚国的将领。两国交战,二人都统率军队出征。宋石给卫君送去一封信说:“两支军队力量不差上下,双方的战旗遥遥相望,希望不要打仗,打起仗来一定不会两存。



这是两国君主的事情,我与您并没有私人的怨恨,妥善的办法是互相回避。

白圭相魏,暴贻相韩。白圭谓暴贻曰:“子以韩辅我于魏^①,我以魏待子于韩^②,臣长用魏,子长用韩。”

【注 释】

- ① 辅:辅助,帮助。
② 待:通“持”,扶持,扶助。

【译 文】

白圭是魏国的相国,暴贻是韩国的相国。白圭对暴贻说:“您用韩国的力量帮助我在魏国掌权,我用魏国的力量扶持您在韩国掌权,我长期在魏国任职,您长期在韩国任职。”

经三 似类^①

似类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诛^②,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门人捐水而夷射诛^③,济阳自矫而二人罪^④,司马喜杀爰骞而季辛诛^⑤,郑袖言恶臭而新人劓^⑥,费无忌教郢宛而令尹诛^⑦,陈需杀张寿而犀首走^⑧。故烧刳劓而中山罪^⑨,杀老儒而济阳赏也。

【注 释】

- ① 似类:“托于似类”的省略。
② 失诛:指诛罚失当。
③ 捐水:弃水,泼水。捐,弃。夷射(yì):人名,生平不详。
④ 济阳:即济阳君,受封济阳的魏国贵族。矫:假传命令。
⑤ 爰骞(qiān):中山国人,生平不详。季辛:中山国人,生平不详。



- ⑥ 郑袖:楚怀王的宠姬。劓(yì):割掉鼻子的刑罚。
 ⑦ 费无忌:又作“费无极”,春秋时楚平王的宠臣。郢宛:楚国大臣。
 ⑧ 陈需:一作“田需”,曾任魏国的相。张寿:人名,生平不详。犀首:即公孙衍,曾任魏国的相。
 ⑨ 廩(guì):存放柴草的仓库。

【译 文】

类似的事情,是君主处罚失当,而大臣得以成就私利的原因。所以守门人在廊门前泼水而使夷射遭到杀戮,济阳君假托君命声讨自己而使两个仇人被处死,司马喜杀掉季辛的仇人爰骞而使季辛被杀,郑袖说新娘厌恶楚王的气味而使新人被割鼻子,费无忌教郢宛陈列兵器而使郢宛被令尹杀害,陈需暗杀犀首的仇人而迫使犀首逃亡。所以中山国国君的侍从烧掉马草仓库却处罚了公子,有人杀掉了老儒济阳君却予以奖赏。

说 三

齐中大夫有夷射者^①,御饮于王^②,醉甚而出,倚于郎门^③。门者刖跪请曰^④:“足下无意赐之余沥乎^⑤?”夷射叱曰:“去!刑余之人^⑥,何事乃敢乞饮长者^⑦!”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门霤下^⑧,类溺者之状^⑨。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谁溺于是?”刖跪对曰:“臣不见也。虽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于此。”王因诛夷射而杀之。

【注 释】

- ① 中大夫:战国时官名,君主殿廷的侍从官,议论政事,以供君主参考。
 ② 御饮:侍饮。
 ③ 郎门:廊门,殿堂前的廊庑之门,是官员出入、侍从守卫的地方。郎,通“廊”。
 ④ 刖(yuè)跪:受到刖刑而被砍去脚的人。刖,古代一种砍掉脚的刑罚。



跪,脚。

- ⑤ 余沥(lì):剩酒。
- ⑥ 刑余之人:指受过刑的人。
- ⑦ 长者:指年高位尊的人。
- ⑧ 霤(lù)下:屋檐下承接雨水的地方。
- ⑨ 溺:尿。

【译 文】

齐国有个中大夫名叫夷射,陪侍齐王饮酒,醉得很厉害才出来,倚在廊门上。守门人则跪请求说:“您不想赏我一点剩下的酒吗?”夷射斥骂他说:“滚开!受过刑的人,怎么胆敢向尊长讨酒喝!”则跪跑着退下去了。等到夷射走后,则跪就在廊门的屋檐滴水处泼了一些水,好像撒了泡尿的样子。第二天,齐王出来愤怒地责问这件事,说:“谁在这里撒尿?”则跪回答说:“我没看见。虽说是这样,但是昨天中大夫夷射曾经站在这里。”齐王于是处罚了夷射把他杀死。

魏王臣二人不善济阳君,济阳君因伪令人矫王命而谋攻己。王使人问济阳君曰:“谁与恨^①?”对曰:“无敢与恨。虽然,尝与二人不善,不足以至于此。”王问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诛二人者。

【注 释】

- ① 谁与恨:跟谁有仇恨。

【译 文】

魏王的臣子中有两个人同济阳君不友善,济阳君就弄虚作假派人假传魏王的命令来策划攻击自己。魏王派人询问济阳君说:“你跟谁有仇恨?”济阳君回答说:“不敢跟谁结下仇恨。虽然这样,



也曾经和两个人关系不好,但是也不值得到这种地步。”魏王询问身边的人,身边的人说:“情况确实是这样。”魏王于是就处死了这两个人。

季辛与爰骞相怨。司马喜新与季辛恶^①,因微令人杀爰骞^②,中山之君以为季辛也,因诛之。

【注 释】

① 恶:关系不好。

② 微:暗中。

【译 文】

季辛同爰骞互相怨恨。司马喜新近刚和季辛的关系不好,于是就暗中派人杀死爰骞,中山国的国君认为是季辛干的,就把季辛处死了。

荆王所爱妾有郑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郑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为近王^①,必掩口。”美女人见,近王,因掩口。王问其故,郑袖曰:“此固言恶王之臭^②。”及王与郑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诫御者曰^③:“王适有言^④,必亟听从王言^⑤。”美女前近王甚,数掩口。王悻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⑥。

【注 释】

① 为:如果。

② 臭(xiù):气味。

③ 御者:侍从。

④ 适:假若,假如。

⑤ 亟:急速,立即。



⑥ 揄(yú)刀:抽刀。

【译 文】

楚怀王所宠爱的妾中有个叫郑袖的。楚怀王新近又得到一个美女,郑袖便告诉她说:“大王特别喜欢别人掩着嘴,如果你接近大王,一定要掩着嘴。”美女进见楚王,走近楚王跟前,就掩着嘴。楚王询问这是什么缘故,郑袖说:“这个女人本来就说过厌恶大王的气味。”等到楚王和郑袖、美女三人同坐时,郑袖就事先告诫侍从说:“大王如果有吩咐,必须立刻照办。”美女走上前和楚王十分靠近,频频掩嘴。楚王勃然大怒说:“割掉她的鼻子。”侍从于是抽出刀来把美女的鼻子割掉了。

一曰:魏王遗荆王美人^①,荆王甚说之。夫人郑袖知王悦爱之也,亦悦爱之,甚于王。衣服玩好^②,择其所欲为之。王曰:“夫人知我爱新人也,其悦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所以养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为妒也,因为新人曰^③:“王甚悦爱子,然恶子之鼻,子见王,常掩鼻,则王长幸子矣。”于是新人从之,每见王,常掩鼻。王谓夫人曰:“新人见寡人常掩鼻,何也?”对曰:“不知也。”王强问之,对曰:“顷尝言恶闻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诫御者曰:“王适有言,必可从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注 释】

① 遗(wèi):赠送。

② 玩好(hào):玩赏喜好的东西。

③ 为:通“谓”。

【译 文】

另一种说法是:魏王送给楚王一个美女,楚王很喜欢她。楚王



的夫人郑袖知道君王喜欢她，她也佯装喜欢这个美人，看起来好像比楚王喜欢得更厉害。华丽的服饰，珍奇的玩物，只要是美人喜欢的，她都挑选给美人。楚王感慨地说：“夫人知道我喜爱这位新来的美人，她对美人比我爱得更深，这是孝顺的儿女供养双亲、忠诚的臣子侍俸君主的美德啊！”夫人郑袖看出楚王不认为自己是嫉妒，就对新来的美人说：“君王非常喜欢你，但不喜欢你的鼻子，你见到君王时，要常掩住鼻子，君王就会长久地宠爱你了。”从此美人依言而行，每次见到君主时，总是遮掩着鼻子。楚王疑惑不解地问郑袖：“美人见到我总是掩着鼻子，不知是什么缘故？”郑袖回答说：“不知道。”楚王一再追问，郑袖才说：“前不久，我尝听她说讨厌闻到君王身上发出的气味。”楚王立刻大怒说：“割掉她的鼻子！”由于郑袖事先就告诫过君主的侍从说：“君王如果有什么吩咐，一定要听从他的命令。”所以君主的侍从一听到命令便挥刀割掉了美人的鼻子。

费无极，荆令尹之近者也。郢宛新事令尹，令尹甚爱之。无极因谓令尹曰：“君爱宛甚，何不一为酒其家^①？”令尹曰：“善。”因令之为具于郢宛之家^②。无极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谨敬，先亟陈兵堂下及门庭。”宛因为之。令尹往而大惊，曰：“此何也？”无极曰：“君殆^③，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举兵而诛郢宛，遂杀之。

【注 释】

- ① 为酒：置酒，设酒宴。
- ② 具：饭食酒肴。
- ③ 殆：危险。

【译 文】

费无极，是楚国令尹子常的亲信。郢宛新近事奉令尹子常，令



尹子常非常喜欢他。费无极就对令尹子常说：“您非常喜欢郢宛，为什么不到他家里置办一次酒宴呢？”令尹子常说：“好。”就叫费无极在郢宛家里预备酒肴。费无极告诉郢宛说：“令尹非常傲慢而又喜欢兵器，您必须小心恭敬地接待，预先快点把兵器陈列在厅堂下面和门庭前。”郢宛便这样做了。令尹子常去了大吃一惊，说：“这是做什么呀？”费无极说：“您现在很危险，赶快离开这里！事情还不知道会怎样呢？”令尹子常非常愤怒，起兵而向郢宛问罪，就把他杀了。

犀首与张寿为怨^①，陈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杀张寿。魏王以为犀首也，乃诛之。

【注 释】

① 为怨：结下仇怨。

【译 文】

犀首与张寿结下仇恨，陈需新来到魏国，跟犀首的关系不好，于是就派人暗杀了张寿。魏惠王以为是犀首干的，就惩罚了犀首。

中山有贱公子^①，马甚瘦，车甚弊^②。左右有私不善者，乃为之请王曰：“公子甚贫，马甚瘦，王何不益之马食？”王不许。左右因微令夜烧刍廐^③。王以为贱公子也，乃诛之。

【注 释】

① 贱公子：指君主的地位低贱的妾所生的儿子。

② 弊：破旧。

③ 刍：喂牲畜的草。廐(jiù)：马棚。



【译 文】

中山国有个地位低贱的公子，他的马很瘦弱，车子很破旧。侍从中有人私下跟他不友好的，就假意替他向国君请求说：“这公子非常贫穷，他的马很瘦，大王为什么不给他多增加一些马料呢？”君主没答应。侍从就暗中派人在夜里放火焚烧了存放草料的马棚。君主以为是贱公子干的，于是就惩罚了他。

魏有老儒而不善济阳君。客有与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杀之，以德于济阳君^①，曰：“臣为其不善君也，故为君杀之。”济阳君因不察而赏之。

【注 释】

① 德：讨好。

【译 文】

魏国有个年老的儒生同济阳君的关系不好。济阳君的门客中有与老儒结下私仇的，就去痛打老儒并且把他杀了，借此讨好济阳君，说：“我因为老儒同您不友善，所以替您把他杀了。”济阳君不察明事情的真相而奖赏了这个人。

一曰：济阳君有少庶子^①，有不见知欲入爱于君者^②。齐使老儒掘药于马梨之山^③，济阳少庶子欲以为功，人见于君曰：“齐使老儒掘药于马梨之山，名掘药也，实间君之国^④。君不杀之，是将以济阳君抵罪于齐矣^⑤。臣请刺之。”君曰：“可。”于是明日得之城阴而刺之^⑥，济阳君还益亲之^⑦。



【注 释】

- ① 少庶子:年轻的侍从家臣。
- ② 不见知:不被知遇。指没有受到赏识。见,表被动的助词。
- ③ 马梨之山:古代山名,在今何地不详。
- ④ 间(jiàn):窥探,刺探。
- ⑤ 以:使。抵罪:依罪的轻重,处以相当的刑罚。
- ⑥ 城阴:城北。
- ⑦ 还:通“旋”,随即。益:逐渐。

【译 文】

另一种说法是:济阳君属下有几个年轻的家臣,其中有个未被济阳君赏识而又想得到济阳君宠爱的。齐国派遣一个年老的儒生到马梨山采药,济阳君这个年轻的家臣想利用这个机会立功,就进见济阳君,说:“齐国派遣一个老儒到马梨山采药,名义上是采掘草药,实际上是刺探您的封国国情。您如果不把他杀掉,这将使您由于齐国的刺探因泄密而被治罪。我请求去刺杀这个人。”济阳君说:“可以。”第二天,这个年轻的家臣就在城北找到老儒把他杀死了,济阳君随即逐渐亲近这个家臣了。

经四 有反^①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②;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论也,国害则省其利者^③,臣害则察其反者。其说在楚兵至而陈需相,黍种贵而廩吏覆^④。是以昭奚恤执贩茅^⑤,而僖侯譙其次^⑥;文公发绕炙^⑦,而穰侯请立帝^⑧。

【注 释】

- ① 有反:“利害有反”的省略。



- ② 尸:主。这里指得利的主持者,即下文的“利者”。主:主持。
- ③ 省:仔细察看。
- ④ 覆:检查。
- ⑤ 昭奚恤:楚国贵族,楚宣王时任令尹。执:抓住,逮捕。
- ⑥ 僖侯:即韩昭侯,又作“昭僖侯”。譙(qiào):通“诮”,责骂。次:副手,助手。指厨师的副手。
- ⑦ 文公:指晋文公,名重耳,春秋五霸之一。炙(zhì):烤肉。
- ⑧ 穰侯:魏冉的封号,曾任秦昭襄王的相。

【译 文】

事情发生了,如果有什么利益,一定是得利者主持干了这件事;如果有什么害处,就必定要从反面去考察它。所以英明的君主判断问题,如果国家受害,就要仔细察看在其中捞到利益的人;如果臣子受害,就要仔细查看与他利害相反的人。这种论点的说明在楚国的军队来到魏国边境而陈需当了魏国的相国,黍种价高而管理粮仓的官吏的弊病被昭侯检查出来。所以昭奚恤逮捕贩茅草的人因而破案,韩昭侯责问厨师的副手便查明了他的阴谋,晋文公追查出把头发绕在烤肉上的人,穰侯请求齐王立为东帝。

说 四

陈需,魏王之臣也,善于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陈需因请为魏王行解之^①,因以荆势相魏。

【注 释】

- ① 行解:进行调解,讲和。



【译 文】

陈需，是魏王的臣子，却和楚王亲善，因而让楚国来攻打魏国。楚国攻打魏国，陈需趁机请求为魏王去讲和，于是便凭借楚国的势力当了魏国的相国。

韩昭侯之时，黍种尝贵甚^①。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窃黍种而果之甚多^②。

【注 释】

① 黍：未去皮的黄米，这里泛指粮食。

② 果(tào)：出售粮食。

【译 文】

韩昭侯的时候，黍种的价格曾经很昂贵。韩昭侯派人去检查粮仓，官吏果然盗窃了黍种而且卖掉了很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烧仓廩茆者而不知其人^①。昭奚恤令吏执贩茅者而问之，果烧也。

【注 释】

① 仓：藏粮食的仓库。廩(guī)：存柴草的仓库。茆(jiào)：地窖。

【译 文】

昭奚恤在楚国执政的时候，有人焚烧了粮仓、草料库和地窖，却不知道纵火的是谁。昭奚恤派官吏逮捕了贩卖茅草的人并审问他，果然是他放的火。



昭僖侯之时，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①，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诘之曰：“若何为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顿首服死罪，曰：“窃欲去尚宰人也^②。”

【注 释】

① 宰人：厨师。

② 尚：掌管。

【译 文】

韩昭侯的时候，厨师进呈饌肴而肉汁中有生肝，韩昭侯召来厨师的副手而责骂他说：“你为什么要将生肝放在我的肉羹里？”厨师的副手便叩头求饶承认自己该处死罪，说：“我私下想除掉掌管膳食的官吏啊。”

一曰：僖侯浴，汤中有砾^①。僖侯曰：“尚浴免^②，则有当代者乎？”左右对曰：“有。”僖侯曰：“召而来^③。”譙之曰：“何为置砾汤中？”对曰：“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

【注 释】

① 砾：小石子。

② 尚浴：主管君主沐浴的人。

③ 而：陈奇猷说：“而，犹其也。”

【译 文】

另一种说法是：韩昭侯洗澡，热水里有小石子。韩昭侯说：“主管沐浴的官吏如果免职了，那么还有该接替他的人吗？”他的侍从回答说：“有。”韩昭侯说：“召他进来。”于是便责骂他说：“你为什么把小石子放在洗澡的热水中？”那个人回答说：“主管沐浴的官吏如



果免职了,那么我就可以接替他,因此在热水里放进了小石了。”

文公之时,宰臣上炙而发绕之^①。文公召宰人而谯之曰:“女欲寡人之硬耶^②,奚为以发绕炙?”宰人顿首再拜请曰^③:“臣有死罪三:援砺砥刀,利犹干将也^④,切肉肉断而发不断,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贯膋而不见发^⑤,臣之罪二也;奉炽炉^⑥,炭火尽赤红,而炙熟而发不烧,臣之罪三也。堂下得无微有疾臣者乎^⑦?”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谯之,果然,乃诛之。

【注 释】

- ① 宰臣:古代掌管膳食的官。下文“宰人”与此同义。炙(zhì志):烤。这里指烤肉。
- ② 女(rǔ):代词,你。这个意义后代写“汝”。
- ③ 顿首再拜:叩头至地,然后拜两拜。
- ④ 干将:古代善于铸剑的人。这里指宝剑。
- ⑤ 膋(luán):切成小块的肉。
- ⑥ 奉:两手捧着。这个意义后代写作“捧”。炽(chì):火旺盛。
- ⑦ 堂下:指侍从。微:隐蔽,暗地里。疾:妒忌。这个意义也写作“嫉”。

【译 文】

晋文公在位的时候,膳食官让人给文公献上烤肉块,肉块上缠有毛发。晋文公唤来膳食官,怒气冲冲地斥责道:“你想让我噎死呀?为什么把毛发缠在烤肉块上?”膳食官对着文公叩头至地,拜了两拜,然后请罪说:“我有三条死罪:我拿起磨刀石磨刀,磨得比宝剑还锋利,切肉肉断,可唯有毛不断,这是我的第一条罪状;拿木棍儿来穿烤肉块,却没有看到毛发,这是我的第二条罪状;双手捧着烧得很旺的火炉,炉中的炭火烧得红通通,肉块烤熟了而毛发却没有烧着,这是我的第三条罪状。侍从中难道没有暗中忌妒我的人吗?”文公说:“对。”于是唤来侍从斥问,果真如此,文公就杀了忌



恨膳食官的人。

一曰：晋平公觴客^①，少庶子进炙而发绕之，平公趣杀炮人^②，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谓也？”对曰：“臣刀之利，风靡骨断而发不断^③，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④，肉红白而发不焦^⑤，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视之^⑥，发绕炙而目不见，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⑦？杀臣不亦蚤乎^⑧！”

【注 释】

- ① 晋平公：春秋时晋国君主，名彪。觴(shāng)客：请客吃酒。
- ② 趣：通“促”，催促。炮人：即“庖人”，掌管膳食的官吏。
- ③ 风靡：顺风而倒。
- ④ 桑炭：用桑树烧成的木炭。火力很旺。
- ⑤ 肉红白：指烤熟的肉，精肉呈红色，肥肉呈白色。
- ⑥ 重睫：睫毛相重。形容眯着眼睛细看的样子。
- ⑦ 意：猜想。翳(yì)：暗中。
- ⑧ 蚤：通“早”。

【译 文】

另一种说法是：晋平公请客喝酒，一个年轻的家臣献上烤肉块，肉块上缠有毛发，晋平公催促立即杀掉膳夫，不准违反命令。膳夫呼喊苍天说：“唉呀！我有三条罪状，自己还不知道会被处死吗！”晋平公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膳夫回答说：“我的刀的锋利，带着风向下砍去就是骨头也折断了，但是头发没有砍断，这是我的第一条死罪；用桑树烧成的木炭来烧烤肉，肉烧得精肉发红、肥肉发白而头发却没有烧焦，这是我的第二条死罪；肉烤熟了，我又眯着眼睛仔细察看它，毛发缠绕在烤肉上而眼睛竟没有看见，这是我的第三条死罪。我猜想，或许堂下的侍从有暗恨我的人吧？”



杀我不也太早了吗！”

穰侯相秦而齐强。穰侯欲立秦为帝而齐不听^①，因请立齐为东帝，而不能成也。

【注 释】

- ① 帝：当时尚无“帝”名，秦也只是称王，想让秦王称帝，是表示秦国高出其它诸侯。

【译 文】

穰侯魏冉做秦国的相国时秦国很强盛。穰侯想立秦昭襄王为帝而齐国不同意，因而他请求立齐王为东帝，但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经五 参疑^①

参疑之势，乱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晋骊姬杀太子申生^②，而郑夫人用毒药，卫州吁杀其君完^③，公子根取东周^④，王子职甚有宠而商臣果作乱^⑤，严遂、韩廆争而哀侯果遇贼^⑥，田常、阚止、戴欢、皇喜敌而宋君、简公杀^⑦。其说在狐突之称“二好”^⑧，与郑昭之对“未生”也^⑨。

【注 释】

- ① 参疑：“参疑内争”的省略。
② 骊姬：晋献公的宠妾。申生：晋献公正妻姜氏所生的儿子，已立为太子。
③ 州吁：春秋时卫桓公的弟弟，掌握重兵，前 719 年杀兄自立。完：即卫桓公，名完。
④ 公子根：周威公的小儿子，封号东周惠公。



- ⑤ 王子：公子。职：商臣的庶弟。商臣：楚成王的长子，后杀父即位，即楚穆王。
- ⑥ 严遂：韩哀侯的宠臣。韩廆：即韩傀，韩国的相，为聂政所刺杀。哀侯：韩哀侯，前 376 - 前 370 年在位。
- ⑦ 田常：又作“田恒”，即田成子，春秋末期齐国执政的卿，前 481 年发动政变，杀掉齐简公。阚止：齐简公宠信的臣子。戴欢：宋国的太宰。皇喜：姓戴，名喜，字子罕。曾任宋国司城，掌管土木建筑工程。宋君：指宋桓侯。简公：指齐简公。
- ⑧ 狐突：春秋时晋国大夫，字伯行。二好：指好内和好外，即内宠姬妾，外宠近臣。
- ⑨ 郑昭：应为郑国大夫。生平不详。

【译 文】

臣下的势力互相匹敌的局面，是祸乱得以产生的根源，所以英明的君主应该慎重对待它。由于势力匹敌而内争，所以晋献公的宠妾杀害了太子申生，郑君的夫人怕郑君改立太子而用药毒死了郑君，卫桓公的弟弟州吁杀死了卫桓公而自立为君，不该继位的周公子根盘据东周称公，楚国王子职受宠于楚成王而太子商臣果然兴兵作乱，韩国的严遂、韩廆争夺权势而哀侯终于遇刺，齐国的田常与阚止、宋国的戴欢与皇喜势均力敌而宋桓侯、齐简公被杀害。这种论点的解说在狐突谈论“宠爱宫内的姬妾和宠爱外朝的亲信”，以及郑昭回答君主说“太子还没出生”中。

说 五

晋献公之时^①，骊姬贵，拟于后妻^②，而欲以其子奚齐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于君而杀之^③，遂立奚齐为太子。

【注 释】

- ① 晋献公：春秋时晋国君主，名诡诸。献公伐骊戎，获骊姬，生奚齐。



② 拟:比拟,匹敌。后妻:君主的正妻。这里指贾后齐姜。

③ 患申生于君:指在君主面前用谗言陷害。患,害。

【译 文】

晋献公的时候,骊姬的地位很尊贵,和君主的正妻势力相当,她想用自己的儿子奚齐来取代太子申生,就在晋献公面前进谗言陷害申生而迫使申生自杀,于是就把奚齐立为太子。

郑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爱美女欲以其子为后^①,夫人恐,因用毒药贼君杀之^②。

【注 释】

① 后:指储君,继位人。

② 贼:暗害。《西周策》鲍注:“杀人不以道曰贼。”

【译 文】

郑国的君主已经立了太子,他所宠爱的姬妾中有个人想把自己的儿子立为继位人,郑君的夫人很恐惧,于是就用毒药暗害郑君把他毒死了。

卫州吁重于卫,拟于君,群臣百姓尽畏其势重。州吁果杀其君而夺之政^①。

【注 释】

① 夺之政:等于说“夺其政”。



【译 文】

卫桓公的弟弟州吁在卫国很有权势,和国君可以匹敌,群臣百姓都惧怕他的权势。州吁后来果然杀了卫桓公而夺取了卫君的政权。

公子朝^①,周太子也^②,弟公子根甚有宠于君。君死,遂以东周叛,分为两国。

【注 释】

- ① 公子朝:本书《难三》作“公子宰”。疑为周威公的长子,即西周惠公。
- ② 周:指战国时周天子直属疆域内的一个封君。

【译 文】

公子朝,是周君的太子,他的弟弟公子根在周威公那里非常受宠。周威公死后,公子根便凭借东周叛乱,把周分为西周、东周两个小国。

楚成王以商臣为太子,既而又改置公子职^①。商臣作乱,遂攻杀成王。

【注 释】

- ① 既而:不久。置:立。

【译 文】

楚成王把长子商臣立为太子,不久又想改立小儿子职。商臣便兴兵作乱,率军攻打楚成王,把楚成王杀死。



一曰：楚成王以商臣为太子，既欲置公子职。商臣闻之，未察也，乃为其傅潘崇曰①：“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飧江芊而勿敬也②。”太子听之。江芊曰：“呼③，役夫④！宜君王之欲废女而立职也⑤。”商臣曰：“信矣⑥。”潘崇曰：“能事之乎⑦？”曰：“不能。”“能为之诸侯乎？”曰：“不能。”“能举大事乎？”曰：“能。”于是乃起宿营之甲而攻成王⑧。成王请食熊蹯而死⑨，不许，遂自杀。

【注 释】

- ① 为：通“谓”。傅：师傅。
- ② 飧(xiāng)：设宴款待。江芊(mǐ)：楚成王的妹妹，姓芊，嫁给江国。
- ③ 呼：怒斥的声音。
- ④ 役夫：供役使的人，是一种贱称，相当于“下贱的东西”。
- ⑤ 宜：应当，应该。做“君王之欲废女而立职”的谓语，属谓语前置。
- ⑥ 信：确实。
- ⑦ 之：代词，指公子职。
- ⑧ 宿营之甲：守卫宫殿的军队。
- ⑨ 熊蹯(fán)：熊掌。熊掌很难烤熟，楚成王请食熊蹯而死，意在拖延时间，等待外面的救援。蹯，通“蹯”。

【译 文】

另一种说法是：楚成王将长子商臣立为太子，不久又想改立小儿子职为太子。商臣听说了这件事，但是还没有搞清楚，于是就对他的师傅潘崇说：“怎样来查清楚这件事呢？”潘崇说：“你可以设宴招待江芊但在席间不表示尊敬。”太子商臣听从了潘崇的话。江芊说：“呸，你这下贱的东西！国君废掉你而立公子职是应该的。”商臣说：“废立的消息是确实的了。”潘崇说：“你能够事奉公子职吗？”商臣说：“不能。”潘崇说：“你能够做公子职所封的诸侯吗？”商臣说：“不能。”潘崇说：“你能发动大事吗？”商臣说：“能。”于是就发动禁卫军而攻打楚成王。楚成王请求吃了烤熟的熊掌再死，商臣不



允许，楚成王便自杀了。

韩廆相韩哀侯，严遂重于君，二人甚相害也。严遂乃令人刺韩廆于朝，韩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韩廆而兼哀侯^①。

【注 释】

① 兼：指同时刺中。

【译 文】

韩廆做韩哀侯的相国，严遂很受哀侯器重，而韩廆、严遂两个人互相很忌恨。严遂就派刺客在朝堂上刺杀韩廆，韩廆跑到哀侯身边抱住哀侯，刺客刺死韩廆而同时刺中了哀侯。

田恒相齐，阚止重于简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贼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国^①，遂杀简公而夺之政。

【注 释】

① 因行私惠：因此施行私人的恩惠收买人心。即本书《二柄》所说“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

【译 文】

田恒做齐国的相国，阚止在齐简公那里很受器重，两个人互相憎恨都想残害对方。田恒因此施行私人的恩惠来收买人心，接着就杀死了齐简公而夺取了齐国的政权。

戴欢为宋太宰^①，皇喜重于君，二人争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杀宋君而夺其政。



【注 释】

① 太宰：宋国官名，相当于别国的相。

【译 文】

戴欢做宋国的太宰，皇喜在宋桓侯那里受到器重，两个人争权而互相残杀，皇喜于是杀掉了宋桓侯而夺取了宋国的政权。

狐突曰：“国君好内则太子危^①，好外则相室危^②。”

【注 释】

① 好(hào)：喜欢，喜爱。

② 相室：指相，执政的卿。

【译 文】

狐突说：“国君宠爱宫内的姬妾，太子就危险；宠信外朝的近臣，相国就危险了。”

郑君问郑昭曰：“太子亦何如？”对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对曰：“太子虽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①，所爱有子，君必爱之，爱之则必欲以为后，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注 释】

① 已：止。

【译 文】

郑国的君主问郑昭说：“太子究竟怎么样？”郑昭回答说：“太子还没有出生呢？”郑君说：“太子已经立定，你却说‘还没有出生’，这



是什么道理呢？”郑昭回答说：“太子虽然已经立了，但您喜好女色没个完，所喜爱的妾如果有了儿子，您一定会喜爱他，喜爱他就一定会把他立为继位人，所以我说‘太子还没有出生’呢。”

经六 废置^①

敌之所务^②，在淫察而就靡^③，人主不察，则敌废置矣。故文王资费仲^④，而秦王患楚使^⑤；黎且去仲尼^⑥，而干象沮甘茂^⑦。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⑧，内美人而虞、虢亡^⑨，佯遗书而莒弘死^⑩，用鸡豨而郢桀尽^⑪。

【注 释】

- ① 废置：“敌国废置”的省略。
- ② 务：致力，从事。
- ③ 淫：惑乱。就靡：造成错误。就，成。靡，错。
- ④ 文王：指周文王姬昌。资：给予财物。本书《喻老篇》说，文王资费仲玉版。费仲：商纣王的宠臣，贪图小利，善于逢迎。
- ⑤ 秦王患楚使：秦王为楚国的使者贤能而担心。
- ⑥ 黎且(jū)：一作“黎矩”，齐景公的臣子。去：使……离开。
- ⑦ 干象：楚怀王的臣子。沮：阻止。甘茂：战国时楚国上蔡人，曾任秦武王的相。此时他在楚国。
- ⑧ 子胥：伍子胥，名员，春秋时楚国人，因父兄被楚平王杀害，逃到吴国，帮助吴王阖庐策划攻楚。子常：楚平时任令尹。
- ⑨ 内：收纳。虞：诸侯国名。虢(guó)：诸侯国名，这里指东虢。
- ⑩ 莒弘：春秋时周王朝的大夫。
- ⑪ 豨(jiǐ)：公猪。郢：西周时诸侯国名。桀：通“杰”，豪杰。

【译 文】

敌国所力求做到的，在于惑乱国君的视听而使国君造成错误，



国君如果不明察,就会按敌国的意图来任免大臣。所以周文王资助商纣王的宠臣费仲,而秦王为楚国使者的贤能而感到担心,齐景公的臣子黎且设计使孔子离开鲁国,而楚国的臣子干象阻止楚怀王扶助甘茂做秦国的相国。吴国大夫伍子胥通过散布舆论而使楚国任用不会打仗的子常,虞国君主收纳了晋国进献的美人而使虞、虢两国灭亡,晋国大夫叔向假意把伪造的信遗失在周君的朝廷上莒弘被杀死,郑桓公用鸡和猪的鲜血制造订立盟约的假象而使邻国残杀本国的豪杰。

说 六

文王资费仲而游于纣之旁^①,令之谏纣而乱其心。

【注 释】

① 游:活动。

【译 文】

周文王给予费仲财物而让他在商纣王身边活动,让他劝谏商纣王来扰乱商纣王的思想。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礼之。王曰:“敌国有贤者,国之忧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贤,寡人患之。”群臣谏曰:“以王之贤圣与国之资厚,愿荆王之贤人^①,王何不深知之而阴有之^②。荆以为外用也,则必诛之。”

【注 释】

① 愿:念,担心,不放心。

② 深知:深交。知,结交。阴:隐,暗中。



【译 文】

楚王派人到秦国，秦王非常礼貌地接待了使者。秦王说：“敌国有贤人，是我国的忧患。现在楚王的使者很贤良，我对此很忧虑。”大臣们劝谏说：“以大王的圣明和国家资财的丰富，如果担心楚国的贤人，大王为什么不与他深深地结交而暗中控制他呢？楚国以为他被外国利用，就一定会杀掉他。”

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黎且谓景公曰：“去仲尼犹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禄高位，遗哀公女乐以骄荣其意^①？哀公新乐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谏，谏必轻绝于鲁。”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乐六遗哀公^②，哀公乐之，果怠于政。仲尼谏，不听，去而之楚。

【注 释】

- ① 遗(wèi)：赠送。哀公：鲁哀公，春秋末期鲁国君主。女乐：歌舞伎。荣：通“荧”，迷惑。
- ② 六：指六行。古代歌舞以八人为一行，六行即四十八人。

【译 文】

孔子在鲁国治理政事的时候，路上丢了东西都没有人去拾，齐景公对此很忧虑。黎且对齐景公说：“除掉孔丘像吹毛一样容易。您为什么不用高官厚禄来迎接孔丘来到齐国，送给鲁哀公歌舞伎来骄纵惑乱他的意念呢？鲁哀公刚一迷上了歌舞伎，必定对政事懈怠，孔丘一定会劝谏他，劝谏的结果是孔丘一定会被迫轻易地和鲁国断绝关系。”齐景公说：“好。”就命令黎且将四十八个歌舞伎送给了鲁哀公，鲁哀公喜欢歌舞伎，果然对政事怠慢。孔子劝谏，鲁哀公不听，孔子便离开鲁国到楚国去了。

楚王谓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对曰：“不



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举先生^①，史举，上蔡之监门也^②，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闻天下。茂事之，顺焉。惠王之明^③，张仪之辨也^④，茂事之，取十官而免于罪，是茂贤也。”王曰：“相人敌国而相贤，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时王使邵滑之越^⑤，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乱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⑥，今亡之秦^⑦，不亦太亟亡乎！”王曰：“然则为之奈何？”干象对曰：“不如相共立^⑧。”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对曰：“共立少见爱幸^⑨，长为贵卿，被王衣^⑩，含杜若^⑪，握玉环，以听于朝，且利以乱秦矣。”

【注 释】

- ① 少：年轻，三十岁以下叫“少”。
- ② 上蔡：地名，在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监门：守门人。
- ③ 惠王：指秦惠文王，名驪，战国时秦国君主。
- ④ 张仪：战国时魏国人，曾任秦国的相，连横派的代表人物。辨：辨察，明察。
- ⑤ 邵滑：一作“召滑”，战国时楚国人，长于游说。
- ⑥ 日者：往日。
- ⑦ 亡：通“忘”。
- ⑧ 共立：人名，《战国策·秦策一》作“公孙郝”，秦国公子，当时被作为人质派驻楚国。
- ⑨ 见：被，表被动的助词。
- ⑩ 被：通“披”。
- ⑪ 杜若：香草名。

【译 文】

楚怀王对于象说：“我想要凭借楚国的力量扶助甘茂而让他在秦国做相国，行吗？”干象回答说：“不行。”楚怀王说：“为什么呢？”干象说：“甘茂年轻时事奉史举先生。史举，是上蔡的守门人，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不事奉国君，从小的方面来说他不为家庭尽力，以刻



薄闻名天下,但是甘茂事奉他,却没有违逆的地方。以秦惠文王那样的明智,张仪那样的明察,甘茂事奉他们,得到了十种官职也没有获罪,这说明甘茂是很贤能的。”楚怀王说:“帮助贤人做敌国的相国,究竟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干象说:“过去大王派邵滑到越国去做官,五年便把越国消灭。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邵滑无能而使越国混乱,而楚国却治理得好啊。往日您知道在越国使用不贤的人去灭掉别国,现在却忘记在秦国使用这种策略,不是也忘记得太快了吗!”楚怀王说:“那么怎么办呢?”干象回答说:“不如让共立做秦国的相国。”楚怀王说:“共立可以做相国,是什么原因呢?”干象说:“共立年轻时就被秦王喜爱宠信,年长又被封为贵卿,穿着秦王的衣服,嘴里含着香草,手里拿着玉环,用这种人在朝廷处理政事,将有利于扰乱秦国。”

吴政荆^①,子胥使人宣言于荆曰:“子期用^②,将击之;子常用,将去之。”荆人闻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吴人击之,遂胜之。

【注 释】

① 政:通“征”,征伐。

② 子期:楚平王的儿子、昭王的弟弟公子结,楚平王时任司马,很有政治与战争经验。用:用事。此指用为将军。

【译 文】

吴国征伐楚国时,伍子胥派人到楚国散布舆论说:“如果楚国用子期统兵,我们将攻打楚国;如果用子常统兵,我们将撤离楚国。”楚国人听到这话,就任用了子常而撤换了子期,吴国人攻击楚军,就战胜了楚军。

晋献公伐虞、虢,乃遗之屈产之乘^①,垂棘之璧^②,女乐六,以荣其



意而乱其政。

【注 释】

- ① 屈产：春秋时晋国地名，在今山西省石楼县东南，是出名马的地方。乘：一车四马为一乘，这里指马匹。
- ② 垂棘：地名，出美玉。今为何地，待考。

【译 文】

晋献公想要攻打虞国和虢国，就先赠送给虞公屈产的良马，垂棘的璧玉，以及歌舞伎四十八人，来惑乱他的思想而扰乱他的政治。

叔向之谗莠弘也^①，为书曰^②：“莠弘谓叔向曰：‘子为我谓晋君，所与君期者^③，时可矣，何不亟以兵来？’”因佯遗其书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莠弘为卖周也，乃诛莠弘而杀之。

【注 释】

- ① 叔向：即羊舌肸，春秋时晋国的卿。
- ② 为书：伪造一封书信。
- ③ 期：约会。

【译 文】

晋国的叔向陷害周王朝大夫莠弘的时候，伪造了一封书信说：“莠弘对叔向说：‘你替我告诉晋君，和他约好的事，时机已经成熟了，为什么不快点带兵来呢？’”于是假装把信丢失在周君的朝廷上而急忙离去。周君认为莠弘是出卖周国，就惩处了莠弘并把他杀了。



郑桓公将欲袭郕^①，先问郕之豪杰、良臣、辨智果敢之士，尽与姓名^②，择郕之良田赂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场郭门之外而埋之^③，衅之以鸡豕^④，若盟状。郕君以为内难也而尽杀其良臣^⑤。桓公袭郕，遂取之。

【注 释】

- ① 郑桓公：西周时郑国君主，名友。
- ② 与：通“举”，记录。
- ③ 坛场：古代祭祀、盟会的地方。堆土为坛，辟地为场。郭门：外城门。
- ④ 衅：古代祭祀或结盟时杀牲祭血以表示诚信的一种仪式。
- ⑤ 内难：内部作乱。

【译 文】

郑桓公将要偷袭郕国，预先问明郕国的豪杰、良臣、明察多智和果断勇敢的人，把他们的姓名全都记录下来，选择郕国的良田写在他们名字下面表示贿赂了他们，并且在他们名字下面写上官爵名称表示收买了他们。于是就在郕国外城门之外建造了坛场，把已写好的姓名、良田、官爵的清单埋在地下，然后用鸡和猪的血洒在上面，好像是举行过盟誓的样子。郕国国君以为这些人与郑国串通要在内部作乱，就把这些人全杀了。郑桓公偷袭郕国，就攻下了它。

庙 攻^①

“参疑”“废置”之事，明主绝之于内而施之于外。资其轻者，辅其弱者，此谓“庙攻”。参伍既用于内^②，观听又行于外，则敌伪得。其说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③。故襄疵言袭邲^④，而嗣公赐令席^⑤。



【注 释】

- ① 庙攻：用朝廷上制定的策略去战胜敌人。庙，宗庙，这里指朝廷。《内储说下》“六微”为总纲，止言“六曰敌国废置”，而无“庙攻”之目，联系全文来看，此段疑有错乱。“襄疵言袭邲”的故事原来排在“说六”后，现在根据《庙攻》的经文移到“秦侏儒之告惠文君”的故事后面。
- ② 参伍：用多方面的事实加以比较检验。
- ③ 侏儒：身材短小的人。古代侏儒常表演杂技，供人取乐。惠文君：秦惠文王。
- ④ 襄疵：人名，魏惠王时任邲县县令。
- ⑤ 嗣公：卫嗣君，战国时魏国君主。

【译 文】

“臣下的势力互相匹敌而争权夺利”、“按照敌国的意图废黜和任免大臣”这种事情，英明的君主杜绝它在国内发生而在国外施行。帮助敌国权势轻微的，扶持敌人势力弱小的，这就叫做“庙攻”。国君既能在国内用比较验证的方法加以防范，又能在国外用观察探听的手段扰乱敌国，那么敌人的一切诈伪都能识破。这种论点的解说在秦国的侏儒把楚国的计谋告诉给秦惠文王。所以襄疵把打听到的赵国偷袭邲城的消息告诉魏王，卫嗣公赐给县令席子表示他掌握了县令的情况。

七

秦侏儒善于荆王，而阴有善荆王左右而内重于惠文君^①。荆适有谋^②，侏儒常先闻之以告惠文君。

【注 释】

- ① 阴：暗中。有：通“又”。
- ② 适：若，如果。



【译 文】

秦国有个侏儒和楚王的关系很好，而暗中又结交楚王左右的近臣因而受到秦惠文王的器重。楚国如果有什么计谋，侏儒经常能先听到，把它报告给秦惠文王。

邺令襄疵，阴善赵王左右。赵王谋袭邺，襄疵常辄闻而先言之魏王^①。魏王备之，赵乃辄还。

【注 释】

- ① 辄：立即。

【译 文】

魏国的邺县县令襄疵，暗中与赵王的左右近臣交结。赵王计划偷袭邺地时，襄疵常常能立即知道而预先报告给魏王。魏王加以防备，于是赵王就撤兵回去了。

卫嗣君之时，有人于令之左右。县令发蓐而席弊甚^①，嗣公还令人遗之席^②，曰：“吾闻汝今者发蓐而席弊甚，赐汝席。”县令大惊，以君为神也。

【注 释】

- ① 发：展开，揭开。蓐：通“褥”。
- ② 还：通“旋”，立即，即刻。

【译 文】

卫嗣君的时候，有人接受卫嗣君的命令在县令身边监视县令。县令有一次掀起褥子露出了很破旧的席子，卫嗣君立即派人送给他席子，说：“我听说你今天揭开褥子以后席子很破旧，所以赐给你席子。”县令非常吃惊，以为卫嗣君是圣明。

（刘乾先注译）



外储说左上

【题解】

本篇共有六段经文和相应的说文。经一和说一说明君主听言观行不可“美其辩”而“贤其远”。经二和说二进一步说明听言应以“功用”为标准，指出了不以功用为目的之弊害，批判了当时许多学者无益于国家的空谈。经三和说三指出国事不可一意仿效先王，用性恶论的观点指出人们“皆挟自为心”，所以做事必须“以利之为心”，对那种不顾实际利益而死守先王之道的行为进行了抨击和嘲笑。经四和说四劝告君主名利不可施于“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披甲”的“居学之士”，否则将导致亡国之祸。经五和说五旨在反对儒家关于君主事必“躬亲”的主张，认为君臣应分清名分和职责。经六和说六说明积信而后才可以行法，君主讲究信用，才能使“群臣守职，善恶不逾，百事不怠”。

经 一

明主之道，如有若之应密子也^①，人主之听言也，美其辩^②；其观行也，贤其远^③。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④，其行身也离世。其说在田鸠对荆王也^⑤。故墨子为木鸢^⑥，讴癸筑武宫^⑦。夫药酒忠言，明君圣主之以独知也。



【注 释】

- ① 有若:字子有,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学生。宓子:也作宓(mi)子,即宓子贱,名不齐,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学生。
- ② 辩:辩才,口才。
- ③ 远:远离实际。
- ④ 迂:远。弘:大。
- ⑤ 田鸠:即田俅(qiú),战国时齐国人,墨家人物。荆王:指楚王。荆是楚的别称,战国时诸侯国,范围包括今湖北省全部和湖南省大部以及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省部分地区。
- ⑥ 墨子:指墨翟(dí,约公元前 480 - 前 420 年),战国初期鲁国人,曾任宋国大夫,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木鸢(yuān):用木头做的鸢。鸢,鹰的一种。
- ⑦ 讴癸(ōu guǐ):名叫癸的歌手。讴,歌唱。武宫:宋国供练习武艺用的一种建筑物。

【译 文】

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像有若回答宓子时所说的那样,治国要有术。君主听取言论时,欣赏说话人的口才;君主观察行动时,赞赏他们的远离实际。所以群臣、士人、百姓讲话都深远阔大,行为也远离实际。上述论点的说明表现在田鸠对楚王的回答。所以墨子做木鸢,歌手癸用歌唱的办法鼓舞建筑的人修筑武宫。药酒和忠言的作用,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理解。

说 一

宓子贱治单父^①。有若见之曰:“子何臞也^②?”宓子曰:“君不知贱不肖^③,使治单父,官事急,心忧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④。今以单父之细也^⑤,治之而忧,治天下将奈何乎?故有术而御之,身坐于庙堂之上^⑥,有处女子之色,无害于治;无术而御之,身虽瘁臞^⑦,犹未有益。”



【注 释】

- ① 单(shàn)父:春秋时鲁国的地名,位于今山东省单县。
- ② 子:您,指宓子贱。臞(qú):瘦。
- ③ 不肖:不贤,德才不好。
- ④ 舜: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传说中的贤君。鼓:弹奏。五弦:指琴,古代的一种弦乐器。《南风》:古代诗歌的篇名。
- ⑤ 细:小。
- ⑥ 庙堂:指宗庙,古代在宗庙里商讨国事和发布作战命令。这里借指朝廷。
- ⑦ 瘁(cuì):劳累。

【译 文】

宓子贱治理单父这个地方,有若来拜见他,说:“您为什么瘦了?”宓子贱说:“国君不知道我没有才能,让我治理单父,政事紧急,心里忧虑,所以瘦了。”有若说:“从前虞舜弹奏五弦琴,歌唱南风之诗,天下就太平了。现在单父这样小,治理它还忧虑,治理天下将怎么样呢?所以掌握术来统治国家,身子坐在朝廷里,脸上有少女的红润气色,对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妨害;不掌握术而统治国家,即使身体劳累、消瘦,还是没有什么益处。”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①。其身体则可^②,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③,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④。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⑤,为木兰之柜^⑥,薰桂椒之楝^⑦,缀以珠玉,饰以玫瑰^⑧,辑以翡翠^⑨。郑人买其楝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楝矣,未可谓善鬻珠也^⑩。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⑪,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注 释】

- ① 显学:声名显赫的学者。
- ② 身体:亲自实践。
- ③ 秦伯:秦国国君。秦国国君始封时爵位是伯,故称秦伯。
- ④ 文:色彩华丽的衣服。媵(yìng):陪嫁的妾。
- ⑤ 郑: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省中部,黄河以南地区。
- ⑥ 木兰:树名,皮有香气,木质较好。
- ⑦ 薰:通“熏”。桂椒:肉桂和花椒,是两种香料。楨:匣子。
- ⑧ 玫瑰:红色的玉。
- ⑨ 辑:聚。翡翠:绿色的玉。
- ⑩ 鬻(yù):卖。
- ⑪ 直:通“值”,价值。

【译 文】

楚王对田鸠说:“墨子,是声名显赫的学者。他亲自实践是可行的,但是他的言论却多而不动听,这是为什么?”田鸠说:“从前秦伯把女儿嫁给晋国公子,让晋国修饰打扮他的女儿,随着陪嫁去的衣着华丽的女子有七十人。到了晋国,晋国人喜欢陪嫁的妾而看不起秦伯的女儿。这可以说是善于嫁妾,不能说是善于嫁女。楚国有个人到郑国去卖珠子,做了一个木兰的匣子,匣子又用肉桂和花椒薰过,用珠子和宝玉点缀,用红色的玫瑰来装饰,积聚起绿色的翡翠。郑国人买了他的匣子却退还了他的珠子。这可以说是善于卖匣子,不可以说是善于卖珠子。现在世上的言论,都说一些漂亮动听的话,君主只看到他的文辞华丽却忘记了它是否有用。墨子的学说,传播先生之道,论述圣人之言,以宣示人们。如果修饰他的言辞,担心人们就会流连于文彩而忘记了它的价值,因为文辞而损害了实用。这和楚国人卖珠子、秦伯嫁女儿是同类的事,所以他的言论虽多却并不动听。”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①。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②。”墨子曰:“吾不如为车輶者巧也^③。用咫尺之木^④,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⑤,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⑥:“墨子大巧,巧为輶,拙为鸢。”

【注 释】

- ① 蜚:通“飞”。败:毁坏。
② 至:以至于。
③ 车輶(ní):连接车辕和车衡的一个部件。
④ 咫(zhǐ)尺:比喻短小。咫,古代长度单位,八寸为一咫。
⑤ 石(dàn):古代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任:负担。
⑥ 惠子:指惠施,战国时宋国人,名家代表人物。

【译 文】

墨子做木鸢,三年方做成,飞了一天才坏。他的学生说:“您的手艺真巧,竟然能让木鸢飞起来。”墨子说:“我不如制造车輶的人手艺巧。他们用细小的木头,花不上一天的功夫,就能牵引三十石的重量,走很远的路,力量很大,又能用很多年。现在我做木鸢,三年才做成,飞一天就坏了。”惠施听说此事,说:“墨子真聪明,知道做车輶是巧的,做木鸢是笨拙的。”

宋王与齐仇也^①,筑武宫。讴癸倡^②,行者止观,筑者不倦。王闻,召而赐之。对曰:“臣师射稽之讴又贤于癸^③。”王召射稽使之讴;行者不止,筑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筑者知倦,其讴不胜如癸美,何也?”对曰:“王试度其功^④。”癸四板^⑤,射稽八板;撻其坚^⑥,癸五寸,射稽二寸。

【注 释】



- ① 宋: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东部和山东、江苏省部分地区。与齐仇:跟齐国作对。齐,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山东省大部分和河北省东南部。
- ② 倡:通“唱”。
- ③ 射稽:人名,生平不详。
- ④ 度:计,检查。
- ⑤ 板:古代用木板夹土筑墙,一板长一丈、宽二尺。
- ⑥ 擿(zhì):投掷,引申为戳捣。

【译 文】

宋王和齐国作对,修筑武宫。一个名叫癸的歌手唱着歌,行人停下来观看,修筑的工人不知疲倦。宋王听说此事,就召见歌手癸并赏赐他。歌手癸回答说:“我的老师射稽唱得比我还好。”宋王召见射稽让他唱歌,行人不停步,修筑的人感到疲倦。宋王说:“行人不停步,修筑的人感到疲倦,射稽唱得不如你好,这是为什么呢?”歌手癸回答说:“您可以检查一下我们的功效。”癸唱歌时修筑的人只筑了四板,而射稽唱歌时却筑了八板;检查墙的坚度,癸唱歌时筑的墙能戳进去五寸,射稽唱歌时修筑的墙能戳进去二寸。

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①,知其入而已己疾也^②。忠言拂于耳^③,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④。

【注 释】

- ① 劝:勉励,鼓励。
- ② 已:除去。
- ③ 拂:违,逆。
- ④ 致:达到,得到。

【译 文】



好药苦口，可聪明的人都鼓励自己喝下去，知道喝下去以后自己的病能痊愈。忠言逆耳，可英明的君主却愿意听取，知道它可以达到功效。

经 二

人主之听言也，不以功用为的^①，则说者多“棘刺”、“白马”之说^②；不以仪的为关^③，则射者皆如羿也^④。人主于说也，皆如燕王学道也^⑤；而长说者^⑥，皆如郑人争年也。是以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故季、惠、宋、墨皆画策也^⑦；论有迂深阔大^⑧，非用也，故魏、长、瞻、陈、庄皆鬼魅也^⑨；行有拂难坚确^⑩，非功也，故务、卞、鲍、介、田仲皆坚瓠也^⑪。且虞庆诎匠也而屋坏^⑫，范且穷工而弓折^⑬。是故求其诚者，非归饷也不可^⑭。

【注 释】

- ① 的(dì):箭靶,引申为目标。
- ② 棘(jí):一种丛生的小枣树,多刺。
- ③ 仪的:目标,目的。关:关口,比喻衡量是非的标准。
- ④ 羿(yì):古代传说中的射箭能手。
- ⑤ 燕王:燕国国君。燕,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北省大部 and 山西、辽宁省等部分地区。
- ⑥ 长:擅长。
- ⑦ 季:指季良,又作季梁,战国初期杨朱学派的代表人物。惠:指惠施。宋:指宋钲(jiān),又作宋轻(kēng),战国初期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墨:指墨翟。策:竹简。
- ⑧ 阔:通“弘”。
- ⑨ 魏、长、瞻、陈、庄:分别指魏牟、长卢子、詹何、陈骈、庄周五个人,他们都是战国初期的道家人物。瞻,通“詹”。
- ⑩ 拂:逆,指违反常规。确:坚固。
- ⑪ 务、卞、鲍、介、田仲:指务光、卞随、鲍焦、介子推、陈仲子五个人,他们都



是古代的所谓清高廉洁之士。瓠：葫芦。

- ⑫ 虞庆：即虞卿，战国时赵国人，因进说于赵孝成王，被任为上卿。庆，通“卿”。诎：使…无话可说，使屈服。
- ⑬ 范且：即范雎(jū)，字叔，战国时魏国人，曾任秦昭襄王的相。
- ⑭ 归饷(xiǎng)：回去吃饭。饷，吃饭。

【译 文】

君主听取言论，不把功效作为目的，那么进说者就会说些“在棘刺上刻猴子”、“白马不是马”那样的话；不把箭靶作为目标，那么射箭的人都会成为像羿那样的射箭能手。君主对于进说，都像燕王学道一样被欺骗；而擅长进说的人，都像郑国人争论年龄大小一样可笑。所以言论也有细致明察微妙难能但不是迫切需要的，所以像季梁、惠施、宋钲、墨翟这些人的学说，都像画出来的竹筒一样没有用处；议论也有深远阔大但不切实用的，所以像魏牟、长卢子、詹何、陈骈、庄周这些人的学说，都像画上的鬼怪一样的瞎说；行为有违反常规，一般人难以做到，表现得十分坚定固执的，但并没有实际功效，所以像务光、卞随、鲍焦、介子推、田仲这些人的行为，都和实心葫芦一样没有用处。再有虞庆虽然能把匠人驳得无话可说，但匠人依照他的话造出来的屋子却坏掉了，范雎把做弓的人说得无言以对，但做弓的人按他的意思做出来的弓却折断了。所以要想求得真实的东西，不能用泥巴当饭吃，而是非要回去吃饭不可。

说 二

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①。燕王因以三乘养之^②。右御冶工言王曰^③：“臣闻人主无十日不燕之斋^④。今知王不能久斋以观无用之器也，故以三月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无以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



因囚而问之，果妄^⑤，乃杀之。冶人谓王曰：“计无度量^⑥，言谈之士多‘棘刺’之说也。”

【注 释】

- ① 斋：斋戒。古人祭祀前，沐浴洁身，不吃酒肉，称为斋戒。
- ② 三乘(shèng)：此指三乘的俸禄。乘，古代规定，地方六里出兵车一乘；到战国以后，就以方六里的土地面积为一乘。
- ③ 右御：官名，掌管进用器物一类的事情。冶工：冶铁的工匠。
- ④ 燕：通“宴”。
- ⑤ 妄：虚假。
- ⑥ 计：计谋，谋划。度量：标准。

【译 文】

宋国有个请求为燕王在棘刺的尖端雕刻母猴的人，要求燕王一定要斋戒三个月以后才能观看。燕王就用三乘土地的俸禄供养他。右御属下的冶铁工匠对燕王说：“我听说国君没有十天不宴饮的斋戒。现在他知道您不能长时间斋戒来看没用的东西，所以以三个月为期限。凡是刻削出来的东西，用来刻削它的工具一定要比它小。现在我是铁匠，却没有办法做出这么小的刻刀，这是不可能有的东西，您一定要明察。”燕王于是把那个宋国人囚禁起来审问他，果真是在说谎，就杀了他。冶铁的工匠对燕王说：“对于计谋如果没有标准加以衡量，进说的人就会说些‘棘刺’之类的胡话。”

一曰：“燕王好微巧^①。卫人曰^②：“能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说之^③，养之以五乘之奉^④。王曰：“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人宫^⑤，不饮酒食肉。雨霁日出^⑥，视之晏阴之间^⑦，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因养卫人，不能观其母猴。郑有台下之冶者谓燕王曰^⑧：“臣，削者也^⑨。诸微物必以削之，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王试观客之削，能与不能



可知也。”王曰：“善。”谓卫人曰：“客为棘刺之母猴也，何以理之^⑩？”曰：“以削。”王曰：“吾欲观见之。”客曰：“臣请之舍取之^⑪。”因逃。

【注 释】

- ① 微巧：小巧玲珑的东西。
- ② 卫：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东北部和河北、山东省部分地区。
- ③ 说：通“悦”，高兴，喜欢。
- ④ 奉：通“俸”，俸禄。
- ⑤ 不入宫：不到内宫去，即不与女人同宿。
- ⑥ 霁(jì)：雨停云散。
- ⑦ 晏阴之间：晴阴交错的时候。晏，阳，引申为晴。
- ⑧ 台下：疑为郑国地名。
- ⑨ 削者：做削刀的人。
- ⑩ 理：治，指刻削。
- ⑪ 之：到，去。

【译 文】

又一种说法：燕王喜欢小巧玲珑的东西。卫国有个人说：“我能在棘刺的尖端刻出母猴来。”燕王很高兴，用五乘土地的俸禄供养他。燕王说：“我想要看一看棘刺尖端的母猴。”卫国人说：“您想看它，一定要半年不入内宫，不喝酒吃肉。在雨停云散太阳出来，晴阴交错的时候观看，棘刺尖端上的母猴才能看见。”燕王于是供养着卫人，却不能观看母猴。郑国台下有个冶铁的人对燕王说：“我，是做削刀的人。所有的小东西一定要用削刀来削刻它。现在棘刺的尖端容纳不下削刀的刀锋，很难用削刀来削刻棘刺的尖端。您试看他的削刀，能不能在棘刺尖端上削刻就知道了。”燕王说：“好。”对卫国人说：“您刻棘刺尖上的母猴，用什么来刻它？”卫人说：“用刻刀。”燕王说：“我想看看刻刀。”卫人说：“请让我到住处把它取来。”乘机逃走了。



兒说^①，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②。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③。故籍之虚辞^④，则能胜一国；考实按形，不能谩于一人^⑤。

【注 释】

- ① 兒说(ní yuè):战国时宋国人，名家人物。
- ② 白马非马:指“白马不是马”的命题。名家认为，“马”和“白”是两个概念，“马”讲的是形状，“白”讲的是颜色，“白马”是两个概念的复合，不是单纯一个概念的“马”。服:说服。稷下:地名，齐国聚众讲学的地方，在齐国都城临淄稷门外。
- ③ 顾:通“雇”，交纳。赋:税。
- ④ 籍:通“借”，凭借。
- ⑤ 谩:欺骗。

【译 文】

兒说，是宋国人，是个善于辩说的人，他持“白马不是马”的观点而说服了齐国稷下的辩说者。当他乘白马过关口的时候，却还是交纳了白马的税。所以凭借虚浮的话，可以压倒一国；但是考察实际，对照具体的事物时却连一个人也骗不了。

夫新砥砺杀矢^①，彀弩而射^②，虽冥而妄发^③，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④，然而莫能复其处，不可谓善射，无常仪的也^⑤。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⑥，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⑦，有常仪的也。有度难而无度易也^⑧。有常仪的，则羿、蒙以五寸为巧；无常仪的，则以妄发而中秋毫为拙。故无度而应之，则辩士繁说；设度而持之，虽知者犹畏失也^⑨，不敢妄言。今人主听说，不应之以度而说其辩；不度以功，誉其行而不人关^⑩。此人主所以长欺^⑪，而说者所以长养也^⑫。



【注 释】

- ① 砥砺(dǐ lì):磨。杀矢:打猎用的箭。
- ② 彀(gòu):动词,拉满弓。弩(nǔ):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发射箭的弓。
- ③ 冥:通“瞑”,闭眼。
- ④ 秋毫:秋天鸟兽新生的细毛,比喻极细小的东西。
- ⑤ 常:固定不变。
- ⑥ 引:引弓,拉弓弦发箭。步:古代的长度单位,一步为六尺。
- ⑦ 逢(páng)蒙:传说中的射箭能手,羿的徒弟。
- ⑧ 度:标准。
- ⑨ 知:通“智”。
- ⑩ 人关:符合一定的准则。
- ⑪ 长欺:长期被欺骗。
- ⑫ 长养:长期被供养。

【译 文】

用刚磨好的利箭,张满弓弩发射出去,即使是闭着眼睛乱发,箭头也不见得射不中细小的东西,可是却不能再一次射到原来的地方,这不能说是善于射箭,因为没有固定的目标。设置一个直径五寸的箭靶,射程只有十步远,不是羿和逢蒙这样的射手不一定能全部射中,是因为有固定的目标。有目标射箭是困难的,没有目标乱射是容易的。有固定的目标,那么羿和逢蒙就会因为射中五寸的箭靶而被誉为技艺高超;没有固定的目标,那么凭乱射而射中极细小的东西也会被视为拙劣。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对待别人的言论,那么善辩的人就会用繁杂的话进说;设置一定的标准来衡量言论,即使是智慧的人也害怕说话有闪失,不敢乱说。现在君主听取进说,不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而喜欢他们动听的言辞;不用功效去衡量,却赞赏他们的行为而不管是否合乎准则。这就是君主长期被欺骗、进说的人长期被供养的原因。



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学之，所使学者未及学而客死。王大怒，诛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诛学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诛无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无如其身^①，不能自使其无死，安能使王长生哉^②？

【注 释】

① 急：动词，看重。

② 安：怎么。

【译 文】

有客人教燕王学习不死的道术，燕王派人去学习，派去的人还没来得及学那个客人就死了。燕王大怒，杀了那个被派去学习的人。燕王不知道那个客人欺骗自己，却杀了学晚了的人。相信没根据的东西而杀掉没有罪过的臣子，这是不明察的危害。况且人所最看重的无过于自己的生命，那个客人不能使自己不死，又怎么能使燕王长生呢？

郑人有相与争年者^①。一人曰：“吾与尧同年^②。”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③。”讼此而不决^④，以后息者为胜耳^⑤。

【注 释】

① 争年：争论年龄的大小。

② 尧：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

③ 黄帝：我国原始社会后期轩辕氏的部落首领，部落联盟的创建者。

④ 讼：争辩。

⑤ 息：停止。

【译 文】



郑国有相互争论年龄大小的人。一个人说：“我和尧同岁。”其中一个人说：“我和黄帝的哥哥同岁。”为此争辩不已，不过以最后停止争辩的人为胜利者罢了。

客有为周君画策者^①，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策者同状^②。周君大怒。画策者曰：“筑十版之墙^③，凿八尺之牖^④，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周君大悦。此策之功非不微难也，然其用与素髹策同^⑤。

【注 释】

- ① 策：乾道本作“莢”，卢文弨说“莢讹。下同。前作策，策、筴同。”今据改。
- ② 髹(xiū)策：漆过的竹简。髹，用漆漆物。
- ③ 版：通“板”。
- ④ 牖(yǒu)：窗户。
- ⑤ 素：没有着色的，引申为没有画过的。

【译 文】

客人中有为周君画竹简的，三年方画成。周君观看竹简，和漆过的竹简形状一样。周君很生气。画竹简的人说：“筑一座十板高的墙，在墙上凿一个八尺的窗户，在太阳刚出来时把竹简放在窗户上观看。”周君照着他的话去做，看见竹简上的形状，都是龙蛇禽兽车马之类，万物的形状都俱备了。周君非常高兴。画这个竹简的功夫并非不微妙难能，但它的用途却和没画过的竹简相同。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①？”曰：“犬马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②，不可类之^③，故难。鬼神，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注 释】

- ① 孰:什么。
- ② 罄(qíng):显现。
- ③ 类:类似,相像。

【译 文】

客人中有为齐王画画的,齐王问:“画什么东西最难?”客人说:“狗马最难。”齐王问:“什么最容易?”客人说:“鬼怪最容易。”狗和马,是人们所熟悉的,经常出现在人们眼前,不可能画得很像,所以难。鬼怪,没有形状,不显现在人们面前,所以容易画。

齐有居士田仲者^①,宋人屈谷见之^②,曰:“谷闻先生之义,不恃仰人而食^③。今谷有巨瓠,坚如石,厚而无窍^④,献之。”仲曰:“夫瓠所贵者,谓其可以盛也。今厚而无窍,则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坚石^⑤,则不可以剖而以斟。吾无以瓠为也。”曰:“然,谷将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无益人之国,亦坚瓠之类也。

【注 释】

- ① 居士:隐居的人。
- ② 屈谷:人名,生平不详。
- ③ 恃仰:依赖。
- ④ 无窍:没有空隙,实心。
- ⑤ 任重如坚石:指葫芦中间包藏着像硬石头一样重的东西。任,通“妊”,包藏。

【译 文】

齐国有个隐居的人叫田仲,宋国屈谷拜见他,说:“我听说过您的高义,不依靠别人而生活。现在我有一个大葫芦,硬得像石头,



厚实而没有空隙,把它献给您。”田仲说:“葫芦可贵的地方,在于它可以装东西。现在这个葫芦厚实而没有空隙,就不能剖开来装东西;中间包藏着像硬石头一样的东西,就不能剖开来斟酒。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葫芦派上用场。”屈谷说:“说得对。我要把它丢掉。”现在田仲不依靠别人生活,也就是对国家没有用处,也属于实心葫芦一类。

虞庆为屋,谓匠人曰:“屋太尊^①。”匠人对曰:“此新屋也,涂濡而椽生^②。”虞庆曰:“不然。夫濡涂重而生椽挠^③,以挠椽任重涂^④,此宜卑^⑤。更日久,则涂干而椽燥。涂干则轻,椽燥则直,以直椽任轻涂,此益尊。”匠人诎^⑥,为之而屋坏^⑦。

【注 释】

- ① 尊:高。指屋脊到屋檐的坡度太陡。
- ② 涂:泥。濡(rú):湿。椽(chuán)生:椽木没有干透。椽,架在房顶檩木上的木条。生,指木材没干透。
- ③ 挠:弯曲。
- ④ 任:承担,承受。
- ⑤ 宜:应当。卑:低。
- ⑥ 诎:屈服,指没有话说。
- ⑦ 为之:按他(虞庆)的话去做。

【译 文】

虞庆盖房子。他对匠人说:“屋面的坡度太陡了。”匠人回答说:“这是新房子,泥是湿的,椽木也没有干透。”虞庆说:“不对。湿泥沉重而没有干透的椽木弯曲,用弯的椽木来承受沉重的湿泥,这坡度应该低平一点。时间长了,泥和椽木就会干透。泥干了就变轻,椽木干了就变直,用变直的椽木承担轻的泥,房顶就会变陡一些。”匠人无话可对,就按照他的话去做,结果房子毁坏了。



一曰：虞庆将为屋，匠人曰：“材生而涂濡^①。夫材生则挠，涂濡则重，以挠任重，今虽成，久必坏。”虞庆曰：“材干则直，涂干则轻。今诚得干^②，日以轻直，虽久，必不坏。”匠人诎，作之成，有间^③，屋果坏。

【注 释】

- ① 材：木材。
- ② 诚：确实，真正。
- ③ 有间：过了些时候。

【译 文】

又一种说法：虞庆要盖房子。匠人说：“木材没有干透而泥还是湿的。木材没有干透就会弯曲，湿泥则很沉重，用弯曲的木材承受重泥，时间长了房子一定会毁坏。”虞庆说：“木材干透了就会变直，泥干了就变轻。现在如果它们真能干起来，那么泥就会一天比一天轻，木材就会一天比一天直，即使时间长了，也一定不会坏。”匠人无话可说，就按他的话去做，盖成了，过了些时候，房子果然塌了。

范且曰：“弓之折，必于其尽也^①，不于其始也。夫工人张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②，一日犯机^③，是节之其始而暴之其尽也^④，焉得无折？且张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机，是暴之其始而节之其尽也。”工人穷也，为之，弓折。

【注 释】

- ① 尽：尽头，最后。
- ② 伏：安放。檠(qíng)：校正弓弩的工具。蹈：装上。
- ③ 犯机：触动弩牙，指放箭。犯，触动。机，弩牙，控制发射的机件。



④ 暴:粗率,急促。

【译 文】

范雎说:“弓的折断,一定是在制作的最后阶段而不是开始阶段。工匠张弓,先把弓弩放在校弩工具中慢慢调节,三十天以后才安装弓弦,而在一天之内就把箭射出去,这是开始调节时缓慢而最后使用时急促,弓怎么能不断呢?我张弓就不这样:用校弩工具校正一天就安装弓弦,上弦三十天以后才把箭射了出去,这是开始时粗率而最后有节制。”工匠无话可对,照范雎的话张弓,结果弓折断了。

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①。人主说而不禁,此所以败也。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②,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故人主之于国事也,皆不达乎工匠之构屋张弓也。然则士穷乎范且、虞庆者:为虚辞,其无用而胜^③;实事,其无易而穷也^④。人主多无用之辩^⑤,而少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今世之为范且、虞庆者不辍^⑥,而人主说之不止,是贵“败”“折”之类而以知术之人为工匠也^⑦。工匠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坏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术,故国乱而主危。

【注 释】

- ① 反:违反。情:实际。
- ② 艳:羡慕。文丽之声:指华丽动听的言辞。
- ③ 其:就,乃。
- ④ 无易:无可改变。
- ⑤ 多:看重。
- ⑥ 辍(chuò):停止。
- ⑦ 贵:尊重。



【译 文】

范雎、虞庆的话，都是文辞华丽动听而违背实际情况的。君主喜欢听而不加以禁上，这就是事情败坏的原因。不谋求富国强兵的实际功效，却羡慕那华丽动听的诡辩，这是排斥有法术的人士而采纳“坏屋”、“折弓”那样的胡说。所以君主处理国事，都不通晓工匠造房子和张弓的道理。可是有术之士所以被范雎、虞庆那样的人所窘迫，是因为：讲虚浮的话，没有用处却取得胜利；干切合实际的事情，虽然属于不可改变的却必然受窘。君主看重没有用处的辩说，而轻视不可改变的言论，这是产生混乱的原因。现在像范雎、虞庆那样的人不断出现，可君主却对他们欣赏不止，这就是推重“败屋”、“折弓”之类的议论，而把懂得法术的人当作工匠看待。工匠不能施展他的技巧，所以屋坏弓折；懂得治国之术的人不能实行他的谋略，所以国家混乱而君主处于危险的境地。

夫婴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为羹^①，以木为戠^②，然至日晚必归饷者，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夫称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慙^③，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④，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⑤；不慕而治强者，秦也^⑥，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⑦。

【注 释】

- ① 羹：浓汁。
- ② 戠：大块的肉。
- ③ 慙(quet)：真实。
- ④ 正：匡正。
- ⑤ 三晋：指韩、赵、魏三国。这三个国家是取代晋国后建立的，故称“三晋”。
- ⑥ 秦：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陕西省大部分和甘肃省东南部以及山西、四川、河南等省部分地区。
- ⑦ 毕：完毕，完善。



【译 文】

小孩子一起游戏时,用干土当饭,用稀泥当浓汤,用木头当大块的肉,可是到天黑的时候一定要回家吃饭,干土饭、稀泥汤可以用来游戏却不可以吃。称说上古传颂的东西,动听而不真实,称道先王的仁义但不能使国家走上正路,这也是可以用来做游戏而不可以用来治国的东西。因追求仁义而使国家衰弱混乱的,是韩、赵、魏三国;不追求仁义而使国家富强的,是秦国,可是秦国还没有称帝,是因为治理还不完善。

经 三

挟夫相为则责望^①,自为则事行。故父子或怨譙^②,取庸作者进美羹^③。说在文公之先宣言与勾践之称如皇也^④。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⑤,吴起怀瘳实而吮伤^⑥。且先王之赋颂^⑦,钟鼎之铭^⑧,皆播吾之迹^⑨,毕山之博也^⑩。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筑社之谚^⑪,自辞说也^⑫。请许学者而行宛曼于先生^⑬,或者不宜今乎?但是,不能更也。郑县人得车厄也^⑭,卫人佐弋也^⑮,卜子妻写弊裤也^⑯,而其少者侍长者饮也。先王之言,有所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说在宋人之解书与梁人之读记也^⑰。故先王有郢书^⑱,而后世多燕说。夫不适国事而谋先王,皆归取度者也。

【注 释】

- ① 挟:带着,怀着。夫:那种。相为:互相依赖。望:埋怨。
- ② 譙(qiào):责骂。
- ③ 取:争取。庸作者:雇工。庸,通“佣”。
- ④ 文公:所指不详。勾践:春秋时越国国君。如皇:指如皇之台。
- ⑤ 桓公:齐桓公,名小白,春秋时齐国国君,春秋五霸之一。藏蔡:隐藏对蔡国的恼怒。楚: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湖北省全部和湖南、河南、安徽、江



西等省部分地区。

- ⑥ 吴起：战国时卫国人，曾在魏、楚两国进行过改革变法，是杰出的军事家。
瘳(chōu)：治愈。实：实利。
- ⑦ 赋颂：以颂扬为内容的文章或诗歌。
- ⑧ 钟：古代乐器，多用青铜制成。鼎：三足两耳的古代器具，原是烹调食物的炊器，后用作祭祀的礼器和统治者传国的重器。铭：铭文，刻在钟鼎上的文字。
- ⑨ 播吾：又作“番(pó)吾”，古代的山名，战国时属于赵国，在今河北省平山县东南。
- ⑩ 华山：山名，在今陕西省东部。博：通“簿”，古代的一种游戏用物，类似后代的棋。
- ⑪ 社：土地神。
- ⑫ 辞说：解说。
- ⑬ 学者：指儒家。宛曼：渺茫广远。
- ⑭ 郑县：地名，战国时属于韩国，位于今河南省郑州市。车厄：驾车时架在牛马颈上的曲木。厄，通“轭”。
- ⑮ 佐弋：官名，掌管射飞禽。
- ⑯ 写：仿效。弊：旧。
- ⑰ 宋人之解书：宋国人误解书意所做的蠢事。梁人之读记：梁人读书变呆的故事。记，历史典籍。
- ⑱ 郢(yǐng)：楚国的都城，位于今湖北省江陵市北。公元前 278 年，郢被秦国攻破以后，楚国迁都于陈(位于今河南省淮阳县)，仍称其为郢。

【译 文】

怀着相互依赖的想法就会责备和埋怨；怀着自己依靠自己的想法，事情就能办成。所以父子之间有的也互相埋怨和责怪，而为了争取让雇工多做事却给他们丰美的饭菜。上述论点的说明表现在：文王伐宋，先宣布宋君的罪状，勾践伐吴之前先宣布吴王筑如皇之台的罪状。所以齐桓公隐藏对蔡国的恼怒而进攻楚国，吴起怀着使士兵伤愈去拼命作战的想法而为他们吸吮伤口。况且赞颂



先王的赋颂，钟鼎上的铭文，都和播吾山上的脚印、华山上的棋局一样虚假。然而前代圣王所期求的是利益，所使用的是气力。运用修筑社坛的谚语，是晋文公为自己辩解而争取他人出力的方法。允许学者胡说而实行渺茫广远的先王之道，恐怕不适用于现在吧？虽然是这样，但又不能更改它。这就像郑县人得到车轭向人问名而误以为被人欺骗，掌管射飞禽的卫国人先用头巾向鸟挥动而射不到鸟，卜子的妻子照旧裤子的样子毁坏新裤子，以及年轻人侍候年纪大的人喝酒而仿效年纪大的人喝酒一样愚蠢。先王的言论，有的涉及的事情很小而当今社会却认为意义重大的，有的涉及的事情很大而当今社会却认为意义很小的，都未必真懂。上述观点的说明表现在宋国人误解书意所做的蠢事以及梁国人读书变呆的故事。所以先王的话有时像郢人写信那样，而后世人理解先王的话很像燕国人看信一样胡猜。不适合国家政事而谋求先王之道，都像郑人买鞋时不肯相信自己的脚非要回家取尺码一样。

说 三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①，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②。子、父，至亲也，而或讙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夫卖庸而播耕者^③，主人费家而美食^④，调布而求易钱者^⑤，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⑥。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⑦，尽巧而正畦陌者^⑧，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⑨。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⑩，皆挟自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⑪；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注 释】

① 简：简慢，马虎。

② 诮(qiào)：责骂。

③ 庸：通“佣”，雇工。



- ④ 费家：花费家财。
⑤ 调(tiáo)：挑选。布：货币名称。易：交换。
⑥ 耨(nòu)：锄草。熟：精细。耘：耘田，锄草。
⑦ 疾：快速地。
⑧ 陌：田间东西方向的道路，这里泛指田埂。
⑨ 云：得，有。
⑩ 调：合，适。
⑪ 越人：指当时居住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越族人，这里比喻关系疏远的人。

【译 文】

人做婴儿时，父母对他抚养马虎，儿子长大了就要埋怨父母；儿子长大成人，对父母的供养微薄，父母就会恼怒而责备他。儿子、父亲之间是至亲骨肉，而有的怒责、有的埋怨，都是因为怀着相互依赖的心理而认为对方不能周到地照顾自己。雇用雇工来播种耕耘，主人花费家财准备丰美的饮食，挑选布币去交换钱币来给雇工，并不是喜欢雇工，而是说：这样做，耕地的人就会耕得深，锄草的人就会锄得细。雇工用尽力气快速地耕地锄草，用尽技巧整理畦埂，并不是爱主人，而是说：“这样做，饭菜才会丰美，钱币才容易得到。主人这样供养雇工，爱惜功力，有父子之间的恩惠，而雇工一心工作，都是怀着为自己的打算。所以人们办事和给人好处，如果从对人有利着想，那么疏远的人也容易和好；如果从对人有害着想，那么父子之间也要分离而且埋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闻宋君无道，蔑侮长老^①，分财不中^②，教令不信，余来为民诛之^③。”



【注 释】

- ① 长老：年高而有德行的人。
- ② 中：适当，平均。
- ③ 余：我。

【译 文】

文公讨伐宋国，就先发表言论说：“我听说宋君荒淫无道，侮蔑德高望重的老人，分配财物不适当，发布命令却不守信用，我来为民众诛杀他。”

越伐吴，乃先宣言曰：“我闻吴王筑如皇之台^①，掘深地，罢苦百姓^②，煎靡财货^③，以尽民力，余来为民诛之。”

【注 释】

- ① 吴王：指吴王夫差(chāi)，春秋时吴国国君。如皇之台：台名。台，是一种用土筑成的高建筑物，供观望游乐之用。
- ② 罢：通“疲”，疲劳。
- ③ 煎靡：耗费。

【译 文】

越王攻打吴国，就先发表言论说：“我听说吴王修筑如皇之台，挖掘深河，使百姓疲劳困苦，又耗费财货，因而耗尽了民力，我来为民众诛杀他。”

蔡女为桓公妻^①，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②。乃且复召之^③，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仲父谏曰^④：“夫以寝席之戏^⑤，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业不可冀也，请无以此为稽也^⑥。”桓公不听。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



矣^⑦，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楚服，因还袭蔡^⑧，曰‘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遂灭之。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

【注 释】

- ① 蔡女：蔡侯的女儿。蔡，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省上蔡县一带。
- ② 出：休，离弃。
- ③ 且：将要。
- ④ 仲父：长辈的意思。管仲相齐有功，齐桓公尊他为仲父。
- ⑤ 寝席：指夫妻间的亲密关系。
- ⑥ 稽：计较。
- ⑦ 楚之菁(jīng)茅不贡于天子三年：楚国三年不向周天子进贡菁茅。这表示不尊重周天子的权威。菁茅，也叫苞茅，草名，供滤酒用。
- ⑧ 还：回兵。

【译 文】

蔡侯的女儿嫁给齐桓公为妻，桓公和她坐在船上游玩，她晃动着船，齐桓公非常害怕，让她停止她却不肯停下来，齐桓公一怒之下把她休掉了。随后桓公又想把她召回，蔡国因此又把她改嫁了。齐桓公非常生气，要去讨伐蔡国。管仲规劝说：“拿夫妻之间的玩笑为理由，还不足以攻打别人的国家，不能指望建立什么功业，请不要计较这事。”桓公不肯听从。管仲说：“您一定不能打消这个念头，楚国已经三年不向周天子进贡菁茅了，您不如为周天子发兵攻打楚国。楚国屈服以后，趁机回兵攻打蔡国，说‘我为周天子讨伐楚国，可蔡国却不肯调兵听命。’就可以消灭它。这样做在名义上是正义的，而在实际上是有利的，所以必须有为天子去讨伐的名义，而后才可以有报仇的实效。”

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①。军人有病疽者^②，吴起跪而自吮其脓。



伤者之母立泣^③，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④，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子又将死也，今吾是以泣。”

【注 释】

- ① 魏：战国时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大部、山西省西南部和山东、河北省部分地区。中山：春秋时白狄别支鲜虞族建立的国家，位于今河北省灵寿县至唐县一带。
- ② 病疽(ǐ)者：患了毒疮的人。疽，一种毒疮。
- ③ 立：立刻。
- ④ 若：你。

【译 文】

吴起担任魏国的将军而攻打中山国。士兵中有一个生毒疮的人，吴起跪下来亲自为他吸吮脓血。伤者的母亲马上就哭了，有人问她：“将军这样对你的儿子，你还为什么要哭呢？”她回答说：“吴起吸吮他父亲的创口，他的父亲就死了，现在这孩子也要死了，现在我因此而哭。”

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播吾^①，刻疏人迹其上^②，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③：“主父常游于此。”

【注 释】

- ① 赵主父：即赵武灵王。公元前 299 年，他让位于小儿子何，自称主父。钩梯：带钩的梯子。缘：攀登。
- ② 疏：刻。
- ③ 勒：铭刻。



【译 文】

赵主父命令工匠用钩梯攀登播吾山，在上面刻上人的脚印，宽三尺，长五尺，并刻上字说：“主父曾经在此游玩。”

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①，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②，棋长八寸^③，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

【注 释】

① 秦昭王：即秦昭襄王，战国时秦国国君。

② 箭：又名“箸”，骰(tóu)子。

③ 棋：指棋子。

【译 文】

秦昭王命令工匠用钩梯登上华山，用松柏的木心做成一副棋，骰子长八尺，棋子长八寸，并刻上字说：“昭王曾经在此和天神下棋。”

文公反国^①，至河，令笾豆捐之^②，席蓐捐之^③，手足胼胝而目黧黑者后之^④。咎犯闻之而夜哭^⑤。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国。咎犯闻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国耶？”犯对曰：“笾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劳有功者也，而君后之。今臣有与在后^⑥，中不胜其哀^⑦，故哭。且臣为君行诈伪以反国者众矣，臣尚自恶也，而况于君？”再拜而辞^⑧。文公止之曰：“谚曰：‘筑社者^⑨，搗撮而置之^⑩，端冕而祀之^⑪。’今子与我取之，而不与我治之；与我置之，而不与我祀之；焉可？”解左骖而盟于河^⑫。

【注 释】

① 文公反国：指晋文公即位前在外流亡 19 年，于公元前 636 年自秦国返回



晋国。反，通“返”。

- ② 筴豆：盛食物的用具，筴用来盛果实，豆盛肉制品。捐：丢掉。
- ③ 席蓐(rù)：席子和草垫子，指卧具。
- ④ 手足胼胝(pián zhī)：手脚因劳累被磨硬变粗。
- ⑤ 咎(jiù)犯：即狐偃，字子犯，因是晋文公重耳的舅父，所以又称舅犯。古代咎、舅同音。
- ⑥ 与：参与，参加。
- ⑦ 中：内心。
- ⑧ 再拜：连拜两次，表示郑重和惶恐。辞：告别。
- ⑨ 筑社：修筑社坛，为土地神建坛。
- ⑩ 撝：通“褰”(qiān)，揭起。擗(pì)：揭衣。置：树立。
- ⑪ 端冕：指玄端和玄冕，古代的一种礼衣和礼帽，这里指穿玄端，戴玄冕。
- ⑫ 左骖：指左边驾车的马。骖，古代用四匹马拉一辆车，两边的马称为骖。

【译 文】

晋文公返回晋国，到了黄河边，命令把用旧的食具、睡觉用具都丢掉，叫手脚都磨出茧子和脸色黑的人退到后面去。狐偃听说此事后，晚上就哭起来。文公说：“我在外逃亡二十年，现在才得以回到晋国。您听说这个消息不高兴反而哭起来，您的意思是不想我回国吗？”狐偃回答说：“筴豆，是用来吃东西的；席蓐，是用来睡觉的，可您却丢弃了它们；手脚长出茧子，脸色黎黑，是劳苦功高的人，而您却让他们退到后面。现在我也有理由加入其中，心里有不尽的哀痛，所以哭起来。况且我为您能回国曾多次采用欺骗手段，我自己都厌恶自己，而何况您呢？”拜了两拜就要告辞。文公阻止他说：“谚语说：‘为土地神建坛，撩起衣服树立社神，穿上礼服，戴上礼帽去祭祀它。’现在您为我取得了国家，而不和我一起治理它，就好像和我一起树立社神，却不和我祭祀它；怎么可以呢？”解开左边的骖马沉入河中而对着河神发誓。

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裤，其妻问曰：“今裤何如？”夫曰：“象吾裤。”



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裤。

【译 文】

郑县人卜子让他的妻子做裤子，他的妻子问：“现在的裤子做成什么样？”丈夫说：“像我的旧裤子一样。”他的妻子就毁坏了新裤子，让它和旧裤子一样。

郑县人有得车轭者，而不知其名，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俄又复得一，问人曰：“此是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问者大怒曰：“曩者曰车轭^①，今又曰车轭，是何众也？此女欺我也^②！”遂与之斗。

【注 释】

① 曩(nǎng)者：刚才，以前。

② 女：通“汝”，你。

【译 文】

郑县有人得到一个车轭，却不知道它的名称，就问别人说：“这是什么东西？”那人回答说：“这是车轭。”不久又得到一个，问别人说：“这是什么东西？”那人回答说：“这是车轭。”问话的人非常生气，说：“以前说是车轭，现在又说是车轭，怎么这么多呢？你这是欺骗我！”就和他打起来。

卫人有佐弋者，鸟至，因先以其褰麾之^①，鸟惊而不射也。

【注 释】

① 褰：通“帛”(yuān)，头巾。麾：通“挥”，挥动。



【译 文】

卫国有个管射飞禽的小官，鸟落下来，先用头巾向鸟挥动，鸟受惊飞走，因而无法射到。

郑县人卜子妻之市^①，买鳖以归。过颍水^②，以为渴也，因纵而饮之，遂亡其鳖。

【注 释】

① 之：到。市：集市。

② 颍水：即颍河。

【译 文】

郑县人卜子的妻子到集市去，买了一只鳖回来。过颍河时，以为鳖渴了，就放它到河里去喝水，于是丢掉了她的鳖。

夫少者侍长者饮，长者饮，亦自饮也。

【译 文】

年轻人侍候年纪大的人喝酒，年纪大的人喝，他自己也喝。

一曰：鲁人有自喜者^①，见长年饮酒不能酺则唾之^②，亦效唾之。

【注 释】

① 自喜：自我满足，自以为高明。

② 酺(jùo)：把杯中酒喝光。唾：吐口水，此指呕吐。



【译 文】

又一种说法：鲁国有个自以为高明的人，看见年纪大的人不能把杯中酒喝光而呕吐，也摹仿他呕吐。

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见长者饮无余，非堪酒饮也而欲尽也^①。

【注 释】

① 堪：能，会。

【译 文】

又一种说法：宋国有个年轻人想要摹仿文明的样子，看见年纪大的人喝酒没有剩余，自己不能喝酒也想一饮而尽。

书曰：“绅之束之^①。”宋人有治者^②，因重带自绅束也^③。人曰：“是何也？”对曰：“书言之，固然。”

【注 释】

① 绅：古代士大夫束在衣外的大带子。此处作动词用，束。

② 治者：指研究这部书的人。

③ 重(chóng)：重叠。

【译 文】

古书上说：“反复约束自己。”宋国有个研究这本书的人，就用重叠的带子把自己束起来。别人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书上这么说的，当然要这么做。”



书曰：“既雕既琢^①，还归其朴^②。”梁人有治者^③，动作言学，举事于文^④，曰：“难之。”顾失其实^⑤。人曰：“是何也？”对曰：“书言之，固然。”

【注 释】

- ① 琢：琢磨。
- ② 朴：没有加工的木材，指事物的原始状态。
- ③ 梁：魏国的别名。魏国于公元前 361 年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所以又称梁。
- ④ 举事于文：做任何事都讲究修饰。
- ⑤ 顾：反而。

【译 文】

古书上说：“又雕刻又琢磨，还原它的本来面目。”魏国有研究这本书的人，一言一行都学习这句话，做任何事都讲究修饰，说：“很难做到这一点哪。”结果反而失掉了他本来的样子。别人说：“这是为什么？”他说：“书上这么说，当然要这么做。”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①，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②。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③，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④。”燕相白王^⑤，大说^⑥，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举学者多似此类。

【注 释】

- ① 遗(wèi)：送给。书：信。
- ② 云：说。过：错，错误地。
- ③ 说：解说。
- ④ 举：推举，选拔。
- ⑤ 白：告诉。



⑥ 说:通“悦”。

【译 文】

楚国郢都有个写信给燕国相国的人,晚上写信,烛光不亮,就对拿烛火的人说:“举烛。”说完就在信上错写上“举烛”。举烛,不是信的原意。燕国相国接到信后解释说:“举烛,就是崇尚光明,崇尚光明,就是选拔人才加以任用。”燕国相国告诉燕王,燕王很高兴,国家因此治理好了,这并不是信的本意。现在被提拔的学者多数像这一类。

郑人有且置履者^①,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②,至之市而忘操之^③。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④。及反,市罢^⑤,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注 释】

- ① 且:将。置:置办,购买。履(lǚ):鞋。
- ② 度:量。置:放。坐:同“座”。
- ③ 至:及,等到。之:往。操:拿。
- ④ 度:尺码。
- ⑤ 市罢:集市散了。

【译 文】

郑国有个要买鞋的人,先量好脚的尺码,然后把尺码放在座位上,等到去集市时却忘了带尺码。已经挑好了鞋,才说:“我忘了拿尺码。”回家去取。等到回到集市,集市已经散了,于是没能买到鞋子。有人问:“为什么不用脚试试鞋子?”他说:“我宁愿信尺码,也不愿信自己的脚。”



经 四

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于法而赏加焉，则上不能得所利于下；名外于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不畜之于君^①。故中章、胥己仕^②，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③；平公腓痛足痹而不敢坏坐^④，晋国之辞仕托者国之锤^⑤。此三士者，言袭法，则官府之籍也^⑥；行中事^⑦，则如令之民也^⑧；二君之礼太甚^⑨。若言离法而行远功，则绳外民也^⑩，二君又何礼之？当亡。且居学之士^⑪，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被甲^⑫。礼之，则惰修耕战之功^⑬；不礼，则害主上之法。国安则尊显，危则为屈公之威^⑭，人主奚得于居学之士哉？故明主论李疵视中山也^⑮。

【注 释】

- ① 劝：勉励。畜：驯服，顺从。
- ② 中章、胥己：两个人名，生平不详。
- ③ 中牟：晋国地名，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市东南。文学：指文献和典籍，主要指儒家学术。
- ④ 平公：指晋平公，名彪，春秋时晋国国君。腓(féi)：小腿肚子。坏坐：坐得不端正。
- ⑤ 辞仕：辞去官职。托：依附于贵族门下。锤：通“垂”，一面，引申为二分之一。
- ⑥ 籍：国家法令文件。
- ⑦ 中(zhòng)：符合。事：指法治。
- ⑧ 如令：遵从法令。
- ⑨ 二君：指赵襄子和晋平公。
- ⑩ 绳：木匠用的墨线，这里比喻法度。
- ⑪ 居学之士：隐居而从事私学的人。居，隐居。
- ⑫ 被：通“披”。
- ⑬ 修：致力于。
- ⑭ 屈公：人名。威：通“畏”，畏惧。



⑮ 李疵：人名，生平不详。

【译 文】

可以得到利益的地方，百姓就归向它；可以显扬名声的事情，士人就为它而死。所以对不合法制的功劳给予赏赐，君主就不能从臣下那里得到利益；对不合法制的名声给予赞赏，那么士人就会努力追求名声而不顺从君主。所以中章、胥己做了官，就有中牟地方一半的百姓放弃田地而追随文学的人；晋平公腿痛脚麻却不敢不端坐，晋国就有一半的人辞去官职和不再依托于贵族门下而去效仿叔向。这三个士人，如果言论合法，那也不过是照国家的法典讲话；行为符合法制，那也不过是守法之人：两个君主对他们的礼遇太过分了。如果言论违背法令而行动又没有功劳，那就是法律之外的人，两个君主又何必礼待他们？礼遇这种人，国家就要灭亡。况且那些隐居而从事私学的人，国家平安无事时不出力，国家有了危难又不披甲打仗。礼遇他们，就会使人懒得致力于在耕种和打仗方面建功立业；不礼遇他们，他们就会危害君主的法制。国家安定时，他们尊贵显耀，国家有危难时，他们就做出像屈公那样胆小怕死的行径来。君主能从这些隐居而从事私学的人身上得到什么呢？所以英明的君主肯定李疵对中山国的看法。

说 四

王登为中牟令^①，上言于襄主曰^②：“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③，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主曰：“子见之，我将为中大夫^④。”相室谏曰^⑤：“中大夫，晋重列也^⑥，今无功而受，非晋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⑦！”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绝无已也。”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



【注 释】

- ① 令：县一级的行政长官。
- ② 襄主：即赵襄子，名无恤，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晋国的执政卿。当时家臣称卿大夫为主，故又称襄主。
- ③ 修：美好。
- ④ 中大夫：侍从官名，负责议论政事，提出建议，供君主参考。
- ⑤ 相室：这里指家臣的头目。
- ⑥ 重列：重要的职位。列，行列，此指官位。
- ⑦ 耳：动词，听。目：动词，用眼睛看。

【译 文】

王登任中牟的行政长官时，对赵襄子进言说：“中牟有两个士人叫中章、胥己，他们的品德很好，他们的学问很渊博，您为什么不举用他们呢？”赵襄子说：“你让他们来见我，我要让他们做中大夫。”相室进谏说：“中大夫，是晋国重要的职位，现在他们无功受禄，这不符合晋国大臣的意思。您也只是听说他们的名声而没有看见他们的实际吧？”赵襄子说：“我取用王登，就是既用耳朵又用眼睛考察的；王登选取的人，又要我用耳朵和眼睛去考察，这样亲自考察人就会永远没完没了。”王登在一天之内使两个人见到了赵襄子，赵襄子任他们二人为中大夫，给他们土地和房屋。中牟人卖掉田地、房屋而去追随文学之士的，占全邑人口的一半。

叔向御坐^①，平公请事，公腓痛足痹转筋而不敢坏坐。晋国闻之，皆曰：“叔向贤者，平公礼之，转筋而不敢坏坐。”晋国之辞仕托慕叔向者，国之锤矣。

【注 释】

- ① 叔向：即羊舌肸(xī)，春秋时晋国的卿。御坐：陪君主坐。



【译 文】

叔向陪侍晋平公坐着，晋平公和他商量事情，平公腿痛脚麻以至抽筋可还是不敢不端坐。晋国人听说此事，都说：“叔向是贤能的人，平公礼待他，腿抽筋了还不敢不端坐。”晋国辞去国家的官职和放弃对贵族的依附而去仿效叔向的人，占了全国的一半。

郑县人有屈公者，闻敌，恐，因死；恐已^①，因生。

【注 释】

① 已：停息，停止。

【译 文】

郑县有个叫屈公的人，听说敌人来了，很害怕，吓得昏死过去；害怕的情绪过去了，才又活过来。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还报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①，将后齐、燕^②。”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对曰：“其君见好岩穴之士^③，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闾隘巷之士以十数^④，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矣^⑤。”君曰：“以子言论，是贤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显岩穴之士而朝之^⑥，则战士怠于行阵^⑦；上尊学者，下士居朝^⑧，则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陈者^⑨，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举兵而伐中山，遂灭也。

【注 释】

① 亟(jí)：立刻。

② 后齐、燕：落在齐国和燕国后面。

③ 见好(hào)：亲近。



- ④ 倾盖:把车盖斜张。盖,车盖,车子上的伞。与车:同坐一辆车子,表示亲近。穷闾(lú)隘巷:困苦的街坊,狭窄的小巷。闾,民众居住的地方。
- ⑤ 伉(kàng)礼:以平等的礼节对待。伉,对待。布衣:指百姓。
- ⑥ 岩穴之士:隐居的士人。朝:朝见。
- ⑦ 行阵:阵列,比喻打仗。
- ⑧ 下士:指文士。
- ⑨ 陈:通“阵”。

【译 文】

赵主父派李疵察看中山国可不可以进攻。李疵回来报告说:“中山国可以讨伐。您不快点进攻,就要落在齐国和燕国后面。”赵主父说:“是什么缘故说它可以攻打?”李疵回答说:“中山的国君亲近隐士,用亲自驱车拜见并和他们同乘一车的举动来显扬居住在穷街陋巷中的读书人,要以十为单位来计算。用平等的礼节来对待不做官的人,要以百为单位来计算。”赵主父说:“根据你的话来判断,中山国的国君是个贤能的君主,怎么能攻打呢?”李疵说:“不是这样。喜欢显扬隐士并让他们参加朝会,战士就会在打仗时懈怠;君主尊重学者,文士居于朝廷,农民就会懒于种田。战士在打仗时懈怠,兵力就会削弱;农民懒于种田,国家就会贫穷。兵力比敌方弱,国内又贫穷,这样还不亡国的,是从没有过的。攻打它不是可以吗?”主父说:“对。”于是出兵攻打中山国,把它消灭了。

经 五

《诗》曰:“不躬不亲^①,庶民不从^②。”传说之以“无衣紫^③”,援之以郑简、宋襄^④,责之以尊厚耕战^⑤。夫不明分^⑥,不责诚^⑦,而以躬亲位下^⑧,且为“下走”“睡卧”,与夫“掩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称犹孟;邹君不知^⑨,故先自僂^⑩。明主之道,如叔向赋猎与昭侯之奚听也^⑪。



【注 释】

- ① 躬:与“亲”义同,亲自参与、以身作则。
- ② 庶民:普通百姓。
- ③ 傅:师傅。
- ④ 援:引用。郑简:指郑简公,名嘉,春秋时郑国国君。宋襄:指宋襄公,名兹父,春秋时宋国国君。
- ⑤ 责:指责,批评。厚:重。
- ⑥ 分:名分。
- ⑦ 责:要求。诚:真心实意。
- ⑧ 位:通“莅”(lì),临,到。
- ⑨ 邹君:邹国国君。邹,诸侯国名,位于今山东省邹平县。知:通“智”。
- ⑩ 僂(lù):羞辱。
- ⑪ 赋猎:分配猎物。昭侯:指韩昭侯,战国时韩国君主。

【译 文】

《诗经》上说:“不以身作则,百姓就不会相信。”齐王的师傅用“君主不穿紫衣服”来说明这句诗,可以用郑简公、宋襄公的事来批评这句诗,用尊重耕战的观点来指责这句诗。不明确君臣的名分,不要求臣下真心实意地效力,反而亲自去做下面的人所做的事,就会像齐景公不用车子而下去奔跑,魏昭王读简昏昏睡去,以及那种“掩弊”、“微服”的事情一样愚蠢。孔丘很愚蠢,所以称说君如孟臣如水;邹君很愚蠢,所以先割断自己的长纓而羞辱了自己。英明的君主的治国之道,就应像叔向分配猎物和韩昭侯如何听取意见一样。

说 五

齐桓公好服紫^①,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②。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



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③：‘吾甚恶紫之臭④。’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⑤，吾恶紫臭。’”公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⑥；其明日，国中莫衣紫⑦；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注 释】

- ① 服：穿。紫：指紫色的衣服。
- ② 素：没有染色的布。
- ③ 左右：君主身边的近侍。
- ④ 臭(xiù)：气味。
- ⑤ 少却：稍微退后一点。却，退。
- ⑥ 郎中：君主的侍从官，掌管通报和警卫工作。
- ⑦ 国中：都城中。

【译 文】

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全国的人就都穿紫色衣服。在当时，五匹没有染色的布抵不上一匹紫色的布。齐桓公对此很忧虑，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色衣服，紫色衣服就特别贵，全国的百姓没完没了地喜欢穿紫色衣服，我该怎么办？”管仲说：“您想制止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试着不穿紫衣服呢？您对左右说：‘我很讨厌紫色衣服的味道。’如果此时侍从中正巧有穿紫衣服进见的人，您一定要说：‘稍往后一点，我讨厌紫色衣服的味道。’”桓公说：“好。”就在这一天，郎中便没有谁穿紫色的衣服了；第二天，国都中就没有人穿紫色衣服了；第三天，国境之内就没人穿紫衣服了。

一曰：齐王好衣紫，齐人皆好也。齐国五素不得一紫。齐王患紫贵。傅说王曰：“《诗云》：‘不躬不亲，庶民不信。’今王欲民无衣紫者，王请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进者，曰：‘益远①！寡人恶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国中莫衣紫；是岁也，境内莫衣紫。



【注 释】

- ① 益远:离得远一点。

【译 文】

又一种说法:齐王喜欢穿紫色衣服,齐国人就都喜欢紫色衣服。在齐国五匹没染色的布换不到一匹紫色的布。齐王为紫色的衣料贵而发愁。齐王的师傅劝说齐王说:“《诗经》上说:‘君主不身体力行,百姓就不会相信。’现在您想让民众不穿紫色衣服,您只须自己脱掉紫色衣服上朝。群臣有穿紫色衣服进见的,就说:‘稍远一点!我讨厌紫色衣服的味道。’”齐王照着这话去做,这一天,郎中没有穿紫衣服的;这个月,国都中没有穿紫衣服的;这一年,国境之内没有穿紫衣服的。

郑简公谓子产曰^①:“国小,迫于荆、晋之间^②。今城郭不完^③,兵甲不备,不可以待不虞^④。”子产曰:“臣闭其外也已远矣^⑤。而守其内也已固矣,虽国小,犹不危之也。君其勿忧。”是以没简公身无患^⑥。

【注 释】

- ① 子产:姓公孙,名侨,郑国贵族,曾任郑简公的相,主张实行改革,颁布《刑书》。
- ② 荆:楚的别名。
- ③ 城:内城。郭:外城。完:完整。
- ④ 不虞:不能预料的事。
- ⑤ 闭:关闭,引申为防守。外:指国境。远:长久。
- ⑥ 没:逝去。



【译 文】

郑简公对子产说：“郑国很小，又夹在楚、晋之间。现在内外城都不完整，兵器铠甲都不齐备，不能应付意外的变化。”子产说：“我严守边境已经很久了，防卫国内也很牢固了，虽然国家很小，但并不认为它有危险。您不必担忧。”所以直到简公去世，终身都没有祸患。

一曰：子产相郑，简公谓子产曰：“饮酒不乐也。俎豆不大^①，钟鼓竽瑟不鸣^②，寡人之事不一^③，国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战不辑睦^④，亦子之罪。子有职，寡人亦有职，各守其职。”子产退而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桃李荫于街者莫有援也^⑤，锥刀遗道三日可反^⑥。三年不变，民无饥也。

【注 释】

- ① 俎豆：古代祭祀时用来盛放祭品的两种器具。俎用来载牲。不大：此指祭品不丰盛。
- ② 钟鼓竽瑟不鸣：说明礼乐不兴。钟鼓竽瑟，古代的四钟乐器。竽是用竹制成的管乐器，似笙。瑟似琴而弦数更多。
- ③ 不一：繁多。
- ④ 辑睦：和睦。
- ⑤ 荫：遮蔽。街：四通八达的道路。援：伸手去摘。
- ⑥ 反：通“返”，送回。

【译 文】

又一种说法：子产任郑国的相，郑简公对子产说：“我喝酒都不快乐。因为祭品不丰盛，礼乐不能兴，我的事务繁多，国家不安定，百姓没有管理好，耕战之士不能和睦相处，这也是您的过错。您有您的职事，我也有我的职事，我们应各守各的职事。”子产退下来掌



管政事,过了五年,国内没了小偷强盗,百姓路不拾遗,桃树枣树的树荫都遮到大街上也没人伸手去摘,锥刀丢在路上,三天之后就被送回来。这种情况三年没有改变,百姓没有忍饥挨饿的了。

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①。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②。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③：“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④,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⑤,不擒二毛^⑥,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⑦,不鼓不成列^⑧。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陈而后鼓士进之^⑨。”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⑩,特为义耳^⑪。”公曰：“不反列^⑫,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⑬,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⑭。三日而死。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⑮。夫必恃人主之自躬亲而后民听从,是则将令人主耕以为上、服战雁行也民乃肯耕战^⑯,则人主不泰危乎^⑰? 而人臣不泰安乎?

【注 释】

- ① 战于涿(zhuō):这应是《左传》所记的发生在公元前 638 年的泓水之战。泓水位于今河南省柘城县北。涿谷:宋国地名。
- ② 济:渡,过河。
- ③ 右司马:古代官名,掌管军政和军事赋税。购强:人名,当是《左传》中记载的公孙固的字。趋:快步走。
- ④ 涉:渡水。
- ⑤ 重:重复。
- ⑥ 二毛:两种颜色的毛发。指头发、胡子花白的人。
- ⑦ 阨:通“厄”(è),困苦。
- ⑧ 鼓:击鼓,古时以此为进攻的信号。
- ⑨ 陈:通“阵”。
- ⑩ 腹心不完:不保全国家的根本。完,保全。
- ⑪ 特:只,只是。
- ⑫ 反:通“返”。
- ⑬ 撰:具,构成。



- ⑭ 股:大腿。
 ⑮ 慕:追求。
 ⑯ 服战:从事打仗。服,从事。雁行:像雁排成飞行行列一样。
 ⑰ 泰:通“太”。

【译 文】

宋襄公和楚军在涿谷交战。宋军已经列好阵势,楚军还没有完全过河。右司马购强快步走上前来规劝说:“楚军人多我军人少,请让我们在楚军过河过一半还没列成阵势的时候进攻他们,一定能打败他们。”宋襄公说:“我听君子说:‘不重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兵,不把人推入危险的境地,不进攻还没摆好阵势的敌军。’现在楚军还没有完全过河就去攻打,会损害义的。等楚军全部过河以后再击鼓进攻他们。”右司马说:“您不爱护宋国百姓,不保全国家的根本,只是为了义而已。”宋襄公说:“你再不回到队列里去,就对你实行军法。”右司马回到队列,楚军已经列好阵势了。宋襄公这才击鼓进攻。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了伤,三天后就死了。这就是追求亲自实行仁义的祸害。一定要依靠君主亲自去干然后百姓才能听从,这就是要君主自己种田吃饭。打仗排在队列里百姓才肯种田打仗,那么君主不是太危险了吗?而臣子不是太安全了吗?

齐景公游少海^①,传骑从中来谒曰^②:“婴疾甚^③,且死^④,恐公后之^⑤。”景公遽起^⑥,传骑又至。景公曰:“趋驾烦且之乘^⑦,使骀子韩枢御之^⑧。”行数百步,以骀为不疾^⑨,夺轡代之御^⑩,可数百步^⑪,以马不进,尽释车而走^⑫。以烦且之良而骀子韩枢之巧,而以为不如下走也。

【注 释】

- ① 齐景公:名杵臼,春秋时齐国国君。少海:即渤海。
 ② 传骑:驿使,负责传递公文和情报的人。中:指国都。谒:拜见。



- ③ 婴：指晏婴，字平仲，齐景公的相。疾甚：病得很重。
④ 且：将要。
⑤ 后之：赶不上见他。
⑥ 遽(jù)：急忙，立刻。
⑦ 趋(cù)：赶快。烦且：一种良马。乘：马车。
⑧ 骹(zōu)子：掌马驾车的官。韩枢：人名，驾车能手。御：驾驭。
⑨ 疾：快，迅速。
⑩ 辔(pèi)：马缰绳。
⑪ 可：大约。
⑫ 释：舍弃，丢开。走：跑。

【译 文】

齐景公到渤海去游玩，驿使从京城来拜见说：“晏婴病得很重，就要死了，恐怕您赶不上见他了。”齐景公急忙起身，驿使又到了。齐景公说：“赶快套好烦且拉的车，让骹子韩枢驾车。”走了几百步，景公认为骹子赶得不快，就夺过马缰绳代替他驾车，大约又走了几百步，景公认为马不往前奔，于是将车马全部丢弃而下车奔跑。凭烦且这样的好马和骹子韩枢高超的驾驭技术，可齐景公却认为不如自己下车跑得快。

魏昭王欲与官事^①，谓孟尝君曰^②：“寡人欲与官事。”君曰：“王欲与官事，则何不试习读法？”昭王读法十余简而睡卧矣^③。王曰：“寡人不能读此法。”夫不躬亲其势柄，而欲为人臣所宜为者也，睡不亦宜乎？

【注 释】

- ① 魏昭王：名遯(sù)，战国时魏国君主。欲与官事：想亲自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② 孟尝君：战国时齐国贵族田文的封号。田文从公元前310年起，继父亲田婴为齐相，后因与齐湣王政见不合，逃到魏国，任魏昭王的相。



③ 简：古代书写文字的长条竹片或木片。

【译 文】

魏昭王想亲自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对孟尝君说：“我想亲自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孟尝君说：“您想亲自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那么为什么不试着读些官府的法令呢？”昭王读法读了十几根竹简就睡着了。昭王说：“我不能读这些法令。”君主不亲自掌握权柄，却要做臣子应该做的事，打瞌睡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孔子曰：“为人君者，犹孟也；民，犹水也。孟方水方，孟圆水圆①。”

【注 释】

① 圆：通“圆”。

【译 文】

孔子说：“做国君的人，好像是孟；百姓，好像是水。孟方水就方，孟圆水就圆。”

邹君好服长纓①，左右皆服长纓，甚贵。邹君患之，问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贵。”君因先自断其纓而出，国中皆不服长纓。君不能下令为百姓服度以禁之②，断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莅民也③。

【注 释】

① 服：佩带。纓：系在下巴下的帽带。

② 为：制定。服度：佩带的标准。

③ 戮：通“僇”，羞辱。莅：临，引申为指导。



【译 文】

邹君喜欢戴长帽带，身边的侍从就都戴长帽带，帽带因此很贵。邹君对此很忧虑，问身边的人，身边的人说：“您喜欢佩带，很多百姓就会喜欢佩带，所以才会贵起来。”邹君就先割断了自己的长帽带然后出巡，全国的人就都不戴长帽带了。国君不能下令制订民众佩带的标准来禁止使用长帽带，竟至于割断自己的帽带出巡来表示走在百姓前面，这是先侮辱了自己然后去指导百姓。

叔向赋猎，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译 文】

叔向分配猎物，功劳大的人得到猎物的多，功劳小的人得到的少。

韩昭侯谓申子曰^①：“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②。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一日，申子请仕其从兄官^③。昭侯曰：“非所学于子也。听子之谒^④，败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谒^⑤？”申子辟舍请罪^⑥。

【注 释】

- ① 申子：指申不害，战国时郑国京人，韩昭侯任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中，国治兵强。
- ② 受：通“授”。
- ③ 请仕：请求委任。从兄：堂兄。
- ④ 谒：请求。
- ⑤ 亡：抑，还是。
- ⑥ 辟舍：不敢住在正屋里，表示惶恐。辟，通“避”，退避。



【译 文】

韩昭侯对申不害说：“法度很不容易实行啊。”申不害说：“所谓法度，就是有了功劳而给予奖赏，根据才能而授予官职。现在您设立法度却又听从身边人的请求，这是法治难以实行的原因。”昭侯说：“我从现在开始才知道如何施行法令了，知道如何来听取意见了。”一天，申不害请求委任他的堂兄做官。昭侯说：“这不是我从你那里学来的做法。我是听你的请求，败坏你的治国原则呢，还是采用你的治国原则呢？”申不害诚惶诚恐地避开正屋不住而请求给自己处罚。

经 六

小信成则大信立^①，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说在文公之攻原与箕郑救饿也^②。是以吴起须故人而食^③，文侯会虞人而猎^④。故明主表信^⑤，如曾子杀彘也^⑥。患在尊厉王击警鼓与李悝谩两和也^⑦。

【注 释】

- ① 信：信用。
- ② 原：春秋时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箕郑：人名，晋国大夫。救饿：救济饥荒。
- ③ 须：等待。
- ④ 文侯：指魏文侯，名斯，战国初期魏国国君。虞人：管理山林河泽的官。
- ⑤ 表信：表明信用。
- ⑥ 曾子：指曾参，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学生。彘(zhì)：猪。
- ⑦ 厉王：指楚厉王。西周时楚国的国君。李悝(kuī)：战国时魏国人，曾任魏文侯的相。谩：欺骗。两和：指左右两边壁垒里的军队。和，军门，垒门。



【译 文】

在小事上讲信用,就能在大事上建立起信用,所以英明的君主在信用上积累声望。赏罚不守信用,禁令就不能推行。上述论点的说明表现在晋文公进攻原地和箕郑救济饥荒。因此吴起一直等老朋友来了才吃饭,魏文侯定要和虞人碰头才处理打猎的事。所以英明的君主表明自己的信用,就像曾参杀猪一样。不守信用的祸患表现在楚厉王乱敲报警用的战鼓和李悝欺骗左右两个营垒中的军队所造成的恶果。

说 六

晋文公攻原,裹十日粮^①,遂与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击金而退^②,罢兵而去^③。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谏曰:“夫原之食竭力尽矣,君姑待之^④。”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⑤。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归乎?”乃降公。卫人闻曰^⑥:“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从乎?”乃降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

【注 释】

- ① 裹:动词,包裹,携带。
- ② 击金:敲钟,古代打仗时退兵的信号。
- ③ 罢兵:收兵。
- ④ 姑:暂且。
- ⑤ 亡:失。
- ⑥ 卫: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东北部和河北、山东省部分地区。

【译 文】

晋文公攻打原邑,带了十天的粮食,于是和大夫约定在十天内



打下原邑。到了原邑后十天了可原邑却没有攻下，敲钟退兵，收兵离开了。有从原邑出来的士人，说：“原邑三天后就可以被攻克了。”群臣左右规劝说：“原邑已经粮食枯竭，力气耗尽了，您暂且等一等。”晋文公说：“我和武士约定十天的期限，如果不离开，就是失掉我的信用。得到原邑而失去信用，我是不干的。”于是收兵离开。原人听说了，说：“君主如此守信用，怎么能不归附呢？”于是投降了晋文公。卫国人听说了，说：“君主如此守信用，怎么能不归顺呢？”于是投降了晋文公。孔子听说后记下此事说：“进攻原邑得到卫国，是因为守信用。”

文公问箕郑曰^①：“救饿奈何？”对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事，信义。信名，则群臣守职，善恶不逾^②，百事不怠；信事，则不失天时，百姓不逾；信义，则近亲劝勉而远者归矣。”

【注 释】

① 文公：指晋文公。

② 逾：超越。

【译 文】

晋文公问箕郑说：“救济饥荒该怎么做？”箕郑回答说：“守信用。”晋文公说：“怎么守信用？”箕郑说：“在名位、政事、道义上守信用。在名位上守信用，那么群臣就会各守其职，各人政绩的好坏就不会超越各自的职责范围而便于考察，各种事情就不会被怠慢；在政事上守信用，那么就不会违背天时，百姓就不会僭越；在道义上守信用，那么亲近的人就会勉励工作而远方的人就会归附。”

吴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①。故人曰：“诺，今返而御^②。”吴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来，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③。故



人来，方与之食。

【注 释】

- ① 止：留。
- ② 今返而御：马上回来吃饭。今，立即，马上。御，进食。
- ③ 求：请。

【译 文】

吴起出门，遇见一位老朋友，就留他吃饭。老朋友说：“好，我立即回来和你吃饭。”吴起说：“我等你一起来吃。”老朋友到了晚上也没来，吴起不吃饭等他。第二天一早，吴起派人请那个老朋友。老朋友到了，才和他一起吃饭。

魏文侯与虞人期猎^①。明日，会天疾风^②，左右止文侯^③，不听，曰：“不可以风疾之故而失信，吾不为也。”遂自驱车往，犯风而罢虞人^④。

【注 释】

- ① 期猎：约定时间打猎。
- ② 会：正巧碰到。疾风：大风。
- ③ 止文侯：劝阻文侯不要去。
- ④ 犯风而罢虞人：冒着风告诉虞人打猎的事作罢。犯风，冒着风。

【译 文】

魏文侯和虞人约定时间去打猎。第二天，正赶上天刮大风，身边的人劝阻魏文侯不要去，魏文侯不听，说：“不能因为风大的缘故就失去信用，我不做这样的事。”于是亲自驾车前往，冒着风告诉虞人打猎的事作罢。



曾子之妻适市^①，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②。”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③。”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④。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注 释】

- ① 适：到…去。
- ② 顾反：回来。顾，与“返”同义。
- ③ 特：只不过，只是。
- ④ 非与戏：不是开玩笑的对象。

【译 文】

曾参的妻子到市场上去，她的儿子跟着她哭。孩子的母亲说：“你回去，等我回来给你杀猪。”妻子到市场上回来，曾参想抓猪来杀。他妻子阻止他说：“只不过和孩子开玩笑罢了。”曾参说：“孩子不是开玩笑的对象。孩子是没有知识的，要依靠父母学得知识，听从父母的教导。现在你欺骗他，这是教孩子欺骗。母亲欺骗孩子，孩子就不会相信他的母亲，这不是教育孩子的方法。”于是把猪杀了煮给儿子吃。

楚厉王有警^①，为鼓以与百姓为戍^②。饮酒醉，过而击之也^③，民大惊。使人止之，曰：“吾醉而与左右戏，过击之也。”民皆罢^④。居数月，有警，击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而民信之^⑤。

【注 释】

- ① 有警：遇到紧急情况。



- ② 为鼓:击鼓。戍(shù):守备。
- ③ 过:错误地。
- ④ 罢:通“疲”。
- ⑤ 明号:明确信号。

【译 文】

楚厉王遇到紧急情况,就击鼓为号,通知百姓一起防守。楚厉王喝醉了酒,错击了鼓,百姓非常惊慌,马上戒备。楚厉王派人阻止他们说:“我喝醉了和身边的人开玩笑,错击了鼓。”百姓们都松懈了。过了几个月,遇到了紧急情况,楚厉王敲了鼓可百姓们都没奔赴前来。于是更改命令,重新明确了信号,百姓才又相信了他。

李悝警其两和^①,曰:“谨警敌人^②,旦暮且至击汝。”如是者三而敌不至。两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数月,秦人来袭之,至几夺其军^③。此不信之患也。

【注 释】

- ① 警:警告。
- ② 警:警惕。
- ③ 夺:夺去,引申为消灭。

【译 文】

李悝警告左右壁垒的军士们说:“小心地警惕敌人,他们早晚就要来到袭击你们。”这样警告了好几次可敌军却没有来,左右壁垒的军士就懈怠了,不再相信李悝。过了几个月,秦军来袭击他们,几乎消灭了他的军队。这就是不讲信用的祸患。

一曰:李悝与秦人战,谓左和曰:“速上! 右和已上矣。”又驰而至右



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于是皆争上。其明年，与秦人战。秦人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之患也。

【译 文】

又一种说法：李悝和秦军打仗，对左边壁垒的军士说：“快上！右边壁垒的军士们已经冲上去了。”又打马跑到右边壁垒说：“左边壁垒的军士们已经冲上去了。”左右壁垒的军士们说：“冲上去！”于是都争着冲上去。那以后的第二年，和秦军打仗。秦军袭击他们，秦军一到，几乎消灭了他的军队。这是不讲信用的祸患。

（侯文学注译）

外储说左下

【题 解】

本篇共有六段经文和相应的说文。经一和说一说明君主应该按照法律进行赏罚，赏罚和功罪相当，则“人不怨上”、“臣不德君”。经二和说二说明君主不能依赖臣下的忠信，必须恃“势”恃“术”，只有信赏必罚，才能使臣下为其所用。经三和说三说明必须加强君臣上下的尊卑观念，维护君主的独尊地位。经四和说四旨在强调君主制定了赏罚制度，就应落到实处，要“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要杜绝私情请托，坚决按法律办事。经五和说五说明君主不能使臣下太俭太侈，应使臣下按照等级享受规定的待遇，臣下应一心为君主推荐人才，推举时须公正而不得相互勾结。经六和说六说明公室卑则忌直言，私行胜则少公功，劝说君主应鼓励忠言直谏。



经 一

以罪受诛，人不怨上，跖危坐子皋^①；以功受赏，臣不德君^②，翟璜操右契而乘轩^③。襄王不知^④，故昭卯五乘而履^⑤。上不过任^⑥，臣不诬能^⑦，即臣将为夫少室周^⑧。

【注 释】

- ① 跖(yuè)危：受过刖刑的人。跖，通“刖”，古代一种砍掉脚的刑罚。危，通“跪”，指脚。坐：通“坐”(cuò)，安，引申为保全。子皋：即高柴，一字子羔，春秋末期卫国人，孔子的学生。
- ② 德：动词，感恩。
- ③ 翟(zhái)璜：战国初期魏文侯的大臣，曾被封为上卿。操：拿，持。契：借贷的凭证。古代的契用竹木做成，刻字以后，剖分为二，放债人拿右契，欠债人拿左契。轩：古代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供大夫以上乘坐。
- ④ 襄王：即魏襄王，名嗣。
- ⑤ 昭卯：又作孟卯、芒卯，魏安厘(xǐ)王的将，有辩才。五乘(shèng)：这里指五乘的食邑。乘，古时地方六里出兵车一乘。到战国以后，就把方六里的面积称为一乘。
- ⑥ 过：错误。
- ⑦ 诬：欺骗，隐瞒。
- ⑧ 夫(fú)：代词，那个，那样的。少室周：姓少室，名周。战国初期人，赵襄子的侍卫。

【译 文】

由于犯罪而受到惩罚，被惩罚的人不会怨恨君上，所以被子皋处以刖刑的人反而保全了子皋；由于建立功劳而受赏赐，臣下就用不着感激君主，所以翟璜理所当然地乘坐着尊贵的轩车。魏襄王不懂得这个道理，对建立大功的昭卯只赏给五乘的食封范围，所以



昭卯认为这好比是给赚了很多钱的人穿草鞋。君主不错误地任用人，臣下不隐瞒有能力的人，那么臣下都将成为少室周那样的人。

说 一

孔子相卫^①，弟子子皋为狱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门。人有恶孔子于卫君者^②，曰：“尼欲作乱。”卫君欲执孔子。孔子走^③，弟子皆逃。子皋从出门^④，刖危引之而逃之门下室中^⑤，吏追不得。夜半，子皋问刖危曰：“吾不能亏主之法令而亲刖子之足^⑥，是子报仇之时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⑦？我何以得此于子？”刖危曰：“吾断足也，固吾罪当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狱治臣也^⑧，公倾侧法令^⑨，先后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狱决罪定，公愀然不悦^⑩，形于颜色^⑪，臣见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⑫。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悦而德公也。”

【注 释】

- ① 相卫：任卫国相。关于孔子相卫的事，史书无载。卫，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东北部和河北、山东省部分地区。
- ② 恶(wù)：中伤。
- ③ 走：逃跑。
- ④ 从：随，跟着。
- ⑤ 门下室：大门边的一间屋子。
- ⑥ 亏：破坏，损害。
- ⑦ 逃：帮助……逃走。
- ⑧ 方：当。狱治：按刑法治罪。
- ⑨ 倾侧：倾斜，引申为反复推敲。
- ⑩ 愀(cù)然：偏促不安的样子。
- ⑪ 形：表现。颜色：脸色，面色。
- ⑫ 私：偏袒，袒护。



【译 文】

孔子做卫国的相，门徒子皋做狱吏，砍掉了犯罪人的脚，派被砍掉脚的人看守大门。有人在卫君面前中伤孔子说：“仲尼想作乱。”卫君想要捉拿孔子。孔子逃走了，他的弟子也都逃走了。子皋跟随着跑出门，被砍脚的人引导他逃到大门边自己的屋子里，官吏没有追捕到他。半夜的时候，子皋问被砍掉脚的人说：“我不能破坏君主的法制而亲自下令砍掉了您的脚，现在正是您报仇的时候，您为什么反而肯引我逃走？我凭什么从您这儿得到救助呢？”被砍掉脚的人说：“我被砍掉脚，本来是我罪有应得，是没有办法的事。可是当您按刑法给我定罪时，您反复推敲法令，先后为我说话，很想免去我的罪，这是我知道的。等到案子已作了结论，罪行已经判定，您皱着眉很不高兴，心情表现在脸色上，我看见并知道您的想法。您并不是袒护我才这样做的，而是您那种天生的仁爱之心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我高兴并且感激您的原因。”

孔子曰：“善为吏者树德^①，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②，平量者也^③；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④。”

【注 释】

- ① 树：树立，培植。
- ② 概：古代量粮食时刮平斗斛的短木。
- ③ 平：动词，量平。量：斗斛。
- ④ 平：公正。

【译 文】

孔子说：“善于做官的人培植恩德，不会做官的人培植怨恨。概木，是用来量平斗斛的；官吏，是用来使法令公正的。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以失去公平。”



田子方从齐之魏^①，望翟黄乘轩骑驾出^②，方以为文侯也^③，移车异路而避之，则翟黄也。方问曰：“子奚乘是车也^④？”曰：“君谋欲伐中山^⑤，臣荐翟角而谋得果^⑥；伐之，臣荐乐羊而中山拔^⑦；得中山，忧欲治之，臣荐李克而中山治^⑧：是以君赐此车。”方曰：“宠之称功尚薄^⑨。”

【注 释】

- ① 田子方：名无择，战国初期魏国人，曾为魏文侯师。之：动词，往，到。
- ② 翟黄：即翟璜。轩骑：有骑队护卫的轩车。
- ③ 方：指田子方。
- ④ 奚：为什么，怎么。是：代词，这。
- ⑤ 谋：计划，打算。
- ⑥ 翟角：魏文侯的谋臣。果：成功。
- ⑦ 乐(yuè)羊：魏文侯的将。拔：夺取，占领。
- ⑧ 李克：法家人物，任魏国中山的相。一说李克即李悝(kuī)。
- ⑨ 宠：宠爱。称：衡量，比较。

【译 文】

田子方从齐国来到魏国，看见翟璜乘坐有骑队护卫的轩车出来，田子方以为是魏王，就驾车到另一条路上来避让，（看清楚了才发现）只不过是翟璜而已。田子方问道：“您为什么乘坐这样的车？”翟璜说：“魏王的计划是攻打中山国，我推荐翟角，使计谋得以成功；将要攻打它时，我推荐乐羊（为将）而占领了中山国；得到了中山，又为要治理它而忧虑，我推荐李克而中山被治理得很好：因此国君赐我这样的车子。”田子方说：“您得到的宠爱和您的功劳相比，还是薄了些。”

秦、韩攻魏，昭卯西说而秦、韩罢^①；齐、荆攻魏，卯东说而齐、荆罢。魏襄王养之以五乘将军。卯曰：“伯夷以将军葬于首阳山之下^②，而天



下曰：‘夫以伯夷之贤与其称仁^③，而以将军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罢四国之兵，而王乃与臣五乘^④，此其称功，犹赢胜而履蹠^⑤。”

【注 释】

- ① 说(shuì):游说。罢:罢兵,收兵退走。
- ② 伯夷:商朝末年孤竹君的长子,因推让君位逃奔周。周武王起兵伐商,他极力反对,认为是不仁、不孝。后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饿死。
- ③ 称:相称。
- ④ 与:给。
- ⑤ 赢胜:赚钱很多。赢,通“赢”,获利。蹠:通“屨”,草鞋。

【译 文】

秦国、韩国进攻魏国,昭卯到西方的秦、韩去游说而秦、韩收兵退走;昭卯到东方游说而齐、楚收兵退走。魏襄王用五乘食邑的待遇供养昭卯。昭卯说:“伯夷死后用将军的礼仪葬在首阳山下,而天下人说:‘以伯夷这样的贤德和与它相称的仁爱,而只用将军的礼仪葬他,就好像连他的手脚都没有埋好一样。’现在我说退了四国的军队,而大王只给我五乘的食邑,这和我功劳比较起来,就像是赚了很多钱的人却穿着草鞋一样。”

少室周者,古之贞廉洁慤者也^①,为赵襄主力士^②。与中牟徐子角力^③,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处^④,人之所欲也,何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⑤,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为罪也。”

【注 释】

- ① 廉:方正。慤(què):诚实。



- ② 赵襄主:即赵襄子,名无恤,战国初期晋国执政的卿。当时家臣称所属的卿大夫为主,所以亦称襄主。
- ③ 中牟(móu):晋国地名,当时属于赵氏。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市东南。角(jué)力:比力气。
- ④ 处:地方,这里指职位。
- ⑤ 多:比……大。

【译 文】

少室周,是古代正直诚实的人,做赵襄子的卫士。和中牟徐子比赛力气,比不过中牟徐子,就进去对赵襄主说让徐子代替自己。赵襄子说:“你的职位,是别人所希望得到的,为什么你要荐举徐子来代替自己呢?”少室周说:“我是以力气来侍候您的。现在徐子的力气比我大,我不让他代替我,恐怕别人说到此事而怪罪我。”

一曰①:少室周为襄主驂乘②,至晋阳③,有力士牛子耕④,与角力而不胜。周言于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骑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于臣者,愿进之⑤。”

【注 释】

- ① 一曰:又一种说法。
- ② 驂(cān)乘:站在驾车人右侧的卫士。
- ③ 晋阳:晋国地名,赵氏的封邑,位于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
- ④ 牛子耕:人名,生平不详。
- ⑤ 进:举荐。

【译 文】

又一种说法:少室周做赵襄子的驂乘,到了晋阳,有个力士叫牛子耕,少室周和他比赛力气,比不过牛子耕。少室周就对赵襄子说:“您之所以让我做驂乘,是因为我力气大。现在有力气比我大



的人,我愿意举荐他。”

经 二

恃势而不恃信^①,故东郭牙议管仲^②;恃术而不恃信^③,故浑轩非文公^④。故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虽有驳行^⑤,必得所利。简主之相阳虎^⑥,哀公问“一足”^⑦。

【注 释】

- ① 恃:依靠,依赖。
- ② 东郭牙:姓东郭,名牙,齐桓公臣。管仲:名夷吾,齐桓公的相。
- ③ 术:权术。
- ④ 浑轩:春秋时晋国大夫。文公:即晋文公,名重耳,晋国君主,春秋五霸之一。
- ⑤ 驳行:杂乱的行为。驳,本指马的毛色不纯,引申为混杂。
- ⑥ 简主:即赵简子,名鞅,赵襄子之父,晋国赵氏的宗主。阳虎:又称阳货,春秋末期鲁国季孙氏的家臣。公元前502年(鲁定公8年),他起兵攻打季孙、叔孙、孟孙三家,欲夺取鲁国政权,失败后出奔齐国,之后又逃到晋国,赵简子用他为相室。
- ⑦ 哀公问“一足”:鲁哀公了解到夔只有一个优点(守信用),但认为也足可利用。哀公,即鲁哀公,名蒋,春秋末期鲁国国君。

【译 文】

君主依靠权势而不依赖臣下的诚实,所以东郭牙建议不要把全部大权交给管仲;君主依靠权术而不依赖臣下的诚实,所以浑轩反对晋文公断定箕郑以后不会背叛。所以懂得权术的君主,有功必赏,以使人们竭尽所能;有罪必罚,以禁止奸邪。即使臣下有乱七八糟的行为,也一定有可以利用的地方。故赵简子能任阳虎为相室;鲁哀公了解到夔只有一个优点,但认为也是可以利用。



说 二

齐桓公将立管仲^①，令群臣曰：“寡人将立管仲为仲父^②。善者入门而左^③，不善者入门而右。”东郭牙中门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为中门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为能谋天下乎^④？”公曰：“能。”“以断，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若知能谋天下^⑤，断敢行大事，君因专属之国柄焉^⑥。以管仲能，乘公之势以治齐国^⑦，得无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内、管仲治外以相参^⑧。

【注 释】

- ① 齐桓公：名小白，春秋时齐国国君，曾任管仲为相，改革内政，建立霸业。
- ② 寡人：君主自称之词。仲父：齐桓公对管仲的尊称，长辈的意思。
- ③ 善：赞成，赞许。
- ④ 为：将。
- ⑤ 若：乾道本作“君”。顾广圻曰：“君当作若。”今据改。代词，其。知：通“智”。
- ⑥ 属：委托。柄：权柄，权力。
- ⑦ 乘：凭借。
- ⑧ 隰(xí)朋：齐桓公臣。内：朝廷内。相参：相互牵制。参，对着。

【译 文】

齐桓公将要任用管仲，对群臣下令说：“我将要立管仲为仲父。赞成的人进门后站到门左边，不赞成的人进门后站到门右边。”东郭牙站在门中间。桓公说：“我立管仲为仲父，下令说‘赞成的人站在门左边，不赞成的人站在门右边。’现在您为什么站在门中间？”东郭牙说：“凭管仲的智慧，能够谋取天下吗？”桓公说：“能。”“凭他的果断，敢做大事吗？”桓公说：“敢。”东郭牙说：“他的智慧能谋取



天下，果断敢做大事，因此您把国家的权力全部交给他。以管仲的才能，凭借您的权势来治理齐国，能没有危险吗？”桓公说：“说得好。”于是让隰朋治理朝廷内部的事务，管仲治理朝廷外部的事务，使二人互相牵制。

晋文公出亡^①，箕郑挈壶餐而从^②，迷而失道，与公相失，饥而道泣，寝饿而不敢食^③。及文公反国^④，举兵攻原^⑤，克而拔之^⑥。文公曰：“夫轻忍饥馁之患而必全壶餐^⑦，是将不以原叛。”乃举以为原令。大夫浑轩闻而非之，曰：“以不动壶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⑧，不亦无术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注 释】

- ① 亡：逃亡。
- ② 箕郑：晋文公之臣，曾任箕邑大夫。挈：提着。壶餐：指水和饭，即食物。
- ③ 寝饿：越来越饿。寝，通“寢”(jīn)，逐渐。
- ④ 反：通“返”，返回。
- ⑤ 原：乾道本作“用”，今据迂评本、赵用贤本、凌瀛初本改。
- ⑥ 克：乾道本作“兑”，今据《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六引文改。
- ⑦ 轻：以…为轻，看轻。患：祸害，引申为痛苦。
- ⑧ 怙(hù)：依赖，信赖。

【译 文】

晋文公在外逃亡，箕郑提着食物跟着走，迷失了路，饿得在路旁哭，饿极了也不敢吃。等到晋文公返回晋国时，举兵攻原，攻克并占领了原地。文公说：“能不顾忍受饥饿的痛苦而坚决保全食物，这样的人以后不会凭借原地而背叛我。”于是提拔他做原地的行政长官。大夫浑轩听到后反对说：“因为不动食物的缘故，就信赖他不会依据原地背叛，不也是没有术的表现吗？”所以英明的君



主，不靠人们不背叛我，而是靠我的不可背叛；不靠人们不欺骗我，而是靠我的不可欺骗。

阳虎议曰^①：“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②；不肖^③，则饰奸而试之^④。”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⑤，赵简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主曰：“阳虎务取之^⑥，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⑦。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也。

【注 释】

- ① 议：发表意见。
- ② 悉心：尽心，尽力。
- ③ 肖：贤。
- ④ 饰：掩饰。
- ⑤ 之：去，到。赵：指在晋国执政的赵氏，当时晋国的六卿之一。
- ⑥ 务：致力于。
- ⑦ 御：驾驭，引申为使用。

【译 文】

阳虎发表议论说：“君主贤明，就尽心侍奉他；不贤明，就掩饰坏念头而去试探他。”在鲁国被驱逐，在齐国被怀疑，逃到赵氏那里，赵简子接受了他并任用他为相室。赵简子身边的人说：“阳虎善于窃夺主人的国政，为什么用他做相室？”赵简子说：“阳虎致力于取得政权，我致力于守住政权。”于是掌握术术而使用阳虎。阳虎不敢做坏事，很好地侍奉赵简子，使赵简子强盛，几乎成了霸主。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古者有夔一足^①，其果信有一足乎^②？”孔子对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恶心^③，人多不说喜也^④。虽然，其所以得免于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独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审而是^⑤，固足矣。”



【注 释】

- ① 夔(kuí):古代神话中的一种野兽,似牛,无角,只有一只脚。相传尧时有个乐官,名字也叫夔。一足:一只脚。
- ② 果信:果真。信,确实。
- ③ 忿戾(lì):残暴。恶心:狠心。
- ④ 说喜:喜欢。说,通“悦”。
- ⑤ 审:确实,当真。而:如。

【译 文】

鲁哀公向孔子问道:“我听说古代的夔只有一只脚,果真只有一只脚吗?”孔子回答说:“不是的,夔并不是只有一只脚。夔这种东西狠心残暴,人们大多不喜欢它。虽然如此,它所以能避免被伤害,是因为它守信用。人们都说‘只要有这一点,就足够了。’夔不是只有一只脚,而是有这一点就足够了。”哀公说:“确实是这样,当然足够了。”

一曰: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①,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②。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注 释】

- ① 彼:他,指夔。
- ② 乐正:主管音乐的官吏。

【译 文】

又一种说法:哀公向孔子问道:“我听说夔只有一只脚,确实这样吗?”孔子说:“夔是人,怎么会只有一只脚呢?他和别人没有什



么差别,唯独精通音律。尧说:‘夔有一技之长就足够了。’让他做主管音乐的官。所以君子说:‘夔有这一点,就足够了。’并不是只有一只脚。”

经 三

失臣主之理,则文王自履而矜^①。不易朝燕之处^②,则季孙终身庄而遇贼^③。

【注 释】

- ① 文王:即周文王姬昌,商朝末年周部落的首领。自履:自己系鞋带。矜:自夸。
- ② 燕:通“宴”,安闲,休息。
- ③ 季孙:疑即季昭子,春秋末期鲁国执政卿。遇贼:被杀害。贼,杀害。

【译 文】

不顾臣下和君主之间的等级关系,就会有周文王亲自系鞋带却自夸能尊敬先君之臣的做法。季孙不论上朝还是在家都一样庄重,尽管一生庄重,却因一时疏忽而被杀害。

说 三

文王伐崇^①,至凤黄虚^②,袜系解^③,因自结。太公望曰^④:“何为也?”王曰:“上^⑤,君与处皆其师;中,皆其友;下,尽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⑥,故无可使也。”

【注 释】

- ① 崇:商王朝的属国,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灃水西。



- ② 凤黄虚:古地名,所在不详。虚,通“墟”。
- ③ 系:束带。解:散。
- ④ 太公望:即吕望,又名姜尚,曾为文王师,后助武王灭商,封于齐。太公望是文王对他的尊称。
- ⑤ 上:乾道本无此字。顾广圻说:“君上当有上字。”今据补。
- ⑥ 皆:乾道本作“王”。今据赵用贤本、迂评本、凌瀛初本改。

【译 文】

文王攻打崇国,到了凤黄虚,袜带散了,就自己把袜带系好。太公望问:“为什么自己系呢?”文王说:“上等的人,国君和他们相处,把他们都看作自己的老师;中等人,都看作自己的朋友;下等的人,都看作是自己使唤的人。现在和我相处的都是先王的旧臣,所以没有可以使唤的。”

一曰^①:晋文公与楚战,至黄风之陵^②,履系解,因自结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闻:上,君所与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与居,皆其所爱也;下,君之所与居,皆其所侮也。寡人虽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难之也。”

【注 释】

- ① 一曰:乾道本无此二字,今据赵用贤本、凌瀛初本改。
- ② 黄风之陵:古地名,所在不详。

【译 文】

另一种说法是:晋文公和楚国打仗,到了黄风之陵,鞋带散了,就自己把鞋带系好。身边的人问:“不能让别人来系吗?”晋文公说:“我听说,上等的人,国君和他们相处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是君主所敬畏的;中等的人,国君与他们相处,是因为他们都是君主



所喜爱的；下等的人，国君与他们相处，是因为他们都是君主所侮辱的。我虽然不贤，但先君的旧臣都在，因此难以使唤他们。”

季孙好士^①，终身庄，居处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孙适懈^②，有过失，而不能长为也。故客以为厌易己^③，相与怨之，遂杀季孙。故君子去泰去甚^④。

【注 释】

- ① 士：文士，读书人。
- ② 适：刚巧。懈：松懈，疏忽。
- ③ 厌：讨厌。易：轻视。
- ④ 泰：通“太”，过分。甚：极端。

【译 文】

季孙喜欢读书人，一生都很庄重，日常生活打扮都像在朝廷里一样。季孙偶尔疏忽，出了点差错，不能够一直这样做。所以门客就以为是讨厌自己，相互之间表示怨恨他，于是杀掉了季孙。所以君子做事不应过分，不要走极端。

一曰^①，南宫敬子问颜涿聚曰^②：“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从者以十数而遇贼^③，何也？”曰：“昔周成王近优侏儒以逞其意^④，而与君子断事^⑤，是能成其欲于天下。今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而与优侏儒断事，是以遇贼。故曰：不在所与居，在所与谋也。”

【注 释】

- ① 一曰：乾道本无此二字，王先慎云：“上当有一曰二字。赵用贤谓此不著经文中，不知此即上之异文，脱一曰二字耳。”今据补。
- ② 南宫敬子：即南宫敬叔，春秋时鲁国人，曾经向孔丘学礼。颜涿聚：名庚，



齐景公臣，孔丘的门徒。

③ 朝服：古代君臣朝会时所穿的礼服。贼：杀害。

④ 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名诵。优：古代以诙谐歌舞取悦于人的人。逞：放纵。

⑤ 断事：决定事情。

【译 文】

另一种说法是：南宫敬子问颜涿聚说：“季孙养着孔子的门徒，穿着朝服与他坐在一起的人要以十为单位来计数，却仍被杀害，是为什么呢？”颜涿聚说：“从前周成王亲近俳优侏儒来放纵私欲，而和君子决定事情，因此能实现统一天下的欲望。现在季孙养着孔子的门徒，穿着朝服与他坐在一起的人要以十为单位来计数，却和俳优侏儒决定事情，因此被害。所以说：不在于平时和什么人相处，而在于和什么人商量国家大事。”

孔子御坐于鲁哀公^①，哀公赐之桃与黍^②。哀公曰^③：“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④，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⑤。”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⑥。祭先王为上盛^⑦。果蔬有六^⑧，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⑨。丘之闻也，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蔬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⑩，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

【注 释】

① 御坐：侍坐。

② 黍(shǔ)：即黍子，没有去皮的黄米。

③ 曰：乾道本无此字，今据《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引文补。

④ 饭：吃。啖(dàn)：吃。

⑤ 雪：刷，擦拭。

⑥ 五谷：指黍(黄米)、稷(小米)、稻、麦、菽(豆子)，泛指粮食。



⑦ 上盛(chéng):盛在祭器里的上等谷物,即上等祭品。

⑧ 蓏(luǒ):瓜类的果实。

⑨ 庙:宗庙,安放祖先神主和祭祀祖先的地方。

⑩ 妨:伤害。

【译 文】

孔子陪侍鲁哀公坐着,鲁哀公赐给孔子桃子和黍子。哀公说:“请吃吧。”孔子先吃黍子而后吃桃子,旁边的人都捂着嘴笑。鲁哀公说:“黍子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擦拭桃子的。”孔子回答说:“我知道这些。但黍子是五谷之长,祭祀先王时被用作上等祭品。瓜果有六种,桃子居于下等,祭祀先王时不能进入祖庙。我听说,君子用下等的擦拭上等的,没听说用上等的擦拭下等的。现在用五谷之长的黍子去擦拭瓜果中下等的桃子,这是用上等的擦拭下等的。我认为这伤害了礼义,所以不敢把桃子放在宗庙祭品的前面吃。”

简主谓左右①:“车席泰美②。夫冠虽贱,头必戴之;屨虽贵③,足必履之。今车席如此,太美,吾将何属以履④?夫美下而耗上⑤,妨义之本也⑥。”

【注 释】

① 简主:指赵简子。

② 泰:通“太”。

③ 屨(jù):鞋。

④ 属:鞋。

⑤ 耗:耗费。

⑥ 本:根本。



【译 文】

赵简子对身边的人说：“车席太美了。帽子虽然不好，必定是戴在头上的，鞋子虽然贵重，必定是踩在脚下的。现在车席这个样子，太美了，我将穿什么鞋子踩在上面呢？美化了下面，损耗了上面，就是伤害了义的根本。”

费仲说纣曰^①：“西伯昌贤^②，百姓悦之，诸侯附焉，不可不诛；不诛，必为殷祸^③。”纣曰：“子言，义主^④，何可诛？”费仲曰：“冠虽穿弊^⑤，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今西伯昌^⑥，人臣也，修义而人向之，卒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臣不以其贤为其主，非可不诛也。且主而诛臣，焉有过？”纣曰：“夫仁义者，上所以劝下也，今昌好仁义，诛之不可。”三说不用，故亡。

【注 释】

- ① 费仲：商纣王的宠臣。纣：即帝辛，商朝的最后一个王。
- ② 西伯：西方各部落的首领。昌：姬昌，即周文王。
- ③ 殷：商的别名。
- ④ 义主：好的君主。
- ⑤ 穿：破。弊：旧。
- ⑥ 西伯：乾道本作“西戎”，今据迂评本、赵用贤本、凌瀛初本改。

【译 文】

费仲劝说纣王：“西伯姬昌贤能，百姓喜欢他，诸侯依附他，必须杀掉他，不杀，他一定会成为殷朝的祸患。”纣王说：“你说说，好的君主凭什么诛杀呢？”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一定要戴在头上；鞋子虽然色彩华丽，一定要踩在地上。现在西伯姬昌是臣子，修行仁义而使人归向他，终究要成为天下的祸患，他一定会强盛吧？臣子不用他的贤能为君主效力，不可不杀。况且君主杀臣子，有什么



过错呢？”纣王说：“仁义这个东西，是君主用来勉励臣民的。现在姬昌爱好仁义，不能杀他。”费仲劝说了三次纣王都不肯听从，所以殷朝灭亡了。

齐宣王问匡倩曰^①：“儒者博乎^②？”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对曰：“博贵枭^③，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故不博也。”又问曰：“儒者弋乎^④？”曰：“不也。弋者，从下害于上者也，是从下伤君也。儒者以为害，故不弋。”又问“儒者鼓瑟乎^⑤？”曰：“不也。夫瑟以小弦为大声，以大弦为小声，是大小易序，贵贱易位。儒者以为害义，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⑥，宁使民谄上。”

【注 释】

- ① 齐宣王：名辟疆，战国时齐国君主。匡倩：人名，生平不详。
- ② 博：古代的一种赌博游戏，和下棋相似。
- ③ 枭(xiāo)：一种凶猛的鸟，这里指相当于象棋中“将”或“帅”的棋子。
- ④ 弋(yì)：用带细绳的箭射鸟。
- ⑤ 鼓：弹奏。瑟：古代的一种弦乐器，像琴而弦数更多。
- ⑥ 谄(chǎn)：乾道本作“谄”，今据道藏本、张鼎文本改。

【译 文】

齐宣王问匡倩：“儒家的人打棋吗？”回答说：“不打。”齐宣王又问：“为什么呢？”匡倩回答说：“棋中枭是尊贵的东西，赢的人必须杀枭。杀枭，是杀尊贵的东西。儒家的人认为这伤害礼义，所以不打棋。”齐宣王又问：“儒家的人用箭射鸟吗？”回答说：“不射。射鸟，是从下面伤害上面，如同臣下伤害君主。儒家的人认为伤害礼义，所以不射鸟。”齐宣王又问：“儒家的人弹奏瑟吗？”回答说：“不弹奏。瑟是弹小弦发出大的声音，弹大弦发出小的声音，这是大小颠倒了秩序，贵贱改变了位置。儒家的人认为这伤害了礼义，所以



不弹奏。”齐宣王说：“好。”孔子说：“与其使人们向下级讨好，不如使他们奉承上级。”

经 四

利所禁，禁所利，虽神不行；誉所罪，毁所赏，虽尧不治。夫为门而不使人，委利而不使进^①，乱之所以产也。齐侯不听左右，魏主不听誉者，而明察照群臣，则钜不费金钱^②，孱不用璧^③。西门豹请复治邺^④，足以知之。犹盗婴儿之矜裘与跖危子荣衣^⑤。子綽左右画^⑥，去蚁驱蝇。安得无桓公之忧索官与宣主之患驪马也^⑦？

【注 释】

- ① 委：聚集。
- ② 钜：假设的人名。
- ③ 孱(chán)：假设的人名。
- ④ 西门豹：战国初期魏国人，无神论者。邺：魏国地名。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
- ⑤ 矜：夸耀。跖危子：砍断脚的人的儿子。
- ⑥ 子綽：人名，生平不详。
- ⑦ 索：要求。宣主：乾道本作“宣王”，王先慎说“王当作主。”今据改。即韩宣子，名起，春秋时晋国的卿。

【译 文】

应当禁止的，反而让其得利，对于有利的，反而加以禁止，即使是神人也不能办好事情；该惩罚的，反而加以称赞，该奖赏的，反而加以诋毁，即使是尧也治理不好。造了门又不让人进去，聚集财物又不让人上前去取，这就是祸乱产生的原因。如果齐侯不听亲信的谗言，魏君不听奉承者的话，而洞察臣下的一切，那么钜和孱就不会花费钱财宝玉去找官做了。从西门豹请求再次治理邺地这件



事,就足以明白这个道理。好像狗盗的孩子以他父亲的皮衣有尾巴而自夸,犯罪断足的人的孩子为他父亲冬天不耗费裤子而感到荣耀。像子綽说的那样,人不能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拿肉去赶蚂蚁,拿鱼去驱苍蝇。如果不依法治国,怎么能不发生齐桓公为臣下要求做官而担忧和韩宣子为马的消瘦而忧虑一类的事情呢?

说 四

钜者,齐之居士;孺者,魏之居士。齐、魏之君不明,不能亲照境内而听左右之言,故二子费金璧而求人仕也。

【译 文】

有个叫钜的人,是齐国的隐士,有个叫孺的人,是魏国的隐士。齐、魏两国的君主很糊涂,不能自己洞察国内的情况,却偏听亲信的话,所以两个人花费金钱玉璧求官做。

西门豹为邺令,清克洁慤^①,秋毫之端无私利也^②,而甚简左右^③。左右因相与比周而恶之^④。居期年^⑤,上计^⑥,君收其玺^⑦。豹自请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邺,今臣得矣,愿请玺,复以治邺。不当,请伏斧钺之罪^⑧。”文侯不忍而拜之。豹因重敛百姓^⑨,急事左右^⑩。期年,上计,文侯迎而拜之。豹对曰:“往年臣为君治邺,而君夺臣玺;今臣为左右治邺,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纳玺而去^⑪。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⑫,今知矣。愿子勉为寡人治之。”遂不受。

【注 释】

① 克:通“刻”,严格。

② 秋毫之端:秋天鸟兽毫毛的尖头,比喻极其细小。

③ 简:轻慢。



- ④ 相与比周:互相勾结。恶(wù):中伤。
- ⑤ 期(jī)年:一周年。
- ⑥ 上计:向君主上缴所征收的赋税,汇报一年内政治经济情况。
- ⑦ 收其玺:收回他的官印,表示免去官职。玺(xǐ),印章,秦代以前印章皆可称玺,秦代以后专指皇帝的印章。
- ⑧ 斧钺(zhì)之罪:腰斩的罪行,泛指死罪。钺,处腰斩的死刑时用的垫具。
- ⑨ 重敛:加重搜刮。敛,聚集、搜刮。
- ⑩ 急事左右:极力奉承君主的近侍。
- ⑪ 纳玺:送还官印,表示辞职。
- ⑫ 曩(nǎng):以前,过去。

【译 文】

西门豹做邺地的行政长官,清廉正直,丝毫不谋私利,却很轻慢君主的近侍。近侍们相互勾结在魏文侯面前中伤他。过了一年,西门豹向魏文侯上缴所收赋税,并汇报一年内的政治经济情况,魏文侯收回了他的官印。西门豹请求说:“我过去不知道治理邺地的方法,现在我懂得了,愿请发还官印,让我再去治理邺地。若治理不好,愿伏死罪。”魏文侯不忍心拒绝而又把官印交给他。西门豹因此加重向百姓搜刮钱财,极力奉承魏文侯的近侍。过了一年,向魏文侯上缴赋税并汇报一年内的政治经济情况,魏文侯迎接并且拜谢他。西门豹回答说:“以前我为您治理邺地,可您却夺了我的官印;现在我为您的近侍治理邺地,可您却向我下拜。我不能治理了。”于是交还官印而离去。魏文侯不接受官印,说:“我以前不了解你,现在了解了,希望您尽力治理邺地。”终于没有接受西门豹所交的官印。

齐有狗盗之子与刖危子戏而相夸^①。盗子曰:“吾父之裘独有尾。”危子曰:“吾父独冬不失裤。”



【注 释】

① 戏：玩，开玩笑。

【译 文】

齐国有狗盗的儿子和被砍断脚的人的儿子在一起开玩笑而相互夸耀。狗盗的儿子说：“唯独我父亲的皮衣上有尾巴。”被砍断脚的人的儿子说：“唯独我的父亲冬天不耗费裤子。”

子綽曰：“人莫能左画方而右画圆也。以肉去蚁，蚁愈多；以鱼驱蝇，蝇愈至。”

【译 文】

子綽说：“人不能同时左手画方而右手画圆。用肉去铲除蚂蚁，蚂蚁就越多；用鱼去驱散苍蝇苍蝇越要来。”

桓公谓管仲曰：“官少而索者众，寡人忧之。”管仲曰：“君无听左右之请①，因能而受禄②，录功而与官，则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注 释】

① 乾道本“之”下有“谓”，今据道藏本、正德本、张鼎文本删。

② 受：通“授”。

【译 文】

齐桓公对管仲说：“官职少而要求的人多，我对此很忧虑。”管仲说：“您不要听从亲信的请求，根据才能而授予俸禄，根据记下的功劳而授予官职，就没有人敢索要官职。您忧虑什么呢？”

韩宣子曰：“吾马菽粟多矣①，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对



曰^②：“使驹尽粟以食^③，虽无肥，不可得也。名为多与之，其实少，虽无驵，亦不可得也。主不审其情实，坐而患之，马犹不肥也^④。”

【注 释】

- ① 菽粟：豆类的总称，这里指喂马的饲料。
- ② 周市：人名，生平不详。
- ③ 驹(zōu)：养马的人。食(sì)：通“饲”，喂养。
- ④ 犹：还是。

【译 文】

韩宣子说：“我的马饲料很多，可马却很瘦，那是为什么呢？我对此很忧虑。”周市回答说：“使养马的人用充足的饲料来喂马，即使不让马肥，也办不到。名为多给马吃，实际上给得很少，即使不要马瘦，也是不可能的。您不去考察实情，却坐在那里发愁，马还是不会肥的。”

桓公问置吏于管仲，管仲曰：“辩察于辞^①，清洁于货，习人情^②，夷吾不如弦商^③，请立以为大理^④。登降肃让^⑤，以明礼等宾，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⑥。垦草仞邑^⑦，辟地生粟，臣不如宁戚^⑧，请以为大田^⑨。三军既成陈^⑩，使士视死如归，臣不如公子成父^⑪，请以为大司马^⑫。犯颜极谏，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谏臣^⑬。治齐，此五子足矣；将欲霸王，夷吾在此。”

【注 释】

- ① 辩察于辞：对诉讼双方的言辞能辨别清楚。辩，通“辨”。辞，指狱辞，即诉讼双方的言辞。
- ② 习：熟悉。
- ③ 弦商：人名，生平不详。



- ④ 大理:掌管刑狱的官。
- ⑤ 登降:主人迎送宾客时升阶降阶和登堂下堂的礼仪。肃让:恭敬谦让,严肃而有礼貌地接待客人。
- ⑥ 人行:掌管礼仪和接待宾客的官。
- ⑦ 垦草:开垦荒地。仞邑:使城邑充实。
- ⑧ 宁戚:人名,齐桓公的大臣。乾道本“戚”作“武”,今据《管子·小匡》改。
- ⑨ 大田:掌管农业的官。
- ⑩ 三军:春秋时,大国多设上、中、下三军,以中军为统帅。陈:通“阵”。
- ⑪ 公子成父:一作王子成父,生平不详。
- ⑫ 大司马:掌管军政的官。
- ⑬ 谏臣:掌管谏议的官。

【译 文】

齐桓公向管仲询问设置官吏的事,管仲说:“对诉讼双方的言辞能辨别清楚,廉洁而不贪财物,熟悉人情,我不如弦商,请您立弦商为大理。懂得礼仪而且对客人恭敬谦让,用明确的礼仪对待宾客,我不如隰朋,请您立隰朋为大行。开垦荒地,创建城邑,开辟耕地,生产粮食,我不如宁戚,请立宁戚为大田。三军已经摆好阵势,使军士能够视死如归,我不如公子成父,请立公子成父为大司马。不怕冒犯君主极力进言规劝君主,我不如东郭牙,请立东郭牙为谏臣。治理齐国,这五个大臣足够了。如果想要称霸称王,有我管仲在这儿。”

经 五

臣以卑俭为行,则爵不足以观赏^①;宠光无节^②,则臣下侵逼。说在苗贲皇非献伯^③,孔子议晏婴^④。故仲尼论管仲与孙叔敖^⑤。而出入之容变,阳虎之言见其臣也^⑥。而简主之应人臣也失主术^⑦。朋党相和^⑧,臣下得欲,则人主孤;群臣公举^⑨,下不相和,则人主明。阳虎



将为赵武之贤、解狐之公^⑩，而简主以为枳棘，非所以教国也。

【注 释】

- ① 观赏：示赏，用赏来鼓励。
- ② 光：表扬，赞誉。
- ③ 说在：上述论点表现在……。苗贲(bēn)皇：春秋时楚国令尹斗椒的儿子。公元前605年，斗椒被杀，他逃到晋国，被封于苗。后以苗为姓，成为晋国大夫。献伯：又称孟献伯，春秋时晋国的卿，以孟地为封邑。
- ④ 晏婴：春秋末期齐国的大夫。孔子议论他的事，“说”中没有提到，说明这段文字已佚。《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九引《韩子》说“晏子相齐，妻不衣帛，马不食粟。”可能是其佚文。
- ⑤ 孙叔敖：春秋时楚国人，为楚庄王令尹，奠定楚庄王霸业的基础。
- ⑥ 见：推荐，荐举。
- ⑦ 应：答复。
- ⑧ 朋党相和：结成朋党，互相唱和。
- ⑨ 群臣公举：群臣为公而举荐人才。
- ⑩ 赵武之贤：赵武能“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而荐举贤臣。赵武，又称赵孟，即赵文子，晋平公时的执政卿。解狐之公：解狐能为公而举荐自己的仇人。解狐，晋国大夫。

【译 文】

臣下的行为谦恭、节俭，那么爵位就不足以鼓励他们；尊宠和赞誉没有节制，那么臣下就会侵害、威胁君主。上述论点表现在：苗贲皇非难献伯、孔子议论晏婴。所以孔子议论管仲，以为他太奢侈，因而威逼君主；又议论孙叔敖，以为他太节俭，因而威胁下级。阳虎说他在鲁国和齐国所荐举的臣子，在他在职和出逃时，态度完全不同。赵简子却答复他说，要多栽橘柚少栽枳棘，这就失去了人主应该掌握的权术。臣下朋党相互勾结，互相应和，他们的私欲就会得逞，君主就会孤立；群臣为公而举荐人才，臣下不相互拉拢，君



主就能明察。阳虎想要做到越武那样贤良、解狐那样公正，而赵简子却以为这么做是栽了多棘的积棘，这不是教化国人的道理。

说 五

孟献伯相晋^①，堂下生藿藜^②，门外长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晋无衣帛之妾^③，居不粟马，出不从车。叔向闻之^④，以告苗贲皇。贲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禄以附下也^⑤。”

【注 释】

- ① 孟：晋国地名，位于今山西省阳曲县东北，为献伯的封地。乾道本“孟”作“孟”，顾广圻说：“《外储说·左下》两云孟献伯，孟皆当作孟；孟者，晋邑，杜预云太原孟县者是也。献伯，晋卿，孟其食邑，以配谥而称之，犹言随武子之比矣。”今据改。晋：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山西省大部分和河南、河北、陕西省部分地区。乾道本“晋”作“鲁”，顾广圻说：“鲁当作晋”。今据改。
- ② 藿藜(huò lí)：藿香和蒺藜，泛指野草。
- ③ 晋：通“进”，引申为内。
- ④ 叔向：即羊舌肸(xī)，春秋时晋国大夫，主张维护旧制度，反对政治改革。
- ⑤ 出：丢开，抛弃。附：亲近，讨好。

【译 文】

孟献伯做晋国的相，院子里生出野草，大门外长起荆棘，吃饭没有两样菜，坐时不铺两层席，内室没有穿丝织品的妾，在家时不用谷子喂马，外出时没有副车随从。叔向听说此事，把这些告诉了苗贲皇。苗贲皇反对说：“这是抛弃君主的爵禄而讨好下人的做法。”

一曰：孟献伯拜上卿^①，叔向往贺，门有御^②，马不食禾。向曰：“子



无二马二舆^③，何也？”献伯曰：“吾观国人尚有饥色，是以不秣马^④；班白者多以徒行^⑤，故不二舆。”向曰：“吾始贺子之拜卿，今贺子之俭也。”向出，语苗贲皇曰：“助吾贺献伯之俭也。”苗子曰：“何贺焉？夫爵禄旗章^⑥，所以异功伐别贤不肖也^⑦。故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此明等级也。且夫卿必有军事，是故修车马^⑧，比卒乘^⑨，以备戎事^⑩。有难则以备不虞^⑪，平夷则以给朝事^⑫。今乱晋国之政，乏不虞之备，以成节，以絜私名^⑬，献伯之俭也可与？又何贺？”

【注 释】

- ① 拜：封，授予。上卿：最高一级的卿。
- ② 御：此指车马。
- ③ 舆：车子。
- ④ 秣(mò)：喂料。
- ⑤ 班：通“斑”。徒行：步行。
- ⑥ 旗章：旗帜，古代用来标示职位和身份。
- ⑦ 异：区别，区分。功伐：功劳。
- ⑧ 修：乾道本作“循”，顾广圻《韩非子识误》引王渭说：“循当作修”。今据改。
- ⑨ 比：排列。卒乘：步兵和战车。
- ⑩ 戎事：战事。
- ⑪ 不虞：意外。
- ⑫ 平夷：平安，太平。给：供应。
- ⑬ 絜：通“洁”，清白，光耀。

【译 文】

又一种说法：孟献伯被授予上卿的职位，叔向前往祝贺，门口有人喂马，不给马吃谷子。叔向说：“您没有副马副车，这是为什么呢？”孟献伯说：“我看到国人还有饥饿的气色，所以不用谷子喂马，



头发斑白的老年人大多数还步行,所以不用两辆车子。”叔向说:“我起先来祝贺您被封为上卿,现在要祝贺您的节俭了。”叔向出去,对苗贲皇说:“帮助我去祝贺献伯的节俭吧。”苗贲皇说:“这有什么可贺的?爵禄和旗帜是用来标明功劳大小和区别贤与不贤的。所以晋国的法令规定:上大夫配备副车二辆,中大夫配备副车一辆,下大夫只有正车一辆,这是用来表明等级的。况且上卿一定掌管军事,因此要修整车马,训练好步兵和战车,准备打仗。国家有难时就可以防备意外,太平时就可以备上朝议事之需。现在,扰乱晋国的政事,缺乏防备不测的准备,而只顾成全自己的名节,光耀个人的名声,献伯的这种节俭难道是可以的吗?又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呢?”

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①。”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国之上^②。曰:“臣尊矣,然而臣疏^③。”乃立为仲父。孔子闻而非之曰:“泰侈逼上^④。”

【注 释】

- ① 三归:按齐国常例,市租(商税)十分之三归国君,称“三归”。桓公将它赐给管仲后,“三归”就成了私家的收入。
- ② 高、国:指高溪、国懿仲。这二家世为齐国上卿,在齐国旧贵族中地位最高。
- ③ 疏:疏远,不亲。
- ④ 侈:过分,过多。逼上:威胁君主。

【译 文】

管仲任齐国的相,说:“我虽然很尊贵了,但是我还很贫穷。”齐桓公说:“让你拥有和市税的十分之三相当的食邑。”管仲说:“我很富有了,但我的地位还很低下。”齐桓公把管仲的位子立于高、国二氏之上。管仲说:“我地位很尊贵了,但是和您的关系还很疏远。”



于是桓公立管仲为仲父。孔子听说此事,反对说:“太过分就会威胁君主。”

一曰:管仲父^①,朱盖青衣^②,置鼓而归,庭有陈鼎,家有三归。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逼上。”

【注 释】

- ① 父:男子的美称。常加在受尊重的人的名字后面。
② 盖:车盖,像大伞,用以遮阳防雨。

【译 文】

又一种说法是:管仲外出,坐的车是朱红车盖和青色车衣,回来时,又用鼓乐引路,庭院里有陈列的大鼎,家里拥有三归的收入。孔子说:“虽然管仲是好大夫,但他太过分了,已经威胁了他的君主。”

孙叔敖相楚,栈车牝马^①,粝饼菜羹^②,枯鱼之膳^③,冬羔裘^④,夏葛衣^⑤,面有饥色,则良大夫也。其俭逼下。

【注 释】

- ① 栈车:竹木作棚的车子,不漆,不张皮革,是士乘坐的车。牝(pìn)马:母马。拉车的马以公马为贵。
② 粝:粗米。羹:汤。
③ 枯鱼:干鱼。
④ 羔裘:羊皮衣。在贵族的服饰中,羊皮袄较为低级。
⑤ 葛衣:葛布衣。当时贵族夏天穿丝绸,穿葛布衣算是节俭。



【译 文】

孙叔敖任楚国的相，乘坐栈车、用母马拉车，吃粗米饼、喝菜汤，吃干鱼做的饭菜，冬天穿着皮袄，夏天穿葛布的衣服，面带饥色，实在是好大夫。但是他的节俭威胁到了居下位的人。

阳虎去齐走赵，简主问曰：“吾闻子善树人^①。”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②；及虎抵罪于鲁^③，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王^④，一人为县令^⑤，一人为候吏^⑥；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⑦，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主俯而笑曰：“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

【注 释】

- ① 树：树立，栽培。
- ② 令尹：官吏之长。
- ③ 抵罪：得罪。
- ④ 王：指齐国君主。春秋时齐国没有称王，这是用战国时的名称记述。
- ⑤ 县令：县的行政长官。春秋时齐国没有县令的名称，这里是用战国时的名称记述。
- ⑥ 候吏：防守边疆的官员。
- ⑦ 执缚：捉拿捆绑。

【译 文】

阳虎离开齐国投奔晋国赵氏。赵简子问他：“我听说你善于栽培士人。”阳虎说：“我在鲁国时，栽培了三个人，都做了县令，等到我在鲁国获罪，他们都搜捕我。我在齐国时，举荐了三个人，一人得以亲近齐君，一人做了县令，一人做了防守边疆的官员，等到我获罪时，得以亲近齐君的人不肯见我，做县令的人要找我准备把我



抓住并捆绑起来,那个防守边疆的官员追我一直到边境,因为没有追上才停止了。我不善于栽培人。”赵简子低头笑着说:“种植橘柚,吃起来是甜的,闻起来是香的;种植枳棘,长大后反而刺人。所以君子栽培人时要慎重。”

中牟无令^①。晋平公问赵武曰^②:“中牟,吾国之股肱^③,邯郸之肩髀^④。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谁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⑤。”公曰:“非子之仇也?”曰:“私仇不入公门。”公又问曰:“中府之令,谁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赵武所荐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宾位^⑥,其无私德若此也。

【注 释】

- ① 令:县令,县一级的行政长官。
- ② 晋平公:名彪,春秋时晋国国君。
- ③ 吾:乾道本作“三”,今据《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六引文改。股:大腿。肱(gōng):胳膊。
- ④ 邯郸:晋国地名,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髀:大腿的上部。
- ⑤ 刑伯子:疑即刑伯柳,曾任上党守。
- ⑥ 宾位:宾客的席位。

【译 文】

中牟这个地方没有县令。晋平公问赵武:“中牟,就像是我国的胳膊和大腿,又像是邯郸的肩胛骨和胯骨,我想得到治理中牟地方的一个好县令,派谁好呢?”赵武说:“刑伯子可以。”晋平公说:“他不是你的仇人吗?”赵武说:“私人的仇怨不带到公事中来。”晋平公又问:“内库的长官,派谁好呢?”赵武说:“我的儿子可以。”所以说:“对外举荐不避开仇人,对内举荐不避开儿子。”赵武所推荐的四十六人,到他死后,来吊唁时都坐在客位上,他就是这样的不培植个人恩德。



平公问叔向曰：“群臣孰贤？”曰：“赵武。”公曰：“子党于师人①。”向曰②：“武立如不胜衣③，言如不出口，然所举士也数十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赖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于家，死不托于孤，臣敢以为贤也。”

【注 释】

- ① 党：动词，结党。师人：老师，此指上级。
- ② 向曰：乾道本无此二字，卢文弨说：“二字脱，当有。”今据补。
- ③ 不胜：禁不住。

【译 文】

晋平公问叔向说：“大臣们谁贤能？”叔向说：“赵武。”晋平公说：“你跟老上级结成党了。”叔向说：“赵武站起来时好像连穿的衣服都负担不了，讲话时好像呐呐不能出口，可他举荐的士人几十个，都合乎他推荐的本意，公家很依靠他们。当武子在世时不利用他们为赵家谋求私利，死时不将孤儿托给他们照顾，我敢认为他贤能。”

解狐荐其仇于简主以为相。其仇以为且幸释己也①，乃因往拜谢。狐乃引弓迎而射之②，曰：“夫荐汝，公也，以汝能当之也。夫仇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拥汝于吾君③。”故私怨不入公门。

【注 释】

- ① 幸：由坏变好，逢凶化吉。
- ② 引：拉。迎：乾道本作“送”，今据《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十九引文改。
- ③ 拥：通“壅”，壅塞，蒙蔽。



【译 文】

解狐举荐他的仇人做赵简子的相。他的仇人以为关系好转而消除对自己的仇怨了,于是前去拜谢。解狐于是拉开弓迎头射他的仇人,说:“我推荐你是为公,因为你能担当。我和你有仇,这是我的私怨,不能因为我和你有私怨就使君主不能了解和任用你。”所以说私人的仇怨不带到公事中来。

一曰^①:解狐举刑伯柳为上党守,柳往谢之,曰:“子释罪,敢不再拜?”曰:“举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注 释】

① 一曰:乾道本无此二字,今据赵用贤本、凌瀛初本改。

【译 文】

又一种说法:解狐推荐刑伯柳做上党的行政长官,刑伯柳前去拜谢他,说:“您原谅了我的罪过,怎么敢不拜谢呢?”解狐说:“推荐你是为公,怨恨你是私仇。你走吧,我跟原先一样怨恨你。”

郑县人卖豚^①,人问其价。曰:“道远日暮,安暇语汝。”

【注 释】

① 郑县:韩国地名,在今河南省郑州市。

【译 文】

郑县有个人卖小猪,有人问猪的价钱。郑人说:“路远,天晚了,我哪有闲空告诉你。”



经 六

公室卑则忌直言^①，私行胜则少公功^②。说在文子之直言^③，武子之用杖^④；子产忠谏^⑤，子国譙怒^⑥；梁车用法而成侯收玺^⑦；管仲以公而国人谤怨。

【注 释】

- ① 公室：诸侯的家族，这里指诸侯一级的政权。
- ② 胜：盛行，占优势。
- ③ 文子：指范文子，名范燮，一作“士燮”，晋国的卿。
- ④ 武子：指范武子，名士会，晋国的卿，范文子的父亲。
- ⑤ 子产：即公孙侨，曾任郑昭公的相。
- ⑥ 子国：春秋时郑国执政的卿，子产的父亲。譙(qiào)：责问，谴责。
- ⑦ 梁车：人名，生平不详。成侯：即赵成侯，名种，战国初期赵国国君。

【译 文】

公室卑弱就忌讳直言，谋私利的行为盛行，就很少有人去为国建功。上述论点表现在：范文子喜欢直说，他父亲武子用手杖打他；子产忠君进谏，他父亲子国却怒责他；梁车行法不避亲贵，而赵成侯却夺了他的官印；管仲用公心却遭到国人的怨恨。

说 六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击之以杖：“夫直议者不为人所容，无所容则危身。非徒危身^①，又将危父。”

【注 释】

- ① 非徒：不但。



【译 文】

范文子喜欢直说，他的父亲用手杖击打他：“直言的人不被人容纳，不被人容纳就要危及自身，不但危及自身，还要危及你的父亲。”

子产者，子国之子也。子产忠于郑君，子国譙怒之曰：“夫介异于人臣^①，而独于主。主贤明，能听汝；不明，将不汝听。听与不听，未可必知，而汝已离于群臣。离于群臣，则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也。”

【注 释】

① 介异于人臣：独特地不同于一般臣子。介，卓然特立。

【译 文】

子产，是子国的儿子。子产忠于郑国的国君，子国发怒责备他说：“独特地不同于一般的臣子，只忠于国君。国君贤能圣明，才能听从你的话；不贤明，就不会听从你的话。听与不听，还不一定知道，而你又远离群臣。远离群臣，就一定会危及你自身，不但危及你自身，又要危及你的父亲。”

梁车新为邺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后，门闭，因逾郭而入^①。车遂刖其足。赵成侯以为不慈，夺之玺而免之令。

【注 释】

① 郭：外城。



【译 文】

梁车刚被任命为邺地的行政长官，他的姐姐前去看望他，天色已晚她才来到邺城，城门关了，就越过外城墙进来，梁车就砍掉了他姐姐的脚。赵成侯认为梁车“不慈”，夺了他的官印，免了他的职。

管仲束缚^①，自鲁之齐，道而饥渴，过绮乌封人而乞食^②。乌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窃谓仲曰^③：“适幸，及齐不死而用齐^④，将何报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我何以报子？”封人怨之。

【注 释】

- ① 管仲束缚：管仲起初帮助公子纠争夺齐国君位，反对公子小白，后公子小白即位，他和公子纠逃到鲁国，鲁国就把他捆绑囚禁起来，送到齐国。
- ② 绮乌：春秋时鲁国地名，所在不详。封人：防守边界的官吏。
- ③ 窃：私下里。
- ④ 用：用事，掌权。

【译 文】

管仲被捆绑着从鲁国到齐国去，在路上感到又饿又渴，经过绮乌，向当地防守边界的官吏乞求食物。官吏跪着喂他食物，非常恭敬。官吏于是私下对管仲说：“倘若您到了齐国侥幸不死而在齐国执政，将怎样报答我？”管仲说：“果真如您所说的那样，我将任用贤人，使用有才能的人，评定有功劳的人。我凭什么来报答您呢？”官吏因此怨恨管仲。

（侯文学注译）



外储说右上

【题 解】

本篇共有三段经文和相应的说文。经一和说一说明君主要用“势”来制服臣下,对于“势不足以化”的臣子,则坚决铲除。经二和说二说明君主必须以“无为”之“术”来统治臣下,要做到“无为”,还必须能“独断”。经三和说三说明君主必须坚决实行法治,须“信赏必罚”,“不避亲贵,法行所爱”,才能除掉妨碍治国的“猛狗”和“社鼠”般的奸臣。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

【译 文】

君主所用来控制臣子的办法有三种:

经 一

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师旷之对^①,晏子之说^②,皆舍势之易也而道行之难^③,是与兽逐走也^④,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⑤。“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⑥。”故季孙让仲尼以遇势^⑦,而况错之于君乎^⑧?是以太公望杀狂裔^⑨,而臧获不乘骥^⑩。嗣公知之^⑪,故不驾鹿^⑫;薛公知之^⑬,故与二桀博^⑭。此皆知同异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⑮,说在畜乌^⑯。

【注 释】

- ① 师旷:晋国著名乐师。
- ② 晏子:指晏婴,字平仲,齐景公的相。
- ③ 舍(shě):放弃。乾道本此字作“合”,顾广圻说:“合当作舍,形近误。此舍与道、势与行,皆相对。……”今据改。道:动词,称道。
- ④ 逐走:赛跑。



- ⑤ 子夏:即卜商,春秋时卫国人,孔子的学生。《春秋》:鲁国官方记载的编年史书,经孔子修改,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
- ⑥ 蚤:通“早”。
- ⑦ 季孙:指季康子,名肥,春秋末期鲁国的执政卿。让:指责,责备。遇:通“耦”,对等。
- ⑧ 错:通“措”。
- ⑨ 太公望:即吕望,又名姜尚,或称姜子牙,曾帮助周武王灭商,受封于齐。太公望是对他的尊称。狂裔(yù):人名,生平不详。
- ⑩ 臧获:奴婢的贱称。骥:良马。
- ⑪ 嗣公:指卫嗣公,战国时卫国国君。
- ⑫ 不:乾道本作“而”,今据张榜本改。
- ⑬ 薛公:指战国时孟尝君田文。田文封于薛(今山东省滕县南),薛公是其封号。
- ⑭ 二栾:双生子。栾(luán),通“挛”。博:赌博。
- ⑮ 牧:放牧,引申为豢养、支配。
- ⑯ 说在畜乌:上述论尽的说明表现在养乌鸦的故事中。畜,养。

【译 文】

君主对于权势不能使其驯化的臣下,就除掉他。师旷的回答,晏婴的议论,都舍弃了利用权势控制臣下这种易行的办法,而去称道实施恩惠争取民众这种困难的办法,这如同与野兽赛跑,不知道除掉祸害。祸患可以除掉,在子夏解说《春秋》时所说的“善于掌握权势的君主,及早杜绝臣下作奸的苗头。”这句话中就表达出来了。所以,季康子因为孔丘的门徒滥用了和他对等的权力而向他提出指责,何况把这样的事移之于君主呢?因此,太公望杀掉狂裔,就像奴仆不乘貌似良马的劣马。卫嗣公懂得“势不足以化则除之”这个道理,所以用鹿不能驾车来说明不能用如耳为相;薛公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和两个双生子赌博时用权术吓唬他们,使他们为自己效劳。这些都是懂得君臣之间利害关系相反的表现。所以明智的君主能支配臣下,上述论点的说明表现在养乌鸦的故事当中。



说 一

赏之誉之不劝^①，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其除之。

【注 释】

① 之：指臣下。劝：勉励，自勉。

【译 文】

奖赏他、称赞他不能使他奋勉，惩罚他、谴责他不能使他畏惧，赏、誉、罚、毁加到他身上他都无动于衷，就除掉他。

齐景公之晋^①，从平公饮^②，师旷侍坐。景公问政于师旷曰：“太师奚以教寡人^③？”师旷曰：“君必惠民而已^④。”中坐^⑤，酒酣，将出，又复问政于师旷曰：“太师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⑥，师旷送之，又问政于师旷。师旷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归，思，未醒，而得师旷之所谓公子尾、公子夏者^⑦，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齐民，家富贵而民说之^⑧，拟于公室^⑨，此危吾位者也。今谓我惠民者，使我与二弟争民耶？于是反国，发廩粟以赋众贫^⑩，散府余财以赐孤寡^⑪，仓无陈粟，府无余财，宫妇不御者出嫁之^⑫，七十受禄米^⑬。鬻德惠施于民也^⑭，已与二弟争^⑮。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⑯，公子尾走晋^⑰。

【注 释】

① 齐景公：名杵臼，春秋时齐国君主。之：到。晋：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山西省大部 and 河南、河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

② 从：随，伴。平公：指晋平公，名彪，春秋时晋国君主。

③ 太师：古代对乐官的称呼，这里指师旷。奚以：何以，用什么。寡人：君主



自称。

- ④ 惠民:施恩惠于民。
- ⑤ 中坐:饮到一半的时候。
- ⑥ 舍:宾馆。
- ⑦ 公子尾、公子夏:两人都齐惠公的后代,齐景公的同族兄弟。公子,诸侯的儿子除太子以外,都称公子。
- ⑧ 家:大夫的家族,此指公子尾、公子夏的私家。说:通“悦”。
- ⑨ 拟:比拟。公室:公家,指诸侯的小朝廷。
- ⑩ 廩(lǐn):米仓。粟:小米,泛指粮食。赋:给予。
- ⑪ 府:贮存财物的地方。
- ⑫ 宫妇:宫女。不御者:君主没有亲幸过的。
- ⑬ 受:通“授”。
- ⑭ 鬻(yù):卖,此处与“施”同义。
- ⑮ 已:通“以”,用来。
- ⑯ 楚: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湖北省全部和湖南、河南、江西、安徽等省部分地区。
- ⑰ 走:逃跑。

【译 文】

齐景公到晋国去,和晋平公饮酒,师旷陪坐。齐景公向师旷请教如何治理国事。说:“您将用什么来教我?”师旷说:“您一定要施恩惠给百姓。”饮到一半的时候,酒兴正浓,景公将要出来,又向师旷请教如何治理国事,说:“您用什么来教我?”师旷说:“您一定要施恩惠给百姓。”景公出来回到宾馆,师旷送他,景公又向师旷请教如何治理国事。师旷说:“您一定要施恩惠给百姓。”齐景公回到宾馆,专心思考这个问题,酒还没有醒,已经领会了师旷所说的意思——公子尾、公子夏,是齐景公的两个弟弟,很得齐国百姓的心,他们的私家又富又贵,百姓喜欢他们,可以和公室相比,这是危害我君位的人。现在叫我施恩惠给百姓,是让我和两个弟弟争夺百姓吗?——于是齐景公回到齐国,打开来仓把粮食分给贫民,把府库



中的财物赐给孤寡之人，粮仓里没有积压的粮食，财物库里没有多余的财物，君主没有亲幸过的宫女就把她嫁出去，七十岁以上的人，分给他国家供给的粮食。施恩德于百姓，以此和两个弟弟争取民众。过了两年，两个弟弟逃走了，公子夏逃往楚国，公子尾逃到晋国。

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①，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②，曰：“美哉！泱泱乎^③，堂堂乎^④！后世将孰有此？”晏子对曰：“其田成氏乎^⑤！”景公曰：“寡人有此国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对曰：“夫田成氏甚得齐民。其于民也，上之请爵禄行诸大臣^⑥，下之私大斗斛区釜以出货^⑦，小斗斛区釜以收之。杀一牛，取一豆肉^⑧，余以食士^⑨。终岁^⑩，布帛取二制焉^⑪，余以衣士。故市木之价，不加贵于山；泽之鱼盐龟鳖羸蚌^⑫，不贵于海。君重敛^⑬。而田成氏厚施。齐尝大饥^⑭，道旁饿死者不可胜数也^⑮，父子相牵而趋田成氏者不闻不生。故秦周之民相与歌之曰^⑯：‘讴乎^⑰，其已乎！苞乎^⑱，其往归田成子乎！’《诗》曰：‘虽无德与女^⑲，式歌且舞^⑳。’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归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㉑：“不亦悲乎！寡人有国而田成氏有之。今为之奈何？”晏子对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夺之，则近贤而远不肖，治其烦乱^㉒，缓其刑罚，振贫穷而恤孤寡^㉓，行恩惠而给不足，民将归君，则虽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注 释】

- ① 少(shào)海：即渤海。
- ② 柏寝：齐国地名，位于今山东省博兴县西北。台：用土堆成的高建筑物，可供游乐和观望。
- ③ 泱泱：深广宏大的样子。
- ④ 堂堂：雄伟壮观的样子。
- ⑤ 田成氏：即田成子，名田常，春秋末期齐国的执政卿。他采取一些争取民众的措施，于公元前 481 年发动政变，杀死齐简公，控制了政权。



- ⑥ 上之:对上。
- ⑦ 下之:对下。私:私自。大:增大,加大。斗斛(hú)区(ōu)釜:都是齐国量器的名称,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一斗六升为一区,六斗四升为一釜。贷:乾道本作“货”,今据《左传·昭公三年》改。
- ⑧ 豆:古代盛肉的器皿,形状似后代的高脚盘。
- ⑨ 食:通“饲”,供养。士:统治阶级中的下层人物。
- ⑩ 终岁:一整年。
- ⑪ 制:古代布帛长度单位,一制分两端,一端一丈八尺,共三丈六尺。它短于正匹。正匹每端为二丈,一匹共四丈。
- ⑫ 泽:湖泊。赢:通“螺”。
- ⑬ 敛:征集财物。
- ⑭ 尝:曾经。
- ⑮ 胜:尽。
- ⑯ 秦周:本是齐国城门名。这里用来指齐国首都。
- ⑰ 讴(ōu)乎:呜乎,哀叹的声音。
- ⑱ 苞:丰盛。
- ⑲ 女:通“汝”,你。
- ⑳ 式:发语词。
- ㉑ 泫然:眼泪涌流的样子。涕:眼泪。
- ㉒ 烦乱:纷乱,杂乱无章。
- ㉓ 振:救济。

【译 文】

齐景公和晏子在渤海游览,登上柏寝之台然后回望他的国土,说:“好美呀!多么深广宏大!多么雄伟壮观!以后谁将享有它呢?”晏子回答说:“恐怕是田成氏吧?”齐景公说:“我现在享有这个国家,你却说田成氏要享有它,这是为什么呢?”晏子回答说:“田成氏很得齐国民众的心。他对待民众,对上向君主请求爵禄赐给大臣,对下私自扩大量器出贷,缩小量器收回。杀一头牛,自己只取一豆肉,剩下的都给士人吃。一年的布帛,自己只取二制,剩下的都给



士人穿。所以市集上木头的价格不比山上的更贵，湖泊里的鱼、盐、龟、鳖、螺、蚌的价格不比海边上的贵。您加重征集财物，田成氏却厚厚地施予。齐国曾经有特大的荒年，道边饿死的人数也数不清，父子拉扯着奔赴田成氏的，没听说有不能活下去的。所以齐都的百姓相互唱着歌说：‘唉，将要完了吧？要想吃饱啊，还是归附田成子吧！’《诗》上说‘虽没有什么恩德施给你们，你们却高兴得又歌又舞。’现在田成氏有恩德而百姓这样歌舞，民德已经归向田成氏了。所以我说‘恐怕是田成氏吧！’”景公泪如泉涌，说：“这不是叫人太悲痛了吗？我享有这个国家却将要被田成氏占有，现在对它怎么办呢？”晏子回答说：“您何必忧虑呢？如果您想要夺回它，就亲近贤人，疏远不贤的人，整顿混乱的局面，放宽刑罚，救济贫穷，抚恤孤寡，施行恩惠，资助不富足的人，百姓就会归附您，那么即使有十个田成氏，又能把您怎么样呢？”

或曰^①：“景公不知用势，而师旷、晏子不知除患。夫猎者，托车舆之安^②，用六马之足，使王良佐轡^③，则身不劳而易及轻兽矣^④。今释车舆之利^⑤，捐六马之足与王良之御，而下走逐兽，则虽楼季之足无时及兽矣^⑥。托良马固车，则臧获有余。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夫不处势以禁诛擅爱之臣^⑦，而必德厚以与天下齐行以争民^⑧，是皆不乘君之车^⑨，不因马之利，舍车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势之主也，而师旷、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注 释】

- ① 或曰：有人说。韩非子借此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
- ② 托：寄托，凭借。舆：车厢。
- ③ 王良：春秋末期晋国人，以善于驾车闻名。佐轡：帮助驾驭。轡，缰绳。
- ④ 轻兽：动作敏捷的野兽。
- ⑤ 释：丢掉。
- ⑥ 楼季：战国时魏文侯之弟，善于跑、跳。



- ⑦ 处:运用。擅爱之臣:擅自施行恩惠的臣子。
 ⑧ 民:乾道本作“名”,今据道藏本、张鼎文本改。
 ⑨ 是:此,这。

【译 文】

有人说:齐景公不知道使用权势,师旷、晏子不知道除掉祸患。打猎的人,凭借车子的安稳,依靠六匹马的脚力,用王良帮助驾车,那么自己毫不费力就可以轻易地追上轻捷的野兽了。现在放弃车子的好处,舍弃六匹马的脚力和王良的驾驭方法,却下车奔跑追逐野兽,那么即使有楼季脚力也不会有追上野兽的时候。依靠好的马和坚固的车子,就是奴仆驾车追赶野兽,力量也会有余。国家,好比君主的车子,权势,好比君主的马。不运用权势来限制和处罚那些擅施仁爱的臣子,而一定要用深厚的恩惠和一般人同样的做法去取得百姓,这些做法,都像是不利用君主的车子、不依仗马的便利,丢掉车子而下车奔跑一样。所以说:“齐景公是不懂得利用权势的君主,而师旷和晏子是不懂得除去祸患的臣子。”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①。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②。今田常之为乱^③,有渐见矣^④,而君不诛。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⑤,而使其主行惠,故简公受其祸^⑥。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

【注 释】

- ① 以十数:以十为单位来计算。
 ② 蚤:通“早”,及早。
 ③ 田常:即田成子。
 ④ 见:通“现”,现出。
 ⑤ 陵:犯。



⑥ 简公：指齐简公，名任，春秋末期齐国君主。

【译 文】

子夏说：“《春秋》记载的臣杀君、子杀父的事，可以以十为单位来计算。这些都不是一日的积累，而是逐渐积累而达到这样结果的。”凡是奸人，阴谋活动的时间长了，他们的势力就有所积累，积累多了，力量就大；力量大了，就能谋杀君主，所以英明的君主应及早消灭他们。现在田常发动叛乱，是逐渐现出来的，而君主却不诛杀他。晏子不让他的君主消除侵犯自己的臣子，而是让他的君主施行恩惠，所以齐简公才遭受祸患。所以子夏说：“善于把握权势的人，要及早杜绝奸邪的苗头。”

季孙相鲁，子路为郈令^①。鲁以五月起众为长沟^②，当此之为^③，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④，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飧之^⑤。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⑥，击毁其器，曰：“鲁君有民，子奚为乃飧之？”子路怫然怒^⑦，攘肱而入^⑧，请曰：“夫子疾由之为仁义乎^⑨？所学于夫子者，仁义也；仁义者，与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飧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⑩！吾以女知之^⑪，女徒未及也^⑫。女故如是之不知礼也！女之飧之，为爱之也。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⑬！”言未卒，而季孙使者至，让曰^⑭：“肥也起民而使之^⑮，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飧之^⑯，将夺肥之民耶？”孔子驾而去鲁^⑰。以孔子之贤，而季孙非鲁君也，以人臣之资，假人主之术^⑱，蚤禁于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况人主乎！以景公之势而禁田常之侵也，则必无劫弑之患矣。

【注 释】

① 子路：又称季路，即仲由，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学生。郈(hòu)：鲁国地



名,叔孙的封邑,位于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令:县邑的长官。春秋时鲁国称“宰”,这里是用战国的名称。

- ② 起众:发动民众。为:挖掘。
- ③ 为:名词,工役,指开挖长沟一事。
- ④ 秩粟:指按品级得到的粮食。秩,职位、品级。浆饭:稀饭。
- ⑤ 要:邀。五父之衢(qú):一条交通大道,在鲁国都城曲阜东南。飧:同“餐”,吃。
- ⑥ 子贡:姓端木,名赐,春秋时卫国人,孔子的学生。覆:倒掉。
- ⑦ 怫然:忿怒的样子。
- ⑧ 攘肱(gōng):卷起袖子,露出胳膊。肱,胳膊。
- ⑨ 夫子:对孔子的尊称。疾:恨。由:子路自称。
- ⑩ 野:粗野,不懂礼仪。
- ⑪ 女:通“汝”,你。
- ⑫ 徒:却是。
- ⑬ 诬:妄为。
- ⑭ 让:责备。
- ⑮ 肥:季孙自称。
- ⑯ 先生:指孔子。
- ⑰ 驾而去鲁:驾车离开鲁国。去,离开。
- ⑱ 假:借。

【译 文】

季孙任鲁国的相,子路任郈令。鲁国在五月发动民众开挖长沟,在开挖长沟时,子路让人用他私人的禄米做成稀饭,邀集挖沟者在五父之衢一同来吃。孔子听到此事,叫子贡去倒掉子路的饭,砸烂盛饭的器皿,说:“这些民众是属于鲁国国君的,你为什么给他们饭吃?”子路勃然大怒,揎拳露臂地走进去,请问说:“您憎恨我施行仁义吗?我从您那儿学到的,就是仁义;仁义,就是与天下的人共同享有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共同享有自己利益。现在我把自己的禄米给百姓吃,为什么不可以呢?”孔子说:“仲由真是粗野啊!”



我以为你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却不懂得。你原来如此之不懂礼！你之所以给他们饭吃，是因为爱惜他们。礼，是天子用来爱天下。诸侯用来爱境内、大夫用来爱其官职、士用来爱其家的，超过了他所爱的范围叫做侵。现在是鲁国君主统治下的民众，而你擅自去爱他们，这就是冒犯君主，不也是胆大妄为吗？”话没说完，季孙的使者就到了，责备说：“我发动民众并且驱使他们，您却让弟子给徒役吃饭，是想夺取我的民众吗？”孔子驾起车子离开了鲁国。以孔子的贤明，季孙不是鲁国的君主，尚且借用君主的权术，在危害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及早杜绝，使子路不能施行个人的恩惠，使危害不致发生，何况是君主呢？用齐景公的权势去禁止田常争取民众的僭越行为，那么必定不会有被劫杀的祸患。

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繇、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①：“吾不臣天子^②，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③，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④。”太公望至于营丘^⑤，使吏执杀之以为首诛^⑥。周公旦从鲁闻之^⑦，发急传而问之曰^⑧：“夫二子，贤者也。今日殒国而杀贤者^⑨，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⑩；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⑪。且无上名，虽知^⑫，不为望用；不仰君禄^⑬，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⑭，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⑮，不亲耕耨而名^⑯，又非所以教于国也。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⑰，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⑱。臧获之所愿托其足于骥者，以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⑲。今不为人用，臧获虽贱，不托其足焉。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⑳，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



【注 释】

- ① 齐东海上:齐国东部的渤海边。居士:隐居的士人。华士:人名,生平不详。昆弟:兄弟。立议:确定宗旨。议,主张。
- ② 不臣天子:不做天子的臣子。
- ③ 无上之名:不要君主给的名声。上,君主。
- ④ 事:从事。仕:做官。
- ⑤ 营丘:古地名,位于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周初封姜尚于齐,齐定国都于营丘。
- ⑥ 首诛:第一个开刀的对象。
- ⑦ 周公旦:即姬旦,周武王姬发之弟,被封于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故称周公。
- ⑧ 发急传:派出特快的传递紧急公文的使者。传,古代传递紧急公文的车。
- ⑨ 飨:通“享”,享有。国:指封国。
- ⑩ 望:姜尚自称。不得而臣:不可能臣服他们。
- ⑪ 劝:勉励,鼓励。
- ⑫ 知:通“智”。
- ⑬ 仰:仰仗,仰望。
- ⑭ 四者:指爵、禄、刑、罚。
- ⑮ 兵革:兵甲,这里指兵役。显:显贵。
- ⑯ 耕耨(nòu):指农耕。耨,锄草的工具。
- ⑰ 却:停。
- ⑱ 托:依托。
- ⑲ 辟:通“避”,避免。
- ⑳ 已:如此。

【译 文】

太公望被封在东方的齐国,齐国东面的海边有隐居的士人狂裔、华士兄弟二人,两人打定主意说:“我们不做天子的臣子,不结交诸侯,靠种田吃饭,靠挖井饮水,我们对别人没有需求。不要君



主给的名声，不要君主给的俸禄，不做官而从事体力劳动。”太公望到了营丘，派官吏抓住他们并杀掉作为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周公旦在鲁国听说此事，派出特快的传递紧急公文的使者问太公望：“那两个人是贤能的人，现在你享有封国却杀害贤能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太公望说：“这兄弟二人打定主意说‘我们不做天子的臣子，不结交诸侯，靠种地吃饭，靠挖井喝水，我们对别人没有需求。不要君主给的名声，不要君主给的俸禄，不做官而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不肯做天子的臣子，这样我就不可能臣服他们；不结交诸侯，这样我就不可能使用他们；靠种田吃饭，靠挖井饮水，无求于人，这样我就不能用奖赏来勉励和约束他们。况且不要君主给的禄位，虽然聪明，不能为我所用，不仰望君主授予的俸禄，虽然贤明，不能为我立功。不愿做官则无法管教，不接受任用就是对上不忠。况且前代圣王用来驱使其臣民的，不是爵禄就是刑罚。现在爵、禄、刑、罚都不足以驱使他们，那么我将做谁的君主呢？不打仗立功却显贵，不耕田种田却有名声，这不是用来教化国人的办法。现在这里有一匹马，样子像是好马，像是天下最好的马。可是驱赶它它不向前走，让它停下来它不肯停，让它向左它不向左，让它向右它不向右，那么奴仆虽然卑贱，也不肯依托它的脚力。奴仆之所以希望把脚力寄托于良马，是因为良马可以得到利益，避免危害。现在它不为人所用，奴仆虽然卑贱，也不把脚力依托在它的身上。这样，他们自以为是世上的贤士却不愿为君主所用，自以为行为好到了极点，而不肯为君主效劳，这不是英明的君主可以用来做臣子的，如同良马不可以使唤一样，因此要杀掉他们。”

一曰：太公望东封于齐。海上有贤者狂雋，太公望闻之往请焉，三却马于门而狂雋不报见也^①，太公望诛之，当是时也，周公旦在鲁，驰往止之，比至^②，已诛之矣。周公旦曰：“狂雋，天下贤者也，夫子何为诛之？”太公望曰：“狂雋也议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吾恐其乱法易教也^③，故以为首诛。今有马于此，形容似骥也^④，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



获不托足于其軫也^⑤。”

【注 释】

- ① 报见：答应见面。报，答复。
- ② 比至：刚赶到。
- ③ 易教：改变教令。
- ④ 形容：样子，指马的体态。
- ⑤ 軫(zhěn)：车的底板，这里指车子。

【译 文】

又一种说法：太公望被封在东方的齐国。东海上有一个叫狂裔的贤能的人，太公望听说了他，于是登门求见，三次把马停在门前可狂裔却不答应见面，太公望就杀了他。这时，周公姬旦正在鲁国，驱马前往齐国想阻止太公望杀他，等到赶到的时候，太公望已经杀了他。周公姬旦说：“狂裔是天下贤能的人，您为什么杀了他？”太公望说：“狂裔主张不做天子的臣子，不结交诸侯，我担心他扰乱法令改变教令，所以把他作为第一个诛杀的对象。现在这里有一匹马，样子很像良马，然而赶它不走，拉它不前进，即使是奴仆也不会把脚力寄托于它拉的车子。”

如耳说卫嗣公^①，卫嗣公说而太息^②。左右曰^③：“公何为不相也^④？”公曰：“夫马似鹿者而题之千金^⑤，然而有千金之马而无千金之鹿者^⑥，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也。今如耳，万乘之相也^⑦，外有大国之意，其心不在卫，虽辨智^⑧，亦不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注 释】

- ① 如耳：魏国大夫，后到卫国做官。说(shuì)：游说。
- ② 说：通“悦”。太息：深深地叹气。



- ③ 左右:身边的侍从。
④ 不相:指不任命如耳为相。
⑤ 题:标价。
⑥ 千金之马:乾道本“千”作“百”,《论衡·非韩篇》引文有“天下有千金之马,无千金之鹿。”今据改。千金之鹿:乾道本“千”作“一”,今据《论衡·非韩篇》改。
⑦ 万乘(shèng):万辆兵车,泛指大国。乘,兵车,包括一车四马。
⑧ 辩:通“辩”,有口才。

【译 文】

如耳游说卫嗣公,卫嗣公很高兴却又深深地叹气。身边的侍从说:“您为什么不任命如耳为相呢?”卫嗣公说:“一匹像鹿一样的马可以标价千金,然而有价值千金的马却没有价值千金的鹿,因为马能为人所用而鹿不能为人所用。现在如耳是大国的相才,有到外面大国谋取的心意,他的心不在卫国,虽然有辩才和智谋,也不能为我所用,我因此不任他为相。”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①,左右有栾子者曰阳胡、潘其,于王甚重,而不为薛公。薛公患之,于是乃召与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②。方博有间^③,谒者言客张季之子在门^④,公怫然怒,抚兵而授谒者曰^⑤:“杀之!吾闻季之不为文也^⑥。”立有间,时季羽在侧^⑦,曰:“不然。窃闻季为公甚^⑧,顾其人阴未闻耳^⑨。”乃辍不杀客^⑩,大礼之^⑪,曰:“曩者闻季之不为文也^⑫,故欲杀之;今诚为文也^⑬,岂忘季哉!”告廩献千石之粟^⑭,告府献五百金^⑮,告驸私厩献良马固车二乘^⑯,因令奄将宫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遗季也^⑰。栾子因相谓曰:“为公者必利,不为公者必害,吾曹何爱不为公^⑱?”因斯竞劝而遂为之^⑲。薛公以人臣之势,假人主之术也,而害不得生,况错之人主乎^⑳!



【注 释】

- ① 魏昭侯：即魏昭王，名遯(sù)，战国时魏国国君。
- ② 俄：一会儿。
- ③ 方：刚。有间：一会儿。
- ④ 谒(yè)者：主管通报、接待工作的官吏。张季：人名，生平不详。
- ⑤ 抚：握，按。兵：兵器。
- ⑥ 文：薛公自称。
- ⑦ 季：指张季。羽：党羽。
- ⑧ 窃：私下里，是讲话的人谦词。
- ⑨ 顾：只不过，只是。阴：暗中。
- ⑩ 辍(chuò)：停下来。
- ⑪ 礼：以礼相待。
- ⑫ 曩(nāng)：过去。
- ⑬ 诚：确实，实在。
- ⑭ 廩：粮仓，这里指管粮仓的人。石：容量单位，一石为十斗。
- ⑮ 府：指主管财物仓库的人。
- ⑯ 驹(zōu)：养马的人。厩：马棚。
- ⑰ 奄：通“阉”，宦官。遗(wèi)：送给。
- ⑱ 吾曹：我们。
- ⑲ 竞劝：争相劝勉。
- ⑳ 错：通“措”。

【译 文】

薛公做魏昭侯的相的时候，昭王的近侍中有一对孪生子叫阳胡、潘其，很受魏王爱重，但不肯替薛公效劳。薛公对此很忧虑，于是就召他们来赌博，给他们每人一百金，让他们兄弟二人赌；一会儿又给每人增加二百金。才赌了一会儿，通报的人说门客张季的儿子在门口，薛公勃然大怒，按着兵器交待通报的人说：“杀了他！我听说张季不为我出力。”站了一会儿，这时正赶上张季的党羽在旁边，说：“不是这样。我私下听说张季为您很出力，只是他暗中出



力，您没有听到就是了。”于是就取消了杀门客的命令，并且重重地礼待他，说：“过去我听说张季不为我出力，所以想杀了他；现在知道确实为我出力，我哪敢忘了张季呢？”通知管粮仓的人送给张季千石的粟米，通知养马的人从自己的马棚里挑出好马和牢固的车子共二乘送给他，还命令宦官把宫中的美女二十人一并送给张季。李生子于是互相说道：“为薛公出力的人一定能获得好处，不为他出力的人一定有祸患，我们还吝惜什么不肯为薛公出力呢？”因此私下争相劝勉而终于替薛公效劳了。薛公以人臣的势位，假借君主的权术，使祸害不能发生，何况移用于君主呢？

夫驯乌者断其下翎焉^①。断其下翎^②，则必恃人而食^③，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④，不得无服上之名^⑤。夫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注 释】

- ① 驯乌者：乾道本“乌”下无“者”字，今据《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引文补。
翎：乾道本作“颌”，今据《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引文改。
- ② 翎：乾道本作“颌”，今据《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引文改。
- ③ 恃：依靠。
- ④ 利：贪图。
- ⑤ 服：服事，服役。

【译 文】

驯养乌鸦的人剪断乌鸦的翅膀和尾巴下面的羽毛。剪断了它的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乌鸦就必须依靠人来获得食物，又怎么能不驯服呢？英明的君主畜养臣子也是这样，使臣子不得不贪图君主给他的俸禄，不得不服役于君主给他的名位。贪图君主的俸禄，服役于君主给的名位，怎么能不驯服呢？



经 二

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①，射者众^②，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恶见则下有因^③，而人主惑矣；辞言通则臣难言，而主不神矣^④。说在申子之言“六慎”^⑤，与唐易之言弋也^⑥。患在国羊之请变^⑦，与宣王之太息也^⑧。明之以靖郭氏之献十珥也^⑨，与犀首、甘茂之道穴闻也^⑩。堂谿公知术^⑪，故问玉卮^⑫；昭侯能术^⑬，故以听独寝。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

【注 释】

- ① 輶(yáo):古代一种轻巧的小型马车。轂(gǔ):车轮的中心,有孔可以插轴的地方。
- ② 射者众:聚集于轂的辐条多。射,对准、投向。
- ③ 好恶(hào wù):爱憎。见:同“现”,表现出。因:凭借,依据。
- ④ 神:神明。
- ⑤ 申子:指申不害(约公元前385—前337年),曾任韩昭侯的相,主张用术驾驭天下,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 ⑥ 唐易:即“说二”中的唐易鞲,人名,生平不详。弋(yì):系有细绳的射鸟的箭,射后可以收回。
- ⑦ 国羊:人名,生平不详。乾道本“羊”作“年”,今据迂评本、赵用贤本、凌瀛初本改。
- ⑧ 宣王:指韩宣王,即韩宣惠王,战国时韩国君主。
- ⑨ 靖郭氏:指靖郭君,即田婴,孟尝君田文的父亲,号靖郭君。珥(ěr):女子的珠玉耳饰,垂在耳边。
- ⑩ 犀首:官名,指公孙衍。甘茂:战国时楚国下蔡(今安徽省凤台县)人,曾与樗(chū)里疾分别担任秦武王的左、右相。道:由,从。穴:孔洞。
- ⑪ 堂谿(xī)公:春秋末期楚国所封的一个吴国的逃亡贵族。这里所记的堂谿公,当是此贵族之后代。
- ⑫ 卮(zhī):酒器。
- ⑬ 昭侯:指韩昭侯,战国中期韩国君主。



【译 文】

君主,就像是利害积聚的车毂,众人追求利益的欲望都像辐条射向车毂一样投向他,所以君主成了群臣共同对准的目标。因此,君主如果表现出爱憎,就会被臣下利用而投其所好,这样君主就会迷惑;君主把听到的话泄露出去,臣下就难以向君主进言,君主就会耳目闭塞而不神明了。上述论点的说明表现在申不害讲君主应该在六个方面谨慎小心,以及唐易鞠谈论射飞鸟。祸患在于国羊用表示悔改来试探君主对他的态度,以及韩宣王的侍者从宣王的叹息中窥探到他的态度。用——靖郭君以献十个玉珥的办法测试齐威王爱哪个妾;以及甘茂派人从小洞偷听到秦惠王的话,因而用计陷害犀首——这两个事例来表明。堂谿公懂得术,所以问玉杯无底能否盛水来说明君主不能把群臣的话泄露出去;韩昭侯能用术,所以才能听取堂谿公的话而独自睡觉。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表现在申不害劝说君主遇事要能独断的议论中。

说 二

申子曰:“上明见^①,人备之^②;其不明见^③,人惑之^④。其知见,人饰之^⑤;不知见,人匿之^⑥。其无欲见,人司之^⑦;其有欲见,人饵之^⑧。故曰:‘吾无从知之。惟无为可以规之^⑨。’”

【注 释】

① 上:指君主。见:同“现”,显露。

② 备:防备。

③ 其:指君主。

④ 惑:迷惑,扰乱。

⑤ 饰:美化。乾道本“饰”作“惑”,今据迂评本、赵用贤本、张榜本、凌瀛初本



改。

- ⑥ 匿:隐瞒。
- ⑦ 司:通“伺”,侦察,探测。
- ⑧ 饵:引诱,诱惑。
- ⑨ 规:通“窥”,窥测。

【译 文】

申子说:“君主的明察显露出来,人们就会防备他;君主的糊涂显露出来,人们就会迷惑他。君主的智慧显露出来,人们就会美化他;君主的愚蠢显露出来,人们就会隐瞒他。君主没有什么欲望显露出来,人们就会探测他;君主有欲望显露出来,人们就要诱惑他。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知道它,只有无为可以窥测它。’”

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①,人且知女^②;慎而行也,人且随女^③。而有知见也,人且匿女;而无知见也,人且意女^④。女有知也,人且臧女^⑤;女无知也,人且行女^⑥。故曰:‘惟无为可以规之。’”

【注 释】

- ① 而:代词,你,你的。
- ② 且:将。知:了解。女:通“汝”,你,指君主。
- ③ 随:跟踪。
- ④ 意:猜度,算计。
- ⑤ 臧:通“藏”,躲避。
- ⑥ 行:采取行动。

【译 文】

又一种说法:申子说:“你的言论要谨慎,人们将会探测你;你的行动要谨慎,人们将会跟踪你。你的智慧显露出来,人们将躲开你;你的愚蠢显露出来,人们将算计你。你有智慧,人们将躲避你;



你没有智慧，人们将对你采取行动。所以说：‘只有无为可以窥测它。’”

田子方问唐易鞅曰^①：“弋者何慎？”对曰：“鸟以数百目视子，子以二目御之^②，子谨周子廩^③。”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国。”郑长者闻之曰^④：“田子方知欲为廩，而未得所以为廩。夫虚静无为见者，廩也。”

【注 释】

- ① 田子方：名无择，战国时魏文侯之师。
- ② 御：防备。
- ③ 周：严密地封闭。
- ④ 郑长者：人名，战国初期的道家人物。

【译 文】

田子方问唐易鞅说：“射飞鸟的人要谨慎对待的是什么？”唐易鞅回答说：“鸟用几百只眼睛看着你，你用两只眼睛防备它们，你要谨慎地严密封闭你的谷仓。”田子方说：“好。你把这个道理用在射飞鸟上，我把这个道理用在治理国家上。”郑长者听到后说：“田子方知道要守护谷仓，却不知道守护谷仓的办法。虚静无为不显露自己的欲望，才能守护谷仓。”

一曰：齐宣王问弋于唐易子曰^①：“弋者奚贵？”唐易子曰：“在于谨廩。”王曰：“何谓谨廩？”对曰：“鸟以数十目视人，人以二目视鸟，奈何不谨廩也？故曰：‘在于谨廩’也。”王曰：“然则为天下何以为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视一国，一国以万目视人主，将何以自为廩乎^②？”对曰：“郑长者有言曰：‘夫虚静无为而无见也。’其可以为此廩乎！”



【注 释】

- ① 齐宣王：名辟疆，战国时齐国国君。唐易子：即唐易鞠。
② 廩：此处喻指国家。

【译 文】

又一种说法：齐宣王向唐易鞠询问射鸟的事说：“对射飞鸟的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唐易鞠说：“最重要的是谨慎地守护粮仓。”齐宣王问：“什么叫谨慎地守护粮仓？”唐易鞠说：“鸟用几百只眼睛看人，人只用两只眼睛看鸟，人怎么能不谨慎地守护粮仓呢？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谨慎地守护粮仓。’”齐宣王说：“那么用什么方法像守护粮仓那样来守护国家呢？现在君主用两只眼睛看全国，而一国的人用上万只眼睛看着君主，将用什么办法像守护粮仓那样去守护国家呢？”唐易鞠回答说：“郑长者有句话是‘虚静无为不显露自己的欲望。’这就差不多可以防卫国家这个粮仓了吧？”

国羊重于郑君^①，闻君之恶己也，侍饮，因先谓君曰：“臣适不幸而有过^②，愿君幸而告之^③。臣请变更，则臣免死罪矣。”

【注 释】

- ① 郑君：即韩王。公元前 375 年韩灭郑，自阳翟（今河南省禹县）迁都到新郑（河南省新郑县），故韩王亦称郑君。重：重用。
② 适：如果，偶然。
③ 幸：得到君主的宠爱。

【译 文】

国羊被郑君所重用，听说国君很讨厌自己，陪郑君饮酒，于是主动对郑君说：“我如果不幸有了过错，希望您能告诉我我错在什么地方。让我改过，那么我就可以免除死罪了。”



客有说韩宣王^①，宣王说而太息^②。左右引王之说之以先告客以为德^③。

【注 释】

- ① 说(shuì):游说。
② 说(yuè):通“悦”。
③ 以:乾道本作“曰”，今据迂评本改。

【译 文】

客人有游说韩宣王的，韩宣王很满意却深深地叹气。韩宣王身边的近侍将宣王对客人满意的态度争先告诉说客以做人情。

靖郭君之相齐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献玉珥以知之。

【译 文】

靖郭君做齐相时，齐威王的王后死了，靖郭君不知立谁为王后，于是就用献玉珥的办法来了解内情。

一曰：薛公相齐，齐威王夫人死^①，中有十孺子皆贵于王^②，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请置一人以为夫人。王听之，则是说行于王，而重于置夫人也；王不听，是说不行，而轻于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劝王置之，于是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献之^③。王以赋十孺子^④。明日坐，视美珥之所在而劝王以为夫人。

【注 释】

- ① 齐威王:名因齐,战国中期齐国国君。
② 中:指宫中。孺子:指姬妾。贵于王:被王宠爱。
③ 为:制作。



④ 赋:授给。

【译 文】

又一种说法:薛公任齐国的相,齐威王的夫人死了,宫中有十个姬妾都被威王宠爱,薛公想要知道威王想要立为夫人的姬妾人选,然后请求立一人为夫人。齐威王听从了,那就是建议取得成功,而在立夫人这件事上,会被威王看重;齐威王不听,则是建议失败,而在立夫人这件事上会被威王看轻。想先知道威王所想立的人再去劝王立她,于是制作了十个玉珥,而把其中一个制作得特别精美,一起献给威王。威王把十个玉珥授给十个姬妾。第二天侍坐时,看那只精美的玉珥由谁佩带,就劝威王立谁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①,惠王爱公孙衍,与之间有所言^②,曰:“寡人将相子^③。”甘茂之吏道穴闻之^④,以告甘茂。甘茂入见王,曰:“王得贤相,臣敢再拜贺^⑤。”王曰:“寡人托国于子,安更得贤相^⑥?”对曰:“将相犀首。”王曰:“子安闻之?”对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

【注 释】

- ① 秦惠王:即秦惠文王,名驪,战国中期秦国国君。
- ② 间:私下里。
- ③ 相子:立你为相。
- ④ 道:由,从。
- ⑤ 敢:胆敢,表示冒昧的谦词。
- ⑥ 更:另外,再。

【译 文】

甘茂做秦惠王的相,秦惠王喜爱公孙衍,和公孙衍私下里有话,说:“我想立您为相。”甘茂手下的小官吏从孔洞中偷听到这件



事,就去告诉了甘茂。甘茂进宫拜见惠王,说:“您得了贤相,我冒昧地再拜祝贺您。”惠王说:“我把国家交托给您,怎么可能再得贤相呢?”甘茂说:“您将任公孙衍为相。”惠王问:“您从哪听说的此事?”甘茂回答说:“公孙衍告诉我的。”惠王对公孙衍的泄秘很生气,于是把他逐走了。

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将也,梁王之臣也^①。秦王欲得与之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离主之国。”居期年^②,犀首抵罪于梁王^③,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④,秦之将也,恐犀首之代之将也,凿穴于王之所常隐语者。俄而王果与犀首计,曰:“吾欲攻韩,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国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⑤:“受命。”于是樗里疾也道穴听之矣。郎中皆曰^⑥:“兵秋起攻韩,犀首为将。”于是日也,郎中尽知之;于是月也,境内尽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⑦,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无与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羁旅^⑧,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于众^⑨。”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诸侯矣。

【注 释】

- ① 梁王:指魏惠王。魏受秦的威胁,于公元前 361 年自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故魏王亦称梁王。
- ② 期(ī)年:一周年。
- ③ 抵罪于梁王:因犯罪受到梁王的处罚。抵罪,随罪的轻重给以相当的惩罚。
- ④ 樗里疾:秦惠文王的异母兄弟,受重用,后任秦武王的相。
- ⑤ 反走:倒退着走,表示敬畏。
- ⑥ 郎中:国君的侍从官员,掌管通报和警卫工作。
- ⑦ 匈匈:喧哗的声音,形容议论的声势。
- ⑧ 羁旅:在外作客。
- ⑨ 自嫁于众:把自己介绍给众人。



【译 文】

又一种说法：公孙衍是天下的良将，梁王的臣子。秦惠王想要得到他和他一起治理天下。公孙衍说：“我是做人臣子的，不敢离开魏国。”过了一年，公孙衍因犯罪而受到梁王的处罚，逃到秦国，秦王对他很好。樗里疾，秦国的大将，担心公孙衍将要取代自己为将，在秦惠王经常说秘密话的地方凿了一个小洞。不久，惠王果真和公孙衍商量，说：“我想要攻打韩国，怎么样？”公孙衍说：“秋天可以。”惠王说：“我想把国家的大事劳累您，您一定不要泄露。”公孙衍倒退着走，拜了两拜说：“遵命。”于是樗里疾也从小洞中听到了此事。郎中们都说：“军队秋天一到就攻打韩国，公孙衍为将。”在这一天，郎中们都知道了此事。在这个月，国境内的人都知道此事。惠王召见樗里疾说：“为什么这么喧哗，议论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樗里疾说：“好像是从公孙衍那里。”惠王说：“我没跟公孙衍讲过，为什么说是公孙衍讲的呢？”樗里疾说：“公孙衍寄居在秦国，刚刚受过处罚，心里孤单，想通过这样的话取悦于众人。”惠王说：“对。”派人召公孙衍，公孙衍已逃往其他诸侯国了。

堂谿公谓昭侯曰^①：“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无当^②，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对曰：“夫瓦器，至贱也，不漏，可以盛酒。虽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则人孰注浆哉^③？今为人之主而漏其群臣之语，是犹无当之玉卮也。虽有圣智，莫尽其术，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闻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后，欲发天下之大事，未尝不独寝，恐梦言而使人知其谋也。

【注 释】

- ① 昭侯：指韩昭侯，战国中期韩国君主。
- ② 当(dǒng)：底。
- ③ 注：灌注。浆：饮料的总称。



【译 文】

堂谿公对韩昭侯说：“现在有价值千金的玉杯，贯通而没有底，可以用它盛水吗？”昭侯说：“不可以。”“有瓦器却不漏，可以用它盛酒吗？”昭侯说：“可以。”堂谿公说：“瓦器，最不值钱，不漏，可以盛酒。虽有价值千金的玉杯，最贵重却没有底，底漏，不能盛水，那么还有什么人往里面倒饮料呢？现在作为人们的君主却泄露群臣的言论，就好像没有底的玉杯一样。臣下虽有极高的智慧，却不肯充分献出自己的谋略，为的是怕它被泄露出去。”昭侯说：“对。”昭侯听了堂谿公的话，从这以后，想对天下采取大的行动，没有不是单独睡觉的，唯恐讲梦话而让别人知道计谋。

一曰：堂谿公见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无当，有瓦卮而有当。君渴，将何以饮？”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饮者，以其无当耶？”君曰：“然。”堂谿公曰：“为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语，譬犹玉卮之无当。”堂谿公每见而出，昭侯必独卧，惟恐梦言泄于妻妾。

【译 文】

又一种说法：堂谿公参见昭侯说：“现在有白玉做的酒杯却没有底，有瓦做的杯而有底。您渴了，将用哪一个来喝酒？”昭侯说：“用瓦杯。”堂谿公说：“白玉的酒杯很美，而您不用它饮酒，是因为它没有底吗？”昭侯说：“是的。”堂谿公说：“作为人们的君主而泄露群臣的言论，就好像玉杯没有底一样。”堂谿公每次参见昭侯出来，昭侯一定单独睡觉，唯恐讲梦话泄露给妻妾。

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

【译 文】

申子说：“能独自观察问题叫明，能独自听取意见叫聪。能独自决断的，就可以做天下的王。”



经 三

术之不行，有故^①。不杀其狗，则酒酸。夫国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②。人主无尧之再诛^③，与庄王之应太子^④，而皆有薄嫫之决蔡姬也。知贵、不能^⑤，以教歌之法先揆之^⑥。吴起之出爱妻^⑦，文公之斩颠颉^⑧，皆违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弹疽者^⑨，必其忍痛者也。

【注 释】

- ① 故：原因。
- ② 社鼠：社坛里的老鼠。社，祭土地神的坛，用木头树起来，涂上泥土，作为土地神的象征。
- ③ 尧：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传说中的贤君。
- ④ 庄王：指楚庄王，名侣，春秋五霸之一。
- ⑤ 不能：无能。
- ⑥ 揆(kuí)：测试。
- ⑦ 吴起：战国初期卫国人，法家代表人物，杰出的军事家。
- ⑧ 文公：指晋文公，名重耳，晋国国君，春秋五霸之一。颠颉(xié)：晋国大臣，曾随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
- ⑨ 弹：刺。疽：毒疮。

【译 文】

术的不能推行，总是有缘故的。卖酒的人，不杀掉他的恶狗，人家就不敢进门买酒，酒因而发酸。国家也有恶狗，况且君主左右的侍从就像躲在社坛里的老鼠。一般的君主都不能像尧那样，因决定传位给舜而一再杀掉反对他的人，不能像楚庄王答复太子那样，把坚决执法的臣子看作是最好的臣子；而都像薄嫫那样，自家的主张却要取决于蔡姬。要区分贤能的人和无能的人，就用教歌那样的方法先对他们进行测试。吴起休掉爱妻，晋文公杀掉颠颉，都是违反他们自己的感情的。所以能让人给自己治疗毒疮的人，



一定是能忍痛的人。

说 三

宋人有酤酒者^①，升概甚平^②，遇客甚谨^③，为酒甚美，县帜甚高著^④，然不售^⑤，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⑥。问长者杨倩^⑦，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甕而往酤^⑧，而狗逐而齧之^⑨，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齧人，此人主之所以蔽胁^⑩，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问管仲：“治国最奚患^⑪？”对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对曰：“君亦见夫为社者乎？树木而涂之，鼠穿其间，掘穴托其中^⑫。熏之，则恐焚木；灌之，则恐涂阤^⑬；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则为势重而收利于民，人则比周而蔽恶于君^⑭。内间主之情以告外^⑮，外内为重^⑯，诸臣百吏以为富^⑰。吏不诛则乱法，诛之则君不安，据而有之^⑱，此亦国之社鼠也。”故人臣执柄而擅禁御^⑲，明为己者必利，而不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为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为社鼠而间主之情，人主不觉。如此，主焉得无壅^⑳，国焉得无亡乎？

【注 释】

- ① 宋：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东部和山东、江苏等省部分地区。酤(gū)：卖。
- ② 升概甚平：指量酒公平。升，量具，这里指量酒器具。概，刮平升斗的小木棍。
- ③ 遇：对待，招待。谨：殷勤，恭敬。
- ④ 县：同“悬”。帜：酒旗。著：明显。
- ⑤ 不售：卖不出去。
- ⑥ 所知：所熟悉的人。
- ⑦ 长者：老年有德行的人。



- ⑧ 孺子:小孩。挈(qiè):提,拿,甕(wèng):盛酒的瓦器。酤:买。
- ⑨ 迓(yà):迎。𪔐(hé):咬。
- ⑩ 蔽胁:蒙蔽和挟持。
- ⑪ 最奚患:最大的祸患是什么。
- ⑫ 托:寄托,引申为藏身。
- ⑬ 堕(zhì):剥落。
- ⑭ 比周:植党营私,紧密勾结。
- ⑮ 间:刺探,窥测。
- ⑯ 外内为重:内外勾结,相互依靠而增强权势。
- ⑰ 以为富:作为发财致富的条件。
- ⑱ 据:控制。
- ⑲ 执柄:掌握权势。擅禁:操纵法令。
- ⑳ 壅:闭塞。

【译 文】

宋国有个卖酒的,量酒很公平,对待顾客也很殷勤,酒酿得很醇厚,酒旗悬得又高又显眼,但是酒却卖不出去,变酸了。卖酒的人对其原因感到奇怪,问熟悉的人。问长者杨倩,杨倩说:“你的狗凶猛吗?”卖酒的人问:“狗凶猛为什么酒就卖不出去呢?”杨倩说:“人们害怕它。有人让小孩揣着钱拿着壶去买酒,猛狗却迎上去咬它,这就是酒酸而卖不出去的原因。”国家也有猛狗,法术之士怀有治国的策略而想使大国的君主明察起来,大臣却像猛狗一样迎上去咬他们,这是君主所以被蒙蔽和挟持,而法术之士所以不能被重用的原因。所以桓公问管仲:“治理国家最忧患什么?”管仲回答说:“最忧患社坛上的老鼠。”桓公问:“为什么忧患社鼠呢?”管仲回答说:“您也看见过建社坛吗? 树上木头然后在树上涂泥,老鼠盗穿木头,在里面挖洞藏身。用烟火熏它,又担心烧毁木头,用水灌它,又怕涂上的泥掉下来:这就是社鼠不被捉到的原因。现在君主身边的近侍,在朝廷外依仗权势而从百姓那里榨取利益,在朝廷内紧密勾结在君主面前隐瞒罪恶。在宫内刺探君主的情况告诉朝



外的同党，内外勾结互相依靠而助长权势，群臣百官以此获得富贵。官吏不诛杀他们就会扰乱法令，诛杀他们君主就不安宁，他们控制君主，这也是国家的社鼠。”所以臣子掌握权势、操纵法令，向人表明：为他卖力的人必得好处，而不为他卖力的人必有祸患，这也是猛狗。大臣像狗一样迎上来咬法术之士，近侍又像社鼠而刺探君主的情况，君主却不觉察。这样，君主怎么能不受蒙骗，国家怎么能不衰亡呢？

一曰：宋之酤酒者有庄氏者，其酒常美^①。或使仆往酤庄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②。问曰：“何为不酤庄氏之酒？”对曰：“今日庄氏之酒酸。”故曰：不杀其狗则酒酸。桓公问管仲曰：“治国何患？”对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涂之，鼠因自托也。熏之则木焚，灌之则涂隳，此所以苦于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则为势重以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谩侮蔽恶以欺于君^③，不诛则乱法，诛之则人主危，据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执柄擅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④，则术不行矣。

【注 释】

- ① 常：一直。
- ② 佗：同“他”，其他。
- ③ 谩(màn)侮：欺瞒。
- ④ 用事者：掌权的人，执政的人。

【译 文】

又一种说法：宋国卖酒的有个叫庄氏的，他的酒味道很醇美。有人派仆人去买庄氏的酒，庄氏的狗咬人，仆人不敢去，就买了别人家的酒。主人问：“为什么不买庄氏的酒？”仆人回答说：“今天庄氏的酒酸了。”所以说：不杀掉他的狗酒就会酸。桓公问管仲说：



“治国忧患什么？”管仲回答说：“最担心社鼠。社，树起木头涂上泥，老鼠于是藏身于此。用烟火熏它木头就会烧毁，用水灌它泥就会掉下来，这就是担心社鼠的原因。现在君主身边的近侍，在朝廷外依仗权势从百姓那里榨取利益，在朝廷内则紧密勾结欺瞒君主，不诛杀他们就扰乱法令，诛杀他们君主就危险，他们控制着君主，这也是社鼠啊。”所以臣子掌握权势、操纵法令，向人表明：为他卖力的人必有好处，不为他卖力的人必有祸患，这也就是猛狗。所以左右近侍像社鼠，掌权的大臣像猛狗，治国的法术就行不通了。

尧欲传天下于舜^①。鲧谏曰^②：“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③？”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④。共工又谏曰^⑤：“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⑥。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仲尼闻之曰：“尧之知舜之贤，非其难者也。夫至乎诛谏者必传之舜，乃其难也。”一曰：“不以其所疑败其所察则难也^⑦。”

【注 释】

- ① 舜：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尧的继承人。
- ② 鲧：夏后氏部落的首领，禹的父亲。
- ③ 匹夫：普通的民众。传说舜出身于平民，故鲧称其为匹夫。
- ④ 羽山：古代山名，位于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西。
- ⑤ 共工：古代神话中的人物。
- ⑥ 幽州：古代九州之一，位于今河北省北部、东部和辽宁省部分地区。都：都城。
- ⑦ 其所疑：指那些进谏君主的话，其所察：指君主明察的事情。

【译 文】

尧想把天下传给舜。鲧进谏说：“不吉利呀！怎么能把天下交给一个匹夫呢？”尧不听，起兵攻打鲧并在羽山之郊诛杀了鲧。共



工又进谏说：“怎么能把天下传给一个匹夫呢？”尧不听，又起兵攻打共工并在幽州之都诛杀了共工。于是天下没有人敢说不要把天下传给舜的。孔子听说后说：“尧的知道舜的贤能，不是他的困难。至于诛杀进谏的人、一定要传位给舜，才是困难的。”又一种说法：“不因为进谏的人提出疑问而败坏自己明察的事情才是困难的。”

荆庄王有茅门之法曰^①：“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霤者^②，廷理斩其辵^③，戮其御^④。”于是太子入朝，马蹄践霤，廷理斩其辵，戮其御。太子怒，人为王泣曰：“为我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庙^⑤，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诛也？夫犯法废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⑥。臣乘君，则主失威；下尚校，则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将何以遗子孙^⑦？”于是太子乃还走^⑧，避舍露宿三日^⑨，北面再拜请死罪^⑩。

【注 释】

- ① 荆庄王：即楚庄王。楚开始建国于荆山一带，故又称荆。茅门之法：关于外朝的规矩。茅门，即雉门。古代诸侯宫室有三道大门，即库门、雉门、路门。茅门是第二道门，门前为外朝的地方。
- ② 霤(liù)：屋檐下滴水的地方。
- ③ 廷理：执法官。辵(zhōu)：车辕。
- ④ 戮：杀。御：驾车的人。
- ⑤ 宗庙：祖宗的神庙，安置祖宗神主和祭祀的地方。
- ⑥ 乘：凌驾。下尚校：臣下侵犯君主。尚，通“上”。校，较量，引申为侵犯。
- ⑦ 遗(wèi)：传给，留给。
- ⑧ 还走：回头跑走，表示敬畏。
- ⑨ 避舍：离开居住的房屋，表示服罪。
- ⑩ 北面：面向北方。古代君主朝会时面南而立，朝拜者面向北。



【译 文】

楚庄王有茅门之法是：“群臣大夫及公子们进入朝廷，马蹄踏到屋檐下滴水的地方的人，执法官要砍断他的车辕，杀死驾车的人。”这时太子进入朝廷，马蹄踏到屋檐下滴水的地方，执法官就砍断他的车辕，杀死驾车的人。太子很生气，进去对着庄王哭泣说：“请替我杀了廷理。”庄王说：“法令，是用来敬守宗庙、尊敬国家的。所以能够制定法令、遵守法令、尊敬国家的人，是国家的重臣，怎么可以杀掉呢？那些违犯法令、废弃命令、不尊敬国家政权的做法，是臣下侵犯君主。臣下侵犯君主，君主就会失去威严，臣下侵犯君主，君主的君位就会受到威胁。威严失去君位受到威胁，国家也守不住，我将拿什么留给子孙？”于是太子回头跑去，离开居住的房屋露宿三天，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请求给予死罪。

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国之法，车不得至于茆门^①。天雨，廷中有潦^②，太子遂驱车至于茆门。廷理曰：“车不得至茆门。至茆门，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须无潦^③。”遂驱之。廷理举殳而击其马^④，败其驾^⑤。太子入为王泣曰^⑥：“廷中多潦，驱车至茆门，廷理曰‘非法也’，举殳击臣马，败臣驾。王必诛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逾，后有储主而不属^⑦，矜矣^⑧！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级^⑨，而开后门出太子。“勿复过。”

【注 释】

- ① 茆门：即茅门。茆，同“茅”。
- ② 潦(lǎo)：积水。
- ③ 须：等待。
- ④ 殳(shū)：竹柄上装有八角圆球的长兵器。
- ⑤ 败：摧毁。驾：车。
- ⑥ 为：对，向。
- ⑦ 储主：指太子。



⑧ 矜:通“贤”。

⑨ 益:增加。

【译 文】

又一种说法:楚庄王紧急召见太子。楚国的法令:车子不能到达茆门。天下雨,庭院有积水,太子于是赶车到了茆门。廷理说:“车子不能到茆门。到达茆门,这是犯法的。”太子说:“大王召见很急,不能等到没有积水的时候。”于是驱赶车马。廷理举笏击打太子的马,摧毁了他的车。太子进去对着庄王哭泣说:“庭院里积水太多,我驾车到了茆门,廷理说‘这是犯法的’,举笏击打我的马,摧毁了我的车。您一定要杀了他。”庄王说:“前面有年老的君主,他不肯越规办事;后面有接位的太子,他也不去依附,贤能啊!这真是我守法的臣子。”于是给廷理升官两级,而打开后门让太子出去。(楚庄王告诫太子说)“不要再犯这类错误。”

卫嗣君谓薄疑曰①:“子小寡人之国以为不足仕②,则寡人力能仕子③,请进爵以子为上卿④。”乃进田万顷。薄子曰:“疑之母亲疑⑤,以疑为能相万乘所不寃也⑥。然疑家巫有蔡姬者⑦,疑母甚爱信之,属之家事焉⑧。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尽以听疑也,然已与疑言者,亦必复决之于蔡姬也。故论疑之智能,以疑为能相万乘而不寃也;论其亲⑨,则子母之间也;然犹不免议之于蔡姬也。今疑之于人主也,非子母之亲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⑩。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绳之外也⑪;而疑之所言,法之内也。绳之外与法之内,仇也,不相受也⑫。”

【注 释】

① 薄疑:人名,曾在赵国和卫国做官。

② 小:动词,小看。



- ③ 仕子:让您做官。
- ④ 上卿:最高一级的卿。
- ⑤ 亲:爱。
- ⑥ 相万乘:做大国的相。所:而。不窹(tiǎo):有余力。窹,不充满。
- ⑦ 巫:巫婆。蔡姬(yù):姓蔡的老妇人。
- ⑧ 属:委托。
- ⑨ 亲:亲密关系。
- ⑩ 重人:掌握权势的人。
- ⑪ 绳:本指木匠用的墨线,此处比喻法度。
- ⑫ 不相受:不相容。

【译 文】

卫嗣君对薄疑说:“你嫌我的国家小,以为不值得做官,我可是有能力满足你做官的要求,让你进爵位,任命你为上卿。”于是赐田万顷。薄疑说:“我的母亲爱我,认为我做大国的相还能有余力。可是我家的巫师中有一个姓蔡的老妇人,我的母亲很相信她,把家事交托给她。我的智慧足以使人相信会办好家事,我的母亲也完全听信我,可是已经和我商量过的事,还要和蔡巫婆再次商量决定。论亲密关系,我们是子母关系;可是还不能避免再和蔡巫婆去商量。现在我和国君之间,并没有子母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君主身边却有类似蔡巫婆的人物。国君的蔡巫婆,一定是那握有权势的人。握有权势的人,是能行私的人。那些行私的人做的事是非法的。而我所讲的,是按法办事,非法与合法是敌对的,不能相容的。”

一曰:卫君之晋^①,谓薄疑曰:“吾欲与子皆行^②。”薄疑曰:“媼也在中^③,请归与媼计之。”卫君自请薄媼。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从之^④,甚善。”卫君曰:“吾以请之媼^⑤,媼许我矣。”薄疑归,言之媼也。曰:“卫君之爱疑奚与媼^⑥?”媼曰:“不如吾爱子也。”“卫君之贤疑奚与媼也?”曰:“不如吾贤子也。”“媼与疑计家事,已决矣,乃请决之于卜者



蔡姬。今卫君从疑而行，虽与疑决计，必与他蔡姬败之^⑦。如是，则疑不得长为臣矣。”

【注 释】

- ① 晋：魏的别名。魏是取代晋的三个国家之一，故又称晋。
- ② 皆：通“偕”，一同，一起。
- ③ 媼(ǎo)：老太太，这里指薄疑的母亲。中：家中。
- ④ 从：使…跟随。
- ⑤ 以：通“已”，已经。
- ⑥ 卫君之爱疑奚与媼：卫君对我的爱和您对我的爱相比怎么样呢？爱，乾道本无此字，今据迂评本、赵用贤本、凌瀛初本改。
- ⑦ 败：破坏。

【译 文】

又一种说法：卫君到魏国去，对薄疑说：“我想让你跟我一起走。”薄疑说：“我母亲在家里，请让我回去和老太太商量一下。”卫君亲自请问薄老太太。薄老太太说：“薄疑，是您的臣子，您有意让他随从您，很好。”卫君说：“我拿此事请问老太太，老太太答应我了。”薄疑回家，给母亲谈这件事，说：“卫君对我的爱和您对我的爱相比怎么样？”老太太说：“不如我爱你。”“卫君认为我的贤能和您认为我的贤能相比，哪一个更中肯？”老太太说：“不如我认为你的贤能中肯。”“您和我商计家事，已经决定了，还要再请蔡巫婆最终决定，现在卫君让我跟他一起走，虽然和我决定计策，必定会和蔡巫婆一样的人败坏它。这样，我就不能长久做臣子了。”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诎之^①，其声反清徵者乃教之^②。



【注 释】

- ① 诘(qū):屈曲,转音。
② 反清徵(zhǐ):回复到清越的徵音。徵,古代五音(宫、商、角、徵、羽)之一。

【译 文】

教练唱歌的人,先叫学唱的人放声呼唱,然后转变音调,能在转音之后回复到清越的徵音,才教他。

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①,疾呼中宫^②,徐呼中徵^③。疾不中宫,徐不中徵,不可谓教。

【注 释】

- ① 法:方法。
② 疾:快急。中(zhòng):符合。宫:古代五音中的一种音调。
③ 徐:慢。

【译 文】

又一种说法:教练唱歌的人,先用方法测试,要求学唱的人急呼合乎宫调,慢呼合乎徵调。急呼不合宫调,慢呼不合徵调,就不能算是教歌。

吴起,卫左氏中人也^①,使其妻织组而幅狭于度^②。吴子使更之^③,其妻曰:“诺。”及成,复度之^④,果不中度,吴子大怒。其妻对曰:“吾始经之而不可更也^⑤。”吴子出之^⑥。其妻请其兄而索人^⑦。其兄曰:“吴子,为法者也,其为法也,且欲以与万乘致功,必先践之妻妾然后行之,子毋几索人矣。”其妻之弟又重于卫君,乃因以卫君之重请吴子。吴子不听,遂去卫而入荆也。



【注 释】

- ① 左氏:卫国的邑名,位于今山东省曹县西北。中:乡名或里名。
- ② 组:丝织的带子。幅:宽度。狭于度:比要求的尺度窄。
- ③ 更(gēng):更改。
- ④ 度:量。
- ⑤ 经:经线,纵线。此处用为动词,确定经线。
- ⑥ 出:休掉。
- ⑦ 索人:要求回去,即与吴起复婚。人,乾道本无此字,今据道藏本、张鼎文本、迂评本改。
- ⑧ 几:希望。

【译 文】

吴起,卫国的左氏中人,让他的妻子织丝带,可织出来的丝带比他要求的宽度窄。吴起让她更改,他妻子说:“好吧。”等到织成,再量丝带,结果还是不符合他要求所尺度,吴起很生气。他妻子回答说:“我开头就把经线确定好了,不可以更改了。”吴起把她休回娘家。他的妻子请自己的哥哥帮助自己与吴起复婚。她的哥哥说:“吴起,是制定法的人。他制定法,是想用来为大国建立功业,必须首先实行于自己的妻妾,然后才能推行,你不要希望回去了。”吴起妻子的弟弟被卫君重用,于是凭着被卫君重用的身分去请求吴起。吴起不听从,于是离开卫国到楚国去了。

一曰:吴起示其妻以组曰:“子为织组,令之如是①。”组已就而效之②,其组异善③。起曰:“使子为组,令之如是,而今也异善,何也?”其妻曰:“用财若一也④,加务善之⑤。”吴起曰:“非语也。”使之衣归⑤。其父往请之,吴起曰:“起家无虚言⑦。”



【注 释】

- ① 之：指织的组。如是：像这样。
- ② 就：完成。效：献给。
- ③ 异善：特别美好。
- ④ 财：通“材”，材料。
- ⑤ 加务：特别用工夫。务，着力。
- ⑥ 归：回娘家。
- ⑦ 起：吴起自称。

【译 文】

又一种说法：吴起拿起一条丝织的带子给妻子看，说道：“你给我织条丝带，要和这条一样。”丝带织成以后献给吴起，这条丝带织得特别美好。吴起说：“让你织丝带，要求它和这条一样，如今却特别美好，这是为什么？”他妻子说：“用的材料和原来的一样，只是特别用了功夫。”吴起说：“这不是我的吩咐。”让她穿戴好把她休回娘家。他妻子的父亲请求女儿回去，吴起说：“我家没有空话。”

晋文公问于狐偃曰①：“寡人甘肥周于堂②，卮酒豆肉集于宫③，壶酒不清，生肉不布④，杀一牛遍于国中，一岁之功尽以衣士卒，其足以战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关市之征而缓刑罚⑤，其足以战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丧资者⑥，寡人亲使郎中视事⑦，有罪者赦之，贫穷不足者与之，其足以战民乎？”狐子对曰：“不足。此皆所以慎产也⑧；而战之者，杀之也。民之从公也⑨，为慎产也，公因而迎杀之⑩，失所以为从公矣。”曰：“然则何如足以战民乎？”狐子对曰：“令无得不战。”公曰：“无得不战奈何？”狐子对曰：“信赏必罚⑪，其足以战。”公曰：“刑罚之极安至⑫？”对曰：“不辟亲贵⑬，法行所爱。”文公曰：“善。”明日令田于圃陆⑭，其以日中为期⑮，后期者行军法焉⑯。于是公有所爱者曰颠颉后期，吏请其罪，文公陨涕而忧⑰。吏曰：“请用事焉⑱。”遂斩颠颉之脊⑲，以徇百姓⑲，以明法之信也。而后百姓皆惧



曰：“君于颠颉之贵重如彼甚也，而君犹行法焉，况于我则何有矣。”文公见民之可战也，于是遂兴兵伐原^①，克之。伐卫^②，东其亩^③，取五鹿^④。攻阳^⑤。胜虢^⑥。伐曹^⑦。南围郑^⑧，反之陴^⑨。罢宋围^⑩。还与荆人战城濮^⑪，大败荆人，返为践土之盟^⑫，遂成衡壅之义^⑬。一举而八有功。所以然者，无他故异物^⑭，从狐偃之谋，假颠颉之脊也。

【注 释】

- ① 狐偃(yǎn)：字子犯，晋文公的舅父，又叫舅犯，曾帮助晋文公成就霸业。
- ② 甘肥：甜的、肥的，泛指美味的东西。周：遍。堂：朝堂，朝廷。
- ③ 豆：盛肉的器皿，形似后世的高脚盘。
- ④ 布：陈放。
- ⑤ 弛：放松。关市：城关和集市。征：税收。
- ⑥ 丧资者：失去财产的人。
- ⑦ 视事：察看处理。
- ⑧ 慎：通“顺”。产：生。
- ⑨ 公：对人的尊称，此指晋文公。
- ⑩ 迎：逆，违反。
- ⑪ 信赏必罚：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 ⑫ 极：最高原则。
- ⑬ 辟：通“避”。
- ⑭ 田：打猎。古代常用田猎作为军事演习。圃陆：即被庐，晋国地名。
- ⑮ 期：约定。
- ⑯ 后期：迟到。
- ⑰ 陨涕：落泪。
- ⑱ 用事：用刑。
- ⑲ 斩颠颉之脊：砍断颠颉的脊梁，指用腰斩的刑罚处死颠颉。
- ⑳ 徇：示众。
- ㉑ 伐原：公元前 635 年，晋文公因为帮助王室平定叛乱有功，周襄王赐给他原田，而原地百姓不愿归附他，于是晋文公出兵围原。原，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



- ② 伐卫:公元前 632 年,晋文公以向卫国借道伐曹被拒绝为理由,兴兵伐卫。卫,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北省东北部和河北、山东省部分地区。
- ③ 东其亩:将卫国原来的田亩阡陌方向改为东西向,以利于晋国兵车的东行。
- ④ 取五鹿:指公元前 632 年,晋文公伐卫攻取五鹿。
- ⑤ 攻阳:公元前 635 年,晋文公因帮助王室平定叛乱有功,周襄王将阳樊的田赐给他,阳樊人不服,晋文公便出兵攻取。阳,指阳樊,地名,位于今河南省济源是东南。
- ⑥ 胜虢(guó):史实不详。虢,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
- ⑦ 伐曹:公元前 632 年,晋文公因曹国君主过去对他无礼,举兵攻曹。曹,诸侯国名,位于今山东省定陶县西。
- ⑧ 围郑:公元前 630 年,晋文公因郑国在城濮之战中背晋亲楚,联合秦国围困郑国。郑,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省中部的黄河以南地区。
- ⑨ 反:推倒,破坏。陴(pí):城墙上有洞眼的矮墙。
- ⑩ 罢宋围:公元前 632 年,楚兵围困宋国,晋文公派兵救宋,解宋国之围。宋,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东南部和山东、江苏省部分地区。
- ⑪ 与荆人战城濮:公元前 632 年,晋文公攻曹伐卫,楚军救援曹、卫,晋楚双方在城濮大战。晋军齐心协力,先引兵后退,然后看准楚军弱点猛力攻击,取得胜利。此次战役是晋文公建立霸业的重要战争。城濮,卫国地名,位于今山东省濮县南。
- ⑫ 践土之盟:城濮大战以后,晋文公进军衡雍,在践土大会诸侯,并被推为盟主。践土,郑国地名,位于今河南省武陟县东南。
- ⑬ 衡雍之义:指晋文公和郑伯在衡雍结盟。衡雍,郑国地名,位于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义,结盟。
- ⑭ 他故异物:其他原因。物,事。

【译 文】

晋文公问狐偃说:“我把美味的东西遍赐给朝廷内的人,只有少量的酒肉放在宫里,酒酿成以后不等澄清就给大家饮,鲜肉不存放立即煮给大家吃,杀一头牛也遍分给国人,一年织成的布都给士兵做衣服穿,这样足以使民众为我打仗了吧?”狐偃说:“不足以。”



文公说：“我放松城关和集市的税收而且减缓刑罚，这样足以使民众为我打仗了吧？”狐偃说：“不足以。”文公说：“我的民众有失去财产的，我亲自派遣郎中去查看处理，对有罪的人免除刑罚，对贫穷不足的人布施恩惠，这样足以使民众为我打仗了吧？”狐偃回答说：“不足以。这些都是适合民众生存要求的办法，而使他们打仗，等于是杀死他们。民众追随您，是为了顺顺当当地活着，您却违反他们的要求而杀掉他们，这样就失去了让民众跟从您的理由了。”文公说：“既然这样那么怎么做才足以使民众为我打仗呢？”狐偃回答说：“让他们不得不去打仗。”文公问：“怎么能不得不去打仗呢？”狐偃回答说：“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样就足以使他们为您打仗了。”文公说：“刑罚的最高原则怎样实现呢？”狐偃回答说：“刑罚不避开亲近和显贵的人，法治实施到你所爱幸的人。”文公说：“好。”第二天下令在圃陆围猎，约定以日中为期限，迟到者按军法处置。当时有晋文公所爱幸的人叫颠颉的迟到了，官吏请求治颠颉的罪，晋文公忧伤得落下眼泪。官吏说：“请用刑。”于是斩断颠颉的脊梁，向百姓昭示，以表明法律的信用。然后百姓们都害怕地说：“国君宠幸颠颉到如此地步，还对他施加刑罚，对我们又有什么（不忍心）呢？”晋文公见百姓可以为他打仗了，于是就起兵攻打原地，原地被攻克下来。讨伐卫国，将卫国原来的田亩阡陌方向改为东西向，又攻取了五鹿。攻取阳樊。战胜了虢国。讨伐曹国。往南围攻郑国，破坏了郑国的城垛。解除了宋国之围。回头和楚军在城濮大战，大败楚军，回国时订立践土之盟，于是又完成了衡雍之盟。一下子就建立了八项功业。之所以能这样，没有其他原因，是由于听从了狐偃的主张，利用砍断颠颉脊梁的事彰明了法令。

夫痤疽之痛也^①，非刺骨髓，则烦心不可支也^②；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弹之^③。今人主之于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则安；欲治其国，非如是不能听圣知而诛乱臣^④。乱臣者^⑤，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亲爱也。人主所甚亲爱也者，是同坚白也^⑥。夫以布衣之资^⑦，欲以



离人主之坚白、所爱，是以解左髀说右髀者^⑧，是身必死而说不行者也。

【注 释】

- ① 瘞(cuó)疽:痈疽。
- ② 不可支:支持不了。
- ③ 半寸砥石:磨成半寸的石针。砥石,磨石。
- ④ 圣知:智慧极高的人,指法术之士。知,通“智”。
- ⑤ 乱臣:乾道本无此二字,今据迂评本、赵用贤本改。
- ⑥ 坚白:指石头的“坚”和“白”两种属性。关于这两者的关系问题,曾在战国时引起广泛的争论。以名家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论认为“坚”和“白”可以离开石头而独立存在。后期墨家认为“坚”和“白”不能离开具体的石头而独立存在。韩非这里用“同坚白”比喻君主和重人的关系,说明二者密不可分。
- ⑦ 布衣:没有做官的士人,这里指没有权势的法术之士。
- ⑧ 解:支解。髀(bì):大腿。

【译 文】

痈疽的疼痛,不用针刺入骨髓,心里的烦苦就支持不了;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肯让人用半寸的石针去刺它。现在君主的治理国家也是这样:不是不知道经过苦痛才能平安;要想治理好国家,不是这样就不能听信智慧极高的人而镇压作乱的奸臣。作乱的奸臣,一定是握有重权的人;握有重权的人,一定是君主非常爱重的人。君主和他非常爱重的人,就像坚和白一样密不可分。以普通人的条件,想要君主和他所爱重的人分开,这等于是劝说右腿同意割掉左腿一样,这样自己一定会被杀害,而意见也不会被采纳。

(侯文学注译)



外储说右下

【题 解】

本篇共有五段经文和相应的说文。经一和说一说明君主和臣下不能共同掌握赏罚大权,无论是“杀戮诛罚”之威,还是“庆赏赐予”之德,都应由君主掌握,君权旁落就有国亡身死的危险。经二和说二说明君主对臣下要严明赏罚,不必对臣民私爱;臣民要效死立功,不必对君主私忠。经三和说三说明君主要防止权奸的蒙蔽篡夺,不可把权势借给臣下,不可随便暴露自己的爱憎,以免奸臣骗取信任。经四和说四强调君主“治吏不治民”,“不亲细民”,“不躬小事”,要用法术治国。经五和说五说明“因事之理,则不劳而成”,否则就会使民众不知所措。

经 一

赏罚共则禁令不行。何以明之?明之以造父、于期^①。子罕为出彘^②,田恒为圃池^③,故宋君、简公弑^④。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车,田连、成窍之共琴也^⑤。

【注 释】

- ① 明之:乾道本无此二字,今据迂评本、凌瀛初本补。造父:人名,春秋末期晋国人,以善于驾车著名。一说为西周时人,周穆王西巡时,曾命造父驾车。于期:即王子于期,也称王于期,王良的别名,春秋末期晋国人,以善于驾车著名。
- ② 子罕:即皇喜,姓戴,战国时宋国的司城。出彘(zhi):突然窜出的猪。彘,猪。
- ③ 田恒:指田成恒,即田成子,又叫陈恒,“成”是田恒的谥号。春秋末期齐国执政大臣。他采取了许多收拢人心的措施,并于公元前481年发动政变,杀死齐简公,控制了齐国政权。圃:种植蔬菜、花木的园地。



④ 宋君:指宋桓侯,名瑩,一作瑩兵,战国时宋国国君。简公:指齐简公,名壬,春秋末期齐国国君。弑(shì):古代称臣杀君、子杀父为弑。

⑤ 田连、成窍:两个人名,生平不详。

【译 文】

君主和大臣共同掌握赏罚大权,法令就不能推行。用什么来说明这个道理呢?用造父和王子于期的事来说明。子罕就像窜出的猪,田恒就像圃池中的水草,宋君和简公的权势被他们所分,因此不免被杀。祸患表现在王良、造父共驾一辆车,田连、成窍共弹一张琴。

说 一

造父御四马^①,驰骤周旋而恣欲于马^②。恣欲于马者,擅辔策之制也^③。然马惊于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④,非辔策之严不足也,威分于出彘也。王子于期为駉驾^⑤,辔策不用而择欲于马^⑥,擅刍水之利也^⑦。然马过于圃池而駉马败者,非刍水之利不足也,德分于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⑧,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⑨,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连、成窍,天下善鼓琴者也^⑩,然而田连鼓上、成窍搊下而不能成曲^⑪,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辔而御,不能使马,人主安能与其臣共权以为治?以田连、成窍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与其臣共势以成功乎^⑫?

【注 释】

① 御:驾驭。四马:古时一辆设备完全的车用四匹马拉。

② 驰骤:奔跑。恣欲:随心所欲,得心应手。

③ 擅:专、独掌。辔策:指马缰绳和马鞭。制:控制,权力。

④ 禁制:控制。

⑤ 駉驾:副车。



- ⑥ 择欲于马：挑选马所喜好的东西，即根据马的喜好设法驯服。
- ⑦ 刍(chú)：喂牲畜的草。
- ⑧ 操：拿着，掌握。革：通“勒”(lè)，带嚼口的马笼头。叱咤(chì chà)：怒斥、吆喝。
- ⑨ 鞭答(chī)：鞭打。
- ⑩ 鼓：弹奏。
- ⑪ 擗：通“拑”(yè)，用手指按。
- ⑫ 其：乾道本无此字，今据道藏本、张鼎文本补。

【译 文】

造父驾驭拉车的四匹马，时而向前奔驰，时而绕圈打转，得心应手地驾驭着马。之所以能得心应手地驾驭马，是因为他具有独掌马缰绳和马鞭的能力。然而，马突然被窜出来的猪所惊吓而造父不能控制的原因，并非马缰绳和马的威力不足，而是被窜出来的猪分散了这种威力。王子于期驾驭副车，不用马缰绳和马鞭，而是根据马的喜好，专门用草料和水去控制它。可是马经过草圃和水池时驾车却失败了，不是草料和水的好处不够，而是因为这种好处被园林中的水池分散了。所以王良、造父都是天下善于驾驭车马的人，然而让王良掌握马勒的左边大声呵叱，让造父掌握马勒的右边用鞭抽打，马连十里也走不上，是因为二人共驾一车的缘故。田成、连窍都是天下善于弹琴的人，然而让田连在琴首弹拨，让成窍在琴尾按捺，却弹不成曲调，是由于二人共弹一琴的缘故。以王良、造父技能的高超，共同掌握马缰绳而驾驭，却驱使不了马，君主又怎么能与他的臣子共掌权柄作为治国之道呢？凭借田连、成窍的灵巧，共用一张琴却弹不成曲调，君主又怎么能与他的臣子共掌权势来成就治国的功业呢？

一曰：造父为齐王附驾，渴马服成^①，效驾圃中^②。渴马见圃池，去车走池^③，驾败。王子于期为赵简主取道争千里之表^④，其始发也，彘



伏沟中，王子于期齐轡策而进之^⑤，彘突出于沟中，马惊驾败。

【注 释】

- ① 渴马：用控制饮水的方法训练马。服成：训练成功。
- ② 效驾：试车。效，考验。
- ③ 去车走池：离开车子跑向水池。走，跑。
- ④ 赵简主：即赵简子，名鞅，春秋末期晋国的执政卿。当时家臣称卿大夫为“主”，所以又称赵简主。争千里之表：争夺千里赛程的锦标。表，锦标。
- ⑤ 齐轡策：一面拉缰绳，一面挥马鞭。

【译 文】

又一种说法：造父作为齐王副车的御者，用控制饮水的方法把马训练成功，在园圃里试车。渴马见了草圃和水池，就离开车子跑向水池，试车因此失败。王子于期为赵简子争夺长途赛马的锦标，车子刚出发时，有只猪伏在沟里，当王子于期快马加鞭前进时，猪突然从沟里窜出来，马受到惊吓，驾车失败。

司城子罕谓宋君曰^①：“庆赏赐与，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诛罚，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②。”宋君曰：“诺。”于是出威令，诛大臣，君曰“问子罕”也。于是大臣畏之，细民归之^③。处期年，子罕杀宋君而夺政。故子罕为出彘以夺其君国。

【注 释】

- ① 司城：宋国掌管土木建筑的官，即司空，因避宋武公讳而改。
- ② 当：担当。
- ③ 细民：小民。



【译 文】

司城子罕对宋桓侯说：“奖赏恩赐，是百姓所喜爱的，您自己执行，杀戮惩罚是百姓所厌恶的，请让我来担当。”宋桓侯说：“好吧。”于是凡属发布威令，诛杀大臣之类的事，宋桓侯都说“问子罕”。于是大臣们畏惧子罕，小民归附子罕。过了一年，子罕杀了宋桓侯夺取了政权。所以说子罕就像突然窜出来的猪一样夺取了他君主的国家。

简公在上位，罚重而诛严，厚赋敛而杀戮民^①。田成恒设慈爱^②，明宽厚。简公以齐民为渴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为圃池也。

【注 释】

① 厚：重。赋敛：赋税。

② 设：布置，安排。

【译 文】

齐简公处在国君的位置上，刑罚很重诛杀严酷，赋税繁重而且常常杀戮百姓。田成恒对民众表示慈爱，显示宽厚。简公把齐国的百姓当作渴马，对他们不施恩惠，而田成子用仁厚作为圃池来争取他们。

一曰：造父为齐王骖驾，以渴服马，百日而服成。服成，请效驾齐王，王曰：“效驾于圃中。”造父驱车入圃，马见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马久矣，今马见池，骖而走^①，虽造父不能治。今简公之以法禁其众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倾圃池而示渴民也^②。



【注 释】

- ① 驽(hàn)而走:凶悍地跑去。驽,凶悍。
② 倾:尽。渴民:指希望减缓法禁的民众。

【译 文】

又一种说法:造父作为齐王副车的御者,用控制饮水的办法训练马,一百天之后训练成功。训练成功后,请求为齐王试车。齐王说:“在园圃里试车。”造父赶车进入园圃,马看见了草圃和水池就跑过去,造父也不能禁止。造父用控制饮水的办法训练马已经很久了,现在,马看见水池,就凶悍地跑去,即使是造父也不能制止。现在齐简公用法令禁锢百姓很久了。而田成子却给百姓好处,这好比田成子倾倒入圃池里的水而给饥渴的百姓看。

一曰:王子于期为宋君为千里之逐①。已驾,察手吻文②。且发矣③,驱而前之,轮中绳④;引而却之⑤,马掩迹。拊而发之⑥,毙逸出于窞中⑦。马退而却,策不能进前也;马驽而走,辔不能正也。

【注 释】

- ① 逐:竞争。
② 察手吻文:未详。陈奇猷说“察”即“擦”,“文”即“纹”。
③ 且:将。
④ 中(zhòng):符合。绳:木匠用的墨线,这里指车辙。
⑤ 引:赶着。却:退,歇。
⑥ 拊(fǔ):击。
⑦ 逸出:溜出,乱跑。窞:洞。

【译 文】

又一种说法:王子于期为宋君进行长途赛车的角逐。车子已



经套好，他摩拳擦掌，呵着手上皮肤的纹理。比赛将要开始了，王子于期赶车前进，轮子完全符合车辙，赶车后退，马的前蹄正好掩盖了后蹄的足迹。策马出发，猪从洞里跑出来。马后退并停下来，鞭打不能使它前进；马凶悍地奔跑，拉紧缰绳也不能矫正。

一曰：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贺赐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诛罚杀戮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戮细民而诛大臣，君曰：“与子罕议之。”居期年，民知杀生之命制于子罕也，故一国归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夺其政^①，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为出彘，而田成常为圃池也。”令王良、造父共车，人操一边辔而入门闾^②，驾必败而道不至也。令田连、成窍共琴，人抚一弦而挥^③，则音必败、曲不遂矣^④。

【注 释】

- ① 劫：侵夺，挟持。
- ② 闾(lú)：里巷的门。
- ③ 挥：指弹奏。
- ④ 遂：成。

【译 文】

又一种说法：司城子罕对宋桓侯说：“奖赏恩赐，是百姓所喜好的，请您独自施行；惩罚杀戮，是百姓所厌恶的，请让我来担当。”于是凡是属于杀戮小民、诛杀大臣的事，宋桓公都说“和子罕商量去。”过去一年，百姓知道杀生大权控制在子罕手中，所以一国的百姓都归附他。所以子罕挟持宋桓侯，夺取了他的政权，法令也不能禁止此事。所以说：“子罕就像突然窜出来的猪，田成常就像圃池中的水草。”让王子于期和造父共驾一车，每人各握一边的马缰绳进入里巷的门，驾车必然失败而不能回到正道上。让田连、成窍共抚一张琴，每人各按一弦来弹奏，那么弹奏必然失败、曲子也弹不



成。

经 二

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①，君明于此，则正赏罚而非仁下也。爵禄生于功，诛罚生于罪，臣明于此，则尽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于不仁^②，臣通于不忠，则可以王矣^③。昭襄知主情而不发五苑^④，田鲬知臣情故教田章^⑤，而公仪辞鱼^⑥。

【注 释】

- ① 阿：以私爱而枉法。《广雅·释诂》“阿，邪也。”
- ② 通：通晓，明白。
- ③ 王(wàng)：动词，称王。
- ④ 昭襄：指秦昭襄王，又称秦昭王，名则，战国时秦国国君。苑：帝王的游乐打猎场所，里面种植花木果树，并养有禽兽。
- ⑤ 田鲬(wēi)：人名，生平不详。田章：人名，生平不详。
- ⑥ 公仪：指公仪休，战国时鲁国博上，曾任鲁穆公的相。

【译 文】

国家的安定和强盛来自依法办事，国家的衰弱和动乱来自以私爱而枉法，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要信赏必罚，而不要对臣民讲仁爱。爵位和俸禄来自所立的功劳，杀戮和惩罚来自所犯的罪行，臣民明白这个道理，就会卖命出力而不讲对君主个人效忠。君主明白不讲仁爱的道理，臣民明白不讲私忠的道理，那么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了。秦昭襄王懂得做君主的道理而不散发五苑的菜果以救济饥民，田鲬懂得做臣民的道理所以教育田章要从利害出发，公仪休虽爱吃鱼却不接受别人送的鱼。



说 二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①。公孙述出见之^②，入贺王曰：“百姓乃皆里买牛为王祷。”王使人问之，果有之。王曰：“譬之入二甲^③。夫非令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④，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罚二甲而复与为治。”

【注 释】

- ① 里：古时民众的居住区，户数多少不一。秦制约五十家为一里。买牛：指买牛宰杀祭神。
- ② 公孙述：秦昭王的侍从官。
- ③ 譬：通“贲”(zī)，小罚，用财物赎罪。甲：古代兵将作战时穿的用金属或皮革做的护身衣服。
- ④ 循：顺着。

【译 文】

秦昭王生病，每个里的百姓都买牛祭神，家家为他祈祷。公孙述从王宫出来看见了，回宫祝贺昭王说：“百姓竟然以里为单位买牛祭神为您祈祷。”昭王派人查问此事，果然确有其事。昭王说：“罚他们每人出两副甲。没有命令却擅自祈祷，这是爱我。他们爱我，我也将改变法令而以同样的心去爱他们，这样法制就不能建立；法制不建立，就是乱国亡身的途径。不如每人罚两副甲，重新和他们搞好国家的治理。”

一曰：秦襄王病，百姓为之祷；病愈，杀牛塞祷^①。郎中阎遏、公孙衍出见之^②，曰：“非社腊之时也^③，奚自杀牛而祠社^④？”怪而问之。百姓曰：“人主病，为之祷；今病愈，杀牛塞祷。阎遏、公孙衍说^⑤，见王，拜



贺曰：“过尧、舜矣^⑥。”王惊曰：“何谓也？”对曰：“尧、舜，其民未至为之祷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祷，病愈，杀牛塞祷，故臣窃以王为过尧、舜也^⑦。”王因使人问之，何里为之，訾其里正与伍老屯二甲^⑧。阎遏、公孙衍愧不敢言。居数月，王饮酒酣乐^⑨，阎遏、公孙衍谓王曰：“前时臣窃以王为过尧、舜，非直敢谏也^⑩。尧、舜病，且其民未至为之祷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祷，病愈，杀牛塞祷。今乃訾其里正与伍老屯二甲，臣窃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于此？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吾释势与民相收^⑪，若是，吾适不爱而民因不为我用也^⑫，故遂绝爱道也^⑬。”

【注 释】

- ① 塞(sài)祷：向神还愿。塞，《史记·封禅书》索隐‘塞，谓报神福也。’
- ② 郎中：君主的侍从官，主管通报和警卫。阎遏、公孙衍：秦昭襄王的两个侍从官。
- ③ 社：土地神，这里指祭祀土地神。腊：指腊祭，古代周历十二月(夏历十月)举行，祭祀百神。
- ④ 奚：为什么。祠：祭祀。
- ⑤ 说：通“悦”。
- ⑥ 过：超过。尧、舜：都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传说中的贤君。舜是尧的继承人。
- ⑦ 窃：谦词。等于说私下里。
- ⑧ 里正：里长，古代的乡官。伍老：伍长。伍，古代居民单位，五家为一伍。屯：都。
- ⑨ 酣：酒喝得痛快。
- ⑩ 直：故意。
- ⑪ 释：抛弃。乾道本“释”作“适”，今据道藏本、张鼎文本改。收：接纳。
- ⑫ 适：偶然。
- ⑬ 遂：终于，结果。



【译 文】

又一种说法：秦昭襄王生病，百姓为他祈祷，昭王病好了，百姓又杀牛向神还愿。郎中阎遏、公孙衍出宫看见百姓杀牛祭祀，说：“现在不是社祭和腊祭的时候，为什么要杀牛祭祀呢？”两人感到奇怪而询问此事。百姓说：“国君生病时，我们为他祈祷；现在他病好了，我们杀牛谢神。”阎遏、公孙衍很高兴，去拜见昭王，祝贺说：“您胜过了尧、舜。”昭王吃惊地问：“你们指的是什么？”二人回答说：“尧、舜，他们的百姓还没有达到为他们祈祷的程度。现在您生病百姓却用牛来祈祷，所以我私下里以为您胜过了尧、舜。”昭王于是派人询问此事，问是哪个里这样做的，罚它的里正和伍老都各出两副甲。阎遏、公孙衍惭愧得不敢再说话。过了几个月，昭王喝酒喝得很痛快，阎遏、公孙衍对昭王说：“从前我们私下里以为您胜过尧、舜，不是故意地奉承您。尧、舜生病，他们的百姓还没达到为他们祈祷的程度，现在您生病了，可百姓却用牛来祈祷，您病好了，他们就杀牛谢神还愿。现在您却罚它的里正和伍老都各出两副甲，我们私下里感到不解。”昭王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这一点？那些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并非是因为我爱他们而为我所用，而是因为我有权势而为我所用。我放弃了权势和他们结交，假如这样，我偶然不爱他们，他们就不为我所用了，所以要最终摒弃仁爱之道。”

秦大饥^①，应侯请曰^②：“五苑之草蓂^③：蔬菜、橡果、枣栗^④，足以活民，请发之^⑤。”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一曰：“令发五苑之蔬、蔬、枣、栗^⑥，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与无功争取也。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释之^⑦。”



【注 释】

- ① 大饥:严重饥荒。
- ② 应侯:范雎的封号。范雎是战国时魏国人,后任秦昭襄王的相,因功封于应(位于今河南省鲁山县东北)。
- ③ 草蓍:著地而生的草木。
- ④ 橡果:栎(lì)树的果食。
- ⑤ 发:发放。
- ⑥ 藟(luǒ):瓜类植物的果实。
- ⑦ 大夫:指范雎。这里用官位名号作为尊称。

【译 文】

秦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应侯范雎请求说:“五苑的草木:蔬菜、橡果、枣栗,足以养活百姓,请您把它们发放给百姓。”秦昭襄王说:“我们秦国的法律,让有功的百姓接受赏赐,让有罪的百姓承受杀戮。现在发放五苑的蔬菜、草木,是让有功的百姓和无功的百姓一起接受赏赐。那种让有功的百姓和无功的百姓一起接受奖赏的做法,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开放五苑而使国家混乱,不如丢弃枣蔬而使国家安定。”又一种说法:“命令开放五苑的瓜果蔬菜,足以养活民众,是使有功的百姓和无功的百姓去争夺。与其让他们活着而使国家混乱,不如让他们死掉而使国家安定,您就放弃您的主张吧。”

田鲋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①,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

【注 释】

- ① 而:你,你的。身:自己。



【译 文】

田𪔐教导他的儿子田章说：“想要你自己得到利益，先让你的国君得到利益；想要你的家富有，先让你的国家富有。”

一曰：田𪔐教其子田章曰：“主卖官爵，臣卖智力，故自恃无恃人。”

【译 文】

又一种说法：田𪔐教导他的儿子田章说：“国君出售爵位给臣子，臣子出售智力给君主，所以只能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

公仪休相鲁而嗜鱼^①，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公仪子不受。其弟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无下人之色^②；有无下人之色，将枉于法^③；枉于法，则免于相。虽嗜鱼，此不必致我鱼^④，我又不能自给鱼^⑤。即无受鱼而不免于相^⑥，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

【注 释】

- ① 嗜：爱好。
- ② 下人之色：迁就别人的神色。
- ③ 枉：违背，歪曲。
- ④ 乾道本“不必”后有“能自给”三字，今据张榜本删。
- ⑤ 给：供应。
- ⑥ 而：则。

【译 文】

公仪休任鲁国的相，他喜欢吃鱼，全国的人都争着买鱼来献给他，他不接受。他的弟弟劝他说：“您爱吃鱼却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为什么呢？”他回答说：“正因为爱吃鱼，我才不收。假如收了，一定



会有迁就送鱼者的表现；有迁就他们的表现，就将违背法令；违背法令，就会被罢免相位。虽然爱吃鱼，这样做也就不一定再给我鱼，我也不能自己搞到鱼。如果不接受鱼，那就不会被免相，尽管爱吃鱼，我能够经常自己搞到鱼。”这是明白那种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明白别人为自己不如自己为自己的道理。

经 三

明主者，鉴于外也^①，而外事不得不成^②，故苏代非齐王^③。人主鉴于上也，而居者不适不显^④，故潘寿言禹情^⑤。人主无所觉悟，方吾知之^⑥，故恐同衣同族^⑦，而况借于权乎！吴章知之^⑧，故说以佯^⑨，而况借于诚乎！赵王恶虎目而壅^⑩。明主之道，如周行人之却卫侯也^⑪。

【注 释】

- ① 鉴：借鉴。
- ② 外事：国外的事情。得：得当，妥当。
- ③ 苏代：战国时东周洛阳人，纵横家苏秦的弟弟，合纵的鼓吹者。齐王：指齐宣王。
- ④ 居者：居士，隐居不愿做官的士人。适：适当。显：显耀。
- ⑤ 潘寿：人名，生平不详。
- ⑥ 方吾：人名，生平不详。
- ⑦ 乾道本“同族”作“于族”，梁启雄说：“据下文《说三》‘同服’‘同族’，知此句‘同衣’即下文‘同服’，此句‘于族’当作‘同族’。”今据改。
- ⑧ 吴章：人名，生平不详。
- ⑨ 佯：假装的。
- ⑩ 赵王：指赵孝成王，名丹，战国时赵国国君。壅(yòng)：堵塞，蒙蔽。
- ⑪ 行人：掌管国家对外事务的官。却：辞退，抵挡。卫侯：指卫文公，原名辟疆，后改名为燬(huǐ)，春秋时卫国国君。



【译 文】

明智的君主,借鉴国外的经验,然而对国外的事情借鉴不当还是不能成功,因此苏代批评齐王。君主借鉴上古的事情,然而借鉴隐士的话不当,那么还是不能显耀自己,因此潘寿谈夏禹的事情。君主对这些还无所觉悟,方吾却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提到古礼上说不和穿同样服装的人共坐一车,不和同一家族的人住在一起,何况把君主的大权移交给别人呢?吴章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劝说君主连假的爱憎也不要表露,何况把真情流露给别人呢?赵王厌恶虎的眼睛,身边的近臣说权臣的眼睛比老虎的眼睛更可怕,赵王却不觉悟而受蒙蔽。明智的君主的治国方法,就像周王朝的行人阻挡卫侯那样维护君主的尊严。

说 三

子之相燕^①,贵而主断^②。苏代为齐使燕,王问之曰:“齐王亦何如主也?”对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对曰:“昔桓公之霸也^③,内事属鲍叔^④,外事属管仲^⑤,桓公被发而御妇人^⑥,日游于市^⑦。今齐王不信其大臣。”于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⑧。子之闻之,使人遗苏代金百镒^⑨,而听其所使^⑩。

【注 释】

- ① 子之:人名,战国时燕王哙(kuài)的相。他懂得用术,博得了燕王哙的信任,后燕王哙让位给他,引起太子平的反抗,齐国出兵干涉,把他杀死。
- ② 贵:地位尊贵。主断:专权。
- ③ 桓公:指齐桓公,名小白,春秋五霸之一。
- ④ 属(zhǔ):托付。鲍叔:指鲍叔牙,齐桓公的亲信大臣。
- ⑤ 管仲:名夷吾,齐桓公的相。
- ⑥ 被发而御妇人:蓬头散发玩弄妇女。被,同“披”。
- ⑦ 市:宫中设的市场。



⑧ 益:更加。

⑨ 遗(wèi):送给。镒(yì):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镒。

⑩ 乾道本“使”下有之,顾广圻在《韩非子识误》中引王渭说:“之字衍。《战国策》无。”今据删。

【译 文】

子之任燕国的相,地位尊贵而且专权。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燕王问他说:“齐王是怎样的一个君主?”苏代回答说:“一定不会称霸。”燕王说:“为什么呢?”苏代回答说:“从前齐桓公称霸,朝廷内的事托付给鲍叔牙,朝廷外的主托付给管仲,齐桓公自己蓬头散发亲幸妇女,每天在宫中的市场上游玩。现在齐王不信任他的大臣。”于是从此燕王更加信任子之。子之听说此事,派人送给苏代金百镒,并听从苏代的使唤。

一曰:“苏代为齐使燕^①,见无益子之,则必不得事而还,贡赐又不出^②,于是见燕王,乃誉齐王。燕王曰:“齐王何若是之贤也?则将必王乎?”苏代曰:“求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爱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齐桓公爱管仲,置以为仲父^③,内事理焉,外事断焉,举国而归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诸侯^④。今齐任所爱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闻也?”于是明日张朝而听子之^⑤。

【注 释】

① 齐:乾道本作“秦”,陈齐猷说:“秦仍当作齐。……且下文以齐言而不以秦言,亦为自齐来燕之证。”今据改。

② 贡:指燕给齐的贡物。

③ 仲父:长辈的意思,是齐桓公对管仲的尊称。

④ 九合:多次会合。

⑤ 张朝:盛设朝会。张,设。



【译 文】

又一种说法：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看到不使子之获得好处，就一定不能成事而回，奉献和赏赐的东西也拿不回来，于是见到燕王，就称赞齐王。燕王说：“齐王怎么会如此贤明？那不是一定要称王天下了吗？”苏代说：“挽救危亡都来不及，怎么能称王呢？”燕王说：“为什么呢？”苏代说：“他对亲信的人任用不当。”燕王说：“为什么会灭亡呢？”苏代说：“过去齐桓公敬爱管仲，立为仲父，国内大事由他处理，国外大事由他决断，全国的事都由他掌握，所以能够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现在的齐王对所亲信的大臣任用不当，因此知道齐国要灭亡。”燕王说：“现在我任用子之，难道天下的人还没有听说吗？”于是第二天盛设朝会任凭子之决策。

潘寿谓燕王曰：“王不如以国让子之。人所以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①，许由必不受也，则是尧有让许由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国让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则是王有让子之之名而与尧同行也。”于是燕王因举国而属之，子之大重^②。

【注 释】

① 许由：古代的隐士。相传尧要把天下让给他，他不愿接受，隐居于箕山之下。

② 重：尊贵。

【译 文】

潘寿对燕王说：“您不如把国家让给子之。人们之所以说尧贤明，是因为他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又必定不接受，那么就是尧有了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没有失去天下。现在您把国家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接受，那么您就会有让国给子之的名声而与尧有



了同样的德行。”于是燕王就把整个国家交托给子之，子之的地位大大尊贵了。

一曰：潘寿，隐者^①。燕使人聘之。潘寿见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②。”王曰：‘何益哉？’对曰：“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③。今王信爱子之，将传国子之，太子之人尽怀印^④，为子之之人无一人朝廷者。王不幸弃群臣^⑤，则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玺^⑥，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⑦，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镜照者^⑧，诸侯之士徒也，今诸侯之士徒皆私门之党也。人主之所以自浅媯者^⑨，岩穴之士徒也，今岩穴之士徒皆私门之舍人也^⑩。是何也？夺褫之资在子之也^⑪。故吴章曰：“人主不佯憎爱人。佯爱人，不得复憎也；佯憎人，不得复爱也。”

【注 释】

- ① 隐：乾道本作“闕”，今据赵用贤本、凌瀛初本改。
- ② 益：指伯益，夏禹的大臣。
- ③ 启：禹的儿子，后继为王，杀掉了伯益。
- ④ 怀印：怀有官印，指掌握大权。
- ⑤ 弃群臣：对君主死的委婉说法。
- ⑥ 玺(xǐ)：印章。秦汉以后专指皇帝的印。
- ⑦ 石：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效：交给。
- ⑧ 镜照：借鉴。
- ⑨ 浅媯：防御侵犯，奋起自卫。浅，通“𪔐”(jiǎn)，猛鸟攫物的情态，引申为勇猛。媯(shāo)，被侮，被侵犯。一说浅媯通“嵯陷”(cuō qiào)，本义为高峻，引申为尊严。
- ⑩ 舍(shè)人：门客。
- ⑪ 夺褫(chī)：剥夺。资：凭借，条件，这里指权力。



【译 文】

又一种说法：潘寿，是隐士。燕王派人招请他。潘寿见到燕王：“我担心子之也像伯益一样。”燕王说：“为什么会跟伯益一样呢？”潘寿说：“古时候禹死时，要把天下传给伯益，启的亲信相互勾结攻打伯益并立启为王。现在您信爱子之，准备把君位让给他，可太子的人全部控制着大权，而帮助子之的人没有一个人在朝廷之内。您如果不幸去世，那么子之也要和伯益一样了。”燕王因而把官吏的印都收上来，凡是领取三百石俸禄的官吏的任命权都交给子之，子之的地位大大尊贵了。君主所用来作为借鉴的，是诸侯手下的士人们，现在诸侯的士人都是一些私家的党羽。君主所用来自卫的，是隐居山林的士人们，现在隐居山林的士人，都是私家的门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剥夺的权力掌握在子之手里。所以吴章说：“君主不假装恨人，也不假装爱人。假装爱人，就不好再恨他；假装恨人，就不好再爱他。”

一曰：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①。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②。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今王欲传之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传之而实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③。

【注 释】

- ① 已而：过后不久。启人：启手下的人。
- ② 势重：权势。
- ③ 子之：乾道本无此二字，今据道藏本、张鼎文本改。



【译 文】

又一种说法：燕王想把君位传给子之，询问潘寿，潘寿说：“禹爱伯益而把天下托付给伯益，不久又让启手下的人做官吏。到年老的时候，禹认为不足以把天下托付给启，因此把天下传授给伯益，可是大权全部掌握在启手中。不久启和他的同党攻打伯益并把天下从伯益手中夺过来，这样禹虽然名义上把天下传给伯益，而实际上是让启自己夺取天下。这是禹不如尧、舜贤明的地方。现在您想传位给子之，可官吏们无不是太子的人，这是名义上传位给子之而实际上是让太子自己夺取君位。”燕王于是收回官印，凡是领取三百石俸禄的官吏任命权都交给子之，子之的地位于是尊贵。

方吾子曰：^①“吾闻之古礼：行不与同服者同车，不与同族者共家，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权而外其势乎！”

【注 释】

① 方吾子：即方吾。名字后面加“子”，表示尊重。

【译 文】

方吾子说：“我听古礼上讲，出外不和穿同样服装的人同坐一车，住家不和同族的人聚居在一起，何况做君主的把权势外借呢？”

吴章谓韩宣王曰^①：“人主不可佯爱人，一日不可复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复爱也。故佯憎佯爱之征见^②，则谀者因资而毁誉之^③。虽有明主，不能复收，而况于以诚借人也！”

【注 释】

① 韩宣王：即韩宣惠王，战国时韩国国君。



② 征：征兆，迹象。见：同“现”。

③ 谀：奉承。

【译 文】

吴章对韩宣王说：“君主不能假装爱人，一旦假装爱人，他日就不能再恨他；君主不能假装恨人，一旦假装恨人，他日就不能再爱他。所以假装爱憎的感情稍有表现，奉承的人就会根据这个去诋毁或赞扬他人。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不能再把它收回来，更何况把真实的感情表露给别人呢？”

赵王游于圃中，左右以兔与虎而辍^①，眈然环其眼^②。王曰：“可恶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阳君之目可恶过此^③。见此未有害也，见平阳君之目如此者，则必死矣。”其明日，平阳君闻之，使人杀言者，而王不诛也^④。

【注 释】

① 辍(chuò)：停止，收起。

② 眈(xi)：怒视。乾道本作“盼”，今据迂评本改。环：通“圜”，圆瞪。

③ 平阳君：赵孝成王叔父赵豹的封号。赵豹曾任赵国的相。

④ 诛：责备。

【译 文】

赵王到花园中游玩，身边的侍从拿一只兔子逗老虎，给它吃又收回来，老虎发怒地瞪圆了眼睛。赵王说：“老虎的眼睛真是可恶！”侍从说：“平阳君的眼睛比老虎的眼睛更可恶。看见老虎的眼睛还不会有危险，看见平阳君的眼睛像这样子的人就一定要死了。”第二天，平阳君听说了此事，派人杀了说这话的人，可赵王并不责备平阳君。



卫君入朝于周，周行人问其号，对曰：“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诸侯不得与天子同号。”卫君乃自更曰：“诸侯燬。”而后内之^①。仲尼闻之曰：“远哉禁逼^②！虚名不以借人，况实事乎？”

【注 释】

- ① 内：通“纳”，接纳。
② 远：意义深远。禁逼：禁止冒犯君主。

【译 文】

卫文公去朝见周天子，周王朝主管接待的官员问卫文公的名字，卫文公回答说：“诸侯辟疆。”主管接待的官员拒绝他说：“诸侯不能与天子用相同的名字。”卫文公于是自己更名说：“诸侯燬。”然后主管接待的官员才让进来。孔子听说后，说：“禁止冒犯君主，意义多么深远！虚名都不拿来假借于人，何况是实际的权力呢？”

经 四

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①，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②，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网之纲^③。故失火之啬夫^④，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故所遇术者^⑤，如造父之遇惊马，牵马推车则不能进，代御执轡持策则马咸骛矣^⑥。是以说在椎锻平夷^⑦，榜檠矫直^⑧。不然，败在淖齿用齐戮闵王^⑨，李兑用赵饿主父也^⑩。

【注 释】

- ① 独善：指个人能遵守法度。
② 独治：指个人能按法办事。



- ③ 本:树干。纲:网上的总绳。
- ④ 啬(sè)夫:主管帛皮币圭等礼品的官,兼管救火和救日食。
- ⑤ 遇:对待。
- ⑥ 咸:都。骛(wù):奔跑。
- ⑦ 椎:敲打的工具,如榔头。锻:打铁用的砧石。平夷:平。
- ⑧ 榜檠(bēng qíng):古代矫正弓弩的工具。
- ⑨ 淖(zhuō)齿:战国时楚国的将,后奉命救齐,齐闵王任他为相。闵王:指齐湣王。
- ⑩ 李兑:战国时赵惠文王的相。主父:指赵武灵王。公元前 299 年,他让位给小儿子何,自称主父。

【译 文】

君主是依靠严守法治原则,责求臣下完成任务来建立功业的人。只听说有官吏虽然胡作非为而仍有自行守法的百姓,没听说有在百姓作乱时仍有自行依法办事的官吏,所以英明的君主管理官吏而不去管理百姓。这种说法表现在摇树要摇干、拉网要拉总绳的道理。所以失火时救火的啬夫的行为,不能不加讨论。救火时,啬夫自己提水救火,只能起一个人的作用;如果拿着鞭子指挥,就能驱使上万的人救火。所以对待术,就像造父遇到惊马一样,别人牵马推车不能前进,造父夺过缰绳和马鞭代为驾驭,就能使几匹马一齐向前奔跑。所以这种说法表现在椎锻是用来敲打不平使之平,榜檠是用来矫正不直使之直的故事里。不然的话,它的失败就表现在淖齿在齐国掌权而杀死齐闵王,李兑在赵国掌权而饿死了主父的故事里。

说 四

摇木者一一摄其叶^①,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②,而叶遍摇矣。临渊而摇木^③,鸟惊而高,鱼恐而下。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



而后得^①，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⑤。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

【注 释】

- ① 摄：揭，拨动。
- ② 拊：敲打。
- ③ 渊：深潭。
- ④ 目：网眼。
- ⑤ 囊：口袋，此处用作动词，指鱼被网住。

【译 文】

摇树的人逐一地掀动每一片树叶，虽然很劳累也不能把树叶一一掀遍；如果左右敲打树干，那么所有的树叶都会一一晃动了。在深潭边上摇树，鸟受惊而高飞，鱼被吓而深游。善于张网捕鱼的人牵引鱼网的纲绳，如果一个一个地拨弄网眼而后取得，那就不但劳苦而且很难捕到鱼，牵引网上的纲，鱼就自然被网住了。所以官吏是百姓的本和纲，因此圣明的君主管理官吏而不管理百姓。

救火者，令吏挈壶而走火^①，则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②，则制万夫^③。是以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④。

【注 释】

- ① 挈(qiè)：提。瓮(wèng)：一种可以盛水的陶器。走火：跑去救火。
- ② 箠(chuí)：短棍。指麾：指挥。趣：通“促”，驱使，督促。
- ③ 万夫：万人。
- ④ 躬：亲自。



【译 文】

救火时,让耆夫提着壶和瓮跑去救火,就只有一个人的作用;让耆夫拿着鞭子、短棍指挥督促人们救火,那么就能役使万人。所以圣明的君主不亲自治理百姓,英明的君主不亲自处理小事。

造父方耨^①,时有子父乘车过者,马惊而不行,其子下车牵马,父子推车,请造父助我推车。造父因收器,辍而寄载之^②,援其子之乘^③,乃始检辔持策,未之用也,而马咸惊矣^④。使造父而不能御^⑤,虽尽力劳身助之推车,马犹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载,有德于人者,有术而御之也。故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注 释】

- ① 方耨:正在锄草。
- ② 寄载之:把农具放在车上。
- ③ 援:拽住。乘(chéng):车,此指拉车的马。
- ④ 咸惊:乾道本此二字作“辔惊”,今据经文改。
- ⑤ 使:假使。御:驾驭。

【译 文】

造父正在锄草,这时有父子乘车经过,马受了惊不肯向前走,一个儿子下车去牵马,父子推车,又请造父帮助推车。造父就收拾收好农具,停止锄草而把它寄放在车上,拽住那个儿子的马,然后才去拿起缰绳和鞭子,还没有用上它们,马已一齐向前奔跑了。假使造父不能驾驭,即使用尽全身的力气帮助他们推车,马还是不会往前走。现在(造父)自身操作安逸,而且把农具寄放在车上,又有恩惠施于人家,是因为有技术能驾驭惊马的缘故。所以国家是君主的车子;权势是君主的马。君主没有术来驾驭它,自己即使很劳



苦,国家还是不免于乱;有术来驾驭它,自己不但能处在安逸的地位,又能取得帝王的功业。

椎锻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矫不直也。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

【译 文】

椎锻,是用来平整不平的;榜檠,是用来矫正不直的。圣人的制定法律,是用来平整不平、矫正不直的。

淖齿之用齐也,擢闵王之筋^①;李兑之用赵也,饿杀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锻榜檠,故身死为戮而为天下笑。

【注 释】

- ① 擢(zhuó)闵王之筋:指公元前284年,燕兵破齐,闵王逃奔到莒(jǔ),被淖齿所杀,悬尸于东庙的屋梁上。擢,拔、抽。

【译 文】

淖齿在齐国掌权,抽掉了齐闵王的筋;李兑在赵国掌权,饿杀了主父。这两个君主,都不能运用他们的椎锻和榜檠,所以自己被杀死并且被天下人耻笑。

一曰:人齐,则独闻淖齿而不闻齐王;入赵,则独闻李兑而不闻赵王。故曰:人主者不操术,则威势轻而臣擅名。

【译 文】

又一种说法:进入齐国,只听说淖齿而没听说齐王;进入赵国,只听说李兑而没听说赵王。所以说:君主不掌握权术,威势就会减



弱而大臣就会垄断名望。

一曰：武灵王使惠文王莅政^①，李兑为相，武灵王不以身躬亲杀生之柄^②，故劫于李兑。

【注 释】

① 惠文王：名何，赵武灵王之子。莅政：临政。

② 躬亲：亲自掌握。

【译 文】

又一种说法：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临朝亲政，李兑为相，赵武灵王因为不亲自掌握杀生大权，所以被李兑劫杀。

一曰^①：田婴相齐^②，人有说王者曰^③：“终岁之计^④，王不一以数日之间自听之^⑤，则无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婴闻之，即遽请于王而听其计^⑥。王将听之矣，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⑦。王自听计，计不胜听，罢食后，复坐，不复暮食矣^⑧。田婴复谓曰：“群臣所终岁日夜不敢偷息之事也^⑨，王以一夕听之，则群臣有为劝勉矣^⑩。”王曰：“诺。”俄而王已睡矣，吏尽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计^⑪。王自听之，乱乃始生。

【注 释】

① 一曰：这段文字与经文不相应，原夹在“淖齿用齐戮闵王，李兑用赵饿主父”的两种异说中间，与《储说》的体例也不合，疑为错简，现移至“说四”之末。

② 田婴：号靖郭君，曾任齐相，封于薛。

③ 王：指齐宣王。

④ 终岁：一整年。计：财政结算，指地方向朝廷上报一年的经济情况。



- ⑤ 一:逐一,一一。
 ⑥ 遽(jù):急,立即。
 ⑦ 押券斗石参升之计:指一年的财政大小收入的账目和凭据。具,准备。押券,已经签署好了的呈报的凭证。参,纂(纂的古字)的误写。
 ⑧ 暮食:晚饭。
 ⑨ 偷:苟且,马虎。
 ⑩ 劝勉:鼓励。
 ⑪ 榆(yú):抽。

【译 文】

又一种说法:田婴任齐国的相,有人游说齐王说:“一年的财政结算,您如果不用几天时间逐一亲自听取报告,就无法知道官吏的营私舞弊和政事得失。”齐王说:“对。”田婴听说此事,立即请齐王听取财政结算。齐王将要听取报告,田婴让官吏准备好全年财政大小收入的账目和凭据。齐王亲自过问财政结算,但听不胜听,吃完饭,又坐下来,累得不能再吃晚饭了。田婴又对齐王说:“群臣一年到头日日夜夜不敢马虎和懈怠的事情,您再用一个晚上亲自听取报告,那么群臣就由此得到劝勉了。”齐王说:“好吧。”不一会齐王已经睡着了,官吏们抽刀削掉押券上的结算。君主亲自听取结算,就是国家混乱的开始。

经 五

因事之事^①,则不劳而成。故兹郑之踞辕而歌以上高粱也^②。其患在赵简主税吏请轻重^③;薄疑之言“国中饱”^④,简主喜而府库虚^⑤,百姓饿而奸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财怨女^⑥。不然,则在延陵乘马不得进^⑦,造父过之而为之泣也。



【注 释】

- ① 因：顺应，遵循。
- ② 兹郑：人名，生平不详。踞：坐在……上。辕：和车轴相连伸向前面和横木连接的两根直木。梁：桥。
- ③ 税吏：收税的官吏。
- ④ 薄疑：战国时赵国人，曾在赵国和卫国做官。
- ⑤ 府：国家储存财物的地方。库：粮仓。
- ⑥ 省：减少，裁去。腐财：指官府中积滞过多因而腐朽的财物。怨女：年长而没有及时出嫁的女子。
- ⑦ 延陵：即延陵卓子，人名，生平不详。延陵原是春秋时吴国地名，位于今江苏省常州市。延陵卓子是以地名为氏，应是吴国人。

【译 文】

顺应事物的法则办事，不费劳苦就会成功。所以兹郑用坐在车辕上唱歌的方法吸引行人帮他把车子推上高桥。薄疑说“国中饱”，赵简子误以为是国家富强而高兴，实际上却是府库空虚，百姓挨饿而奸吏富足。所以齐桓公视察民间发现有家贫无妻的，因而同意管仲削减腐财和怨女。不顺应事物的法则，就会像延陵卓子驾马而马不行进，使造父经过看见而为之哭泣一样。

兹郑子引犂上高梁而不能支^①。兹郑踞辕而歌，前者止，后者趋，犂乃上。使兹郑无术以致人，则身虽绝力至死，犂犹不上也。今身不至劳苦而犂以上者，有术以致人之故也。

【注 释】

- ① 犂(niǎn)：古时用人拉着走的车。支：支持。



【译 文】

兹郑拉着车上高桥但拉不上去。他就坐在车辕上唱歌,前面的行人停下来,后面的行人赶上来,于是车就上了桥。假如兹郑没有办法招人来,那么即使他用尽力气以至于累死,车子还是上不了桥。现在兹郑没有经过劳苦可车子却上了桥,是因为他有办法招来人(帮忙)的缘故。

赵简主出税者,吏请轻重。简主曰:“勿轻勿重。重,则利入于上^①;若轻,则利归于民。吏无私利而正矣。”

【注 释】

① 上:指君主和官府。

【译 文】

赵简子派出收税的官吏,官吏请示收税标准的高低。赵简子说:“不要轻,也不要重。重了,利就归于君主和官府;如果轻了,那么利就归于百姓。官吏从中捞不到私利就恰到好处了。”

薄疑谓赵简主曰:“君之國中飽^①。”简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对曰:“府库空虚于上,百姓贫饿于下,然而奸吏富矣。”

【注 释】

① 中:指处在君主(上)和百姓(下)之间的奸吏。饱:吃饱。这里指搜刮得多而富裕。

【译 文】

薄疑对赵简子说:“您的国家中饱。”赵简子高兴地说:“怎样了



呢？”薄疑回答说：“上面府库空虚，下面百姓贫穷挨饿，可是奸吏却很富足。”

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①，人有年老而自养者^②，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③。”桓公归，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桓公曰：“善。”乃论宫中有妇人而嫁之^④。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⑤，妇人十五而嫁。”

【注 释】

- ① 微服：君主或官吏隐藏真实身份而改穿普通民众的服装。
- ② 自养：自己料理生活。
- ③ 佣：受人雇佣。反：通“返”。
- ④ 论：考察。妇人：古时也指未婚女子。
- ⑤ 丈夫：古时对成年男子的称呼。室：妻，此处用为动词，指娶妻。

【译 文】

齐桓公微服视察百姓家，有一人年纪很大却自己料理生活，齐桓公问其原因。那人回答说：“我有三个儿子，家里穷，没钱替他们娶妻子，他们出去当雇工还没有回来。”桓公回宫，把这事告诉了管仲。管仲说：“朝廷的积蓄中有腐败的财物，百姓就得挨饿；宫中有年长而不能及时出嫁的女子，百姓就娶不到妻子。”齐桓公说：“说得好。”就考察宫中年长的未婚女人而把她们嫁出去。向百姓下令说：“让男子二十岁娶妻，女子十五岁出嫁。”

一曰：桓公微服而行于民间，有鹿门稷者^①，行年七十而无妻^②。桓公问管仲曰：“有民老而无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门稷者，行年七十而无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闻之：上有积财，则民臣



必匱乏于下^③；宫中有怨女，则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出嫁之^④。”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则内无怨女，外无旷夫^⑤。

【注 释】

- ① 鹿门稷：姓鹿门，名稷，生平不详。
- ② 行年：经历的年岁。
- ③ 匱(kuì)乏：穷尽困绝。
- ④ 御：指君主亲幸、亲昵。
- ⑤ 旷夫：无妻的成年男子。

【译 文】

又一种说法：齐桓公微服在民间视察，有个叫鹿门稷的人，年纪已经七十岁却没有妻子。桓公问管仲说：“有百姓老而无妻的吗？”管仲说：“有个叫鹿门稷的人，年纪七十岁了可还没有妻子。”桓公说：“怎么样才能让他有妻子？”管仲说：“我听说：君主和官府有积蓄的财富，那么下面的百姓们一定会穷尽困绝；宫中有年长而未出嫁的女子，那么（民间）就有年老而无妻的人。”桓公说：“说得好。”在宫中发布命令：“把君主没有亲幸过的女子嫁出去。”于是让男子二十岁娶妻，女子年纪到了十五岁就出嫁。于是宫内没有年长而不出嫁的女子，民间没有无妻的成年男子。

延陵卓子乘苍龙挑文之乘^①，钩饰在前^②，错镳在后^③，马欲进则钩饰禁之，欲退则错镳贯之^④，马因旁出。造父过而为之泣涕^⑤，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赏所以劝之，而毁存焉^⑥；罚所以禁之，而誉加焉^⑦。民中立而不知所由，此亦圣人之所为泣也。”



【注 释】

- ① 苍龙:青色的马,古代称八尺高的马为龙。挑文:指毛色鲜艳的马。挑,通“翟”(di),长尾的野鸡。文,花纹。
- ② 钩:控制马的用具,指络在马下巴的皮制的钩。饰:指饰于马头的钩、勒等物。
- ③ 错镳(zhuī):马鞭前端交错的针。
- ④ 贯:刺。
- ⑤ 泣涕:哭。
- ⑥ 毁存焉:毁谤夹在里面。
- ⑦ 誉加焉:赞美也给予了它。

【译 文】

延陵卓子乘坐高大而且毛色鲜艳的青马拉的车,钩饰在马前面,错镳在马后面。马要往前走,钩饰就会阻止它,要后退错镳就会刺它,马于是往斜里跑。造父路过而为马哭泣,说:“古代管理百姓也是这样。奖赏是用来勉励立功的,但毁谤也夹杂在里面;刑罚是用来禁止犯罪的,但赞美也加在其中。人们徬徨而不知所措,这也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

一曰:延陵卓子乘苍龙与翟文之乘,前则有错饰^①,后则有利镳^②,进则引之,退则策之^③。马前不得进,后不得退,遂避而逸^④,因下抽刀而刎其脚^⑤。造父见之,泣,终日不食,因仰天而叹曰:“策,所以进之也,错饰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镳在后。今人主以其清洁也进之^⑥,以其不适左右也退之^⑦;以其公正也誉之,以其不听从也废之。民惧,中立而不知所由,此圣人之所为泣也。”



【注 释】

- ① 错饰：交错编制成的钩、勒等物。
- ② 利镬：乾道本“镬”下有“策”，今据迂评本、张鼎文本改。
- ③ 策：鞭打。
- ④ 逸：溜走，乱跑。
- ⑤ 刎(wěn)：割断。
- ⑥ 清洁：廉洁。
- ⑦ 不适：不迎合。

【译 文】

又一种说法：延陵卓子乘坐由高大而且毛色鲜艳的青马拉的车，马前面有错饰，后面有利镬，马向前走错饰就阻挡它，向后走延陵卓子就鞭打它。马向前不能前进，向后不能后退，于是避开（前后）溜走，（延陵卓子）就下车抽出刀割断了马脚。造父看见后哭了，整天不吃饭，于是仰天叹息说：“鞭子，是让马前进的；可错饰却阻在前面；引，是让马后退的，可利镬却设在后面。现在君主因为他廉洁而加以任用，又因为他不去迎合身边的亲信而将其辞退；因为他公正而加以赞赏，又因为他不听旨意而废黜他。百姓因此而害怕，徬徨而不知所措，这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

（侯文学注译）

难 一

【题 解】

难(nàn)即辩难，有反诘、驳斥的意思。韩非列举了历史传说故事和一些思想家的言论共二十八篇，用对照或辩驳的方式加以分析评论，写成《难一》至《难四》四篇文章。可以看出，对同一个故事，各家的看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截然相反，不但充分体现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中斗



争的激烈状况,也能极大地增进读者的思辨力。

《难一》讨论了九个故事。一、说明兵不厌诈。二、说明君主不应事必躬亲,而应根据权势和法令去治理国家。三、说明防奸的关键在于严格实行法治,赏功罚罪。四、说明善赏的原则应是“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五、主张维护“君道”、“臣礼”,以防臣下借极谏的名义进行篡弑活动。六、说明对不为君主所用的,应该“非刑即诛”。七、阐明不赦罪人、不杀无辜的原则。八、说明臣子树立威信的关键应是尊主明法,而不必增宠益爵。九、说明君主的用人之道在于掌握“术”,而与重用几个臣子无关。

韩非在故事二中,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指出“尧舜之不可两誉”如同“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一样“不可同世而立”,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之说,给矛盾律提供了正式的称号,为论说文的写作提供了经验。

—

晋文公将与楚人战^①,召舅犯问之^②,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③;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④,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⑤,偷取多兽^⑥,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⑦。”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⑧,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若所知也。夫舅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⑨,曰:“文公之霸也,宜哉! 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

或曰^⑩:雍季之对,不当文公之问^⑪。凡对问者,有因问小大缓急而对也^⑫。所问高大,而对以卑狭^⑬,则明主弗受也^⑭。今文公问“以少遇众”,而对曰“后必无复”,此非所以应也。且文公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⑮? 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⑯,拔拂今



日之死不及^①，安暇待万世之利^②？待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诈于敌，诈敌，万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对，不当文公之问。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谓“不厌诈伪”者，不谓诈其民，谓诈其敌也。敌者，所伐之国也；后虽无复，何伤哉^③？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则所以胜楚破军者，舅犯之谋也；以其善言耶^④？则雍季乃道其“后之无复”也^⑤，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则以兼之矣^⑥。舅犯曰“繁礼君子不厌忠信”者：忠，所以爱其下也^⑦；信，所以不欺其民也^⑧。夫既以爱而不欺矣^⑨，言孰善于此^⑩？然必曰“出于诈伪”者，军旅之计也^⑪。舅犯前有善言，后有战胜。故舅犯有二功而后论^⑫，雍季无一焉而先赏。“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赏也。

【注 释】

- ① 晋文公：名重耳，晋国君主，春秋五霸之一。与楚人战：公元前634年的晋楚城濮之战。
- ② 舅犯：即狐偃，字子犯，晋文公的舅父。
- ③ 厌：通“餍”，满足。不厌：不嫌多。
- ④ 雍季：人名，生平不详。一说即公子雍，晋文公的小儿子。
- ⑤ 田：通“畋(tián)”打猎。
- ⑥ 偷：苟且，暂且。
- ⑦ 复：重复，第二次。
- ⑧ 行爵：用爵禄进行赏赐。
- ⑨ 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
- ⑩ 或曰：有人说。韩非的这种辩难(nàn)写法一般先引故事，然后以“或曰”表达自己的观点。
- ⑪ 当：符合、适合。
- ⑫ 因：依据、根据。
- ⑬ 卑：低下。
- ⑭ 明主：英明的君主。弗受：不接受。
- ⑮ 奚：何，什么。患：忧虑。
- ⑯ 名：名望。息：消亡。



- ⑮ 拔拂:免除、逃脱。
⑯ 安:哪里。暇:空闲。
⑰ 伤:损害。
⑱ 善:好、正确。
⑲ 道:说。
⑳ 以:通“已”,已经。兼之:指兼有“功劳”与“善言”。
㉑ 其下:他的属下。
㉒ 其民:他统领下的民众。
㉓ 既以:已经。
㉔ 孰:什么。
㉕ 军旅:军队,指有关军队和作战的事。军旅之计,即“兵不厌诈”之意。

【译 文】

晋文公将要与楚军作战,把舅犯召来询问意见,说:“我国和楚军作战,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怎么办呢?”舅犯说:“我听说:讲究礼节的君子,忠实诚信从不嫌多;战斗阵场之间,欺诈伪装从不嫌多。您只要欺骗他们就行了。”晋文公告别了舅犯,又把雍季召来询问意见,说:“我要和楚军作战,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怎么办呢?”雍季回答说:“焚烧树林打猎,暂时能够多得些野兽,以后定然不会再得到;用欺诈的办法对待民众,能够取得一时的利益,以后民众肯定不能再上当。”晋文公好:“好。”他告别了雍季,采用舅犯的谋略与楚军作战打败了楚军。回来论功行赏,先赏赐雍季然后才赏赐舅犯。群臣说:“城濮之战的胜利,是舅犯的谋划啊。采用了他的计议却把对他的赏赐排在后面,合适吗?”晋文公说:“这不是你们所能懂得的了。舅犯的话,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雍季的话,才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这件事之后,说:“晋文公成为霸主,真是应当的啊!他既懂得一时的权宜之计,又懂得长远利益。”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不适合文公的提问。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所问问题的大小缓急而相应地给予回答。所问的问题高深博



大,却用粗浅低下的内容回答的,那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现在文公问的是“以少胜多”的问题,雍季回答的却是“以后民众不会再上当”,这不是应该用来回答的话。况且晋文公既不懂得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懂得长远利益。战争取得胜利,国家就安全而君主地位稳固,兵力强盛而威望树立,即使以后出现同样的情况,也不会比这次的胜利收获更大,还担心什么“万世之利”不来呢?战争不胜利,那就国家危亡,兵力削弱,君主身死名灭,想逃脱现在的灾难都来不及,哪里有时间去等待“万世之利”呢?期待“万世之利”,在于今日战胜敌军;今日的胜利,在于对于敌人使用诈伪手段;诈敌只是为了“万世之利”罢了。所以说,雍季的回答,不符合文公的提问。而且晋文公也没有理解舅犯的话。舅犯所说的“不厌诈伪”,不是说欺诈自己的民众,而是说欺诈自己的敌人啊。敌人,就是所攻伐的国家,即使以后再没有第二次,有什么损害呢?晋文公之所以先赏赐雍季,是因为他有功吗?但是用以战胜楚国击破楚军的,却是舅犯的谋划;是因为他说的话正确吗?但是雍季却说什么“后之无复”,这也不是有什么正确的进言。而舅犯却是功劳与善言二者兼而有之。舅犯说的“繁礼君子,,不厌忠信”的意思是:忠,是用来爱护下属的;信,是指不欺骗自己的民众。已经能注意到爱护下属而又不欺骗民众了,还有什么话比这更正确吗?但是又一定要再说:“出于诈伪”的意思,是战斗中的计谋所在。舅犯事先有正确的言论事后又有战争的胜利(来作证明),所以舅犯是有两大功劳而论功行赏却在后,雍季没有一点功劳却受赏在先。“晋文公成为霸主,不也应该吗?”这是孔子不懂正确行赏啊。

二

历山之农者侵畔^①,舜往耕焉^②,期年^③,畊亩正^④。河滨之渔者争坻^⑤,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⑥。东夷之陶者器苦窳^⑦,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⑧。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⑨,而舜往为之者,所以



救败也^⑩。舜其信仁乎^⑪！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⑫。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⑬，尧安在^⑭？”其人曰^⑮：“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⑯。今耕渔不争^⑰，陶器不靡，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盾与矛者^⑱，誉之曰^⑲：‘吾盾之坚，莫能陷也^⑳。’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㉑。’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㉒，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㉓。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㉔，三年已三过。舜有尽^㉕，寿有尽，天下过无以已者^㉖；以有尽逐无已^㉗，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㉘，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㉙？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㉚，乃躬亲，不亦无术乎？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㉛，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矫下者^㉜，庸主之所易也^㉝。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㉞，道尧、舜之所难^㉟，未可与为政也。”

【注 释】

- ① 历山：古代山名。畔：田界。侵畔：侵占田界。
- ② 舜：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传说中的贤君。
- ③ 期(jī)年：一周年。
- ④ 畦：同“畎(quǎn)”，田边水沟，指田界。
- ⑤ 河：黄河。坻(chí)：水中的高地，打渔人站立的地方。
- ⑥ 长(chǎng)：年纪大的人。
- ⑦ 东夷：古代统治阶级对东方各部族的歧视性称呼。陶者：制造陶器的人。器：指陶器。苦窳(yǔ)：粗劣，不坚牢。
- ⑧ 牢：牢固。
- ⑨ 官：职责。
- ⑩ 救败：纠正败坏的风气。



- ⑪ 信:真正。
- ⑫ 乃:竟然。躬:亲自。藉:履行。躬藉处苦:亲自在艰苦的地方操劳。
- ⑬ 方:当,在。
- ⑭ 尧: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传说中的贤君。
- ⑮ 其人:指儒者。
- ⑯ 奸:奸邪行为,指坏风气。
- ⑰ 今:假如,如果。
- ⑱ 楚: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湖北省全部与湖南、河南、陕西、安徽、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鬻:卖。
- ⑲ 誉:称赞。
- ⑳ 陷:刺穿。
- ㉑ 于:对于。
- ㉒ 子:你。
- ㉓ 同世而立:同时存在。
- ㉔ 已:止住,纠正。过:错误。
- ㉕ 有尽:有限。
- ㉖ 无已:没有休止。
- ㉗ 逐:追逐,引申为应付。
- ㉘ 中(zhòng):合适,符合。程:准则,指法令规定。中程:符合法律规定。
- ㉙ 犹:还。
- ㉚ 夫(fú):那种。
- ㉛ 矫:纠正。
- ㉜ 庸主:平庸的君主。
- ㉝ 释:放弃。
- ㉞ 道:遵行。

【译 文】

历山一带的种田人相互侵占田界,舜就到那里去种田,一周年后,各自的田界都恢复了正常。黄河边的打渔人相互争夺水中高地,舜便到那里去打渔,一周年之后就相互推让年纪大的人了。东方制造陶器的人陶器粗劣不坚固,舜便到那里去制造陶器,一周年



之后陶器就牢固了。孔子赞叹说：“种地、打渔与制造陶器，并不是舜的职责，但舜却去做了，这是为了纠正败坏的风气。舜确实是真正的仁厚啊！竟然亲自去做苦活来让民众顺从他。所以说：圣人的品德能感化人啊！”

有人问儒者说：“当那种时候，尧在哪里呢？”儒者说：“尧是天子。”“那么孔子为什么又说尧是圣人呢？圣人处在君位上，明察一切，会使天下没有坏风气。如果种田的、打渔的没有争执，陶器也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他们呢？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那就是尧有过失。赞扬舜的贤，就会否定尧的明察；称颂尧的圣明，就会否定舜的德化；不可能两者并存。楚国有个卖矛与盾的人，称赞说：‘我的盾很坚牢，没有任何东西能刺穿它。’又称赞他的矛说：‘我的矛很锐利，对于任何东西没有不能刺穿的。’有人说：‘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那个人不能回答。那不能被刺穿的盾与没有什么不能刺穿的矛是不能同时存在的。现在尧和舜不能同时被称颂，就像无不陷的矛与不可陷的盾不能同时存在的道理一样。而且舜去挽救败坏的风气，一年纠正一个错误，三年纠正三个错误。像舜那样的人是有限的，人的寿命也是有限的，而天下的错误却不断地发生，以有限的贤人与有限的寿命去应付不断发生的错误，所能纠正的就太少了。赏罚才能使天下人非遵行不可。如果法令规定说：‘符合规定的赏，不符合规定的罚。’法令早晨下达，错误到傍晚就能纠正，法令傍晚下达，错误到第二天早晨就能纠正，十天之内全国都能纠正完毕，怎么会等上一年？舜也不根据这个道理说服尧让天下人顺从自己，竟然亲自去操劳，不也是没有管理方法吗？况且那种自身受苦感化民众的作法，是尧舜也难以做到的，据有势位而纠正臣民的做法，是平庸的君主也容易做到的。要想治理天下，放弃平庸的君主都容易成功的方法，遵行尧舜都难以实行的办法，是不能治理国家的。”



三

管仲有病^①,桓公往问之^②,曰:“仲父病^③,不幸卒于大命^④,将奚以告寡人^⑤?”管仲曰:“微君言^⑥,臣故将谒之^⑦。愿君去竖刁^⑧,除易牙^⑨,远卫公子开方^⑩。易牙为君主味^⑪,君惟人肉未尝,易牙烹其子首而进之^⑫。夫人情莫不爱其子^⑬,今弗爱其子,安能爱君?君妒而好内^⑭,竖刁自宫以治内^⑮。人情莫不爱其身,身且不爱,安能爱君?开方事君十五年,齐、卫之间不容数日行^⑯,弃其母,久宦不归^⑰。其母不爱,安能爱君?臣闻之,矜伪不长^⑱,盖虚不久。愿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⑲,桓公弗行^⑳。及桓公死,虫出户不葬^㉑。

或曰:管仲所以见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㉒。所以去竖刁、易牙者,以不爱其身、适君之欲也^㉓。曰“不爱其身,安能爱君”,然则臣有尽死力以为其主者,管仲将弗用也。曰“不爱其死力,安能爱君”,是欲君去忠臣也。且以不爱其身,度其不爱其君^㉔,是将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纠度其不死桓公也^㉕,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㉖。明主之道不然,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㉗,故为刑罚以威之。庆赏信而刑罚必^㉘,故君举功于臣,而奸不用于上。虽有竖刁,其奈君何?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㉙,君垂爵禄以与臣市^㉚。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君有道,则臣尽力而奸不生;无道,则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数于桓公也,使去竖刁,一竖刁又至,非绝奸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虫流出户不葬者,是臣重也^㉛。臣重之实^㉜,擅主也^㉝。有擅主之臣,则君令不下究^㉞,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闻,使善败不闻^㉟,祸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贱不待尊贵而进,大臣不因左右而见^㊱,百官修通^㊲,群臣辐凑^㊳;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罪。见知不悖于前^㊴,赏罚不弊于后^㊵,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于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无度矣。



【注 释】

- ① 管仲：名夷吾，齐桓公的相。他曾帮助桓公改革内政，建立霸业。
- ② 桓公：指齐桓公，名小白，齐国君主，春秋五霸之一。
- ③ 仲父：长辈。此为桓公对管仲的尊称。
- ④ 卒：终。大命：定数，自然寿数。
- ⑤ 寡人：君主的谦称。
- ⑥ 微：不，没。
- ⑦ 故：通“固”，本来。谒(yè)：告诉。
- ⑧ 竖刁：竖：年轻侍仆。竖刁：齐桓公宠信的年轻侍从，名刁，掌管宫内事务。
- ⑨ 易牙：人名，一作狄牙，桓公近臣，擅长调味。
- ⑩ 开方：卫国公子名，在齐国作官。
- ⑪ 主味：主管伙食。
- ⑫ 烝：通“蒸”。
- ⑬ 夫(fú)：发语词，不译。
- ⑭ 妒：忌妒。好：喜欢。内：宫内的女色。
- ⑮ 宫：阉割。治内：管理宫内事务。
- ⑯ 齐：诸侯国名，包括今山东省北部、东部和河北省东南部。卫：诸侯国名，包括今河南省东北部和河北、山东省部分地区。
- ⑰ 久宦：做官很久。
- ⑱ 矜(jīn)：自夸。矜伪不长：弄虚作假，不会长久。
- ⑲ 卒死：死后。
- ⑳ 弗行：没有执行，指桓公未按管仲的话去做。
- ㉑ 虫出户不葬：公元前643年，桓公有病，易牙、竖刁、开方等乘机作乱，阻塞宫门。桓公饿死后，三个月未收葬，尸体腐烂，蛆虫爬出门外。
- ㉒ 度：法度。有度者：懂得法度的人。
- ㉓ 适：顺从，迎合。
- ㉔ 度(duó)：忖度，推断。
- ㉕ 公子纠：齐桓公的哥哥。不能死公子纠：管仲本是公子纠的家臣，公子纠争位失败，被迫自杀，管仲没有随他死去，而由鲍叔牙推荐，做了桓公的相。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 ②⑥ 域:范围。
- ②⑦ 恶(wù):厌恶。
- ②⑧ 必:坚决。
- ②⑨ 市:交易、换取。
- ③① 垂:悬,此为设置。
- ③② 臣重:臣下的权势太大。
- ③③ 实:后果。
- ③④ 擅主:挟持君主。
- ③⑤ 下究:下达。
- ③⑥ 善败:好坏。
- ③⑦ 左右:君主身边的侍从。
- ③⑧ 修:通“循”,顺序,渠道。
- ③⑨ 凑:通“辘(còu)”,聚。辐(fú)辘:车轮的辐条向车毂聚集。
- ③⑩ 悖(bèi):相反、混乱。
- ④① 弊:同“蔽”,蒙蔽。

【译 文】

管仲得了重病,齐桓公去探望他,说:“您病重了,如果不幸终于天命,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管仲说:“君主就是不说,我本来也要告诉您。希望您斥去竖刁,除去易牙,远离卫公子开方。易牙为君主主管饮食,君主只有人肉没吃过,易牙就把自己儿子的头蒸了献给君主。人的本性没有谁不爱自己的儿子,现在他不爱他的儿子,怎么能爱君主呢?您很忌妒而又喜欢女色,竖刁自己阉割了来管理宫内的事务。人的本性没有谁不爱自己的身体的,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怎么能爱君主呢?开方侍奉君主十五年,齐国与卫国之间用不了几天的行程,而他抛开母亲,长期在外作官不归。自己的母亲都不爱,怎么能爱君主呢?我听说:‘弄虚作假的人其交不久,掩饰虚诈的人其忠不长。’希望您除掉这三个人。”管仲死后,桓公没有按管仲说的话去做。等到桓公死时,尸体上的虫子都爬到门外了也未收葬。



有人说：管仲用来面告桓公的话，不是懂得法度的人所说的话，所以除去竖刁、易牙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看重自身，而去迎合君主的欲望。说“不爱自身的人哪里能爱君主？”那么臣下有为君主拼死出力的人，管仲就不会举用了。他会说“不爱惜自身而拼死出力的人怎么能爱君主？”这是要让君主去掉忠臣啊。况且用不爱他自身来推断他不爱他的君主，这就可以用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而死来推断他也不能为桓公而死，这样管仲也在应当除去的范围内了。英明君主的原则就不是这样，设置臣民所希望的东西来求得他们为君主立功，所以制定爵禄来鼓励他们；设置臣民所厌恶的东西来禁止奸邪行为，所以建立刑罚来威慑他们。奖赏遵守信用而刑罚执行坚决，所以君主在臣子中选拔有功的人而奸人不会被任用，即使有竖刁那样的人，他能对君主怎么样呢？况且臣子尽死力来换取君主的赏赐，君主设置爵禄来换取臣下的死力。君臣之间，不是父子那样的亲情关系，都是从计算利害得失出发的。君主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尽力为君主效劳，奸邪也不会产生；君主没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对上蒙蔽君主而在下面谋取自己的私利。管仲不对齐桓公阐明这种法度，而让他去掉竖刁，那另一个竖刁又会出现，这不是杜绝奸邪的办法。而且桓公之所以自己死后虫子爬出门外还未收葬，是因为臣子的权力过大。臣子权力过大的后果，就是挟持君主。有了挟持君主的好臣，君主的命令就无法下达，群臣的情况也不能上达。一个人的力量能够隔开君主与臣下之间的联系，使君主听不到好坏，不了解福祸，所以有死后不葬的祸患。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是：--人不兼任其他官职，一官不兼管其他事务；地位低下的人不用等待地位高贵的人来推荐，大臣不用依靠君主身边的亲信去引进；百官都能逐级上达而与君主联系，群臣好像车轮的辐条聚集到中心一样归附君主；给予奖赏的人君主能了解他的功绩，受到惩罚的人君主知道他的罪行。君主事前对群臣的功罪了解得很清楚，然后实行赏罚，就不会受蒙蔽，怎么会有死后不葬那样的祸患呢？管仲对桓公不是讲清这个道



理,只是让他除掉三个人,所以说,管仲不懂得法度。

四

襄子围于晋阳中^①,突围^②,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③。张孟谈曰^④：“晋阳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矣^⑤。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⑥,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礼^⑦,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赏矣。夫善赏罚者，百官不敢侵职^⑧，群臣不敢失礼。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如此，则可谓善赏罚矣。使襄子于晋阳也^⑨，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无国、晋阳无君也，尚谁与守哉^⑩？今襄子于晋阳也，知氏灌之^⑪，臼灶生龟^⑫，而民无反心，是君臣亲也。襄子有君臣亲之泽^⑬，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犹有骄侮之臣，是襄子失罚也。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则赏^⑭。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赏之，是失赏也。明主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今襄子不诛骄侮之臣，而赏无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赏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赏。

【注 释】

- ① 襄子：指赵襄子，名无恤，春秋末期、战国初期晋国执政的贵族。晋阳：晋国地名，赵氏的封邑，位于今山西省太原市。
- ② 突围：公元前455年，晋卿智伯瑤因赵襄子拒绝割地，联合韩、魏两家攻赵，围晋阳城，三年不能攻下，后襄子派张孟谈出城，说服韩、魏反戈，消灭了智伯，使晋阳解围。见《史记·晋世家》。
- ③ 高赫：赵襄子的家臣。赏首：赏赐为第一。
- ④ 张孟谈：赵襄子的家臣。
- ⑤ 社：土地神。稷(jì)：谷神。社稷：象征国家。殆：危险。
- ⑥ 骄侮：骄傲轻慢。
- ⑦ 惟：通“唯”，只有。



- ⑧ 侵职:超越自己职权,侵犯他人职守。
- ⑨ 使:假使,如果。
- ⑩ 尚:还。
- ⑪ 知氏:指智伯瑶,晋国的卿。知氏灌之:指智伯瑶攻赵不下,引晋水灌晋阳城。
- ⑫ 臼(jiù):舂米的石臼。臼灶生龟:石臼与锅灶被水淹没,成为乌龟出没之处。
- ⑬ 泽:恩泽。
- ⑭ 乘:计。乘事:计事,办事。

【译 文】

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阳城中,解围之后,赏赐有功的五个人,高赫的赏赐为第一。张孟谈说:“晋阳的战事,高赫没有大功,现在赏赐为第一,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阳的战事,我的国家危险,社稷危机。我的群臣中没有不对我骄傲轻慢的,只有高赫没有忽视君臣间的礼仪,所以首先奖赏他。”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说:“善于奖赏啊!襄子奖赏一个人而使天下做臣子的都不敢失礼了。”

有人说:孔子不懂正确的赏赐。凡正确的实行了奖赏与惩罚的,各级官员不能超越自己的职权,群臣不能对君主失礼。君主在上面制定了法规,那么臣子在下面就不敢有奸诈之心。像这样,才能称作善于奖赏与处罚了。假使襄子在晋阳被围的时候,命令行不通,禁令不起约束作用,那就等于襄子失掉了国家,晋阳没有了主子,还有谁为他守城?而现在襄子在晋阳被困时,智伯瑶引晋水灌城,石臼和炉灶都成了乌龟出没之处,可是民众没有反叛的想法,这说明君臣间仍保持着亲密关系。襄子有令君臣亲密的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法规,却还有对君主骄傲轻慢的臣子,这是由于襄子失之于惩罚。做臣下的,参议政事有功的才能赏赐。现在高赫只是不骄傲轻慢,襄子却奖赏他,这就奖赏错了。英明的君主赏赐不授给无功的人,惩罚不施于无罪的人。现在襄子不责罚骄傲



轻慢的臣子，而奖赏没有功劳的高赫，他的善用奖赏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孔子不懂正确地奖赏。

五

晋平公与群臣饮^①，饮酣^②，乃喟然叹曰^③：“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④，援琴撞之^⑤。公披衽而避^⑥，琴坏于壁。公曰：“太师谁撞^⑦？”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于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⑧！是非君人者之言也^⑨。”左右请除之^⑩。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⑪，师旷失臣礼^⑫。夫非其行而诛其身^⑬，君之于臣也；非其行则陈其言，善谏不听则远其身者^⑭，臣之于君也。今师旷非平公之行，不陈人臣之谏，而行人主之诛，举琴而亲其体^⑮，是逆上下之位^⑯，而失人臣之礼也。夫为人臣者，君有过则谏，谏不听则轻爵禄以待之^⑰，此人臣之礼也。今师旷非平公之过，举琴而亲其体，虽严父不加于子，而师旷行之于君，此大逆之术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听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过于听而不悟其失；师旷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奸臣袭极谏而饰弑君之道。不可谓两明，此为两过。故曰平公失君道，师旷亦失臣礼矣。

【注 释】

- ① 晋平公：名彪，春秋时晋国君主。
- ② 酣(hān)：畅快。
- ③ 乃：就。喟(kuì)然：感慨的样子。
- ④ 师旷：著名的乐师，盲人。
- ⑤ 援：操起。
- ⑥ 衽(rèn)：衣襟。披衽：拉开衣襟。
- ⑦ 谁撞：撞谁。
- ⑧ 哑(yà)：表示不以为然的惊叹声。



- ⑨ 是:这。
⑩ 除:处罚。
⑪ 君道:做君主的原则。
⑫ 臣礼:当臣子的礼节。
⑬ 非:否定,认为不对。
⑭ 善谏:对君主婉言劝告。
⑮ 亲:贴近,此指撞击。
⑯ 逆:违反、颠倒。
⑰ 轻:看轻。轻爵禄:辞去官职,放弃俸禄。

【译 文】

晋平公和臣子们喝酒,喝到畅快时,就慨叹道:“没有比作君主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才没有人敢违背。”师旷陪坐在前面,操起琴去撞晋平公,平公拉开衣襟躲避,琴在墙上撞破了。平公说:“太师撞谁?”师旷说:“现在有小人在旁边说话,所以撞他。”平公说:“是我啊。”师旷说:“哑!这不是作君主的人讲的话啊。”平公身边的近臣要求处罚师旷,平公说:“免了吧,作为我的教训。”

有人说:平公丧失了作君主的原则,师旷丧失了做臣子的礼节。认为他的行为错误就给予惩罚,是君主对臣下的做法;认为他的行为错误,就陈述自己的意见,婉言劝告仍然不听,就离开他,这是臣下对君主的做法。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错误,不是陈述臣子的忠告,而是用君主才能使用的惩罚的办法,操着琴来撞击平公的身体,这是颠倒了君臣的位置,而失掉了臣下的礼节。做臣子的,君主有过失就规劝,规劝不听就放弃爵禄,等待君主的省悟,这是臣下应有的礼义。现在师旷批评平公的过失,举起琴去撞击平公的身体,即使是严厉的父亲也不会这样对待儿子,可是师旷却这样对待君主,这是大逆不道的做法。臣子行为大逆不道,平公却高兴地听从了,这是丧失了做君主的原则。所以平公的做法是不能宣扬的,因为那样就会使君主在听说上犯错误却又不明白失误



在哪里；师旷的做法也不能宣扬，因为它会使奸臣袭用极谏的名义而掩饰杀害君主的行径。不能称为两种明智的作法，这是两种错误的行为。所以说：平公丧失了作君主的原则，师旷也丧失了作臣子的礼义。

六

齐桓公时，有处士曰小臣稷^①，桓公三往而弗得见^②。桓公曰：“吾闻布衣之士^③，不轻爵禄，无以易万乘之主^④；万乘之主，不好仁义，亦无以下布衣之士^⑤。”于是五往乃得见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义。夫仁义者，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⑥，不避卑辱^⑦，谓之仁义。故伊尹以中国为乱^⑧，道为宰干汤^⑨；百里奚以秦为乱^⑩，道为虏干穆公^⑪。皆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辞卑辱，故谓之仁义。今桓公以万乘之势，下匹夫之士^⑫，将欲忧齐国，而小臣不行见^⑬，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谓仁义。仁义者，不失人臣之礼，不败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内^⑭，执禽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职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众^⑮，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谓仁义。仁义不在焉，桓公又从而礼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⑯，是隐也，宜刑；若无智能而虚骄矜桓公，是诬也^⑰，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则戮。桓公不能领臣主之理^⑱，而礼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轻上侮君之俗教于齐国也^⑲，非所以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义。

【注 释】

- ① 处士：没有作官的读书人。小臣稷：人名，小臣是复姓。
- ② 往：去。三往：去了三次。
- ③ 布衣：平民。布衣之士：即“处士”。
- ④ 易：轻视。乘(shèng)：兵车。万乘之主：泛指大国君主。
- ⑤ 下：谦卑地敬礼。
- ⑥ 趋：赴，往。



- ⑦ 卑：卑贱。辱：屈辱。
- ⑧ 伊尹：商汤的相。中国：指夏桀统治的地区，位于今河南省西部、中部一带，当时认为居天下之中。
- ⑨ 道：由，通过。宰：厨师。干：求，即向君主献策取得任用。汤：成汤，商朝的建立者。
- ⑩ 百里奚：春秋时虞国大夫，晋灭虞后到秦国，辅助穆公改革内政，受到重用。秦：诸侯国名，包括今陕西省大部和甘肃省东南部。
- ⑪ 虏：俘虏，奴隶。穆公：秦穆公，名任好，春秋时秦国君主。
- ⑫ 匹夫：平民。
- ⑬ 小臣：指小臣稷。
- ⑭ 四封之内：国境之内。
- ⑮ 民：无职事的人。
- ⑯ 遁：回避。
- ⑰ 诬：欺骗。
- ⑱ 领：整治。
- ⑲ 俗：习俗，风气。

【译 文】

齐桓公的时候，有个未作官的读书人叫小臣稷，桓公去找他三次都没有见到。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看轻爵禄，就不能轻视大国的君主；大国君主不爱好仁义，也就不会谦卑地对待布衣之士。”于是去了五次才见到了小臣稷。

有人说：桓公不懂仁义。所谓仁义，就是忧虑天下的祸害，奔赴国家的患难，不顾及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这称作仁义。所以伊尹认为中国混乱，通过作厨师的途径献策求得成汤任用；百里奚认为秦国混乱，通过作俘虏的途径献策求得秦穆公任用。都是为天下的祸害而忧虑，为天下的患难而奔走，不顾地位的低贱和待遇的屈辱，所以称他们仁义。现在桓公以大国国君的势位，谦卑地去见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为的是忧虑齐国的政事，而小臣稷却不愿出来作官，可见小臣稷忘记了民众。忘记民众不能叫仁义。仁义



之士，不丧失作臣子的礼义，不败坏君臣的上下关系。所以在国境范围内，拿着不同的鸟兽朝见君主的叫臣，臣子的下属官吏按不同职务管理政事的，叫做萌。现在这个小臣稷处于民萌的行列，却违抗君主的意愿，所以不能称之为仁义。仁义根本没有存在于小臣稷身上，桓公却又从而去礼待他。如果小臣稷有智慧才能却躲避桓公，这是隐匿起来不愿为君主作事，应该对他用刑罚；如果小臣稷没有智慧才能却以弄虚作假、骄傲自大在桓公面前逞能，这是欺骗君主，应当把他杀掉。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罚就是该杀。桓公不能摆正君臣之间的关系而去敬重该罚该杀的人，这是用轻视和侮慢君主的坏风气来教化齐国，是不能用作治国之道的。所以说，桓公不懂仁义。

七

靡笄之役^①，韩献子将斩人^②。郤献子闻之^③，驾往救之。比至^④，则已斩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⑤？”其仆曰：“曩不将救之乎^⑥？”郤子曰：“吾敢不分谤乎^⑦？”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谤也。韩子之所斩也，若罪人，则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败也，法败则国乱；若非罪人，则不可劝之以徇，劝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则国危。郤子之言，非危则乱，不可不察也。且韩子之所斩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斩若非罪人，则已斩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韩子之谤已成，而郤子且后至也。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斩人之谤，而又生徇之谤。是子言分谤也^⑧？昔者纣为炮烙^⑨，崇侯、恶来又曰斩涉者之胫也^⑩，奚分于纣之谤？且民之望于上也甚矣。韩子弗得，且望郤子之得之也；今郤子俱弗得，则民绝望于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谤也，益谤也^⑪。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韩子为非也；不道其所以为非，而劝之“以徇”，是使韩子不知其过也。夫下使民望绝于上，又使韩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谤者也。



【注 释】

- ① 靡笄(mí jī):古代山名,在今山东省长清县。靡笄之役:公元前 589 年,晋卿郤克出兵伐齐,在靡笄山下大败齐军。见《左传》成公二年。
- ② 韩献子:即韩厥,晋国的卿,当时任中军司马,掌管军法。
- ③ 郤献子:郤:同“郤(xì)”郤献子即郤克,当时任中军主帅。
- ④ 比至:刚刚赶到。
- ⑤ 胡:为什么。徇(xùn):将尸体巡行示众。
- ⑥ 曩(nāng):先前。
- ⑦ 敢:能。谤:诽谤、非议。
- ⑧ 子:指郤子。也:通“耶”,吗。
- ⑨ 纣:商朝最后一个王,暴君。炮烙(páo luò):本作“炮格”,古代的一种酷刑,把人放在烧红的铜格上面烤。
- ⑩ 崇侯:指崇侯虎。商朝属国崇的首领,奸臣。恶(wū)来:人名,商纣王的宠臣。胫:小腿。斩涉者之胫:相传纣王在冬天见人涉水,就把人的小腿砍下来,看它为何耐寒。见《吕氏春秋·过理》。
- ⑪ 益:增加。

【译 文】

在靡笄战役中,韩献子要杀人。郤献子听到消息之后,坐上车去赶去救他。刚刚赶到,人却已被杀了。郤献子于是又说:“怎么不把尸体巡行示众呢?”他的仆夫说:“先前不是要救他吗?”郤子说:“我能不为韩献子分担别人的非议吗?”

有人说:郤献子的话,不能不研究,那不是分担非议。韩献子所杀的人,如果是罪人,就不应该救,救有罪的人,是法令被破坏的原因,法令被破坏,国家就混乱;如果不是有罪的人,郤子就不应该鼓动他把尸体巡行示众,鼓动韩献子以尸示众,就使无辜的人更加冤枉,双重冤枉,是民众产生怨恨的原因,民众有怨恨,国家就有危险。郤献子的话,其结果不是危险就是混乱,不能不研究。而且韩



献子所杀的如果是罪人，郢子又有什么非议可分担呢？如果杀掉的不是罪人，那么人已经杀了，郢子才赶到，这是韩献子受非议已成事实而郢子才赶来。郢子说的“把尸体巡行示众”，不能够分担杀人的非议，反而又有了巡尸的非议。这是郢子所谓的分担分议吗？过去纣王设炮烙酷刑，崇侯虎和恶来又提出砍下涉水人的小腿，能分担民众对纣王的非议吗？况且民众对上面按法办事的希望是很强烈的，韩献子没做到，民众还希望郢子能做到；现在郢子同样没做到，那么民众对上面就绝望了。所以说：郢子的话不是分担非议，而是增加了非议。而且郢子去救罪人，是认为韩献子是错误的；不讲清他做错的原因，却鼓动他“巡尸示众”，这就使韩献子不知道自己的过失。使下面的民众对上面的管理者绝望，又使韩献子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不知道郢子怎么能分担非议。

八

桓公解管仲之束缚而相之^①。管仲曰：“臣有宠矣^②，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国之上^③。”管仲曰：“臣贵矣，然而臣贫。”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④。”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⑤。”于是立以为仲父。霄略曰^⑥：“管仲以贱为不可以治贵，故请高、国之上；以贫为不可以治富，故请三归；以疏为不可以治亲，故处仲父。管仲非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获奉君令诏卿相^⑦，莫敢不听，非卿相卑而臧获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从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缘桓公^⑧，是无君也。国无君，不可以为治，若负桓公之威^⑨，下桓公之令，是臧获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国、仲父之尊而后行哉？当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征令者^⑩，不辟尊贵^⑪，不就卑贱^⑫，故行之而法者，虽巷伯信乎卿相^⑬；行之而非法者，虽大吏诎乎民萌^⑭。今管仲不务尊主明法^⑮，而事增宠益爵，是非管仲贪欲富贵，必暗而不知术也^⑯。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过誉^⑰。



【注 释】

- ① 桓公解管仲之束缚而相之：指齐桓公不念旧恶而任用管仲一事。管仲帮公子纠争位失败，留居鲁国。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出兵伐鲁，要求交出管仲。鲁国人把管仲囚送到齐国，桓公亲自替他解缚，任他为相。
- ② 臣：管仲自称。
- ③ 高、国：指当时的高傒、国懿仲，齐国两个最大的贵族。
- ④ 三归：按齐国常例，要从市租（商税）中提出十分之三归于国君，叫做“三归”。
- ⑤ 疏：疏远。
- ⑥ 霄略：人名，生平未详。
- ⑦ 臧(zāng)获：奴婢。诏：告，常用于君主告诫下属。
- ⑧ 缘：因循，遵照。
- ⑨ 负：依仗。
- ⑩ 行事、都丞：都是地位低下的官吏。征令：征兵征税的命令。
- ⑪ 辟：通“避”，回避。
- ⑫ 就：通“蹴(cù)”，践踏，引申为欺侮。
- ⑬ 巷伯：宦官。
- ⑭ 诎：通“屈”，屈服。
- ⑮ 务：致力于。
- ⑯ 暗：愚昧、糊涂。
- ⑰ 过誉：错误地赞美。

【译 文】

齐桓公解开了管仲的绑缚而任用他为相。管仲说：“我已经受到宠信了，然而我的地位低下。”桓公说：“把你的地位提到高、国两个贵族之上。”管仲说：“我的地位尊贵了，但是我贫穷。”桓公说：“让你有三归那么多的俸禄。”管仲说：“我富有了，但是与君主关系疏远。”于是桓公尊他为仲父。霄略说：“管仲认为地位低下的人不能管理地位高的人，所以要求位在高、国两大贵族之上；认为贫穷的人不能管理富裕的人，所以请求有三归俸禄的家业；认为与君主



关系疏远的人不能管理与君主关系亲密的人,所以处于仲父的地位。管仲不是贪心不足,而是为了便于治理啊。”

有人说:如果让奴仆奉君主之命去告之卿相,没有谁敢不听从,不是因为卿相卑贱而奴仆尊贵,而是由于君主的命令所在,没有人敢不听从。现在假使管仲治理国家而不遵照桓公的旨意,就等于没有君主,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进行治理。如果依仗桓公的威势,下达桓公的命令,就是奴仆也能取信于人,为什么非要等有了高、国、仲父这样的尊贵地位才能行事呢?当代的行事、都丞之类的小官下达征兵征税的命令,不避开尊贵的人,也不欺侮卑贱的人。所以办事遵照法令,即使像宦官这样卑贱的人,也能使卿相信服;办事不遵照法令,即使是大官,在普通民众面前也感到理屈。现在管仲不致力于尊敬君主、彰明法令,而去从事于增加自己的宠信与爵禄,如果这不是管仲贪求富贵,一定是他糊涂而不懂得治国的方法。所以说:管仲有失误的行为,霄略是错误地赞美了他。

九

韩宣王问于繆留^①:“吾欲两用公仲、公叔^②,其可乎?”繆留对曰:“昔魏两用楼、翟而亡西河^③,楚两用昭、景而亡鄢、郢^④。今君两用公仲、公叔,此必将争事而外市^⑤,则国必忧矣。”

或曰:昔者齐桓公两用管仲、鲍叔^⑥,成汤两用伊尹、仲虺^⑦。夫两用臣者国之忧,则是桓公不霸、成汤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齿^⑧,而身死乎东庙^⑨,主父一用李兑^⑩,减食而死。主有术,两用不为患;无术,两用则争事而外市,一则专制而劫弑^⑪。今留无术以规上^⑫,使其主去两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忧,则必有身死减食之患,是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注 释】

- ① 韩宣王：即韩宣惠王，战国时韩国君主，公元前 332—312 年在位。繆(jiū)留：人名，生平未详。
- ② 两用：同时重用两个人。公仲、公叔：公仲名朋，韩宣王的宠臣。公叔名伯婴，当时任韩相。二人都是韩国宗室贵族。
- ③ 楼、翟(zhái)指楼廪(bǐn)、翟强。翟强主张联齐，楼廪主张合楚，两人同时受魏王任用。见《战国策·魏策三》。亡：失去，陷落。西河：指魏国在黄河以西的地区，后被秦占领。
- ④ 昭、景：楚国王族两大姓，世代把持国家大权。鄢(yān)、郢(yǐng)：楚国两大城市。鄢位于今湖北省宜城县，郢是楚国国都，位于今湖北省江陵市。秦于昭襄王 28 年(公元前 279 年)攻克鄢，二十九年(公元前 278 年)攻克郢。见《史记·六国年表》。
- ⑤ 外市：与其他诸侯国私下勾结。
- ⑥ 鲍叔：指鲍叔牙，曾随公子小白出奔莒(jǔ)。桓公即位后，任他为相，他推荐管仲代替自己。
- ⑦ 成汤：即商汤。伊尹：人名，商汤的相。仲虺(huī)：人名，商汤的左相。
- ⑧ 湣王：指齐湣(mǐn)王，名地。淖(zhuō)齿：楚国的将。公元前 284 年，燕将乐毅破齐，楚使淖齿率军救齐，任齐湣王的相。
- ⑨ 东庙：齐国君主的宗庙，位于今山东省莒县。燕军攻入临淄后，湣王奔莒，被淖齿杀死在东庙。
- ⑩ 见“备内”篇注释(第一节注释⑥)
- ⑪ 劫：挟持、威胁。
- ⑫ 规：劝说。

【译 文】

韩宣王对繆留问道：“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公叔两个人，可以吗？”繆留回答说：“过去魏王同时重用楼廪和翟强两人而失去了黄河以西的土地，楚王同时重用王族中的昭和景两个大姓而失去了鄢、郢两地。现在如果您同时重用公仲、公叔，这一定会导致内争权势外通敌国，那国家就肯定令人担忧了。”



有人说:过去齐桓公同时重用管仲和鲍叔牙,成汤同时重用伊尹和仲虺。如果同时重用两个大臣就是国家的忧患,那么齐桓公就不能成为霸主,成汤也不可能称王了。齐湣王只重用淖齿一人,自己却被淖齿杀死在东庙里;赵武灵王只重用李兑一人,(却被李兑围困而)活活饿死。君主掌握了方法,同时重用两个人也不会有忧患;君主不掌握方法,重用两个人就会导致内争权势外通敌国,重用一个人就会被大臣专权而威胁、杀害君主。现在缪留没有办法去规劝君主,却叫他的君主不要同时重用两个人而只重用一个人,这样,不是有丧失西河、鄢、郢那样的后患,就一定有杀身饿死的祸害,这是缪留没有好的见解向君主进言啊。

(张国昉注译)

难 二

【题 解】

本篇共讨论七个故事。一、说明用刑不在多少,而在于是否适当,并提出“惠盗贼者伤良民”,这是韩非主张严刑的观点的流露。二、说明“赏无功”、“不诛过”是祸乱的根源。三、援引道家学说批驳孔子的观点,强调智者应掌握“无为”、“无见”的原则。四、说明国家治理成功与否取决于君与臣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五、说明君主得人不难,用人不易。任用臣下时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以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否则就会有夺、弑之祸。六、说明国家收入的增多可源于诸多因素与手段,“人事”、“天功”都能使收入增多,上缴钱粮多的官吏不一定是手法不当。七、指出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君主的用兵之道在于信赏必罚,而不应去亲冒矢石“处危”督战。在人性问题上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荀况以及前期法家的“性恶”论。



与荀况不同的是,韩非认为人的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也无须改变它。因此不能靠礼治仁义去“化性起伪”,只能用法令赏罚因势利导,加以利用。

—

景公过晏子^①,曰:“子宫小^②,近市,请徙子家豫章之圃^③。”晏子再拜而辞曰:“且婴家贫^④,待市食^⑤,而朝暮趋之^⑥,不可以远。”景公笑曰:“子家习市^⑦,识贵贱乎^⑧?”是时景公繁于刑^⑨。晏子对曰:“踊贵而屦贱^⑩。”景公曰:“何故?”对曰:“刑多也。”景公造然变色曰:“寡人其暴乎!”于是损刑五。

或曰:晏子之贵踊,非其诚也^⑪,欲便辞以止多刑也^⑫。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当无多^⑬,不当无少。无以不当闻^⑭,而以太多说^⑮,无术之患也。败军之诛以千百数^⑯,犹北不止^⑰;即治乱之刑如恐不胜^⑱,而奸尚不尽。今晏子不察其当否,而以太多为说,不亦妄乎^⑲?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盗贼者伤良民。今缓刑罚^⑳,行宽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为治也。

【注 释】

- ① 景公:指齐景公,名杵臼(chǔ jiù),春秋末期齐国君主。过:走访,探望。
晏子:指晏婴,字平仲,曾任景公的相。
- ② 子:您,指晏婴。宫:宫室,此指住宅。
- ③ 徙(xǐ):迁移。豫章:地名。圃:种植花果的园地。豫章之圃:当为齐都的风景区。
- ④ 且:发语词。
- ⑤ 待:依靠。
- ⑥ 趋:往,去。
- ⑦ 习市:熟悉集市情况。
- ⑧ 识:知道。
- ⑨ 是时:当时。



- ⑩ 踊(yǒng):被刖(yuè)足的人所穿的鞋子。屦(jù):常人穿的鞋子。
- ⑪ 诚:真心。
- ⑫ 便辞:托辞。
- ⑬ 当:得当、合适。
- ⑭ 闻:告知、说明。
- ⑮ 说(shuì):进说,说服。
- ⑯ 就:处罚,杀戮。
- ⑰ 犹:还是。北:败北、战败逃走。
- ⑱ 不胜(shēng):不够。
- ⑲ 妄:荒唐,谬误。
- ⑳ 缓:减轻。

【译 文】

齐景公走访晏子,说:“你的房子小,又离集市近,把您家搬到豫章去吧。”晏子再三拜谢推辞说:“我家境穷困,靠在集市上买东西吃,早晨晚上都得去,不能离它太远。”景公笑着说:“您家熟悉集市情况,知道东西的贵贱吧?”当时景公用刑频繁。晏子回答说:“踊价钱贵鞋却便宜。”景公说:“为什么呢?”回答说:“受刑的人多。”景公吃惊地变了脸色说:“我太残暴了吧!”于是减去五种刑罚。

有人说:晏子说的踊贵,不是他的真心话,是想借此来劝说景公不要多用刑罚。这是他不懂治理国家的过错。刑罚适当不嫌多,刑罚不适当即使少也不好。晏子不以刑罚不当告诉景公,而以用刑太多来劝说景公,这是不懂得术的过错。打败仗的军队被诛杀的人虽然以千百计算,还是败逃不止;也就像治理祸乱的刑罚用得唯恐不够,可是奸邪还是不能除尽。现在晏子不去考察景公的刑罚是否用得适当,而用刑罚太多去劝说景公,不是很荒谬吗?爱惜茅草的人就等于是损伤庄稼,宽容盗贼的人就等于是伤害良善之民。现在减轻刑罚,实行宽厚优惠,这是帮助奸邪而伤害好人



啊,这不是能用以治国的方法。

二

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①,耻之,三日不朝^②。管仲曰:“此有国之耻也^③,公胡其不雪之以政^④?”公曰:“胡其善!”因发仓囷^⑤,赐贫穷^⑥;论圜圜^⑦,出薄罪。处三日而民歌之曰^⑧:“公胡不复遗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于小人,而生桓公之耻于君子矣。使桓公发仓囷而赐贫穷^⑨,论圜圜而出薄罪,非义也^⑩,不可以雪耻;使之而义也^⑪,桓公宿义^⑫,须遗冠而后行之,则是桓公行义,非为遗冠也^⑬?是虽雪遗冠之耻于小人,而亦生遗义之耻于君子矣。且夫发囷仓而赐贫穷者^⑭,是赏无功也;论圜圜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⑮;不诛过,则民不怨而易为非。此乱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⑯?

【注 释】

- ① 遗:丢失。冠:帽子。
- ② 不朝:不上朝,指不到朝廷里去处理政事。
- ③ 有国:据有国家的人,指国君。
- ④ 胡:为什么。雪:洗刷。
- ⑤ 囷(qūn):一种圆形的谷仓。
- ⑥ 穷:境况不好。
- ⑦ 论:审查,宣判。圜圜(líng yǔ):监狱。
- ⑧ 处:过。
- ⑨ 使:假使。
- ⑩ 义:宜,合乎法治的行为。
- ⑪ 之:它,指桓公“赐贫穷”、“出薄罪”的做法。
- ⑫ 宿:留。宿义:指留着合宜的措施不实行。
- ⑬ 也:通“耶”,吗。



⑭ 且:况且。夫(fú):那种。

⑮ 偷幸:侥幸。

⑯ 安:怎么。

【译 文】

齐桓公喝醉酒,丢失了帽子,认为这是羞耻,三天没有去朝廷处理政事。管仲说:“这是作为国君的羞耻啊,您为什么不用搞好政事来洗刷它呢?”桓公说:“(您的意见)多么好啊!”于是开仓把粮食分赐给贫苦的人,审查狱中的囚犯释放了罪轻的人。三天以后,民众就唱道:“桓公怎么不再丢失帽子呢!”

有人说:管仲在小人中洗刷了桓公的耻辱,却在君子中滋养了桓公的耻辱。假使桓公开仓把粮食分赐给穷苦的人,审查罪犯释放罪轻的人,是不合乎义的,那就不能洗刷耻辱;假使开仓库把粮食分赐穷人,审查囚犯释放罪轻的人,是合乎义的,桓公却留着合乎义的措施不及时实行,等到丢失了帽子才去做,那桓公的行义岂不就是因为丢失了帽子吗?这种做法即使在小人中洗刷了丢失帽子的耻辱,却也在君子中滋养出丢失义的耻辱了。况且打开粮仓分赐给穷困的人,那是在赏赐没有功劳的人;审查牢狱而释放罪轻的人,那是不惩罚罪行。赏赐无功的人,民众就会存在侥幸心理而希望从君主那里获得分外的赏赐;不惩罚罪行,民众不受惩罚就容易为非作歹。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怎么能用来洗刷耻辱呢?

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举鄆^①,三举事而纣恶之^②。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③,以请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悦^④。仲尼闻之^⑤,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⑥。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⑦?夫智者,知祸难之地而辟



之者也^⑧，是以身不及于患也。使文王所以见恶于纣者^⑨，以其不得人心耶？则虽索人心以解恶可也^⑩。纣以其大得人心而恶之，己又轻地以收人心^⑪，是重见疑也^⑫，固其所以桎梏囚于羑里也^⑬。郑长者有言^⑭：“体道^⑮，无为、无见也^⑯。”此最宜于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为智，未及此论也。

【注 释】

- ① 昔者：从前。文王：指周文王姬昌。侵：侵占。孟：一作邠(yú)，古代地名，位于今河南省沁阳县。克：攻克。莒(jǔ)：古代地名，位于今山西省祁县。举：夺取。酆(fēng)：一作丰，古代地名，位于今陕西省户县。
- ② 三举事：指侵孟、克莒、举酆三件事。纣：商代最后一个君主，暴君。恶(wù)：厌恶、憎恨。
- ③ 人：进献。洛西：洛水以西。赤壤：古代地名，未详。一说赤壤是美土之意。
- ④ 悦：高兴。
- ⑤ 仲尼：孔子的字。
- ⑥ 轻：不在乎、不看重。
- ⑦ 过：错误。
- ⑧ 辟：通“避”，避开。
- ⑨ 见恶：被憎恨，被厌恶。
- ⑩ 解恶：解除憎恶。
- ⑪ 己：指周文王自己。
- ⑫ 重(chóng)：加倍。见疑：被怀疑。
- ⑬ 固：本来。桎梏(zhì gù)：木制的刑具，桎锁脚，梏锁手，即脚镣手铐。羑(yǒu)里：古代地名，位于今河北省汤阴县。据《史记·周本纪》，文王囚于羑里一事在献洛西之地以前，更在侵孟之前，与这里的记载不同。
- ⑭ 郑长者：人名，战国前期的道家学派人物。
- ⑮ 体：领会与实行。道：道家认为，“道”是一种精神实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世上事物及其变化都是道及其变化的外部表现。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韩非所理解的“道”是世界的物质本原，万物的总法则，是



非的标准。他认为君主治国必须遵循道。

- ⑩ 无为：道家提出的哲学概念，是一种顺应自然、无所作为的消极思想的反映，法家所理解的“无为”，有排除个人的智巧和主观成见，并有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意思。见：同“现”。未见：不表露自己的嗜欲和好恶。

【译 文】

从前周文王侵夺了孟、莒、鄆三地，这三件事使纣王很憎恶他。文王恐惧起来，就请求向纣王进献洛水西边、赤壤地方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来恳求废除炮烙那种酷刑。国人都很高兴。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文王真仁慈啊！不在乎方圆千里的土地而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文王真聪明啊！献出千里的土地而得到了天下的人心。”

有人说：孔子认为文王有智慧，不也是很错误的吗？那些聪明的人，是知道祸难的所在而能避开它的人，所以自身不至于遭到祸患。假如文王被纣憎恨的原因，是由于文王不得人心呢，那么文王即使用求得人心的办法来解除纣王对他的憎恨也是可以的。纣王因为他大得人心而厌恶他，他自己又轻易放弃土地而争取人心，这就更加使纣王怀疑了。这当然就是他被戴上刑具监禁在羑里的原因啊。郑长者说过：“能领会和实行道的人是无所作为、无所表现的。”这话最适用于文王了，这样做就可以使人不怀疑他。孔子认为文王是聪明人，还不如（郑长者的）这种观点啊。

四

晋平公问叔向曰^①：“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②，不识臣之力也^③，君之力也？”叔向对曰：“管仲善制割^④，宾胥无善削缝^⑤，隰朋善纯缘^⑥，衣成，君举而服之^⑦。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师旷伏琴而笑之^⑧。公曰：“太师奚笑也^⑨？”师旷对曰：“臣笑叔向之对君也。凡为人臣者，犹炮宰和五味而进之君^⑩。君弗食，孰敢强之也^⑪？臣请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后草木硕大^⑫。亦君之力



也,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师旷之对,皆偏辞也^⑬。夫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美之大者也^⑭,非专君之力也^⑮,又非专臣之力也。昔者宫之奇在虞^⑯,僖负羁在曹^⑰,二臣之智,言中事^⑱,发中功^⑲,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无其君者也。且蹇叔处干而干亡^⑳,处秦而秦霸,非蹇叔愚于干而智于秦也,此有君与无君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㉑。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闻二百^㉒,被发而御妇人^㉓。得管仲,为五伯长^㉔;失管仲,得竖刁而身死^㉕,虫流出户不葬^㉖。以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为霸^㉗;以为君之力也,且不以竖刁为乱。昔者,晋文公慕于齐女而亡归^㉘,咎犯极谏^㉙,故使反晋国^㉚。故桓公以管仲合^㉛,文公以舅犯霸。而师旷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于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师旷之对、皆偏辞也。

【注 释】

- ① 晋平公:名彪,春秋时晋国君主。叔向:姓羊舌,名肸(xī),晋国的卿。
- ② 匡:正。
- ③ 识:知道。也:通“耶”,呢。下同。
- ④ 制割:裁剪。
- ⑤ 宾胥(xū)无:人名,齐桓公的大臣。削缝:缝纫。“削”与“缝”同义。
- ⑥ 隰朋(xí péng):人名,与管仲同为齐桓公的相。纯(zhūn):镶。纯缘:装饰衣边。
- ⑦ 举:拿起来。服:穿上。
- ⑧ 师旷:晋平公的乐师。伏:俯。
- ⑨ 太师:乐师。
- ⑩ 炮:通“庖”。炮宰:厨师。
- ⑪ 孰:谁。
- ⑫ 硕(shuò)大:肥美、茂盛。
- ⑬ 偏辞:片面的说法。
- ⑭ 美:美好的事业。
- ⑮ 专:单独。



- ⑩ 宫之奇：一作宫子奇，春秋时虞国大夫。公元前 655 年，晋献公攻打虢(guó)国(都城位于今河南省陕县)，用厚礼向虞国借道，宫之奇以“唇亡齿寒”劝阻，虞公不听，结果晋攻灭虢国后，回头又顺路打下了虞国。虞：诸侯国名，位于今山西省平陆县。
- ⑪ 僖(xī)负羁(jī)：一作釐(xī)负羁，春秋时曹国大夫。晋公子重耳流亡国外时，经过曹国，僖负羁看出重耳将来有作为，主张厚礼相待，曹共(gōng)公不听，对重耳甚为无礼。后重耳返国即位，果然出兵攻打曹国。曹：诸侯国名，位于今山东省定陶县。
- ⑫ 中(zhòng)：符合。
- ⑬ 发：行动。功：功利。
- ⑭ 蹇(jiǎn)叔：人名，秦穆公时任上大夫。干：虞的别名。
- ⑮ 不然：不对。
- ⑯ 闾(lú)：里巷的门，这时指住处。
- ⑰ 被：同“披”。被发：披头散发。
- ⑱ 伯：通“霸”。五伯：指春秋时先后称霸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hé)闾、越王勾践。五伯长：五霸中居于首位的人。齐桓公首创霸业，故称“五伯长”。
- ⑲ 竖刁：齐桓公的年轻侍从，名刁，管理宫内事务。
- ⑳ 虫流尸不葬：齐桓公有病时，竖刁、易牙等乘机作乱，阻塞宫门，桓公饿死后三个月未收葬，尸体上生的蛆虫爬到了门外。
- ㉑ 且：将，就。
- ㉒ 晋文公：名重耳，晋国君主，春秋五霸之一。慕：爱恋。亡：通“无”，不。慕于齐女而亡归：重耳流亡到齐国时，齐桓公把宗族中的女子姜氏嫁给他为妻，重耳贪图安乐，不想回国，姜氏与舅犯合谋，让重耳喝醉酒，用车将他运出齐国。
- ㉓ 咎(jiù)犯：即狐偃(yǎn)，字子犯，因是晋文公重耳的舅父，又称舅犯。“咎”、“舅”同音。极谏：尽力劝谏。
- ㉔ 反：通“返”，返回。
- ㉕ 合：指会合诸侯。



【译 文】

晋平公问叔向说：“从前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走上正道，不知道是臣子的力量，还是君主的力量？”叔向回答说：“管仲善于裁剪，宾胥无善于缝纫，隰朋善于装饰衣边，衣服做成了，君主拿起来穿上。都是臣子的力量啊，君主有什么力量呢？”师旷俯在琴上笑话叔向。平公说：“太师您笑什么呀？”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对您的回答。凡是做臣子的，就像厨师将五味调和好了送给君主。君主不吃，谁能强迫他吗？让我打个比方：君主，就像土地；臣子，就像草木。必须是土地肥沃，然后草木才能茂盛。都是君主的力量，臣子有什么力量可言呢？”

有人说：叔向、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那匡正天下，多次会集诸侯，是伟大光辉的事业，不能单凭君主的力量，也不能单凭臣子的力量。以前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这两个臣子的智慧，说的话都正中事实，做的事都合于功利，可是虞国、曹国都被灭掉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虽然有好的臣子但却没有好的君主。况且蹇叔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到秦国后秦国就称霸，这并不是蹇叔在虞国时笨到秦国后就聪明了，这是有好的君主与没有好的君主的不同啊。叔向说“是臣子的力量”，是不对的了。过去齐桓公宫内有两处集市，女子的居处有两百，披头散发地去玩弄女子。有了管仲以后，成为五霸之首；失去管仲任用竖刁以后自己被饿死，蛆虫爬到门外了还没收葬。如果认为不是臣子的力量，就说不上因为用了管仲而称霸；如果认为只是君主的力量，就不能说因为任用竖刁而产生祸乱。从前晋文公由于爱慕齐国女子而不回国，由于舅犯的尽力劝谏，才使他返回晋国。所以齐桓公由于任用管仲才多次会集诸侯，晋文公由于舅犯而成为霸主，可师旷却说“是君主的力量”，也是不对的。所有五霸中的人之所以能在天下成功扬名，一定是君主与臣子都出了力量。所以说，叔向、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



五

齐桓公之时,晋客至^①,有司请礼^②。桓公曰:“告仲父”者三^③。而优笑曰^④:“易哉,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闻君人者劳于索人^⑤佚于使人^⑥。吾得仲父已难矣。得仲父之后,何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应优,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为劳于索人,何索人为劳哉?伊尹自以为宰于汤,^⑦百里奚自以为虏于穆公^⑧。虏,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⑨,贤者之忧世急也^⑩。然则君人者无逆贤而已矣^⑪,索贤不为人主难。且官职,所以任贤也;爵禄,所以赏功也。设官职,陈爵禄,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劳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虽使人,必以度量准之^⑫,以刑名参之^⑬;以事遇于法则行^⑭,不遇于法则止;功当其言则赏,不当则诛。以刑名收臣^⑮,以度量准下,此不可释也^⑯,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劳,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劳于索人,佚于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难。管仲不死其君而归桓公^⑰,鲍叔轻官让能而任之^⑱,桓公得管仲又不难,明矣。已得管仲之后,奚遽易哉^⑲?管仲非周公旦^⑳。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㉑,成王壮^㉒,授之以政,非为天下计也,为其职也。夫不夺子而行天下者^㉓,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㉔;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难夺子而行天下;不难夺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难夺其君国矣。管仲,公子纠之臣也^㉕,谋杀桓公而不能^㉖,其君死而臣桓公^㉗。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㉘,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贤也,且为汤武^㉙,汤武,桀、纣之臣也^㉚;桀、纣作乱,汤、武夺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纣之行,居汤、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㉛,且为田常^㉜,田常,简公之臣也^㉝,而弑其君^㉞。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简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㉟,然为汤、武与田常,未可知也。为汤、武,有桀、纣之危;为田常,有简公之乱也。已得仲父之后,桓公奚处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虽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专^㊱,借竖刁、易牙^㊲,虫流出户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



主与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专也，故曰桓公暗主。

【注 释】

- ① 晋：诸侯国名，包括今山西省大部分和河南、河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
- ② 有司：负责的官吏。请：请示。礼：礼仪。
- ③ 仲父：长辈。这里是桓公对管仲的尊称。
- ④ 优：古时以歌舞诙谐供人娱乐的人。
- ⑤ 索：寻求。
- ⑥ 佚：通“逸”，安逸。
- ⑦ 伊尹：人名，商汤的相。传说他出身奴隶，通过做厨师求见商汤，获得信任和重用。宰，厨师。干：求，即向君主献策求得任用。汤：商汤，商族的首领，后灭掉夏王朝而建立了商王朝。
- ⑧ 百里奚：人名，春秋时虞国大夫，晋灭虞后作了俘虏，做了晋献公女儿的家奴，陪嫁到秦国。他感到羞耻而逃走，被楚国人捉住。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把他赎回，给予重用。虏：俘虏，奴隶。穆公：指秦穆公，名任好，春秋时秦国君主。
- ⑨ 蒙：蒙受。接：接近。
- ⑩ 贤者：贤德有才能的人。
- ⑪ 逆：拒绝。
- ⑫ 度量：计量长度和容积的标准，这里指法度。准：衡量。
- ⑬ 刑：通“形”。刑名：即名实，指言论与事功。参：验证。
- ⑭ 遇：符合。
- ⑮ 收：接收，选用。
- ⑯ 释：放弃，丢掉。
- ⑰ 管仲不死其君而归桓公：管仲本是公子纠的家臣。公子纠与桓公争齐国国君位失败，被鲁国杀掉，管仲没有随之殉节，而由鲍叔牙推荐，任桓公的相。
- ⑱ 鲍叔：指鲍叔牙。鲍叔年轻时与管仲友善，后因齐乱，随公子小白出奔莒(jǔ)。小白争位得胜后，任命他为相，他辞谢而推荐管仲。
- ⑲ 奚：怎能。遽(jù)：就。
- ⑳ 周公旦：即姬旦，周武王姬发之弟，西周初期奴隶主政治家，以功封于周。



- ① 假:代理。
- ② 成王:指周成王,名诵,武王的儿子。武王去世时,成王因年幼不能亲政,由叔父周公旦代行政事。
- ③ 子:指幼主成王。行:治理。
- ④ 事:侍奉。讎:同“仇”,仇敌。
- ⑤ 公子纠:齐襄公次弟,公子小白的哥哥。因避齐国内乱,出奔到鲁国。襄公被杀后,与公子小白争位失败,被鲁国杀掉。
- ⑥ 谋杀桓公而不能:齐襄公死后,国内大乱。公子小白得内援,从莒出兵回国争位,鲁国也发兵送公子纠回国,管仲从小路袭击小白,射中小白的带钩,小白装死脱险。
- ⑦ 臣桓公:做桓公的臣子。
- ⑧ 取舍:采用与舍弃,此指做法。
- ⑨ 汤、武:指商汤、周武王。
- ⑩ 桀纣:指夏桀、商纣。
- ⑪ 不肖:德行不好。
- ⑫ 田常:即田成子,又名陈恒,春秋末期齐国执政的卿。公元前481年,他发动政变杀死齐简公,控制了政权。
- ⑬ 简公:指齐简公,名任,春秋末期齐国君主。
- ⑭ 弑(shì):古代称臣杀君、子杀父为弑。
- ⑮ 以:通“已”,已经。
- ⑯ 专:专用。
- ⑰ 借:借给,指任用。易牙:齐桓公的近臣,擅长调味。

【译 文】

齐桓公的时候,晋国的客人到了,负责接待的官吏请示用什么礼仪。桓公说了三遍“告诉仲父”。优笑着说:“真容易啊,这作君主的!一声仲父,两声仲父的。”桓公说:“我听说作君主的寻求人才很费力,使用人时就安逸了。我得到仲父已经很困难,得到仲父以后,做起君主来为什么不容易呢?”

有人说:桓公回答优的话,不像做君主的人讲的。桓公认为寻



求人才费力,其实寻求人才有什么费力呢?伊尹通过做厨师求见商汤,百里奚通过作俘虏来求见秦穆公。俘虏,是被侮辱的;厨师,是受羞辱的。蒙受羞辱而接近君主,贤人忧虑天下的心情是急切的。那么君主只要不拒绝贤人就行了,寻求人才并不是君主的难事。而且官职是用来任用贤人的,爵禄是用来赏给有功的人的。设置官职,安排爵禄,有才能的人自然会到来,君主有什么可费力的呢?使用人也不是安逸的事情啊。君主虽然是使用人,但必须用法度来衡量他们,用考察名实是否一致的方法来检验他们;事情合乎法度就实行,不合乎法度就禁止;功绩同说的话相符的就赏,不相符的就罚。用名实是否一致来选用臣子,用法度去约束臣下,这是不能放弃的,做君主的怎么会安逸呢?发现人才并不费力,使用人才并不安逸,可桓公却说“发现人才很费力,使用人才就安逸了”,这话是不对的。况且桓公得到管仲也不是很困难。管仲没有为他的主子殉身却归顺桓公,鲍叔不在乎自己的职位而让给有才能的管仲使他得到任用,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是很明显的了。得到管仲之后,怎么就能安逸呢?管仲不是周公旦。周公旦代行天子之事七年,成王长大了,便把政权交给成王,周公旦不是为自己得天下着想,而是为了尽他的职责。不篡夺幼君的君位而去治理天下的,必定不会背叛已死的君主去侍奉死君的仇敌;背叛死去的君主而去侍奉他的仇敌的,一定不难于篡夺幼君的君位而统治天下;不难篡夺幼君君位而统治天下的,一定不难于夺取他的君主的国家。管仲,本来是公子纠的家臣,他谋杀桓公而没有得逞,他的君主死了他却做了桓公的臣子,管仲的为人行事不像周公旦,是可想而知的了。假使管仲是个大贤人,他就可能成为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是夏桀和商纣的臣子,夏桀和商纣的政治混乱,商汤和武王就夺取了他们的君位。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这就像有桀、纣一样的行为而处在汤、武之上,桓公是很危险的。假使管仲德行不好,他就会成为田常。田常,是齐简公的臣子,但是他竟然杀害了他的君主。现在桓公以掉以轻心的态度处



在田常之上,桓公也是危险的。管仲不是周公旦已经很清楚,但他要做汤、武还是田常,还无法知道。如果管仲做汤、武,那桓公就有桀、纣一样的危险;如做田常,那桓公就会遭遇简公那样的祸乱。得到仲父之后,桓公怎能就安逸了呢?假使桓公任用管仲时,确实知道他不会欺骗自己,这是他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然而既然他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现在桓公像信任管仲那样使用竖刁、易牙,以致死后尸体生虫爬到门外还不能下葬,桓公不能识别臣子欺骗不欺骗君主,已经很明显了,而他任用臣子又是那样专一,所以说,桓公是个昏聩糊涂的君主。

六

李克治中山^①,苦陴令上计而入多^②。李克曰:“语言辨^③,听之说^④,不度于义^⑤,谓之寃言^⑥。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寃货^⑦。君子不听寃言,不受寃货。子姑免矣^⑧!”

或曰:李子设辞曰^⑨:“夫言语辨,听之说,不度于义者,谓之寃言。”辨,在言者;说,在听者。言非听者也。所谓不度于义,非谓听者,必谓所听也。听者,非小人则君子也。小人无义,必不能度之义也;君子度之义,必不肯说也^⑩。夫曰“言语辨,听之说^⑪,不度于义”者,必不诚之言也^⑫。入多之为寃货也,未可远行也^⑬。李子之奸弗早禁^⑭,使至于计,是遂过也^⑮。无术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⑯,虽倍入,将奈何?举事慎阴阳之和^⑰,种树节四时之适^⑱,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务^⑲,不以私欲害人事^⑳,丈夫尽于耕农^㉑,妇人力于织纆^㉒,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㉓,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㉔,五谷殖,则入多。明于权计^㉕,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㉖,用力少,致功大^㉗,则入多。利商市关梁之行^㉘,能以所有致所无^㉙,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㉚,不事玩好^㉛,则入多。入多,皆人为也。若天事^㉜,风雨时,寒温适,土地不加大,而有丰年之功,则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泽谷之利也。夫无山林



泽谷之利人多，因谓之寃货者，无术之言也。

【注 释】

- ① 李克：魏文侯时曾任中山相，有政绩。一说即李悝(kuī)，前期法家人物，战国初年任魏文侯的相，主持变法，制定过《法经》。中山：春秋时白狄别支鲜虞族建立的国家，位于今河北省灵寿县至唐县一带。公元前406年曾被魏国攻灭。
- ② 苦陉(xíng)：中山国地名，位于今河北省无极县。令：地方长官。上计：地方官员年终时向上级报告户口、征收钱粮等情况。入多：指钱粮收入多。
- ③ 辨：通“辩”，动听。
- ④ 说：通“悦”，喜欢、高兴。
- ⑤ 度(dù)：度量，引申为符合。义：常理。
- ⑥ 寃(tiǎo)言：不实在的话。寃：不实、不当。
- ⑦ 寃货：不正当的财货。
- ⑧ 子：指苦陉令。姑：暂且。免：免除职务。
- ⑨ 李子：李克。设辞：设立言辞，提出论点的意思。
- ⑩ 说：同注④。
- ⑪ 说：同注④。
- ⑫ 诚：诚实、可靠。
- ⑬ 远行：到处通行。
- ⑭ 之：于，对于。蚤：通“早”，及早。
- ⑮ 遂：成。
- ⑯ 穰(ráng)：丰收。
- ⑰ 举事：办事，指耕垦田地。慎：通“顺”。慎阴阳之和：顺应自然变化。
- ⑱ 种树：种植，栽培。节：调度。适：适宜，指合适的机会。
- ⑲ 小功：获利少的事情。大务：指农耕。
- ⑳ 人事：指耕织。
- ㉑ 丈夫：成年男子。
- ㉒ 织纴(rèn)：纺织。
- ㉓ 务：注意。理：道理，规律。
- ㉔ 遂：成长。



- ②⑤ 权:权衡。计:计算。
- ②⑥ 审:周密地考察、了解。
- ②⑦ 致功:获得功效。
- ②⑧ 关:关口。梁:桥梁。
- ②⑨ 致:招致。
- ③⑩ 周:合。
- ③⑪ 玩好:珍贵的玩物,珍宝。
- ③⑫ 若:至于。

【译 文】

李克治理中山的时候,苦陉地方的长官上报的收入很多。李克说:“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义的,叫做谗言。没有山岭森林湖泽峡谷等自然资源而收入多的,叫做谗货。君子不听取谗言,不接受谗货。您暂时辞去职务吧。”

有人说:李克提出的观点是说:“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义的原则的,叫做谗言。”动听不动听在于说话的人,悦耳不悦耳在于听话的人:说话的人不是听话的人。所谓说话不符合义,不是指听话的人,肯定是指所听到的话。听话的人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小人不懂得义,一定不会用义去度量它;君子用义去度量它,一定不会喜欢“谗言”的。那种“语言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义的原则”的说法,肯定是不可靠的。收入多就是谗货,不是到处都行得通的道理。李克对奸邪的行为不及早禁止,等到年终上报时才说是谗货,这是李克促成了苦陉令的过错。李克没有办法去了解情况而只知道收入多了,收入多,是因为庄稼丰收,即使有加倍的收入,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耕垦土地顺应自然的变化,种植根据四时季节作合适的安排,没有种早、种迟的失误和寒、温的灾祸,收入就多。不因为小事去妨碍农耕大事,不因为个人的欲望去损害耕织生产,男人努力耕种农田,女子努力纺织,收入就多。注意饲养牲畜的规律,按照土地的具体情况进行种植,六畜兴旺,



五谷蕃殖,收入就多。善于权衡计算,周密了解地形、舟车和机械的作用,花的力气小,得到的功效大,收入就多。使商市、关口、桥梁便于通行,能用自己多余的东西换取缺少东西,客商闻风而至,外来的货物存放下来,节俭财用,节约衣食,宫室、器具合于实用,不贪好珍贵的玩物,收入就多。收入增多,都是人为的结果。至于自然界的情况,风雨适时,冷暖适宜,土地不增加,却有丰收的年景,收入就多。人的努力,天时的作用,这两方面都能使收入增多,并不是山林泽谷给予的利益。那种没有山林泽谷之类的资源而收入增多了,就称为窵货的说法,是不懂法术的言论。

七

赵简子围卫之郭郭^①,犀盾、犀橰^②,立于矢石之所不及^③,鼓之而士不起^④。简子投枹曰^⑤：“乌乎^⑥！吾之士数弊也^⑦。”行人烛过免胄而对曰^⑧：“臣闻之：亦有君之不能耳^⑨。士无弊者。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⑩，服国三十八，战十有二胜^⑪，是民之用也^⑫。献公没^⑬，惠公即位^⑭，淫衍暴乱^⑮，身好玉女^⑯，秦人恣侵^⑰，去绛十七里^⑱，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没，文公授之^⑲，围卫，取邲^⑳，城濮之战^㉑，五败荆人^㉒，取尊名于天下^㉓，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无弊也。”简子乃去盾、橰，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㉔，战大胜。简子曰：“与吾得革车千乘^㉕，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说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败，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见所以用人也。简子未可以速去盾、橰也。严亲在围^㉖，轻犯矢石^㉗，孝子之所以爱亲也。孝子爱亲，百数之一也^㉘。今以为身处危而人尚可战，是以百族之子于上皆善孝子之爱亲也^㉙，是行人之诬也^㉚。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㉛。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矣^㉜。长行徇上^㉝，数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将众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数^㉞，而道乎百无一人之行^㉟，行人未知用众之道也。



【注 释】

- ① 赵简子:即赵鞅,春秋末期晋国执政的卿。他在公元前 490 年曾攻打卫国。卫:诸侯国名,包括今河南省东北部和河北、山东等省部分地区。郭(fu)郭:外城。
- ② 盾:古代作战时防身的用具。櫓:大的盾。犀盾、犀櫓:用犀牛皮制作的大小盾牌。
- ③ 矢:箭。石:战斗中用的滚石。
- ④ 鼓之:击鼓命令士卒前进。
- ⑤ 枹:通“桴”(fú),鼓槌。
- ⑥ 乌乎:哎呀,惊讶的声音。
- ⑦ 数:通“速”。弊:疲困。
- ⑧ 行人:官名,掌管外交事务。烛过:人名,生平不详。冑(zhòu):头盔。
- ⑨ 亦:仅仅,不过。
- ⑩ 献公:指晋献公,名诡诸,春秋时晋国君主。
- ⑪ 有:通“又”。
- ⑫ 是:这些。
- ⑬ 没:死。
- ⑭ 惠公:晋惠公,名夷吾。
- ⑮ 淫衍:荒淫无度。
- ⑯ 玉女:美女。
- ⑰ 秦:诸侯国名,包括今陕西省大部和甘肃省部分地区。恣:肆意,放纵。恣侵:肆意入侵。
- ⑱ 绛(jiàng):晋国都城,位于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
- ⑲ 文公:指晋文公,名重耳,春秋五霸之一。授:通“受”,接受。之:它,指君位。
- ⑳ 邺(yè):卫国地名,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
- ㉑ 城濮:春秋时卫国地名,位于今山东省濮县。城濮之战:公元前 632 年,晋楚两国争霸,在城濮进行的一次战争,结果晋胜。
- ㉒ 荆:楚国的别称。
- ㉓ 尊名:尊贵的名声,指晋文公得到霸主之名。
- ㉔ 乘之:士兵趁鼓声而进攻。



- ②⑤ 与:如果,与其。革车:战车。乘:古时以四匹马拉的一辆车为一乘。
- ②⑥ 严亲:父亲。在围:在包围之中。
- ②⑦ 轻:轻视,不怕。犯:冒着。
- ②⑧ 百数之一:一百个当中只有一个,形容很少。
- ②⑨ 百族之子:指兵士。兵士来自各地,宗族不同,故称百族之子。上:指君主。
- ③① 诬:欺骗。
- ③② 夫(fú):发语词。
- ③③ 北:败逃。
- ③④ 长:高。长行:高尚的行为。徇:通“殉”。徇上:为君主牺牲自己。
- ③⑤ 将(jiàng):统率。众:兵士。乎:于。数:术,指“赏厚而信”、“刑重而必”。
- ③⑥ 道:由,遵从。百无一人之行:指“长行徇上”。

【译 文】

赵简子包围卫国国都的外城,用犀盾、犀橰防护着,站在箭与滚石所达不到的地方,击战鼓可是战士不动。简子扔下鼓槌说:“哎呀!我的战士这么快就疲困了。”行人烛过脱去头盔回答说:“只是君主不会使用战士而已,战士是不会疲困的。过去我们的先君晋献公兼并一十七国,征服三十八国,打了十二次胜仗,就是用的这些民众。献公去世后,惠公登位作国君,荒淫残暴,自己喜欢美女,(结果)秦人肆意入侵,距离晋国都城只差十七里了,也是用的这些民众。惠公死后,晋文公继承君位,围攻卫国,夺取邶地,在城濮的战斗中,五次挫败楚军,在普天之下博得了尊贵的名声,也是用的这些民众。只是有的君主不会使用而已,战士是不会疲困的。”简子听了之后就去掉那些盾、橰,站在箭与滚石所能达到的地方击鼓,战士乘着鼓声进攻,战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简子说:“与其让我得到千辆兵车,不如听到行人烛过的一句话啊”。

有人说:行人烛过没有拿出什么道理来进说,只是说晋惠公用



的这些人而失败，晋文公用这些人而称霸，没有指出如何用人的方法。简子也不应该这么快就去掉盾和橰。父亲处在包围之中时，儿子不怕冒着箭、石的危险去救，是因为孝子爱父亲的缘故。孝子爱父亲，一百个人当中不过一个。现在认为君主处在危险之中战士还可以打仗，就是认为战士们对于君主都像孝子爱父亲一样，这是行人的欺骗。爱好利而厌恶害，是人所固有的本性。赏赐多而守信用，战士就不怕敌人；刑罚重而且实行坚决，战士就不败逃了。为了君主而牺牲自己的高尚行为，几百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喜欢得赏害怕犯罪，没有人不是这样。统率战士的人不采用必然的术数，而依照百人中无一人能做到的做法，行人烛过不懂使用战士的方法。

(张国防注译)



难 三

【题 解】

《难三》包括六个故事和两段议论。一、批驳了儒家“举善不言恶”的观点,说明作为国君应该使臣子既要报善,又要报奸,以免下情不能及时上达,酿成祸乱。二、说明君主不应自恃贤明而姑息养奸,必须对臣下保持警惕。三、说明防止祸乱的关键是要严格维护等级尊卑制度。四、批驳了孔子关于仁政、“选贤”、“节财”的观点,提出治理国家的首要原则在于了解下情,这样才能防微杜渐,富强国家。五、说明君主不能只靠自己个人的智虑去察奸防奸,而应“因物以治物”、“因人以治人”,也就是说,君主应充分发挥臣民的作用。六、说明君主强国的关键是掌握权势,并指出臣子不应越职行事。七、说明君主不应只根据表面现象决定奖惩。应善于知微见著。八、批驳了管仲的君主要开诚布公的主张,提倡法令要尽量公开,而作为君主“潜御群臣”的“术”则应深藏不露。

一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①：“吾闻庞桐氏之子不孝^②，其行奚如^③？”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观民^④。若夫过行^⑤，是细人之所识也^⑥，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厉伯人见^⑦。问庞桐氏子^⑧，子服厉伯对曰：“其过三^⑨。皆君之所未尝闻。”自是之后，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也。

或曰：鲁之公室^⑩，三世劫于季氏^⑪，不亦宜乎^⑫？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闻之者^⑬，以说善同于上者也^⑭；



以奸闻之者，以恶奸同于上者也。此宜赏誉之所及也^⑮。不以奸闻，是异于上而下比周于奸者也^⑯，此宜毁罚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过闻，而穆公贵之；厉伯以奸闻，而穆公贱之。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此鲁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⑰，取、鲁之民所以自美^⑱，而穆公独贵之，不亦倒乎？

【注 释】

- ① 鲁穆公：名显，战国时鲁国君主。子思：名伋(jī)，孔子之孙。
- ② 庞糴氏：人名，生平不详。《论衡·非韩篇》作“庞捫(xiàn)是”。“糴”通“捫”，“氏”通“是”。
- ③ 奚如：怎么样。
- ④ 善：善行。观：作示范。
- ⑤ 若夫：像那种，至于。过行：不好的行为。
- ⑥ 细人：小人，指见识短浅的人。识(zhì)：记住。
- ⑦ 子服厉伯：人名，鲁国大夫。
- ⑧ 问庞糴氏子：指鲁穆公问子服厉伯关于“庞糴之子不孝”一事。
- ⑨ 其过三：庞糴氏儿子的过错有三条。
- ⑩ 鲁：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山东省南部和河南、江苏等省部分地区。公室：公家，指诸侯国的政权。
- ⑪ 三世：指鲁哀公、悼公、元公三代。劫、挟持、控制。季氏：即季孙氏，鲁国执政的卿。
- ⑫ 宜：应该。
- ⑬ 闻：上达、报告。
- ⑭ 说：通“悦”，喜欢。
- ⑮ 及：达到，施于。
- ⑯ 比周：紧密勾结。
- ⑰ 亡王：亡国。俗：风气。
- ⑱ 取：通“鄒(zōu)”。也作“陬”，邑名，位于今山东省曲阜县，孔子的家乡。



【译 文】

鲁穆公问子思说：“我听说庞桐氏的儿子不孝顺，他的行为怎么样？”子思回答说：“君子以尊重贤人来崇尚道德，以提倡好事来给民众作示范。至于不好的行为，是小人牢记不忘的，我不知道。”子思出去后，子服厉伯进来见鲁穆公，穆公又问关于庞桐氏儿子的事，子服厉伯回答说：“他的过错有三条，都是您没有听到过的。”从此以后，穆公敬重子思而轻视子服厉伯。

有人说：鲁国的政权，三代都被季孙氏所控制，不也是应该的吗？英明的君主发现做好事的就给予赏赐，发现做坏事的就给予惩罚，这赏与罚两种手段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把好事报告给君主的人，因为他喜欢好事的心情与君主是一样的；把坏事报告给君主的人，因为他厌恶坏事的心情与君主是一样的：这正是应该给予奖赏和赞誉的。不把坏事向君主报告，就是和君主不同心而和坏人紧密勾结，这正是应该给予贬斥和处罚的。现在子思不把（庞桐氏儿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却敬重他，厉伯把（庞桐氏儿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反而鄙视他。人的本性都是喜欢受敬重而厌恶受鄙视的，所以季氏作乱的事已经发生而没有人向君主报告，这正是鲁国君主被挟持的原因。况且这种亡国的风气，是邹、鲁地方的人自我欣赏的东西，可穆公却偏偏尊崇它，不是颠倒了么？

二

文公出亡^①，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②，披斩其袪^③，文公奔翟^④。惠公即位^⑤，又使攻之惠窞^⑥，不得也^⑦。及文公反国^⑧，披求见。公曰：“蒲城之役^⑨，君令一宿^⑩，而汝即至^⑪；惠窞之难^⑫，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对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恶，惟恐不堪^⑬。蒲人、翟人^⑭，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无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钩而相管



仲^⑮。”君乃见之。

或曰：齐、晋绝祀^⑯，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文公能听寺人之言而弃斩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后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后世之臣，贤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⑰，君不知，则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贼^⑱；知之，则以管仲、寺人自解^⑲。君必不诛。而自以为有桓、文之德^⑳，是臣讎而明不能烛^㉑，多假之资^㉒，自以为贤而不戒，则虽无后嗣^㉓，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饰君令而不贰者^㉔，则是贞于君也。死君后生，臣不愧，而后为贞。今惠公朝卒而幕事文公，寺人之不贰何如？

【注 释】

- ① 文公：指晋公子重耳。出亡：外逃。文公出亡：晋献公听信宠妾骊姬的谗言，逼太子申生自杀，重耳也遭到陷害，于公元前 656 年逃到蒲城。
- ② 献公：指晋献公，名诡诸，公子重耳的父亲。寺人：宦官。披：人名。蒲城：重耳的封地，位于今山西省隰(xí)县。
- ③ 祛(qū)：衣袖。披斩其祛：重耳在蒲城被攻，越墙逃走时，被寺人披追杀到身边，斩断了他的衣袖。重耳出奔翟，开始流亡。
- ④ 翟：通“狄”，这里指赤狄、白狄，分布于今山西省汾阳县、长治县一带，一部分在陕西省境内。
- ⑤ 惠公：指晋惠公，名夷吾，重耳的哥哥。
- ⑥ 惠窞：地名，即渭谿，位于渭水附近。
- ⑦ 不得：指没有捉到文公。
- ⑧ 反：通“返”，返回。
- ⑨ 蒲城之役：指寺人披到蒲城捉拿文公的事。
- ⑩ 一宿：过一夜。君令一宿：指晋献公限令寺人披第二天赶到蒲城。
- ⑪ 汝：你。即至：当天就到。
- ⑫ 惠窞之难(nàn)：指惠公即位后，又派寺人披到惠窞捉拿文公的事。
- ⑬ 不堪：不能胜任。
- ⑭ 蒲人、翟人：这里暗指重耳。重耳先逃到封地蒲，后又出奔狄，所以称蒲人、狄人。



- ⑮ 桓公：指齐桓公，名小白，春秋五霸之一。管仲：名夷吾，齐桓公的相。置射钩而相管仲：齐襄公死后，公子小白得内援，从莒出兵回国，鲁国也发兵送公子纠回国，管仲从小路袭击小白，射中小白的带钩。但小白不记前仇，仍任用他为相。
- ⑯ 齐：诸侯国名，包括今山东省大部 and 河北省东南部。晋：诸侯国名，包括今山西省大部 and 陕西、河南、河北省部分地区。绝祀：宗庙断绝祭祀，指国家灭亡。齐、晋绝祀：指田氏代齐和韩、赵、魏三家分晋的事。
- ⑰ 以：而。
- ⑱ 燕操：指燕将公孙操，他于公元前 271 年杀燕惠文王。子罕：即皇喜，任宋国司城，后劫杀宋桓侯。田常：即田成子，春秋末期齐国执政。公元前 481 年发动政变，杀齐简公，控制了齐国政权。贼：危害。
- ⑲ 寺人：指寺人披。
- ⑳ 必：如果。桓：指齐桓公。文：指晋文公。
- ㉑ 烛：照见，引申为洞察。
- ㉒ 假：提供。资：条件。
- ㉓ 嗣(sì)：继承。无后嗣：无继承人，指失去政权。
- ㉔ 直：只。饰：通“饬(chì)”，遵守。

【译 文】

晋文公出外逃亡，他的父亲晋献公命令寺人披去蒲城攻杀他，寺人披（没有追杀到，只）砍断了他的衣袖，晋文公逃到翟地。惠公即位后，又派寺人披去惠襄攻杀他，没有捉到。等到晋文公回到晋国以后，寺人披来求见。文公说：“蒲城那件事，君主命令你第二天赶到，而你当天就到了；惠襄那次劫难，君主命令你三夜后到，而你一夜后就到了，为什么那么快啊？”寺人披回答说：“君主的命令是说一不二的。除掉君主所憎恨的人，我只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蒲人、翟人，对我来说有什么相干呢？现在您作了君主，难道就没有像蒲人、翟人那样的敌人了吗？况且齐桓公还不记管仲射中他带钩的事而任他为相。”晋文公这才接见他。

有人说：“齐国、晋国的灭亡，不也应该吗？齐桓公能够任用管



仲而忘掉射中带钩的仇恨，文公能够听信寺人披的话而宽恕他砍断衣袖的罪过，是桓公和文公有能力宽容这两个人。后代的君主，论英明不如这二公，后代的臣子，论贤能不如这二人。不忠心的臣子却侍奉不明智的君主，君主不察觉，就有燕操、子罕、田常那样的祸害；君主察觉了，就用管仲、寺人披的先例来自我开脱。君主如果不诛罚他们而自认为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德行，这是用仇人为臣而对他们的阴谋不能洞察，（反而又给他们）提供很多条件，自认为他们都是贤臣而不加戒备，那么即使失去政权，不也是应该吗？况且按寺人披的话来看，只要是遵守君令而没有贰心的，便是对君主忠贞。死去的君主倘若复活，臣子还能问心无愧，这才能叫忠贞。现在惠公刚死马上就侍奉文公，寺人披的没有二心是怎么回事呢？

三

人有设桓公隐者曰^①：“一难^②，二难，三难，何也？”桓公不能对，以告管仲。管仲对曰：“一难也，近优而远士^③。二难也，去其国而数之海^④。三难也，君老而晚置太子^⑤。”桓公曰：“善。”不择日而庙礼太子^⑥。

或曰：管仲之射隐不得也^⑦。士之用不在近远，而俳优侏儒^⑧，固人主之所与燕也^⑨，则近优而远士，而以为治^⑩，非其难者也。夫处势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国^⑪，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国。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明能照远奸而见隐微，必行之令，虽远于海，内必无变。然则去国之海而不劫杀，非其难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为太子^⑫，又欲置公子职^⑬，商臣作难，遂弑成王^⑭。公子宰^⑮，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宠^⑯，遂以东州反^⑰，分而为两国。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势不二，庶孽卑^⑱，宠无藉^⑲，虽处大臣^⑳，晚置太子可也。然则晚置太子，庶孽不乱，又非其难也。物之所谓难者，必借人成势而勿侵害己，可谓一难也，贵妾不使二后，二难也。爱孽不使危正适^㉑，专听一臣而不



敢偶君^②，此则可谓三难也。

【注 释】

- ① 隐：隐语，类似后代的谜语。
- ② 难(nàn)：困难。
- ③ 优：以歌舞诙谐供人娱乐的人。
- ④ 国：指国都。数(shuò)：多次，屡次。之：去。
- ⑤ 置：立。
- ⑥ 庙：宗庙。
- ⑦ 射：猜。不得：没有猜中。
- ⑧ 俳(pái)优：即优。侏(zhū)儒：身材矮小的人，古代统治者常把这种人作为玩物取乐。
- ⑨ 燕：通“宴”，娱乐。
- ⑩ 治：治理国家。
- ⑪ 悖(bèi)：迷惑。
- ⑫ 楚成王：名熊恽，春秋时楚国君主。商臣：楚成王的太子，杀父自立，为楚穆王。
- ⑬ 公子职：楚成王宠爱的小儿子。
- ⑭ 遂：就。弑(shì)：古代称臣杀君、子杀父为弑。
- ⑮ 公子宰：《内储说下·六微》作公子朝，周天子的大臣周威公的长子。
- ⑯ 公子根：公子朝的弟弟。
- ⑰ 公州：即东周。东周建都成周，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东。遂以东周反：公元前367年，周威公死，公子朝代立，公子根据东周争夺君位，从此二人各据一方。形成东周、西周两个小国。
- ⑱ 庶孽：妃妾的儿子。卑：低下。
- ⑲ 藉：凭借。
- ⑳ 处大臣：指妃妾的儿子处在大臣的位置上。
- ㉑ 適：通：“嫡”。正適：指太子。
- ㉒ 偶：并立，匹敌。



【译 文】

有个人出谜语让齐桓公猜,说:“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第三个困难,是什么?”桓公无法回答,把它告诉给管仲。管仲回答说:“第一个困难,是亲近优人而疏远文士。第二个困难,是离开国都而经常到海上去游玩。第三个困难,是君主老迈却又迟迟不立太子。”桓公说:“好。”于是没来得及选择吉日,就在宗庙里举行仪式立了太子。

有人说:管仲猜谜语,并未猜中。文士的被任用不在于和君主离得近或远,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和君主一起娱乐的人,那么近优人远文士来治理国家,并不是君主的困难。那种处在有权势的地位而不能运用他的权势,却浑浑噩噩地不敢离开国都(的君主),那是想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个国家。凭一个人的力量去控制一个国家的人,是很少能做到的。君主的明察如果能够洞察远处的奸邪和发现隐蔽的祸患,坚决地实行他的法令,即使到海上去远游,内地也肯定不能有变乱。那么离开国都到海上游玩却不被劫持杀害,并不是君主的困难。楚成王立商臣作太子后,又想立公子职(作太子),商臣制造危难,就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的太子,公子根得到宠爱,就据东州造反,就分割成两个国。这都不是迟立太子所带来的祸患。那种给予(太子的)权势不再分散,把妃妾所生的儿子地位放低,宠爱他们但不使他们有凭借(的君主),即使(妃妾的儿子)居于大臣的势位,晚立太子也是可以的。那么晚立太子,妃妾的儿子也不作乱,也不是君主的困难。事情中称得上困难的,一定要给予别人权力来形成威势但又不能让他侵害自己,这可以说是第一件困难的事。宠爱妃妾而又不让她与王后争位,这是第二件困难的事。喜爱庶子而不让他威胁太子,专听一个大臣的话而又使他不敢与君主匹敌,这就可以说是第三件困难的事。



四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①，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②，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③，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④：“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⑤，民有背心^⑥，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⑦，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⑧，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⑨，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⑩，为路寝^⑪，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⑫，故曰‘政在节财’。”

或曰：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叶民有倍心^⑬，而说之“悦近而来远^⑭”，则是教民怀惠^⑮。惠之为政，无功者受赏，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败也。法败而乱，以乱政治败民，未见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绍叶公之明^⑯，而使之悦近而来远，是舍吾势之所能禁而使与下行惠以争民^⑰，非能持势者也。夫尧之贤^⑱，六王之冠也^⑲。舜一徙而成邑^⑳，而尧无天下矣。有人无术以禁下，恃为舜而不失其民^㉑，不亦无术乎？明君见小奸于微，故民无大谋^㉒；行小谋于细，故民无大乱。此谓“图难于其所易也，为大者于其所细也”。今有功者必赏，赏者不得君^㉓，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诛，诛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诛赏之皆起于身也，故疾功利于业^㉔，而不受赐于君。“太上，下智有之^㉕。”此言太上之下民无说也^㉖，安取怀惠之民^㉗？上君之民无利害，说以“悦近来远”，亦可舍已^㉘！哀公有臣外障距内比周以愚其君，而说之以“选贤”，此非功伐之论也^㉙，选其心之所谓贤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㉚，则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选贤，选其心之所谓贤，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㉛，故身死为僂^㉜；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㉝，故灭于越^㉞。鲁君不必知贤，而说以“选贤”，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哙之患也。明君不自举臣^㉟，臣相进也；不自贤，功自徇也^㊱。论之于任^㊲，试之于事^㊳，课之于功^㊴，故群臣公政而无私^㊵，不隐贤，不进不肖^㊶。然则人主奚劳于选贤？景公以百乘之家赐，而说以“节财”，是使景公无术以知富之侈，而独俭于上，未免于贫



也。有君以千里养其口腹^②，则虽桀、纣不侈焉。齐国方三千里^③，而桓公以其半自养，是侈于桀、纣也；然而能为五霸冠者^④，知侈俭之地也^⑤。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⑥，不能饰下而自饰者谓之乱^⑦，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贫^⑧。明君使人无私，以诈而食者禁；力尽于事、归利于上者必闻，闻者必赏；污秽为私者必知，知者必诛。然^⑨，故忠臣尽忠于公，民士竭力于家^⑩，百官精克于上^⑪，侈倍景公，非国之患也。然则说之以“节财”，非其急者也。夫对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⑫，知下之谓也^⑬。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⑭；则奸无积^⑮；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⑯；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故曰一对而三公无患，知下之谓也。

【注 释】

- ① 叶公子高：姓沈，名诸梁，字子高，春秋时楚国大夫。他的封地在叶（位于今河南省叶县南），楚国制度称守封地的大夫为公，所以称之叶公。仲尼：孔子的字。
- ② 哀公：指鲁哀公，名蒋，春秋时鲁国君主。
- ③ 齐景公：名杵臼（chǔjiù），春秋时齐国君主。
- ④ 子贡：即端木赐，春秋时卫国人，孔子的门徒。
- ⑤ 都：大的城市。国：国都，君主所在地，这里指叶公子高的政治中心。叶都大而国小：指叶公子高的封地内，割据势力超过了封君的势力。
- ⑥ 背：背叛。
- ⑦ 大臣三人：指孟孙、叔孙、季孙三人，鲁国执政的贵族。
- ⑧ 障距：阻塞，隔绝。
- ⑨ 社：土地神。稷（jì）：谷神。血食：血祭，杀牲祭祀。
- ⑩ 雍门：齐都城西门名。
- ⑪ 为：建造。路寝：台名，《晏子春秋·内杂上》记齐景公曾建路寝之台。
- ⑫ 乘（shèng）：一套配有四匹马的车。三百乘之家：指缴纳三百套马车的赋税的住户。齐国的制度是方圆六里的住户每年要缴纳一套马车的赋税。见《管子·乘马篇》。



- ⑬ 倍:通“背”,背叛。
- ⑭ 说(shuì):劝说,进说。
- ⑮ 怀惠:寄希望于恩赐。
- ⑯ 绍:继续。
- ⑰ 下:指臣下。
- ⑱ 尧: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传说中的贤君。
- ⑲ 六王:指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六王之冠:六王之首。
- ⑳ 舜: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尧的继位人。舜一徙而成邑:相传舜很得人心,民众愿意跟着舜走,舜所到的地方,就形成了新的城邑。
- ㉑ 恃:依靠。为:做。
- ㉒ 大谋:指叛变君主的大阴谋。
- ㉓ 得:通“德”。
- ㉔ 疾:急于。
- ㉕ 智:通“知”。
- ㉖ 说:通“悦”。
- ㉗ 安:怎么,哪里。
- ㉘ 舍:抛弃。已:吧。
- ㉙ 功伐:功劳。
- ㉚ 使:假使。三子:指孟孙、季孙、叔孙三人。
- ㉛ 燕: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北省大部和辽宁、山西省等部分地区。子哙(kuài):即燕王哙,公元前320年——公元前314年在位。子之:燕王哙的相。孙卿:即荀况,战国时赵国人,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的老师。燕王哙非孙卿:史实无考。
- ㉜ 僇(lù):羞辱。公元前314年,燕王哙让位给子之,引起太子平的反抗,国内大乱。齐宣王出兵干涉,燕王哙被杀。
- ㉝ 夫差(chāi):指吴王夫差,公元前495—473年在位。太宰嚭(pǐ):即伯嚭,春秋时楚国人,在吴国做太宰。子胥:指伍子胥,名员,楚国人,吴国大夫,长于谋略。吴王夫差听信太宰嚭的谗言,逼他自杀。
- ㉞ 越: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浙江省大部和江西、江苏省部分地区。
- ㉟ 举:提拔。
- ㊱ 徇(xùn):从,随。
- ㊲ 论:评论、鉴别。任:才能。



- ㉘ 试:试验。
- ㉙ 课:考核。
- ㉚ 政:通“正”。
- ㉛ 不肖:德行不好的人。
- ㉜ 千里:指千里土地的收人。
- ㉝ 方:方圆,面积。
- ㉞ 五霸:指春秋时先后称霸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hélú)、越王勾践。五霸冠:五霸之首,齐桓公首创霸业,所以称“五霸冠”。
- ㉟ 地:理。
- ㊱ 劫:灾难。
- ㊲ 饰:通“饬(chì)”,整治,检点。
- ㊳ 节:节制。
- ㊴ 然:如此,这样。
- ㊵ 竭:尽。
- ㊶ 精克:廉洁公正,克制自己。
- ㊷ 三公:指叶公子高、鲁哀公、齐景公。
- ㊸ 知下:了解下情。
- ㊹ 微:隐微。禁于微:当坏事还在萌芽状态时就被禁止。
- ㊺ 奸无积:奸邪之事无从积累,指坏人坏事少了。
- ㊻ 沐:洁。精沐:精洁,清楚。

【译 文】

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治国的方法是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治国方法,孔子说:“治国的方法在于选拔贤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治国方法,孔子说:“治国的方法在于节省财政开支。”叶公、哀公和景公出去后,子贡问道:“三公问您治国方法是同一个问题,您回答他们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孔子说:“叶公子高的封地内的城市比他自己的国都还大,民众有背叛他的心思,所以我说‘治国方法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鲁哀公有三个大臣,对外阻挡四邻诸侯国的士人到鲁国



来,在内部相互勾结来愚弄他们的君主,使宗庙得不到洒扫,土神谷神享受不到血祭的,肯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我说‘治国方法在于选用人材’。齐景公修筑雍门,建造路寝台,一个早上用三百套马车的户数作赏赐的就有三个人,所以我说‘治理国家要节省财政开支’。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论调。叶公子高的民众有背叛他的想法,却劝说他“使近者高兴而使远者归顺”,这是要让民众寄希望于恩赐。以恩赐作为治国的方法,没有功劳的人可以得到赏赐,有罪的人会得到豁免,这是法制被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就会导致政治混乱,用混乱的政治去治理法制败坏的民众,没看出它有什么可行性。况且民众有背叛的想法,是由于君主的明察有所不周的缘故。不让叶公坚持明察,却让他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这是放弃自己权势的制约作用而让他去与臣下用施行恩惠的办法争夺民众,这不是能巩固政权的方法。尧的贤明,居于六王之首。舜每一次迁移就形成新的城邑,尧就没有天下了。拥有人民而不能用术去控制臣下,靠像舜那样地不失去他的民众,不也是没有治国的办法吗?英明的君主能在隐蔽之处发现细小的奸邪行为,所以民众没有叛变君主的大阴谋;对细微的过失及时施行适当的惩罚,所以民众不会形成大的动乱。这就叫“做困难的事要从容易的地方着手,做大事要从细小的地方开始”。现在是有功的人肯定受赏,受赏的人不用感激君主的恩德,因为这是出力得来的,犯罪的人肯定受罚,受罚的人不怨恨君主,因为这是罪有应得。民众知道受罚受赏都在于自己,所以急于在事业上谋取功利,而不指望君主分外的赏赐。“最高明的君主,民众只知道有他。”这是说,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无所谓对君主的爱悦,怎么会有寄希望于恩赐的民众呢?最高明君主的民众与君主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劝君主“悦近来远”,也该作罢了。

哀公有些臣子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互相勾结愚弄君主,而孔子劝说哀公要“选用贤人”,这并不是主张根据功劳来选用



贤人,选的只是君主心目中的所谓贤者。假使哀公知道那三个大臣对外阻挡文士进入鲁国而对内又互相勾结的话,那三个人就一天都呆不下去了。因为哀公不知道怎么选用贤才,选了他心目中的所谓贤人,所以那三个人才得到任用。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否定孙卿,所以自己蒙受被杀之辱;夫差认为太宰嚭聪明而伍子胥愚蠢,所以被越国灭掉。鲁国君主并不一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贤才,却劝说他选用贤才,这是要让哀公遭受夫差、燕王哙那样的祸患啊。英明的君主不用自己去提拔大臣,大臣们互相争取进用;不自己肯定谁是贤才,立功的人自然会追随君主。从办事能力上鉴别他们,用实际工作去测试他们,从功劳大小上去考核他们,所以群臣公正而没有私心,不埋没贤才,不任用德才不好的人。那么君主哪里用得着为选拔贤才操劳呢?

齐景公用百辆食邑的户数作为赏赐,就用“节省开支”来劝说,这是让景公没有办法了解君主应有的奢侈,而独自在上面节俭,最终难免贫困。君主用千里土地的收入供养自己的口腹,那么即使是桀、纣也比不上他那样奢侈。齐国方圆三千里而齐桓公用一半的收入供养自己,这是比桀、纣更奢侈的;但是他却能够成为五霸之首,是因为他懂得奢侈与节俭的真谛。作国君的不能约束臣下而去约束自己的,叫劫难。不能整治臣下却去检点自己的,叫混乱;不能节制臣下却节制自己的叫穷困。英明的君主使民众没有私心,禁止那些靠弄虚作假而生活的人;尽力办事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君主一定了解,了解之后一定给予赏赐;做肮脏行为谋取私利的君主一定了解,了解之后一定加以惩罚。这样一来,忠臣为公家尽忠,民众为家庭尽力,百官在朝廷上廉洁公正,比景公再奢侈几倍,也不会造成国家的祸患。然而(孔子)却劝景公要节省开支,(这并)不是齐国的当务之急啊。

其实回答这三公只要用一句话三公就可以免除忧患了,那就是了解下情。了解下情的事做好了,就会防微杜渐;防微杜渐,奸邪之事就无从积累;奸邪之事不积聚,就没有坏人的相互勾结;没



有互相勾结,公务与私利就分清楚了,公私分清了,朋党自然就会离散;朋党离散,就没有对外阻挡和对内相互勾结的祸患了。了解下情做得好,所见就精确清楚;所见精确清楚了,惩罚与赏赐就能分明;惩罚与赏赐分明了,国家就不会贫困。所以说,用一句话作答就能使三公免除祸患,就是了解下情。

五

郑子产晨出^①,过东匠之闾^②,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③,有间^④,遣吏执而问之^⑤,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⑦?”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或曰:子产之治,不亦多事乎^⑧?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者寡矣^⑨。不任典成之吏^⑩,不察参伍之政^⑪,不明度量^⑫,恃尽聪明^⑬,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且夫物众而智寡^⑭,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⑮。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智虑不用而奸得。故宋人语曰^⑯:“一雀过羿^⑰,羿必得之,则羿诬矣^⑱。以天下为之罗^⑲,则雀不失矣。”夫知奸亦有大罗,不失其一而已矣^⑳。不修其理^㉑,而以己之胸察为之弓矢^㉒,则子产诬矣。老子曰^㉓:“以智治国,国之贼也^㉔。”其子产之谓矣。

【注 释】

- ① 郑: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省中部,黄河以南。子产:即公孙侨,春秋时郑昭公的相。
- ② 东匠:闾名。闾(lǘ):古时二十五家为一闾。
- ③ 御:驾车人。抚其御之手:按住他驾车人的手,示意他停车。
- ④ 有间:过一会儿。
- ⑤ 遣:派。执:捕捉。



- ⑥ 异日:另外一天。
- ⑦ 夫子:大夫的尊称,指子产。
- ⑧ 得:查到。寡:少。
- ⑨ 典:主管。成:平,指判案。典成之吏:主管狱诉的官吏。
- ⑩ 参伍:即参伍之验,用事实来多方面加以验证。
- ⑪ 度量:指法度。
- ⑫ 恃:依赖。
- ⑬ 且夫(fú):况且。
- ⑭ 因:依靠。
- ⑮ 宋: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东部和山东、江苏等省部分地区。
- ⑯ 羿(yì):传说为夏代东夷部的部落首领,以善射著称。
- ⑰ 诬:欺骗。
- ⑱ 罗:网。
- ⑲ 失:放过。其一:其中任何一个。
- ⑳ 修:整治。理:法。
- ㉑ 胸察:主观判断。弓矢:比喻察奸的手段。
- ㉒ 老子:即老聃(dān),春秋时楚国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主要记录于《老子》一书中。
- ㉓ 贼:害。

【译 文】

郑国的子产早晨外出,经过东匠地方时,听到女子的哭声,就按住驾车人的手听。过一会儿,派官吏(把那个女子)抓来审问,果然她是亲手绞死她丈夫的人。另一天,他的驾车人问道:“您根据什么知道的呢?”子产说:“她的哭声恐惧。一般人都于他们所亲爱的人刚病时忧愁,临死时恐惧,死之后悲伤。现在(她)哭已经死去(的丈夫),并不悲伤却是恐惧,所以知道她有奸情。”

有人说:子产的作法,不是也太多事了吗?奸情一定要等到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以后才能发现,那么郑国所能发现的奸情就太少了。不使用主管狱讼的官吏,不采用经多方考察验证的政治措施,



不彰明法度,而依靠竭尽聪明劳心费神去获知奸情,不也是缺乏方法吗?况且事物众多而智能有限,有限的敌不过众多的,智能不会了解所有事物,所以应该利用事物来治理事物。臣下众多而君主只有一人,一人敌不过众人,是说君主不可能了解所有臣下,所以应该依靠人来了解人。因此身体不劳累而政事却办得很好,不用费神劳心也发现了奸情。所以宋人有句话说:“每一只麻雀飞过羿的身边,羿都肯定能射下它,那是后羿在欺骗。把天下作为罗网,麻雀就一只也逃不了。”发现奸情也有大罗网,那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人罢了。不整顿法制,却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为察奸的手段,那就是子产在欺骗。老子说:“用智虑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他说的就是子产这种人吧。

六

秦昭王问于左右曰^①:“今时韩、魏孰与始强^②?”左右对曰:“弱于始也。”“今之如耳、魏齐孰与曩之孟尝、芒卯^③?”对曰:“不及也。”王曰:“孟尝、芒卯率强韩、魏犹无奈寡人何也?”左右对曰:“甚然^④。”中期推瑟而对曰^⑤:“王之料天下过矣^⑥!夫六晋之时^⑦,知氏最强^⑧,灭范、中行^⑨,而从韩、魏之兵以伐赵^⑩,灌以晋水^⑪,城之未沉者三板^⑫。知伯出^⑬,魏宣子御^⑭,韩康子为骖乘^⑮。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⑯,绛水可以灌平阳^⑰。’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践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车上,而知氏分于晋阳之下。今足下虽强^⑱,未若知氏;韩、魏虽弱,未至如在其晋阳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时^⑲,愿王勿易之也^⑳。”

或曰:昭王之间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对也有过。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㉑。势不可害,则虽强天下无奈何也,而况孟尝、芒卯、韩、魏能奈我何?其势可害也,则不肖如如耳、魏齐及韩、魏犹能害之。然则害与不侵,在自恃而已矣^㉒,奚问乎?自恃其不可侵,则强与弱奚其择焉?夫在不自恃,而问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㉓。申子曰^㉔:“失之数而求



之信^②，则疑矣^③。”其昭王之谓也。知伯无度^④，从韩康、魏宣而图以水灌灭其国^⑤。此知伯之所以国亡而身死，头为饮杯之故也^⑥。今昭王乃问孰与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⑦？虽有左右，非韩、魏之二子也^⑧，安有肘足之事^⑨？而中期曰“勿易”，此虚言也。且中期之所官^⑩，琴瑟也^⑪。弦不调，弄不明^⑫，中期之任也^⑬，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嫌昭王也^⑭，而为所不知，岂不亡哉？左右对之曰“弱于始”与“不及”，则可矣；其曰“甚然”，则谀也^⑮。申子曰：“治不逾官^⑯，虽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⑰。故曰：昭王之问有失，左右、中期之对皆有过也。

【注 释】

- ① 秦昭王：即秦昭襄王，名稷，战国时秦国君主。左右：君主身边的侍从。
- ② 韩：战国时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中部和山西省东南部。魏：战国时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河南省北部、东部和山西省西南部。孰：哪一个。始：开始，指建国初期。
- ③ 如耳：人名，魏国的大臣。魏齐：魏的相国。曩(nǎng)：从前。孟尝：指孟尝君田文。他出奔魏时，做过魏昭王的相。芒卯：一作孟卯、昭卯，魏安釐(xī)王的将。
- ④ 甚然：非常对。
- ⑤ 中期：一作中旗，秦国的琴师。
- ⑥ 料：预料，推断。过：错。
- ⑦ 六晋之时：指晋国的六卿智襄子、赵襄子、魏襄子、韩简子、范昭子、荀文子执政的时候。
- ⑧ 知：通“智”。知氏：即智襄子。
- ⑨ 范：指范昭子。中行(háng)：指荀文子。
- ⑩ 从：率。赵：指赵襄子。
- ⑪ 晋水：汾水的支流，现名晋渠。
- ⑫ 三板：板，指筑城墙用的夹板，一板高二尺。城之未沉者三板：城墙只剩下三板的高度没有被淹没。
- ⑬ 知伯：即智伯瑤。



- ⑭ 魏宣子：名驹，魏襄子的儿子。
- ⑮ 韩康子：名虎，韩简子的儿子。骖(cān)乘：站在马车上的人，中间驾车的人叫“御”，左右起保护作用的人叫“骖乘”。
- ⑯ 汾水：即汾河、黄河的支流，流经山西省中部。安邑：魏宣子的封邑，位于今山西省夏县。
- ⑰ 絳(jiàng)水：又名白水，源出山西省绛县北。平阳：韩康子的封邑，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北。平阳：韩康子的封邑，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市。
- ⑱ 足下：对人的尊称，此指秦昭襄王。
- ⑲ 用肘足：指暗地里勾结。
- ⑳ 易：轻视。
- ㉑ 任其势：依靠他的权势。
- ㉒ 恃：凭借，依靠。
- ㉓ 幸：侥幸。
- ㉔ 申子：指申不害，韩昭侯的相，法家人物，主张以术治国。
- ㉕ 数：术。信：忠实。
- ㉖ 疑：迷惑，糊涂。
- ㉗ 无度：没有节制。
- ㉘ 图：企图。
- ㉙ 头为饮杯：智伯瑶败亡后，头盖骨被做成饮杯。
- ㉚ 水人之患：指智氏引晋水灌赵而给自己带来祸患的事。
- ㉛ 二子：指韩康子、魏宣子。
- ㉜ 肘足之事：指韩康子、魏宣子暗地谋攻智氏一事。
- ㉝ 官：职责。
- ㉞ 瑟：琴的伴奏乐器，也可独奏，与琴相似而弦数更多。
- ㉟ 弄：弹奏，引申为曲调。
- ㊱ 任：责任。
- ㊲ 未慊(qiè)：不能满足。
- ㊳ 谀：奉承。
- ㊴ 逾(yú)：超越。
- ㊵ 尚：还。



【译 文】

秦昭王问左右的侍从说：“现在的韩国、魏国和它们建立初期相比，哪个时候强大？”左右侍从回答说：“比建立初期弱小。”“现在的如耳、魏齐与以前的孟尝君、芒卯比呢？”回答说：“不如。”昭王说：“孟尝君、芒卯统率强大的韩、魏联军，尚且不能把我怎么样。”左右回答说：“非常对。”中期推开琴回答说：“大王把天下大事估量错了。晋国六卿执政的时候，智氏最强大，灭掉了范氏和中行氏，又率领韩魏两家军队去攻伐赵襄子，用晋水淹城，城墙只剩下三板的高度没有被淹没。智伯外出，魏宣子驾车，韩康子在旁边作护卫。知伯说：‘开始我不知道用水能消灭别人的国都。我现在才知道。汾水能灌安邑，绛水能灌平阳。’魏宣子用胳膊肘碰韩康子，韩康子踩魏宣子的脚。肘和脚在车上相碰，而智氏的领地就被瓜分于晋阳城下。现在您虽然强大，还不像智氏；韩、魏虽然弱小，还没到像他在晋阳城下的地步。现在正是各国互相联合抗秦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他们。”

有人说：秦昭王的提问有错误，左右近侍及中期的回答也有错误。凡是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都是依靠他的权势。权势不被侵害，那么即使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对我怎么样，何况是孟尝、芒卯、韩国、魏国，能把我怎么样呢？权势如果被侵害，那么就是像如耳、魏齐那样的无能之辈以及韩、魏这样的弱国也能侵害它。既然如此，那么受侵害和不受侵害，在于依靠自己就行了，还问什么呢？依靠自己不为人侵害的权势，那么别国的强大还是弱小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过失在于不依靠自己，而问他们能把我怎么样，那自己不被侵害也只是侥幸的了。申子说：“放弃术而要求别人忠实，就是糊涂了。”说的就是秦昭王这种人。智伯为人没有节制，率领韩康子、魏宣子作战而又企图用水灌掉他们的都城，这才是智伯之所以国亡身死，头盖骨被作成酒杯的原因。现在昭王竟然问起韩、魏是否比初期强大，难道是害怕有被人灌灭国都那样的祸患



吗？虽然有左右侍从，可并不是韩康子、魏宣子，哪有暗中勾结谋害的事呢？而中期说不要大意，这是不切实际的话。况且中期所掌管的，是琴瑟。弦不调好，曲调不清楚，是中期的责任。这才是中期所用来侍奉昭王的。中期努力尽他的责任，还不能使昭王满意呢，反而去做他不懂的事情，难道不荒谬吗？左右侍从回答昭王说“不如初时”或“不如”就行了，他们说“非常对”就是奉承昭王了。申子说：“办事情不要越过自己的职责，分外的事情即使知道也不说。”现在中期不懂却还要说。所以说：昭王的提问有错误，左右近侍及中期的回答也都有错误。

七

管子曰^①：“见其可^②，说之有证^③；见其不可，恶之有形^④。赏罚信于所见^⑤，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广廷严居^⑥，众人之所肃也^⑦。宴室独处^⑧，曾、史之所侵也^⑨。观人之所肃，非行情也^⑩。且君上者，臣下之所为饰也^⑪。好恶在所见，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⑫，必也。明不能烛远奸、见隐微^⑬，而待之以观饰行，定赏罚，不亦弊乎？

【注 释】

① 管子：指管仲，齐桓公的相。

② 可：可以，指合法的事。

③ 说：通“悦”。 证：通“征”，征验。 说之有证：喜欢这事要有征验，即应加以赏赐。

④ 恶(wù)：厌恶。 形：通“刑”，惩罚。

⑤ 信：守信、兑现。

⑥ 广廷：大廷，指众人聚集的公开场合。 严居：严肃的场合。

⑦ 肃：肃敬、谨慎。



- ⑧ 宴室：私室。
- ⑨ 曾、史：指曾参(shēn)、史鱼。曾参是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门徒。史鱼又名史鰌(qiū)，春秋时卫国大夫。二人都被认为是品行高尚的人。
- 侵：通“慢”，轻慢，放肆。
- ⑩ 非行情：不是行为的真实情况。
- ⑪ 饰：掩饰，粉饰。
- ⑫ 物：事，行。
- ⑬ 明：明察。烛：照，洞察，洞悉。

【译 文】

管子说：“发现合法的事，表示喜欢，要给予奖赏；发现不合法的事，表示厌恶，要给予惩罚。对于发现的事，赏罚都兑现了，即使有未被发现的，难道还敢做坏事吗？发现合法的事，喜欢它却没有赏赐，发现不合法的事，厌恶它却不加以刑罚。赏赐与惩罚对已经发现的事都不兑现，而要约束不能发现以外的事，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大庭广众和严肃的场合，大家都表现得很严谨，独自处于私室里，就是曾参、史鰌也会轻慢随便。看人们肃然起敬的时候，那不是行为的真实情况。况且在君主面前，臣下总是要掩饰自己的。只根据自己发现的去定好坏，臣下掩饰自己的奸邪行为而愚弄君主，就是必然的。明察不能洞悉远处的坏人，发现隐蔽的坏事，而根据那经过掩饰的行为去对待臣下，决定奖赏与处罚，不也是一种弊病吗？

八

管子曰：“言于室^①，满于室^②；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者，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③，必谓大物也^④。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⑤，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



群臣者也^⑥。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⑦。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⑧，不得满室。而管子犹曰“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

【注 释】

- ① 室：内室。
- ② 满：充满。满于室：指讲话的声音全室的人都能听到。
- ③ 非特：不只是。
- ④ 大物：大事。
- ⑤ 图籍：图书。
- ⑥ 偶：合，通。众端：各种头绪，指众事。潜御：暗地里驾驭。
- ⑦ 见：同“现”，表露。
- ⑧ 近习：君主亲近宠幸的人。

【译 文】

管仲说：“在室内讲话，满室的人都听到，在堂上讲话，满掌的人都能听到：这就可以称为天下的王。”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言室满室，言堂满堂”，并不只是说的关于饮食游戏等日常生活方面的话，肯定说的是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治就是术治。法是编写成文，设置在官府里，公布于民众中去的。术是藏在君主心里，用来比较验证各种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而术不能表露出来。所以英明的君主谈法，整个国内包括卑贱的人在内都没有不知道的，不只是满堂的人知道；使用术，就连宠幸的亲信都没有人能知道，更不能让满室的人知道。可是管子却说“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这不是懂得法术的言论。

（张国防注译）



难 四

【题 解】

这是韩非子自设问题，然后在回答问题中阐述自己治国方略的第四篇著述。文中通过四个历史事件，阐明了：传统的礼，不应是判定是非的标准，孙林父不让鲁君，不应该是“必亡”的根据，作者认为，“天子失道，诸侯伐之”是古已有之的。其次，“君明而严，则群臣忠；君懦而暗，则群臣诈”。再次，“明君不悬怒”，“极恶”要急而甚，否则坏人要先下手就悔之晚矣。君主要防上被壅塞蒙蔽。作为统治经验这些都十分重要。

—

卫孙文子聘于鲁^①，公登亦登^②。叔孙穆子趋进曰^③：“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也。今子不后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过也。子其少安^④。”孙子无辞，亦无悛容^⑤。穆子退而告人曰：“孙子必亡。亡臣而不后君^⑥，过而不悛，亡之本也。”

【注 释】

- ① 孙文子：名林父，卫臣。 聘：诸侯间派使臣问候。
- ② 登：登台阶。按礼，君臣同行，在登阶时臣要低君一级。
- ③ 叔孙穆子：名豹，鲁臣，在卫聘鲁仪式中任主持人。
- ④ 安：安稳，这里指慢。
- ⑤ 悛(quān)：悔改。
- ⑥ 亡：应作“以”，作为。 后君：落在国君之后。 后：落在后面。

【译 文】

卫大夫孙文子到鲁国行聘问之礼，鲁襄公登上一级台阶，他也



登一级台阶。鲁大夫叔孙穆子快步走向前建议说：“诸侯同盟会，我们鲁君从未落在卫国君主的后面过。如今你不落后我们国君一个等级，我们的国君不知有什么过错，你还是稍微慢一点吧。”孙文子没有什么话说，也没有悔改的表示。叔孙穆子退下未告诉别人说：“孙林父一定会死去。做为臣下不落在国君的后面，有了过错不能悔改，这是他要死去的根本原因。”

或曰：天子失道，诸侯伐之^①，故有汤、武。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齐、晋^②。臣而伐君者必亡，则是汤、武不王，晋、齐不立也。孙子君于卫，而后不臣于鲁，臣之君也^③。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于有失之君，而命亡于有得之臣，不察。鲁不得诛卫大夫，而卫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孙子虽有是二也，臣以亡^④？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⑤。

【注 释】

- ① 伐：应作“代”，替代，指替代为君。下文“大夫伐之”的“伐”也应作“代”。
- ② 有齐、晋：姜氏齐国为田成子所代，晋国为韩、赵、魏三国所代。
- ③ 臣之君：意思是臣变而成为国君。
- ④ 臣：应作“巨”，同“讎”，哪里，怎么。
- ⑤ 其所以亡：此四字疑为衍文。

【译 文】

有人说：天子没有统治原则，诸侯就要代替他，所以出现商汤和周武王。诸侯失去统治原则，大夫就要代替他，所以有了齐国政权在两姓间敢更替、晋国政权被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做为臣下却要代替国君的，就一定要死去的话，这样，商汤、周武就不能称王了，三家瓜分晋国和田氏的齐国就不能成立了。孙林父先在卫国称君，之后才在鲁国不行臣礼，是臣变而成为国君。国君有了丢



失,所以臣下就有获得。叔孙穆子不说卫国君主有丢失之事应当灭亡,却谈论卫国大夫有收获一定死去,这就是不明察。鲁国不谴责卫国的大夫,而卫国君主的明察程度又不能知晓不知悔改的臣下,孙林父即使有这两种情况,怎么就要死去呢?他失去的是用以获得君主的机会。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夺君者,以得相踦也^①。故非其分而取者,众之所夺也;辞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岷山之女^②,纣求比干之心,而天下离;汤身易名^③,武身受冒^④,而海内服;赵咺走山^⑤,田外仆^⑥,而齐、晋从。则汤、武之所以王,齐、晋之所以立心,非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后以君处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处,是倒义而逆德也。倒义,则事之所以败也;逆德,则怨之所以聚也。败亡之不察,何也?

【注 释】

- ① 踦(qī):偏重。
- ② 桀索岷山之女:据文献记载: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桀爱二女,将二人的名字刻在苕华之玉上。
- ③ 汤身易名:应作“汤身惕吕”。 惕:忧惧。 吕:地名。
- ④ 受冒(卬):受骂。指武王受羁于王门一事。
- ⑤ 赵咺:同“赵宣”,指赵宣子,晋臣,曾因避弑君恶名出奔,但“未出山而复”。
- ⑥ 田外仆:应作“田成外仆”。据《说林上》:“鸱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田成代替仆从背负关信,这就是“外仆”,即不用仆而自己亲自做。

【译 文】

有人说:臣下、君主的措施是分开不同的。臣下能夺得君主的



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措施都有偏重。所以不是君主分给臣下而臣下才得到的,是依靠众人夺取的;用辞说是分给才取得的原因,是因为百姓所给予的。所以桀索求岷山之女,纣王要得到比干的心脏,天下就离散;汤自己为被困吕地而忧虑,武王亲身被羈押在王门,可是海内都臣服他们,赵宣子逃走到山中,田成子到燕国去不用外人,齐国、晋国都服从。商汤、周武王所以称王,齐国、三晋所以被建立,不是因为他们的国君的原因,他们是先分得权力之后,以国君的身份居于君位。如今有的人还没有分得应该得到的权力,却要强行得到君位,这是颠倒正义而违背德行。颠倒正义,是政事失败的原因;违背德行,是怨恨聚集的原因;对失败灭亡的事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二

鲁阳虎欲攻三桓^①,不克而奔齐,景公礼之。鲍文子谏曰^②:“不可。阳虎有宠于季氏而欲伐于季孙^③,贪其富也。今君富于季孙,而齐大于鲁^④,阳虎所以尽诈也。”景公乃囚阳虎。

【注 释】

- ① 阳虎:鲁国季氏的家臣。三桓:指鲁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氏都出自鲁桓公,久专鲁国政务,凌驾鲁公室之上。 克:攻破。
- ② 鲍文子:即鲍国,齐臣。
- ③ 伐于季孙:应作“伐季孙”,“于”字衍。
- ④ 齐大于鲁:意思是说阳虎对鲁国尚且有图谋,贪富的阳虎对大齐更要有贪图。

【译 文】

鲁国的阳虎想要攻打三桓氏,没有攻下来就逃到齐国,齐景公



以礼接待他，鲍文子向景公进谏说：“不可以礼待他，阳虎在季氏家族中有宠却要攻打季孙氏，是贪图季孙氏的财富。如今你比季孙氏更富有，而齐国比鲁国更要大，是阳虎用尽诈术的对象。”景公便囚禁了阳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①，五伯之上也，争国而杀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间，非兄弟之亲也。劫杀之功，制万乘而享大利，则群臣孰非阳虎也？事以微巧成^②，以疏拙败。群臣之未起难也，其备未具也。群臣皆有阳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阳虎贪，于天下^③，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诛于拙虎^④，是鲍文子之说反也。臣之忠诈，在君所行也。君明而严，则群臣忠；君懦而暗，则群臣诈。知微之谓明，无赦之谓严。不知齐之巧臣而诛鲁之成乱^⑤，不亦妄乎？

【注 释】

- ① 桓公：指齐桓公重耳。为了争夺君位，杀死他的哥哥小白。
- ② 微巧：隐微巧诈。
- ③ 于天下：应作“知于天下”。“于”上夺“知”字。
- ④ 不使景公加诛于拙虎：本句行文有误，疑应作“不使景公加诛于齐之巧臣，而加诛于拙虎”，语义更为完整。
- ⑤ 成乱：已经爆发的祸乱，阳虎之乱是已发之乱，齐国巧臣之乱还在蕴酿当中，是未成之乱。

【译 文】

有人说：家产千金的富有之家，他们的后代不仁爱，人们都迫切追求利益到十分严重的程度。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中最有实力的人，为了争夺君位竟杀死他的哥哥，因为君位的利益重大。臣下和君主之间，没有兄弟之间的亲情。臣下劫杀君主的结果，是可以控制众多的军队，享有众多的好处，群臣哪一个不想成为阳虎



式的人物？事情因为隐蔽而且乖巧而成功，因为粗疏笨拙而失败。群臣还没有发动叛乱，是他们的准备还不周全。群臣都具有阳虎一样的贪婪之心，可是君上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的做法隐蔽而且巧妙。阳虎贪婪，为天下人所知，而要攻击上司，这是他太疏忽而且笨拙。不让齐景公对齐国巧诈的臣下加以诛罚，而对阳虎进行诛罚，这是和鲍文子的意见相反的。臣下的忠诚或奸诈，在于国君的做为。国君明察而且严厉，群臣就忠诚；国君懦弱而且昏乱，群臣就奸诈。能发现细微的事称做明察，没有赦免称做严厉。不去发现齐国的巧诈的奸臣，而诛罚鲁国已经出现了的乱臣，不是荒唐吗？

或曰^①：仁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辞宋^②，而楚商臣弑父^③，郑去疾予弟^④，而鲁桓弑兄^⑤，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⑥，则是皆无贞廉也。且君明而严则群臣忠，阳虎为乱于鲁，不成而走，入齐而不诛，是承为乱也^⑦。君明则诛，知阳虎之可以济乱也，此见微之情也。语曰：“诸侯以国为亲。”君严则阳虎之罪不可失，此无赦之实也。则诛阳虎，所以使群臣忠也。未知齐之巧臣，而废明乱之罚；责以未然，而不诛昭昭之罪；此则妄矣。今诛鲁之罪乱以威群臣之有奸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孙之亲，鲍父之说，何以为反？

【注 释】

- ① 陈奇猷以为此一节是后人向韩非问难的文字。
- ② 公子目夷：宋桓公庶子，名目夷。宋桓公病重，太子兹甫要让位给公子目夷，目夷推辞不受。
- ③ 商臣：楚成王的儿子，初被立为太子，后成王要改立公子职为太子，商臣发动叛乱，杀死其父成王。
- ④ 去疾：郑灵公的儿子，灵公被杀后，郑人要立去疾为君，去疾将君位让给他的庶兄公子竖，是为襄公。由此可知不当云“予弟”而应云“予兄”为是。



- ⑤ 鲁桓：指鲁桓公。据史书记载，鲁隐公十一年，公子翬在隐公面前讲其弟子允的坏话，要求隐公杀掉子允，但隐公不同意。公子翬害怕子允知道此事，便将隐公杀掉，立子允为桓公。为了说明夺君位弑父兄的事，文章把弑父的事改为弑兄。
- ⑥ 桓：指齐桓公，桓公杀死其兄而夺君位。 律：用标准衡量。
- ⑦ 承：接续。

【译 文】

有人说：仁爱和贪婪是不同思想。所以公子目夷辞绝宋君的位置，而楚国的商臣为了君位却杀死了自己的父亲，郑国的去病将君位让给自己的弟弟，而鲁桓公为了君位却杀死了自己的哥哥，春秋五霸互相兼併，而要用齐桓公的作为衡量人，这样就没有保持操守、廉洁的人了。况且国君明察而且严厉，臣下就忠诚，阳虎在鲁国制造动乱，没有成功便逃走，进入到齐国却不被诛杀，这就继续制造祸乱。君主明察就会杀死他，因为知道阳虎会继续制造祸乱。这是能发现隐微的情况。传言说：“诸侯将国家当做亲人。”君主如果严厉，阳虎的罪过就不能失察，这就是不进行赦免的实际原因。杀死阳虎，是为了让群臣尽忠。齐景公不知道齐国境内的诈巧之臣，而废弃对公然造反的乱臣的惩处，寻求尚未发生的动乱因素，却不诛责非常明显的罪行；这是荒谬的。现在诛杀鲁国有罪过的乱臣，为的是威吓群臣中有奸邪思想的人，这可以得到鲁国和季氏、孟孙氏、叔孙氏的亲近，鲍文子的意见为什么说是相反的呢？

三

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①，昭公恶之^②，固谏不听。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③。君子曰：“昭公知所恶矣。”公子圉曰^④：“高伯其为戮乎，报恶已甚矣。”



【注 释】

- ① 郑伯：指郑庄公，武公之子寤生。 高渠弥：郑大夫。
- ② 昭公：郑庄公的儿子，名忽。庄公死后继位。
- ③ 亶：应作“亶”(wěi)，郑国公子。
- ④ 公子圉：应作“公子达”，鲁国公子。

【译 文】

郑庄公将要任命高渠弥担任卿士，太子忽讨厌他，坚持向庄公进谏都不听从。到了昭公继承君位，高渠弥害怕昭公杀掉自己，辛卯日，杀死昭公，而立子亶为厉公。君子说：“昭公了解自己所厌恶的人。”公子圉说：“高渠弥将要被杀死，他报复心太严重了。”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难者，报恶晚也。然则高伯之晚于死者，报恶甚也。明君不悬怒^①，悬怒则臣罪轻举以行计^②，则人主危。故灵台之饮^③，卫侯怒而不诛，故褚师作难；食鼃之羹^④，郑君怒而不诛，故子公杀君。君子之举知所恶，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行诛焉，以及于死，故知所恶，以见其无权也^⑤。人君非独不足于见难而已，或不足于断制。今昭公见恶稽罪而不诛，使渠弥含憎惧死以徼幸，故不免于杀，是昭公之报恶不甚也。

【注 释】

- ① 悬怒：有怒而不发。
- ② 臣罪：应作“罪臣”。行计：实行自己的谋划。
- ③ 灵台之饮：鲁哀公二十五年，卫侯在藉圃筑灵台，和诸大夫在台上饮酒。褚师声子穿着袜子登上席子，卫侯很生气。褚师声子辩解后，卫侯赶走声子，并声言要砍断他的脚，后褚师声子作乱。
- ④ 食鼃之羹：楚国献给郑灵公一只鼃。子公和子家要去进谏。子公对子家说：“以往我的手指出现摇动的情况，就能吃到美味，今天我的手指又动了。”到郑灵公处后，果然见到厨师要炖大鼃，二人相视而笑。郑灵公问



其故，子家说其中的缘故。郑灵公听后就故意不给子公吃。子公故意把手指浸到鼋羹中，尝了尝走去，灵公发怒。后子公和子家合谋杀灵公。

⑤ 权：权变，变化。

【译 文】

有人说：“公子圉的话不是说反了吗？昭公遇难的原因，是因为报复的太晚。这样看来，高渠弥死得比昭公晚，是因为他的报复心太严重。圣明的君主不暗含愤怒而不发，如果有愤怒而暗含不发泄，有罪过的臣下就会轻易地发动叛乱实现他自己的阴谋，君主的地位就危险了。所以在灵台宴饮时，卫侯面对褚师声子的不礼只是发怒却不杀掉他，所以后来褚师发动叛乱；郑国大夫子公为了和灵公赌气要吃鼋的肉汁，郑灵公只是发怒却不杀死他，所以子公后来杀了郑灵公。君子在做事时知道他所厌恶的对象，但是厌恶得不十分严重，知道得像这样地清楚明白，却不对他们进行惩处，以至到了被杀，所以君子知道自己讨厌的人，却表现出他不知遇事变化对策。君主不单不是以面对灾难而已，有时还不能对事件进行决断和控制。现在昭公发现了他厌恶的人，核查了罪过却不进行惩处，使高渠弥对他满怀憎恨，又惧怕被处死却意外地被赦免，所以昭公就免不了被杀死，这说明昭公报复心不重。

或曰：报恶甚者，大诛报小罪。大诛报小罪也者，狱之至也①。狱之患，故非在所以诛也②，以讎之众也③。是以晋厉公灭三郤而栾、中行作难④，郑子都杀伯咺而食鼎起祸⑤，吴王诛子胥而越勾践成霸⑥。则卫侯之逐，郑灵之弑，不以褚师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诛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诛而有诛之心。怒其当罪，而诛不逆人心，虽悬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后，宿罪而诛，齐胡之所以灭也⑦。君行之臣，犹有后患，况为臣而行之君乎？诛既不当，而以尽为心，是与天下有讎也。则虽为戮，不亦可乎？



【注 释】

- ① 狱：这里是惩罚的意思。
- ② 故：同“固”。 以：同“已”。
- ③ 雠：同“仇”。
- ④ 晋厉公：名寿曼，景公之子。晋厉公执政时，六卿权势很大。厉公十二年，厉公接受宠臣谏言，决定杀死六卿中的郤犨、郤锜、郤至，后招致三郤同党栾书、中行偃等人的反叛。
- ⑤ 郑子都：不详其人、其事。
- ⑥ 吴王：指吴国君。吴君与越句践交战取胜，越求和。伍子胥力谏取越。吴王不从，除子胥。后越果然强盛灭吴。
- ⑦ 齐胡：指齐国驺马繻、胡公。驺马繻是齐国大夫。胡公是齐公子。胡公虐待驺马繻，驺马繻杀胡公。

【译 文】

有人说：报复心严重的人，是用重的惩罚报复小的不满。用重大的惩罚报复轻微的不满，是惩罚的极端了。惩治的祸患，本来不在于诛罚了谁，而是在仇君的人众多，所以晋厉公除去三郤之后栾书、中行偃等发动叛乱，郑国子都杀死伯咺并吃了鼎中的食物发生灾祸，吴国的国君除掉伍子胥，越国勾践便成就霸业。卫侯驱逐褚师，郑灵公要杀子公，不在于褚师没有被杀死和子公没有被惩罚，而在于君主不可以有愤怒的表示时有了愤怒的表情，不该有惩罚的时候有了惩罚的想法。对这些人应当受到惩罚发怒，诛杀并无叛变臣下的想法，即使含而不发又有什么害处？臣下在太子没有即位前发生的罪过，在即位之后，将以往的罪过翻出来惩罚，这是齐国驺马繻、胡公被灭的原因。君主对臣下有行动，尚且有后患，何况做臣下的对国君采取行动了？诛杀已经不合适，又把全部杀掉当做满足，这是和天下人为仇敌，即使被杀死，不是应该吗？



四

卫灵公之时，弥子瑕有宠于卫国^①。侏儒有见公者曰：“臣之梦浅矣^②。”公曰：“奚梦？”“梦见灶者，为见公也。”公怒曰：“吾闻见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当也^③。人君兼照一国，一人不能壅也。故将见人主而梦日也。夫灶，一人炀焉^④，则后人无从见矣。或者一人炀君邪？则臣虽梦灶，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渠^⑤，退弥子瑕，而用司空狗^⑥。

【注 释】

- ① 弥子瑕：人名，卫臣。有宠于卫国：宜作“有宠，专于卫国”。
- ② 浅：同“践”，实践，这里有出现的意思。
- ③ 当：同“挡”，遮挡。
- ④ 炀：焚烧，烧火。下文“炀”义为用火烤，意思是只有一人面对君主，别人都不能面对。
- ⑤ 雍渠：又作“雍渠”，卫灵公宦者。
- ⑥ 司空狗：即史狗，又名文子，卫灵公的臣。

【译 文】

卫灵公时期，大臣弥子瑕受到宠幸，在卫国专权。有位侏儒拜见卫灵公说：“我的梦已经出现过了。”灵公问：“梦见什么了？”“梦见一位在炉灶前烧火的，打算要拜见你。”灵公生气地说：“我听说拜见人君的人梦见太阳，为什么拜见我，你却梦见一个在炉灶前烧火的？”侏儒说：“太阳光芒普照天下，任何东西也不能遮挡。君主普照全国，任何人不能堵塞蒙蔽，所以要拜见君主时要梦见太阳。炉灶，是蒙蔽一个人，在灶前烧火时，后面的人没法能见到。有时有一个人用火烤君主你吧？我即使梦见炉灶不是可以吗！”灵公说：“说得对。”于是辞去雍渠，又辞去弥子瑕，而任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于梦以见主道矣^①，然灵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钼，退弥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爱而用所贤也。郑子都贤庆建而壅焉^②，燕子哙贤子之而壅焉^③。夫去所爱而用所贤，未免使一人炀己也。不肖者炀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贤者炀己，则必危矣。

【注 释】

① 见：同“现”，表现。

② 郑子都：人，事未详。

③ 燕子哙(kuàn)：姬姓，名哙，战国中期燕国的君主，此人好贤，曾亲自将君位让给他的国相子之。子之：燕王哙的相，办事果断，善于用“术”。后齐宣王攻击燕国，哙与子之均被杀。

【译 文】

有人说：“侏儒善于借助梦来表现君主处事的情况，由此可知灵公并不知侏儒所说的真意。辞去雍钼，辞退弥子瑕，而任用司空狗，这是远离所喜爱的人，任用认为有才能的人。郑国的子都认为庆建贤能却受到雍塞蒙蔽，燕国的子哙认为子之贤能也受到阻碍，远离所喜爱的，而任用认为贤能的人，不能避免一个人独自面对你自己。没有能力的人独自面对君主，不足以危害君主的圣明，如今不深入了解其中的道理，而让有才能的人独自面对自己，就一定有危险。

或曰：屈到嗜芰^①，文王嗜菖蒲菹^②，非正味也，而二贤尚之，所味不必美^③。晋灵侯说参无恤^④，燕哙贤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贤不必贤也。非贤而贤用之，与爱而用之同。贤诚贤而举之^⑤，与用所爱异状。故楚庄举叔孙而霸^⑥，商辛用费仲而灭^⑦，此皆用所贤而事相反也。燕哙虽举所贤而同于用所爱，卫奚距然哉？则侏儒之未可见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见之后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日



不加知而使贤者炀己^⑧，则必危；而今以加知矣^⑨，则虽炀己，必不危矣。

【注 释】

- ① 屈到：楚人，名子夕，是楚国卿。据记载屈到喜欢吃菱，所以在有病时嘱咐人，死后要用菱祭祀他。后来他的儿子又反对用菱祭祀他，主张按礼祭祀，不能因自己个人好恶来干扰礼仪法典。 菱(p)：菱角。
- ② 菖蒲：水生草本植物，有香气。其根茎可入药。根切成四寸长醃渍成菜叫做“菹”(菹)。
- ③ 味：用作动词，品尝味道，喜好味道。
- ④ 参无恤：可能就是范无恤。此人曾在晋灵公六年，秦晋河曲战时，给灵公驾战车，其它事不详。
- ⑤ 贤：第一“贤”字，用作动词，指认为贤能。
- ⑥ 叔孙：应作“孙叔”，指孙叔敖。
- ⑦ 商辛：即帝辛，纣王。 费仲：纣臣，此人善于阿谀逢迎，好私利。
- ⑧ 日：应作“曰”为是。 曰：意为认为。
- ⑨ 以：同“已”。

【译 文】

有人说：楚人屈到喜好吃菱角，文王喜好吃菖蒲根醃制的醃菜，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美味，可是两位贤人却喜好它，所以爱吃的东西不一定是美味。晋灵公劝说范无恤，燕子哈认为子之贤能，这二人不是真正的士，可是两位君主却尊重他们，所以所认为的贤人不一定真是贤人。不是贤人却当作贤人使用他，和喜好而采用它相同。认为贤能又确实贤能的就任用他，和任用所喜好的人情况不同。所以楚庄王推举孙叔敖而称霸诸侯，商纣任用费仲却灭亡国家，这些都是任用了认为是贤能的人可是事情的结果却相反。燕国子哈荐举了认为有才能的人，却和用喜好的人结果相同，卫灵公为什么突然间就这样了呢？侏儒不应该接见。君主被臣下蒙蔽



却不知道被蒙蔽,已经发现之后才知被蒙蔽,所以辞退蒙蔽的臣下,是深入地知晓。认为不深入地知晓而让贤能面向自己就一定危险,现在已经更加知道了,那么虽然面向自己也一定没有危险。

(闫玉山注译)

难 势

【题 解】

难,是辩驳;势,指君主的权力和地位。难势,是围绕前期法家慎到的势治学说展开的辩驳。

文中肯定慎到的势治学说,强调势位的重要性,驳斥儒家“待贤乃治”的观点,指出势治与贤治是两种对立的治国原则,提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著名论断,认为君主只有在坚守法治的前提下运用权势,才能治理好国家。这是对前期法家学说的重要发展。

作者多处运用通俗的比喻,说明深奥抽象的道理,新鲜活泼,富有哲理,明白易懂,很有说服力。

慎子曰^①:飞龙乘云,腾蛇游雾^②,云罢雾霁^③,而龙蛇与蝼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④,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⑤,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⑥。夫弩弱而矢高者^⑦,激于风也^⑧;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⑨,至于南面而王天下^⑩,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



【注 释】

- ① 慎子:即慎到,赵国人,战国中期法家代表人物,曾在齐国稷下讲过学。他的著作收在《慎子》一书中。据《史记》记载,慎子有十二论,《汉书》记载说有四十二篇,现在只存七篇。
- ② 腾蛇:古代传说中一种能飞的蛇。
- ③ 罢:停止。这里是消散的意思。霁(jì)记:云雾消散。
- ④ 贤人:德才高的人。这里指被儒家称赞的像尧、舜一类的人。诎(qū):通“屈”,屈服。不肖:不贤,指德才不好。
- ⑤ 匹夫:平民。
- ⑥ 恃(shì):依靠。
- ⑦ 弩(nǔ):古代一种用机械力量发射箭的弓。
- ⑧ 激:冲击。这里有推动的意思。
- ⑨ 隶属:从属。这里指从属的地位,即卑下的地位。
- ⑩ 南面:古代帝王临朝听政时都是坐北朝南,以面向南坐为尊。这里指处在君王的地位。王(wàng):动词,为王,引申为统治的意思。

【译 文】

慎到说:飞龙腾蛇,乘驾着云雾,在空中飞行,然而一旦云消雾散,它们也就跟蚯蚓、蚂蚁一样了,因为它们失去了所凭依的云雾。贤人被不肖者屈服,那是因为贤人权力小地位低;不肖者能被贤人制服,那是因为贤人权力大地位高。如果尧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就连三个人也管理不了,然而夏桀处在帝王的位置上,却能扰乱整个国家;我由此认识到权力和地位是可以依靠的,而贤人智者是不值得羡慕的。弓的力量很小,箭却射得很高,那是因为受到风力的推动;本身没有德才却能使政令施行,那是由于得到众人帮助。当尧还处在卑下地位时对人施教,人们并不听从,等到他成为君王统治天下时,他命令做的,人们就马上执行,不准许做的,人们就马上停止。由此看来,贤人智者并不能够制服众人,权力和地位却可以使贤人屈服。



应慎子曰^①：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②。虽然，夫释贤而专任势^③，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也^④；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醲而蚁不能游^⑤，夫有盛云醲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蚓、蚁之材蒲也^⑥。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蒲也。

【注 释】

- ① 应：答复。这里有“责难”的意思。
- ② 托：依靠。
- ③ 释：抛弃。任：使用。
- ④ 材：资质。
- ⑤ 醲：通“浓”，厚。
- ⑥ 蒲：微小。这里有低下的意思。

【译 文】

有人责难慎到说：飞龙腾蛇，乘云驾雾，在空中飞游，我并不认为龙蛇可以不依托云雾之势而飞游。虽然这样，不依靠贤人而单靠权势就能治理好国家吗？那是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的。有了云雾这种势，能够腾云驾雾飞游，这是因为龙蛇的资质好；现在，尽管稠云密布，蚯蚓却不能腾驾云，大雾弥天，蚂蚁却不能到雾中飞游。有了稠云浓雾这种势却不能腾驾飞游，这是因为蚯蚓、蚂蚁的资质低劣。夏桀、商纣当上国王统治天下，把天子的威势作为他们乘驾飞游的云雾，可是天下却仍然不能避免出现混乱，是因为桀、纣的资质低劣。

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①，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之也。贤者用之则天下



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②,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③,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者也。故《周书》曰^④:“毋为虎傅翼^⑤,将飞人邑^⑥,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⑦,为炮烙以伤民性^⑧,桀、纣得成肆行者^⑨,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⑩。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未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伐矣。

【注 释】

- ① 其人:那个人,指慎到。
- ② 情性:指人先天具有的本质。
- ③ 利:指有利条件。济:利用。
- ④ 《周书》即《逸周书》。下面引文出自本书《寤儆(wùjǐng)》篇。
- ⑤ 傅翼:增添翅膀。傅,通“附”,附着。
- ⑥ 邑(yì):这里泛指城市。
- ⑦ 台:一种用上筑成的正方形建筑物,高一丈以上,上面可以有屋,也可以无屋,用以观望或游乐。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纣王筑鹿台,用以积聚财物和游乐。深池:指酒池。据《史记·殷本纪》和《新序·刺奢》记载,夏桀、殷纣造酒池,穷奢极欲。
- ⑧ 炮烙(páoluò):本作“炮格”,殷纣时所设的一种酷刑。这种刑罚是在铜格上涂油脂,下面用灰火烧,让罪人在格上烤死。
- ⑨ 肆行:放纵的行为。指前面说的“尽民力”、“伤民性”事。
- ⑩ 未始:不曾,没有。

【译 文】

况且那个人认为用尧的势可以治理好天下,那么尧的势和桀扰乱天下的势有什么两样呢?权势这种东西,不能一定使贤者使用它,而不贤者不能使用它。不过,贤者使用它天下就能治理得



好，不贤者用它天下就会发生混乱。按人的性情来说，世上贤者少而不贤者多，如果把据有威势的有利条件给扰乱天下的不贤者使用，这样用势来扰乱天下的人就多了，用势来治理天下的就很少了。权势既便于治理天下，也便于扰乱天下。所以《周书》上说：“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如果让不贤者乘驾着权势，这就等于给老虎添上翅膀。夏桀、商纣建造高台挖掘深池耗尽民力，设置炮烙酷刑残害民众生命，他们所以能做出这样放肆的事情来，是因为有天子的威势作为他们的翅膀。假使桀、纣是普通的人，还不曾干完一件坏事，就要被处死了。权势是培植虎狼之心进而铸成暴乱的东西，它是天下的极大祸害。权势对于天下的治与乱，本来就没有一定的联系，那些专讲权势能够治理好天下的人，他们的智慧所能达到的程度未免太肤浅了。

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①，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②。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轡^③，以刑罚为鞭策^④，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⑤，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⑥。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注 释】

- ① 臧获：奴婢。
- ② 王良：春秋时晋国人，以善于驾车著名。取：通“趋”，快速奔跑。
- ③ 轡(pèi)：马缰绳。
- ④ 鞭策：马鞭。
- ⑤ 追速致远：车马跑得快，行得远。
- ⑥ 类：类比，同类相推。



【译 文】

良好的马坚固的车,让一个奴仆去赶就被人讥笑,而让王良去驾驭就能日行千里。车和马并没有什么区别,有的能日行千里,有的却被人讥笑,那是因为赶车的技术好与差相距太远了。如果把国家比作车,用权势当马,用号令作轡,用刑罚作鞭,让尧、舜驾驭它天下就治理得好,让桀、纣驾驭它天下就混乱,那是因为贤者与不贤者的德才相差太远了。想要马车跑得快行得远,不知道任用王良,想要兴利除害,不知道任用有才德的人;这就是不懂得同类相推的弊病。尧、舜也就是管理民众的王良啊。

复应之曰^①: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②。客曰^③“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④,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设也而已矣,贤何事焉^⑤?何以明其然也?客曰^⑥:“人有鬻矛与盾者^⑦,誉其盾之坚^⑧,‘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⑨。夫贤之为道不可禁^⑩,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贤与无不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

【注 释】

- ① 之:他,指前面责难慎到的人。
- ② 其人:指慎到。治官:治理政事。
- ③ 客:指责难慎到的那个人。
- ④ 必于自然:由客观存在决定。
- ⑤ 贤:贤人。事:做。



- ⑥ 客：韩非假设的某个人。
- ⑦ 鬻(yù)：卖。矛：古代用以直刺的长柄兵器。盾：古代用以抵挡刀箭防护身体的兵器。
- ⑧ 誉：夸耀。
- ⑨ 名：概念。这里指判断。
- ⑩ 贤：指贤治。道：道理，办法。

【译 文】

又有人驳斥那个责慎到的人说：慎到认为完全可以依靠权势治理政事，而你却说“一定要等待贤人出现天下才能治理得好”，这是不对的。势这个东西，名称虽然只是一个，可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势若是由客观来决定的，就不需要去讨论它了，我所要讲的势，是人为的势。假如尧、舜生下来就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即使有十个桀、纣也扰乱不了天下，这是靠势治理好天下的缘故，假如桀、纣也生下来就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天下，这是靠势扰乱天下的结果。所以说“凡是靠势治理好的天下就不可能被扰乱，而靠势扰乱的天下也不可能治理好。”这都是自然的势，不是人为安排的。像我所说的势，是指人为的势罢了。要贤人做什么呢？用什么来说明是这样呢？有个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耀自己的盾坚固，说‘我的盾坚固无比，任何锋利的东西都穿不透它。’一会又夸耀自己的矛说‘我的矛锋利无比，任何坚固的东西都能刺透。’有人反问他：‘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怎么样呢？’那个人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把他的盾说成任何锋利的东西都穿不透，与把他的矛说成任何坚固的东西都能刺穿，这在判断上是不能同时成立的。“贤”作为一种治国办法是没有什么可以禁止得了的，“势”作为一种治国手段是什么都可以禁止的，把不可禁止的“贤”同无不禁止的“势”相提并论，这就跟矛和盾的说法一样。可见“贤治”与“势治”的势不两立是十分明显的了。



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①，是比肩随踵而生也^②。世之治者不绝于中^③，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驽而分驰也^④，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括之法^⑤，去度量之数^⑥，使奚仲为车^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⑧，刑罚之威，释势委法^⑨，尧、舜户说而人辨之^⑩，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

【注 释】

- ① 世：古代以三十年为一世。“千世”形容时间很长。
- ② 比肩随踵：肩挨肩脚跟脚。
- ③ 中：指中等才能的人。
- ④ 骥(jì)：千里马。驽(ē)：即驽(lù)驽，古代名马。
- ⑤ 隐括(gōu)：木工所用工具，用以矫正弯曲竹木，使它平直或成某种形状。
- ⑥ 度量：计量长短。
- ⑦ 奚仲：传说古代是造车的巧匠。
- ⑧ 庆赏：奖赏。
- ⑨ 委：抛弃。
- ⑩ 户说而人辨之：挨家挨户一个人一个人地劝说。辨，通“辩”。

【译 文】

况且尧、舜、桀、纣一千世才出现一个，这就算是比肩接踵而至了。历代治国的君主在中等才能的人中不断出现，我要讲势治的目的，就是为这些中等才能的君主。中等才能的君主，往上比赶不上尧、舜，往下比也不能像桀、纣。只要他们坚守法度据有权势就可以治理好天下，背离法度丢弃权势就会使天下混乱。如果放弃权势背离法度专等像尧舜那样的君主，像尧、舜那样的君主出现时



才天下大治,这就将使天下千世混乱而一世太平。相反,坚守法度据有权势来等待像桀、纣那样的君主,像桀、纣那样的君主出现时天下才混乱起来,这就将使天下千世大治而一世混乱。千世太平而一世混乱和一世太平而千世混乱这两种情况相比较,就像驾着良马背道而驰,它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如果抛开隐括矫正木材的方法,离开用尺子计量长短的技术,让造车巧匠奚仲造车,连一个轮子也造不成。没有奖赏的勉励,刑罚的威慑,抛开权势放弃法度,即使尧、舜挨家挨户一个人一个人地劝说,就连三家都管理不好。由此看来,权势完全能够用来治理好天下的道理,也就再明白不过了。说“一定要等待贤人出现才能治理好天下”,这也是不对的。

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①,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②,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③,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④,必苦菜、亭历也^⑤。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末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

【注 释】

- ① 粱肉:指精美的饭菜。
- ② 越人:泛指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人。越,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名,其地域包括今浙江大部和江苏、江西部分地区。
- ③ 置:驿站,供驿马中途休息的地方。
- ④ 饴(yí):用米、麦制成的糖浆。
- ⑤ 苦菜:野菜名,又名荼,苦苣、苦蕒。亭历:即葶苈,草药名。有甜苦两种,



此处指苦味的。

【译 文】

假如让人一百天不吃食物来等待饭菜，挨饿的人就活不成了；现在要等待尧、舜那样的贤人来管理天下民众，这就像要等待好饭菜来解救挨饿之人的说法一样。他说：“良好的马坚固的车，奴仆赶着它就会被人讥笑，王良赶着它就能日行千里”，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正确。假若等待地处东南沿海善于在海中游水的人来拯救中原地区被水淹没的人，尽管沿海地区的人水性好，被水淹没的人也不能得到救助。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当今的良马。也就像“越人救溺”的说法一样，显然是行不通的。有了良好的马坚固的车，途中每隔五十里设立一个驿站，让一个中等驭手赶车，想要车马跑得快行得远是能够做到的，千里路程当天就可以达到，何必要等待古代的王良呢？一提到驾车，不是用王良就一定是用奴仆把车驾糟；一提到治国，不是用尧、舜就一定是用桀、纣把天下扰乱。这就像一提到味道，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苦草。这种积累诡辩之辞，背离治国法度，走两个极端的议论，怎么能驳倒合乎事理的言论呢？你的议论比不上慎到的势治学说啊。

（刘乾先注译）

问 辩

【题 解】

问辩，是假托有人就争辩一事发问，而韩非予以答复。

这篇文章的主旨，不在于说明争辩如何发生，而重在禁止儒家等不合法令、不符功用的辩说。韩非认为，君主的命令和官府的法令是衡量



臣民言行是非的标准,明主应以这个标准听言观行。这是法家要求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的一种主张。

本文属问答体论说文,以答复设问的形式发表议论,在先秦文献中已经出现,对后代论说文有一定影响。

或问曰:“辩安生乎?”

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

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

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①,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②;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③。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而民以私行矫之^④。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⑤,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⑥。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⑦,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⑧,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⑨。设五寸之的^⑩,引十步之远^⑪,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⑫,有常仪的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中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⑬,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⑭,以犯上为抗^⑮。人主者说辩察之言^⑯,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⑰,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辞章^⑱,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

【注 释】

① 无法令:指没有法令根据。接诈:对付欺诈。揣(chuǎi):推断。

② 大利:指厚赏。

③ 讼:争辩。

④ 矫:违背。



- ⑤ 顾:反而。渐:通“潜”,隐藏,引申为放弃。
- ⑥ 的彀(gòu):目标。的,箭靶的中心,彀,拉满弓弦。
- ⑦ 砥砺(dǐ):磨。细的磨刀石叫砥,粗的叫砺。这里都作动词用。杀矢,打猎所用的箭。
- ⑧ 端:指矢的尖端。秋毫:鸟兽在秋天新长出来的细毛。比喻极细小的东西。
- ⑨ 仪的:供瞄准儿的靶子。仪,度,引申为观察。
- ⑩ 五寸:指箭靶直径为五寸,是说目标大。引:拉弓。
- ⑪ 十步:是说距离短。步,古代衡量距离的长度单位,六尺为一步。
- ⑫ 羿(yì 义):夏朝有穷氏部落的首领,古代善射者。逢(páng)蒙:传说他曾向羿学射,艺成之后,暗想天下著名射手只有羿超过自己,便杀死羿。
- ⑬ 至:极。
- ⑭ 离群:不同流俗,指标新立异,自命清高。
- ⑮ 抗:高尚。
- ⑯ 说:喜欢。
- ⑰ 儒服:穿儒家服装的人,指儒生。带剑:佩带刺剑的人,指游侠。
- ⑱ 坚白:战国时名家公孙龙所提出的哲学命题。它的大意是,一块坚硬的白石头,用手摸只能感觉到它的坚硬,而感觉不到白色;用眼睛看,只能感觉到白色,却感觉不到它的坚硬。因此石头的坚和白两种属性是分离的,可以离开石头而独立存在。无厚:战国时家名惠施所提出的哲学命题。惠施提出了“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认为平面没有体积,因而它本身没有厚度,但它仍然可以有千里之大。章:通“彰”,显扬。

【译 文】

有人问我:“争辩是怎么发生的?”

我回答说:“由于君主不明智而发生的。”

提问的又说:“君主不明智就发生争辩,是什么道理呢?”

我回答说:“英明君主统治的国家,君主的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官府的法令,是最适宜的行事的准则。命令以外,不能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法令以外,不能有第二种适于行事的准则,所以言



词和行动凡是不符合法令的都必须禁止。至于有些言论虽然没有法令根据,但是可以用来对付欺诈、适应事变、谋得利益、推断事理的,君主采纳这种言论时就必须责求它的实数。言论和实际效果相符的,就给予重赏;言论与实际效果不符的,就给予重罚。这样智慧低的由于害怕惩罚就不敢胡言乱语,智慧高的也没有办法来争辩。这便是君主明智而没有争辩的缘故啊。混乱的社会却不是这样:君主有命令,百姓就用古代的典籍予以非难;官府有法令,百姓就凭个人的利害加以违背。君主反而放弃自己的法令而尊重学者的智慧和私行,这就是社会上研治古代经典的人愈来愈多的缘故啊。言论和行动,要以功用作为它的目的。把打猎用的箭磨锋利,用它毫无目标地乱射,箭头未尝不能射中极微小的东西,但是不能称为好射手,因为他射箭时没有固定的靶子。设置直径为五寸的箭靶子圆心,在十步之远的地方拉弓射箭,羿和逢蒙那样的射手必定射中,是因为有固定的目标。所以有固定的目标,羿和逢蒙能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射技高超;没有固定的目标,胡乱地射箭,即使射中了极微小的东西,仍算拙笨低下。现在听取言论考察行为,不以功用作为目标,言论即使极其精审,行动即使极其坚定,也只能像无的放矢之类的情形一样。所以乱世听取言论,以深奥难明为精审,以博学多文为雄辩;考察行为,以标新立异为贤能,以冒犯上司为清高。君主喜欢所谓雄辩精审的言辞,尊重所谓贤能清高的行为,所以那些制订法术的,虽订立了行为取舍的标准,分清了争辩的是非,但是没有人对此加以肯定。因此穿着儒服的儒生、佩带宝剑的游侠愈来愈多,而耕田作战的士民愈来愈少;‘坚白’、‘无厚’的辩说得到显扬风行,而法律宪令却遭到破坏而消亡。所以我说:‘君主不明智,争辩就会发生。’”

(刘乾先注译)



问 田

【题 解】

本文选取“徐渠问田鸠曰”中的“问田”二字做篇。

文章前一部分，通过徐渠和田鸠的对话，阐述了法家选拔官吏必须经过基层的试用和考验的主张；后一部分，通过堂谿公与韩非的对话，反映了法家坚持法治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

本文思想，虽然与法家思想相合，但文中直称韩非为“韩子”，说明此文非出于韩非本人之手，可能是韩非门徒所作。

本文用回答体，但不是假托有人发问而答复，与《问辩》篇稍有不同。

徐渠问田鸠曰^①：“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②，圣人不见功而接上^③。今阳城义渠^④，明将也，而措于屯伯^⑤；公孙亶回^⑥，圣相也，而关于州部^⑦，何哉？”田鸠曰：“此无他故异物^⑧，主有度、上有术之故也。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⑨，魏相冯离而亡其国^⑩？二君者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屯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屯伯之试，州部之关，岂明主之备哉^⑪！”

【注 释】

- ① 徐渠：人名，生平不详。田鸠：即田俅(qiú)子，战国时齐国人，曾在秦惠文王时到过秦国。墨家人物，文中他的言论，反映了法家观点。
- ② 袭下：指从下级官吏逐级提升职务。袭，层层累迭。遇君：遇到君主。指得到君主的赏识。
- ③ 接上：接近君主。指得到君主的重用。
- ④ 阳城义渠：人名，生平不详。
- ⑤ 屯伯：屯长，军队中的小头目。
- ⑥ 公孙亶(dǎn)回：人名，生平不详。



- ⑦ 关:安排。州部:当时地方上的一种基层行政机构。
⑧ 他故:其他的缘故。异物:别的事情。物,事。
⑨ 宋觚(gū):人名,生平不详。
⑩ 冯离:人名,生平不详。
⑪ 备:措施。此指任官的办法。

【译 文】

徐渠问田鸠说:“我听说有智之士不必从下层官吏逐级提升就能得到君主的赏识,圣贤之人不等功绩显现出来就能得到君主的重用。当今的阳城义渠,是位英明的将领,起初却安排在屯长这样的位置上;公孙亶回,是位贤明的相国,起初却安排在地方基层的行政机构中,这是什么原因呢?”田鸠说:“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君主运用法和术的缘故。您难道没听说楚国任用宋觚为将而使国事败坏,魏国任用冯离为相而使国家危亡的事情吗?楚、魏两国的君主被动听的言辞所驱使,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不在屯长这样的低级职务中去试用他们,不安排在州部这样的基层机构中去考验他们,所以才有国事败坏和国家危亡的祸患。由此看来,那种不经过低级职务的试用,不经过基层机构的安排考验,难道是英明君主任用官吏的办法么!”

堂谿公谓韩子曰①:“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②。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③,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④。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⑤:‘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⑥,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⑦,而行贱臣之所取者⑧,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⑨,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



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⑩，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⑪，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⑫，然有大伤臣之实。”

【注 释】

- ① 堂谿公：《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昭王封夫概于堂谿，号为堂溪氏。堂谿公应是这个贵族的后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堂谿公曾拜见韩昭侯并劝韩昭侯用术。堂谿公是韩昭侯时人，比韩非早百的之久，况且劝昭侯用术也与本文思想不合。本文的堂谿公与昭侯时的堂谿公可能并非一人，或疑本文所记属后人附会。韩子：对韩非的尊称。
- ② 遂：顺遂，通达。
- ③ 度数：指法度的标准。
- ④ 殆(dài)：危险。
- ⑤ 术：通“述”，说。
- ⑥ 齐：整治。民萌：民众。萌，通“氓”，与“民”意义相同。
- ⑦ 先王之教：古代君主的遗教，指礼治。
- ⑧ 贱臣：韩非对自己的谦称。
- ⑨ 惮(dàn)：害怕。暗上：糊涂君主。暗，昏暗不明。
- ⑩ 明夫身：看清楚那自身危害。夫，那。资利：利益。
- ⑪ 向：向往，追求，这里有“选择”的意思。
- ⑫ 幸：爱。

【译 文】

堂谿公对韩子说：“我听说遵循礼治，讲求谦让，是保全自身的办法；修养品德，收敛才智，是办事顺遂的途径。现在先生设立法度，规定法度的标准，我个人认为将会危及您的终身前途，并将危害您的生命。这用什么来证明呢？我听到先生说过：‘楚国不用吴起因而削弱混乱，秦国实行了商鞅的法治因而富足强盛。他们两人的主张已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这是由于没有碰上好时代、遇上好君主所造成的祸患啊。’好时代、好君



主是未必能遇上的，而灾祸是不可避免的。放弃保全自己和办事顺遂的道路，毫无顾及地去做危及自身前途和生命的事情，我为先生着想不应采取这种做法。”韩子说：“我听懂了先生的话了。统治天下的权柄，治理百姓的法度，的确是很不容易掌握施行的。然而我所以要废除先王的礼治，实行我所采用的法治，是由于我认为设立法术，规定法度的标准，这是使百姓得到好处的办法。不怕昏乱糊涂的君主加给的灾难，而始终考虑治理百姓所带来的利益的做法，是仁爱智慧的行为。害怕昏乱糊涂的君主加给的灾难，对于死亡的危害回避，只知看清自身危害而看不见百姓利益的做法，是贪生卑鄙的行为。我不愿选择贪生卑鄙的做法，不敢损伤仁爱智慧的行为。先生有爱我的美意，然而实际上却严重的伤害了我。”

(刘乾先注译)

定 法

【题 解】

定法，指确立法度。

本篇是韩非总结前期法家变法经验教训的重要文章。文中运用问者提问应者答复的方式，明白透彻地分析了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的利弊得失，指出“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阐明法与术的重要性及法术并用的必要性。这是对前期法家法治理论的重要发展。

文中运用贴切通俗的比喻，阐述抽象的道理，层次分明，步步深入，有理有据，说服力很强，是一篇很好的论说文。

问者曰^①：“申不害^②、公孙鞅^③，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④。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⑤。今申不害言术



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⑥，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⑦。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⑧，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⑨，而罚加乎奸令者也^⑩。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⑪，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注 释】

- ① 问者：作者假设发问的人。
- ② 申不害：郑国人，战国前期法家代表人物，曾任韩昭侯相，辅佐昭侯变法，使韩国富兵强。
- ③ 公孙鞅：即商鞅。
- ④ 程：比较。
- ⑤ 具：指具备的东西。
- ⑥ 任：承担事物的能力。
- ⑦ 课：考察。
- ⑧ 著：编写。这里是制定的意思。
- ⑨ 慎法：指谨守法令的人。
- ⑩ 奸(gān)令：指破坏法令的人。奸，通“干”，干扰。
- ⑪ 弊：通“蔽”，蒙蔽，欺骗。

【译 文】

有人问：“申不害、商鞅，这两家的学说哪个对治理国家最急需呢？”

回答说：“这两家学说是不能这样比较的。人如果不吃饭，十天就要饿死；寒气最盛的时节，若是不穿衣服也要冻死，如果要问穿衣和吃饭哪一样对人们最急需，应该说这两样缺一不可，都是维持生命必须具备的东西。现在申不害主张术，而商鞅实行法，所谓术，就是根据承担事物的能力授给适合的职务，依照职务名义要求他们作出相应的业绩，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实际能力。这些是君主应该亲自掌管的。所谓法，就是法令由官府制定，刑罚在人



民的心里扎根,对守法的人给予赏赐,对犯法的人加以惩罚。这些是官吏应该坚决照办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受蒙蔽,官吏没有法,就会在下面胡作非为,这两样缺一不可,都是帝王治理国家的必备条件。”

问者曰:“徒术而无法^①,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

对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②。韩者,晋之别国也^③。晋之故法未息^④,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⑤,而后君之令又下^⑥。申不害不擅其法^⑦,不一其宪令,则奸多^⑧。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⑨,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⑩,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⑪,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⑫。故托万乘之劲韩^⑬,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⑭,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⑮。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⑯,连什伍而同其罪^⑰,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⑱,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⑲,惠王即位^⑳,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㉑。惠王死,武王即位^㉒,甘茂以秦殉周^㉓。武王死,昭襄王即位^㉔,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㉕,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㉖,乃城其陶邑之封^㉗。应侯攻韩八年^㉘,成其汝南之封^㉙。自是以来,诸用秦者^㉚,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㉛。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

【注 释】

① 徒:唯独。

② 韩昭侯:战国中期韩国国君,他曾推行了一些法治措施。

③ 晋之别国:从晋国分出来的国家。韩、赵、魏三家原都是晋国大夫,公元前403年,他们推翻晋君,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历史上称为“三家分晋”。别,分支。

④ 故法:旧法。指晋国的法律制度。



- ⑤ 先君:前代君主。这里指晋君。
- ⑥ 后君:指韩国君主。
- ⑦ 擅(shàn):专一。
- ⑧ 奸:邪恶。这里指邪恶的事情。
- ⑨ 道:从。这里指照办。
- ⑩ 勃:通“悖(bèi)”,违背,矛盾。
- ⑪ 十:十次。这里并非实指,只是形容次数多。
- ⑫ 譎(jué):诡辩。
- ⑬ 万乘(shèng):万辆兵车。这里形容兵力强盛。劲:强盛。
- ⑭ 十七年:据《史记·韩世家》记载,申不害在韩国任相十五年,比韩非的说法少二年。
- ⑮ 勤饰:尽力修治。饰,通“飭(chì)”,修治,整顿。
- ⑯ 坐:定罪。这里指商鞅制定的连坐法。
- ⑰ 连什伍:商鞅新法的户籍制度,是五家编为伍,十家编为什,使民众互相监督。什伍之中,一家有罪,其他人家必须告发,否则也连带有罪,叫做“连坐”。
- ⑱ 用力:肯出力气,指努力耕作。
- ⑲ 孝公:即秦孝公,曾重用商鞅,实行变法,使秦国逐渐富强起来。
- ⑳ 惠王:即秦惠文王。
- ㉑ 张仪:战国时魏国人,纵横家代表人物,从事连横活动,秦惠王时任秦相。以秦殉韩、魏:据《史记·秦本纪》和《史记·张仪列传》等史书记载,秦惠文王时,张仪用秦国的兵力迫使魏国献出土地,被任为秦相。后来又游说韩国依附秦国,被封为武信君。殉,为……而牺牲。
- ㉒ 武王:即秦武王。
- ㉓ 甘茂:战国时楚国人,秦武王时任左丞相,公元前 308 年曾率兵攻打韩国宜阳,通过三川(黄河、洛水、伊水)进入东周,消耗了秦国的力量。
- ㉔ 昭襄王:即秦昭王。
- ㉕ 穰(ráng)侯:即魏冉,秦昭王时任相。因封在穰地(今河南邓县),所以称穰侯。
- ㉖ 尺土之地:此句土、地二字语意重复,“土”字疑为“寸”字之误。
- ㉗ 城其陶邑之封:在陶邑封地筑城。城,城邑,这里用作动词,筑城。陶邑,即定陶,在今山东定陶县北。公元前 284 年,燕、秦等五国联合攻齐,秦占



领定陶，魏把它据为自己的封地。

- ② 应侯：即范雎(jū)，战国时魏国人，后入秦，秦昭王时任相，封于应地（今河南宝丰县西南），所以称应侯。
- ③ 成其汝南之封：扩大了汝南的封地。成，完成，引申为巩固，扩大。汝南，汝水之南，即今河南省汝南县东南。
- ④ 用秦者：用于秦者，即被秦国任用的大臣。
- ⑤ 资：资本。这里指变法成果。下文“资”指国家实力。

【译 文】

有人问：“只用术而不用法，或者只用法而不用术，为什么那是不可以的呢？”

回答说：“申不害是辅佐韩昭侯的大臣。韩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一个国家。晋国的旧法还没有废除，韩国又制定了新法；前代国君的政令还没有收回，后代君主又颁布了新的政令。由于申不害不专一推行新法，不统一全国的政令，违犯法令的事情就多起来了。所以奸邪之臣认为旧法前令对他们有利就按照旧法前令办事，认为新法后令对他们有利就按照新法后令行事。他们趁着新法与旧法相互矛盾、前令与后令相互违背而从中得利，那么申不害即使多次使韩昭侯运用术，可是奸邪之臣还是有办法进行诡辩。所以申不害凭借兵力强盛的韩国，历经十七年之久，也还是没有完成称王称霸的大业。这就是君主在上面运用术，而官府却没有尽力修治法令所造成的祸患啊。商鞅治理秦国，建立检举和连坐制度，以求考察犯罪的真实情况，使居民在什伍之中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其他九家如不告发也连同治罪，对有功的人实行丰厚奖赏，而且说到做到，对犯法的人施以重刑，而且坚定不移，因此秦国的百姓努力务农，即使劳累了也不休息，战场上追击敌人，即使有生命危险也不退却，所以秦国国富兵强。然而不运用术去洞察奸邪，那只能命秦国的富强帮助谋私利的官吏罢了。等到秦孝公、商鞅去世，秦惠王继承王位以后，秦国的法治仍没有被废止，而张仪把



秦国的力量牺牲在韩、魏的事件上以谋取个人的爵禄。等到秦惠王死后,秦武王继承王位,甘茂为谋取私利也曾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与周的交战上。秦武王死后,秦昭王继承王位,穰侯魏冉越过韩、魏两国,向东攻打齐国,经过五年战争,秦国没有增加一寸土地,可他却趁机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封地陶邑。应侯范雎攻打韩国,经过八年,巩固和扩大了他的汝南封地。从此以后,秦国任用的许多大臣,都是应侯、穰侯一类的人物。所以打了胜仗,大臣的地位就尊贵起来;扩大了疆土,私人的封地就建立起来;这是君主没有运用术去洞察奸邪的缘故。商鞅虽然多次修治法令使秦国国富兵强,而大臣反倒利用变法成果谋取了私利所以凭借着秦国强盛的国力,几十年还没有完成称帝的大业,这是官府虽然尽力修治法令,而君主却没有在上面运用术所造成的弊病。”

问者曰:“主用申子之术,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

对曰:“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也。申子言:‘治不逾官^①,虽知弗言’。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②。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③。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④?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⑤,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⑥;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⑦。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⑧。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⑨,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⑩。今治官者^⑪,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⑫。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

【注 释】

① 逾:超越。

② 谓:说。这里指告发。

③ 聪:听觉灵敏,听得清楚。



- ④ 假借：借助。
- ⑤ 首：首级，这里指甲首，即斩下的敌方甲士的头。爵(jué)：爵位，这里用作动词，赏给爵位。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的爵位分十二级。
- ⑥ 石：古代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五十石之官，指年俸为五十石粮食的官。
- ⑦ 迁：提升。
- ⑧ 已：止。这里指疾病痊愈。
- ⑨ 齐药：配药。齐：通“剂”。
- ⑩ 当(dàng)：相称。
- ⑪ 治官：为官，担任官职。
- ⑫ 加：施加，施行。这里当“做”讲。

【译 文】

有人问：“君主运用申不害的术，官府执行商鞅的法，可不可以呢？”

回答说：“申不害在术这方面还不完善，商鞅在法这方面也不完善。申不害说：‘官吏处理政事不能超越本职权限，本职以外的事即使知道也不能讲’。处理政事不超越本职权限，把它叫做恪守本职还算可以；但是，本职以外的事情知道了也不说，这就是明知道别人有过错也不去告发了。君主用全国人的眼睛去察看，就没有谁能比他看得更明白；用全国人的耳朵去探听，便没有谁能比他听得更清楚。如果官吏知道情况不报告，那么君主还靠什么去了解情况呢？商鞅的法规定：‘杀死一个敌人的，赏给一级爵位，想要做官，就做年俸五十石的官；杀死两个敌人的，赏给二级爵，想要做官，就做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职和爵位的提升与杀敌立功的大小相符。假设有这样的法令：‘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或工匠。’那么房子就会盖不成，有病也治不好。工匠是有手艺的，医生是会配药的，让杀敌有功的人去从事这种工作，是同他们的才能不相称的。担任官职的人，应是有智慧和才能的；杀敌有功的人，是靠勇



气和力量去拼的。如果让靠勇气和力量去拼的人担任管理政事的官吏,这就同让杀敌有功的人去当医生或工匠一样。所以说:申不害和商鞅这两个人在法与术方面都是不完善的。”

(刘乾先注译)

说 疑

【题 解】

说疑,就是君主在巩固国家政权过程中要对奸人之说持怀疑态度。

巩固政权就要“禁奸”,防止奸人从政权内部去瓦解国家,而“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即从思想上重视,严防奸人用事;严防奸人的思想破坏;严防奸人的言论瓦解。

在“禁奸”的同时还要重视“择臣”,即选择“明法”(注重法制,善于利用法制)、“便国利民”的人充当国家的各级官吏。作者强调任用官吏要以上述原则为准,不要受亲疏、贵贱等因素的影响。

凡治之大者^①,非谓其赏罚之当也。赏无功之人。罚不辜之民,非所谓明也。赏有功,罚有罪,而不失其人^②,方在于人者也^③,非能生功止过者也。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④,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⑤。是能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知用民之法也。凡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然使郎中日闻道于郎门之外^⑥,以至于境内日见法,又非其难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⑦,灌兜氏有孤男^⑧,三苗有成驹^⑨,桀有侯侈^⑩,纣有崇侯虎^⑪,晋有优施^⑫,此六人者,亡国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内险以贼^⑬,其外小谨,以征其善;称道往古,使良事沮^⑭;善



禅其主^⑮，以集精微，乱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类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国存者^⑯，有得人而身危国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万也^⑰，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⑱，则别贤不肖如黑白矣。

【注 释】

- ① 大者：指重大的措施。
- ② 失：过失，错误，这里指将错误给予。
- ③ 方：正，正确、适当。
- ④ 太上：最重要的，首要的。
- ⑤ 服：驾驭，治理。
- ⑥ 郎中：官名，古代宫廷的侍卫官。郎门：指宫廷的门。
- ⑦ 有扈氏：传说是夏代的诸侯。失度：人名，传说是有扈氏的相。
- ⑧ 灌兜氏：传说是尧时的一个部落首领。孤男：人名，传说是灌兜氏的宠臣。
- ⑨ 三苗：又称有苗，古代的一个位居南方的部落。成驹：人名，可能是有苗部落的决策人物。
- ⑩ 侯侈：人名，夏桀的相，传说他纵容夏桀残暴不道。
- ⑪ 崇侯虎：商纣王的宠臣。
- ⑫ 优施：名叫施的艺妓。优：娼优，演艺人员。
- ⑬ 贼：残忍。
- ⑭ 沮(jǔ)：败坏。
- ⑮ 禅：同“擅”，控制，操纵。
- ⑯ 得人：得到人才，指选拔官吏。
- ⑰ 相千万：相差千万，相差悬殊。
- ⑱ 臣：这里是作者自称。

【译 文】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措施，不是君主的奖赏、处罚恰当与否。奖励无功的人，处罚没有罪过的人，不是所谓的明察。奖励有功的



人,惩罚有罪过的人,又不错加于人,对被赏、罚的人是适当的,也不能出现新的功绩,制止新的罪过。所以禁止奸人的方法,最首要的是禁止他们的思想,其次是禁止他们的言论,再次是禁止他们的行为。现在的社会上的人都说使君主地位尊贵,使国家安定,一定要用仁义、智慧和才能,却不知使君主地位降低,使国家遭遇危险,一定是因为仁义、智慧和才能。所以有眼光的君主,远离仁义,排斥智慧和才能,用法制治理国家。所以君主的声名远扬,而有威望,百姓就守法,国家就安定,这是了解治理百姓的办法。治国的方术,是君主掌握在手的;法制,是官府应该遵从的。然而如果郎中每天都把治国的道理传达到宫廷之外的官吏当中,以至使国内臣民每天都听到法令,这又不是什么难事。从前有扈氏有失度做相,讙兜氏有孤男任宠臣,三苗有成驹做助手,桀有侯侈做相,纣有崇侯虎做宠臣,这六个人,都是亡国之臣。他们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内心阴险而又残忍,外表装做谨小慎微,用来表现自己的善良,称颂往古,使好事败坏,善于操纵本国的国君,集中精神观察细微的事,然后用他所喜好的方式扰乱他,这就是像郎中一类亡国近臣所干出的事。往后的君主,有的选用大臣而使身安国存的,也有选用大臣而使身危国亡的,选用人才这一名称相同,但利害相差却十分悬殊,所以国君对左右大臣不可不审慎考察。做人君的如果能明瞭我所讲的道理,那么区分贤能与无能就如同区分黑色和白色一样容易。

若夫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①,此十二人者,皆上见利不喜,下临难不恐,或与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②,则不乐食谷之利^③。夫见利不喜,上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上虽严刑,无以威之,此之谓不令之民也^④。此十二者,或伏死于窟穴,或槁死于草木,或饥饿于山谷,或沉溺于水泉。有民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世,将安用之。若夫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⑤,此六人者,皆疾争强谏以



胜其君^⑥。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而不行，则陵其主以语^⑦，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⑧，手足异处，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⑨，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⑩，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⑪，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唯圣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乱之君，能见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蠡、大夫种、逢同、华登^⑫，此十五人者为其臣也，皆夙兴夜寐^⑬，卑身贱体，竦心白意^⑭；明刑辟，治官职以事其君^⑮，进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⑯，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劳^⑰；不难破家以便国，杀身以安主，以其主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为壑谷黼洧之卑^⑱，主有明名广誉于国，而身不难受壑谷黼洧之卑。如此臣者，虽当昏乱之主尚可致功^⑲，况于显明之主乎？此谓霸王之佐也^⑳。

【注 释】

- ① 许由：人名，传说尧曾要把君位传给他，他不接受并逃离尧。 续牙：人名，传说是舜的朋友。 晋伯阳：“晋”字衍。 伯阳：人名，传说是舜的朋友。 秦颠颉：人名，不详。 侨如：人名，不详。 狐不稽：人名，古贤人。 重明：人名，不详。 董不识：即东不訾，人名，传说是舜的朋友。 卞随、务光：均为人名，传说商汤要将天下让给他们，他们为了表示不受君位的决心，双双投河而死。 伯夷、叔齐：均为人名，商代末年人，周武王灭商，他们表示反对。
- ② 萃：同“颍”，颍颍。
- ③ 食谷：指作官。古代用粮食做为官吏的俸禄，所以称作官为食谷。
- ④ 不令：不执行命令，对抗命令。
- ⑤ 关龙逢：夏桀的部下，因多次进谏而被杀。 比干：商纣王的叔叔，因多次强谏而被杀。 季梁：春秋时随国的大臣，曾建议随侯不与楚战，随侯不听。 泄冶：春秋时陈国大夫，因劝谏而被杀。 申胥：当作



“葆申”，春秋时楚国大臣，他曾向楚文王强行劝谏。子胥：即伍员。春秋时吴国大夫，曾因劝吴王拒绝越国求和、停止伐齐而被吴王疏远，后被杀。

⑥ 疾：极力。争：同“诤”，谏诤。

⑦ 陵：欺陵侵犯。

⑧ 要：同“腰”。领：脖子。属(zhǔ)：连接。

⑨ 田恒：即田成子，春秋末期齐国大夫，曾用各种方法收买民心。以与朝廷对抗。子罕：战国初期宋国的大夫，曾废宋桓侯而夺取宋国政权。

季孙意如：即季孙氏。春秋末期鲁国大夫，曾与朝廷抗衡。晋侨如：“晋”字衍文。侨如：有人以为即叔孙侨如，鲁大夫，因与宣公夫人等私通，后奔齐。子南劲：战国初期卫国的大夫，后被封为侯。太宰：管理朝廷家事的官。欣：人名，是郑国子阳之党的首领。白公：楚平王孙子，名胜，春秋时楚国大夫。曾发动政变，杀死令尹子西等人，控制楚国都城，后被叶公打败。单荼(tú)：人名，不详。子之：战国初期燕王哙的相。后继承哙的王位。

⑩ 朋党：结党营私。比周：狼狈为奸。

⑪ 援外：勾引外国势力。挠：扰乱。

⑫ 后稷：名弃，传说是周人的始祖，善播百谷，曾做过尧的农师。皋陶(gāoyáo)：传说东夷部落的首领，曾被舜任为掌管刑罚的官吏。伊尹：商初的大臣，曾辅佐汤灭夏，建立商朝。汤死后，又继续辅佐汤的孙子太甲统治商王朝。周公旦：周武王弟，曾辅佐武王灭商。武王死后，又继续辅助成王治理国家。太公望：姓姜，名尚。因辅佐武王灭商有功，被封于齐地。管仲：名夷吾，曾任齐桓公的相。隰朋：春秋时齐国大夫，和管仲共同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百里奚：春秋时虞国贵族，后在秦任大夫，辅助秦穆公成就霸业。舅犯：又作咎犯，即狐偃。春秋时晋卿。赵衰：春秋时晋卿，和舅犯一起辅佐文公成就霸业。范蠡(lǐ)：春秋时越国大夫，越王勾践的谋士，曾辅佐勾践灭吴。大夫种：即文种，春秋时楚人，后到越周任大夫，曾和范蠡一起辅助勾践灭吴。逢同：春秋时越国大夫，越被吴打败后，他曾向越王勾践建议，结秦楚以灭吴国。华登：春秋时宋国贵族，后到吴国任大夫，是吴王夫差的谋士。

⑬ 夙(sù)：早。寐(mèi)：睡觉。



- ⑭ 竦心:恭敬小心。 白意:说明主张。
⑮ 明:严明。 辟:刑罚。
⑯ 矜(jīn):自夸。
⑰ 伐:夸耀。
⑱ 鬴(fǔ):同“釜”,锅。 洧:同“镬”,大口径的深底锅。
⑲ 致功:使功业到来,获得成功。
⑳ 佐:辅佐,这里指辅佐的人,即助手。

【译 文】

比如许由、续牙、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等人,这十二人,全是见到利益不欢喜,遇到危险不惊恐,有的给他天下君位都不肯取得,有的有了卑辱之名就不愿接受官府的俸禄官职。见到利益不欢喜,君上即使有丰厚的奖赏也不能鼓励他为国出力;遇到危险不惊恐,君主即使加严刑也不能对他产生威吓;这就叫做对抗法令的人。这十二人,有的隐居而死在产穴之中,有的像枯木那样死在草木之中,有的饿死在山谷里,有的投入水中自杀。有这样的百姓,先古的圣明君主全不能臣服他们,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能使用他们呢?比如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治、楚国的申胥、吴国的子胥,这六个人,都采用疾谏强谏的方法,制服他们的国君。他们的话君主一定要听,他们说的事君主一定要办,那就像老师和学生一样,如果有一句话不听从,一件事不照办,就用言语侵犯君主,用自己的性命去向君主强谏,就是身死家破,身首分离,手足异处,也不以为难做。像这样的臣子下,先古圣君尚且全不能容忍,现在这个时候,还怎么任用他们?比如齐国的田恒、宋国的子罕、鲁国的季孙氏、大夫侨如、卫国的子南劲、郑国的太宰欣、楚国的白公、周的单荼、燕国的子云,这九个人做为臣下,全都结党营私、狼狈为奸,来胁迫自己的国君,使法制正道隐蔽不行,而实行偏私邪曲之道,对上逼迫国君,对下扰乱社会秩序,勾引国外势力扰乱国内事务,笼络下级,谋



划夺取君位,不把这些事当做难做。像这些人臣,只有圣王智主能禁制他们,如果是那些昏乱的国君,能识别他们吗?

比如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姜尚、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赵衰、范蠡、文种、逢同、华登,这十五个人,作为人臣,全都早起工作到很晚休息,把自身看得很低下,恭敬小心地说明自己的意见,严明刑法,用管理好政事来为君主尽忠,进献好的意见,精通治国良方却不肯自我夸耀,为国家建立了功业却不敢表白自己的功绩,不把抛弃自家以便利国当做为难之事,可以用自己的性命保护君主,认为自己的国君有如上天、泰山一般的尊贵,而认为自己如沟壑、谷底一样卑下,国君在国内有圣明的名望和远扬的美誉,而自己不以忍受如沟壑、谷底一样的卑微为难事。像这样的臣下,即使面对的是昏乱的君主仍可以获得成功,何况对英明的君主呢? 这些人是成就霸业的好助手。

若夫周滑之、郑王孙申、陈公孙宁、仪行父、荆芊尹申亥、随少师越、种干、吴王孙雒、晋阳成泄、齐竖刁、易牙^①,此十二人之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义,进则掩蔽贤良以阴暗其主,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皆辅其君^②,共其欲^③,苟得一说于王^④,虽破国杀众,不难为也。有臣如此,虽当圣王尚恐夺之,而况昏乱之君,其能无失乎? 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杀,国分为二;郑子阳身杀^⑤,国分为三;陈灵公身死于夏征舒氏^⑥;荆灵王死于乾溪之上^⑦;随亡于荆^⑧;吴并于越,知伯灭于晋阳之下^⑨;桓公身死七日不收^⑩。故曰谄谀之臣,唯圣王知之,而乱主近之,故至身死国亡。

圣王明君则不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在焉,从而举之;非在焉,从而罚之。是以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故一举而能服诸侯。其在记曰:尧有丹朱^⑪,而舜有商均^⑫,启有五观^⑬,商有太甲^⑭,武王有管、蔡^⑮。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 以其害国伤民败法类也。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藪泽岩穴之间^⑯,或在圉圉縲继纆索之中^⑰,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⑱。然明主不羞其



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身安民尊。

【注 释】

- ① 周:指战国时西周国,周考王封其弟揭立为诸侯,其国名为西周。滑之:西周成公的权臣,公元前 367 年威王死,滑之引起西周的内乱,结果国家分裂。王孙申:当作“公孙申”,战国初期郑繻公的权臣,引起郑国内乱。公孙宁、仪行父:都是陈国的大夫,二人曾与夏姬私通,后楚灭陈。芋尹:官名。申亥:春秋时楚国大夫,他帮助楚灵王干荒唐的事,引起楚国内乱。少师越:春秋时随国的大夫,狂妄自大,轻信楚国的引诱,出兵楚国,被楚击溃。种干:人名,不详。王孙雒:吴王夫差的大臣,主张与越王议和,结果被越灭亡。阳成泄:春秋末年晋卿知伯的家臣。竖刁、易牙:二人均为春秋时齐桓公的近臣,专权作乱。
- ② 辅:同“附”,附合,迎合。
- ③ 共:同“供”,供给,满足。
- ④ 说:同“悦”愉悦,高兴。
- ⑤ 子阳:郑繻公相,在内乱中被杀,后子阳的党羽将繻公杀死。
- ⑥ 夏征舒:春秋时陈国大夫,夏姬之子,与之私通的陈灵公被夏征舒射杀。
- ⑦ 荆灵王:即楚灵王,曾出兵伐徐国,屯兵在乾溪,因发生内乱被赶走,后自杀。
- ⑧ 随:西周初年所封的姬姓诸侯,在今湖北省随县,战国初被楚国灭亡。
- ⑨ 知伯:名瑶,春秋末年晋国六卿之一。公元前 455 年知伯迫使韩、魏共同攻赵,赵困守晋阳,后韩、魏、赵联合起来攻知伯,擒杀知伯。
- ⑩ 七日:当为六十七日。齐桓公病,易牙、竖刁作乱,桓公饿死,其尸体六十七天不得收敛。
- ⑪ 丹朱:尧的儿子,传说因他不贤,尧将其杀死,让位给舜。
- ⑫ 商均:舜的儿子,传说因其不贤,将他放逐,让位给禹。
- ⑬ 五观:又作“武观”,夏启的儿子,传说因其不贤,被流放。
- ⑭ 太甲:商的君主,是汤的孙子,汤死后,太甲即位,因其暴虐,败坏商法,被伊尹流放。
- ⑮ 管蔡:即管叔、蔡叔,周武王之弟。武王死后,成王即位,因年幼,由周公



摄政。管、蔡二人发动叛乱,结果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

⑯ 藪(sǒu)泽:湖泽。

⑰ 圜圜(língyǔ):监狱。 縲泄(lěixiè):拘捕犯人的绳索,这里指囚禁。

縲(mò)索:同“縲泄”。

⑱ 割烹:烹调,这里指烹调的厨师。 刍(chú)牧:放牧。 饭牛:喂牛。

【译 文】

比如周国的滑之、郑国的公孙申、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楚国芊尹申亥、随国的少师越、种干、吴国的王孙额、晋国的阳成泄、齐国的竖刁、易牙、这十二个人做为臣下,全是只顾私人小利而忘记国家利益,在朝廷上排斥贤良之臣,蒙蔽君主,在朝廷外扰乱官府,制造祸乱,这些人全都迎合自己的君主,放纵他们的欲望,如果能够讨得君主的一点欢心,即使是国家破灭,民众被杀也不以为是难事。有这样的臣下,即使英明的君主还恐怕被夺去权位,何况是昏乱的君主,怎么能不失去权位呢?有这样的臣下,全部会自己丧命国家被灭亡,被天下人耻笑。所以周威王被杀,国家被分裂为二;郑国子阳被杀,国家被分裂为三;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楚灵王死在乾溪之上;随国被楚国灭亡;吴国被越国兼并;智伯在晋阳被杀灭,齐桓公死后六十七天不得收尸。所以说,阿谀逢迎的奸臣,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发现,而昏乱的君主却亲近他们,因此造成自己丢弃性命,国家被灭亡。

英明的君主就不是这样,如果从内部选拔官吏,就不因有亲属关系而回避,如果从外部选拔大臣,不因有私仇而回避。正确在他那里,紧跟着就荐举他,错误在他那里,紧接着就惩罚他。所以贤能的人便得以进入官僚队伍,奸邪的人只能退出,所以这一做法能使诸侯服从。在文献上记载说:尧有儿子丹朱,舜有儿子商均,夏启有儿子五观,商有孙子太甲,武王有弟弟管叔、蔡叔。这五位君王所惩办的,全是和他有父子、兄弟关系的亲人,所以杀死或流放



他们使家庭残破是为了什么？因为他们祸害国家，伤害百姓，破坏法制。考察他们提拔的人，有的在山林湖泽或岩洞之中，有的在监牢或被拘捕的犯人当中，有的从事烹调、放牧、喂养牲畜的工作。然而英明的君主不因他们出身卑贱而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有才能，做事可以执行法令，使国家、百姓受益，所以举荐他们，国君的地位得到巩固，名声得到尊重。

乱主则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国，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国亡身死，不明于用臣也。无数以度其臣者^①，必以其众人之口断之：众之所誉，从而说之^②；众之所非，从而憎之。故为人臣者破家残贼^③，内构党与、外接巷族以为誉^④，从阴约结以相固也，虚相与爵禄以相劝也。曰：“与我者将利之^⑤，不与我者将害之。”众贪其利，劫其威^⑥。彼诚喜，则能利己；忌怒^⑦，则能害己。众归而民留之^⑧，以誉盈于国，发闻于主^⑨。主不能理其情，因以为贤。彼又使譎诈之士^⑩，外假为诸侯之宠使，假之以舆马，信之以瑞节^⑪，镇之以辞令^⑫，资之以币帛，使淫说其主^⑬，微挟私而公议^⑭。所为使者，异国之主也；所为谈者，左右之人也。主说其言而辩其辞，以此人者天下之贤士也。内外之于左右，其讽一而语同^⑮。大者不难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禄以利之。夫奸人之爵禄重而党与弥众，又有奸邪之意，则奸臣愈反而说之^⑯，曰：“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幼世及以次序也^⑰。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⑱，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又曰：“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⑲，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奸臣闻此，蹙然举耳以为是也^⑳。故内构党与，外摠巷族^㉑，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且夫内以党与劫弑其君，外以诸侯之权矫易其国^㉒，隐敦适^㉓，持私曲、上禁君^㉔，下挠治者，不可胜数也。是何也？则不明于



择臣也。记曰：“周宣王以来^⑤，亡国数十，其臣弑其君取国者众矣。”然则难之从内起，与从外作者相半也。能一尽其民力，破国杀身者，尚皆贤主也。若夫转法易位，全众传国，最其病也。

【注 释】

- ① 数：同“术”，方法。 度：测量，考察。
- ② 说：同“悦”，喜好。
- ③ 粹(suì)：财物。
- ④ 接：勾结。 巷族：有权势的地方势力。
- ⑤ 与：亲近，拥护。
- ⑥ 劫：胁迫。
- ⑦ 忌怒：恼怒。
- ⑧ 留：同“流”，指被裹挟。
- ⑨ 发闻：传到。
- ⑩ 譎(jué)诈：狡猾奸诈。
- ⑪ 信：凭据，证据。
- ⑫ 镇：同“填”，充实。
- ⑬ 使淫说其主：旧本作“使诸侯淫说其主”，“诸侯”与句末之“主”重复，删。
淫说：用花言巧语蛊惑。
- ⑭ 微：暗中。
- ⑮ 讽：诵，指舆论。
- ⑯ 语：同“悦”，迎合。
- ⑰ 世：父亲传位给儿子叫世。及：兄长传位给弟弟。世：旧本作“也”，是“世”之形近字，据文意改。
- ⑱ 广措：扩充部署。
- ⑲ 卫：应作“齐”。
- ⑳ 蹇(juǎn)然：很快地。 举耳：竖起耳朵听。
- ㉑ 摠(shū)：敛，这里指搜罗。
- ㉒ 矫：强制。
- ㉓ 敦适：罪恶和过错。 敦：罪恶。 适：同“谪”，过错。
- ㉔ 禁：挟持，挟制。



⑤ 周宣王：周厉王之子，公元前 827 - 前 782 年在位。

【译 文】

昏乱的君主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臣下的主张和做为，就将国家大事委托给他。所以往小里说，名声受损失，土地被削小，往大里说，国家被灭亡，自己丢掉性命，是因为对于使用臣下的原则不明瞭。没有好的办法考察自己臣下的君主，一定要根据众人的评论来判断臣下优劣。众人都称赞的，就喜好他；众人都批评的，就厌恶他。所以做臣下的倾家荡产，在朝廷内结成团伙，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以便取得赞誉，在暗地结成盟约以便坚定意志，互相间用爵位俸禄相许作为鼓励手段。许诺说：“拥护我就给你利益，不拥护我就要迫害他。”众人贪图他们给的好处，被他们的威势胁迫。他们如果高兴，就能给自己好处，如果恼怒，就可能残害自己。众人归服，百姓被裹胁，因此好名声传遍全国，传到君主耳中，君主不能分辨其情，于是认为他们真有贤能。他们又指使狡猾奸诈的人，冒充外国诸侯的使者，借给他车马，假造符节做为凭信，用说辞装扮他，资助他财物，让他花言巧语说服他们君主，暗中带着奸臣的私心，而表面上却冠冕堂皇。派遣他做使者的，是外国的君主，他所谈论称赞的，是国君左右的奸臣。君主喜欢他说的话，认为分析得明白透彻，认为他称赞的奸人是天下的贤能之士。从国内国外到君主的左右，他们的舆论一致，言词相同，对那些奸人，严重的，君主自己卑身让位甘居奸人之下，轻的用高官厚禄奖赏他。奸邪之人的爵位越来越高，同党人数越来越多，又有篡权夺国的野心，同党的党羽迎合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不是按父子、兄弟、长幼的次序继承君位的。是根据结成党羽，勾结地方势力，逼迫君主或杀掉君主而让位的。”他说：“从哪里知道是这样呢？”于是说：“舜逼迫尧让位，禹逼迫舜让位，汤流放夏桀，周武王攻伐商纣王，这四位君主，都是做为臣下杀死国君的，可是天下人都称赞他们。考察这



四位君主的心情,是贪婪夺取人们拥护的心情,衡量一下他们的做为,全是暴乱动武的行为。然而这四位君主为自己扩充势力,而天下人却称赞他们伟大;为自己宣扬名声,可是天下人却称赞他们圣明。威势足以制服天下,利益足可以笼盖全社会,天下人都服从他们。”又说:“根据现在听到的田成子取得齐国,司城子罕取得宋国,太宰欣取得郑国,单荼取得周国,易牙取得齐国,韩国、魏国、赵国三家瓜分晋国,这六个人,都是做为臣下杀死国君的。”奸邪的臣下听到这些事,急速提起耳朵听,认为这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在朝廷内串通党羽,在朝廷外网罗地方势力,窥测时机,发动政变,企图一举夺取国家政权。

这些人对内借党羽胁迫、杀害国君,对外借诸侯的权势强行改变自己的国策,隐蔽罪恶过错,坚持私心的罪恶行径,对上挟制国君,对下扰乱统治秩序。这种事多到不计其数。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对选拔臣下不明察。古代典籍记载说:“从周王室以来,灭亡国家的有数十起。自己的臣下杀死国君并夺取国家权位的很多。”然而灾难从内部发生,和从外部发生的,各占一半。能够调动所有民众的力量,最后国家被攻破,自己也被杀的君主,还算是贤能的君主。如果国家的法令被改变,君臣之间交换了位置,没有经过战争(保全了兵众的性命),就把整个国家交给了别人,是最严重的忧患。

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则虽鞞弋驰骋^①,撞钟舞女^②,国犹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虽节俭勤劳,布衣恶食,国犹自亡也。赵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纵欲,适身体之所安、耳目之所乐,冬日鞞弋,夏浮淫^③,为长夜,数日不废御觞^④,不能饮者以箚灌其口^⑤,进退不肃、应对不恭者斩于前。故居处饮食如此其不节也,制刑杀戮如此其无度也,然敬侯享国数十年,兵不顿于敌国^⑥,地不亏于四邻^⑦,内无君臣百官之乱^⑧,外无诸侯邻国之患,明于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哙,邵公奭之后也^⑨,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⑩,不听钟石之声,内不



堙污池台榭^①，外不罽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②。子吟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然而子吟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奸，而主不知也。为人臣者，有侈用财货赂以取誉者；有务庆赏赐予以移众者^③；有务朋党，徇智尊士以擅逞者^④，有务解免赦罪狱以事威者^⑤；有务奉下直曲、怪言、伟服、瑰称^⑥，以眩民耳目者^⑦。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圣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则噪诈之人不敢北面谈立^⑧；文言多、实行寡而不当法者，不敢诬情以谈说^⑨。是以群臣居则修身，动则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诬事，此圣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圣主明君，不适疑物以窥其臣也^⑩。见疑物而无反者^⑪，天下鲜矣。故曰：孽有拟适之子^⑫，配有拟妻之妾^⑬，廷有拟相之臣，臣有拟主之宠，此四者，国之所危也。故曰：内宠并后^⑭，外宠贰政，枝子配适^⑮，大臣拟主，乱之道也。故《周记》曰：无尊妾而卑妻，无孽适子而尊小枝，无尊嬖臣而匹上卿^⑯，无尊大臣以拟其主也。四拟者破，则上无意^⑰，下无怪也。四拟不破，则陨身灭国矣^⑱。

【注 释】

- ① 罽(bì):同“毕”，捕捉鸟兽用的长柄网。 弋(yì):射飞鸟的带绳的箭。
② 钟:铜制的打击乐器。
③ 浮淫:乘船取乐。
④ 废:弃,停止。 御觞(shāng):指喝酒。 觞:酒器。
⑤ 箝:同“筒”。
⑥ 顿:困顿,挫败。
⑦ 亏:残缺,指国家残缺、被分割。
⑧ 君:当作“群”字为是。
⑨ 邵公奭(shì):即召公奭,周文王之子,西周初被封于燕。
⑩ 子女之乐:指美女之乐。
⑪ 堙(yān):同“抑”,治理,修建。 污池:养鱼的水池。 榭:筑在高台上的屋子。



- ⑫ 耒:古代翻土用的农具。 耨(mòu):古代锄草用的农具。 畎(quǎn)亩:泛指农田。 畎:田间的排水沟。
- ⑬ 移众:争夺民众。
- ⑭ 徇:追逐。 擅逞:为非做歹,为所欲为。
- ⑮ 解免:指解除徭役赋税的负担。 赦罪狱:“狱”字为衍文。 事成:从事弄权逞威的勾当。
- ⑯ 瑰称:巧立名号,哗众取宠。
- ⑰ 眩:迷惑。
- ⑱ 噪诈之人:欺君枉上的人。 北面:面向北,指在君主面前。
- ⑲ 诬情:歪曲事实真情。
- ⑳ 适:通“敌”,匹敌,等同。
- ㉑ 疑物:相似的、不易区别的事物。
- ㉒ 孽:按宗法制度,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称庶子,也叫孽。 拟:相像,相匹敌。 适:同“嫡”。
- ㉓ 配:同“妃”。
- ㉔ 内宠:指宫内的宠妃。
- ㉕ 枝子:庶子,孽子。 配:相当,对等。
- ㉖ 匹:相等,相当。
- ㉗ 意:同“臆”,主观想象。
- ㉘ 陨:同“殒”,死亡。

【译 文】

做国君的,对人臣所说的话如果能明察,即使整日驰骋狩猎,歌舞取乐,国家仍然能够保存。对臣下所说的话不明察,即使节俭勤劳,穿粗布衣服,吃粗糙的饭食,国家还是能灭亡。赵国的先君赵敬侯,不实行德政,喜好放纵私欲,对自身所安乐的,耳目所喜好的都很适应。冬天去狩猎,夏天去游玩取乐,整夜饮酒作乐,一连几天不放下饮酒,不能多喝的就用竹筒往口中灌,他认为行动不严肃,应答不恭敬的人立即在面前杀掉。所以居处喝酒像这样没有节制,动用刑罚杀人像这样的没有限度,可是敬侯却在位几十年,



军队没有被敌国挫败过,土地没有被四邻割占过,国内没有官吏大臣作乱,国外没有四邻各国的忧患,是对他所任用的臣下明察的原因。燕国君主子哿,是召公奭的后代,土地方圆几千里,手执兵器的兵士几十万,不安心于美女的取乐,不听钟石一类的音乐,对内不修筑水池亭台楼阁,对外不滥行田猎,又亲自拿着农具翻地除草修治农田。子哿劳苦自身并忧虑百姓到这种特别的程度,即使是古代的所谓圣明君主,他们勤苦自身并忧虑整个社会的程度也不会超过这样。然而子哿自己却被杀死,国家被灭亡,被子之夺取了君位,被天下耻笑,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对所任用的臣下不明察。所以说:人臣中有五种奸臣,可是君主却不了解。做臣下的,有花费大量钱财贿赂人以窃取美名的;有尽力夺取奖赏所赐予的权力,与国君争夺民众的;有尽力于结党营私,交结智士,尊崇儒生而为非做歹的;有用免除赋役、赦免罪犯的方式树立自己威信;有用迎合民众,混淆是非,危言耸听,奇装异服,谄众取宠等手段欺骗和迷惑民众的。这五种人,是圣明的君主必须警惕的,是圣明的君主必须禁止的。除掉这五种人,挑起是非争论的人就不敢在君主面前高谈阔论,那些花言巧语多,办实事少,又违背法令的人,就不敢歪曲事实,欺骗君主了。所以群臣在闲居时就修养自己的品德,做事情就用尽自己的全力,不是君上的命令不敢自做主张和急言厉色地讲话、将无做有地论事,这是圣明的君主管理臣下的好办法。那些圣明的君主不要把相近的事物等同起来,使群臣有窥测的机会。看到相近的事物而不产生联想的人,天下少见。所以说:庶子中有与嫡子地位相等的,宠妃中有和正妻地位相等的,朝廷上有和宰相地位相等的臣,群臣中有和君主权力相差无几的宠臣,这四种情况是国家危险的重要原因。所以说:官内的宠妃与王后并重,外面朝廷重臣与国君分权,庶子与嫡子地位相等,大臣和君主权势相当,是国家动乱的原因。所以记录周代的文献上说:不要使妾的地位尊贵而使正妻的地位卑下,不要把嫡长子当作庶子,而去尊崇庶子,不要尊崇受宠的小臣,而与上卿的地位相等,不要尊崇



大臣,而让他们与国君不相上下。这四种相对等的情况破除后,在下位者就不再有怪异的事。这四种相对等的情况不破除,国君就要丧命,国家就要灭亡。

(闫玉山注译)

诡 使

【题 解】

诡使,就是推行违背客观规律的政策措施。

战国后期,社会变革了,各诸侯国的法制措施已经不适合变革了的社会,造成了君主“责其所以乱,而贼其所以治”的局面,固有的法制措施所提倡和反对的,正与社会现实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推行固有旧章成法,无异于倒行逆施,这正是本文所论的主旨。

文章在批判旧的政治的同时,阐述了作者的政治主张。

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①。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②。非此三者,虽有不急矣。今利非无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听从;官非无法也,而治不当名^③。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乱者,何也?夫上之所贵与其所以为治相反也。

【注 释】

- ① 名:名声,包括声誉、名称。
- ② 道:由,遵从。
- ③ 名:当指法律制度。



【译 文】

聪明人用来制定治国原则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利益，二是威势，三是名分。利益，是用来获取民众的；威势，是用来推行法令的；名分，是君臣上下共同遵循的。除去这三条，即使还有其它方法也不能解决紧要的问题。如今利益不是没有，可是百姓却不被感化；君主的威势不是不存在，可是臣民却不听从；官府不是没有法制，可是国家治理得却不与法律条文相符。这三种方法不是不存在，但是社会有的安定有的混乱，这是为什么？因为君主所推崇提倡的东西和他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互相违背。

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今有贱名轻实者，世谓高^①。设爵位，所以为贱贵基也；而简上不求见者^②，世谓之贤。威利，所以行令也；而无利轻威者，谓之重^③。法令，所以为治也；而不从法令为私善者，世谓之忠。官爵，所以劝民也；而好名义不进仕者，世谓之烈士。刑罚，所以擅威也；而轻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谓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则士之饥饿乏绝者，焉得无岩居苦身以争名于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贵其所以乱，而贱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与上之所以为治相诡也。今下而听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悖恣纯信^④，用心怯言，时谓之妾^⑤。守法固，听令审，则谓之愚。敬上畏罪，则谓之怯。言时节，行中适^⑥，则谓之不肖。无二心私学^⑦，听吏从教者^⑧，则谓之陋。难致，谓之正。难予^⑨，谓之廉。难禁，谓之齐^⑩。有令不听从，谓之勇。无利于上，谓之愿^⑪。少欲、宽惠、行德，谓之仁。重厚自尊，谓之长者。私学成群，谓之师徒。闲静安居，谓之有思。损仁逐利，谓之疾。险躁佻反覆^⑫，谓之智。先为人而后自为，类名号^⑬，言泛爱天下，谓之圣。言大本称而不可用，行而乖于世者^⑭，谓之大人。贱爵禄，不挠上者^⑮，谓之杰。下渐行如此，人则乱民，出则不便也。上宜禁其欲，灭其迹，而不止也；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乱上以为治也。



【注 释】

- ① 世谓高:今本作“世谓之高”。
- ② 简:轻慢。 见:同“现”。
- ③ 谓之重:从全文看,应作“世谓之重”。
- ④ 惇悫(chúnquè):忠厚。
- ⑤ 窶(jù):贫穷窘迫。
- ⑥ 中适:中正适度。
- ⑦ 私学:违背国家法令和学术,与“公学”相对。
- ⑧ 听吏从教:听从官吏教导服从法制教育。韩非子主张“以吏为师”,“以法为教”。
- ⑨ 予:赐予,赐给。
- ⑩ 齐:平,平等。
- ⑪ 愿:忠厚诚实。
- ⑫ 险:灵牙利齿。 躁:善辩。 佻:轻巧。
- ⑬ 类:相似,相等。
- ⑭ 乖:违背。
- ⑮ 挠:同“桡”,屈服。

【译 文】

建立君主的名位称号,是用以造成尊贵的地位;如今有轻视君主名位、贱视君主实权的,社会上却称他为高尚。设置爵位等级,是用以区分低贱、高贵的基础;可是慢怠君主不求显达的人,社会上却称他为贤能。威势和利益,是用以推行政令的,可是不追求利益、轻视威势的人,社会上却称他为庄重。法律政令,是用以进行治理国家的;可是不遵从法律政令而为私家行善的人,社会上却称他为忠诚。官职爵位,是用以勉励百姓的;可是喜好名义、不肯入朝做官的人,社会上却称他为重义轻生的壮士。刑罚,是用以使威势专断一切的;可是轻视法律而不回避刑杀丢掉性命的人,社会上却称他为勇力之士。百姓急切地追求名声,超过他们追求利益;像



这样,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中饥饿穷困没有活路的,怎么能不隐居深山岩穴,苦痛自身以在天下争取清高名声呢?所以社会之所以不能被治理得好,不是臣民的罪过,是君主失去了治理国家的正确方法。国家经常看重那些祸乱社会的行为,而轻视那些治理国家的正确措施,所以臣民所追求的,经常与君主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相违背。如今臣下听从他们的君主,这是君主急切追求的。但忠厚纯朴诚信,做事认真,说话谨慎,却被叫做窘迫寒酸。守法坚定,听命严审,却被称做愚钝无知。恭敬君主,畏惧犯罪,却被称做胆怯怕事。言谈适宜并有节制,行为中正适当,却被称做无能。为君主做事不三心二意去搞私家学术,听从官吏教导服从法令教育,却被称为目光短浅。君主难以招唤,被称为正直。君主难以授功赐赏,被称做方正廉洁。君主难以制约管束,被称做敢于平起平坐。有了君令不去听从,被称做勇敢。不希图君主的赏赐,被称为忠厚。私欲少、宽容仁慈、实行恩德,被称做仁爱。自以为庄重忠厚,自持稳重,被称做长者前辈。私学泛滥,学者成群,被称做师徒。清闲安静,隐居在家,被称做有头脑。损人利己,追逐好处,被称做机敏。灵牙利齿,能言善辩,说话轻巧,反复无常,被称做有智慧。先替别人着想,后为自己考虑,将区分贵贱的名号视做同类,言谈必说泛爱天下众人,被称为圣人。宣扬治国的大道理,可学说却不能使用,行动又与社会现实相违背的,被称做伟人。轻视爵位俸禄,不服从君主的,被称为俊杰。臣下被逐渐影响的行为像这样,在国内会扰乱民众,到国外就会做出对国家不利的事。君主应该禁止这种追求,消除这些做法,尚且制止不住,又跟随着尊崇这种社会风尚,这是教导臣下犯上作乱,并将它当做治国的主要方法。

凡所治者^①,刑罚也;今有私行义者尊^②。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静也;而躁险谗谀者任。四封之内所以听从者,信与德也;而陂知倾覆者使^③。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俭听上;而岩居非世者显。仓廩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④。名之所



以成、城池之所以广者，战士也；今死士之孤饥饿乞于道，而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⑤。赏禄，所以尽民力易下死也；今战胜攻取之士劳而赏不沾，而卜筮、视手理、狐虫为顺辞于前者日赐^⑥。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杀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上而不得见，巧言利辞行奸罔以幸偷世者数御^⑦。据法直言，名刑相当，循绳墨，诛奸人，所以为上治也，而愈疏远；谄施顺意从欲以危世者近习^⑧。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而断头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无宅容身，死田夺^⑨；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无功者，择宅而受^⑩，择田而食^⑪。赏利一从上出，所以善剷下也^⑫；而战介之士不得职，而闲居之士尊显。上以此为教，名安得无卑，位安得无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从法令、有二心务私学、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又从而尊之，用事者过矣。上世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属下也^⑬；今士大夫不差污泥丑辱而宦，女妹私义之门不待次而宦。赏赐之所以为重也^⑭；而战斗有功之士贫贱，而便辟优徒超级^⑮。名号诚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掩障，近习女谒并行^⑯，百官主爵迁人，用事者过矣^⑰。大臣官人，与下先谋比周^⑱，虽不法行^⑲，威利在下，则主卑而大臣重矣。

【注 释】

- ① 凡所治者：从下文“社稷之所以立者”推断，本句当作“凡国之所以治者”为是。
- ② 私行义者：私下里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行义的人。这类人如田成子是，他请求赏赐给大臣，大斗借出小斗贷人等厚施民间的行为就是私行义。
- ③ 陂：不正。 知：同“智”，智慧，这里指为行私利而用智慧，巧诈。
- ④ 綦组：编织丝带之类。
- ⑤ 优：演戏、歌舞的人。
- ⑥ 视手理：看手上的纹理，即看手相。 狐虫：同“狐蛊”，狩猎一类的蛊卦。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诂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



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是《易》中卦名,但“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一文却不见今本《易经·蛊卦》,当是卜徒父临时编造的繇词。 顺辞:顺口编造的繇词。

- ⑦ 奸轨:同“奸宄”,犯法作乱者。
- ⑧ 施:邪僻不正。
- ⑨ 死田夺:应作“身死田夺”,“身”字涉上文而夺。
- ⑩ 受:同“授”授予,送给。
- ⑪ 食(sì):同“饲”,给…吃,供养。
- ⑫ 善:同“擅”,专断。 制:同“制”。
- ⑬ 属(zhǔ):倾注,这里指倾注能力。
- ⑭ 赏赐之所以为重:语义不通,疑应作“赏赐之加所以为重”,意为赏赐加于人身,是为了重视其人。
- ⑮ 便辟:统治者亲近宠幸的小臣。 超级:超越应有的等级。
- ⑯ 谒(yè):告发,报告。
- ⑰ 用事者:即主事者,指君主。
- ⑱ 比周:勾结起来干坏事。
- ⑲ 虽不法行:应理解为“虽不法,行”。即使不合法度,仍要去做。

【译 文】

大体上说国家所以得以太平无事,依靠的是刑罚;可是如今为个人实行仁义的人受到尊重。国家的政权所以能够保持,是依靠安定平静;而那些灵牙利齿,能言善辩,阿谀逢迎,专门讲别人坏话的人却得到了任用。周边国境之内所以听从君主的指挥,是依靠诚信与恩惠;可是那些行为不正,思想巧诈,倾轧陷害别人的人却被使用。君上的命令所以能够被执行,权威所以被树立,是因为臣下谦恭、严格约束自己,听从君主的命令;可是那些隐居山野而否定现实的人却显赫于世。国家粮食储备之所以充实,是因为耕田的农民从事根本性的农业生产;可是那些编织丝带、织锦刺绣、彫刻绘画等从事非根本性劳动的人却发了家。君主的名望之所以能成就,城池土地之所以能够不断增加,是依靠战士的征战;如今战



士的遗孤却忍饥挨饿，在路上乞讨，而那些供人取乐的娼优、酒徒之类的人却乘坐高级的车子，穿着丝绸服装。奖赏俸禄，是用来充分调动百姓的力量、换得臣民效死尽忠的；如今取得战争胜利攻城略地的战士显然劳苦却与奖赏无缘，而那些占卜爻卦、看手相、用“获取雄狐”的《蛊》卦的繇词，编造逢迎话的人，却日日得到奖赏。君主掌握法律制度，是用以使君主独有生杀之权的；可是如今维护法律制度的人要以忠民影响君主却不被接纳，而那些花言巧语，行为不轨的以侥幸的心理苟营于世的人却屡次被任用。按照法制直言敢谏，致力于名实相符，循规蹈矩，依法惩处坏人，是用以为君主治理国家的条件，可是这样做的人却越来越被疏远；而那些阿谀逢迎、想要危害社稷的人却被亲近宠幸。收取全部租税，集中全部民众的物力、财力，是为了防备灾难发生和充实国家的府库，可是士兵中逃避征战隐藏起来，依附有势力的门第来躲避服役出力和赋税而使朝廷不能使用的人数用万计算。预备良田和方便的住宅，是为了激励作战的士兵的；可是抛洒头颅、开腹破肠、尸体丢弃沙场的兵士，却没有容身的住宅，自己身死之后田地却被掠夺；那些漂亮年轻的女人，和毫无功劳的大臣、亲信，却能挑选好的住宅并得到授予，选择良田并得到供参。奖赏、鼓励一律从君主发出，是为了独自控制臣下；可是战场上的兵士们却得不到官职，而那些无所事事的隐士却能尊贵显赫。君主用这种种事实进行教导，名声怎么能不低下？地位怎么能不危险？使君主名声低下、地位危险的人，一定是那些不服从朝廷法制命令、对朝廷怀有二心，致力于私家学术、反对现实社会的人；可是朝廷不禁止他们的行动，不解散他们的群体以便拆散他们的私党，却要尊崇他们，这是掌权者的过错。上古所以要树立明廉洁、知羞耻的道德观念，是为了使臣下倾其全力工作；可是如今士大夫不以肮脏下流为羞耻却能当上大官，那些由于女儿、妹妹的私人交情，不必依照官职次序而升官。赏赐赐给别人是为了表示看重这个人；可是作战有功劳的士兵却贫穷卑贱，而那些受宠幸的小人、娼优却得到越级地晋升。名声和



称号真实可信,是用以使君上的威势上下相通的手段;可是君主被蒙蔽,君主的亲信和宠幸的女人却能随意往上通报并能主持任用,所有的官吏都主管升迁、授予爵位,这是当政者的过错。大臣任命官职,与部下先谋划结党营私,即使不合法也照做不停,威势和利禄都掌握在臣下之手,结果君主地位低下而臣下的地位就贵重了。

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学、岩居窟处、托伏深虑^①,大者非世,细者惑下;上不禁,又从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实,是无功而显,无劳而富也。如此,则士之有二心私学者,焉得无深虑、勉知诈与诽谤法令^②,以求索与世相反者也?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故《本言》曰^③: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乱者,私也。法立,则莫得为私矣。故曰:道私者乱^④,道法者治。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圣智成群,造言作辞^⑤,以非法措于上^⑥。上不禁塞^⑦,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是以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⑧。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是以上不胜下也^⑨。

【注 释】

- ① 窟(dùn):洞穴。 托:寄托。 深虑:周密地谋划。
- ② 勉:尽力。 诽谤:批评。
- ③ 《本言》:韩非子所看过的书名,今世不见其书。
- ④ 道:同“导”,由,引导。
- ⑤ 造言:编造谎言。 作辞:意同“造言”。
- ⑥ 措于上:意同“措其上”,放置在法制之上。
- ⑦ 禁塞:禁止,指禁止“以非法措其上”的行为。
- ⑧ 赖赏:依赖奖赏。 赖:依靠,依赖。
- ⑨ 胜:超越,越过。



【译 文】

建立法律政令,是为了废止私家的活动。法律政令施行了,私家的活动就要废止。私家活动,是用来扰乱法制的。学有专长的人中,有的分心从事私家学术活动,有的隐居山野,有的投身权势之门隐藏起来做周密的谋划,势力大的非难整个社会,势力小的迷惑他的部下;君主对此不予禁止,又紧随其后用名声抬高他们,用实际利益改变他们的处境,这就使没有功绩却得到显赫,没有付出劳苦却得到富有。像这样,那些学有专长的人中分心从事私家学术的人,怎么能不周密谋划、用尽智慧伪诈,参与批评国家法律政令,以便寻找和当今社会相违背的人呢?凡是扰乱君上反对社会的人,肯定是学有专长的人中从事私家学术的人。所以《本言》上说:“用来治理国家的原则,是法制;用来扰乱国家的东西,是私家活动。法制确立以后,没有谁能再从事私家活动。”所以说:引导从事私家活动的国家就动乱,引导以法行事的国家就太平。君主没有自己的治国原则,那些智慧者就有私家的言论,贤能者就有私家的思想。君主有私下里的恩惠,臣下就会有私下的欲望,乖巧的智慧者结成群体,编造各种言论,将不合法的言论置于法制之上。君主非但不禁止,却又紧跟着尊崇他们,这是教导臣下不听从君主,不服从法令。所以乖巧的贤能的人使自己的名声显赫而居于要职,奸佞不正的人依靠君主的奖赏而暴富,所以君主超越不了臣下。

(闫玉山注译)



六 反

【题 解】

六种“奸伪无益之民”，世人却称赞他们，君主随之礼遇他们；六种“耕战有益之民”，世人却诋毁他们，君主随之贱视他们。这就是韩非所说的“六反”。

全文论述有三层意思：一是说世人的毁誉，多根据一己的私利，因而造成六种颠倒的认识。君主随着世俗的毁誉而加以赏罚，就无法使国家富强；二是反复论述赏罚轻重的利弊得失，反对“轻刑”，主张用威严而废慈爱；三是提出君主听言观行的方法，以减少赏罚的错误。全文的主旨，是用法家的重刑说驳斥儒家的仁爱说，这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要求加强专政的一面，也暴露了他们残酷镇压人民的一面。

文章以家喻国，以小喻大，以浅近的事物，去阐明道理。论述的三层意思，以赏罚为中心，环环相扣，浑然一体。

畏死远难^①，降北之民也^②，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③。学道立方^④，离法之民也^⑤，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⑥。游居厚养^⑦，牟食之民也^⑧，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⑨。语曲牟知^⑩，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⑪，暴傲之民也^⑫，而世尊之曰“礲勇之士”^⑬。活贼匿奸^⑭，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⑮。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⑯。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⑰，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⑱，整谷之民也^⑲，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⑳。重命畏事^㉑，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㉒。挫贼遏奸^㉓，明上之民也^㉔，而世少之曰“谄谀之民”也。



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⑤，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⑥，世主壅于俗而贱之^⑦，贱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注 释】

- ① 远难(nàn):远离危难,这里指逃避战争。
- ② 北:败逃。
- ③ 世:社会上,这里指世谷舆论。 贵生:把生命看得极珍贵,即珍惜生命。战国时代有贵生说,为杨朱学派所提倡。
- ④ 道:指仁义之道。 方:方术,学说。
- ⑤ 离:通“罹”(lì),触犯。
- ⑥ 文学之士:通晓经典文献的人,指儒墨学派。韩非认为儒墨不耕战,违背法制。
- ⑦ 游居:等于说“逸居”,安闲地住着,指游手好闲。
- ⑧ 牟(móu)食之民:侵夺他人食物的人。牟,取之于人,侵夺。
- ⑨ 有能之士《韩非子·五蠹》有“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的话。
- ⑩ 语曲:谈论歪理。曲,不正。 牟知:从事于玩弄智巧。牟,通“务”,努力从事。知,智巧。这一意义后写作“智”。
- ⑪ 行剑:用剑。
- ⑫ 傲:通“侥”,冒险求侥幸。
- ⑬ 礲(lián):磨刀石,引申为有锋芒,有棱角。
- ⑭ 活贼:使贼活命,即包庇坏人。贼,危害社会的坏人。 匿奸:隐藏坏事。指不告人之恶。
- ⑮ 任:以诚交友。这里有虽干犯风险,仍以友情为重的意思。 誉:称人之美。这里有替朋友隐恶扬善、求情说项的意思。
- ⑯ 少:贬低。失计,失算,不会打逢。
- ⑰ 全:保全,这里指遵守。
- ⑱ 嘉:美好。



- ⑮ 整:端正,指正派。 谷:善。
- ⑯ 戇(zhuàng):呆板。
- ⑰ 畏事:谨慎地对待国事。 畏:敬畏,严肃对待而怕出差错。
- ⑱ 慑(shè):胆小怕事。
- ⑳ 挫:打击。 遏:通“谒”,报告。
- ㉑ 明上:使君主明察。
- ㉒ 循:根据。
- ㉓ 訾(zǐ):底毁。
- ㉔ 壅(yōng 拥):蒙蔽。

【译 文】

贪生怕死,逃避战争,是投敌败逃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珍惜生命的人。学习仁义之道,建立学说,是触犯法制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通晓经典文献的人。游手好闲,享受丰厚的俸养,是侵夺他人食物不劳而获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才能的人。谈论歪理,从事于玩弄智巧,是虚伪诡诈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机智善辨的人。用剑行刺,杀害仇人,是凶暴而求侥幸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锋芒而勇敢的人。包庇坏人隐藏坏事是应当处死刑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以友情为重并肯于为朋友隐恶扬善的人。这六种人,是世俗所称赞的。奔赴国家危难,为忠诚而献身,是能为节操而死的人,而社会上却贬斥他们为不会算计的人。见闻虽少,服从法令,是遵守法制的人,而社会上却贬斥他们为浅陋无知的人。努力耕作,自食其力,是创造财富的人,而社会上却贬斥他们为缺少才以的人。品德美好敦厚,单纯朴实,是正派善良的人,而社会上却贬斥他们为愚笨呆板的人。重视命令,谨慎地对待国事,是尊崇君主的人,而社会上却贬斥他们为胆小怕事的人。打击坏人,告发坏事,是使君主明察奸情的人,而社会上却贬斥他们为阿谀奉承,说人坏话的人。这六种人,是世俗所诋毁的。奸诈虚伪无益于国的人有六种,社会舆论是那



样地称赞他们；努力耕战有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社会舆论又是这样地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反”。平民根据对个人有利而称赞前六种人，君主听信虚名而礼遇他们，礼遇的对象，必然给予奖赏，百姓根据对个人有害而诋毁后六种人，君主被世俗舆论蒙蔽而鄙薄他们，蔽薄对象，必然给予惩罚，所以美名和奖赏就落到为私作恶应当治罪的人的头上，而诋毁和惩罚却加到为公行善应当受赏的人的身上，这样想求得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

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①，不知权者也^②。大弹痤者痛^③，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④。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⑤，而欲以行义禁下^⑥，则交必有郅矣^⑦。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⑧。此俱出父母之怀妊^⑨，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⑩，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⑪，诈而诬也^⑫，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⑬，则官治^⑭；必于赏罚^⑮，赏罚不阿^⑯，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⑰，故其任官者当能^⑱，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⑲，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⑳，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㉑，其力尽而不望^㉒。此谓君不仁^㉓，臣不忠^㉔，则可以霸王矣。

【注 释】

- ① 爱：吝惜，舍不得。费：损耗。
- ② 权：权衡。
- ③ 弹(tān 谈)：用石针割刺。痤(cuó)：痛。
- ④ 已：停止，这里指治愈。
- ⑤ 泽：恩德。



- ⑥ 行义：通“行谊”，品行道义。
- ⑦ 郛(xì)：通“隙”，裂痕。
- ⑧ 杀：致人于死命叫杀。古代有溺女的陋俗，这里“杀”指投到水里溺死。
- ⑨ 衽(rèn)：怀抱。衽，衣襟。
- ⑩ 出：拿出，这里有“采用”、“推行”的意思。
- ⑪ 熟：熟悉，精通。论：衡量。
- ⑫ 诬：欺骗。
- ⑬ 明著：明白清楚，指法禁为人所熟知。
- ⑭ 官治：官吏尽心治理。
- ⑮ 必：坚决实行。
- ⑯ 阿(ē)：偏私。
- ⑰ 挟：怀着。
- ⑱ 当：相当，相称。
- ⑲ 致死：等于说“拼命”。
- ⑳ 功伐：功劳。“功”与“伐”同义。
- ㉑ 行危：做危险的事，即冒险的意思。
- ㉒ 望：怨恨。
- ㉓ 君不仁：指君主对臣下不一定施仁爱，而应以能授官，赏罚无私。
- ㉔ 臣不忠：指臣下对君主不一定私忠，而应以力致富，以功受赏。

【译 文】

古代有句俗语说：“治理政事就像洗头一样，虽然要脱落一些头发，也一定要洗头。”吝惜脱落头发的损耗，而忽略生长新发的好处，这是不懂得权衡利害的啊。用石针割刺痈疮是很疼的，吃药是很苦的，因为痛苦的缘故而不割刺痈疮和吃药，生命就不复存在，疾病当然不会治愈了。现在君主和臣下的关系，没有父母和儿女那样深的恩情，可是君主却想用品德和道义来约束臣下，君臣之间就必然会有裂痕了。况且父母对于儿女，生了男孩就互相头贺，生了女孩就把她溺死。儿女都是从父母的怀抱中出来的，但男孩受贺，女孩溺死，是因为父母考虑他们以后的好处，计算长久的利益



啊。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的心理对待,何况是没有父子般恩情的人呢?现在学者游说君主,都让君主抛开求利的思想,而采用相爱的原则,这是要求君主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对君臣父子之间的恩德关系缺乏研究,是诈诡和欺骗,所以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圣人治理国家,对于法律禁令要精细考察研究,法律禁令明了清楚,官吏就会依法尽心治理;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公正无偏,百姓就听从使唤。百姓听从使唤,官吏尽心治理,国家就富足;国家富足,军队就会强大,这样成为天下霸主的事业也就成功了。成为天下霸主,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获大利的愿望去治国,所以他任命为官吏的人要同他的才能相称,他的赏罚没有偏私。要使臣民懂得,尽力耕作,拼命作战,就可以建立功劳,获得爵位和俸禄,获得爵禄就可以成就富贵的家业。获得富贵,是臣下最大的利益。臣下怀着获大利的愿望去办事,所以肯冒险牺牲,用尽自己的力量也不怨恨。这就是说,君主对臣下不一定施仁爱,臣下对君主不一定尽私忠,就可以完成霸主的事业了。

夫奸必知则备^①,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②,虽曾、史可疑也^③;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④,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⑤。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⑥;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⑦,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⑧,行身则欲其远罪也^⑨。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⑩,君以无爱求民之死力而令行^⑪。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⑫,子多败,推爱也^⑬;父薄爱教笞^⑭,子多善,用严也。



【注 释】

- ① 知:知道,察觉。这里“知”与下文“诛”都是被动用法。备:戒备。
- ② 轻货:分量轻的宝物,便于怀藏携带。幽隐:指僻静无人的地方。
- ③ 曾、史:指曾参、史鰌(qiū)。曾参是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史鰌是春秋时卫灵公的大夫。二人在古代都被认为是有道德的人。
- ④ 众其守:使他的监守增多。指多设监守以察奸。
- ⑤ 禁:约束。
- ⑥ 十母:十倍于母。
- ⑦ 积爱:等于说“厚爱”。积,多。
- ⑧ 动作:行动,指做事。
- ⑨ 行身:立身,指做人。
- ⑩ 关:限制。
- ⑪ “爱”后原有“利”字,疑为衍文,今删。
- ⑫ 处:对待,安排。
- ⑬ 推:行。
- ⑭ 答(chī):用竹板抽打。

【译 文】

奸人如果一定会被察觉,他才能有所戒备;如果一定会被惩治,他才能停止作恶。不会被察觉,他就会放肆;不会被惩治,他便会横行。如果把便于怀藏携带的宝物放在僻静无人的地方,即使像曾参、史鰌那样有道德的人是否会偷也值得怀疑;而把百金悬放在闹市上,即使大盗也不敢去窃取。由于不会被察觉,在僻静无人的地方曾参、史鰌是否偷也值得怀疑;由于一定会被察觉,在闹市上大盗也不敢窃取悬放的百金。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要多设监守,加重惩罚,使百姓用法令来约束自己,而不靠廉洁自爱来遏止作恶。母亲爱孩子的感情比父亲深一倍,可是父亲的命令在子女那里得以施行是母亲的十倍;官吏对于百姓没有慈爱,可是他的命令在百姓那里得以施行是父亲的万倍。母亲对子女厚爱,命令



却行不通,官吏使用威严,而百姓却能听从,那么究竟是用威严还是用慈爱的策略,就可以断定了。况且父母对子女所希望的,是要求他们一举一动都能安全有利,要求他们立身于世能够避免犯罪。而君主对于百姓,国家有了危难就用他们拼死作战,国家太平无事就让他们竭尽全力生产。父母因为厚爱子女,把子女限制在安全有利的环境中,但是子女不听从;君主因为没有慈爱,要求百姓出力效死,但是命令却能得以施行。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助长仁爱的心理而加强威严的权势。母亲怀着深厚的爱来对待子女,子女多半变坏,这是滥用慈爱的毛病;父亲怀着比母亲微薄一些的爱,用竹板子抽打管教,子女多半变好,这是使用威严的结果啊。

今家人之治产也^①,相忍以饥寒^②,相强以劳苦^③,虽犯军旅之难^④,饥馑之患^⑤,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⑥,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⑦,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⑧。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⑨。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⑩。夫欲利者必恶害^⑪,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⑫,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⑬,又乃无行^⑭。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策^⑮,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⑯。治贼,非治所治也;治所治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⑰。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⑱,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若夫厚赏者^⑲,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⑳,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㉑,欲治者何疑于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



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②，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③。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④，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蹶于山^⑤，而蹶于垤^⑥。”山者大，故人顺之^⑦；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注 释】

- ① 家人：平民之家。
- ② 忍：克制，强制。
- ③ 强(qiǎng)：强迫，督促。
- ④ 犯：遭受。军旅：军队，指战争。
- ⑤ 饥谨(jīn)：年成不好。
- ⑥ 惠：施恩惠，这里指关照。佚(yì)：通“逸”，安逸。
- ⑦ 道：原则。
- ⑧ 偷：苟且，暂顾一时。
- ⑨ 劝：鼓励。
- ⑩ 疾：快，迅速。
- ⑪ 恶(wù)：厌恶。
- ⑫ 治：太平，安定。
- ⑬ 非特：不只，不仅。术：策略。
- ⑭ 无行：无道。“术”是就方法而言的；“道”是就理论而言的。
- ⑮ 不肖：不贤。知：聪明。
- ⑯ 揆(kuí)：衡量行为的准则。
- ⑰ 胥靡：古代服劳役的刑徒。
- ⑱ 悼惧：害怕。“悼”与“惧”同义。
- ⑲ 若夫：至于。用在句首，表示提出另一话题。
- ⑳ 甘利：以得利为快乐。甘，甜美，快乐。
- ㉑ 报：酬劳。
- ㉒ 细：微小。



- ②③ 加焉者：加给他的惩罚。
- ②④ 傲：轻视。
- ②⑤ 蹶(zhì)：绊倒。
- ②⑥ 埵(dié)：小土堆。
- ②⑦ 顺：通“慎”，谨慎对待。

【译 文】

现在平民之家治理产业，用忍饥受寒来相互强制，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督促，这样的人家，即使遭受战争的灾难，欠收的祸患，也能穿暖吃饱；用丰衣美食来相互疼爱，用安逸享乐来相互关照，这样的人家，遇到天灾荒年，就得卖妻卖子。所以按照法的原则，开始虽然艰苦，却能得长远的利益；按照仁的原则，虽有一时的欢乐，以后却会处于困境。英明的君主权衡法与仁的轻重，选择其中最有利，所以应当采用法的相互强制，而抛弃仁的相互怜爱，一些学者都主张“轻刑”，这是乱世亡国的办法啊。大凡赏罚坚决，都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作恶。赏赐厚，所希望的事就能很快实现；惩罚重，所厌恶的事就能很快制止。希望得到功利的人必然厌恶祸害，祸害，是功利的反面。同他所希望的相反，怎能不厌恶呢？希望安定的人一定厌恶混乱，混乱，是安定的反面。所以非常希望安定的人，他的赏赐一定丰厚；非常厌恶混乱的人，他的惩罚一定严重。现在主张轻刑的人，他们厌恶混乱的心情不急切，他们希望安定的心情也不迫切。这不仅仅是没有治国的办法，也是没有治国的理论。所以判断国君的贤能或不贤、愚昧或明智的方法，就在于赏罚的轻重。采用重刑，不是为了惩罚某个人。英明君主之法，是供每个人衡量行为的准则。惩治坏人，并不是仅仅惩治这个所惩治的人；如果只惩治所惩治的人，就只是惩治一个死人。处罚强盗，也不是仅仅处罚这个所处罚的人；如果只处罚所处罚的人，就只是处罚一个刑徒。所以说：加重对一个坏人的惩罚而制止全国的奸邪，这才是惩罚的目的。受到重罚的，是盗贼；而感到恐惧的，是良民。



这样,渴求实现太平局面的,对于重刑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至于说到厚赏,也不仅仅是奖励某个人的功劳,而是勉励一国之人。受赏的人得到好处感到快乐,没受赏的人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报了一人的功劳勉励了一国的百姓,这样,渴求实现太平的局面的,对于厚赏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现在不懂治国的人都说:“采用重刑会伤害百姓,采用轻刑可以防止作恶,何必一定要用重刑呢?”这种说法是对治国之道没有仔细研究啊。用重刑能制止犯罪行为,未必能用轻刑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犯罪行为,一定能用重刑制止。因此君主设置重刑,所有坏事都能被制止,所有坏事都被制止了,这对于百姓有什么伤害呢?所谓用重刑,必然是坏人所得的利益小,而君主所加给坏人的惩罚大。百姓不会因为贪图小利而接受大的惩罚,所以坏事必定能被制止。所谓轻刑,必然是坏人所得利益大,而君主所加给坏人的惩罚小。百姓羡慕作坏事的好处而轻视做坏事应得的惩罚,所以坏事就不能被制止。所以古代的圣人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山岳绊倒,却可能被小土堆绊倒。”山岳很大,所以人们能谨慎对待;土堆微小所以人们轻视它。现在如果采用轻刑,百姓必定轻视刑罚。百姓犯了罪而不惩罚,就等于驱使全国的百姓犯罪而抛弃他们;等到百姓犯了罪再惩罚他们,就等于给百姓设下了陷阱。因此轻刑对于百姓,就象小土堆一样。所以把轻刑作为治理百姓的原则,不是乱国就是给百姓设置陷阱,这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伤民啊!

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①,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怨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后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②。夫当家之爱子^③,财货足用,货财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④。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恣。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刑之患也。凡人之生也^⑤,财用足则隳于用力^⑥,上懦则肆于为非^⑦。财用足而力作者,神



农也^⑧；上治懦而行修者^⑨，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老聃有言曰^⑩：“知足不辱，知止不殆^⑪。”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也。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⑫，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务^⑬，论其税赋以均贫富^⑭，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为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注 释】

- ① 道：称说。颂语：歌颂古代帝王的话。
- ② 犹之：仍然。
- ③ 当家：主持家务的人，这里指母亲。
- ④ 侈泰：奢侈无度。泰，过分。
- ⑤ 生：通“性”。
- ⑥ 黎(huī)：通“惰”。
- ⑦ 懦：软弱，指管治不严。
- ⑧ 神农：传说中发明农耕的人，又称炎帝。
- ⑨ 行修：整饬品行。
- ⑩ 老聃(dān)：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末期楚国人，道家学说的创始人。
- ⑪ 殆(dài)：危险。
- ⑫ 君人者：统治百姓的人，即君主。
- ⑬ 适其时事：适应天时人事。
- ⑭ 论：评议。均：公平。

【译 文】

现在学者都称引典籍中歌颂古代帝王的言辞，不考察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他们说“君主不爱百姓，赋税一直很重，百姓财用不足因而怨恨君主，所以天下大乱。”这种看法是认为君主满足了百



姓的财用,并且对他们施加仁爱,即使用轻刑,也可以治理好国家。这种论调是不对的。大凡一个人受到重刑,本来是在已经满足了财用之后;即使财用满足以后君主加以厚爱,然而用轻刑,还是会混乱的。母亲厚爱子女,子女的财物足够使用,财物足够使用就轻易滥用,轻易滥用就奢侈无度。对子女慈爱就不忍心严加管教,不忍心严加管教就使子女变得骄横放纵。奢侈无度家里就要受穷,骄横放纵品行就会暴戾。这就是财用充足过分慈爱,采用轻刑所造成的恶果啊。人的本性,都是财用充足以后就懒于用力,统治者管治不严就放肆胡为。财物充足尚能努力耕作的,是神农一类的人;统治者管制不严尚能整饬品行的,是曾参、史鰌一类的人。普通百姓比不上神农、曾参、史鰌,是不言而喻的。老聃有句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招致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因为可能遇到危险和屈辱的缘故,在已经满足之外不再需求什么的,只有老聃。现在以为满足百姓的财用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百姓看得都像老聃一样了。夏桀贵为天子还不满足于地位的尊贵,富有天下的一切还不满足于他的珍宝。君主纵然能满足百姓的财用,但不能满足到使他们成为天子,而夏桀未必以当上天子为满足,那么即使满足了百姓的财用,又怎么能以此作为治国的办法呢?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要让人民适应天时人事以获得财物,评定赋税的多少使贫富公平负担,增加立功的爵禄以使人们竭尽才能,加重犯罪的刑罚来禁止奸邪,让百姓凭自己的气力得到富裕,靠为国办事获得尊贵,因犯罪而受到惩罚,因立功而得到奖赏,而不考虑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才是成就帝王大业的治国之政啊。

人皆寐^①,则盲者不知^②;皆嘿^③,则暗者不知^④。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暗盲者穷矣^⑤。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⑥;授之以鼎俎^⑦,则罢健效矣^⑧。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



故无术者得于不用^⑨,不肖者得于不任^⑩。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⑪,身不任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⑫,是不须视而定明也^⑬,不待对而定辩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注 释】

- ① 寐:睡着。
- ② 知:被知,被识别。
- ③ 嘿(mò):“默”的另一种写法,不说话。
- ④ 哑(yīn):哑。
- ⑤ 穷:尽头,这里是没有办法的意思。
- ⑥ 乌获:战国时秦武王的力士,据说能举千钧重物。
- ⑦ 鼎:古代的一种金属器具。一般是圆腹三足,也有方腹四足的,用作食器、炊器、祭祀时的礼器、传国的重器等。古代力士常以举鼎试力。俎(zǔ):古代盛肉的长方形盘,下有腿。有用青铜制成的。
- ⑧ 罢:通“疲”,疲弱无力。效:验证,这里有分明的意思。
- ⑨ 得:得到好处。这里指得以蒙混过去。不用:指言论未经检验而不被采用。
- ⑩ 不任:指办事未经考察而不被任用。
- ⑪ 文(wèn):修饰。
- ⑫ 滥:过分而超过实际。这里指盲目地看重。
- ⑬ 须:等待。明:视力好。

【译 文】

人都睡着了,就分不清谁是瞎子;人都不说话,就分不清谁是哑巴。睡醒了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回答,那么哑巴瞎子就无法应付了。不听他们讲话,就辨识不出谁是无术的人;不任用他们作事,就辨识不出谁是无才的人。听他们讲话而要求他们言行相符,任用他们作事责求他办事的功效,那么无术和无才的人就无



法应付了。要想得到大力士,如果听他们自吹自擂,即使是庸人和乌获那样的大力士也无法分别出来。但是如果把鼎和俎交给他们举一举,那么谁疲弱无力谁健壮有力就可以分明了。所以官职就是有才能之士的鼎和俎,把事情交给他们做,愚蠢和聪明就可以区分开了。那些无术的人由于言论未经检验而不被采纳得以蒙混,那些无才的人由于办事未经考察而不被任用暂得好处。言论不被采纳,就自我粉饰,认为自己雄辩;自身不被任用,便自我夸饰,认为自己高明。君主迷惑于他们的善辩,盲目地看重他们的高明,而使他们尊贵,这就象不等待观看就确定他们视力好,不等待回答就确定他们口才好,这样,谁是哑巴谁是瞎子就不能区分了。英明的君主听取言论一定要责求它的作用。考察行动一定要责求它的功效,这样,那些虚假陈腐的学说就没有人谈了,矜夸蒙骗的行为就无法掩饰了。

(刘乾先注译)

八 说

【题 解】

八说,即八种传统的说法,指八种世俗观念。作者对这八种世俗观念作了较为深入地批判。

文章还提出了任用人事的方法和作者的政治主张。在用人方法上,文章强调要用“术”,“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有了用人之术,“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断”,“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所以国君的责任是“不求清法之吏,而务必知之术”,“术”在任用官吏这方面是十分重要的。

在政治主张上,作者强调要“明其法禁,察其谋计”,实行法治;要“息文学(传统的礼义)而明法度,塞私使而一动劳”,排除一切传统势力



的干扰。

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①，弃官宠交谓之“有侠”^②，离世遁上谓之“高傲”，交争逆令谓之“刚材”^③，行惠取众谓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④；高傲者，民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誉，索国之无危乱^⑤，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⑥。无术以任人^⑦，无所任而不败。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修洁也。任人者，使有势也。智士者未必信也，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⑧。以智士之计，处乘势之资而为其私急^⑨，则君必欺焉。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⑩，使断事也。修士者未必智，为洁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昏，处治事之官而为其所然，则事必乱矣。故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明君之道，贱德义贵^⑪，下必坐上^⑫，决诚以参，听无门户^⑬，故智者不得诈欺。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⑭，察端而观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⑮，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断，则事无失矣。

【注 释】

- ① 枉法：歪曲法律。 曲：偏袒。 行：指品行，好的品行。
- ② 宠：尊宠，看重。
- ③ 刚材：刚毅之材，敢于违抗君命，我行我素的人。
- ④ 旷：空缺，荒废。
- ⑤ 索：寻求。
- ⑥ 机：机要，关键。
- ⑦ 术：方法，手段，这里指统治者管理各级官吏的方法、手段。
- ⑧ 惑：迷惑，糊涂。



- ⑨ 乘势：借着权势。
- ⑩ 修士：有修养的人，指有道德修养的人。
- ⑪ 德义：应作“得议”，可以议论。
- ⑫ 坐：因受牵连而定罪。
- ⑬ 无门户：即没有门户之见，不偏听偏信。
- ⑭ 程：衡量，估量。
- ⑮ 得：指得到奖赏。

【译 文】

为老朋友做私事叫做不抛弃老朋友，用公家的财物散发施舍叫做仁爱的人，看轻俸禄重视自身叫做君子，歪曲法律偏袒亲人叫做有品行，放弃官职重视私交叫做有侠义，远离现实回避君主叫做清高自傲，相互争斗违抗禁令叫做刚强的人，施行恩惠争取民心叫做得到百姓。不抛弃老朋友，官吏就要有奸邪的行为；仁爱的人多，国家财产就会受到损失；有了君子，百姓就难以驱使；有了有品行的人，法制就会受到破坏；有了有侠义的行为，官吏职责就会荒废；有了清高自傲的观念，百姓就不服侍君主朝廷；有了刚强的人，君令就不能推行，使普通百姓得到了私人的赞誉，是君主受到的严重损害。和这八种标准相反的道德原则，是使普通百姓受到诋毁，君主得到好处的原则。君主不审察这些原则对国家的利害，却听任普通百姓获得私人的声誉，要想国家没有危险的动乱，是不可能的。

将政事交付给什么样的人，是国家昌盛、动乱的关键。国君如果没有方法手段使用人，无论任用什么人都要失败。君主所任用的人，不是能说会道、聪明伶俐的人，就是有修养、廉洁的人。任用人，就是让他有权势。聪明人未必诚实，因为认为他智慧多，所以就被他表面的诚实迷惑。聪明的人用自己的计谋，凭藉权势的条件去做自己私事，君主就一定被他们欺骗。因为聪明人不可信任，所以任用有修养的人，让他们决断政事。有修养的人不一定有智



慧,因为认为这种人廉洁,于是就被他们的智慧迷惑。这种人用愚人的糊涂,居处在管理政事的官位上而去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政事就一定要混乱。所以在用人上没有方法手段,任用了聪明人,国君就被欺骗;任用有修养的人,国事就要被搞乱。这是没有用人手段的祸患。英明君主的用人原则是:地位低贱的人可以议论地位尊贵的,部下一定因上司的过错牵连而受罚,用参验的方法决断真相,听取意见没有门户之见,所以有聪明才智的人不能欺骗国君。计算功业再实行奖赏,衡量能力之后再委以政事,考察事情的发端就可以了解官吏的过失,有罪过的就惩处,有能力的就奖赏,所以愚笨的人不能承担政事。聪明人不敢欺骗,愚笨的人不能决断政事,政事就不会失误了。

察士然后能知之^①,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贤者然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杨朱、墨翟^②,天下之所察也,于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鲍焦、华角,天下之所贤也,鲍焦木枯^③,华角赴河^④,虽贤不可以为耕战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尽其辩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尽其行焉。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⑤,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⑥,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错法以道民也^⑦,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赏功以劝民也,而又尊行修,则民之产利也惰。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搢笏干戚^⑧,不适有方铁钅^⑨,登降周旋^⑩,不逮日中奏百^⑪;《狸首》射侯^⑫,不当强弩趋发^⑬;干城距冲^⑭,不若堙穴伏橐^⑮。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古者寡事而备简,朴陋而不尽^⑯。故有珧铤而推车者^⑰。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然则行揖让,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⑱。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车,圣人行推政也。



【注 释】

- ① 察士：指明察之士，能辨明事物是非的人。
- ② 杨朱：战国时期的卫国人，字子居，师从不详，其著述已经失传，有部分散见于《列子》、《孟子》中。杨丹力主为我学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其名言。 墨翟：战国时期的鲁国人，曾在宋国做过大夫。其著述集《墨子》中，其说主兼爱，尚节用，是墨家学派的鼻祖。
- ③ 鲍焦：周时的隐士，不满社会不平而隐居，廉洁自守，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最后抱木而死。 木枯：指鲍焦所抱之树枯萎。
- ④ 华角：人名，不详。有人认为即《列士传》中的羊角，不可信。
- ⑤ 曾史：指曾参和史鳅，是儒家以为守孝道和正直的楷模。
- ⑥ 文学：指研习孔孟学说的人，即信奉儒家思想的文人。
- ⑦ 错：同“措”，设置。 道：同“导”，引导。
- ⑧ 播(jìn)：插在…上。 笏(hù)：古代朝臣拜见君主时手中拿的狭长的形板，用来记载向君主奏请的事项，实际是记录发言提纲的板子。这里指手持笏板的朝臣。
- ⑨ 适：同“敌”。 有方：是“酋矛”之误。 酋矛：长柄的兵器，即长矛。
钅(xīān)：细而又尖的刺杀类武器，类似今天的标枪。
- ⑩ 登降：指迎接客人登阶、下阶。 周旋：指应酬接待。 占礼对怎样在迎客时登阶、降阶和应酬接待有严格规定。
- ⑪ 日中奏百：试选武士的科目。本科目是让武士穿上战时的铠甲，拿好弓矢，佩好武器，准备齐三日的干粮，清晨出发，到日中时要徒步疾行百里，合格者才为武士。
- ⑫ 《狸首》：乐诗的篇名。古代诸侯行射礼时要奏《狸首》之乐以节制发箭矢的节奏。 侯：箭靶。
- ⑬ 趋(cù)：同“促”，急促。
- ⑭ 干：同“扞”，保卫。距：同“拒”，抵挡。 冲：冲车。
- ⑮ 堙穴：用烟熏敌人的方法攻城所挖的地道。 堙：同“堙(烟)”。
伏囊：设置用来鼓风用的皮袋。 囊：这里指用来鼓风的皮囊，即皮制风箱。
- ⑯ 尽：精。



①⑦ 珧铍(yáo yáo):蚌壳制成的除草用具,功用类似锄。 推车:同“椎车”,即用原木锯成车轮的车子,这种车较简单,所以说朴陋。

①⑧ 推政;椎车一类的政治,即占朴政治。推:同“椎”,指椎车。

【译 文】

先成为明察的人之后才能知道的原则、事务,不能做为制法的依据,因为百姓并不全都明察。先成为贤者然后才能做到的事,不能做为制法的依据,因为百姓并不全都贤能。杨朱、墨翟,是天下公认的能明察的人,可是千秋百代的混乱局面他们始终解决不了,他们的主张虽然明察也不可以用作官府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公认的贤才,鲍焦抱着一棵树而死去,华角投身黄河而亡命,他们虽然有贤才却不能成为耕田的农夫和征战的士兵。所以君主认为明察清楚的事务,有智慧的人就会尽力施展自己的辩论才能;君主所尊崇的东西,有才能的人就能用尽才力去做。如今的君主把没有用处的辩论当作明察,把没有结果的做为当做可贵,要想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广博的学识、善于辩驳的智慧如同孔丘、墨翟一样,但是孔夫子和墨翟等人却不会耕田,国家能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什么收益呢?实行孝道,很少有个人私欲像曾参、史鱼那样,但曾参、史鱼不能攻城野战,国家能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普通百姓有个人的私利,君主有国家的公利。不参加劳作,生活供给却十分充足,不担任官职却名声显赫,这是私利得到发展;停止儒家仁爱之说的宣传,而严明法律制度,堵塞个人私利而统一按业绩行赏,这是国家的利益。设置法律制度来引导百姓,却又以孔孟学说为尊贵,百姓在仿效之时就要迟疑不决;奖赏有功业的用来鼓励百姓,却又以修养品行为尊贵,那样百姓对生产创造财富的事就懒于去做。推崇仁爱学说来扰乱法制,尊崇修养品行的人来干扰建功立业,寻求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

手执笏版的朝臣、手持干戚的武士,都敌不住现代的长矛、标枪;讲究迎接宾客的礼仪的人才,不敌用半日之内疾趋百里的方法



所选拔的人才；一面演奏《狸首》这样的古典乐曲协调射箭，不敌现在用强劲的弓弩发射；捍卫城地、抵抗冲车的老办法，不如在敌方挖掘洞穴，然后用风箱往敌方吹烟熏敌人更好。上古时代的人急于在德行上争先，中古时代的人在智慧上角逐，现代人在实力上较量。古代的事情少，而设备简朴，器物简陋、质朴而不精巧，所以有用蚌壳制成的锄草用具，和笨拙原始的车子。古代的人少彼此相亲近，物质丰富所以把谦让看得很容易，所以有拱手禅让，推崇慈善恩惠，称道仁爱宽厚，都是质朴简陋的政治措施。处在社会矛盾激烈的时代，用社会无事时的简陋方式，并不是聪明人应该用的方法；面对争夺激烈的社会，沿用拱手禅让时代的旧方法，不是聪明人的治国方略。所以聪明人不乘粗劣的原始车辆，圣明的君主不实行原始的政治法律。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①。法有立而有难^②，权其难而事成；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③，败十万之众，死伤者军之乘^④，甲兵折挫，士卒死伤，而贺战胜得地者，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⑤。夫沐者有弃发，除者伤血肉。为人见其难，因释其业，是无术之事也。先圣有言曰：“规有摩而水有波^⑥，我欲更之，无奈之何！”此通权之言也。是以说有必立而旷于实者^⑦，言有辞拙而急于用者^⑧。故圣人不求无害之言，而务无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贞廉而远利也，石不能为人多少，衡不能为人轻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国，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⑨。此其臣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

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⑩。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⑪。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⑫，则存子者非爱也。子母之性，爱也；臣主之权，策也^⑬。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⑭。故谨于听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



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诛者也^⑮。慈惠，则不忍；轻财，则好与^⑯。心毅，则憎心见于下^⑰；易诛，则妄杀加于人。不忍，则罚多有赦^⑱；好与，则赏多无功，憎心见，则下怨其上；妄诛，则民将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⑲；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国者也。

【注 释】

- ① 名：称呼，成就。
- ② 难：灾难，这里指消极方面。
- ③ 拔：攻取。 千丈之都：方圆千丈的城邑。
- ④ 乘：是“垂”字之误字，三分之一。
- ⑤ 出：除去，这里指忽略，忽视。
- ⑥ 摩：同“磨”，磨损。
- ⑦ 旷：空旷，远离。
- ⑧ 急：切令。符合。
- ⑨ 衡石：对秤类器物的通称。 衡：秤。 石：重量单位，古以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 ⑩ 事：服侍，这里有请求……服侍的意思。
- ⑪ 疑：恐怕。
- ⑫ 振刑：用刑罚。 振：动用。
- ⑬ 策：计谋。
- ⑭ 欲：理想，愿望。
- ⑮ 毅：刚强果断。
- ⑯ 与：施与，施舍。
- ⑰ 见：同“现”。
- ⑱ 宥(yòu)：宽容，宽恕。
- ⑲ 偷幸：侥幸。



【译 文】

法律是管制事务的，事务是用来成就功业的。法律有时一经确立就会产生消极面，权衡起来它虽有消极面，但成就事务的方面多，就设置这种法律；可以成就事务却有消极方面，权衡起来虽然有害处，但功绩多，就去做它。没有消极面的法律，没有害处的事务，天下没有。所以，攻取千丈的城邑，打败十万兵众，自己死伤将士占全军的三分之一，铠甲兵器被折损，士兵有伤亡，但还是庆贺战斗的胜利并取得领土，这是忽略了它的害处而考虑到它的好处大。洗头发的人有掉落下来的头发，除去伤创的要伤及它的好肉。如果有人见到这些害处，于是就不再做这些事，这是没有见识的行为。先代圣人有过这样的说法：“圆规有了磨损，水平面有了波纹，我要更换它们，却又无法用别的东西取代它们。”这是通晓权变的言论。所以学说观点有的理论上完全可以立住脚，可是却远离实际的，言论有的措词笨拙却切于实用的。所以圣人的人不寻求没有毛病的空话，而是致力于那些不可改变的事情。人们不在衡器上投入注意，不是正直廉洁并且远离利益，而是因为重量单位不能给人的财富增多或减损，衡器不能给人们的财富改变原有轻重，对它们的要求不能得到回答，所以人们就不再对它投以重视。英明的君主统治的国家，官吏不敢歪曲法律，官员不敢谋取私利，贿赂的事行不通，这样，境内的政事就全如同衡器一样公正了。这样，国内的大臣有奸邪行为的，君主必定察觉，发现了的一定受到惩罚。因此有统治方术的君主，不寻求清廉的官吏，而是致力于掌握察知臣下为奸的方法。

慈祥的母亲对于幼小的孩子，爱得不能再超越在他的前面了。但是孩子有了邪僻的行为，就要让他跟从老师学习；有了恶病，还要让他请求医生看病。不跟从老师学习，就要被惩罚；不请求医生看病，就恐怕要死亡。慈祥的母亲虽然有慈爱，但对从惩罚和死亡威胁中拯救孩子却没有好处，所以保护自己的孩子的条件不是爱。



母子之间的天性,是相互亲爱;君臣之间的权衡,是计谋。母亲不能用爱保护家庭,君主怎么能用爱维持国家呢?圣明的君主通晓使国家强盛的办法,便可以实现理想了。所以谨慎处理政事,是使国家富强的方法。要使法律禁令显明,审察那些巧辩者的计谋。法令显明,在国内就没有事变动乱的祸患;计谋得当,在国外也没有灭亡被俘的灾难。所以保存国家的办法,并不是靠行仁义。仁爱的人,是内心刚强果断并轻易处罚别人的人。内心慈爱宽厚,就下不了狠心;看重财物就喜欢施舍。内心残忍,憎恨别人的心思就会暴露给臣下;轻易地施以惩罚,随意杀戮之事就会降临人们身上。不忍心,处罚时就会过多地宽大赦免;喜欢施舍,在奖赏时就会有无功者受赏。憎恶别人的心思暴露出来,臣下就会怨恨君上;随意杀戮,民众就会背叛君主。所以仁爱之人在君位,百姓会放肆自己并轻易触犯法律禁令,侥幸地指望从君主那里得到奖赏和宽恕;残暴的人在君位,法令被随意滥用,臣下和君主就会离心离德,百姓怨恨和叛乱的思想就要出现。所以说:仁爱和残暴的人,都是灭亡国家的人。

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①,不为能活饿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②,不能为富民者也。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事^③,知道虚圣以说民^④,此劝饭之说。劝饭之说,明主不受也。

书约而弟子辩^⑤,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⑥,明主之法必详事。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无思无虑,挈前言而责后功^⑦,愚者之所易也。明主虑愚者之所易,以责智者之所难^⑧,故智虑力劳不用而国治也。

酸甘咸淡,不以口断而决于宰尹^⑨,则厨人轻君而重于宰尹矣。上下清浊,不以耳断而决于乐正^⑩,则瞽工轻君而重于乐正矣^⑪。治国是非,不以术断而决于宠人,则臣下轻君而重于宠人矣。人主不亲观听,而制断在下,托食于国者也^⑫。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饥不寒,又不恶死,则无事上之意。意欲不宰于



君^⑬，则不可使也。今生杀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尝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与鼯鼠同威^⑭，万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与监门同资^⑮。有土之君，说人不能利^⑯，恶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陈欲曰佚，人主肆意陈欲曰乱；人臣轻上曰骄，人主轻下曰暴。行理同实，下以受誉，上以得非^⑰。人臣大得，人主大亡。

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⑱。贵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听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国，迁官袭级^⑲，官爵受功，故有贵臣。言不度行而有伪^⑳，必诛，故无重臣也。

【注 释】

- ① 具：准备饭食。
- ② 辟草：开垦野草地。 贷：出借，这里指官府出借粮食给百姓。
- ③ 本作：指垦荒种地之类的事。末事：指非生产性的事，如施舍、奖赏之类。
- ④ 知：同“智”，这里指玩心眼，耍手腕。
- ⑤ 约：简约，简明。 辩：同“辨”，辨别，分辨。
- ⑥ 著论：论点明确。 著：显明，明确。
- ⑦ 挈(qiè)：提着，拿着。
- ⑧ 以：应作“不”。 责：求，选择。
- ⑨ 宰尹：主管君主膳食的官员。 宰：又名宰夫，厨师，这里指厨师制做的膳食。 尹：官名。
- ⑩ 乐正：古代主管音乐教化的官员。
- ⑪ 瞽(gǔ)工：乐工，乐队演奏人员。因古代乐工多为盲人所为，所以称乐工为“瞽工”。
- ⑫ 托食：意同寄生。
- ⑬ 宰：主宰，控制。
- ⑭ 必：如果。
- ⑮ 监门：指看门人，在古人看来这是一种低下的工作，只有无能的人才肯做。
- ⑯ 说人：喜欢一个人。 说：同“悦”。



- ⑮ 非:同“诽”。
- ⑯ 重臣:权柄重大,地位显赫的臣。
- ⑰ 袭级:按照官阶等级。 袭:因袭,沿袭。
- ⑱ 度(duó):估量。

【译 文】

不能准备好美味佳肴却鼓励饥饿的人吃饭,这不能使饥饿的人活命;不能开辟荒地生产粮食,却鼓励君主借贷、施舍和赏赐,这不能算做使百姓富足的人。现代学者的主张,不致力于从事生产的本务,却喜好鼓吹施舍、奖赏之类的末节,只是耍心眼称说虚假圣人来取悦百姓,这实际是不准备好饭却又鼓励人们吃的空话。这种只在嘴上鼓励人们吃饭的空话,圣明的君主不会接受。

写得简约,学生们就容易理解,法律简明,百姓的诉讼就容易解决。所以圣人的著述一定论点明确,圣明的君主制定的法律,一定详尽地包括所有的事务。用尽心思估量得失,这是聪明人也难做到的事;不用心思,拿臣下事先说的话去责求他们以后做事的功绩,是愚蠢的人也容易办的事。圣明的君主选择愚蠢的人认为容易办的方法,不采用聪明人感到为难的办,所以头脑不用考虑、体力不用劳苦,国家就得到治理了。

酸甜咸淡,君主不亲自用嘴品尝却由主管膳食的官员来决断,那么厨师就要轻视君主而尊重宰尹了。音调的高低、音律的清浊,君主不亲自用耳朵听觉来判断却由乐官来决断,那么乐工就要轻视君主,而尊重乐正了。治理国家的正误,不用法术来决断,却由宠幸的人决断,臣下就轻视君主而尊重君主的亲信了。君主不亲自了解国家,决定国事的大权就在臣下手中,君主就成了寄生在国中的傀儡了。

假使人们不穿衣、不吃饭却不感到饥饿不感到寒冷,又不厌恶死亡,就不会有服侍君主的想法。人们的想法和欲望不被君主主宰,那么就不能被君主驱使。生杀大权掌握在大臣手中,而君主的



命令仍能贯彻执行,从来没有过。虎、豹如果不使用自己的利爪和牙齿,它们的威风就如同鼯鼠一样,万金资财的家庭如果不利用他们的财富,那么他们和看门人家的资财也就一样了。有领土的君主,喜欢一个人却不能使他得到好处,讨厌的人却不能使之受害,要想让人敬畏、尊重自己,是不可能的。

臣下随心所欲地展现自己的欲望称做侠义,国君随心所欲地展现欲望叫做昏乱;臣下轻视君上叫做骄傲,国君轻视臣下叫做暴虐。这两种行为有相同的道理和实质,但臣下因此受到赞扬,君上因此受到批评。臣下得到了大的好处,君主受到大的损失。

圣明君主的国家,只有高贵的臣下,没有重权在握的臣下。高贵的臣下,是指爵位高、官职大;重权在握的臣,是指他的意见被君主听从而势力又大。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晋升官职要按官阶等级逐步进行,官职爵位授给有功业的人,所以有高贵的臣下。对说话不考虑能否做到而弄虚作假的臣下,一定严惩,所以没有大权在握的重臣。

(闫玉山注译)

八 经

【题 解】

八经即指作者认为的八条治国原则。这八条重要治国原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法、术、势三者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思想。

概括韩非的“八经”,是围绕“人”字开列的。首先是治国原则的人性基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一切治国方略、原则、办法等,都“因人情”而制定,要根据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推行政令。行赏罚、立禁令,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其次,文章分析了“使人相同”的道理。君主不可



能样样精通,面面都能照顾到。所以,治国就要充分“尽人之能”,让所有的人都发挥自己的才能来为发展、巩固政权服务。第三,要想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君主就要有一套管人的方法,包括考察、赏罚、连坐等一整套治奸之术。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性。人情者,有好恶^①,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②。君执柄以处势^③,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废置无度则权渎^④,赏罚下共则威分。是以明主不怀爱而听,不留说而计^⑤。故听言不参^⑥,则权分乎奸;智力不用,则君穷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⑦,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毁誉一行而不议。故赏贤罚暴,举善之至者也;赏暴罚贤,举恶之至者也;是谓赏同罚异。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⑧,使民耻之。然后一行其法,禁诛于私。家不害功罪,赏罚必知之,知之,道尽矣。

因情。

【注 释】

- ① 好恶(wù):指喜好利禄,厌恶刑罚。
- ② 具:完备。
- ③ 柄:指权力,权柄。
- ④ 渎(dù):同“黷”,轻慢。
- ⑤ 说:同“悦”,喜好。
- ⑥ 参:参验,检验。
- ⑦ 制:指按规定应有的职权。
- ⑧ 毁:诋毁,批评。

【译 文】

一、凡是治理好天下,一定要依据人之常情。人之常情,有喜好、厌恶,所以奖赏、刑罚可以使用;奖赏、刑罚可以使用,禁令法制



可以建立而治国之法就可以完备。君主掌握了权柄并拥有威势，所以可以令行禁止。权柄，是决定臣民生死的职责；威势，是制服众人的资本。废黜、任命官吏如没有制度依据，君主的权力就要受到分散。所以圣明的君主不心怀对某臣的喜爱去听意见，不保守过去的好感去谋划政事。君主听取意见如不进行验证，权力就会分散到奸人手中；君主如在政事中不用脑筋，就会被臣下弄得走投无路。所以圣明的君主行使法定的职责，要像上天一样公平，使用官吏要如同鬼一样不可琢磨。如同上天一样公平，所以不会受到批评；如同鬼一样不可琢磨，所以不会陷入困境。君主的威势被运用，教化十分严格，即使有的事不顺民意，百姓也不会违背朝廷；批评和赞誉一律按原则而行，臣民就不会议论纷纷。所以奖赏贤能，惩罚残暴，是提倡善良的最好办法；奖赏残暴，惩处贤能，是提倡邪恶的极端做法；这就叫作奖赏相同的意见，惩罚不同的意见。奖赏不如优厚，让百姓以为有利可图；赞誉不如优美，让百姓认为荣幸；惩罚不如厉害，让百姓畏惧；批评不如深恶一些，让百姓认为这是一种耻辱。然后专心实行法制，严禁和责备私家取利，不妨害对有功者、有罪者行赏罚。进行赏罚国君一定要了解，知道这些，治国之道就完备了。

这些就是凭人之常情治国。

二、力不敌众，智不尽物^①。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故智力敌而群物胜^②。揣中则私劳^③，不中则在过^④。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力，上君尽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结智^⑤，一听而公会^⑥。听不一则后悖于前，后悖于前则愚智不分；不公会则犹豫而不断，不断则事留。自取一，则毋道堕壑之累^⑦。故使之讽^⑧，讽定而怒。是以言陈之日，必有策籍^⑨。结智者事发而验，结能者功见而谋成败^⑩。成败有征，赏罚随之。事成则君收其功，规败则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犹不亲，而况于力乎？事智犹不亲，而况于悬乎^⑪？故非用人也不取同^⑫，同则君怒。使人相用则君神，君神则下尽。下尽下，则臣上不因君，而主道毕矣。



主道。

【注 释】

- ① 尽物：指全部了解万物。
- ② 敌：抵挡，较量。
- ③ 揣(chuāi)：估量，估计。
- ④ 在过：应作“任过”，承受过错。“在”字是“任”字的形近而误。
- ⑤ 结：集结，集中。
- ⑥ 公会：公开召集讨论。
- ⑦ 道隳：堕落。
- ⑧ 讽：委婉地说。这里指发表意见。
- ⑨ 策籍：指在书册上记录。
- ⑩ 见：同“现”，表现，显现。
- ⑪ 悬：悬空，指没有事实根据的事。
- ⑫ 非：是“其”的误字。

【译 文】

二、一个人的力量不敌众人的力量，一个人的智慧不能了解所有的事物；与其用一人的力量和智慧，不如使用全国人的力量和智慧。所以用一人的智慧和力量与众人的智慧和力量较量，众人与万物就会取胜。一个人即使对事物推测到了，自己也会劳苦，推测不到就要承受错误。能力低下的君主只是用尽自己的能力，中等能力的君主会发挥别人的力量，能力强的君主能充分发挥人们的智慧。所以事情出现了就应集中众人的智慧，逐一听取意见后再把大家召集起来讨论。听取意见如不先一一分别进行，集中讨论时臣下讲话可能有悖于他以前的想法；讲话有违于自己以前的想法，臣下之间愚笨和聪明就分不清。如果在逐一听取意见后不召集大家讨论，就可能对事情犹豫不能决断；不能下决断，事情就只有滞留不前。君主对众人的意见能自己选择其中一种，就不会有



堕入臣下设下的陷阱的祸害。所以君主先让臣下发表意见,意见表达完之后再严厉责备。所以臣下发表意见时,一定要记录在案。集中众人的智慧,待事情出现后再进行验证,集中众人的才能,待结果出现后再考虑成败。成功和失败有验证,奖赏和惩罚便可随之进行。事情办成了,君主收取它的功劳;计划失败了,臣下就承担它的责任。统治者对验证正误之事尚不亲自做,何况对用力气的事呢?使用智慧的事还不亲自去做,何况对凭空推测的事呢?所以君主任用官员时不选择意见一致的,如果臣下的意见互相附和一致,君主就要怒斥。让臣下意见有别便于利用,这样的君主就神妙莫测;君主神妙莫测,臣下就会尽心尽力;臣下做事尽心尽力,臣下就不会对上利用君主,君主的管理臣下的办法就完备了。

以上是君主管理臣下的方法。

三、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①,与共事者杀。故明主审公私之分,审利害之地,奸乃无所乘。乱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显贤^②。任吏责臣,主母不放^③;礼施异等,后姬不疑^④;分势不貳,庶适不争^⑤;权籍不失^⑥,兄弟不侵;下不一门^⑦,大臣不拥^⑧;禁赏必行,显贤不乱。臣有二因^⑨,谓外内也。外曰畏,内曰爱。所畏之求得,所爱之言听,此乱臣之所因也。外国之置诸吏者,结诛亲昵重帑^⑩,则外不籍矣;爵禄循功,请者俱罪,则内不因矣。外不籍,内不因,则奸宄塞矣^⑪。官袭节而进,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在三节持之^⑫:曰质,曰镇^⑬,曰固。亲戚妻子,质也;爵禄厚而必,镇也;参伍贵帑^⑭,固也。贤者止于质,贪饕化于镇^⑮,奸邪穷于固。忍不制则下上,小不除则大诛,而名实当则径之^⑯。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仇;此谓除阴奸也。医曰诡^⑰,诡曰易^⑱。易功而赏,见罪而罚,而诡乃止。是非不泄,说谏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贤良播出曰游祸^⑲,其患邻敌多资。僂辱之人近习曰狎贼^⑳,其患发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发曰增乱,其患微幸妄举之人起。大臣两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祸^㉑,其患家隆劫杀之难作。脱易不自神曰弹威^㉒,其患贼夫



酖毒之乱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则有劫杀之事。废置之事，生于内则治，生于外则乱。是以明主以功论之内，而以利资之外，故其国治而敌乱。即乱之道，臣憎，则起外若眩；臣爱，则起内若药。

起乱。

【注 释】

- ① 劫：威胁，此指受威胁。
- ② 子姓：同姓兄弟中的庶支兄弟。显：指地位高。
- ③ 放：放肆。指不依法行事。
- ④ 疑：同“拟”，比，相等同。
- ⑤ 适：同“嫡”。
- ⑥ 权籍：权力和势位。 籍：这里指掌权的职位。
- ⑦ 一门：同一门派。
- ⑧ 拥：同“壅”，壅塞，蒙蔽。
- ⑨ 臣有二因：应作“乱臣有二因”，“乱”字涉上文而夺。 因：乘借，指乘借的势力。
- ⑩ 结：同“诘”，问，审察。
- ⑪ 奸宄(guǐ)：奸邪不正，为非作歹的行为。
- ⑫ 节：节制，指制约。
- ⑬ 镇：安抚。
- ⑭ 贵帑：疑是“责怒”之误，责求。
- ⑮ 贪饕(tāo)：指贪婪作恶的人。
- ⑯ 径之：应作“径诛之”。
- ⑰ 医：是“翳”字之误，蒙蔽。
- ⑱ 易：改变，指改变说法，搬弄是非。
- ⑲ 播：放，散，分散。 游祸：出游祸患，即放走祸患。
- ⑳ 僇(lù)：施刑折磨。
- ㉑ 提衡：互相均等。 踦：偏重。 卷祸：卷入祸患。
- ㉒ 弹威：丢掉威势。 弹：丢掉。



【译 文】

三、了解臣下、君主利益不同的人称王天下，认为君臣利益相同的，要遇到威胁，和臣下共同执政的被杀害。所以圣明的君主明察公私的分别，明察君臣利益之所在，奸邪之人就没有可乘之机。祸乱的产生有六种根源：太后、妻妾、兄弟、近臣、显赫的贤士。任用官吏选择臣下，太后不能任意干予；按礼制设置各种职务等级，正妻和妾不能地位相等；权势不平分给后代，庶子和嫡子之间不会有争夺；权力君位不失落，兄弟不能来侵害；臣下不从同一门第选拔，权臣不可能蒙蔽君主；禁令奖赏要坚定地执行，显赫的贤士就不会作乱。臣有两种可依据的力量，就是国内的和国外的。国外的诸侯是君主惧怕的，国内的侍从是君主宠幸的。所惧怕的人的要求能够得到满足。所宠幸的人的要求能够被听从，这就是奸臣的依据力量。由外国建议设置的各个官吏，君主要追查并惩处结成亲密团伙、收受众多钱财的，国外的诸侯就不会再是奸臣的凭藉了；爵位俸禄根据功劳授予，伸手要官的一律惩处，国内的侍从不会成为奸臣的凭借。国外的诸侯不能凭借，国内的侍从不能依靠，奸臣的发展的路子就被阻塞。官爵按级别提拔，直到委以重任，用三种控制办法制约他们：一是抵押，二是安抚，三是稳固。父母妻儿，是人质；爵位俸禄优厚并坚决兑现，是安抚；综合比较其言行并追究过错，是稳固。贤能的人由于质押而停止私人活动，贪婪的人由于安抚而转变原来的想法，邪恶的人由于稳固而走投无路。容忍而不予制裁，就会使君上降为臣下；小的恶行不被判除，就会招致大的惩罚；如果罪行和事实相当，就除掉他。有些人活着会害事，杀死又伤害名声，就用饮酒吃饭的方法除掉；如果不这样，就交给他们仇人杀死他；这叫做除掉暗藏的奸臣。蒙蔽君主叫做欺诈，欺诈叫做搬弄是非。君主要见到功绩才奖赏，见到罪行就惩罚，那样欺诈就被制止。君主对事情的肯定与否定意见不泄露，不透露臣下的进谏、建议，搬弄是非的事就不会被采用。父兄贤能分散逃



出国外叫做放走祸水,它的祸患是邻近的敌国得到许多资助。君主和被刑辱的人亲近叫做亲近奸贼,它的祸患是这些人发泄怨恨,怀疑再次受辱的思想萌生。君主隐藏自己的忿怒,掌握臣下的罪行不揭发叫做增加祸乱,它的祸患是心怀侥幸,轻举妄动的人会发动叛乱。臣下有同时被重用并相互势均力敌的叫做卷入祸乱,它的祸害是,私家势力兴起劫杀君主的灾难会出现。君主粗心轻率而不使自己神秘莫测,叫做丢掉威势,它的祸害是妻子贼杀丈夫、毒死国君的灾难发生。这五种灾难,君主如不了解,就会有遭到劫杀的事件。免黜、任用官吏的事,由宫廷内的君主决定,天下就太平,由宫廷之外的私家决定,天下就大乱。所以圣明的君主要在宫廷之内讨论臣下的功业,并根据自己的利益资助国外的奸臣,所以他的国家安定而敌国动乱。国家走向动乱的道路是:臣下被君主憎恨,就要发动国外的诸侯制造麻烦,使国君不知所向;臣下被国君宠爱,就要发动国内的人制造事端,使国君如同被药害了一样危险。

以上是产生祸乱的因素。

四、参伍之道^①:行参以谋多^②,揆伍以责失^③。行参必拆,揆伍必怒。不拆则渎上^④,不怒则相和^⑤。拆之征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众。观听之势,其征在比周而赏异也,诛毋谒而罪同^⑥。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参言以知其诚,易视以改其泽^⑦,执见以得非常。一用以务近习,重官以惧远使^⑧。举往以悉其前,即迹以知其内,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问所暗,诡使以绝黷泄^⑨。倒言以尝所疑,论反以得阴奸。设谏以纲独为^⑩,举错以观奸动。明说以诱避过,卑适以观直谏。宣闻以通未见,作斗以散朋党。深一以敬众心,泄异以易其虑。似类则合其参,陈过则明其固^⑪。知辟罪以止威,阴使时循以省衰^⑫。渐更以离通比。下约以侵其上。相室^⑬,约其廷臣;廷臣,约其官属;兵士,约其军吏^⑭;遣使,约其行介;县令,约其辟吏^⑮;郎中,约其左右;后姬,约其宫媛。此



之谓条达之道。言通事泄，则术不行。

立道

【注 释】

- ① 参伍：错综比较，交互比较。
- ② 多：功多，功效多。
- ③ 揆伍：度量错综情况。 揆：度量。
- ④ 渎：轻慢。
- ⑤ 怒：责，斥责。 和：指互相勾结。
- ⑥ 谒：指告发，揭发。
- ⑦ 泽：指表面的行为。
- ⑧ 重言：应作“重言”，反复申述。
- ⑨ 黷泄：同“褻渎”，轻慢不敬。
- ⑩ 谏：同“间”，卧底的人员，暗中监视人员。
- ⑪ 固：陋，浅陋无知。
- ⑫ 衰：应作“衷”，忠心。
- ⑬ 相室：指宰相。
- ⑭ 本句应作“军吏，约其兵士”为是。
- ⑮ 辟吏：近旁的官员。 辟：旁边。

【译 文】

四、综合比较的方法是：运用多方面情况进行比较谋求更多的功效，度量多种情况进行检验并追究过失。利用多方面情况进行比照时一定要分析，度量多种情况进行验证时一定斥责追查过失。不分析臣下就要轻慢君主，不斥责追查过失，臣下就要狼狈为奸。分析事务完成情况的表现足可以了解臣下功绩的多少，在斥责追查之前，不与他的部下接触。观察臣下的表现和听取臣下意见的谋略，它的表现是在臣下结党紧密的情况下，要奖励那些不与之合群的人，惩罚不揭发罪恶的，制裁和他们有相同观点、行为的人。



对臣下的言论要会合各种意见,一定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衡量,按照天时考虑,用客观情况来验证,根据人之常情考察它。这四方面的验证符合,这种言论就可以用来观察人的行为。用事实验证言论是否忠诚,变化角度观察臣下的表现,用已经见到的情况推知不同寻常的活动。君主要用专任的方法来使近臣反复卖力,重复申述法律禁令,使远离君主的臣下畏惧。列举臣下以往的事迹,详尽了解他们过去的情况,接近他们以便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往远处安排他们做事,以便了解他们的外在表现。用清楚的事探寻不清楚的事,用诡诈差遣的方法,杜绝臣下不恭谨的行为。用说与本意相反的话来试探自己怀疑的事,研究事情的反面来发现隐蔽的奸臣。安排暗中监视的人来约束臣下的专断行为,选拔安排官员来观察奸臣的动向。明白地宣传法制来引导臣下避免过错,谦卑地迎合臣下来观察是否正直或逢迎。用已经听到的事来了解还没有见到的事,挑动奸党内部争斗来瓦解他们,深入地了解一件事来使众人有所警惕,泄露不同意见来改变奸臣的打算。对类似的事要把对它们验证的结果合在一起比较分析。列举臣下的过失,指明他们的固陋之处。知道臣下罪过后坚决处以刑罚,以便制止他们扬威,暗中派人按时巡视地方,了解地方官员的忠心。逐步更换官吏来拆散勾结起来的奸党。要和下级约定,让他控告他们的上司。对宰相,约他在朝廷上的臣下告发;对朝廷大臣,约他的部下告发;对军吏,约他的士兵告发,对派出的使者,约他的随行人员告发;对县官,约他身边的副官告发;对郎中,约他身边的侍从告发;对皇后姬妾,约他们的宫女告发。这就是上通下达的方法。如果下属的告发泄露,那么这些手段就再也行不通了。

以上是设立参伍之法。

五、明主,其务在周密^①。是以喜见则德偿^②,怒见则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见。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奸无所失。伍、官、连、县而邻^③,谒过赏,失



过诛。上之于下，下之于上，亦然。是故上下贵贱相畏以法，相诲以和^④。民之性，有生之实，有生之名。为君者有贤知之名，有赏罚之实。名实俱至，故福善必闻矣。

参言^⑤。

【注 释】

- ① 周密：指处事严谨不形于色。
- ② 偿：赔偿。
- ③ 伍、官：应作“伍、闾”。伍、闾、连，都是古代居民单位，五家为伍，十伍为里（闾），四里为连，十连为乡。
- ④ 和：应作“利”，形近而误。利益。
- ⑤ 参言：从内容看，本标题应是第六节的内容。

【译 文】

五、圣明的君主，他们的本务就是严密周到不露声色。所以对某人喜爱表现出来，就赔上了奖赏；对某人的愤怒表现出来，他的威势就会分散。所以圣明的君主的言论是阻塞封闭而不泄漏的，严格保密而不外露的。靠君主一个人发现十个人的阴谋活动，是下等的办法；用十个人发现一个人的罪恶活动，是上等的办法。英明的君主上等办法和下等办法同时使用，所以奸邪之徒没有失去监督的。伍、闾、连、县各层组织如果相邻，能实施告发坏人就奖赏、放过坏人就惩罚。上司对于下属，下属对于上司，也这样实施。所以上级和下级、地位高的和地位低的都用这种法令相互威慑，都用得到奖赏的好处相互教诲对方。人的本性，有获取活命的实际好处的要求，有获得名声的要求。做君主的既有了贤能智慧的名声，又有了奖赏和惩罚的实权。名声和实权都有了，所以他造福于民的功德和慈善的名声一定传诵天下。

以上是对臣下之言要参验。



六、听不参，则无以责下；言不督乎用，则邪说当上^①。言之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呐者言之疑^②，辩者言之信。奸之食上也，取资乎众，籍信乎辩^③，而以类饰其私。人主不屢忿而待合参^④，其势资下也。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⑤，功课而赏罚生焉，故无用之辩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职，则放官收^⑥。说大而夸则穷端，故奸得而怒。无故而不当为诬，诬而罪。臣言必有报^⑦，说必责用也。故朋党之言不上闻。凡听之道，人臣忠论以闻奸，博论以内一^⑧，人主不智则奸得资^⑨。明主之道，已喜，则求其所纳；已怒，则察其所构；论于已变之后，以得毁誉公私之征。众谏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众之谏也败，君之取也。无副言于上以设将然，今符言于后以知谩诚语^⑩。明主之道，臣不得两谏，必任其一语；不得擅行，必合其参，故奸无道进矣。

听法。

【注 释】

- ① 当：同“挡”，蒙蔽。
- ② 呐：同“讷”，言语迟钝。
- ③ 籍：同“藉”，借助。
- ④ 合参：放在一起比较检验。 参：参验。
- ⑤ 课：考校，按照标准试验。
- ⑥ 收：应作“收玺”，即收回权力。
- ⑦ 报：复核，复查。
- ⑧ 内一：同“纳一”，采纳其中之一种意见。
- ⑨ 资：资本，凭据。
- ⑩ 符：符合，检验。

【译 文】

六、君主听到言论不检验，就没有用来责求臣下的；对言论不从是否实用方面督察，奸邪的说法就要蒙蔽君主。言论作为一种物质，依靠多次重复来取信。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十个人说有，人



们还是有点怀疑,一百人都说是,人们会说可能有,一千人说有,就不能解除对它的信任。说话迟钝的人说话让人怀疑,能说善辩的人说起话来使人相信。奸邪的人侵蚀君主时,借助于人多,借助于能言善辩取得信任,又用类似的事情粉饰自己的私利。君主对此如不十分忿恨并依靠相互比较来验证,他们这种做法就会对臣下产生资助。有治国良方的君主听到臣下的言论,要察看它的实用价值,考核它的功效,功效考核之后,赏罚的根据就产生了,所以没有实用价值的辩说不会留在朝廷上。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吏,智慧不够用来办理事务,就免去他的官职,收回他的任命。对说大话、浮夸的官员,要穷究到底,所以奸邪的人得以被发现并受到斥责。没有原因出现说和做不一致的情况,就是欺诬,臣下进行欺骗就要惩罚他。对言论一定要核实,对进谏要以实用与否要求,所以同一团伙之间互相吹捧的话就不敢对君主讲。凡是听取言论的方法,人臣尽忠的言论,用来探知奸邪的情况,臣下多方面的议论,可根据情况采纳其中之一种。君主听取意见时不明智,奸邪的人就有机可乘。英明君主的正确方法是:听到后高兴,就探求这种被自己采纳意见的虚实;听到后发怒,就考求所编织理由的对错;要在自己情绪变化之后再考虑,从中获得是诋毁、赞誉,是为公、为私的证明。有人用很多意见建议君主,表现他们的聪明,让君主自己选择其中之一,来逃避自己的罪责,所以众多建议即使败坏了事,是君主自己选择的。君主不应允许臣下在事先进谏中有两种不同意见来预设将来的情况,用臣下的言论与以后的事实进行验证,以便了解它是欺人之谈,还是诚实的言论。圣明君主的原则是:臣下不准用两种不同意见建议君主,一定用一种说法;不得随意讲话,必须对言论和实际结果进行验证。所以奸邪之人没有晋升的门路。

以上是听取言论的方法、原则。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①;法之息也,上暗也。上暗无度,则官擅为;官擅为,故奉重无前^②,则征多;征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乱功之所生



也。明主之道，取于任^③，贤于官，赏于功。言程^④，主喜，俱必利；不当，主怒，俱必害；则人不私父兄而进其仇讎。势足以行法，奉足以给事，而私无所生，故民劳苦而轻官。任事也毋重，使其宠必在爵；处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禄，故民尊爵而重禄。爵禄，所以赏也；民重所以赏也，则国治。刑之烦也^⑤，名之缪也^⑥，赏誉不当则民疑，民之重名与其重赏也均。赏者有诽焉^⑦，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然则民无荣于赏之内。有重罚者必有恶名，故民畏。罚，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则国治矣。

类柄^⑧。

【注 释】

- ① 毋：同“无”，没有。
- ② 奉：同“俸”，俸禄。
- ③ 任：能力，有能力。
- ④ 程：法度。
- ⑤ 烦：多，烦多。
- ⑥ 缪：同“谬”，错误。
- ⑦ 有：同“又”。
- ⑧ 类柄：从内容看，应为五条之题目。

【译 文】

七、官吏权势大，是因为没有法制；法制不存在，是因为君主昏庸。君主昏庸没有法度，官吏就独断专行；官吏独断专行，他们的俸禄就多得超过前人；俸禄多得超过前人，征敛就要多，所以就很富有。官吏富有、显贵，是混乱政事产生的原因。英明君主的治国之法是：任用贤能，推崇忠于职守的人，奖赏有功劳的人。臣下推荐人才时说的话符合法度君主就高兴，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利益；如果不合法度，君主就发怒，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惩罚；结果人们就不



会偏袒自己的父兄而会推荐自己的仇人。君主给臣下的权威足可以使他们用来推行法制,给他们的俸禄足可以供他们供职,私家的行动就没有出现的条件,所以民众宁愿劳苦也不愿做官。委任政事的人不要使他们权力太大,使他们的荣誉一定表现在爵位上;担任官职的不准谋私,要使他们的利益一定表现在俸禄上。所以人们重视爵位,又看重俸禄。爵位、俸禄,是用来奖赏的;百姓看重用来奖赏的爵位和俸禄,国家就会得到治理。刑罚繁多,是称名赞誉的过错;奖赏、表彰不合适,百姓就会产生疑虑,百姓重视奖赏和注重名声是同样的。对奖赏有的又进行诋毁,就不足以鼓励人们行善;对受罚的又进行赞誉,就不足以禁止人们作恶。圣明君主的原则是:奖赏是由于对国家做出贡献,给予名声,一定是由于对君主出了力。奖赏和赞誉出于同一目的,批评和处罚要同时进行。这样的话,臣民就没有和奖赏不符合的荣誉。受到严厉惩处的人一定有坏的名声,所以臣民们都害怕。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臣民们都畏惧用以禁止的刑罚,国家就会得到治理。

以上是讲按类推法行赏罚。

八、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势卑下,故下肆很触而荣于轻君之俗^①,则主威分。民以法难犯上,而上以法挠慈仁,故下明爱施而务赇纹之政^②,是以法令隳^③。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赇纹以疑法。听之则乱治,不听则谤主,故君轻乎位而法乱乎官,此之谓无常之国^④。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所外^⑤,虽有难行,不以显焉,故民无以私名。设法度以齐民,信赏罚以尽民能,明诽誉以劝沮。名号、赏罚、法令三隅^⑥。故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此之谓有道之国也。

主威。



【注 释】

- ① 很:违逆,不听从。
- ② 赇(qiú):贿赂。 纹:同“纳”,收取,指收取贿赂。
- ③ 隳:毁坏。
- ④ 常:指法制,法典。
- ⑤ 外:使…外,排斥。
- ⑥ 隅:同“偶”,参合。

【译 文】

八、个人的德行和道义得到宣示,君主的威势就会被分解;宣扬仁慈的学说被听信,法律制度就会被破坏。百姓因为君主的职权而畏惧君上,如果君主凭借威势则去卑待臣下,臣下就会放任地不听从触犯法令而以轻视国君为荣,君主的威势就会被分散。百姓因为法制而难以侵犯君主,如果君主拿法制屈从仁慈,百姓就会公开地宣扬仁爱施舍而致力于行贿受贿的政治,所以法令遭到毁坏。尊崇百姓私家的行动来与君主的权威对抗,大搞行贿受贿的勾当来和法令抗衡;如果听任这种现象发展就要扰乱国家法令,不听任它就会批评君主;所以国君在君位上也会被轻视,法制在官府被弄得混乱;这就叫做没有法度的国家。圣明的君主的治国原则是:臣下不能以实行仁义当成荣耀,不能拿给个人谋取利益而当作功劳;功劳名誉的产生,一定是来自国家的法制。国家的法制所排斥的,即使有难以做到的行为,也不能因此而得到表扬,所以臣民就没有因为私人的行为而得到好名声。设置法律制度来统一百姓的言行,使奖赏惩罚有诚信,以便使臣民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公开赞誉和批评来鼓励为公而阻止为私。批评和赞誉、奖赏与惩罚、法律命令三者结合,所以臣下有为公家行事,因为他们尊崇国君,百姓有功劳,因为他们做有利于君上的事,这叫做有法度的国家。

以上是君主的威势。

(闫玉山注译)



五 蠹

【题 解】

蠹(dù),即蛀虫,比喻危害国家的人。因为篇末韩非提出君主应当除掉“五蠹之民”,所以便以“五蠹”为篇名。

这是韩非的代表性作品,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韩非的社会历史观和法治主张。文章的前半,韩非以历史进化的观点,指出时代是发展变化的,治国的方法和措施也应随之变化,从而为他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提出了理论根据。文章的后半,他在斥责“五蠹”(指儒家、纵横家、游侠、逃避兵役的人、工商业者)的同时,还抨击了时政,并从正面提出了重农尚武以法治国的主张。

文章纵谈古今,善于用浅近的事物来阐述深刻的道理,逻辑谨严,分析透彻,笔锋犀利,有说服力和战斗性。但是韩非把少数“圣人”的功绩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广大人民说成是屈服于权势的顺从者,是错误的,这反映了他的阶级的局限性和时代的局恨性。

上古之世^①,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②。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③,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④,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⑤,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⑥,而民说之^⑦,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⑧,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渚^⑨。近古之世^⑩,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⑪,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渚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⑫,必有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⑬,不法常可^⑭,论世之事,因为之备^⑮。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⑯,冀复



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注 释】

- ① 上古之世：相当于原始社会的原始群时期。
- ② 胜(shēng)：受得住。
- ③ 王(wàng)：称王，引申为统治。
- ④ 果蓏(luǒ)：瓜果的总称。木本植物的果实叫果，如枣、李等；草本植物的果实叫蓏，如瓜、瓠等。蛤(gé)：蛤蜊。一种软体有壳的动物，似蚌而较圆。
- ⑤ 恶臭(xiù)：难闻的气味。
- ⑥ 钻燧(suì)取火：原始社会的一种取火方法。用钻子钻木，因磨擦生热而爆出火星。燧，钻火器。化腥臊：使腥臊气味消除。指熟食。
- ⑦ 说(yuè)：喜欢。这一意义后多写作“悦”。
- ⑧ 中古之世：相当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
- ⑨ 鲧(gǔn)：传说是禹的父亲，曾奉尧的命令治水，九年未成功，他的事业后来由禹继承。浹(dù)：入海的河流。古代以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为“四浹”。
- ⑩ 近古之世：相当于奴隶制社会时期。
- ⑪ 夏后氏：夏朝。禹建立的夏朝，也称夏后氏。
- ⑫ 美：称颂。
- ⑬ 期：期望，向往。修古：远古。修，久远。
- ⑭ 法：效法。常可：永久适用的规则。可，适宜，这里作名词用。“修古”与“常可”都是偏正词组，结构相同。
- ⑮ 因：依据。为：制定。备：应备的措施。
- ⑯ 耒(lěi)：翻土的农具。

【译 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经受不住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来，用树枝搭成像鸟巢一样的住处来避免各种禽兽的



侵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人民吃野生的瓜果和河里的蚌蛤,有腥臊难闻的气味而伤害肠胃,人民生病的很多。有位圣人出来,钻木取火,把食物烧熟以去掉腥臊气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闹洪水,鲧和禹疏通河道。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昏乱,商汤和周武王就起兵讨伐。如果在夏朝的时代还有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的,一定会被鲧、禹所嗤笑;在殷、周时代还有把疏通河道当作紧急之务的,一定会被商汤和周武王所嗤笑。那么,如果当今还有人称赞尧、舜、禹、汤、武那一套办法,也一定要被当代的圣人所嗤笑了。所以,圣人不向往久远的古代,不效法恒久不变的常规,要研究当代的社会情况,并据此为它制定应备的措施。宋国有个农夫,他的田里有个树桩子,他看见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到树桩子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他便放下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兔子当然不可能再得到了,而他自己却被宋国人所嗤笑。现在如果有谁要用先王的政治措施,治理当今的人民,就都跟守株待兔的人一样可笑。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①,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②。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③。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④。

【注 释】

- ① 事力:从事体力劳动,指耕织。养:供养。指生活资料。这句话反映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始社会主要靠采集、狩猎为主,生产力不发达,绝没有“不事力而养足”的事,氏族部落之间经常用武力争夺生活资料。
- ② 治:太平,安定而有秩序。
- ③ 大父:祖父。
- ④ 累:屡次。



【译 文】

古时候男人不种地,是因为草木的果实足够吃;妇女不织布,是因为禽兽的毛皮足够穿。不用花费力气生活资料就很充足,人民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民不争夺。不必施行厚赏,也不使用重罚,人民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人民增多而财物缺少,用力勤苦而供养微薄,所以人民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屡次地惩罚,也免不了纷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①,采椽不斫^②;粝粢之食^③,藜藿之羹^④;冬日麕裘^⑤,夏日葛衣^⑥;虽监门之服养^⑦,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耜以为民先^⑧,股无胈^⑨,胫不生毛^⑩,虽臣虏之劳^⑪,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⑫。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絮驾^⑬,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⑭;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⑮。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饱;穰岁之秋^⑯,疏客必食^⑰。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⑱,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土橐^⑲,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⑳,称欲而行也㉑。故事因于世㉒,而备适于事。

【注 释】

- ① 茅茨(cí):茅草苫的屋顶。
- ② 采椽(chuán):柞木做的椽子,采,通“樑”,柞木。斫(zhuó):砍削。
- ③ 粝(ì)粢(cí):泛指粗糙的粮食。
- ④ 藜(ì)藿(huò):泛指野菜。藜。通“藜”,草名,嫩叶可吃,藿,豆叶。



- ⑤ 麋(ní)裘:泛指质量差的兽皮衣服。麋,小鹿。
- ⑥ 葛衣:用葛的纤维做的粗布衣。葛,一种蔓草,纤维可织布。
- ⑦ 服:指穿的。养:指吃的。
- ⑧ 耜(chī):耒,掘土的工具。以为民先:来做百姓的先导,即带领百姓干活。
- ⑨ 胫(bó):大腿上的肌肉。
- ⑩ 胫(jīng)不生毛:小腿上不长汗毛。是说疲于劳作,小腿的汗毛磨光。
- ⑪ 臣虏:奴隶。男姓奴隶叫臣,俘虏被用作奴隶叫虏。
- ⑫ 多:称赞。
- ⑬ 絜(xié)驾:套马驾车。表示不失富贵。絜,围束,这里指套马。
- ⑭ 媵(lóu)腊:泛指节日。媵,楚国人二月祭祀饮食神的节日。腊,夏历冬十月祭祀百神的节日。遗(wèi):赠送。
- ⑮ 窞(dòu)“孔洞,这里指所挖的沟渠。
- ⑯ 穰(ráng):庄稼丰熟。
- ⑰ 食(sì):给别人食物吃。
- ⑱ 鄙:贪吝。
- ⑲ 士:通“仕”,做官。橐(tuó):通“托”,请托,指依附权贵。
- ⑳ 戾(lì):暴虐。
- ㉑ 称(chèn):适应。
- ㉒ 因:依据,可灵活译作“决定”。

【译 文】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苫的屋顶不加修剪,柞木做的椽子不加砍削;吃的是粗米饭,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小鹿皮,夏天穿着葛布衣;现在即使是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民众干活,累得大腿肌肉消瘦,小腿汗毛磨光,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更辛苦了。由此说来,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那不过是摆脱看门人那样的供养,并且躲离奴隶般的劳苦,所以古代把天下传给别人不值得称赞。当今的县令,一旦死去,他的子孙可以世代代套马乘车,所以人们看重



县令的职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能够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职位,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令职位,这是因为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同啊。住在山上到深谷去打水的人们,节日里用水作礼物互相赠送;住在洼地苦于水涝的人们,却要雇人挖渠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对自己的幼弟也不能管饭;丰年的秋天,对疏远的过客也一定招待吃喝。这并不是疏远亲人而偏爱过客,是因为收成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啊。因此古人看轻财物,并不是仁慈,而是因为财物多;今人发生争夺,并不是贪吝,而是因为财物少。轻易地辞掉天子职位,不是什么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古代权位太轻;争夺官职和依附权贵,不是什么品德卑下,而是因为当今权势太重。因此圣人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来制定他的政令。刑罚轻不算是仁慈,责罚严不算是暴虐,是适应社会情况而行事。所以国家应做的事情取决于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应备的措施要跟所做的事情相适应。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①,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②,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③,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王恐其害己也^④,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⑤,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⑥,非道也。”乃修教三年^⑦,执干戚舞^⑧,有苗乃服。共工之战^⑨,铁钺短者及乎敌^⑩,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⑪。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⑫。”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⑬。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⑭,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⑮,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注 释】

- ① 文王：这里实际应指周文王和周武王。丰：文王建都的地方，在今陕西省户县东北，沔水以西。镐(hào)：周武王迁都于镐，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南，沔水以东。
- ② 怀：用安抚手段使别人归顺自己。西戎：我国周代时西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
- ③ 徐偃(yǎn)王：西周穆王时徐国的国君。当时徐国较强，汉水以东各小国都来归附，自称偃王。徐国在今安徽省境内，都城在今安徽泗县一带。
- ④ 荆王：原作“荆文王”，当是“荆王”之误，今据改。按：荆文王是楚文王熊赀，东周庄王时人，比徐偃王所处的西周穆王时代晚了三百年。据《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十四年(公元前934年)，穆王率领楚国的国君伐徐，徐败。因此，这里的荆王当指西周穆王时代的熊胜。
- ⑤ 有苗：我国古代长江流域中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又称三苗。
- ⑥ 上：通“尚”，崇尚。厚：厚实。指风气浓厚。
- ⑦ 修教：修治德教。指进行道德教育以加强心灵感化。
- ⑧ 执干戚舞：手里拿着干戚对着有苗跳舞。表示兵器不用于战争而用于娱乐，这是用礼乐进行感化的一种表现。干，盾。戚，斧。
- ⑨ 共工：古代神话中的人物。传说他与颧顼争相为帝，成为胜利英雄。此次战争在帝舜之前。另据《荀子·议兵》记载，夏禹时又曾讨伐过共工。韩非不当引此为今例。
- ⑩ 钺(xiān)：铁钺一类的武器。及：加到身上。指杀伤。乎：于，表被动。下句的“乎”译为“到”。
- ⑪ 子贡：姓端木，名赐，春秋末期卫国人，孔子的门徒。
- ⑫ 斯：这。
- ⑬ 去门十里以为界：以距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为国界。意思是说，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
- ⑭ 息：停止，指不用。
- ⑮ 循：依照。有依靠、凭借的意思。万乘(shèng)：万辆兵车，指拥有强大军队的大国。每辆兵车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译 文】

古时候周文王处于丰、镐一带，土地不过百里见方，他施行仁义使西戎归服，后来便统治了天下。徐偃王处于汉水以东的地方，土地有五百里见方，他施行仁义，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王害怕徐国会危害自己，起兵讨伐徐国，就把它消灭了。文王施行仁义便统治了天下，偃王施行仁义却灭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所以说，时代不同了，社会情况也就跟着变化。当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人不服，禹要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崇德教还不够深就使用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就一连三年进行德教感化，让人民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人便降服了。共工打仗的时候，兵器短的容易被敌人杀伤，铠甲不坚固的容易伤到自己的身体。这说明用盾和斧来感化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采取的措施就要跟着改变。上古时期在道义上竞争，中古时期在智谋上角逐，当今则在力量上较量。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我们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你所说的这一套空话。”于是就发兵攻打鲁国，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所以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被灭亡，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被削割。由此说来，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办法。如果抛弃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辩智，依靠徐国、鲁国的力量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么齐国、楚国的野心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①。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骀马^②，此不知之患也^③。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④，君为之不举乐^⑤；闻死刑之报^⑥，君为流涕^⑦。”此所举先王也^⑧。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⑨，是无乱父子也^⑩。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⑪，皆见爱而未必治



也^⑫，虽厚爱矣，奚遽不乱^⑬？今先生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⑭，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⑮，不听其泣^⑯，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注 释】

- ① 故：旧。
- ② 轡(pèi)：马缰绳。策：马鞭子。御：驾驭。骀(hàn)马：烈马。
- ③ 知：明智。这一意义后来写作“智”。
- ④ 司寇：古代掌管刑狱的官。
- ⑤ 举乐：奏乐。
- ⑥ 报：判处罪犯，向上申报。
- ⑦ 涕：眼泪。
- ⑧ 举：称引。
- ⑨ 推是言之：从这点推论说。
- ⑩ 乱：逆乱。指发生冲突，不相和睦。
- ⑪ 先：超过。
- ⑫ 见(xiàn)：表现。这一意义后来写作“现”。
- ⑬ 奚：怎么。遽(jù)：就。
- ⑭ 效：显示。
- ⑮ 胜：任用。
- ⑯ 不听其泣：不顺从自己的哭泣。即不取仁政。听，听从，顺从。

【译 文】

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容和缓的仁政，来治理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的百姓，就好像没有缰绳和马鞭去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所带来的祸害。现在儒家、墨家都称赞先王爱天下的一切人，对待百姓就象父母疼爱子女一样。根据什么来说明先王是这样的呢？他们说：“司寇行刑罚



的时候,君主为此而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消息后,君主为此而流下了眼泪”。这就是他们所引证的先王兼爱的事例。如果认为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的关系一样,天下就能治理得好,那么按照这种说法来推论,天下就应当没有不和睦的父子了。当然人们的感情莫过于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然而尽管父母都疼爱子女,家庭也未必和睦,即使爱得很深,怎么就能保证不发生冲突呢?先王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疼爱子女,子女也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百姓怎么就一定能治理得好呢?再说司寇按照法令执行刑罚,君主为此而流下眼泪,这不过是以以此来表现君主的仁爱罢了,并不是把它作为治国的方法。流眼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却不能不用刑,这是国家的大法。先王还是要执行法令,不听凭自己的感情而废刑,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国,道理也就很明白了。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①。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②。鲁哀公^③,下主也,南面君国^④,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⑤。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⑥。今学者之说人主也^⑦,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⑧,此必不得之数也^⑨。

【注 释】

- ① 为服役者:为仲尼服役的人,指孔子的门徒。
- ② 一人:指仅孔丘一人。
- ③ 鲁哀公: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鲁国的君主,公元前494—468年在位。
- ④ 南面:古代国君听政都是面南而坐,表示尊贵。君,统治。
- ⑤ 顾:反而。
- ⑥ 乘:凭借。臣仲尼:使仲尼为臣。



- ⑦ 学者:指儒家。
⑧ 列徒:指孔子的众门徒。
⑨ 数(shù):术,方法。

【译 文】

况且百姓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仲尼,是天下人所说的圣人了,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去周游列国,可是天下爱好他的仁、称赞他的义,并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这是因为看重仁的人很少,能够做到义是很难的啊。所以天下那么大,愿意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而真正实行仁义的仅有仲尼一人。鲁哀公,是个才智低下的君主,他坐在朝廷里统治着鲁国,国内的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百姓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的确也容易使人服从的。百姓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的确也容易使人服从,所以仲尼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反倒做了君主。仲尼并不是爱慕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所以就仁义来说,仲尼不会臣服于鲁哀公,然而凭借着权势,鲁哀公就可以让仲尼俯首称臣。现在的儒者游说君主,不是让君主凭借必能胜人的权势,而是让君主致力于行仁义,说这样才可以统治天下,这是要求君主必须做到像仲尼那样,要求天下的普通百姓都象像仲尼的门徒那样,这种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①,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②、师长之智,三美加焉^③,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④。州部之吏^⑤,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⑥,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⑦,楼季弗能逾者^⑧,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⑨,夷也^⑩。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⑪,庸人不释;铄金百溢^⑫,盗跖不掇^⑬。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⑭。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⑮;罚莫



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⑮，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⑰。

【注 释】

- ① 譙(qiào):呵斥。
- ② 行:品行。
- ③ 三美:指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
- ④ 胫毛不改:形容丝毫不改。
- ⑤ 州部:当时的一种地方基层行政机关。
- ⑥ 节:节操,品德。
- ⑦ 仞(rèn):古代的高度计量单位,周制七尺为一仞,一说八尺。城:城墙。
- ⑧ 楼季:战国时魏文侯的弟弟,善于攀登跳跃。逾(yú):跨越。
- ⑨ 跛牂(zāng):跛脚的母羊。
- ⑩ 夷:平坦,指坡度平缓。
- ⑪ 寻常:古代的长度计算单位,八尺为一寻,两寻为一常。
- ⑫ 铄(shuò):熔化。溢:通“鎰”,古代的重量计算单位,二十两为一鎰。一说二十四两。
- ⑬ 跖(zhí):即柳下跖,春秋末期人,是传说中人物。
- ⑭ 必:坚决执行。诛:惩罚。
- ⑮ 利之:认为它有利。
- ⑯ 迁:改变。
- ⑰ 不肖:不贤的人。

【译 文】

现在有一个不成材的孩子,父母对他发脾气,他不加悔改;乡人训斥他,他无动于衷;教师教诲他,他不肯改变。把父母的慈爱、乡人的品德、教师的智慧这三样美好的东西,一起加到他身上,然而他始终不被触动,丝毫也不改变。直到地方官吏拿着官府武器,执行国家的法令,搜捕坏人的时候,这才感到害怕,改变了坏品德,纠正了坏行为。所以父母的慈爱还不能够教育好子女,必须要



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罚,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骄纵,见到威势就屈从的缘故。因此十仞高的城墙,即使善于攀越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它太陡峭了;千仞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容易放牧,因为它坡度平缓。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立法严峻,用刑严格。一丈左右的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跖也不敢去拿。不一定会受害时,一丈左右的布帛也不肯丢掉;一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取。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坚决执行他的刑罚。施行奖赏应该优厚而且要说到做到,使人们认为有所贪图;施行惩罚应该严重而且要坚决执行,使人们畏惧;法令最好是统一而固定,使人民都知道。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会有赦免,用荣誉辅助奖赏不足,执行刑罚的同时随即加给他恶名,那么,德才好的和德才不好的人就都会为国家尽力了。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①,而卑其士官也^②;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③;以其不收也外之^④,而高其轻世也^⑤;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⑥,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⑦;知友被辱,随仇者^⑧,贞也^⑨。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⑩,而吏不能胜也^⑪。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⑫。

【注 释】

- ① 爵之:给地爵位。“爵”只是一种爵位,和官职不同。
- ② 卑:以……为卑,即鄙视。士官:作官。士,通“仕”。
- ③ 少其家业:轻视他们经营家业。
- ④ 不收:不肯被录用。外:疏远。
- ⑤ 高:以……为高尚,即推崇。轻世:指轻视世间的官爵禄位。



- ⑥ 悖(bèi):违背。缪:通“谬”,错乱。
- ⑦ 廉:方正,有棱角。
- ⑧ 随仇:跟朋友一道报仇。
- ⑨ 贞:忠贞,节操好。
- ⑩ 程:通“逞”,显露,炫耀。
- ⑪ 胜:制服。
- ⑫ 私行:谋私利的行为,指上文“谦贞之行”。

【译 文】

现在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有功劳给他爵位,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努力耕作给他奖赏,即轻视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愿意被录用而疏远他,却推崇他轻视世俗名利;因为他触犯禁令而责罚他,却赞美他有勇敢精神。谴责和赞扬、奖赏和惩罚在执行过程中,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遭到破坏,而百姓越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若是自己的兄弟遭到侵犯,就必定帮助他回击,被称作“廉”;如果知心朋友受到侮辱,就随朋友一同报仇,被称作“贞”。“廉”、“贞”的风气形成了,君主的法令就会遭到破坏。君主推崇“贞”、“廉”的品德,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行,所以百姓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不能制止了。不从事农耕就有吃有穿,却说他有本事;不作战立功就获得官爵,却说他有才能。“贤”、“能”的风气形成了,国家的兵力就会削弱,土地就会荒芜。君主赞赏“贤”、“能”的品德,却忽视兵弱地荒的祸害,那么,谋私利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会荡然无存。

儒以文乱法^①,侠以武犯禁^②,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③,而诸先生以文学取^④;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⑤,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⑥。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⑦;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⑧,其父窃羊,而谒之吏^⑨。



令尹曰^⑩：“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⑪，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⑫。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⑬。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⑭。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⑮，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⑯，而求致社稷之福^⑰，必不几矣^⑱。

【注 释】

- ① 文：文学，指儒家推崇的诗书礼乐之类。
- ② 侠：游侠，指行凶逞勇的刺客。后文又称“带剑者”。
- ③ 离：通“罹”（li）：触犯。
- ④ 诸先生：众儒生。
- ⑤ 法、趣、上、下：指上文“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趣，通“取”。
- ⑥ 黄帝：轩辕氏，传说中远古时代的部落联盟首领，被推崇为一个有作为的帝王。
- ⑦ 功：指耕战之事。
- ⑧ 直躬：人名，据说他为人正直，因而得此名。
- ⑨ 谒：报告。
- ⑩ 令尹：楚国官名，相当于其它诸侯国的相。
- ⑪ 曲：不直，这里指不孝。
- ⑫ 暴：下凌上叫暴，这里指不孝。
- ⑬ 北：败逃。
- ⑭ 举：推荐。上之：使他居上位，即让他做官。
- ⑮ 上闻：向上报告使国君了解。闻，使国君闻。
- ⑯ 匹夫之行：个人谋私利的行为。
- ⑰ 社稷：国家。社，土地神。稷，五谷神。古代国家都立庙祭祀社稷，所以用社稷作为国家的代称。
- ⑱ 不几：不会有希望。几，庶几，希望。



【译 文】

儒家利用文学扰乱法治，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然而君主对他们都以礼相待，这是造成国家混乱的原因。触犯法治的本该治罪，而那些儒生们却凭着懂得文献经典得到任用；违犯禁令的本该惩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因此，法治所反对的，正是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正是权贵们所豢养的。法治所反对的和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和权贵所豢养的，四种情况互相矛盾，而没有固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对行仁义的人不应该称赞，称赞他们就会危害耕战；对搞文学的人不应该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去向官吏报告。令尹说：“杀掉直躬！”认为他对君主虽然忠心但对父亲却是不孝，因而把他判决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竟是父亲的不孝之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三次上阵三次败逃。仲尼问他逃跑的缘故，他回答说：“有个年迈的父亲，我死了就没有人养活他了。”仲尼认为他很孝，便推举他让他做了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竟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向上报告让君主知道了；仲尼奖励了逃兵，鲁国人就更容易投降和逃跑了。君主的利益和臣民的利益，是如此的不同，而君主既称赞个人谋私利的行为，又想谋求得到国家的利益，是一定不会有希望的。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①，自环者谓之私^②，背私谓之公^③，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⑤。行义修则见信^⑥，见信则受事^⑦；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⑧，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⑨；坚甲厉兵以备难^⑩，而美荐绅之饰^⑪；富国以农，距敌恃卒^⑫，而贵文学之士；废



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⑬，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⑭，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⑮，而游学者日众^⑯，是世之所以乱也。

【注 释】

- ① 苍颉(jié):又作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其实文字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 ② 自环:自营,为自己打算。私:古字作“乙”,字形向内旋绕,表示为自己打算。
- ③ 公:古字作“𡗗”,由“丂”和“乙”两部分构成。“丂”是违背的意思,所以韩非说“背私谓之公”。
- ④ 以:通“已”,已经。
- ⑤ 行义:通“行谊”,品行与道义。
- ⑥ 见:被。
- ⑦ 受事:接受委托的工作,即获得官职。
- ⑧ 有:助词,无义。
- ⑨ 廉爱:按文义应作“兼爱”。
- ⑩ 厉:通“砺”,磨。
- ⑪ 荐绅:古代官吏上朝时把笏(hù,朝见时所拿的手版)插在衣带间。这里指穿着宽袍大袖。荐,通“搢”(jìn),插。绅,宽的衣带。
- ⑫ 距:抗拒,抵御。这一意义后来写作“拒”。
- ⑬ 举行:举动,指政治措施。
- ⑭ 介士:披甲的兵士。介,甲。
- ⑮ 服事者:指从事耕战的人。简:怠慢,荒废。
- ⑯ 游学者:指游侠和儒家学者。

【译 文】

古代苍颉造字的时候,他把为自己盘算的叫做私,把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私的相对立,是苍颉早已知道的。现在却认为公私利益相同,是没有明察造成的祸患。那么为个人打算,没有比修养品



德、学习文学的办法更好了。品德修养好了就可以被君主信任,被君主信任就可以获得官职,文学学习好了就可以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可以显贵荣耀。这是个人最美满的事了。但是没有功劳却获得官职,没有爵位却显贵荣耀,如此治理政事,国家就一定会混乱,君主的地位也一定会面临危险。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的受奖赏,却又重视仁慈的品德;攻克敌城的受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用坚甲砺兵的办法来防备战祸,却又赞美宽袍大袖的服饰;富国靠农民,御敌靠士卒,却又尊崇研究经典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却去豢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象这样做,想求得国家的太平和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收养儒生和游侠,战争到来时却要用甲士,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国家所要用的人,却得不到国家的利益。所以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①。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②。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③,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⑤,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⑥,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贞信之行^⑦,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⑧,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⑨,以修明术之所烛^⑩,虽有田常、子罕之臣^⑪,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 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⑫,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⑬。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注 释】



- ① 微妙之言：深奥玄妙的言辞。
- ② 上智：智慧极高的人。
- ③ 务：致力于，追求。粱肉：泛指精美的饭食。粱：细米。
- ④ 短褐(hè)：粗布短衣。不完：不完整，破损不全。文绣：有刺绣的华丽衣服。
- ⑤ 急者：急切需要解决的事。不得：指得不到治理。
- ⑥ 夫妇：匹夫匹妇，指普通男女。
- ⑦ 贤：以……为贤，尊崇。
- ⑧ 布衣：平民。
- ⑨ 柄：权柄。
- ⑩ 修明：处理明白，处理好。术之所烛：术所洞察的问题。术，使用和驾驭臣下的手段。烛，照，洞察。
- ⑪ 田常：又称陈恒（古代“田”、“陈”同音），谥号田成子（陈成子），春秋末年齐国执政的卿。公元前481年，他杀掉齐简公，自己专权。子罕：即皇喜，战国时宋国大臣。他曾劫杀宋桓侯，夺取了政权。
- ⑫ 不盈于十：形容极少。盈，满。
- ⑬ 人不足官：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指贞信之士少而国家置官所需要的人多。

【译 文】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指的是忠贞诚信的行为；所说的智，指的是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深奥玄妙的言辞，就是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百姓就没法懂得它。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短衣都穿得破损不全的人，不会去渴望有刺绣的华丽服装。治理国家大事，如果急切的事情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以从缓的事情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国的政治措施，那些民间习以为常的事理，或是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都一概不用，却去好慕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这种作法跟正确的治国之道是违反的。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不是百姓所需要的。至于尊崇忠贞诚信的行为，就必然尊重诚实不



欺的人,其实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使人不搞欺骗的办法。平民百姓相互交往,没有富厚的钱财可以互相利用,也没有权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寻求诚实不欺的人。现在君主处于统治别人的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握掌着重赏严罚的大权,可以处理好用术所洞察到的问题,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不敢进行欺骗,为什么要期待诚实不欺的人呢?当今忠贞诚信的人很少,而国内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那么忠贞诚信的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人就很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人就多了。所以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在于专一地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坚定地用术而不崇尚诚信,这样法治不会败坏,而群臣也不会有奸诈的行为了。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①;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②。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以辩而不周于用^③,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④,故智士退处岩穴^⑤,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⑥,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⑦,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⑧。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⑩。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注 释】

① 辩:巧言善辩。

② 声:虚名。



- ③ 周:切合。
- ④ 行身者:指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人。行身,修行自身。
- ⑤ 退处岩穴:指隐居深山。
- ⑥ 商、管:商鞅和管仲。商鞅是战国时卫国人,曾任秦孝公的相,辅佐秦孝公变法。管仲是春秋时齐桓公的相,辅佐齐桓公完成霸业。他们都主张奖励农耕,发展生产。法:指有关法令方面的书。
- ⑦ 孙、吴:孙指孙武或孙臧,吴指吴起。孙武是春秋时齐国人,孙臧是战国时齐国人;吴起是战国时卫国人,曾为魏文侯将,后为楚悼王相。他们都是著名的军事家。
- ⑧ 被:通“披”。
- ⑨ 无用:指对国家没有用和的儒家和游侠的活动。
- ⑩ 以富:靠着耕种富足起来。以,凭借,依靠。

【译 文】

现在君主对于言谈,总是喜欢巧言善辩而不追究它是否正确;用人做事,只是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责求他的功效。所以天下的人们,那些擅长言谈的都致力于巧言善辩却不切合于实用,所以导致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可是国家的政局仍不能免于混乱。那些所谓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人,竞相标榜清高,却跟国家提倡的耕战之事背道而驰,所以真正有才能的人便隐居深山,归还君主的俸禄而不愿意接受,致使国家的兵力免不了削弱。国家的兵力不能免于削弱,国家的政治不能免于混乱,这种局面造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人们所称赞的,君主所尊崇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国内的百姓都在谈论治国的问题,收藏商鞅、管仲关于法令著述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却越来越穷,这是因为空谈农耕的人多,而真正种地的人少;国内的百姓都在谈论军事的问题,收藏孙子,吴起兵书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这是因为空谈打仗的人多,而真正披甲上阵的人少。所以英明的君主要使用民力进行耕战,不听信他们空谈;要奖赏耕



战的功劳,坚决制止对国家无用的活动。这样百姓就会竭尽死力来报效君主。耕地用力是很劳苦的,可是百姓中从事农耕的都愿意干,他们说:可以由此富足起来;打仗的事情是很危险的,可是百姓中参军打仗的人都愿意干,他们说:可以由此获得显贵。现在研究文学,熟悉言谈,没有农耕的劳苦却享有富足的实惠,没有征战的危险却获得显贵的尊位,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许多人去从事智辩活动,极少的人从事耕战。从事智辩的人多了,法治就会败坏;从事耕战的人少了,国家就会贫穷。这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①,以法为教;无生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②,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③,动作者归之于功^④,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⑤。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蹙^⑥,超五帝侔三王者^⑦,必此法也。

【注 释】

- ① 书简:书籍。上古没有纸,把文字写在竹简上,称为简策。
- ② 捍:通“悍”,强悍。
- ③ 轨:符合,这里有“遵循”的意思。
- ④ 动作者:指从事劳动的人。归之:使他们归到。功:这里指农耕。
- ⑤ 王资:称王天下的资本。
- ⑥ 畜(xù):积蓄。这一意义后来写作“蓄”。承:通“乘”,趁着。蹙(xìn):“衅”的另一种写法,缝隙,引申为破绽,弱点。
- ⑦ 五帝:说法不一,一般指黄帝,颛顼(zhuānxū),帝喾(kù),尧、舜。侔(móu):等同,并列。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武王等三代的开国君主。

【译 文】

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摒弃古代的经典,而以法令做教材;禁



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教师;制止游侠刺客的凶悍活动,而把杀敌立功视为勇敢。所以国内的百姓,那些擅长言谈的人一定要遵循法令讲话,从事劳动的人让他们都回到农业生产中去,逞勇的人让他们全部到军队中去服务。这样太平时期国家十分富足,战争时期兵力也很强盛,这就是统一天下的资本。既积极蓄了统一天下的资本,又能利用敌国的弱点,那么超过五帝赶上三王,一定得采用这一种办法。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①,言谈者为势于外^②,外内称恶^③,以待强敌,不亦殆乎^④!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⑤,则有仇讎之忠^⑥,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功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必有实^⑦,则举图而委^⑧,效玺而请矣^⑨。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⑩,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必有实^⑪,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⑫,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⑬;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⑭。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⑮。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⑯,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饕餮之说而侥幸其后^⑰?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⑱。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⑲。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⑳。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注 释】



- ① 七民:这里主要指儒生和游侠。
- ② 言谈者:这里指游说于诸侯的纵横家。
- ③ 称:并行。
- ④ 殆(dài):危险。
- ⑤ 有分(fèn):有名分,含有“参与”的意思。从衡:即纵横,指合纵、连横。南北为纵,燕、齐、赵、魏、韩、楚联合抗秦,成南北向的联合,所以叫合纵。战国时苏秦倡合纵之说;东西为横,秦国为了瓦解六国的联盟,与六国分别结盟,以便各个击破,成东西向联合,所以叫连横,战国时张仪倡连横之说。
- ⑥ 仇雠:报仇。忠:通“衷”,心思。
- ⑦ 实:实际行动。《贾子·大政》说:“能言之,能行之者,谓之实。”“实”即指实践诺言的行动,下文的“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即是。按:此句原作“事大未必有实”,俞樾《诸子评议》认为“未”字是衍文,有“未”字于文意不通,故删。
- ⑧ 图:国土的地图。委:交付。
- ⑨ 效:献出。玺(xǐ):这里指国君的印章。请:请命,指请求大国发落。按:“请”后原有“兵”字,是衍文,故删(依俞樾《诸子评议》说)。
- ⑩ 失天下:指失去天下各诸侯国的信任。
- ⑪ 救小必有实:原作“救小未必有实”,今参俞樾《诸子评议》说,删“未”字。
- ⑫ 存:使小国保存。
- ⑬ 士:通“仕”。
- ⑭ 重:权势。
- ⑮ 私家:指权门豪族。
- ⑯ 听说:听信游说之辞。
- ⑰ 矰缴(zēngzhuó)之说:比喻纵横家用来猎取功名富贵的虚言浮辞。矰缴,一种带有丝绳的短箭。用矰缴射鸟,射中,可顺线收回鸟;不中,可收回箭。
- ⑱ 以:因为。
- ⑲ 诛罚不必其后:在事败之后不坚决执行刑罚。不必其后,是“不必于其后”的省略。
- ⑳ 有:取得。



【译 文】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生和游侠在国内胡作非为，纵横家在国外造成自己的声势。他们内外一同作恶，在这种情况下去对付强大的敌人，不是很危险吗？群臣中谈论外交事务的大臣，不是参与了合纵或连横的一党，就是对某国怀有报仇的私心，想借助国家的力量来报复。合纵，就是联合许多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国；而连横，就是事奉一个强国去攻打许多弱小的国家；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横的大臣们都说：“不事奉大国，遇强敌就要遭殃。”事奉大国一定要有实际行动，那就得献出本国的地图，呈上国君的印玺而俯首请命。献图割地，国土就会缩小；呈上印玺，君主的声望就会降低。国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君主的声望降低政治就要混乱了。事奉大国参与连横，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大臣们都说：“不去援救小国而打击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诸侯国的信任，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危险，君主的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一定要有实际行动，那就得起兵对抗大国。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小国保存下来，而对抗大国未必没有疏失，有疏失就会被大国制服。出兵作战军队就会吃败仗，退军防守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参与合纵，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却已丧失了国土，让军队吃了败仗。所以，事奉强国，就会让搞连横的人借助国外的势力在国内捞取官职；援救小国，就会让搞合纵的人借助国内的权势在国外得到好处。国家没得到丝毫利益，而那些搞连横、合纵的人却把封地和厚禄捞到手了；君主的地位低下了，而臣子们的地位却高了；国家的土地被割了，而那些权门豪族却富足了。事情成功了，那些人就靠猎取的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那些人就靠获得的财富退职闲居。君主听信了纵横家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了而不予以惩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花言巧语谋取爵禄，而希望在事败之后能侥幸地



免祸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虚言浮辞所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和私的利益，辨别不清正确与错误的言论，并在纵横家事败之后没有坚决执行刑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本国安定。”所谓称王天下，是说能进攻别的国家；保证本国安定，是说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强盛，就能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安定，就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的安定和强盛不能求助于外交活动，只能从搞好内政中去取得。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在外交活动上花费脑筋，那是达不到国家的安定强盛的目的的。

鄙谚曰^①：“长袖善舞，多钱善贾^②。”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③。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④；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⑤，期年而举^⑥；卫离魏为衡^⑦，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⑧，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⑨，而使强敌裁其弊也^⑩，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⑪，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⑫。

【注 释】

① 鄙谚：民间谚语。

② 贾(gǔ)：做生意。

③ 工：通“功”，成功。

④ 希：通“稀”，很少。

⑤ 周去秦为从：据《史记·周本纪》载，西周君赧((nǎn))王本来依附秦国，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害怕秦国消灭他，背离了秦国参加了赵、魏、楚对秦的战争，结果被秦昭王打败，只得献地投降。去，背离。



- ⑥ 期(jī)年：一周年。举：拔，攻陷。这里是被动用法。
- ⑦ 卫离魏为衡：卫国原来亲附魏国，后来背离魏国同秦国连横，公元前 254 年被魏国消灭。
- ⑧ 致其民死：使其民致死，让他的百姓拚死命直至牺牲。
- ⑨ 顿：困顿，劳困。
- ⑩ 裁其弊：乘其疲惫而加以制裁。弊，疲困。
- ⑪ 道：以……为途径，实行。
- ⑫ 振：挽救。

【译 文】

民间有句谚语：“衣袖长便于跳舞，本钱多好做买卖。”这是说条件多事情就容易取得成功。所以如果国家安定强盛，就容易为他出主意；国家衰弱混乱，就很难替他想办法。所以为秦国出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为燕国出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少成功。这不是说替秦国出计谋的人一定聪明，替燕国出计谋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两国“治”和“乱”的条件不同。所以周背离秦国搞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秦国攻陷了；卫背离魏国搞连横，半年工夫就被魏国灭亡。这就是说西周是由于合纵而毁灭，卫国是由于连横而覆亡。假使周、卫两国不急于实施合纵和连横的计划，而将他们国内的政治严加整顿，彰明法律禁令，坚定地实行赏罚，充分利用地力来增加积累，让他们的百姓拼死坚守城池，天下各国即使夺得了他们的土地也只能捞得不多的好处，而进攻他们却会伤亡很大，那么，就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国也不敢在这样的坚城之下把自己拖垮，而让别的强敌趁着自己的疲惫来整治自己，只有这才是使国家绝对不会灭亡的方法，丢掉使国家绝对不会灭亡的方法，而去干势必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错误。在外交上无计可施，在内政上造成政治的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便不可挽救了。



民之政计^①，皆就安利如辟危穷^②。今为之攻战^③，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④，家困而上弗论^⑤，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⑥，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⑦，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⑧。

【注 释】

- ① 政计：通常的打算。政，通“正”。
- ② 就：接近，趋向。如：而。辟：躲避。这一意义后来写作“避”。穷：困苦。
- ③ 为：使。
- ④ 汗马之劳：指战争的劳苦。汗马：使马奔驰出汗，形容苦战。
- ⑤ 弗论：不议及，不过问。
- ⑥ 完解舍：指具备了免除兵役的条件。完，备，具备。解舍，指解除、免去赋税兵役，这是当时常语。
- ⑦ 袭：依附。当涂者：当权者，指权臣。涂，道路。这一意义后来写作“途”。求得：指要求得到满足。
- ⑧ 公民：指为君主服务的人。私人：指为权臣服务的人。

【译 文】

人们的通常打算，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困苦。现在让他们去作战，前进就会被敌人杀死，后退又要受军法的惩处，那他可够危险的。抛弃了个人的家事，坚决去承受作战的劳苦，家庭有困难上面也不过问，那他家可够困苦的。面临困苦和危险的处境，百姓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就去事奉私门贵族，这样就具备了免除兵役的条件，免除兵役的条件具备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可以保证安全。用钱财进行贿赂并去投靠当权者，就可以使自己要求得到满足，要求得到满足了，就能保证自身安全。保证自身安全是明摆在那里的利益，怎能不追求呢？这样，为君主服务的就少了，而为权臣服务的人就多了。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①。今世近习之请行^②，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③，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④。

【注 释】

- ① 以：因为。趣：通“趋”。本务：根本的事务，指农业。末作：下贱的行业，指工商。
- ② 近习：指君主左右亲近的人。请：请托。
- ③ 奸财货贾：指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
- ④ 耿介之士：光明正直的人。

【译 文】

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使他们名位卑贱，因为从事农耕的人太少而经营工商业的太多了。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请托的风气很盛行，这样官爵就可以买到；官爵可以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卑贱了。投机捣把的商业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奸商搜刮到的财富超过农民收入的几倍，获得的尊位又超过从事耕战的人，这样光明正直的人就会减少，而从事工商的人就会增多。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①，盛容服而饰辩说^②，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③。其言谈者，为设诈称^④，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⑤。其患御者^⑥，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⑦，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⑧，聚弗靡之财^⑨，蓄积待时，而侔



农夫之利^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注 释】

- ① 籍：通“藉”，凭借。
- ② 盛：极其讲究。
- ③ 贰：使……不专一，惑乱，动摇。
- ④ 为设：虚构事实。为，通“伪”。诈称：说谎弄假。
- ⑤ 五官之禁：泛指国家的禁令。五官，指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
- ⑥ 患御者：指逃避兵役的人。
- ⑦ 谒：请托。
- ⑧ 苦窳(yǔ)：粗劣。
- ⑨ 弗靡：不细好。靡，细好。财：财物，多指布帛米粟等生活必需品。
- ⑩ 侔。通“牟”谋取。

【译 文】

所以造成国家混乱的社会风气是：那些学者，称颂先王之道借重仁义进行说教，讲究仪表服饰而又修饰言辞，用来扰乱当代的法治，惑乱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虚构事实说谎弄假，借助于别国的力量，来谋求个人的私利，却把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用来显扬他们的名声，而违犯国家的禁令。那些逃兵役的人，聚集在权臣贵族门下，大行贿赂，依仗权贵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的器物，聚集一些不细不好的布帛米粟等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待机出售，来谋取农民的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收养光明正大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残破覆亡的国家，地削国灭的朝廷，也是不足为怪的了。

(刘乾先注译)



显 学

【题 解】

显学，指当时名声最高、影响最大的儒、墨两家学派。韩非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这两家的政治主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法治思想。

文中尖锐地指出显赫的儒、墨两家学说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进而说明君主兼听完全相反的儒、墨两家学说，是造成国家混乱的根源；提出了“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主张；阐述了治国要靠法而不靠德和法家治国的四项基本政策——耕田垦草（重农）、修刑重罚（任法）、征赋钱粟（征赋）、境内必知介（力战）。

“民知（智）之不足师用”表现了韩非轻视民众智慧和力量的思想，这是他思想上局限性的反映。

文中论辩逻辑严谨，步步深入，用对比的手法，将儒、墨两家学派对富国强兵的危害揭示得淋漓尽致；比喻贴切灵活，通俗明白，使文章即生动又有说服力。

世之显家，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①。墨之所至，墨翟也^②。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③，有子思之儒^④，有颜氏之儒^⑤，有孟氏之儒^⑥，有漆雕氏之儒^⑦，有仲良氏之儒^⑧，有孙氏之儒^⑨，有乐正氏之儒^⑩。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⑪，有相夫氏之墨^⑫，有邓陵氏之墨^⑬。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



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注 释】

- ① 孔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始祖。
- ② 墨翟：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始祖。
- ③ 子张：姓颯(zhān)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时期陈国人。孔丘弟子。
- ④ 子思：孔丘之孙，名伋，字子思。相传《中庸》一书是他作的。
- ⑤ 颜氏：在孔丘的弟子中，姓颜的很多，如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何等，这里不知指何人。
- ⑥ 孟氏：即孟轲，战国时期邹人，他继承和发展了孔丘的思想，是继孔丘之后儒家学派的著名代表者。
- ⑦ 漆雕氏：指孔丘弟子漆雕开。
- ⑧ 仲良氏：即仲梁子，战国时期鲁国人。
- ⑨ 孙氏：可能指公孙龙，字子石。孔丘弟子。
- ⑩ 乐正氏：姓乐正，字子春，春秋时期鲁国人。孔丘弟子曾参的学生。
- ⑪ 相里氏：指相里勤，是南方墨家学派的代表。
- ⑫ 相夫氏：一作伯夫氏，墨家学派代表。
- ⑬ 邓陵氏：即邓陵子，也是南方墨家学派的代表。

【译 文】

当今世上最显赫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学说达到最高峰的人是孔丘。墨家学说达到最高峰的人是墨翟。自从孔丘死后，儒家有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各派。自从墨翟死后，墨家有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各派。所以孔丘之后，儒家分为八个流派，墨翟之后，墨家分为三个流派。他们对儒家和墨家学说的择取和舍弃不同，甚至相反，可都自己认为是孔、墨的真传。孔丘和墨翟不能复活，让谁来鉴定当世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孔子、墨子都赞颂尧、舜，但他们对尧、舜择取和舍弃的内容



不一样,可都自己认为是尧、舜的真传。尧、舜不能复活,让谁来鉴定儒、墨两家学说哪一家是尧、舜之道的真传呢?殷末周初距离现在有七百多年,虞末夏初距离现在有二千多年,尚且不能审定儒、墨两家学派哪个真,哪个伪,何况现在却要审定三千年以前的尧、舜之道,想来更是不能确定的吧!对事物的实际效果没有经过验证就肯定它,那是愚蠢;把不能肯定的东西作为判定事物的根据,那是欺骗。所以,公开地把先王之道作为依据,一定要肯定尧、舜的一切,这不是愚蠢,就是欺骗。愚蠢和欺骗的学说,杂乱矛盾的行为,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①,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②,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③。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④,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⑤,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图圉,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⑥。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⑦,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注 释】

- ① 桐棺:桐木做的棺材。桐木木质粗劣,很容易腐烂。
- ② 大毁扶杖:居丧时悲痛得形体憔悴,靠拄拐杖才能行走。
- ③ 戾(lì):违背。这里指违背人的常情,即不孝。
- ④ 臧获:奴仆。
- ⑤ 宋荣子:即宋钲(jiān),战国时期宋国人。议:通“仪”,标准。
- ⑥ 议:与上文之“议”同义。



⑦ 缪：通“谬”，荒谬。

【译 文】

墨家的葬礼是冬天死了人就用冬天随身穿的衣服作寿衣，夏天死了人就用夏天随身穿的衣服作寿衣，用三寸厚的桐木板做棺材，守孝三个月。当世的君主认为这是节俭，因而敬重他们。儒家提倡倾家荡产办丧事，守孝三年，要悲痛到形体憔悴的程度，靠拄拐杖才能行走。当世的君主认为这是孝心，因而敬重他们。那么肯定墨子的节俭，就应当否定孔子的奢侈；肯定孔子的孝心，就应当否定墨子的不孝。现在孝和不孝、奢侈和节俭全都包括在儒墨两家的学说中，君主却同等地以礼优待他们。漆雕氏主张跟别人争斗时脸上不露出屈服懦弱表情，眼睛不露出胆怯逃避的神色，自己做错了事，就是对奴仆也要避让，行为诚实正直，就是对诸侯当面也敢斥责。当世君主认为这是诚实正直，因而敬重他。宋荣子的主张是提倡不和别人争斗，倡导不报复仇恨，坐监牢也不感到羞耻，被人欺侮也不觉得耻辱。当世君主认为这是宽容，因而敬重他。那么若是肯定漆雕氏的诚实正直，就应当否定宋荣子的宽恕；若是肯定宋荣子的宽宏，就应当否定漆雕氏的凶暴。现在，宽宏、正直、宽恕、凶暴全都包括在这两个人的学说之中，君主却同等地以礼优待他们。从愚蠢欺骗的学说到杂乱矛盾的言词争论不休，君主都听信了，所以天下的学者，言论没有统一的思想，行为没有固定的准则。冰和炭不能相容，寒冷的天气和炎热的天气不能同时到来，杂乱矛盾的学说不能兼收并蓄地用来治理国家。现在，君主对杂乱的学说、荒诞的行为、互相矛盾的言词都同时听信，那国家怎能不混乱呢？既然君主听话和行事是这样，那么对于治理百姓也一定是这样了。

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①。”今夫与人相若



也,无丰年旁人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疢、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②,非侈则堕也^③。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注 释】

- ① 实:充满,装满。
② 饥馑(jīn):泛指荒年。疾:久病。
③ 堕:通“惰”,懒惰。下文“堕”与此同。

【译 文】

当今社会上的学者谈论起治理国家的事情,多数的人都说:“分给贫穷的人土地,使没有财物的人充实富足起来。”而今有的人跟别人的情况相类似,并没有丰收年景和其他收入的好条件,唯独他能够完全自给自足,那不是辛勤劳作,就是省吃俭用的缘故。还有的人跟别人的情况也相类似,没有遇到荒年、久病、祸害、判罪的灾殃,唯独他贫穷困苦,那不是奢侈,就是懒惰的缘故。奢侈、懒惰的人贫穷,勤劳、省俭的人富裕。现在君主向富裕的人征收财物,把这些财物分给贫穷的人家,这无疑是强取勤劳省俭人家的财物给予奢侈懒惰的人家。这样,要想要求人民努力种田、俭省资财,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①,不可得也。藏书策^②,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③,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



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④,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⑤,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于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注 释】

- ① 重:认为重要。殉上事:为君主的事业而牺牲。
- ② 书策:由竹简、木简编连而成的书籍。这里指儒家典籍。
- ③ 服:从事。这里是讲习、传授的意思。
- ④ 参明:高明。这里用作动词,自以为高明。
- ⑤ 距:通“拒”,抵抗。

【译 文】

假如这里有一个入,他认为:不进入危险的城里、不到军队里当兵、不肯为天下民众的利益而拔下他小腿上的一根汗毛都是合理的行为。当世君主一定听从并敬重他,推崇他的见识,崇尚他的行为,认为这是轻视财物而重视自己生命的人。君主所以拿出肥美的田地、宽敞的住宅,设置官爵和俸禄,那是要用它来换取人民拼死为君主卖命的。现在君主敬重那些轻视财物而重视自己生命的人,这样要要求人民把冒死为君主的事业献身看作头等大事,那是不可能的。有的人收藏书册,演习辩论,聚集门徒,讲习文献经典并且高谈阔论,当世的君主一定很听信他,敬重他,并且说:“尊敬有德有才的人是先王治国的原则”。官吏收缴赋税的对象是种田的人;君主供养的人却是不劳而食的学士。种田的人负担着沉重的赋税,不劳而食的学士却得到丰厚赏赐,这样,要要求人



民辛勤劳作,少说空话,那是不可能办到的。还有的人树立气节,炫耀自己高明,坚守自己的节操,不容许别人侵害,只要一听到仇恨自己的话,一定拔剑追赶上去。当世君主一定会听从他,敬重他,认为他是重视自己名誉的人。士兵在战场上杀敌的功劳不加赏赐,可那些为私利争斗的“勇士”却受到敬重,得到荣誉和地位。这样,要要求人民努力作战抗击敌兵,不去为私利而斗争,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国家太平的时候,供养着儒生和侠客,战祸到来的时候,却要使用兵士抗击敌人。平时供养的不是要使用的人,要使用的又不是平时供养的人,这就是国家发生祸乱的原因。再说,君主在听取学者言论的时候,倘若认为他的学说正确,就应当在官府中实施他的学说,并且任用他;倘若认为他的学说荒谬,就应当驱除他,并且他的学说一露头就要加以禁止。现在,认为正确的没有在官府中实施;认为荒谬的也没有在那种学说露头时加以禁止。正确的不运用,荒谬的不禁止,这是使国家发生祸乱以至走向灭亡的道路。

澹台子羽^①,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②,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③,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④。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⑤,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⑥,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⑦,而有华下之患^⑧;赵任马服之辩^⑨,而有长平之祸^⑩。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⑪,区冶不能以必剑^⑫;水击鹄雁,陆断驹马^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⑭,伯乐不能以必马^⑮;授车就驾,百视其末涂^⑯,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⑰,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⑱,猛将必发于卒伍^⑲。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⑳,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注 释】

- ① 澹(tán)台子羽:姓澹台,字子羽,春秋时期鲁国人,孔丘弟子。
- ② 几:近于。这里是认为差不多的意思。
- ③ 宰予:名予,字子我,春秋时期鲁国人,孔丘弟子。
- ④ 充:满足。这里是相符合的意思。
- ⑤ 滥(lān):超过。
- ⑥ 眩(xuān):迷惑,不清醒。
- ⑦ 孟卯:即芒卯,战国时魏国的将军。
- ⑧ 华下之患:指魏国在华阳的失败。公元前 273 年,赵、魏联合攻打韩国的华阳(今河南新郑北),秦国大将白起率兵援助韩国,打败魏将孟卯,斩首十三万,魏被迫割地讲和。
- ⑨ 马服:即马服君,赵国大将赵奢的封号。赵奢死后,他的儿子赵括继承了他的封号。此指赵括。
- ⑩ 长平之祸:指赵国在长平的失败。公元前 261 年,赵国大将廉颇与秦国大将白起、王龁在长平相持。公元前 260 年,赵孝成王命令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大将廉颇,出兵攻打秦军,大败被围。赵括战死,损兵四十五万。
- ⑪ 锻锡:古代炼铜铸剑时要掺加锡。青黄:指冶炼时的火色。
- ⑫ 区(ōu)冶:即欧冶子,春秋时期越国人,善于造剑。
- ⑬ 驹:小马。
- ⑭ 齿:马的牙齿,从牙齿的多少可以断定马的年龄。吻:嘴唇。
- ⑮ 伯乐:春秋时人,传说是善于鉴别各种马的专家。
- ⑯ 涂:通“途”。
- ⑰ 课:考核。功伐:功绩。
- ⑱ 州部:古代地方行政单位。
- ⑲ 卒伍:古代军队基层编制,百人为卒,五人为伍。
- ⑳ 迁官:升官。袭:逐层上加。

【译 文】

澹台子羽有君子的仪表,孔子认为他和君子差不多,就收他作



弟子,跟他相处久了,就觉察到他的品行跟仪表不相称。宰予的言词高雅而华丽,孔子认为他和学者差不多,就收他作弟子,跟他相处时间长了,就发现他的智慧跟口才不相符。所以孔子说:“凭外貌来判断人的优劣么,我在子羽身上出现了错误;凭言谈来判断人的优劣么,我在宰予身上出现了过失。”因此,凭着孔子的智慧,还有那样违背事实的名声。现在新起的辩论之辞比宰予的言词更加动听,而当世君主听辩论之辞比孔子还糊涂,因为喜欢他的言词,就任用他这个人,那怎么能够没有错误呢?所以魏国听信了孟卯的夸夸其谈,就铸成华阳兵败的灾难;赵国听信了赵括的纸上谈兵,就酿成了长平兵败的祸患。这两件事情,都是听信辩论之辞造成的错误。单看冶炼时掺锡多少和火色,就是铸剑能手欧冶子也不能据此断定剑的好坏;到水上能击杀鹄、雁,在陆上能砍断驹马,那么就是奴仆也不会怀疑这剑是锋利还是不锋利。只是扒开马的嘴看牙齿和审视外表状况,那么就是伯乐也不能据此断定马的优劣。把马套上车让他驾着车奔跑,一直看着它跑到路途的终点,那么就是奴仆也不会怀疑这马好与不好。只看容貌和服饰,只听言辞,就是孔子也不能据此断定一个人的能力高低;通过担任的官职试用他,考查他的功绩,那么就是一个平庸的人对他的愚笨还是聪明也不会怀疑了。所以,英明君主任用的官吏,宰相一定是从地方低级官吏中提升起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中涌现出来的。有功劳的人一定要给予奖赏,那么奖赏的爵位俸禄越多,就越能使人们受到鼓励;要逐级提升官员,那么提升的官位越高职责越大,就越能把政事管理得好。用优厚的爵禄鼓励官吏,尽职尽责,这是实现统一天下大业的有效措施。

磐石千里^①,不可谓富;象人百万^②,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③。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④,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⑤,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知祸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



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

【注 释】

- ① 磬(pán)石:大石头。这里指布满大石头的土地。
- ② 象人:木偶、陶俑,古代用作殉葬品。
- ③ 距:通“拒”。
- ④ 商官:用钱买得官爵的商人。技艺之士:指手工业者。
- ⑤ 毋:无,没有。

【译 文】

不能种庄稼的石头地,纵然有一千里,也不能说是富饶;用木头或泥土作成的俑人,即使有百万个,也不能说是强盛。石头地不是不广大,俑人不是数量不多,所以不能说是富裕和强盛,是因为石头地不出产粮食,俑人不能用来抗击敌人。而今商官和手工业者也是不靠耕田吃饭的人,这样,有土地不去开垦,就跟石头地一样了。儒生和侠客没有战功,却能得到显贵的地位和荣誉,那么民众就不会听从使唤,跟俑人没有什么不同了。只知道把石头地和俑人看作祸害,却不知道商官、儒生和侠客就像不能耕种的石头地和不听使唤的俑人一样是祸害,那是不懂得事物之间同类相推的道理。

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①,吾弗人贡而臣^②;关内之侯虽非吾行^③,吾必使执禽而朝^④。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后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注 释】

- ① 说(yuè):高兴。喜欢。这个字后代写作“悦”。



- ② 臣：臣服，使别人向自己称臣。
- ③ 关内之侯：即关内侯，战国时设置的一种爵位，秦制爵第十九级为关内侯。
- ④ 执禽：古代臣下朝见天子或诸侯时，拿着作为进见礼物的禽鸟，表示臣服。

【译 文】

所以国力相当的君主虽然称赞我们的道义，我们却无法叫他们进贡称臣；关内侯虽说反对我们的行为，我们却一定能使他们拿着礼物来朝拜。由此可见，力量强大就有人来朝拜，力量弱小就要向别人朝拜，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致力积蓄自己的力量。严厉的家不会有凶悍的奴仆，可慈善的母亲却会有败坏门风的子女。我由此知道威严的权势可以禁止暴行，厚道的德行却不能制止祸乱。

夫圣人之治国^①，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②，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括之道用也^③。虽有不恃隐括而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注 释】

- ① 圣人：古代理想中的具有最高道德和智慧的人。这里指能实行法治的英明君主。
- ② 圜：通“圆”。
- ③ 隐括(guā)：矫正曲木的工具。



【译 文】

圣人治理国家，不是依靠人们主动地替自己做好事，而是要使他们不可做坏事。依靠人们主动地替自己做好事，全国也数不到十个做好事的人；使人们不能做坏事，那就可以使全国人都整齐一致。治理国家的人要采用多数人能做得到的措施，要摈弃少数人才能做得到的措施，所以不应该致力于德治，而应该致力于法治。一定要靠自然生长得直的箭竹做箭杆，那就一百代也不会有箭了；靠自然生长得圆的木材做车轮，那就一千代也不会有车轮了。自然生长得直的箭竹，自然生长得圆的木材，一百代没有一棵，可是为什么世上的人们都有车子可坐和有箭射鸟呢？那是因为用工具矫正竹木的方法已被人们采用。即使有不依靠隐括的矫正就自然直的箭竹、自然圆的木材，但技术高的木匠并不会重视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坐车的并不是一个人，射箭的也不是发一支箭。虽然也有不依靠奖赏的鼓励和刑罚的管制就自行做好事的人，但英明的君主并不会重视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法律不可以抛弃，所要统治的也不只是一个人。所以有韬略的的君主并不追求少数人偶然做得出的善行，而要推行多数人必然做得到的法治措施。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①。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②，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谀也^③，夫谀性也。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嫱、西施之美^④，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⑤，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

【注 释】

① 狂：通“诳”，说谎欺骗。这里指谎言。



- ② 说(yuè):喜欢。后来写作“悦”。
- ③ 谄:通“谀”,奉承。下文“谕”同此。
- ④ 毛嫱、西施:古代越国的两个美女。
- ⑤ 脂泽:化妆用的脂膏。黛(dài):黛墨,古代女子画眉用的青黑色颜料。

【译 文】

现在有人对别人说:“我能使你一定聪明,并且长寿”,那么世上人一定认为这是骗人的话。聪明是先天生成的;长寿是命里注定的。天生的和命定的不是能从别人那里学得的。用人们做不到的事去讨人喜欢,这便是世上人说他是欺骗的原因。对别人说“能使你一定聪明并且长寿”而又办不到,这就是讨好。讨好也是一种欺骗。儒家学派主张用仁义教导人,这就等于用“使你一定聪明和长寿”一类骗人的话去讨人喜欢,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会接受这种说教的。所以称赞毛嫱、西施的美貌,对自己的容貌并没有益处;只有使用脂膏、花粉、黛墨化妆一番,就会比原来的容颜加倍美丽。同样的道理,谈论先王的仁义,对治理国家并没有益处;只要明确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坚决实行赏罚措施,这也就是使国家富强起来的“脂泽粉黛”啊!所以英明的君主认为有助于治国的法律制度是急切需要的,认为颂扬先王的仁义道德是可以延缓从事的,因此不讲儒家学派的仁义。

今巫祝之祝人曰①:“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括耳②,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③,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④,不听学者之言。

【注 释】



- ① 巫祝：古代从事迷信活动的人。
- ② 括：通“聒”(guō)，声音嘈杂。
- ③ 善：疑是“言”字之误。
- ④ 者，同“之”。故：事。

【译 文】

如今的巫祝为人祈祷说：“让你长生千年万年。”只听长生千年万年的声音在耳边嘈杂不休，可是连给人延长一天寿命的效验都没有，这就是人们怠慢巫祝的原因。如今社会上儒生游说君主，不谈现在用来治理好国家的方法，反而大谈先王治国的功业；不审察官府法令的执行情况，不考察邪恶之臣犯法的真情，却都去讲述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佳话和古代帝王如何建功立业。儒生言过其实地说：“听信我的话，就可以称霸称王。”这就是游说者中的巫祝，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所以英明的君主选取对治国有实效的事情，抛弃对治国无用的东西，不谈论仁义道德，不听信儒生的花言巧语。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①，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搯痤则寢益^②。剔首、搯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③。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④，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⑤，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⑥，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⑦。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⑧，郑人谤訾^⑨。禹利天下，子产存郑人，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⑩，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注 释】

- ① 伊尹:商朝初年的执政大臣,辅佐汤灭夏。管仲:姓管,名夷吾,春秋初期法家代表人物,曾辅佐齐桓公实行改革,使齐国强盛起来,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 ② 搯(pi):割开。瘞(cuó):疖子。寢(jū):通“浸”,逐渐扩大。
- ③ 犯:独犯。这里有遭受的意思。
- ④ 军旅:军队。这里指军队给养。
- ⑤ 介:铠甲。这里借指军事。
- ⑥ 禽:通“擒”。
- ⑦ 知:通“智”,智谋。
- ⑧ 子产:春秋时郑国的大夫,有名的政治家。
- ⑨ 谤訾(zī):毁谤。
- ⑩ 贤智:指儒家推崇的贤智之士。

【译 文】

现在,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要顺应民心。”假如需要顺应民心才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像伊尹、管仲这样的人才也没有用场了,只要听凭民众的意愿就可以了。民众的智谋不可以采用,它就像婴儿的心理一样。婴儿不剃头发会肚子痛,生了疖子,不挑破挤出脓水就会逐渐加重。剃头发或挤疖子脓水时,一定需要一个人抱住他,由慈爱的母亲去处理,可是婴儿还是会啼哭呼喊不停,因为婴儿不懂得遭受一点小痛苦会得到解除痛苦的大利。现在君主急切地督促开荒种田,用来增加民众的财产,而民众却认为君主太严酷了;修订刑法,加重处罚,本是为了禁止邪恶的活动,而民众却认为君主太严厉了;征收钱粮,用来充实国家仓库,以备救济灾荒、准备军队给养,而民众却认为君主太贪婪;要全国的人都必须懂得军事,不许私自逃脱兵役,同心协力积极作战虏获敌人,民众却认为君主暴虐。以上这四种措施,都是为了使民众生活安定,而民众却不知道高兴。君主要寻找圣明通达的人,就是因



为民众的智谋不值得效法、采用。从前，洪水泛滥时，大禹疏通江河，民众却堆积瓦石，筑堤截流；子产提倡开垦荒地，种桑养蚕，郑国人却说他的坏话。大禹为天下人谋利益，子产使郑国得以保全，却都因此遭毁谤，民众的智谋不值得采用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因此，选拔人才时要寻求贤智的人，制定政策时希望迎合民心，这都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是不可以用它来治国的。

（刘乾先注译）

忠 孝

【题 解】

忠孝，指的是“忠顺孝悌之道”。本文的主旨是通过对忠顺孝悌之道的议论，否定贤治阐扬法治。

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所称道的尧、舜、汤、武并不是明君贤臣，而是弑君夺国的贼子，从而提出治国要“上法而不尚贤”；通过批驳尧、舜、汤、武、古今烈士违背忠孝的行径，阐述了法家的忠孝准则——尽力守法，专心事主；强调当今治国要靠刑赏，不能因为有所谓和跖的特殊情况就废弃赏罚而听信虚言妄说。

文章单刀直入，有破有立，观点鲜明。言词辛辣，层层推论，步步深入，逻辑性强。

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①，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②，有曲于父^③。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⑤，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⑥；所谓



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⑦。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汤、武自以为义而弑其君长，此明君且常与而贤臣且常取也。故至今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⑧，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国者矣。父而让子，君而让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⑨。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贤任智无常^⑩，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⑪，戴氏夺子氏于宋^⑫。此皆贤且智也，岂愚且不肖乎？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注 释】

- ① 悌：敬爱兄长。
- ② 弑：杀。古时把臣杀君、子杀父叫“弑”。
- ③ 曲：弯曲，这里有背逆的意思。
- ④ 君其臣：让他的臣子做君主。传说尧在年老时把他的君位让给舜。
- ⑤ 弑其主：传说夏朝最后一个君主桀荒淫无道，被商汤打败，死于鸣条（今河南长垣西南，一说在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刑其尸：传说商代最后一个君主纣残暴无道，周武王率兵讨伐，商败，纣投火自焚，武王割下他的头示众。
- ⑥ 畜：饲养，这里有驾驭、驯服的意思。
- ⑦ 辟(bì)：法。戴：拥护。
- ⑧ 家：春秋战国时期指大夫管辖的区域。
- ⑨ 定位一教：确定名位统一政教。
- ⑩ 上贤：崇尚贤人。上，通“尚”，尊崇。常：常道，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
- ⑪ 田氏夺吕氏于齐：齐国是周初功臣吕望的封地，公元前 481 年齐国的执政大臣田常杀死齐简公，立简公弟为平公，到前 386 年周王室承认田氏为诸侯从此田氏取代了吕氏为齐国君主。
- ⑫ 戴氏夺子氏于宋：此事指约于公元前 255 年司城子罕杀死奢侈无道的齐桓侯自立为国君。戴氏，司城子罕姓戴，故称戴氏。子氏，宋国是商王纣



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地,商王是子姓,故称宋君为子氏。

【译 文】

天下的人们都认为孝悌忠顺之道是对的,却没有人知道考察孝悌忠顺之道的内容并且慎重地实行它,因此造成天下混乱。天下的人们都认为尧舜之道是对的而效法它,因此出现臣子杀死君主、儿子背逆父亲的情况。尧、舜、汤、武也有违反君臣之间的道德原则,扰乱后代政教的。尧本是君主却把君位推让给他的臣子,舜本是臣子却把他的君主当做臣子,商汤本来是夏桀的臣子却杀了他的君主,周武王本来是商纣的臣子却割下了自己君主的脑袋示从,天下的人们却称赞他们的行为,这就是从古到今天下不安定的原因。所谓英明的君主,是指能使自己的臣下驯服的人;所谓贤能的臣子,是指能阐扬法度、尽心职守、拥戴自己君主的人。尧自以为英明却不能驯服舜,舜自以为贤能却不能拥戴尧,商汤和周武王自以为行为合理却杀了自己的君主,这就是所谓的英明君主还常常失去权位,所谓的贤能臣子还常常篡夺权位的情况。所以直到今天还存在作为儿子的夺取父亲之家,作为臣子的夺取君主之国的事情。父亲让权给儿子,君主让位给臣下,这并非是用以确定名位统一政教的做法。我听说:“臣子事奉君主,儿子事奉父亲,妻子事奉丈夫。遵循这三条原则天下就会安定,背离这三条原则天下就会混乱,这是天下世代沿袭不变的法则。”英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只要不改变这个法则,那么君主即使不太英明,臣下也不敢侵夺他的权位。而今,崇尚贤人、任用智者,没有固定的法则,都是违背孝悌忠顺之道的,可是天下的人们却常常认为是天下太平。因此,在齐国田氏夺了吕氏的君位,在宋国戴氏夺了子氏的君位。这些都是贤能而且聪明的人,难道是愚笨而且不贤的人么?这些事实说明丢开固定的法则、崇尚贤人天下就混乱,舍弃法度任用智者,君主的权位就要受到危害。所以说:“治国应当崇尚法度而不



应当崇尚贤人。”

记曰^①：“舜见瞽瞍^②，其容造焉^③。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④！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然则有道者，进不为主臣，退不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君之所以欲有贤臣者，国乱则治之，主卑则尊之。今有贤子而不为父，则父之处家也苦；有贤臣而不为君，则君之处位也危。然则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岂得利焉哉？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今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义放弑其君^⑤，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贤之。古之烈士^⑥，进不臣君^⑦，退不为家，是进则非其君，退则非其亲者也。且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乱世绝嗣之道也^⑧。是故贤尧、舜、汤、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乱术也。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⑨。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⑩，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诗》云^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⑫，莫非王臣。”信若《诗》之言也，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⑬，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内不为家，乱世绝嗣；而外矫于君^⑭，朽骨烂肉，施于土地，流于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从而效之，是天下遍死而愿天也^⑮。此皆释世而不治是也^⑯。世之所为烈士者^⑰，离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⑱。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言出于无法，教出于无用者，天下谓之察。臣以为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治人必以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竟取父之家也^⑲；忠臣之事君也，非竟取君之国也。夫为人子而常誉他人之亲曰：“某子之亲，夜寝早起，强力生财以养子孙臣妾^⑳。”是诽谤其亲者也。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而愿之^㉑，是诽谤其君者也。非其亲者知谓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皆贤之，此所以乱也。故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㉒，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事主者为忠臣。



【注 释】

- ① 记:记载。这里指记载历史的书籍。
- ② 瞽瞍(gǔsōu):传说是舜的父亲。
- ③ 造:通“蹙”(cù):局促不安的样子。
- ④ 岌岌(jì):山高得像要倒塌的样子,这里形容危险。
- ⑤ 放:放逐。
- ⑥ 烈士:这里指只追求声誉而不愿出任官职的人。
- ⑦ 进:到朝廷做官。下文“退”,指退朝回家。
- ⑧ 绝嗣(sì)断绝子孙。嗣,子孙。
- ⑨ 象:相传是舜的同父异母弟。
- ⑩ 妻帝二女:传说帝尧有两个女儿——娥皇、女英,都嫁给了舜为妻。
- ⑪ 《诗》:指《诗经》,下引诗文见《诗经·小雅·北山》。
- ⑫ 率土之滨:环绕土地的四周,等于说“四海之内”。率,沿着。滨,海边。
- ⑬ 妾:奴婢。
- ⑭ 矫:矫正。这里违抗的意思。
- ⑮ 夭(yāo):早死。
- ⑯ 释:放弃,脱离。是:正,正道,指“臣君”、“为家”。
- ⑰ 世:指韩非所处的时代。为:通“谓”。
- ⑱ 恬(tián)淡之学:清静闲适、无所作为的学说。所谓烈士有轻视生命、爵禄的主张,所以称他们的学说为“恬淡之学”。恍惚之言:故弄玄虚、难以捉摸的言论。
- ⑲ 竞:争夺。
- ⑳ 臣妾:指男女奴婢。
- ㉑ 愿:羡慕。
- ㉒ 伐:功劳。

【译 文】

史书上说:“舜见到他的父亲瞽瞍以臣礼朝见他,很局促不安。孔子说:‘在这个时刻天下可危险极了,像舜这样道德高尚的人,父亲当然不能把他看做儿子,君主当然不能把他看作臣子。’”



我认为孔子根本不懂得孝悌忠顺之道。既然这样,那么道德高尚的人在朝中就不能给君主做臣子,在家里就不能给父亲作儿子吗?父亲所以希望有孝子,是因为家境贫穷时他能使家业富裕起来,父亲精神痛苦时他能使父亲高兴起来;君主所以希望有贤能的臣子,是因为国家混乱时他能把国家治理好,君主的地位下降时他能把君主的地位提高。假如有孝子却不孝敬父亲,那么父亲在家里就会痛苦;假如有贤能的臣子却不效忠君主,那么君主在位上就要危险。这样,父亲有孝子、君主有贤臣恰恰成了祸害,哪里还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所谓忠臣,应当是不危害他的君主的人,所谓孝子,应当是不非议他的父母的人。舜靠着贤能夺取了君主的国家,商汤、周武王靠着道义放逐和杀死了他们的君主,这都是靠着贤明危害君主的人,可是天下的人们却称颂他们的行为。古代的烈士,在朝中不以臣礼侍奉君主,在家中不尽儿子的义务,这是一些在朝廷反对君主,在家中非议父母的人。况且在朝廷不以臣礼侍奉君主,在家中不尽儿子义务,这是扰乱国家、断子绝孙的行为。因此,把尧、舜、汤、武尊为贤人,肯定烈士的行为,是造成天下混乱的做法。瞽瞍做为舜的父亲而舜放逐了他,象是舜的弟弟而舜杀害了他。放逐父亲而杀害弟弟,不能叫做仁,娶尧的两个女儿为妻并且夺了权位,不能叫做义。不具备仁和义,不能算做英明。《诗经》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果真像《诗经》中说的那样,这样舜在朝中就把他的君主当臣,在家里就把他的父亲当臣,把他母亲当奴婢,把他的君主的女儿当妻子。所以烈士在家不尽孝道,扰乱国家,断绝后嗣;在外敢于违抗君命,视自己的生命如朽骨烂肉,即使抛置荒野之上,流到山川河谷之中,也不怕赴汤蹈火。如果天下的人们都跟着他们学,这将会使天下到处有死人,并且愿意早死。这些都是脱离社会现实不肯臣服他的君主、不做家中的孝子的人。当今人们所说烈士,脱离众人独往独来,采取与人不同的主张,倡导清静闲适无所作为的学说,研究故弄玄虚难以捉摸的言论。我认为“恬淡之学”是对治国毫无用处的说教;“恍惚之



言”是取消法治的谬论。然而,对于出自主张取消法治者的言论,对于出自主张清静无为者的说教,天下的人们却认为是对事物看得清楚。我认为人生在世上一定要侍奉君主赡养父母,而侍奉君主赡养父母就不能清静无为;治理民众必须用忠实笃信法术的言论,而忠实笃信法术的言论是不能故弄玄虚难以捉摸。恍惚之言和恬淡之学都是迷乱天下的学说。孝子孝敬父亲,不是为了夺取父亲的家;忠臣效忠君主,不是为了夺取君主的国家。倘若做儿子的常常称赞别人的父亲说:“某人父亲晚睡早起,竭力聚积财富,用来供养子孙及奴婢。”这样是背地里指责自己父母的行径。做臣子的常常称颂先王的德行高尚并表示敬慕,这就是背后指责自己君主的行径。对于非议父母的人,人们一定会说他不孝顺,可是对于非议君主的人,天下的人们都认为德行好,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所以,做臣子的不去称颂尧、舜的贤德,不去赞扬商汤、周武王的功劳、不去赞赏烈士的清高言行,拿出全部力量奉行法度,一心一意侍奉君主的人才是忠君之臣。

古者黔首俛密蠢愚^①,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谄智慧^②,欲自用,不听上。上必且劝之以赏^③,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而世皆曰:“许由让天下^④,赏不足以劝;盗跖犯刑赴难^⑤,罚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无以天下为者,许由是也;已有天下而无以天下为者,尧、舜是也。毁廉求财^⑥,犯刑趋利^⑦,忘身之死者,盗跖是也。此二者^⑧,殆物也。治国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⑨;道也者,道常者也^⑩。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上之士^⑪,不可以赏劝也;天下太下之士^⑫,不可以刑禁也。然为太上士不设赏,为太下士不设刑,则治国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国法而言从横^⑬。诸侯言从者曰:“从成必霸”;而言横者曰:“横成必王”。山东之言从横未尝一日而止也^⑭,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虚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独行谓之王,是以三王不务离合而正^⑮,五霸不待从横而察^⑯,治内以裁外而已矣。



【注 释】

- ① 黔(gián)首:指民众。恹(mèn)密:无动于衷,安静。这里是纯朴的意思。
- ② 儇诌(xuānxiòng):聪明轻薄。这里是机灵狡诈的意思。
- ③ 劝:鼓励。
- ④ 许由:传说是尧时的高士,尧要把天下让给他,他不接受,逃避到箕山之下耕田。
- ⑤ 盗跖(zhì):相传为春秋末期柳下屯(今山东西部)人,名跖。《荀子·不苟》说他与舜、禹齐名。而《史记·伯夷列传》却说他每天杀害无辜的人,吃人肝肉,凶暴残忍,聚集党徒,横行天下。
- ⑥ 毁廉:败坏廉洁。
- ⑦ 趋:快步行走,这里是追逐的意思。
- ⑧ 此二者:指许由轻视权位和跖不惧危难的行为。
- ⑨ 常:普通,这里指普通的人。
- ⑩ 道:通“导”。妙言:指“恬淡之学”、“恍惚之言”。
- ⑪ 太上:最高,最上等。
- ⑫ 太下:最低、最下等。
- ⑬ 从横:合纵连横。从,通“纵”。
- ⑭ 山东:指崤山以东地区。战国时期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处在这个地区。
- ⑮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武王。离合:指纵横活动。
- ⑯ 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这五个诸侯王在春秋时期先后称霸。

【译 文】

古时的民众纯朴愚笨,所以可以用虚假的名声骗取他们。当今的民众机灵狡诈有智谋,想要以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肯服从君主的旨意。君主一定要用赏赐来鼓励他们,然后才能使他们上进;又要用刑罚来威胁他们,然后才能使他们不敢后退。然而世上的人都说:“许由辞让天下,说明赏赐对他不起鼓励作用;跖不怕犯刑



法,不避危难,说明刑罚对他不起禁止作用。”我认为:本来没有统治天下而又不把天下放在眼里,许由就是这样的人;已经统治天下而又不把天下放在眼里,尧、舜就是这样的人。败坏廉洁去求取财物,触犯刑法去追求私利,不顾自身生死,跖就是这样的人。许由和跖这两种人的行为是危险的。治理国家役使民众的措施,不能用这两种人的行为作标准。所谓治,是指治理普通民众说的;所谓道,是指引导普通民众说的。那些危险的行为玄妙的言论,是治理国家的祸害。世上最上等的人不能用赏赐鼓励,最下等的人不能用刑罚禁止。如果因为有最上等的人就不设置赏赐制度,因为有最下等的人就不设置刑罚制度,那就等于取消了治国用民的措施。因此,当今的人们大都不讲治国的法度而大谈合纵连横。诸侯中讲合纵的人说:“合纵成功了,就一定可以称霸”;而讲连横的人说:“连横成功了,就一定可以称王”。崤山以东六国大讲合纵连横从未停止过一天,可是既没成功成名,又没建立霸王之业,这就说明不切实际的言谈是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的。做为君主,做事有主见不受外力左右才称得上王,因此三王不致力纵横就把天下治好了,五霸不靠纵横就能明察天下形势,他们不过是首先治理国家的。做为君主,做事有主见不受外力左右才称得上王。因此三王不致力纵横就把天下治理好了,五霸不靠纵横就能明察天下形势,他们不过是首先治理好内政,然后用强盛的国力控制天下罢了。

(刘乾先译注)

人 主

【题 解】

本文论述了君主治国要注意的主要问题,即君主要有权威。作者



认为,君主所以称作人主,“制天下而征诸侯”,就因为有威势,君主如果让臣下“得威”、“擅势”,自己失去了威势,就要“身死国亡”。

其次,君主要按能取士,在取士任臣的问题上,要有“退大臣之议”、“背左右之谏”的决心。只要看准了,就不能因为有“当途之臣”的反对就轻易改变自己的任命。“当途之臣得势擅事”,这些人与国君要任用的人常常会有很大矛盾,因为重臣要擅事,当然不会同意君主的任用。所以要想有能臣助君治国,在任人权上要牢牢把握住。

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所谓贵者,无法而擅行,操国柄而便私者也^①。所谓威者,擅权势而轻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势,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无一人。虎豹之所以能胜人、执百兽者^②,以其爪牙也,当使虎豹失其爪牙^③,则人必制之矣。今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类也。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④,简公失其爪牙于田常^⑤,而不早夺之,故身死国亡。今无术之主皆明知宋、简之过也^⑥,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类者也。

【注 释】

- ① 便:意同“利”,利益,好处。
- ② 执:拘捕。
- ③ 当使:同“倘使”。
- ④ 宋君:指宋桓侯。
- ⑤ 简公:指齐简公。
- ⑥ 过:同“祸”。

【译 文】

君主所以自身难保国家灭亡,是因为大臣太尊贵,左右侍从太



有威势。所说的尊贵,是指目中无有法制并独断专行,掌握国家重权来谋求私利。所说的有威势,是指独揽大权而又轻视君主重位的。这两种情况,不能不进行明察。马之所以能负重拉车走出千里之外,是靠筋骨。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拥有千辆兵车的中等国家的君主所以能制服天下并征伐诸侯,是因为他们有权威和势力。权威势力,是人主的筋骨。如今大臣取得了权威,左右侍从独揽大权,君主就失去了力气;君主失去了力气还能拥有国家的,千人中没有一个。虎、豹之所以能胜过人而能擒获各种野兽,是依靠它们的利爪和牙齿;如果虎、豹失去了利爪和牙齿,人类就一定制服它们。现在权势重位,就是君主的爪牙,统治天下如失去自己的爪牙,就和失去爪牙的虎、豹同类。宋桓侯失落自己的爪牙给子罕,齐简公失落自己的爪牙给田成子,而又不及早夺回它们,所以自己死去了,国家也被灭亡。如今没有治国之术的君主全都清楚地了解宋桓侯、齐简公的祸患,却不清楚自己的过失,这是不明白自己的政事和宋桓、宋简的遭遇十分相似。

且法术之士^①,与当途之臣不相容也^②。何以明之?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③;大臣、左右权势息,则人主之道明矣。今则不然,其当途之臣得势擅事以环其私^④,左右近习朋党比周以制疏远,则法术之士奚时得进用,人主奚时得论裁?故有术不必用,而势不两立,法术之士焉得无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议,而背左右之讼,独合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进说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禄^⑤,称能而官事^⑥,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贤能之士进,则私门之请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禄,有能者处大官,则私剑之士安得无离于私勇而疾距敌^⑦,游宦之士焉得无挠于私门而务于清洁矣^⑧?此所以聚贤能之士,而散私门之属也。今近习者不必智,人主之于人也或有所知而听之,人因与近习论其言,听近习而不计其智,是与愚论智也。其当途者不必贤,人主之于人或有所贤而礼之,人因与当途者论其行,听其言而不用贤,是与不肖论贤也。故智者决策



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奚时得用，而主之明塞矣。昔关龙逢说桀而伤其四肢^⑨，王子比干谏纣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诛于属镂^⑩。此三子者，为人臣非不忠，而说非不当也，然不免于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贤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大量肯用法术之士，听愚不肖之臣，则贤智之士孰敢当三子之危而进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乱也。

【注 释】

- ① 法术之士：指力主建立法制、以法治国的人。
- ② 当途：当路，这里指在任的，掌权的。
- ③ 近习：身边的亲信。
- ④ 环：同“营”，经营，谋求。
- ⑤ 推功：论功，按照功绩。
- ⑥ 官事：授予官职之事。 官：用作动词，授予官职。
- ⑦ 距：同“拒”，抵挡，抗击。
- ⑧ 游宦：这里指靠游说而得官职。
- ⑨ 关龙逢：夏桀的大夫，桀荒淫无度，关龙逢曾立谏不去朝，被桀囚而杀死。
- ⑩ 属镂：宝剑名，吴王夫差拒绝伍子胥不与越国媾和的进谏，赐属镂剑以死。

【译 文】

况且主张以法治国的人和掌权的大臣，是互不相容的。怎么才能说明它呢？君主有了法术之士，大臣就不能独断专行，君主身边的亲信就不能卖弄权势；大臣和左右的人权势没有了，国君的治国原则就明确了。如今却不是这样，那些掌权的大臣得到权势，并独擅政事来谋求利益，君主身边的侍从亲信结党拉帮互相勾结整治疏远他们的人，法术之士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任用？君主什么时候才能研究、裁断？所以法术之士即使有法制和治国方术不一定被任用，和当朝的重臣又势不两立，法术之士怎么能没有危险呢？



所以君主如果不能排当朝大臣的意见、远离左右侍从的诉讼，独立地和那些符合治国之道的法术之士的言论保持一致，法术之士怎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向君主进献自己的主张呢？这就是社会不能治理好的原因。圣明的君主，按照功绩授予爵位和俸禄，度量才能来授予官职政事，所选拔的人一定有才能，所任用的人一定有能力。有才能有能力强的人被任用，那些私家的请求便停止了。有功绩的人接受丰厚的俸禄，有能力的人出任高官，私家的剑客怎么能不远离私斗的勇气而奋力抵抗敌人？到处游说以求取官职的人又怎么能不远离私门而致力于清廉呢？这就是聚集贤能之中而离散私家势力的办法。如今君主身边的亲近侍从不一定有智慧，君主在人们之中发现认为有智慧的人便听取他们的意见，回入宫廷便与亲近侍从们议论他们的意见，又听信亲信们的话而不再考虑聪明人的意见，这是和愚蠢的人评论聪明的人；那些掌权的大臣不一定贤能，国君在人群中发现自认为贤能的便礼遇他们，回到宫廷又和当权者评论他们的德行，听取当权者的意见而不再任用贤能者，这是与没有才能的人评论有才能的人。所以有智慧的人要由愚蠢的人来决断自己的计谋，贤能要由无能的人来评判自己的能力，那么贤能和有智慧的聪明人怎可能被任用？而君主的圣明也被蒙蔽阻塞。从前关龙逢劝说桀而被伤害了四肢，王子比干向纣王进谏被剖去心脏，伍子胥对吴王夫差忠心耿耿却被宝剑属镂杀死。这三个人，作为臣下不是不忠诚，而他们的意见不是不正确，可是却免不了死亡的灾难，这是君主不明察贤能和聪明人的意见，而被愚蠢的人和没有才能的人蒙蔽的结果。如今君主不是不愿意任用法术之士，而是听从了愚蠢无能的臣下的意见，那么贤能、聪明的法术之士谁敢冒关龙逢、王子比干和伍子胥三人的危险，而进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呢？这就是社会混乱的原因。

（闫玉山注译）



飭 令

【题 解】

飭令,就是正肃法令。其中包括这样的意思:对法令本身进行整理修订;对不完全符合法制的命令、决定作出修正;要严格执行,有法必依,要公正执法。

本文除了对上述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以外,还涉及到了国家法制的其他问题,如“以功授官与爵”、“重刑少赏”、“大制使人”等办法来劝农抑末,发展国家实力。

本文内容与《商君书·靳令》大部分相同,很可能是韩非读《靳令》篇时的读书笔记。

飭令,则法不迁^①;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②。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行法曲断^③,以五里断者王,以九里断者强,宿治者削^④。

【注 释】

- ① 迁:指随意改动,即偏离法的基本原则。
- ② 售:是“害”的误字,害:妨碍,影响。
- ③ 曲断:应作“由断”,即由官断决。“曲”是“由”字之误字。
- ④ 宿治:隔宿而治,意为不立即治理,拖拉地治理。

【译 文】

整肃命令,法律就不会随意改动;法制公平,官吏就不会有奸邪的行为。法制已经确定的,就不用仁义道德之类的美言来妨害法律。任用有功绩的人,百姓就少发空泛议论;任用能谈善言的人,百姓就要多讲空话。实行法制就由官府断案,在五个村庄可以



断案的国家,可以称王天下,在九个村庄中可以断案的国家,可以强盛,做事拖延的国家就会被削弱。

以刑治,以赏战,厚禄以用术。行都之过^①,则都无奸市。物多末众^②,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食,使以粟出爵^③,必以其力,则震不怠。三寸之管毋当^④,不可满也。授官爵出利禄不以功,是无当也。国以功授官与爵,此谓以成智谋,以威勇战^⑤,其国无敌。国以功授官与爵,则治见者省,言有塞,此谓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与爵者也。故国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当^⑥。朝廷之事^⑦,小者不毁,效功取官爵,廷虽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谓以数治^⑧。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丧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其能^⑨,胜其害,轻其任,而道坏余力于心,莫负乘官之责于君,内无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言此谓易攻^⑩。

【注 释】

- ① 行:指巡视,巡察。
- ② 末:指工商之徒,即从事商业、手工业活动的人。
- ③ 出爵:意为捐爵,即捐粟以换爵。 出:捐。
- ④ 毋当:同“无挡”,没有阻隔,即没有底儿。
- ⑤ 威:尊严。
- ⑥ 当:应作“富”。
- ⑦ 事:据《商君书·靳令》篇应作“吏”。
- ⑧ 数治:法治。 数:意同“法”。
- ⑨ 其能:从此以下至“故莫争”计五十二字已见《用人》篇,疑为《用人》错简于此。另下句“胜其害”,《用人》作“胜其官”。
- ⑩ 言此谓易攻:此句与上文文义不贯通,疑为衍文。



【译 文】

用刑罚治理国家,用奖赏鼓励征战,用丰厚的俸禄来使用治国方术。巡察都市中的违法行为,都市中就没有违法的买卖。物质丰富,从事工商行业的多,农业生产便荒废,奸邪的事就占上风,国就一定被削弱。百姓有剩余的粮食,就让他们用余粮捐爵位,捐取爵位必须凭借自己的力量,农民就不会懈怠。三寸长的竹管如果没有底,不可能装满。授予官爵、颁发奖赏俸禄如果不根据功绩,就如同竹管没有底。国家按照功绩授予官职和爵位,这就叫做用官职爵位来成就智慧,用官职和爵位使英勇作战得到尊重,这样的国家是无敌的。国家按照功绩授予官职和爵位,治理官吏出仕的事就容易,空泛的言论也就被堵塞,这就叫用政治措施减少政事措施。用言论去除言论,按照功绩授予爵位,所以国力强盛,天下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侵犯它。军队出征,一定能取得领土;取得了领土就一定占有它;如果不出兵,不去进攻别国,国家一定富有。朝廷的官吏,地位低微的不会被诋毁,因为他们做出了贡献,照样可以取得官爵,朝廷中即使有人讲坏话,也不能干扰按功授爵的规定,这就叫做用法度治国。国家依靠实力攻击他国,使出一份力量可以取得十份效果;用空话攻击别国,使出十份力量就会丧失百份,国家崇尚实力,这是用谨慎的态度进攻;国家崇尚空谈,这叫做用轻慢的态度进攻。臣下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胜任自己的官职,认为自己的职责轻松,又没有谁在心中想留下一点力量,也没有谁对君主负有兼任其他职务之责。在国内,臣民没有埋在心中的怨恨。君主让臣下的工作互不干扰,所以没有争辩诉讼;让臣下不兼任官职,所以各人的本事都能成长;让臣下都不去有同样的功绩,所以没有人再去争夺。(是说这就叫做轻率地攻击。)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①;多赏轻刑^②,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③,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



重刑明民，大制使人^④，则上利。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⑤，重得不来，此谓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轻，刑轻则事生^⑥，此谓以刑致刑^⑦，其国必削。

【注 释】

- ① 死赏：为赏而死，为了争得奖赏而拼死命。
- ② 多赏：指奖赏过多，滥施奖赏。
- ③ 一空：义同“一口”，一张嘴。
- ④ 大制：重要的法律制度。 大：重要。 制：指法制。
- ⑤ 至：到来，这里有“出现”的意思，下句“来”义同此。
- ⑥ 事：指违法的事。
- ⑦ 致：使……来，招致。

【译 文】

加重刑罚，少进行奖赏，这是君主爱护百姓，百姓会拼命去争取奖赏；滥施奖赏，减轻刑罚，百姓就不会拼命去争取奖赏。奖赏出于国君一人之口的，这个国家就无敌天下；奖赏出于君臣二人之口的，这个国家的军队只有一半听国君使用；奖赏出于十个人之口的，百姓就不再守护自己的国君。用严厉的刑罚来使百姓明白，用重要的法律制度指导人们行动，对国君很有利。实行刑罚，对罪行轻微的用重刑，犯轻罪的就不会出现，犯重罪的人更不会出现，这就叫用刑罚去掉刑罚。罪行严重如果用刑轻，刑罚轻坏事就要发生，这叫做用刑罚招来刑罚，这样的国家一定被削弱。

（闫玉山注译）



心 度

【题 解】

本文论述了民心和国家法度的关系,所以名为“心度”。作者强调了用法制统一百姓思想、行动的重要意义。

文章认为国君治理百姓,决不能“从其欲”,“从其欲”不是爱百姓;真正爱百姓是对百姓“明赏”、“严刑”、“务先”、“举公”、“赏告”和“明法”。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农战,国强民和,少出罪恶。作者强调:“法者,王之本也。”治国,要用法,治民,也要用法。用法,民才“事力”,这样才可能成就帝王大业。

圣人之治民,度于本^①,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②,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③。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④;亲法,则奸无所萌。故治民者,禁奸于未萌;而用兵者,服战于民心^⑤。禁,先其本者治;兵,战其心者胜^⑥。圣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强,先战者胜。夫国事务先而一民心,专举公而私不从,赏告而奸不生^⑦,明法而治不烦。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故明君有权有政,乱君亦有权有政,积而不同^⑧,其所以立异也。故明君操权而上重,一政而国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⑨。

【注 释】

① 度:估量,考虑。 本:根本,指根本利益。



- ② 胜:指占优势,多。
- ③ 喜其乱:意同“喜乱”,喜欢处在无法的乱世。
- ④ 公事:国家的政事。
- ⑤ 服:适应。
- ⑥ 战其心者:使民心适应战争的。
- ⑦ 告:告发,指告发奸邪之事。
- ⑧ 积:同“绩”,政绩。
- ⑨ 自:同“鼻”,开始。

【译 文】

圣人治理百姓,要考虑百姓的根本利益,而不去顺从他们的欲望,期望对百姓有好处罢了。所以圣人给百姓设置刑罚,不是因为憎恨百姓,而是受护百姓的根本方法。刑罚占优势,百姓就会安宁;奖赏乱施繁多,奸邪就会产生。所以统治百姓,刑罚就要占优势,这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之事;奖赏繁多,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百姓的本能,喜欢仍旧处于无法制的乱世,而不喜欢刑罚。所以圣明的君主管理国家,要明确地实施奖赏,这样,百姓就被鼓励去建立功业;严厉地实行刑罚,这样,百姓就认同国法。百姓受到鼓励去建功立业,国家的政事就不会受到侵扰;百姓认同国法,奸邪就无处萌生。所以统治百姓,要在奸邪尚未发生之时就要禁止;用兵作战,要使百姓的思想适应战争。禁止奸邪,要在奸邪的本源出现之前就予以禁止,这样便可以治理好;用兵作战使百姓的思想适应作战就会胜利。圣人治理百姓,抢先治理奸邪之心,所以强大,抢先做好战斗动员,所以能取胜。管理国家大事,要努力贯彻这种抢先的原则,未统一百姓的思想。专门提倡公家的利益,私利就不会随从,奖励告发奸邪的人,奸邪就不会发生,宣扬法度,国家的治理就不烦乱。能够运用这四种办法的,国家就强大,不能使用这四种方法的,国家就衰弱。国家之所以强大,是依靠政策;君主之所以尊贵,是依靠权力。圣明的君主有权力有政策,昏乱的君主也有权力



有政策,但政绩却不同,这是因为他们确立的原则不相同。所以圣明的君主掌握住权力,君上也受到尊重,专一地实行法治,国家就安定。所以法律,是君主的根本;刑罚,是爱护百姓的开始。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①,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故欲举大功而难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几而举也^②;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治也。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知^③,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注 释】

- ① 荒:荒废,指事业荒废。
- ② 几:希望。
- ③ 知:同“智”。智:巧诈。

【译 文】

百姓的本性,厌恶劳苦而喜欢安逸。安逸,事业就要荒废,事业荒废,政事就不能治理好,政事治理不好,国家就会动乱,而赏罚不能在全国实行的国君一定要受蒙蔽。所以要想建立大的功绩而难以取得百姓全力支持的,大的功绩不可能指望被建立;要想管理好自己的法制而又难以改变旧有规章的,百姓必然要混乱,而不能指望治理好。所以治理百姓没有固定的常规,只要是能治理好国家就是好法律。法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就能治理好国家,治国措施与时代合适,就能有功效。所以百姓质朴,只要用好、坏名声,就可以治理好,社会上有人巧诈多端,就用刑罚约束他们,他们才能服人。时代变化,而治理措施不变的国家就要混乱,能用来治国的法度很多,但是禁令却从不改变的国家会被削弱。所以圣人



统治百姓,法制和时代要同时变化,而禁令要随着能巧之人手段的变化而改变。

能越力于地者富^①,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闻^②,在所塞,塞其奸者必王。故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恃外不乱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故贤君之治国也,适于不乱之术^③。贵爵,则上重,故赏功爵任而邪无所关^④。好力者,其爵贵;爵贵,则上尊;上尊,是必王。国不事力而恃私学者,其爵贱;爵贱,则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国用民之道也,能闭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注 释】

- ① 越:扬,发扬,发挥。
- ② 闻:应作“开”,指开发民力。
- ③ 适:顺从,这里指遵从。
- ④ 爵任:应作“任爵”,授予爵位。 关:放置,这里指安身。

【译 文】

能在农耕上发挥百姓力量国家就富庶,能在对敌作战中发动百姓力量的国家就强大,强大到不能被阻挡的国家就称王天下。所以称王的途径,就在于开发民力,也在于禁止奸邪,禁止奸邪的国家就可以称王天下。所以称王天下的策略,不是依靠外国势力不捣乱并推行法制的就兴盛。所以贤能的君主治理国家,遵从不能被捣乱的策略。社会上看重爵位,君主就会被尊重,所以奖赏有功者、授爵位给能人,奸邪的人就无处安身。崇尚民力的国家,它的爵位被人尊重;爵位被人尊重,君主就受到尊重;君主受到尊重,就一定可以称王天下。国家不从事调动百姓的力量,却依靠宣扬私家学术的人,它的爵位就被轻视;爵位被轻视君主也被轻视;君



主被轻视国家就一定会削弱。所以巩固国家使用百姓的方法能够阻挡国外势力的捣乱,禁止私家邪说而尚能靠自己的力量,称王天下的功业就可以取得了。

(闫玉山注译)

制 分

【题 解】

“制分”是说君主在实行赏罚时,要有确定的界限,换句话说,赏罚要有依据,要有尺度。制分,就是控制好分寸。

作者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发现:是否依法治国是国家兴亡的关键。但也有均为依法治国,却有兴有衰,有存而亡的情况。这存亡、兴衰的原因是能否掌握好法制中赏罚的限度,所以作者单独成文,论述这个问题。

文章还提出了确立赏罚分寸的基本原则,即首先要鉴别功过;其次要“任数(术)不任人”,即要按所“制”之“分”处赏罚,不能靠人的情感来进行赏罚。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则法必严以重之^①。夫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②。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赏好恶以御民力^③,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如是,则是无法也。故治乱之理^④,宜务分刑赏为急^⑤。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有持以异为分^⑥,不可谓分;至于察君之分,独



分也^⑦。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⑧。故曰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

【注 释】

- ① 严以重之：使法制严格而且苛刻。 重：指苛刻。
- ② 事实：指政事的实效。 实：功实，实效。
- ③ 赏：应作“掌”字为是，掌握。
- ④ 治乱：偏义复词，指治。 分：分明界限，确定界限。
- ⑥ 异：指不同的标准。 分：界限。
- ⑦ 独：指唯一的标准，与上文的“异”相反。
- ⑧ 抵罪：触犯法律被判罪。 胥：同“须”，期待。

【译 文】

凡是国土广大、国君尊贵的，从来都是法制严厉并且可以做到在天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所以统治者分别爵位等级、制定俸禄标准，就一定要使法制严格并且苛刻。国家太平无事，百姓生活就安定，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法制严厉符合人的常情，法禁松弛会失去政事的实际功效。况且那种拼命卖力的，是百姓所具有的，按照百姓的本性没有不是想付出自己的性命或力量取得自己要得到的东西，他们的喜好和厌恶，是君主可以控制的。百姓喜好利禄并厌恶刑罚，君主把握这种喜好和厌恶的心理来使用百姓的力量，政事的实际功效就应不失掉。这样之后法禁仍然松弛、政事没有成效的，是因为赏罚不当。君主治理百姓不掌握法制，却象这样去做善事，这就是没有法制。所以治理国家的办法，应致力于将确立刑罚、奖赏的界限当作急务。治理国家的君主没有一个没有法制的，然而有的国家生存着，有的灭亡了；灭亡的国家，是因为它没有掌握好刑罚、奖赏的界限。管理好国家的君主，他的刑罚、奖赏没有不确定界限的。有的君主用不同的标准作为界限，这不能称作分界。对明察的君主所确立的分界，是以惟一的法制作作为分



界的，所以百姓都注重法制并畏惧禁令，希望不要触犯法律被判罪，不敢期待获得奖赏。所以说：不须等到刑赏到来，百姓就已尽力做事了。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①。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②。禁尚有连于己者^③，理不得相窥^④，惟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⑤，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⑥。

【注 释】

- ① 规：同“窥”，窥视，这里指监视。
- ② 里：村里。 坐：因犯罪而受株连。
- ③ 尚：同“倘”。
- ④ 理不得：应作“里不得不”。
- ⑤ 忘：应作“志”字。
- ⑥ 任：保，承保，担保。

【译 文】

所以那些治理得好的国家，善于把阻止奸邪事务出现当作本务。这是为什么？因为禁奸的法律与人的本性相贯通，关系到治国的道理。这样说来，去掉隐微不易见到的奸邪事务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让百姓互相监视彼此的情况。让百姓互相监视的办法又是什么呢？就是：同村的人相互间因犯罪要受到牵连罢了。禁令倘使有牵连到自己的，同村里的人就不得不互相监视，只怕别人犯罪，使自己不免受到惩罚。有奸邪心理的人不会让他得逞，是因为监视的人多。像这样，百姓不但自己小心谨慎，而且监视别人，告发坏人坏事。告发奸邪的人可以免罪受赏，使奸邪遗



漏的人一定因诛连受罚。这样,奸邪的行为就会被揭发出来。奸邪的事务,细微的事都不能存在,是私下里告发和连坐造成的这种局面。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①,境内必治,任数也。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②,任人而无数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约者难知,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③,是以刑赏惑乎贰^④。所谓循约难知者,奸功也;臣过之难见者,失根也。循理不见虚功^⑤,度情诡乎奸根,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是以虚士立名于内,而谈者为略于外,故愚、怯、勇、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而容乎世^⑥。故其法不用,而刑罚不加乎僇人^⑦。如此,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务不与事相得,则法安得无失,而刑安得无烦?是以赏罚扰乱,邦道差误,刑赏之不分白也^⑧。

【注 释】

- ① 毋:同“无”。 适:同“敌”。
- ② 圉(yù):本指养马的地方,马圈,这里用作动词,指防备,防御。
- ③ 刑:指罪过。
- ④ 贰:指表里不一致的现象。
- ⑤ 虚功:意同上文的“畸功”,即另有私心而建的功绩。
- ⑥ 愚:愚蠢的人,这里指作者眼中的文学之士,即儒者,儒派信徒。 怯:胆怯的人。这里指胆小怕死的贵生之士,即杨朱派信徒。 勇:指碰勇之士,即不顾王法,为了私情效命者。 慧:指辨智之士。在作者看来,这四种人都只是凭借空洞的说教扰乱国家法制。
- ⑦ 僇人:受过刑罚的人,指罪人。
- ⑧ 分白:分辨清楚,即界限分明。



【译 文】

治国最高明的原则,是使用法术而不依靠个人。所以有统治方术的国家,不用有声誉的人,这样可以无敌天下,国内也一定会太平无事,这是因为使用了法术;被灭亡的国家,让敌人的军队公然横行在自己的领土,却不能防御、制止,是因为任用个人而没有治国之法。自己放任别人攻打自己,因为只依靠个人;能够攻击别的国家,是因为依靠法律。所以有治国方术的国家,要去除空谈而使用法制。凡是符合立功条例而又不正当的功劳,难以辨别,在言论中的罪过,难以被发现,所以刑罚、奖赏要被这些表里不一的现象迷惑。所谓符合立功条例而难以辨别的不正当功绩,是奸邪的功绩;臣下难以发现的过错,是造成刑罚、奖赏失当的根源。根据常理不能发现虚假的功绩,按照常情会被奸邪的诡诈所欺骗,奖赏和刑罚这两件大事怎么可能不双双失误呢?所以有虚伪功绩的人在国内外树立了名声,而游说之士在国外进行谋划;所以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书生,逃避战争的胆小鬼,为私斗勇的暴徒、能说会道的聪明鬼互相勾结,借着空洞无用的说教和对世俗的迎合来被社会收容。所以这些国家的法制不能推行,刑罚也不能施给罪人。这样,刑罚和奖赏怎么可能不包含不一致的情况?刑赏的实际效果本来应有成果,但按照常理考察却失去了应有的度量,度量的失误,并不是法制造成的,而是因为法制虽已订立,却又用了个人的智慧。放弃法制而依靠个人的智慧,接受职事的官吏怎么能知道他的职责呢?职责和政事不相称,法制怎么能不失误?刑罚怎能不烦乱?所以奖赏和刑罚错乱,治国的方法错误,这是因为刑赏的分界没有分辨清楚的原因。

(闫玉山注译)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韩非子译注 (下册)

作者=

页数= 8 4 9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